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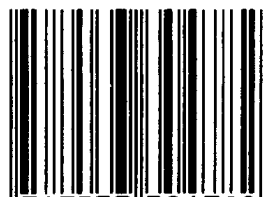
子部
第八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870/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八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八五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金壘子四十四卷(二)

〔明〕陳絳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陳昱刻本

一

經濟錄二卷

〔明〕張鍊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三五七

學道紀言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明〕周思兼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三年徐汝晉刻本

三七八

推篷寤語九卷餘錄一卷

〔明〕李豫亨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李氏思敬堂刻本

四七六

三事邈真一卷

〔明〕李豫亨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六三七

來瞿唐先生日錄十三卷(一)

〔明〕來知德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六五二

金壘子四十四卷(二)

〔明〕陳絳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陳昱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壘子四

十四卷》提要

金壘子上篇卷之十一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傳曰匹夫匹婦合而言之神也謂夫衆心之合則太公出焉王莽之擅漢也吏民上書請加賞於安漢公者八千餘人又以不受新野田封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可謂衆矣當是金壘子上篇上卷之十一

時豈盡亡人心耶甚矣莽之行詐而無忌也彼八千餘人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者孰號而來諸孰數而孰籍記之又安知非役鬼而強名之且莽歛張威權顓事誑耀矯誣上天則黃龍可使游於江中風厲遠人則白雉可使貢於塞外而况夫區域之內廟堂之前僞苟可飾孰證其非感苟可脇孰爲之梗彼同然上書有之無之其寡其衆又何足覈乎然莽能使此八千人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者和聲合詞雲滃霧起頌其功德

而非衛氏之絕故爲變怪持血灑門以警懼莽者
莽之長子也痛劉氏之廢稱疾不復朝會者莽之
愛女也雖莽亦不能禦其必然則莽之詐於是乎
不可行夫莽威以行其詐故能詐於威之所及而
情愛之地反不能行其詐相然之心蓋天理之在
人而不容已也由此觀之孰謂匹夫匹婦而不爲
神哉

人主至富勢矣祿位隆絕矣無可加矣加之而可者
名與壽而已故雖剛王明君超覽絕識眎天下無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

以嬰其衷者而玉檢之侈心金丹之毒性沿乘而
莫之寤也不欲封禪禁上書人頌言聖過湯沐里
而不敢與父老遠期復十年租光武於是乎不可
及矣

光武祭書人頌言聖然賢主也秦政自以德兼三
功過五故合崇其號曰皇帝其焚詩書惡人以古
議今也削謚法惡人以臣議君也蓋愚天下而傲
然以獨聖已矣然人至于今愚之光武得天下過
湯沐里召父老賜復二年父老請復十年曰天下

至大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此光武之所以慎
守天下而延祚長也秦政自以爲祖皇欲子孫以
一遞萬而無窮然不再傳而白馬出關赤龍當天
矣

客星觀象玩占云非常之星其出也無恒時其居也
無定在忽見忽沒或行或止不可推算寓於星辰
之間如客故謂之客星觀其所出之日所寓之舍
以占何國視其五色以知何祥大抵星大者事大
星小者事小守日多者禍深守日少者禍淺行速
者應速行遲者應遲其色青則爲憂赤則爲旱爲
兵爲火白則爲喪黑則爲水爲病黃則爲土功太
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
余因是以徧考群史凡書客星所經十二國分野
二十八宿雖大小遲速不同蓋未有以爲吉占者
其爲祲異著矣夫玄象感人恒以類應賢人星聚
而陳寔荀爽兩氏父子一日而胥會於五百里內
以爲有合焉月犯處士星則何胤謝朓皆會稽嘉
遜爭爲名高惟恐其不以一死當也客星至犯帝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三

座而指以爲子陵足加帝腹非其人與事之應也
桓帝與河南尹鄧萬龍潛之舊通夕飲博客星遂
犯帝座大帝孱王萬壬夫而押寵秘戲相逐也衰
代凶德相值也使夫逸士芳軌英王隆節一夕高
會子載盛譚而反速召逆象冥會凶符非天道也
按通鑑載光武徵子陵在建武五年是歲漢書紀
志皆不載有客星之事至建武三十一年十月有
客星燄二尺許西南行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
鬼東北六尺所滅占曰死喪後三年而帝崩客星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一

四

之果爲凶害祿異光武當之矣至謂與光共卧光
足加帝腹客星犯帝座此傳者妄也里巷不識客
星徒高其名又高子陵之不臣光武客之帝座者
天子御處也須洞皆傳共卧事因傳會是應以相
豔異范曄偶不察而拾之傳然終不再見於紀與
志故知范亦偶失之筆而不及削也千百年惟司
馬文正脩資治鑑灼見其誣削而不書可謂卓識
矣

問曰卓茂爲密令部亭長私受人饋遺茂不以律懲

而以禮徐訓其民而靖之何居曰惇夫子康所謂
先有司赦小過者真宰事也俗既下衰以廉馭吏
不得不峻慎其坊其削也吹毛索疵果桃菜茹之
饋集以成賊而吏不勝安得長者之言而寬之雖
然廼吏之自處確矣平居無事晝昧而受諸人意
之所牽當事之際法必有停而不行夫懸魚瘞鹿
非高風乎問曰彼其爲亭長也爲縣令則不可曰
不然唐人有言取之在義不在官且記不曰小臣
庶乎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五

後漢卓茂辟丞相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解與之
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乃步挽車去後馬
主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劉寬嘗出行有人失牛者
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而送
還叩頭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
何謝之有曹節素以仁厚稱隣人有亡豕者與節
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
主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笑而受之劉虞
居鄉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是

虞便推與之後王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晉王延家牛生犢他人認之延予無吝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予之不復取也朱冲有隣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還冲冲竟不受余謂失王妄認不辭辨而遽與之已非人情若歸而受之嘉其悔過不猶瑜乎而遂不復取夫私惠不足以歸德小庶未足以比義而予人以無故之獲陷人於不贖之罪若延與冲者

甚矣蘇東坡嘗讀梁史謂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六

卽予之後得所失履復還之不肯取沈麟士亦爲隣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卽予之後得所失履麟士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出處當如麟士不得如凝之也蓋麟士胸中釋然疑之有意若延冲亦疑之類已漢直不疑嘗爲郎時同含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覺亡金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同舍郎大慚後漢陳重爲郎同舍郎有告歸迎者誤持隣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

襌以償之後迎親者歸以襌還王其事乃顯晉桑虞嘗行寄宿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是狐狸偷出君何以疑人乃將脯王徧尋體問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宋徐積借人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終不受元蕭軒嘗出還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軒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軒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與前數事相近然解衣脫釵見非本物償金市襌大費經營近於曲意以成人之過矯情以納已於汗矣孟子曰人能克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盜賊之名豈特爾汝伐國之間尚深歛責孔子必察顏回之嘗飯孟子不償館人之業履疑之輒予竭皆何名還而不受含意尚在直躬君子宜皆無取焉

東漢初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收李忠母妻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格殺之諸將皆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七

驚曰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是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因咨遣歸救老母妻子忠竟辭五代後唐烏震少事趙王鎔鎔爲張文禮所殺震從符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子妻十餘人招震震不顧文禮皆斷手鼻縱至習軍軍中不忍正視震奮激厲志先士卒攻破鎮州晉范延光之反也以李彥珣爲步軍都監使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人其母尚在廼遣人之邢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

其妻子者以爲大誼所在則私愛可割也珣爲金拒宋殺其妻子可也何者固以金爲君也爲宋拒元殺其身亦可也何者宋又其故君也今也既爲元拒宋殺其妻子復爲元叛金殺其身何爲哉隋堯君素者守河東唐兵攻之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予以爲若君素者其志可哀已其身在於君而其妻寓於敵得而殺之

亦光乎

漢李善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歿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資財千萬諸奴婢私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漢唐元德秀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潼流陰陽不同質易男子而潼者此理之不可解也然人之精神亦安所不至哉揮戈也而却

日拊膺也而頌霜悲泣也而頽城浩嘆也而决石
故誼奮於志誠結於心卽天地爲動而况近取諸
身乎然則育之目可使復明誠孝之感也折之脇
可使復合忠精之祐也以古揆今何莫不然

世有奴婢妄爲之目要是天地間蒼生豈天實施生
斯輩耶如漢衛青殊勲李善卓行皆長鬚也賢而
臧者斯或蕃焉何可滅之劉文饒嘗恠人言奴爲
畜產有旨哉昔陶彭澤居無僕妾井曰自任嘗遣
一力給其子讀書助薪水遺之書曰此亦人子也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一

可善視之仁人之言則然黃太史亦嘗論御奴婢
迺云退自省不肖之狀在於躬者甚多夫人情苛
細責人矣惟責勢人而不得則忍之責正人而不
得則或反之奴婢得肆其責者也迺於其怒遽自
歛戢瞿然省已非忠恕之道乎孟子云不仁不知
無禮無義人役也孰爲奴婢彼獨貧耳世之奴顏
婢膝奔走人門者何限獨以冠衣濟楚反相驅策
恣爲怒咎不思其中之有愧也哀哉

東觀漢記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

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甄宇
耻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後召問
瘦羊博士何在京師因以號之甄宇之瘦羊馮異
之大樹也所全多矣彼一羊肥瘠而紛紛爭諸祭
酒博士平日所講誦謂何乃使人不爭於錐刀之
末乎

風俗通太原周黨伯兄少爲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
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讐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讐
到與鄉佐相聞期闕日鄉佐多從正往使鄉佐先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一

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
服其義勇復與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卽徑
歸而應劭云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之始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兄被發
則得就業鄉佐雖云克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
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
傷凡報讐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
狂怒者哉是也而予以爲凡黨之惡佐以爲辱已
而讐之者以其發已過耳昔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尹綽數簡子也必於衆人中安知佐非黨之益友與夫以身蒙過所謂辱也發而改之視我緼袍冒之華袞榮莫加焉斯我愛也安得讐之君子曰漢世厲儒者著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遽數也黨欲附爲儒其以斯言誤之非其學春秋之罪也

郅惲友人董子張父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恐天命而痛讐未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二

而不憂惲即將客遮讐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遂死何願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願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願感其義爲之復讐以頭醢其墓或曰二子可謂不肯死友矣况生者乎對曰不然君子不違禮以爲義夫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斯禮也則然解者曰無故而殺人君誅之不得則子報之子報之不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得則交游報之報兄弟之讐則殺於父矣報交游之讐則殺於

兄弟矣斯義也以情生以禮節故等殺著焉緩急差焉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兄弟之讐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兄弟之讐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夫以從父兄弟之讐猶執兵而僅陪其主人之能者而二子者藉軀魁友氏爲之復讐不已愆於禮而傳於刑乎曰若是則死者已矣對曰不然必也爲之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三

也請於官而以法行之雖作死者於九地而勿愧可也丁鴻父繚封陵陽侯及繚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逃去鴻初與鮑駿同師事桓榮甚相友善駿遇於東海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按鴻率性推讓效跡於西山既而感悟就國央機於東海始逃爵以乖終逃名而服義可謂不激不詭中行獨復也

虞詡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而詡後以材能崛起歷官至尚書僕射經言徵矣及詡臨終乃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祖父以決獄平允衍慶於詡至詡以多殺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四

寡祚詡祖父能爲于公詡不能爲于定國耶平時閱獄少加矜恤可亡冤濫至于用兵則倉卒之際鋒刃所加必有橫罹者火災現岡玉石俱焚非得已也且天道恢幽未易可測以獄一事觀之庭堅忽而不祀張湯杜周酷吏也多後而昌斯又何說可屑屑然數責之哉然予觀於虞氏祖孫其林性實異經性仁恕仁恕之推類多平反詡性剛直剛直之流易至酷烈且詡爲司隸校尉三公嘗共劾奏其盛夏多拘係無辜迺祖無是也其在朝歌掩

賊於劫掠之際緣而多殺蓋往往宜有之至其苛刻之聲亦豈一朝之積則其獲罪于天固亦自有繇矣惡其慘乎其意一有輕忽人命之心天之所厭也豈必手刃殺人乎哉故君子觀於經與詡則○念之慘舒必異而天道之報施已不爽於毫微矣吁可畏哉

朱子有言天生天殺天之理也不豈能殺之余觀梁冀惡張綱則以爲廣陵守鄧騭惡虞詡則以爲朝歌長蓋皆借賊手殺之也而二子遂能騰起事功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五

彪名於周極殺之者乃所以成之雖使冀與騭以薦賢爲國之心而用二子所以成全二子者亦豈能越足與蓋才全則運險爲夷命在則因禍爲福斯理固然而姦人者徒憑其勢之無不可爲顧後其私知於不可如何之域以陷人害人亦惑矣然則唐顯卿張鑑之皆不免於賊世謂盧杞殺之也者杞雖姦能自爲天平

陳忠奏上獄條請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按子代母弟代兄孝弟存焉耳其勿聽以行法可也

聽之以扶化起俗亦可也。卽有慈母含哀友兄抱
痛發憤請命詞旨惻切則如之何。聽之則傷倫阻
之則弛格於是乎。不可行按應劭傳忠此議蓋起
於尹次史王芝獄初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皆
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王母軍竝詣官求代其命
因縊而死尚書陳忠以罪疑惟輕議活次王夫殺
人者死何有於疑初軍雖死次王之罪固在一則
伏法於市朝一則自經於溝壑母相爲也若以一
人勾死一人比生則人可百身法無一切誰無慈
愛之心徒使禍延於無故之親長而惠常加於克
惡之子弟豈所以爲教與昔孟子云殺人之父人
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
也一問耳夫使我殺人而人就殺我之父兄孟子
以爲猶已之殺其父兄也使父兄由我而殺爲手
弟者獨生有是理乎

漢詔賜降胡十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明帝見司
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鍾離意入叩頭諫而止
唐度支奏誤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宣

宗聞之怒推案謫罰之過誤可矜也漢尚書卽可
賞也如正人之誤誠無邪心然比周以蒙端不可
開也唐樞密承旨不可原也

後漢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
欲殺青簡以爲經書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
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
燕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傲各恢乃
止唐蕭廩第進士遷尚書郎父倣領南海廩解官
往視南方多穀紙倣敕諸子善補殘書廩諫曰州
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藏必貯於篋笥貪者
伺望得無意以嫌乎倣善其言而止昔人稱官篋
曰圖書數卷而已廩二子之諫其父有創於薏苡
之事可畏哉後周時江陵旣平軍還諸將多因攜
掠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惟得書兩車載之以
歸或曰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以梁朝珍翫文
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惟見
墳籍而已宋曹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悉皆貨
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銖金寸帛之附唐瑾

之墳籍曹彬之圖書而向非有二帝之祭又一馬
伏波矣乃知子之諫信是卓識不可忽也北齊
郎基性清慎無所管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
不須作况重於此乎惟抄寫書籍潘子義遺之書
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吁風流罪過正自不
免吾輩不可不知以常自勗耳

承官傳永平中徵拜中郎將數納忠言朝廷憚其節
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見官顯宗勅自整飾
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
金甌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八
遠宜選有威容者乃以魏應代之按少子居鄉篤
行立朝直節久而益著名播乎匈奴豈聲音笑貌
間哉夫彼以誠來而示之以詐非所以重中國而
懷遠人也

馬季長韜跡南山抗命於鄧氏庶幾哉有靈龜之操
乎已廼饑寒困心輒悔以尺羞滅軀猛然赴召何
初心之遽移也尺羞可忍尋枉亦為迺遲至于頌
東巡頌西第且為冀執筆草奏誅李固亦其積漸
致然矣孔子稱無欲而後能剛夫處貧難處富易

然一理也必毋慕富貴而後能安貧賤融高堂絳
帳聲伎滿前吹笛鼓琴達生任性以此自為非終
其身富貴則不可其能放聲滅跡巢棲茹薇耳丘
園之貴同綺季之風乎

酷吏傳王吉為沛相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
棘埋之黨錮傳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
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
比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史欲引南彪怒
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

金甌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九
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按殺
子者與殺人鈞罪法乎殺人之父母將生其子情
理乎夫父子天性也有子而至於其父母殺之長
民者其教之無素養之不預可知已矣孰無舐犢
之愛乎夫將制之常產俾俯仰之有資也嚴之不
式俾嫁娶之勿踰也如是而有不養子者乎信其
父母罪矣如其不然而徒以重法禁之雖其父母
日殺而子不能舉也非其父母之罪也為民父母
者之罪也 荀悅漢紀王吉始居長安東家有棗枝

吉庭中吉婦取其粟以哺吉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隣人止之因固請吉婦還其厲節如此君子曰吉之厲節不若無節昔孟子于惡敗而欲出其妻其母亟止之夫夫婦亦大矣曾啻漢而棄之乎聞之出其妻者令其可嫁故炊梨不熟罪不止於炊梨也曰使子亦有過焉耳此古人之心也吉以剥棄而去婦此何當於七出哉過甚矣昔吳起以織組異善而去妻它日又以求將而殺妻識者謂起去妻之心已卽是殺妻之心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

吉幸尚未殺妻也然則吉之殘酷蓋似是其天性

云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王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見世說新語政事篇而東漢書黨錮傳賈彪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云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此二事甚類余意未必一時兩人乃皆有斯事或記者各集其所聞而致有互異耳然于此

察殺人雖殘而曾不若殺其子之甚以盜跖知有妻子而人安殺其兒此司教化者所以尤痛心而疾首也

東漢陳寔除太丘長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曰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嘆息曰陳君所言若是其復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北魏郎茂授衛州司錄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茂謂民猶水也是也然防而闕之潰如之何孰與導其源乎陳太丘得之矣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一

世說載太丘爲邑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余謂此一事誣吾太丘矣欺君誠不忠然亦因事有大小豈得一槩執殺詐稱母病殺詐稱母喪何所復施刑乎且禮大夫不稱君吏詐令長而曰欺君過

矣

蘇不韋父譙爲郡督郵時李嵩爲美陽令貪暴爲民患譙按其賊譙遷金城太守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非詔旨不得到京師譙復私至洛陽時嵩爲司隸收譙詰掠死獄中不韋嘆曰伍子胥何人也廼馳到魏郡掘其父塚斷頭以祭父墳士大夫多譏其歸罪枯骨不合古義惟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論曰子胥憑闔閭之威雪怨舊郢豈如蘇子力惟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亦優乎或問不韋之事如何陳子曰公牟子曰父受誅子復讐是推刃之道也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韋父非有以受誅於法而嵩以暱嫌私怨而殺之果人子乎寢苦枕干不與嵩同天而生矣雖然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况先人耶周書曰父子兄弟無相及也文學曰以子及父若癰疽之相瘡夫齒豁何罪焉弛生者慘死者非勇也含有罪非信也以子殺父非義也不韋於是焉亦甚而已矣或曰易言乎嵩爲大吏負其材力有黑卵之悍而不韋者鷁擊焉抱微志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三

而日伺其便未有以逞也不勝憤懣三俚之志以火雪於枯骨亦足以當而上報其先矣夫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而又何過哉對曰不然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一時之言也殺人者死千古之通論也夫嵩在而不韋得以視息乎人亦患無志耳婦有禘車而刺讐女有抵鬻以舒憤况戴其鬚眉而稱丈夫者與故曰伏鷄搏螭乳羔敵虎振而行之俟以歲月剗刃可也復讐者不拆鎔干顧乘其人之無知而甘心焉惡見其可乎夫貪暴之人又何有於死父君子謂不韋之謀父之讐也其猶在子胥之後乎夫子胥讐國不韋讐人然員猶爲獨行其志必當而無憾者也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三

文季爲南陽郡吏太守阮况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金三斤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守欲歸女就暉買婢曷謂貨乎死而貨之文季明已之不愛而意者以愛誣死君矣或人譏之當是也若夫念張堪把臂

之託而厚瞻厥奴爲陳揖遺腹之孤則寧退其子
延陵帶劍之信程嬰存朔之義此乎見之

杜密潁川陽城人也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
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
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
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
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恤已自同寒蟬此罪人
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
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今問休揚不亦萬分之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四

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或問二子何如荅曰孔子
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恂恂居鄉似不能言者如
季陵常道也造滕之言詭詞而出推賢紂惡佐政
於理有周甫之志其可也

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鞠人嘗稱
曰凡學仕者高則爲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
世尹所不忍爲錮人於聖世而有不忍爲然則聖
世無錮人與飛廉惡來武不誅共工驩兜舜不放
矣且安爲大尹不能使人無賊罪有賊罪而不鞠

②人盡盈其富貴之望者民無類矣宋韓億在中
書見諸路職司据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
太平主上之心雖重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
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
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乎卽符袁論然据
拾小過誠不可也

漢戴良母卒伯兄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
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
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苟情不佚何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五

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
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周宣帝高祖山陵還欲
作樂令議其可否太宗伯斛斯徵曰孝經云聞樂
不樂聞尚不樂其况作乎內史鄭譯曰旣云聞樂
明卽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
此銜徵譖之下獄按食旨不甘聞樂不樂經本人
情以著世教佞臣譖妄說經以逢君惡曲士猖狂
棄禮以迓世憲無足言者

徐孺子吊卽有道之母喪置生芻一束於其廬前而

去東芻非所以吊也亦不當於廬之前其以東芻而實於廬之前非吊也其風也白駒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說者以爲賢者尊德樂義決於遁思故詩人嘆美而咏歌之孺子持此義以風林宗也林宗不得其義而曰吾何德以堪之若將以爲玉比德焉則孺子之意遠矣或曰何以知孺子之風林宗也曰按漢書穉嘗赴太尉黃瓊之墓哭畢而去不告姓名卽林宗疑其穉也因選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飯焉談畢意滿於孺子久矣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六

訣去謂容曰爲我謝林宗大厦將顛非一繩所維也何爲棲棲不遑寧處蓋林宗之愧爲白駒其不意滿於孺子久矣
郭有道過茅容氏容割鷄以哺母而疏食客也有道見而賢之君子曰茅也賢斯弟母不陶母也昔陶侃居貧母賢孝廉范逵過之母曰名士也止之鬻髮盛爲具而以饗之夫母也賢苟爲其子致客髮膚之不愛而何有於口腹故曰茅母不陶母也或曰漢世尚辟舉采誣譽其竟也浮僞之行興流競

之俗成夫林宗杓然挈人物之柄以行乎四方故士有嘖心詭理以相中當是時以林宗爲成就人林而不悟其敗壞風俗也

建寧元年時實武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以張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以功封侯與深病爲節所實上書固讓封還印綬二年夏青龍見於御座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奐復上書請改葬武蕃徙遷家屬君子曰張然明西州豪傑志靖貴竟召自邊垣入司兵柄雖孤立無借勢之援後進非同謀之素然耳目於日月之下固亦知當世有實游平陳仲舉矣顧乃受欺宦豎手刃元臣何舉事之不審與然則雖發憤讓封莫救已成之過興哀改葬徒傷酷死之冤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范滂不謝霍諝以附叔向之於祁奚甚善然或者疑其矯不知是時正以朋黨見噴中人之口若轉相報謝是中中之也故有午焉以殊其跡此固未易與沾沾者論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七

或問趙苞曰慘矣殺其母授刃於賊耳或曰苞何施而可以存母曰是無策矣程子言之曰不得已城歸之君身歸之母曰棄其守土乎曰母子天性也昔者舜蓋敝屣棄堯之天下而身從父矣抑不曰在君爲君乎曰在君爲君事有大於殺其父母也墟王國屋帝社也今以大漢棄一趙苞君之毛髮也於母則軀命也曰苞母也賢固嘗申伏劍之命矣曰雖母命之庸能解人子之心乎予既申程子之意爲此言後讀二泉邵先生學史乃曰身可降城不可降然必有所託而圖爲不可破者而後可以言不降也苟身降而城隨之其與幾何爲苞計者守而不必遽戰母庶其全乎或曰徐庶何如曰庶無專城其爲去也異於苞矣是邵先生猶慮夫苞以身降而城亦不免未若守而不遽戰之足以兩全也然守而不戰何道可以全母賊有求而挾質焉一不得所欲而肯置其母去乎復讀空同子或問趙苞徐庶之事曰苞傷勇哉不戰而死可也

不戰而死猶足以存母乎不戰而死母庶其全矣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八

不與之戰以平其心一死以明吾至心之無所解也而盜亦有道得無感而動乎不然彼悵悵焉挾其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亦安所歸也吁苞一死也與其戰而殉母於死孰若死於不戰以贖母之生知不出此而於彼則亦未嘗觀於會通之故也昔盜欲有犯樂牟子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盜之不殺其姑以牟子妻之自殺也君子曰若羗之挾武威大守母也使太守不戰而死羗亦豈遽殺其母哉惜也苞之爲母而不如樂牟子妻之於其姑也晉周毓領梓潼太守寧康初符堅將楊安入寇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中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毓遂降於安堅欲以爲尚書郎毓曰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曰爲臣賊堅黨以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后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不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九

殺也竟以病卒太厚然則趙苞如毓亦可也

漢許劭汝南人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隋李德林博陵人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吊相去十餘里從者十餘輩稍稍減留比至德林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恠人燠灼劭德林皆孤聚獨行之士此豈其力有所勝廼能禁人踰後使人意消神沮於詞色之外所遵何道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而然廼知毛玠典選而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垢面羸衣裳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楊綰使相麻出而上將撤聲樂中丞毀第宅京兆尹臧騶從舉非異事彼直一箇士而其所樹立所鼓動不已遠哉

襄平李敏漢末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強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敏子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隣居故人與

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以不葬其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若信所娶雖情事終未克申於禮則亦可以無遺憾焉漢末王叔漢父子方出游二十餘年不還叔漢作尚書郎有人告子方死於汝南即遣兄往迎喪叔漢即發哀詔書賻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從蒼梧還叔漢詣闕乞納賻錢受虛妄罪靈帝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敏云凡人中壽七十視父同儕亡可製服也子方在遠人指其死不可驗也罪不可加焉詔書還錢復本官愚以爲父游蒼梧即非阻絕難致死於汝南亦須時月可審叔漢始則忽昧尋訪還營顯秩既而憚苦奔赴遂預凶事不孝孰大焉還錢奪官則漢氏之政行耳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三十二

後漢管寧去中國居遼後中國少安客人皆還惟寧晏然若將終焉魏文帝以獨行君子徵之寧遂將家屬泛海還郡及魏拜寧爲大中大夫又拜光祿勳悉固辭不受上書欄草莽臣明不自列於士大

夫也寧去就出處如此何也曰難而往無而歸也寧自爲去就豈關魏哉其去而復歸也孤死首丘之仁也其辭而終隱也鴻漸于逵之義也君子曰漢田疇管寧皆未嘗一日仕魏魏書有傳二子之厚也

按傳黃初四年以司徒華歆薦徵管寧時

適東公孫康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

孽子淵有僞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

由起也適會徵乃將家屬浮海在遼東三十七年

乃歸寧歸自遼遼東之亂行與徵會非應徵也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三十三

後漢管寧幼時隣有牛犯寧未寧牽牛自涼處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大慚若犯嚴罪焉晉朱冲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王愧之乃不復爲暴隋李士謙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至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昔人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夫牽牛以蹊人之田過矣而奪之牛則已甚矣若

○先生者蓋雖其家奴僕不爲也後漢承官避地

漢中與妻子家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官與之不較魏趙嘏有比居擅耕其田數十

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

慚謝還地吳鍾離牧會稽人居永興躬自懇田種

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認之者牧卽推與之縣

長聞之召民係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不可乃促

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係民民慚懼率妻子

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

至道傍莫有取者晉鄭明子長翔欲墾菜田立表

經年無主乃作逮熟人認乃皆與之郭翻居貧無

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種及熟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三十三

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妄認人禾擅耕人田勿予之可也力不能辨或義不屑爭就與之亦可也若鍾離牧者不過○彼縣長爲法錄姦何以遽爲之請彼縣民爲誼悔罪何以嚴爲之辭夫將以明已之不較而不虞其以縱人之怙惡將以旌已之不貪而不虞其以阻人之遷善乎此其不可之大者矣翻之不受事○亦類此又後漢北海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又見偷割禾者恭念其媿因伏

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會稽陳囂與民紀伯爲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慚懼既還所侵又却一丈范元琰嘗出行見人盜其菰元琰遽歸以白其母母問爲誰答曰所以退畏其愧耻今言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鄉無復草竊晉范喬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桑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踰者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謝罪虞乃懼然盡以瓜與之隋李士謙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張文詡嘗有人夜竊刈其麦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且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鄰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

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南宋鄣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墮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至籬外鄰里慚愧無復取者宋孔寺丞牧有民盜伐所種竹木家僮執之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斫而益之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嘆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者慚不復渡開道順偷製橋便竊或(宋)發而輒借或(既)獲而就遣獎惡縱姦舉非人情然盜亦人心焉一發其伏將終身自棄於不善矣然則養其愧耻之心開其咎悔之志者亦或繇此術也與若乃援藩毀堵先近矯僞然情安爭席義取讓畔且夫灌瓜善鄰致玉止鬪則君子以解糾息爭宜有取焉

曰水有王以投其主無王是輪流委壑也吾傷夫有用之物而滯於無用也

上虞王克著論衡八十五篇袁崧云元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得書止用談助書亦何事秘玩文章天下公器而視人勿廣耶且伯皆之才何謝仲壬或曰伯皆一見王粲喜曰此王公孫吾所不及吾家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三六

書籍當盡予之於是有書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此豈獨容私論衡者予亦比得一證初會稽山陰趙曄著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以爲長於論衡而傳之乃獨惜論衡耶

讀蔡中郎集云蔡中郎表太尉董公可相國也將儼卓於申伯伯山甫亦猶新大夫楊雄儼奔伊周與傷哉夫屬其慶則僕畏其威則誦也幸卓也死假登壇受終安知無懷中之詔乎

秦龍損靈養虎奪猛以其所欲受於人也蔡邕名世逸材簡爽當代著德皆濡跡於董氏始畏其威既怖其榮矣雖誼申顯導謀切隱圖既無漸達之高徒深遇用之愠哲人不爲也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一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三七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二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興大事在膽弘大業在量先王初受獻帝衣帶中密
詔與帝舅董承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
同謀誅操先王未發偶辱曹操英雄之顧先王方
食頃失匕筋此其膽不足張也既入益州攻劉璋
所向輒克便於涪大會置酒作樂怒龐統之諫且
以武王自夸此其量不足受也君子曰漢之卒不
能兼吳魏復高祖光武舊物天也亦先王之器有
所局哉

孔明有王佐材而隴首抒志迺自比於管樂亮觀化
洞微逆自涯其所至也異殊天下形勢于胸中矣
或曰孔明少游學獨觀大畧輔相日手寫申韓書
道固弗淵於伊呂也

曹操爲兖州以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劫諶母及妻

子諶遂逸去及呂布破操生得諶衆爲懼操曰夫
人孝於親者豈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馬超與關中諸將十部俱反曹操西征超等戰敗
遂奔涼州操收滅超家屬超奔漢中張魯以爲都
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
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故魯愛其親則雖虎狼願得
以爲臣曹操之於畢諶豈不愛其親則雖盜賊
不願以爲壻張魯之於馬超是也

先王定益州拜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書
與諸葛亮問超人材誰比亮知羽護前乃答曰孟
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
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類逸群也羽省書
大悅以示賓客及先王爲漢中王欲用黃忠爲後
將軍拜羽前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
之倫也而今使領同列馬張在上親見其功尚可
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悅先王曰吾自當解之及
遣費詩就拜羽羽怒不受拜曰大丈夫終不與老
兵同列詩再三勸諭乃大感悟遂即受拜羽性矜

○人類若此大厦非一木所支太平非一士之
○而羽廼必欲材名勛位無一人我匹者誰能共
功乎

諺有云虬驤慶霄不繼秦龍之轡鳳鳴瑤林不屈伶
倫之籠蹄涔不足以濯神鬚鬢蒼不足以翔雲翮
也周夫三國志張子布嘗薦孔明於孫權亮不肯
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
亮而不能盡亮余以爲權之雄畧豈其不能盡亮
正亮不樂爲權盡耳方龍卧南陽鳳覽海內閱成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二 三
敗之勢睹逆順之分則廼心於帝室之胃矣顧跡
仲謀區區藉父兄之威苟幸中國之多事割據江
東蓋盜而竊者華歆王朗且猶羞之而足以枉孔
明乎余謂當是時孔明固未嘗肯爲仲謀一出非
特不肯留也抱朴子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僂
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願出也武帝
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操
蓋庶幾知孔明矣操知不可得用孔明而不殺何
也不敢殺也操無容人之量而惡殺士名操殺彌

衡借手於劉表殺孔融借口於路粹故操自以殺
文舉有名殺正平無跡若手殺孔明而口實於天
下之士操所不爲故曰不敢殺也世擬三國人材
以武侯司馬仲達埒晉書懿以建安六年郡舉上
計掾操爲司空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使人夜
往刺之及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勅行者曰若
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夫操間者釋然能容
孔明矣而不能容一仲達何也操知孔明之不可
得而用又不可得而殺而知懿之可以富貴動威
武屈也操自度能用仲達而不能用孔明故能容
孔明而不能容仲達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二 四
兩將相敵則賢者勝兩賢將相敵則主之能任賢者
勝范蠡之於伍子胥也田單之於樂毅也白起之
於廉頗也王翦之於李牧也韋孝寬之於斛律光
也主有任有不任也諸葛孔明之於司馬懿也皆
任也故功不能獨成焉
或曰昭烈馮凡之言孔明涕泣之對君臣之間生死
之際其猶有不盡諒者耶陳子曰大哉先主之君

臣非三代下者也。夫末也何足以知之。或曰何也。曰先王知有祖之讐可復而已。不復知有其子孫。孔明知有君之嗣可輔而已。不復知有其躬。夫先王有堯舜之心之大焉。孔明有伊周之志之誠焉。孫策將薨謂張昭曰。若仲謀不能任事者。卿自取之。漢先王臨殂謂諸葛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若不可輔。君可自取。兩事先後一時。指歸同異。曰劉禪闇弱。知子如父。昭烈君臣誼鈞父子志。誅漢賊。彼猶此也。子不可輔。勢當輸敵。堯舜禪讓。理有變通。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二 五

布豈情言乎

申屠嘉欲殺鄧通。文帝使通詣嘉。久乃爲通請之。姜維惡黃皓恣擅。啟後主欲殺之。後主亦敕皓詣維謝。後主能誦所愛以信大臣之節。庶幾文帝之風乎。然通之詣嘉。使通有不可免之懼。此爲政在大臣。文帝之所以爲賢也。皓之詣維。使維有不可免之懼。此爲權歸奄豎。此後主之惑也。皓詣維。維因說皓求宿中種麥以避內偏。

蘇文忠嘗稱荀文若才似子房。道似伯夷。夫擬人者必於其倫。知人者必論其世。伯夷且不欲殷之爲周。况漢魏之際乎。才似子房。或庶幾焉。然子房之能用之於高祖。又能用高祖以爲韓。滅秦功成而無迹。迄免於患。或祖父皆仕漢。叔爽台司。身爲列侯。平生心術事業。乃無一不在魏。有才而不善用之。夫小有材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魏明帝青龍四年。張掖郡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如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又有玉匣。開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玉璜一。及八卦列宿亭慧之象。又有麒麟在東。鳳凰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列。西方有字曰大討曹。詔書頒天下。以爲嘉瑞。鉅鹿張琚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今漢久亡。魏以得之。何所追爲。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按涌石負圖。文曰大討曹國姓也。且曰魏祥。雖其主闇。臣諛不至。此是時司馬氏顯政久蓄異志。欲乘此明告天意。遷化天下之耳。卧魏亡晉興。即司馬氏當爲符瑞。非必明著瑞應。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二

六

端爲司馬氏也。自茅甲此事而閭巷傳訛。潁河流轉盡度。麟鳳龜虎八卦列宿一切諸象。直以牛繼馬傳會其說。沈約者淺妄人也。輕信諛聞。鑊水繫風。因撰宋書。遂明著之曰。晉宣帝深忌牛氏。嘗欲鳩殺其將牛金。其後瑯琊恭王覲妃。譙國夏侯氏與小吏牛氏通。遂生獻。冒姓司馬。是爲元帝。而魏收作魏書。因之。廼又以小吏牛氏爲牛金。而不知牛金已前此數十年。爲司馬懿所殺。初五胡紛亂。割據中原。雖更帝迭王建。樹名號。猶自以昔經事金書子上篇。卷之十二。七。

晉其子孫雖偏立。江東嘗以爲帝王曆數相承。正統之國。傳至齊梁。而東魏高歡猶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之語。然私心甚不願也。魏收旣魏人。欲尊事其國。潛移正統自得約此說。遂張而大之。蓋曰。司馬氏傳天下於魏。我祖所經事。馬牛不相及。自江東之晉已絕裔於河內。况歷宋齊梁。更何馬藉。而顧欲以一隅數州之地。抗衡中國。故其書每及晉事。雖惠懷之昏弱。亂亡猶書某帝。至元帝則直曰。司馬獻。

又曰。僞書與實李雄同傳。且曰。司馬獻之竄江表。竄。隱之名。無君長之實。踣天踏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名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夫儕之李雄。旣非竊儕之孫。皓則不亡。收且自以正統有歸矣。然帝王正統。當卜之天命。驗之人心。直付之天下後世之公論。豈小臣執筆。私以其意所能予奪。而唐元澹行冲者。拓跋氏之世也。又著論曰。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後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惟此可以當之。澹移正統於魏。顧子金書子上篇。卷之十二。八。

孫欲誇大其姓。然猶徒牽合傳會於名字。筆之於一家之書。而收輒誣搆人於胎系之間。且公著之國史。昔昌黎氏謂爲史者。不有天禍。則有人刑。史亦何罪於天人。而交殛之若是烈也。若收者。阿意詆欺。鑿空據據。至於無事而點人之家室。以陰黜其宗。欲以一人之私。而罔誣於萬世。則其異時殺身殄族之報。君子且猶以爲薄乎云爾。

班固漢人著漢書。其紀高帝方帝爲沛公。沛公爲漢王。書漢王。至卽帝王。乃稱上。蓋綜其實。云晉書。

帝紀自宜首武帝畧叙懿師昭以著其篡跡之所由起今廻首立高景文三帝紀三帝號皆武帝篡後所追上也顧懿自漢建安中師昭當魏景初中已悉以帝書蓋其始出於晉史臣之按筆而唐諸臣脩之仍而不改可謂終史矣中間書關羽則曰賊書姜維則曰寇曹爽何晏鄧颺丁謚謀去天子之賊以疆帝室而書無君書圖危社稷書及畢軌李勝桓範皆書黨其死曰誅書令狐愚王凌曰貳書母丘儉文欽諸葛誕之起義則皆曰作亂云云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二九誅亂臣作也乃誅忠臣乎將何以存法戎於後哉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三

明上虞陳絳用楊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晉書宣帝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爲司空聞而辟之帝辭以風痺魏武使人夜往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論曰懿之不樂爲操用豈薄操耶及時移世易廻復躬爲操萬世之下稱國賊者曰操懿亡軒輊焉嗟夫人豈有常也哉初魏武聞懿有狼顧相欲驗之廻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豫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免夫以魏武之猜也中夜逆旅之器聲而闔其家殲焉何有於司馬懿且知懿非人臣相既見之矣謂其狼也而養以遺世患何哉蓋魏武既其愛懿之才而又患吳

○之爲梗也方姑試用之以僥其成功抑亦謂其子丕之足以制之也豈知二方未靖而丕之不足以盡懿世耶凡此皆天意雖瞞之多知不得而與焉耳

晉禮書志云五經通義以爲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故雖君臣可同此不易之論也魏初謚司馬懿文侯司馬師武侯司馬昭上言以爲與二祖謚同於是改謚懿宣文師忠武真奸臣哉懿師昭父子且弑帝殺后廩廩逼曹氏之天下而敘之位乃欲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二

不居於○爭之虛美以示推讓可乎夫君臣之間不可以毫髮借差者名與分也至德美則固相宜耳未聞舜禹避堯舜使獨爲聖人湯武避桀紂遂不敢爲聖人也
阮藉被後人刻畫太過加以藻續將比美於中散余以爲此非知阮藉也士君子立身應世槩其大節出處去就而已當魏末天下將亂炳幾守介之士自可亡出不得已而出先宜審其邪正逆順以致去就之決且夫亂魏者非司馬氏父子兄弟耶三

世擅政廢君弑主其處心積慮成於篡也天下行道之人而了其胸腹矣嗣宗方是時閉戶讀書累月不出登山臨水經日忘返太尉蔣濟辟則辭病大將軍曹爽召則告疾子以爲固且畢志東臯之耕襲跡西山之蹈也已而司馬懿爲太傅則爲太傅從事中郎司馬師爲大司馬則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及司馬昭爲大將軍則又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雖一嘗請相東平旬日輒返再爲步兵恒游府內至乃朝燕必預諧譚見親棲依牢圈之中嘯唳掌股之上計以爲天下能富貴我者司馬氏而已矣斯豈復大丈夫所爲乎凡奸雄篡逆必以其漸曹操在漢室有成跡焉劉裕將篡晉亦先使王弘諷朝廷更加九錫九錫雖人臣得爲然過是非帝且王莫耐矣文士以刀筆贊奸甚於武夫以干戈佐逆是以崔琰發憤於楊訓之表草王彪之致譏於袁弘之錫文而嗣宗方魏公卿以九錫勸進司馬昭籍腹藁於沉醉之中見謂遺忘手筆於趣就之時夸無改竄賈勇於清壯之詞納忠於篡逆之

說辛酉死於魏景元之四年假火須臾母死則建炎革命應受之詔且復出諸其懷中矣

阮籍有月世志非飄然孤表於塵埃者也其登廣武暗楚漢戰處莽發長吁登虎牢山望京邑而嘆息斯呈其本趣嘗拜東平相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其設施畧可觀矣此豈俗吏拘拘齷齪者哉屬魏晉之亂酷害名流籍乃遂逃禮法而二適於酒以此全其真而游於世傳云大人先生謂世之君子守禮法以竊鄉國之譽高欲圖三公下欲牧九州而不免於害辟之群虱處禪中以深縫敗絮爲吉宅炎丘火流焦邑滅都處禪中而不能出也以議夫貪戀名位固而不知解者豈直白眼對禮法之士而已哉然君子處世所以全身遠害固自有術若孔子孟子皆名高於日月行危乎喬岳而春秋戰國莫之毀也籍欲免世之亂乎自治可矣天傾地險有禮可以自藩又何必一撤而毀之以游於方之外而後爲出於炎丘也哉不更不隱不儒不豪至於縱情蕩檢

毀行穢開當壚醉卧穢於展禽之姬女圍棋決賭狂於原壤之登木無近名之善而惡已近刑有喪世之心而還復喪道此何以稱焉

水經注陳留阮蘭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矣阮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樂如是然世更有耽於是者阮籍母臨終籍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是也籍恬母之急死生之際晏如平時史稱其至孝可乎又稱籍飲酒一斗舉聲一號吐血數斗及將葬食一蒸肫飲酒二斗然後臨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斗毀瘠骨立爲至孝之實余謂是子本無天性籍酒行之舉聲一號殆酒狂吐血數斗復是酒病何孝之有

劉惔爲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嘆曰夫居下訕上此敝道也君雖不君

㊟安可以矣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不問予謂此固一義也然宿惡吏於疲民之上使逞其欲而莫之告其可乎

楊彪以魏黃初四年受拜光祿大夫時年八十二
又二年死魏王祥以晉太始元年爲太保時年八
十又五年死宋王琨以齊建元元年領王師加侍
中時年八十一又三年死周寶熾以隋開皇元年
拜太傅時年七十五又五年死四公俛首及向逝
死也死可免哉等死遲百年亦死况數年乎乃以
壞其一生惜哉漢龔勝曰吾受漢恩無以報今年
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晉辛勉之言
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達矣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六

四公不及也

王祥事魏轉太尉加侍中封睢陵侯及武帝爲晉王
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今便當拜也
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
公公王相去一階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
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
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
知君見顧之重矣馮道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兵
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

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
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王祥不拜司馬炎馮道受郭
威之拜以荀顗視王祥則祥難以王祥視馮道道
尤難然究竟道王祥祥又顗也彼餘人但知
貪富貴劫威趨勢以奔走蒲伏爲恭耳祥與道老
奸恃其夙望不相加偏亦逆知新天子立國且以
意表行事姑示之無誚以微重於新朝耳可謂奸
人之雄矣異時爲晉太保周太師前日持不拜之
節安在哉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七

觀人之大莫尚於氣節心術而氣節尤本於心術何
則有誠與僞也誠則安且久僞則矯而日見其敝
矣昔汲黯不拜衛青而王祥亦不拜司馬昭司馬
昭之權尤過於衛青而世不以王祥之質直賢於
汲黯馬援受梁松之拜馮道亦受郭威之拜郭威
之勢尤重於梁松而世不以馮道之忠正優於馬
援何則以誠與僞之判也

王裒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爲裒
刈麥者裒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按裒以此

行其介而不交於世然亦固矣道之行也使民有無相均勞佚相適貨不必藏於已也力不必爲已也此大同之俗也况少事長弟子事其師乎君子苟以禮處諸生雖受其佐可矣又哀門人爲本縣所役求哀爲屬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哀廼下道至土牛齋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卽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八

余觀王偉元傳蓋以子孔門原柴焉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而哀攀栢號悲慕義輟講其以情居父母之哀一也羔避難而行不徑不實而哀當京洛傾覆盜賊蜂起守戀墳隴爲賊所害蓋亦不可不謂之愚矣夫孔子嘗微服而過宋何徑實而不由乎以其爲東西南北之人也識其母墳封之崇四尺何墳壠而弗去乎語類朱子云王像爲司馬昭軍師殺之雖無辜哀仕晉猶有可說而哀不仕廼過於厚者稽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蓋事讐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予謂朱子之論稽紹當矣謂王偉元過於厚似亦未學魏在而王儀爲司馬昭軍師豈晉臣耶卽使儀嘗臣晉以非辜殺之哀母爲伍員可矣是而立其朝非也他篇有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乎朱子曰不可也會孫如之何曰世數漸遠終亦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子

謂此定論也

記居父母之讐如之何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居昆弟之讐如之何蓋仕焉而弗與之共國魏稽康情繫王室爲司馬昭所忌見殺而其子紹且任晉是君其父讐可乎夫紹也根性由天議道自己亦何山公之謬哉濤爲人臣臨難而改節爲人子怙寵而奪情豈足以語於忠孝之理者雖紹父臨絕之命以山公爲託紹要以無違禮爲孝可耳吉茂之兄黃爲長陵令自以司徒趙溫故吏溫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三十死違科奔喪爲鍾繇所收伏法死茂時爲白衣以兄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及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而茂就之夫以故吏違科奔其主喪過也繇糾之可也而殺之甚也藉曰國法也獨不得爲舉義之士少宛轉乎夫茂也不欲以法讐繇可也致身有術亦何必自繇舉哉始奮怒以忘哀終銜恩而忘怨君子謂茂所以居昆弟之讐未也稽康爲晉文帝所殺子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啟武帝以父子罪不相及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

詔徵拜秘書丞積官至侍中後蕩陰之役王請績紹以身捍衛惠帝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沈勁父克與王敦構逆及敗而逃爲故父將吳儒所殺勁匿得免竟殺吳儒以報父讐嘗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勲以雪先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遷鎮洛陽疏薦勁清操著於鄉邦父克雖得罪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乞令勁參其府事共濟艱難詔聽之胡之尋以疾解職慕容恪侵逼山陵陳祐代胡之守洛陽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補祐冠軍長史祐畏賊衆糧盡僞收許昌率衆而東留勁以五百人守城勁志欲致命忤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遇害兩人竝見忠義傳其死事一也君子謂紹忠以奉父讐勁忠以雪父耻晉書隱逸傳范粲高亮正直仕魏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臣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以太

康六年卒年八十四不言者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長子喬性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因與二弟並棄學。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嘗一舉孝。薦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按明夷之世。能艱以全其貞者。范武威也。然棄學屏事。以待疾爲解。卒成父志。君子謂粲有子。粲漢萊蕪長丹孫。

晉武帝雖權從漢魏之制。既至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喪者。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二

終而復吉。及太后喪亦如之。故三代之後。道喪禮廢。能以天子之尊。申至心於其所生。武帝而已矣。於是詔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於是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於是聽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場。皆得奔赴。皆武帝時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於是見之。

晉武帝嘗問曹志六代論是卿先王作耶。

魏陳思王

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尋按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周作。以先王名高文。

意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向秀嘗爲莊子解義。妙演奇致。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其家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郗象。遂竊以爲己。注乃自著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王隱爲著作郎。撰晉史。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朋黨交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家貧無資。書遂不就。按昔人謂立言乃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三

與立德立功同。爲不朽。然言固未易立也。楊雄草太玄。而人輕其書。自劉歆嚴尤皆疑之。惟桓譚以爲必傳。而楊子雲亦以爲後世有楊子雲。然後知吾書其後玄亦竟傳。書之傳誠係其書不在人也。陸機欲賦三都。睹左思賦而輟筆。夏侯湛已著魏書。見陳壽書而壞藁。誠吾之作無以逾人。則舍已而從之。斯文人之高致。何必掠人歸己。而後以爲愉快耶。如曹固必託人之名。以行其書。可謂之惑。郗象文竊入之書。其不可不謂之益。至虞

叔寧則又所謂盜憎主人不徒穿窬王氏之譏矣
羊祜執德清劭老而彌篤惜其平生無公方之操不
著於君臣之義當魏晉之世志拙身全道濟功隆
識不足而量有餘非純臣也方其拒曹爽之辟能
卓然自遠於成敗利害之際夫何嘗焉獨其爲給
事黃門事高貴鄉公乃不在親疎之列此徒以形
事魏納忠司馬氏懲王經矣原繁中立樂廣保素
王延之持平意在斯乎陳留王嗣位賜爵關內侯
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時司馬昭相國遂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四
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參掌機密視天下能富
貴我者司馬氏也遠跡公朝敗心霸府何曾自魏
司徒求爲晉宰相踵其故智耶武帝旣受禪以佐
命勲進爵封侯王沉賈克裴秀皆前朝名望退讓
不敢處其右祜國之大臣帝復且非昏主親與奸
臣處顧顧保其名位王伋蓄過容頭過身此於國
家奚賴焉及氏羗反克出鎮關中蓋任愷度純圖
之萬方厘廼濟焉祜方是荆襄密啟留克夫祜日
夕不忘憂念者吳未平也且曰但恐平吳之後方

臣也
○史誇其遠識庸詎知吳始平而晉亂勞
○者乃復在於克之一留故君子謂祜慎密若
○慶清醇若馬道惟致身之大義不明位身之大
○節未著故於逆順去留邪正趨舍多有可議非純
臣也
陳石堂謂羊祜在襄陽不附中朝權貴謂賢於杜預
子以爲當祜時中朝權貴帝所崇寵孰踰賈克姦
邪儉伎克逆黷醜孰若賈克氏羗反任愷等因事
爲功請克出鎮關中綏靖西夏蓋名雖寄重實遠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五
之天下且以爲隼下高墉鼠離大社矣舉朝動色
以爲太平有漸而祜帝之信臣獨密啟自襄陽請
留克克留而夕陽亭一語南風入宮弒太后殺太
子五王迭起五胡倣擾懷愍北轅瑯琊南航而晉
事不可復支矣預結洛中貴要不過餉遺蓋執德
不恒冀以詭遇免禍叔子何爲耶
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
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
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陶侃傳有善相者

主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夾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裏手公字愈明夫青烏家言者未定然也至談禍福則易以搖矣人情誠不圖爲帝王孰甘心以其鬼爲若敖氏乎而叔子寧以此易彼非朗乎有純臣之操者耶夫人臣之貴極於爲公至於不可言則非分矣侃廼以針夾指理克所包藏寘典午氏何地原王行之患必亡爾也豈史氏喜采雜異輕信譏妄并其飛坤之夢皆誣云夏正夫政監曰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六

按蘇峻之亂溫嶠邀侃赴難侃感嶠言戎服登舟子瞻喪至不臨晝夜兼行以此而觀則初以不與顧命爲恨屢說不回之事可疑也峻平乃奏湘州刺史卞惇擁衆不赴又不給軍糧請付廷尉以此而觀則嶠軍乏食求米怒欲西歸之事可疑也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以此而觀則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窬之志又可疑也晉史可疑如此或以庾亮自羞策繆又不分詘服士行士行既後嗣零落而庾氏兄弟世秉朝權疑

史氏因而加誣也此說據史氏所書就證史氏之誣可謂得實而宋陳忠肅亦謂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爲之

義存繼絕禮者爲後人子之不得已也與爲人後者瞿圃之所不入也雖然聖人肇制天地爰設其可廢乎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及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樂趨其議於是下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七

詔從之夫伊之出後也父不經命及伯父之生而存辭之可也伊也辭之於伯父之生而存則祜及請之於帝而許焉君之命父之命也奚爲其不可也今也伯父之生而存則不辭伯父之死而後辭是欺死而棄亡如之何其可也晉鄭后爲瑯琊王夫人生簡文帝咸和元年薨簡文時爲瑯琊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王上疏曰王母生臨臣國沒留臣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叙明穆皇后不奪其志隋柳慶出後第四叔叔亡

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立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直斬之服可以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以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夫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傳曰何以椿不貳斬也曰不貳斬盡矣禮事生存死亡一也曰所後父母死得以越禮申哀於所生非也必也心喪三年服喪以椿有官者解官其可也

世傳郭景純葬書二十篇宋儒蔡元定以十二篇後人增加繆妄去之而存其八篇余攷之并八篇皆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八

虛也按璞傳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詞賦爲中興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有郭公者客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公授以青囊中書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授策而嘆云所叙景純筮驗神中凡十數事都不及葬也至言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又嘗爲人葬明帝微服往觀

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

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

耶荅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止此兩事要皆

以上筮先知徵驗非其葬地爲人禍福也信能爲

人去禍卽福不首其先權而管之南崗頭雙栢樹

下之禍已知於數十年之前至於街刀設礮遑遑

幽穢之間而迄知不免固已窮矣孰與神通變化

幹旋於一抔之土乎據傳稱璞誤前後筮驗六十

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九

篇卜韻一篇注什爾雅別爲首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詠頌亦數萬言璞書悉是矣無世所傳辭書青囊書亦止給卜筮非葬書也史贊景純沈研烏冊洞曉龜枚匪寧國蒙坐致身災綜其實矣

晉荀晞以撫軍將軍都督清兗諸軍事奉養其從母甚謹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固欲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素

服哭之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第者荀道將也晉史稱其仗法余謂不然晞蓋借一第以立威名殺第者晞志也不然晞已知第之非材而法之不可以私貸胡爲乎遽屈而從其請乎仗法以殺之孰與夫抗法以拒之於初之爲得也且王法不可以私貸而王事獨可以濫使乎旣以情用之輒以法殺之是其用之之始已有殺之之意是殺第者固荀道將非兖州刺史也

晞後移青州以嚴刻立功日加勳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蓋其酷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二十

烈天性然矣

西晉末詔以中原喪亂室家離析二親陷沒冠難應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從之及大興二年庾蔚之又曰二親爲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令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預吉慶之事待中書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竟無縱便

宜制服則其說益詳然愚以人子不幸而值是變大氏可婚不可宜有父不得事而事君叨其榮祿則哀素之情變矣夫江湖乘鴈林麓把木無預於損益之數一士不宦未關於政也謝尚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私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人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至於天屬生離父子乖絕抱傷心之巨痛懷怛怛之至戚方寸旣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决不冒榮求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况含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耶得其誼矣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二十一

張茂先裴逸民立闇王亮后之朝國儲微弱諸王方剛而周旋其間欲展誠竭節無可爲者惟方弑太后兩人宜以死生諍旣不能死及廢太子兩人宜以去就諍復不能去則刃在其頸尚何道哉周伯仁之於王導也致堂胡氏曰當茂弘懇懇之時

顓孫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貌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亦無失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於再三導竟不荅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隘而君子不由矣予按致堂所以教伯仁處良善然當是時導爲反者族天子方蓄疑於鬼車顓孫意於教導則已救之則不得不午其跡不然且以爲求而應之是徒益天子之疑而無救於導也要之顓孫救人於危疑之中故其術益深導望人於迫切之際故其怨特至此導之所以生而顓孫之所以殺然負則導矣漢辟陽侯呂太后倖臣也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慚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朱建平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閼孺說之帝果出辟陽侯始辟陽侯以君爲倍已大怒既出迺大驚伯仁之救茂弘也其術亦平原之救辟陽也

世說載王敦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卒投荊州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在江州聞應當來密具船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梁劉孝標注以爲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酈寄賣友見譏况販兄弟舒非人矣唐魏徵作晉書同符斯評不謂兩人共出此語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衛且猶不可况天下一晉江州荊州豈無君之國含應父子共敦存日相扶王敦作何許事敦敗而猶冀相存不南走越北走胡翻身見投當共再舉王敦事耶余謂彬具舟船將誘而致之上既不能得委宜深恨舒之遣軍正拒其來含應自沈不全王誅則彬罪也酈寄大計賣友何云見譏周公大誼蔑親當相取正劉魏謬評爲亂臣賊子樹黨詭於春秋之旨也晉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喪終服訖議還前夫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墓何燕泉云式父終式繼母嘗爲式父服三年矣服

三年之中則猶式父妻也。不得爲式母乎？三年之後還前夫家，則是其自還也。式何爲稱出母乎？必如式言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是實式之。所以事母者，必不若其母前夫之繼子矣。婦更二夫，前夫義已絕，而前夫之子以合葬其父，非禮也。式之罪，則不啻非禮而已。王順渠曰：服三年之中，則猶式父妻也。猶式父妻也者，則爲式母也。及三年之後，還前夫家而死，遂合葬於前夫，則與式父已義絕矣。是猶得爲式母乎？以出母服之式之處當矣。何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二十四

公之論非也。式事二公，之論不同。王浚川慎言或問：繼母持父服終，去隨親子，比之繼母嫁，何如？曰：嫁則義絕，去就親子亦人情也。况持父服既終於夫，無絕道，其繼子安得以絕待之乎？曰：何以服曰：生子以嫁母，其繼子以如母三年可也。曰：何以葬曰：先夫義絕，穴不得同也。反而祔於後夫，禮也。親子必欲配父，是干禮犯義，自汙其親者也。按此卽何說，廼定論也。式父終，式繼母前夫之繼子，非親子也。式母何以求去，不安式也。式父何以許知式

之不能安其繼母也。式父終而式之繼母已爲其父服喪三年，而不安於式，無所歸，不得已復歸其前夫之繼子，死而又無所歸，前夫之繼子不得已而祔葬其父，爲式繼母者亦可哀，而爲式繼母前夫之繼子者，反能踰禮飾情，以致隆於其已嫁之母，爲式者亦可以耻矣。夫式之繼母非見絕其父而式自絕其母，然將擬之出母，則父未嘗出，擬之繼母嫁，則母實未嫁，降而從期，式也。天地之罪入也。又何誅乎？御史中丞卞壺之奏曰：如式父有命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二十五

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如式父臨困，謬令使去，留自由者，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竝以妾媵，猶正以禮，况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去守節，非爲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歿之後，夫之既歿，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歿無所託葬，寄命於他人之門，埋葬於無名之塚，繼母如母聖

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如父則無
追亡之善於母則亡孝敬之實虧損世教不可以
居人倫詮正之任疏奏詔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
身當時國論則有定矣

後晉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廼
陳宣帝勦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
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論曰乞墻間
之祭而飽者伐其飽而藏其乞也苟知其飽之自
乞也雖其妻妾且相泣於中庭而訕矣妻妾其至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二十六

暱也而訕者庶耻存焉故也狗偷之子而語人曰
吾父之裘獨有尾子非不愛其父而父獨不得掩
之其子允懿昭之所以狐媚鼠竊而取魏之天下
非將以遺其子若孫耶而其子孫聞之且將有不
勝其媿恨者掩面之舉果誰使之然耶夫爲人祖
父遺子孫以天下之大帝王之貴而不足以弭其
譏爲人子孫藉祖父以天下之大帝王之貴而且
不足以蓋其辱則是天理之果在於人心而不容
以親掩不可以利沒也

蘇峻之亂也庾亮於白石祠祈福許賽及峻平而牛
未解故鬼考之而亮病符堅之入寇也會稽王道
子求助於鍾南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
草木若有力焉此晉史妄也國將亡聽於神人事
不脩亟而求諸神可國乎有國者能脩德而恤祀
則海嶽効靈百神受職夫飲食所以鼓饗夫虛名
侈號足以羈仰祿之士曾可以縻神也如此則靖
亂弭寇皆一夫邀福於昏淫之所爲運籌之相褻
旗之制其功沒而已蓋蘇峻之平也以溫嶠之激
烈誓師未聞庾亮也若亮則專愎而激亂耳符堅
之敗也以謝安之從容遣將未聞道子也若道子
則荒淫而召寇耳

酈道元謂謝玄此禦符堅祈入

公山及置陣肥水之濱堅望山上草木皆爲人狀

非八公之靈有助蓋符氏將亡之惑也見又超矣

王懷祖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有辭必於不受其選
散騎常侍子坦之以爲故事應讓懷祖曰汝謂我
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懷祖曰既
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按受爵不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二十七

讓而詩人以爲刺讓可已耶雖然讓也者禮之實也非僞而爲之也如以爲故事而爲之也以爲美名而爲之也則亦異乎虞廷之所爲濟濟矣懷祖之見本之惘質蓋亦以矯世之虛僞焉此義行則殷浩輩退以爲進辭以爲受者亦可以少沮矣

桓溫欲移洛陽鍾簾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當漸平區宇旋轉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簾溫不能奪也蓋正義凜然有以深折其氣矣及簡文帝臨崩詔溫居攝王中郎坦之持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三十八

詔命入於帝前毀之事遂不行坦之懷祖子也又王忱臨荊州溫子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材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輦徑入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忱亦不留忱又坦之子王氏世處桓氏父子間正色如此史稱桓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懼溫亦色動莫知所爲王彪之既知溫不臣跡著理不可奪迺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會無懼容溫嘆曰作元凱不當如

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采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按此一段深可恠強臣廢主立主志在奪國爲之漸耳以漢之衰董卓之克虐而盧植挺其正誼蓋勳詆爲小醜袁紹何人復能橫刀長揖懸節徑出示不同逆雖未摧克心而卒各伸其志桓溫造謀廢王襲跡元克樹威通朝規移百祚彪之爲國大臣不能正色疆諫守之以死且傳會爲之此亦關何禮度儀制何先代可循何故典可率而絕於曠代定於須臾朝服毅然會無懼容斯則勇於偏上恬於黨逆世之鄙夫小人類優爲之古之大臣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決大疑定大策鋤大奸排大難跡豈同此且夫臣廢其君下干其上天地大變朝野同愾而溫之色動猶有良心彪之神采更無忤色彪之既諫溫以伊霍溫復答彪之以元凱同惡相濟數有宜然而史云深譏翻共溢美异乎所聞矣

桓冲傳初冲之西鎮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三十九

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已任既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固不聽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興廢召佐吏對之嘆曰謝安石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未可知吾其左袵矣俄而聞堅破大勲克舉慙耻發病而卒按桓幼子之忠也此其心豈復有已哉夫以其謀事之不逮於人與功之不出於已而耻也者此出於私已之忤心而非忠臣殉國之弘慮也幼子之言遂不驗此非國之福與且以爲耻之死而其心焉假晉亡冲喜而生乎夫人死生有時豈必慙耻死也史亦近誣乎幼子矣桓温耻襄邑之敗而興謀於廢立温固盛威名以自封也如史之言然則幼子元子是亦魯衛之政而已矣或曰何以證史之誣乎曰冲平居避賢以遠勢而不復以身遠闕廷爲念緩急則勤王以務本而不復以互守境土爲辭夫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三十一

能忘其身以殉國者冲也故夫幸國之敗而區區以自信其言者必非幼子也謝安之相晉也秦兵逼淮水矣安命駕圍棋夷無懼色及堅之敗也兄子馳驛書報至安又攝書圍棋了無喜色安置國之成敗而耽勝負於一枰耶曰國之大事安危以之喜懼情也詎能免此安特不色焉耳心固以爲秦晉之不敵猶鄒拒楚也苻堅擁百萬虎咆哮而來將以氣吞江左當是時晉之所托重而倚存者惟安彼其冥測天時明察人事以爲果無足秦虞也而小國當銳師弱主御驕士兵驕其氣則戰必衰人生其心財變必作故特示之整以外降敵氣與之暇以內鎮物情斯其筭耳夫此一棋也當局者昏而傍觀者瞭非以傍觀者立乎勝負之外而無以與耶安蓋以棋當局而以國傍觀故其區畫精其指撝當臨大變而不攝殞成功而不居也謝安石晏游命駕而却持堅之師從容就席而撤桓温之兵安石之量以遠賢讓者大也郭子儀免胄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三十二

以見而面紇推其大人羸騎以往而魚朝恩服其長者子儀之誠以運其材者遠也君子曰不懼則虎亦畏焉不疑則靖亦游焉居已以安而後可以制天下之危待物以信而後可以通天下之間夫何之而尼也孰夷狄小人之有

謝安傳苻堅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安夷然無懼色苻堅傳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三十三

勢言秦壓晉猶燎毛以煬也然懼乃在秦而不在晉蓋不待陣而勝負之形已決於此矣夫非安石所以待堅者豫耶或者曰是役也使陣後無朱序之呼八公山草木不見惟則安毋乃馘諸斯善操論而不察事者夫空弦可以落鳥驚其懼也懸弓可以爲蛇督其疑也我壯其氣敵視其魄耳目亂矣故陣後之虛聲可奪而目前之見影皆疑也不然雖百朱序呼使八公山草木皆化作晉兵秦兵敗耶苻堅遽恐耶

義之嘗與謝安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義之以夏禹脩胝文王旰食之事規焉謝萬爲豫州刺史義之與桓溫箋謂是違材易務且貽書戒萬曰願食不二味居不重席與士之昆下者同又曰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詳味義之此語所以規戒二謝知其非亡意當世者其正色匡時危言格物蓋下望之傳休奕之流使其會時行志則陶士行之忠勤祖士雅之壯烈當不足過雅性高潔不能屈抑於世以售其才故誓墓之志益堅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三十三

臨池之藝徒表惜哉

殷浩傳浩父美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亟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史稱其資性介立是不然人亦皆爲有情受人之書而不爲致之以爲介可乎則如母受之而已矣按庾翼傳美先爲長沙在郡貪殘翼時代兄亮鎮武昌兄水與翼書以美屬之云夫昔時長沙今日豫章旣曰貪殘豈微介立入我一也使庾米書一付之浮沉洪喬當自

不願矣

符堅得王猛擬先主之得孔明以余觀焉孔明龍卧南陽且不肯區區爲吳魏起而况羗狄耶雖先主帝室之胄猶必三顧而後出而猛起徒以呂婆樓一呼斯亦過不自重矣且孔明志殲漢賊以弘王業隆中數語一時先資之言纚纚洋洋萬世之下猶可想對而猛之所與堅謀者何史稱其一見便若生平語及興廢大事異符同契是則堅實懷公子光之心將起猛以行大事而猛實從史以成之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三十四

符生之變又不特與聞乎故而已也出處大致夷夏大防君臣大分猛齒齠如此迺欲以擬孔明不亦猶蛄蟻之比神龍乎若夫以衆望誅符法而不能救也以辱已譖樊世而殺之史謂其睚眦之讐必報與夫開誠布公者又遠矣

蝗盡幽州之境廣袤千里遣使者發幽冀青并之民討之三時而不能滅使者爲之下獄可謂蕃熾極矣然蝗終不越幽州又不食麻苴至於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其禾麥之地土田畝收七十石

下者三十石自隆古以來未有災患若此之極收穫若此之穰也至於一畝倍十餘畝之收一歲蕪十數歲之積可謂罔誣矣人主好大喜功耻聞災異辭下化之恣其罔欺苟以蕩上心豈復顧民窮嚴天憲乎此秦人大舉八冠先一年事也亡徵著矣司馬公豈妄言者書之于冊貽笑千古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三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三十五

金壘子上篇卷之十四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人所甚親者父子兄弟也所甚欲得者富貴壽考也
富貴壽考父兄以欲之子弟子弟以欲之父兄此
又人之至情也謝晦爲宋臺右衛還都寧家賓客
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爲業汝勢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四

傾朝野豈門戶福耶乃籬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
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第
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
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遂建佐
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顏延之以
子竣佐孝武義師封侯貴重權傾一朝凡所以資
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嘗乘羸牛
車達峻幽簿即屏住道側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
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

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嘗過竣遇賓客盈門竣
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
上驕狠傲慢其能久乎王晏佐齊明帝廢立建武
中爲尚書令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
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傾未知兄將
何以自立及此引袂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
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
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
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後頻勸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四

之晏默然不答思遠退晏方嘆曰天下人遂勸人
自殺旬日晏及禍故富貴人之所甚欲也而兄曾
不以欲之其弟父曾不以欲之其子此其富貴有
不如貧賤故也褚淵以司空至無太保奉璽綬帥
百官詣齊宮勸進齊遂以淵爲從賓客賀者盈
坐淵從弟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
門戶不幸復有今日之拜又曰使彥回作中書郎
而死不當爲名士耶名德不昌迺復有期願之壽
故壽考人之所甚欲也而弟曾不以欲之其兄此

壽者不如死天故也

南宋郭世通家貧與其妻備力以養繼母嘗生一子輒瘞之懼其違養也文帝賢之旌其門嗟夫舛哉養子以繼嗣未聞其以違養也以為違養如其勿生斷一樹殺一獸非其時猶曰不孝况無故而殺其母之孫乎斯人也浮名所薄至殺其子則優為之弑父與君直亦未及焉耳韓退之曰不腰於市而幸已况復旌其門余以是喑宋之失刑也

微名可邀也則有坎子以為孝郭巨郭世通也厚祿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三

可餽也則有餽子以為忠易牙樂羊子也大權可竊也則有僂子以為威王莽武則天也

陶季直病免望蔡令時劉彥節袁粲以蕭道成權盛將圖之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沛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淵為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類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命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謚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為淵立碑始

有先嘗代人物則知有褚淵而不知有袁劉其為人識操不正若此且仕宋為望蔡令佐齊為尚書

左丞建安太守入梁又為給事中黃門侍郎不忠亡耻甚矣名註孝義傳君子為季直孝而不義也

南史循吏傳稱吉翰為宋武帝所知累遷徐州刺史

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事翰

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

之邇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欲當宥此囚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四

死命昨於齊上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

不可全宥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

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子

以為囚之罪果不至於死而典籤者欲生雖生之

可也囚之罪已無可生而典籤者直欲以意生之

則必有利其賊而然是固有法之可換矣胡為遽

執而殺之耶夫此囚可生則欲生此囚者又何可

殺不然死豈易耶而以人相代為耶若曰惡其賊

焉則其遭邇於明旦已有悔沮之心矣乃呼之更

來是誘之而必殺也死者生之生者必殺之何居
豈所以語於法之平平使其刑政類如此亦橫而
已矣將以稱於吏曰循不亦妄乎

南史宋傅隆傳會稽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
王王已生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
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地出父母至
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爲
體猶一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讐祖之義舊令凡流
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趙既流移載爲人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五

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孫祖之
義自不得以永絕事理然也從之比史魏邢蚪傳
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輟之而潛其室宥其二
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誅逆者僂及甚
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不若而使
禮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若聖教
含容不加孥僂宜投之四裔勅所在不聽配匹詔
從之兩事議者皆經人倫母子祖孫之變然予以
爲姑有殺其婦罪必行於姑可也婦之子非姑之

自不得以其母故而讐其祖子有殺其母僂
止及其子可也子之子非母之孫與又不得以其
父故以絕其宗故傳隆之議可也邢蚪之奏君子
以爲過之何則僂其子及其孫使遺育遂殄禮祀
永絕是再殺其母者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
者惟舜乎孝至舜與曾參可以無遺憾於爲人子
矣而孟子僅以爲可楊子且以爲不足也此蓋本
舜與曾參之孝之心而言也人子之於親其心寧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六

有既乎今世俗事其親曾不能萬分一古人之末
節而哆然詡以自張至於廣求詩歌以播縉紳之
譽乞哀當路以邀門楔之榮吁亦不知其何心矣
南史梁吉勣請代父死帝赦之後丹陽尹王志欲
於歲首舉克純孝勣曰異哉王尹何量勣之薄乎
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勣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
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古之純孝者不難於以身代
父而尤不欲以父取名而今之事親者乃欲借父
以取爲名因名而始知有吾父是以我爲重於親

也而可乎吁誠不知其何心矣

北史甄密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歿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余謂密舉義甚高詩云如可贖今人百其身百身可贖而况長物乎然或者以爲道求可繼復有蘇良則叔雍之貲罄矣昔子貢於魯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之曰曾自此不復贖人矣竊恐叔雍之贖人不再也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四

七

魏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材專問勞舊吏部郎中薛琬乃上書曰臣聞錦繡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瑚璉任重豈寄之以弱力若使選善惟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屬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守長若其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并學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勲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此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四

八

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爲得失宜依此補叙以酌其勞書奏不報予謂亮立停年格非爲初不簡人材也薛琬之任人才亦非并棄舊勞也二者固相須不相妨廢耳然自停年格行世之不爲巧宦鑽貴幸澹墨自守者猶得叙年勞積次與衆人黨進世謂淹滯之聖書淹滯豈盡不材也若惟擇人材應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勲多少誠善其敝毋乃反爲僥倖之聖書且人才非久試不見既得其材自益宜久於其職豈可使風俗去人耶天下饒中材其甚不材者自有部刺史考効當擢去吏曹又懸三年之課黜幽之典於是乎行其大賢大材世之所希楚如堂上風標特出資格自不得限之衡誠設寄以輕重虔誠設寄以長短物豈無差等耶然一寄輕重長短於權度之中使物各以其精脩醜好輸之輕重長短而價辨焉則輕重長短固與精脩醜好互準而並行至於明珠不徑寸良玉不盈尺而所毓孕淵潤所藏山輝則初自不妨其兼鄉連城也

今以明珠良玉不可爲輕重長短遂欲決衡毀度以意稱量天下之物詎知蕪鄉連城之寶不世出母乃益長人僞而違物情乎如珣之明閑簿領當官敘事稱小有材然元又專政則事元又元又廢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則復事李神軌史謂其外託方格內實浮動則誠無事停年格若停年格予則竊有取焉耳又自亮立停年格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亦有書規亮亮書答之併見亮傳

北魏寇雋賣物與人而利得絹一疋雋後知之乃曰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九

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王還之竊高其行然不能信其中道以否偶記它書溫公自陝歸洛以俸餘買布洛布價高卽以陝價賣之南軒先生曰不如伊川場麥有來問麥價者曰依市價欲損之不荅蓋若減價便是近名乃知雋前事終涉有意又北史趙柔嘗有人遺柔鐸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于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柔初不知直然信其一言終不貳價

不欲以利動其一心誠可也人之爲善誰不如我竟使商賤賈人物以去潔已而類人不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亦一介不以與人此可謂以道義平分於人我之間矣元順不及也衛茲弱冠與同郡園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值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垂名有道可謂善觀人蓋子許無心而文生有意雋之有意在於近名而文生有意在於近利又有最下者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十

北史李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耶佛書曰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鮌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鷦鴭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大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

下爲鳥書生爲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
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
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
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陳子曰木之無心也故不
能變化松栢之不爲樗櫟也無心也雖然如松栢
者衆矣樗之爲鵠也龍之爲蠋也魚之爲鹿也鵠
之爲援也蛇之爲鼃也鯢之爲虎也蠋之爲蝶也
鼠之爲鴽也桑蠶之爲蜾蠃也蟹子之爲蠅也水
蛆之爲蜃也蛭之爲復育也老踰之爲援也胡
蝶之爲駒掇駒掇之爲乾餘骨也蠶之爲蛹蛹之
爲蛾也魚卵之爲蝗蝗之爲蜻爲蝦也蛇之爲雉
雉之爲蜃也雀之爲蛤蛤之爲雀也鳩之爲鷹鷹
之爲鳩也魚之爲龍龍之爲魚也鷄之爲鷄鷄之
爲布穀布穀之復爲鷄也臨淮之鷹化而爲鷄邵
武之鷄化而爲蛟猶曰此皆有生之性也腐草之
爲螢也朽木之爲蟬也腐菌之爲蜂也朽瓜之爲
魚也稻之爲蠶也麥之爲蛭蝶也蒿之爲蟻蟻也
積灰之爲蠅也老韭之爲莧也毒菌之爲巨蜂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十一

酒之爲蠓也醢之爲蚋也飯之爲螭也羊肝之
爲地臯也馬血之爲轉燐人血之爲野火也臯之
有爲乳爲體也星之有爲井爲石也果皆由心作
乎

易曰隨有獲貞吉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言人臣居功
當如此北齊蘭陵王長恭累以戰功別封數郡芒
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
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忌之及
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
貪殘長恭未荅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
名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
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
請問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勳今復告捷威
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豫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
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嘆曰我去年尚腫今何
不癢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
飲以毒藥而薨然則遠禍果在道不在術遠禍之
道在退不在進贖貨自穢無救於敗長恭是也郭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十二

陽當由至誠獲全窮者極欲爲王檢身之累耳
漢高不忌文吏故蕭相國出於獄中使韓彭亦請
田宅賤貫貸無免理也

李安父仕周開國封公安復釋褐襲爵周世臣也
楊堅作相躡蹤操莽引安左右與其弟惹谷永碎
首誓爲死士君子惜之安叔父璋以梁州刺史力
扶賢藩志靖克醜周公之過誘惑中應鄭寄賣友
義存君親其在斯乎而覆與安謀謂它人父

丞相吾父也見本傳

尾合逆節厄漏忠圖遂僂趙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十三

王叔氏亦族宇文之不祀忽諸矣賣國以爵賊恩
覆宗而奸官賞不忠不孝夫其覆諸感疾而殞
泣何及

許善心以陳散騎常侍聘隨時文帝伐陳禮成而不
獲反命留繫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
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
有詔就館拜如陳官賜衣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
復出北面立番涕拜受詔明日迺朝服泣於殿
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此人能懷其舊君即我

誠臣也及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暉等同往送葬
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宇文化及弑逆之日隋官
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其姪許弘仁馳告天
意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徘徊若此善心怒不
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與叔全無
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以狀白化及遣人就
宅執至朝堂已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
送之曰不孫其黨輒牽曳遂害之母范氏九十有
二臨喪不哭曰我有兒矣陳子曰世多稱許善心
忠夫善心安能忠陳亡不死殫爲技巧備極姿態
取說新君轉益富貴晚又以陳亡之術施諸隋亡
幾宇文化及之復爲文帝且蒙洛而用已也獨柰
之何以帝王之量擬之盜賊善心之信化及者過
厚矣夫國亡君弑則人臣自以死爲其道求生實
難豈有不得死耶而遭迴於衆賀之日啞啞於被
執之時有脰不自絕有齒未嘗嚙賊召之則來賊
麾之則去釋之則生害之則死推斯類也將賊賜
之衣則必服予之館則必就命之官則必拜而東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十四

向之哭比商之涕成機故態種種當在假令母死
將次第併見時日間耳惜賊之果於殺也善心機

宗之父

隋薛道衡煬帝初刺潘州上表求致仕帝謂虞世基
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及至上高祖文皇
帝頌帝覽之不悅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亦
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諫大夫將致之罪道衡不
悟房彥謙勸之杜門辟禍而不能用會議新令久
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顗不死令決當久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十五

行或奏之帝怒遂勅令自盡妻子徙且末嗟夫蓋
有以人之直言指以爲謗訕先朝而罪之者亦有
稱叙當代之德美惟明君見以爲阿諛則鄙之乃
若玉几既馮金縢遂繆燕翼方永龍韞莫板睹劍
舄而興思指鍾鼎而搗頌此固亦文人學士之所
阻勉而嗣孫孝子之所求也雖高祖道垂帝王而
煬帝誼歸臣子孰意道衡一頌乃竟罹及擊之慘
乎惟是心也它日張衡入侍而血濺於屏風史亦
何能爲之諱耶然道衡飾兢以恬請退得進好畫

言於亂世戀美仕於昏朝未遂懸車旋踵覆轍易
所謂患至撥焉未足憫也按詩魚藻序以爲刺幽

王也言萬物失其情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

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今衡方頌文帝故煬帝云

隋盧景衡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它牛所觸致死牛
主陳謝求還價直景衡謂之曰畜相觸自關常
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李士謙奴嘗
與鄰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
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十六

遠去無爲吏所拘也東漢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
共習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而死奴叩頭就
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爲美唐韓滉有幼
子第洄抱弄之因失手墮地死滉戒約其妻必毋
哭曰恐傷小郎意四事皆人所難然慮以物賤則
義愈重李以人疎則命自輕此輜所謂德毛易舉
耳宋深體於人情韓篤會乎天倫故能損忿就平
抑哀處坤此非養性定而見理明疇然乎老牛舐
犢乳雞搏狸豈人忘諸而人異乎物者正以物稟

一至而人包五常爲能靈應時出而不窮吁斯豈可與庸俗道也

金鑿子上篇卷之十四

金鑿子上篇卷之十四

十一

金鑿子上篇卷之十五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俱人臣也王魏初受高祖之命而爲東宮臣僚事敗之後惟當席臺待罪惟高祖所命耳今若不論君命而各欲死於所事其或未亂之前高祖遷王魏於秦府則戰鬪之際二人將何從乎荷亭辨論似爲有理足破千古之惑愚謂不然太子藩王固俱人臣也不允曰太子國之副君乎故太子圖諸王而有弗正在太子則當諫諸王圖去太子則惟有死而已記曰士死制何君命之俟之有

朱子與留丞相書朝士有不願爲忠臣之說恐不得爲興邦之言也予按唐書魏徵嘗言於太宗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爲忠臣忠臣良臣惟上之

所俾焉而願太宗之俾爲此母俾爲彼蓋所以責望其君之厚而非止以期待其身也若後世不願爲忠臣之說直以避其君之當爲桀紂而以堯舜諛其君且欲以蓋其承迎之跡是則奸臣之尤而何足道哉不爲忠臣亦豈得爲良臣耶夫仗節死義之士恒得於犯顏敢諍之臣故未有良臣而不優爲忠臣者也

古有將相兼材者李靖將材也不可相太宗嘗問李靖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馭

金鑑上篇 卷之十五

二

則不可用也它日太子治若何馭之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禮何損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其後太宗將崩黜勣授高宗而用之蓋靖策也用之人勿疑疑之人勿用靖乃使太宗疑用疑不失之疑則失之用失疑棄士失用棄國此授遺託孤何等而可失哉爲將者以術施之敵可也使君乃施之臣下殆矣太宗又問曰李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

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是靖能任勣不任無忌它日無忌不負太宗勣迺負靖此舉矣靖尚知人哉靖疑侯君集君集學兵法於靖而不欲盡其傳迺盡傳其書與李勣靖之不知李勣爲老奸所瞞久矣

唐太宗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咏詩旣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知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官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按高祖唐創業君太宗擬以太公以漢高自予也徒以晉陽造攻之自我而謂父蒙其成矣此其矜大孰甚焉高祖徒誇多其兄太宗嗤之太宗且欲掩父可乎太宗初許薛延陀婚旣納其聘復絕之褚遂良以失信諫今日忠信之行於蠻貊必也義乎夫復言非信也昔者孔子嘗與蒲之人盟而棄之矣言奚必信之有夫貢子女方物蓋殊方之所以效臣妾也若之何降天子之尊而以先之戎狄垢帝女之貴

金鑑上篇 卷之十五

三

而以竝之胡媼不已辱乎遂良善諫者不於其許而於其絕何也若衡山之降叔玉有成命矣而停之此失信之大者而遂良未之諫及焉何與豈謂信可負於已沒之大臣而不宜棄於方張之敵國乎夫亦是以存沒興替而爲之蓋抑不堅於信矣攷是時唐將契苾何力奉詔往省母涼州爲薛延陀毗伽可汗所執脅使從何力箕踞拔佩刀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乃止太宗聞之泣下卽詔許延陀尚王因求何力乃得還公王行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五

四

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旣許之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請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勢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狠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叛外勢不戰而擒矣帝然之后如其策然則天子蓋以禮示戎狄而戎狄自不能來乃爲失信在薛延陀非在中國也

唐裴行儉初平都支遮旬獲環寶不貲有馬礪盤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趺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

儉笑曰尔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宋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壞塚得之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俄一吏誤觸卓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有時俄顧吏曰汝誤非故也何罪二公真雅量哉夫其貴吏勿罪可能也不徵於色是難能也斯亡以動其中矣二公名將相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五

五

也有以哉或曰使獻公之不貪有曹武惠之節則都支遮旬之寶固不克於下陳矣使魏公澹無嗜好若范文正公則墟墓間物豈至爲席上之娛哉唐太宗以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杖輕下士貴吏玄宗以御史大夫宋璟監杖人於朝堂杖輕貶睦州刺史大將軍國之爪牙而使之執杖御史大夫國之耳目而監杖又皆以杖輕得罪復用大臣而苛錄小過胥失之矣

或問唐太宗嘗賜絹以辱賊吏後漢王烈之居鄉也

有盜而覺焉者以布與之二事同乎曰帝者勅大法以行教士者持清論以華俗所乘之異也太宗於是乎失刑矣且太宗賜絹於方犯之初此爲賞姦彥方與布於已悔之後此爲賞善固弗同也

唐史稱賢相必曰房杜姚宋而當時諸人之論頗不一如陸長源上宰相書稱房杜蘇宋而不及姚劉軻上崔相國書稱魏房姚宋而不及杜權德輿作陸敬輿翰死集序亦以魏易杜惟房宋無異詞以今諦之蘇許公之獻可替否在公廢私宋廣平所

金華子上篇

卷之十五

六

遜重然其相業未能遠過於姚以魏文貞之賢房杜不及而世多以房杜稱則以房杜夙事潛邸及太宗卽位首用爲尚書左右僕射共筦朝政當時天下初定臺閣制度憲物文典率討裁二人之手二人同心濟謀以左右帝成一代之制故時稱賢相必首房杜而鄭公初事太宗爲諫議大夫備咨訪貞觀三年始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十年始知門下省參議朝章國典而未嘗正居丞相之位又承房杜之後大業已定闕飾而已故止以諫諍顯而

不及以功業聞然於徵何貶耶至於杜與姚之時有見遺不能如房宋之確然者則亦有繇房杜以謀斷相資而謀之所以開者深姚宋以奇正相濟而正之所以全者大況杜任事日淺又房所薦而姚之救時應變或流於權譎耶然必曰房杜姚宋此又三代相業不易之定論也已或曰餘無狄梁公陸宣公裴晉公諸人乎曰唐三百年致治推貞觀開元而數公際遇其時君臣之間以義始終前後莫比否者有臣而無君是故詘於其遭已

金華子上篇

卷之十五

七

婁師德奮自邊鄙戴紅抹額應詔與虜戰八遇八克蓋猛士哉及積功至台輔乃能遜以受訶斷以容技忍以待濟異以遠間不詭不隨當猜暴之代而晏然以功名終攷其所爲大類曹參皆更事女主曹之賢以其隨蕭而婁之伐存乎推狄然曹無聞於輯呂而婁有開於存唐婁賢矣哉

李世勣不忠不義容易一言負人付託禍敗人國家亡賴賊性老當在耶身翼戴武氏及武氏之亂勣已死勣子敬業首事天下起而討之雖敗訖於殞

身滅族屍僂及於勦然忠臣烈士何意近出其裔
倡大誼而蓋前愆勦可謂有子積不善之報於是
焉而爽矣燕泉何氏謂徐氏覆宗之禍距勦死才
十一年謂天之報施嗟夫使天之報施逆惡率以
令子則世之子孫爲善不幸而罹禍舉爲其祖父
不善之報而首鼠草間全軀苟免妻子之臣且反
爲家之孝子矣蓋何氏以惡勦可也浸淫殆及於
敬業不可也

尚論人物當就其明志大節觀之未易以一時成敗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五

八

若是其幾也駱賓王首事信草草武氏之不韙是
亦天也然其臨朝一檄懸揭逆臧布之天下曝
之日中雖不幸而敗迄免其身妖狐之魄視矣亦
博浪之一椎也哉余嘗讀其傳而悲之以彼其材
將馳軼於功名之塗鼓行而前孰禦而卒遭迴於
下位沒身而不進蓋骭胼奇介之士與及觀其爲
武功主簿所上表吏部書乃惓惓自託於徐元直
李令伯之流繹其詞旨蓋慈孝之誼藹然斯豈慷
慨獨立執一槩而已者且其言曰義士期乎貞夫

忠臣出於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
以事人然則公蓋天性忠孝而其所立固已素矣
蘇良嗣高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惟竹江南
將時上死宦者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囚之上書言
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遇
薛懷義於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
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
毋犯之二事皆人臣之所難而良嗣能之其倜傥
伸其剛烈直往而不撓真古大臣風而史稱當世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五

九

恨其少學蓋求之備矣豈亦太史公評申屠嘉無
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者耶

高宗時將幸汾陽宮以仁傑爲知頃使并州長史李
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
災廼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
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
之高宗聞之嘆曰真大丈夫也狄公之爲大丈夫
乃此乎見耶公巡撫江南吳楚之淫祠毀者千七
百所何有於妬女祠帝也驟聞而激賞之有懷於

中而見以爲不可及者與且道有妬女而避之若宮中何帝悅而不能釋也

王方慶爲左庶子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今東門殿名多嫌諱請一改之制曰可及爲相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問曰卿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王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按前一節舍唐悟魏文侯之事也後一節左師觸龍喻趙太后之術也易所謂于巷以遇主公其近之又武氏嘗問數夢雙陸不勝而對曰宮中無子以感悟后李邕爲狄仁傑傳則曰仁傑李繁大唐說纂則曰方慶而新唐書無採之蓋綜其實然則公倦倦爲太子卒返周爲唐其功蓋梁公之亞也

寮友誼均兄弟若推而上之雖其父母猶已父母古人處此良不鹵莽唐狄仁傑以薦授并州法曹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柳宗元徙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五

十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五

十一

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詞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二公爲其僚若友親在迺甘心以其安易危之死而不悔他尚足動哉徐大玄爲杭州叅軍哀其僚張惠以賊抵死而惠母老迺詣獄自言皆受以薄其罪惠得不死而大玄坐免官十年此又寧爲其僚分過以安其母之心以遂其子之孝者韋綬將爲進士舉首以其友楊凝母老讓之不對策此又寧推美於友以爲其母榮者今世士大夫處僚友若梗萍相值無少顧念事利害僅毛髮以秦越人視甚或擠焉矧推念及其父母此四公者皆唐事而可以激頹俗故竄而存之

李昭德爲相而笞殺王慶之擄殺侯思正勇哉此申屠嘉所不能得之文景而昭德行之武氏之世蓋古之大臣者與史稱其頗怙權爲衆所指目弗察矣當官而行矯枉拂邪則有之以守道也何怙權之有檢乎丘惻迺爲群小甘心焉武氏惑之以放於死悲夫

徐彥伯爲武氏任酷吏頻起大獄王公卿士以語言被引廼著樞機論爲世戒欲人慎言也亦庶乎孔子言遜之旨耶至乃與張易之等入禁中爲武氏撰三教珠英又會郊祭上南郊賦誦矣或曰遜以辟咎不亦可乎曰不預撰三教珠英者無朱敬則耶武氏何嘗罪之况義所不可焉避咎

何易于益昌調羅江宰相裴休出鎮綿州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蓋刺史自以養縣令廉約也然亦自易于爲益昌嘗腰笏引刺史舟一事有以動之予謂使邑有蔣況則郎中令且求蔬飯而過其軍邑有何易于則裴刺史不敢盛車騎而入其界夫風之乎誠在乎人之有以自立何如耳

徐有功以當報皇甫文偉之獄公知有法已矣曷文備胸中哉報怨者以直折獄者惟允公是謂耶或曰文備酷吏也公母念怨自當疾惡夫無其隙焉得而舍之是爲惡人者常幸也曰不然公所閱者獄耳就事而論按之以法故稱平焉若摭其它故使罰浮於事是又羅織也何以服人且爲文備多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五

十二

矣可盡殺乎抑公之爲此所謂仁術焉公之正色而理寃多矣群不逞之心必有以私譖公於武氏者是役也所以少降酷吏之氣而大信於武氏之心公之道自是行矣

漢王允既誅董卓蔡邕在允坐有嘆息之音允責邕爲王臣世受漢恩國王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便使收付廷尉邕謝不聽竟殺之嗟夫邕之赴卓非其雅懷本以避刑愴然就僇然其帷帳密謀所以佑扶善類衰止竟心功亦有焉遷延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五

十三

懼禍不卽自裁斯其清行之累耳座上嘆息之音得微存亡今故之感耶允遽執而施之過矣唐張柬之等既遷武氏於上陽宮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耶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刺亳州元之之涕非特伯皆之嘆矣邕以此見殺而元之乃僅出刺亳州蓋柬之之不爲允也又按張柬之等之首謀也元之適自靈武至於是柬之等遂以其謀告

之斬關之舉元之亦與有勤而隳功蒙訾潛焉涕之無從也豈以是自媚於賊后哉是時辟陽雖去產祿方張元之固以預覩其敗故不欲與享其成盖亦士孫瑞推功不侯之意也然知而不告徒以孫免固亦憂國之不忠矣君子曰元之雖知其猶在薛季昶劉幽求之後乎

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姚崇爲相奏請除之夫除之此固非本務也而縱之可乎倪若水之奏曰蝗是天災自宜脩德斯假人於越而救溺于者論也盧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五

十四

懷慎曰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夫將孕疹長厲而以爲保和是盡糜人以餌蝗也已且夫除毒蠱攻蠹物除狸蟲去鼯鼯除水蟲射妖鳥非先王之灋乎唐劉禹錫管叙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然九齡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枚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原禹錫以王伾叔文事被黜憲宗欲終斥不復過詔雖更赦今不得原後它宰相哀其才稍稍內徙而終不逞故持此論以撼諷時宰非焉

論也攷史稱九齡以雅厚稱非苟爲收者公嘗著言六合元元之衆宅生於刺史命懸於縣令不宜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盖公意慎簡守令以重民命言之間仁心藹然烏在其失恕乎且善地非所以竊惡人知其不才而放之又何善地之有古有以禦魑魅投畀豺虎盖放而流之必至此而後可者鬼神亦福善禍淫苟妄畏陰責則陽明之世刑賞皆失矣

張九齡以忠亮大節事明皇時上壽千秋節群臣爭獻珍異而九齡獨上所爲事鑑號千秋金鑑錄備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五

十五

陳儆戒之意盖參阿天保之所以祝其君也頌而不忘將之以規謇乎八臣之風與九臯公季也爲嶺南節度使楊貴妃寵盛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至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而九臯獨以所獻精靡加三品吁媿乃昆矣

唐明皇嘗謂吾相韓休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世善帝知休亦謂帝能抑情克己爲天下用賢也以李林甫傳攷之林甫之相天下所惡德林甫嘗爲已故

比周阿黨以行其私。休負帝弘矣。廟謨顛倒。四海動搖。五十年來。作瘡痍。果誰爲之。雖暫肥天下。旋縱虎狼。使食其肉。如勿肥可矣。

唐秘書監姜皎得罪。中書令張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仙先豈容復濫哉。帝

金鑑上篇

卷之十五

十六

然之嘉貞不悅。曰。何言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夷州刺史楊濟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占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張廷珪爲黃門侍郎。奏曰。御史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三事先後皆開元時。而燕國諸公之論蓋上尊國體而下流福於士大夫弘矣。

李林甫善刺上意而養其欲。楊國忠又先李林甫意而中所欲。故玄宗雅安林甫相之。至十九年。林甫又雅無甚國忠也。然卒之賊玄宗者。莫林甫賊林甫者。莫國忠。夫蠱有尾。無或犯之。鼯鼠之口。其故食牛至心而勿之覺也。二子鼯鼠哉。

唐玄宗好道而宰相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迎上心而市寵也。小人哉。賀季真一代嘉德爲秘書少監。天寶初。以夢游帝居。廼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賀亦饋糟餼醢。耶先幾察微。迥然遠遁。留侯赤松之託也。然君子謂賀哲於謀身而疏於悟主矣。惜哉。

金鑑上篇

卷之十五

十七

金甌子上篇卷之十六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楊萬頃殺張審素二子瑄琇爲父報讐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罪或曰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鄠縣民甄婆兒報母讐殺人詔决杖遣之惜乎瑄琇不遇聖主也

金甌子上篇

卷之十六

一

余按唐本傳議殺瑄琇者裴耀卿豈林甫亦一時預議者耶傳明言審素爲雋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則是審素非有罪也已而纂仁復告審素與董堂禮謀反審素卽反者至是且擁兵决計起矣豈一介之使馳咫尺之書遽可縛而獄耶汪也不請輒獄審素審素亦不詞而就獄其非反者亦大故可明也堂禮不勝忿而殺纂仁因以兵賜汪使爲雪罪此不過武人憤遺一朝亡懼之至耳事起雋州審素獄於雅州其與聞乎故

又非有瞭然不疑之跡也汪遽當審素以反實何也琇與瑄方以弱稚之年氣雄萬夫狙擊父讐如撲園豕又條狀繫斧將盡陪厥餘而其心焉然後以一死白官其孝烈夙成千古一見也夫春秋之義父不受誅子復讐而可然則寢苦枕戈以誓衝讐人之胸非二子所耶而日格子乃以爲琇知父之冤而不知詔使之不可殺有親無君不可謂孝夫馳按狀者詔使也不按狀而移怒焉以逞詔使乎吾見楊汪殺張審素也琇與瑄爲父審素殺楊

金甌子上篇

卷之十六

二

汪何疑於詔使之不可殺之有

唐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驛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歛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邇何以過此乎後唐廢帝子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石敬瑭反廢帝如河陽重美居守晉兵至劉后積薪

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后以爲然後及重美俱死予謂唐玄宗之不焚左藏重美之不焚宮室皆瀕國之危亡而有君入之心然重美非自作之孽而惟不可追之禍可哀矣玄宗貴爲天子不能藏富於海內平居利日月之入以豐其私賄一旦有事而卒爲大盜之積雖運之未衰福之未艾以有反正之日然亦不可不謂之倖也

陰陽之和不一類萬民之主不阿一人若玄宗之

金鑾子上篇

卷之十六

三

阿祿山可惟也祿山營州羯也開元中犯法當死幽州節度使執送京師玄宗詔原之宰相張九齡識其有反相執不可不顧也天寶三載祿山以范陽節度使來朝肅宗時爲太子識其反相請以罪誅之亦不聽帝嘗一日登勤政樓坐左設大金鷄障施一大榻詔祿山坐太子諫其寵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是則雖帝之於祿山亦心知其必反矣曰我欲厭之至降其帝之尊與連榻又進其豔妻與之陪枕席挈天下勁兵健馬悉畀之

是使之必亂而何以爲厭哉

唐玄宗以父則殺子以夫則棄妻何有於兄弟而獨數數然者哉蓋宋王成器以天下讓而有以養其不伐之良心也史以爲及而天至則過矣或曰宋藝祖非讓天下與已而太宗遷其嫂殺其姪則何居曰讓不同也宋王之讓讓也藝祖之讓而以爲非裏也夫枉斧之聲在而意宋氏之竊有以尼其先也宋王之讓讓也藝祖之讓而以爲不終也夫金匱之書在而懼德昭之將有以擬其後也或曰天下者藝祖之天下也受人之天下而有不恩者乎曰始陳橋之事蓋非藝祖之本謀也太宗實與諸將密而遽以黃袍強焉太宗以爲手天下以授兄而今返之也

金鑾子上篇

卷之十六

四

嘗疑唐相楊綰是日麻出而郭中令公方宴客聞之遽命減其座中聲樂之半以爲中令以一代宗臣制行豐儉不能自裁而顧有所畏及讀蔣洸傳洸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勅麾下曰蔣洸令縣供億富有素去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

也由此觀之蓋公盛德平生所存務欲成人之美類如是

蘇東坡言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余謂東坡待子儀薄矣子儀無是也子儀之見廼不出鄴巫嫗耶使西門豹笑人矣

薛仁貴脫兜鍪以見突厥而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六

五

拜郭子儀免胄見回紇大會而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史所謂蜚英騰茂旣久方築壇推轂之初人已失匕箸者况臨陣耶然仁貴遂進擊突厥大破之而子儀卽召與飲遺錦繡結歡與之誓好如初蓋仁貴驍將子儀重將固不同也抑仁貴之力度足以勝之欲因使大創以厭其復來子儀散兵未合而虜衆數十倍故將示之至誠以服其心然假好於悔罪之回紇而并力於棄親之吐蕃因師于戎內以不疲煩中國而外以離戎狄之合

使不復相爲用則大計存焉夫誠與謀合威與信行此今公之所以未易可及也

狄懷英郭子儀皆忠之盛者與艱以存其貞晦以用其明其志定故不易其事其意誠故莫媚於物其材具全故迄成其功弗露其倪賢哉夫周之缺軼實之沾沾者殞矣抑狄又難也其又有苦心者與或問姚宋可以肩狄乎曰一代之良也然宋也直而姚也譎直或先事之幾露譎或自全之計長以龜其濟乎則未之必也曰郭子儀更之則何如曰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六

六

斯二公者蓋易地則皆然

唐郭子儀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不報僚佐以宰相不知體爲言子儀聞之謂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率多跋扈凡有所求於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人主以不可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我矣德宗自復宮闕常恐生事姑息藩鎮渾瑊嘗令人奏事不遇喜曰上不疑我

丞相楊綰卒太常請易名文貞奉符蘇端駁議謂公

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梁肅不然之乃代太常答謂公與元載猶荀爽之於董卓晏子之於陳氏又曰况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爲簡適見清節請如前議於是朝廷卒從之兩議今見文粹攷唐書本傳綰嘗以待郎歷禮部吏部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因建言大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卽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寔以散地處之然則載之薦公果非善意也常袞傳袞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六

七

寔寔意耳

素嫉怒綰及綰卒有司議謚文貞袞微諷比部郎中蘇端令駁之毀綰甚過端坐黜官則端之毀綰寔寔意耳唐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爲相又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故事常袞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宋渡江初呂頤浩爲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此一事而唐宋宰相或辭或不辭或因而折收以爲已利其賢不肖何如哉或曰

史稱時人譏袞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如之何曰養賢有常祿浮於祿之外則爲利夫利而處之賢者宜不爲按唐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蓋時之譏袞者取此吾意寧取袞

耳

堂食之弊至於唐季益溢觴矣兩省每歲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

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至李德裕始一切罷之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六

八

矣

唐僕固懷恩李懷光皆身經百戰立殊功於王室卒以纖芥遂棄而從賊固克德之根心亦上馭之失其道哉然懷恩反其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酌汝不淺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光初蓄異志其子瓘從帝啓曰臣父必負陛下願蚤爲之備及懷光敗而瓘死君子謂懷恩有母懷光有子也懷光伏誅詔以懷光嘗有功有其子歸其屍使收葬懷恩既敗走雲州群臣入賀

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唐待反逆之家猶追念功勲不絕其類亦可謂有禮矣

唐盧杞爲號州刺史州有官豕食民爲害杞奏請去之詔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不如食之德宗從之且嘆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遂有意柄用矣宋真宗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早放稅卽有飛語上聞謂放稅過實太宗不悅有

金甌子上篇

卷之十六

九

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臺當按太康西平兩縣曾乃遣冀公行公至兩邑按行甚詳諸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卽位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且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爲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兩人爲唐宋間小人決然亡疑意其平生所爲皆蠹國害民事而撫機違會一旦藹然且有仁人長者之言豈其猶有不耳爲小

人者與然君子積行在躬積功在民而九重之上曾有曾不孰何其姓名者兩人一時爲片善而卽以此遇主終其身富且貴然則小人者常幸耳

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說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今按陸宣公替換李楚琳狀有云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平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

金甌子上篇

卷之十六

十

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幾之難又曰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權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奸邪也致堂胡氏謂贊之學其師承不可攷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及則權之三字宣公固已直契其義而程子乃遽空視漢唐以下諸儒槩以不識幾於閭畧漏逗矣

杜黃裳傳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脩小節頗通餽謝無潔白名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邪寧節度

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黃裳子載辭服則黃裳於行已已無可觀不特小節之不脩矣偶見唐人幽閒鼓吹載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迺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抑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審然則杜公清儉一德內孚於深閭外諭於強藩蓋庶幾乎誠而動矣又何無幽隱之節操潔白之嚮稱哉按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六

十一

昌黎順帝實錄黃裳當子壻王叔文用事而處之悠然不群不黨其立節如是真宰相也

魚朝恩嘗約郭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裹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裴度元稹同相度嘗條積愆侵李逢吉欲併中之陰令李賞詠裴度曰子方為積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奏其事帝命韓皋等叅鞠方無狀積愆皆罷遂命逢吉為門

下侍郎平章事逢吉信險賊多知善運巧然卒卒售亦晉公之識之量差貶於汾陽矣公雖隱不發然受人之言不能無疑有動於其心而徵發於聲色兩激相訟而逢吉遂得以乘其敝且夫元載亦逢吉也載計不行而顧以深服於朝恩之心子儀神用襟識豈夷所思耶不然萬一疑信之間且聽其下之裹甲載必復使人騁而告於軍容此春秋費無極所以惡卻宛於子常而殺之漢劉粲之以誅其太弟義也其禍又豈如度而已哉甚矣小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六

十二

人機詐可畏而貴在於君子之有以待之也

唐淮蔡平天子詔刑部尚書韓公愈撰平淮西碑公以吳元濟之平由丞相裴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卒禽之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斷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見舊史云而羅隱記石烈士孝忠者猛悍多力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

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
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
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墜者再
三吏執以聞帝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
度必死乃伺吏隙用柳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
怒且使送闕下因召見問孝忠頃首因盛推愬功
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愬之名乃與光顏重胤
齒陛下賞不當功非所以勸人臣不推碑無以爲
吏禽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吝時矣請就
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命曰烈
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如此
則韓碑之踣又若不專出於愬妻之爲者豈愬妻
旣以此愬於帝而烈士事又適當其會與抑或烈
士者亦有所恃而後敢然與夫將相之致懸矣功
人功狗亦切喻也以信越之百戰猶不得比績于
蕭何而况是舉也度旣以謀贊天子之決復以氣
作諸將之敢身履行陣又非特指示發蹤者耶韓
之功裴非特事體固亦事實彼愬妻之訴與烈士

之念正戰國節忌之妻與客所以美忌於城北
公者是亦安足以爲信而憲宗遽入其說踣於不
暇耶吾觀退之之碑亦未見所以歸美於度者間
嘗一二及之而亦其叙次之不得不然至其所以
叙愬者初未嘗畧也不知褊心者何故乘之然嘗
反覆思之蓋淮蔡之役一時用事者多不與而退
之方盛叙憲宗斷之功且曰皇帝歷問於朝一二
臣外皆曰不可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則唱聲
和附者益不樂故群言鑄詆而憲宗卒亦不能堅
其信蓋憲宗至是非特疑愈且有不釋然於裴相
之心矣若愬之所以入蔡正緣阿跌氏以其衆當
一面於洄曲每戰克捷賊勢日窘遂悉銳卒聚界
上以抗而元濟僅憑空堞以居故愬得以乘虛而
入退之之碑亦云元濟盡併其衆洄曲而始叙愬
破蔡取元濟事而愬黨以爲如此則蒙人之成不
得爲奇不知不如此則亦何以爲直筆傳信來世
也攷是時退之寔從裴相軍中退之嘗請於裴須
精兵千人間道以入蔡必擒賊未及行而愬已自

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咸爲公恨見公行狀
神道碑及舊史云然則使愬師稍緩夜半之功且
出一書生矣愬亦何得區區矜負其白額豕耶然
愬雖世將識道理入蔡之役市肆不改橐韃以見
裴度示蔡人上下之分非恣肆矜功者是役也出
於其妻與宰之私而成於二三臣外之唱聲和附
者未必愬之本心然適足以敗愬而累憲宗之盛
德矣

談者以李愬之入蔡乘雨雪也攷史先是告裴度師期於是乘夜發出文城柵引而東襲張柴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六

十五

賊其戍救士少休蓋治具會大雨雪行七十里雪

益甚以夜半師傳蔡城下坎墻登焉是偶會天雨

雪耳師非緣雨雪亦非緣雨雪而後功也蓋是時

吳元濟悉蔡之銳士於洄曲於抗光顏而元濟所

與憑堞者疲羸不過千人愬以故擣其虛又用蔡

之降將李祐等爲鄉導故得以夜行如歸也雖微

雨雪元濟授首矣然師行雨雪因而用之自是一

奇尚宗朝蘇定方討賀魯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

方口今勞晦風列廟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

省日燕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軍餉
氣張抵金牙山取之俘獻昭陵

錢徽爲禮侍知貢舉楊憑家多藏鍾王張鄭遺蹟在
書斷畫品者憑子渾之盡獻於宰相段文昌求致
進士第文昌託徽繼以私書翰林學士李紳亦託
周漢賓於徽及榜出兩人皆無名而李宗閔與元
稹素厚善後以爭進相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
歲宗閔壻蘇巢及汝士第殷士俱及第故文昌紳
皆大怒文昌同奏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六

十六

子弟藝薄不當選中穆宗以訪於學士元稹李紳

交證之遂內出題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

居易重試於子亭而朗等十人皆落下貶徽爲江

州刺史初議貶徽宗閔及汝士皆勸徽以文昌紳

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

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今子弟亟焚之

其後朗果以次舉登第致位宰相起居易之覆試

落下非至公也然言所以深服徽者不在其拒宰

相學士之請蓋不同權勢不佞交游一公則能之

至於受人之敝而不肯發人之私書以自明則幾於泯得喪忘順逆進乎道矣是難能也大曆中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晏用令狐峘判吏部南曹事峘德晏之舉每分闕必揀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峘爲吏待炎爲宰相不念舊事有士人杜封者故相鴻漸子求補弘文生炎常出杜氏門則託封於峘峘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上字峘得以志之炎不意峘賣也卽署名託封峘卽以炎所署奏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六

十七

言宰相逼臣以私臣若從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出䟽示炎炎具道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無可奈何欲決杖流之炎苦救解貶衡州司馬夫人能容已已則裏其私怨夙負而疑之疑已過矣反乘人之不疑機而致之書先發而制之峘自以爲保富貴計無遺策矣其如人理之莫可容何哉讀徽事謂是於士大夫若饑食渴飲然無大異者因感令狐峘識士大夫間狼貪狐媚狙詐鴆毒何物蔑有吁亦可畏哉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李德裕素惡之乃言居易衰病其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遂以爲翰林學士入相而後德裕之貶敏中詆之甚力初有薦丁柔立於德裕不用及其貶也柔立爲右補闕上䟽訟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宋李昉好接賓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游雅厚張洎而薄張昞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昞朔望必詣昉或謂昞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昞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君子之於人也亡已好惡其心惟其人之臧與否焉而已小人之與人也亦亡已愛憎其心惟其人之盛與衰焉而已柔立可以訴德裕之寃而昞可以數詣李昉柔立張昞君子也以其人之臧否爲好惡而不以已恩怨故也敏中可以許德裕之非而張洎可以深詆李昉敏中張洎小人也以其人之盛衰爲愛憎而不以已恩怨故也

唐興平縣民上官興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六

十八

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爲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爲言文宗以與免父囚近於義杖流靈州君子以爲失刑而日格子曰唐文宗於是乎失刑哉未失也上官與歸獄之期於必死不若縱囚來歸者之期於幸免也是故殺一人固足以守天下之法釋一人尤足以停天下之倫或問日格子之議何如余謂不然文宗之失刑於是乎果矣使上官與父殺人而與哀號請代自父之生出於至誠如梁之吉玢然於是乎皆降而宥之爲孝子屈法以成其志以風民而出於孝情其可也殺人者與而捕以逮及其父是與既擅殺人之竟復負危親之辜而沛然來歸正免其父與於何有哉昔漢安丘男子母丘長從母行市人辱其母殺人而逃安丘追蹤得之長歸而以械自繫請罪夫歸而以械自繫與聞父械而自歸者幾無以異而長也不忍親辱之故而殺人與夫殺人以危及其親者不同膠東侯相非文害吏也而長不追於殺與也免殺奸萌而長罪隙不甚乎文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六

十九

宗惡得爲有刑也哉

唐張志寬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裴敬彛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廼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先儒謂子生於父母一體而分喘息呼吸其氣常相通也若母之指齧而兒痛在心兒之口噬而母汁于乳者非此理耶東漢蔡順母有急客顧出求薪母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劉宋朱脩之被圍城廂脩之母在家乳汁忽出甚佳之梁滅荀有孝性當入宿直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病亡看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推此而終天悼殞明冥殊塗然而隻雞卮酒馨香達之有赫斯臨不俟頃者感通之故未可遂委之恍惚矣惟其心誠於孝而無以間之之謂與今人當偶富貴輒高廣紅黃喜徵于氣或接遇上人得一顏色則夢有朕兆至或親有過不遠千里之外而澹今寂然若罔聞知此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六

三十

非其心誠于富貴而或火殺於父母耶所謂仕則慕君者耶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二十一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七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劉棲楚之險躁也阿宰相李逢吉爲盡力進裴度使不得更入相其人蓋八關十六子之一而自爲拾遺乃能諫敬宗之晏朝數游至於叩額出血楊虞卿之佞柔善附麗倚宰相李宗閔牛僧儒爲姦利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七

世謂之黨魁而拜監察御史乃能諫穆宗之逸游拒諫何躬市人行而口烈丈夫也哉儉佞小人知榮利之可求而又未嘗不知美名之可掠也特其好名之心終不若好利之切而既規利於宰相復取名於優柔不斷政非自出之天子兩得之而無少損夫何憚而弗爲哉君子曰唐劉棲楚楊虞卿漢杜欽谷永其姦也

唐武宗初立以非宰相楊嗣復李珣意聽仇士良言遣中使就潭桂州誅此二人戶部尚書杜悰奔馬

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於是李德裕與崔珙崔鄆陳夷行三上書奏謂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究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乃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流涕極言竟釋之懿宗時恠爲宰相一日兩樞密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恠受宣他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起避公慶出書授恠發之迺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

金鑾子上篇

卷之十七

二

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恠反覆讀畢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公慶去恠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祚固當以仁愛爲先豈復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曰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見恠徵請宜意恠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恠曰勿爲它慮旣而寂然及延英開上色甚悅兩事相類而以仁

愛養君之初心以忠厚存國之大體恠力也恠純臣哉又按楊嗣復以牛僧孺李宗憫黨牽連入相而李珏同相又嗣復所引李德裕旣與僧孺宗閱讐陳夷行爲德裕厚嘗與嗣復珏先後相議論相短文宗爲罷夷行相而獨相嗣復至武宗初立迺欲首誅嗣復珏二人而德裕夷行救之獨力盖二公非特爲嗣復珏也其所全大矣劉昫舊唐書此事迺無李德裕然德裕以武宗立之年秋自淮南入輔政明年始有命使往荆南桂管殺嗣復珏之

金鑾子上篇

卷之十七

三

事則德裕時方首相不宜無與今會昌一品集中論救楊嗣復等三疏歸然

武宗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楊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璿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記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止庾敬休拜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視朝宰相群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注載錄季送史官如故事詔旣而執政以幾密有

不可露寵之按史官隨宰相入侍仗下美惡必記之此貞元開元事二臣何不引以爲比且嗣復宰相也而欲自爲史庾敬休史官也而欲受成於宰相異乎吾所聞矣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於鳳翔或言昔憲宗時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四月至長安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七月帝崩按四月迎佛骨至禁中七月而帝崩或者之言驗耶曰不然此枯腐安能與知人生死人生死天也或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七

四

言憲宗迎佛骨而無救於必死可也謂憲宗以迎佛骨死則非也使憲宗無迎佛骨亦死懿宗毋迎佛骨亦死蓋論事於人主者惟明義理以爲之斷而無必以禍福之說恐而撻焉斯可耳敬宗將游驪山或叩頭諫以天寶事者敬宗曰驪山若是險耶朕宜一往以驗卿之言及往而返謂侍者曰彼叩頭之言安足信耶吁此皆唐事也

佛氏之說云輪迴五道無有窮已謂人出沒於生死海中人可鬼鬼可人也如此則一人一鬼一鬼一

人絕於此育於彼攝入鬼錄曾無踰時生登民版愜有定數既不由世道盛衰爲之繁耗亦不由造化合散制其死生此悠繆不經之至易晰者矣且復歷世賢聖今化何人本家祖宗更聯端屬甚者牛羊犬豕皆且以爲吾祖而奉之吁猥褻極矣

鄭蘊武無它技業可槩見然始爲州能以一州之力傳檄歛黃巢兵使毋犯境任滿去州雖他盜至不敢取所藏庫贏錢曰鄭使君錢何敢犯其威重如此斯豈碌碌無材具而然遭王政廢絀抱奇弗洩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七

五

故托詩以諷其語多俳諧苟以匿景晦跡混世免患一相豈其心哉搔首之言匪曰自量蓋審勢洞化知不可矣固讓而後始就位三月而乞骸君子以是服其見幾之豫而違害之遠也不然白馬驛之禍且朝暮及之無救於唐亡而胥及溺亦何爲哉而作史者徒善其自知不亮其知時之哲也亦淺乎涯涘蘊武矣且謂繁輩不次而用押豚牖拒羆牙爲趣云夫以唐之亡非一日歐陽永叔謂其大勢已去雖有知力不能爲者以孔明之賢不能

文漢於既衰而欲以興唐責之繁不亦難哉

唐僖宗乾符六年黃巢陷廣州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群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畧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葺爾賊柰何捨之令四方解體耶鄭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卽巢機上肉耳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及巢破江淮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

金鑑子上篇

卷之十七

六

威內嬖將之策以保境爲解蓋失於朝廷馭之無其道非攜倚之失其人也攷是年黃巢屢爲高駢所破遂趣廣南陷廣州而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佐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勅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其處分已大定屬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而廷議不從遂失事會是朝廷實未嘗用駢何得以用駢拒巢之請爲攜罪乎或曰

金鑑子上篇

卷之十七

七

史稱攜素不悅王鐸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者果如是攜罪不容死矣曰事之有亡未可知然鐸傳鐸移檄討賊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賊數蹙而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功出于已乃構鐸於帝故鐸功危就而讒見奪是固亦非必攜之罪也

杜曉祖審權父讓能皆唐相昭宗以王行瑜等兵犯京師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屢辟不起及崔遠判戶部又辟之或謂曉曰稽康死子紹自廢不仕

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舖席
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爲之起累遷至翰林學
士梁太祖卽位歷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友珪立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爲亂兵所殺
蓋君子之事其君以義故不爲苟合也其祭先以
禮故不爲苟豐也曉之父相唐無故而殺之曉亡
能譬君亦安能忘親夫茹哀不仕以終其身不亦
善乎誰謂庶人不足以祭其先哉昔稽康死紹仕
固山公之勸而亦康之遺命也彼曉之爲或人起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七

八

母已幸乎君子謂曉仕唐不孝復仕梁不忠等死
示爲其君死而死於盜賊夫紹之所以得追於君
子者以其猶有蕩陰之節也曉不爲紹之罪人哉
唐莊宗時張昭以游士攜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
卽署府推官奏授真秩加監察御史憲爲北京留
守昭亦從至晉陽莊宗及難鄴中兵士推戴明宗
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計乎憲曰我本
書生見知王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覩顏求
生何面目見王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能

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
能成憲之節謂昭能成憲之節不謂昭趣憲之死
者何也昭知憲當死亦料憲之必能死故也昭與
憲可謂相知矣憲死而昭不死以留守推官御史
更事明宗夫幕官奏授加憲職焉昭不能爲憲死
獨亦不當爲莊宗一死耶旣仕明宗至禮部侍郎
御史中丞已更事晉事漢事周又事宋歷封數國
君子謂昭能成憲之節惜不能自成其節也

新唐書載楊涉昭宗時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七

九

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陵慢
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與其子
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累
汝然以謙靖終免於禍今按五代史涉名列六臣
傳中當昭宗時仕已至吏部尚書非侍郎也及朱
全忠篡逼涉以唐宰相領押傳國寶使奉寶朝梁
主於金祥殿北面舞蹈再拜賀梁遂拜涉門下侍
郎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終其身富且貴豈特免
禍耶然謂之謙靖可哉豈宋亦偶弗之攷與資治

通鑑載唐禪梁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館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恐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孟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矣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陶岳五代史補謂疑式諫父恐事泄卽日佯狂時謂之風子容齋三筆亦謂疑式病父失節託於心疾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至胡三省攷異乃曰按世宗實錄疑式仕梁未嘗有疾唐同光初知制誥始以心疾罷明帝及清泰帝未

拜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書三十枚謂之盡日筆王大喜卽命循以舊官禮部尚書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循父子無庶耻一至此涉與循雖同入六人傳疑式亦牽連入梁又仕唐晉非守節不仕者然授人富貴當國家禪受易代之際父子相顧猶有吝且嘆息之言度梁室富貴非其心受之者直畏禍耳蘇循父子方持此求富貴不止涉父子要爲猶有人心循楷

(真)囊鏡之不若哉

朱全忠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其兄全昱視之顧全忠曰朱三尔作得否及宴居官中會諸王飲博全昱已封廣王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進之呼全忠曰朱三尔碭山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爲全忠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按全忠有兄如此此獨不愧朱五經兒矣余嘗惟全昱不能自爲及爲其三子辭封雖身死牖下而三子終是殺知赤族之禍而不

能辟也然亦可謂難矣史稱全昱無他材能以其明理識勢如是豈司馬孚所望初全昱當晚唐時嘗一爲嶺南西節度及見全忠無君之萌遽斂身求退使其更能超然遠引於唐梁之際則魯叔肝吳季札曹子臧之儔夫何遠焉

李德裕平泉山居石刻云吾後世有以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吾子孫也又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後五代時唐莊宗入洛張全義監軍者得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因託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七

十二

張全義復求之方于戈倥偬之時而其子孫不忘守其舊物如此蓋亦恪承先誠然矣嗟夫莫寶於吾之身吾之身已不能遂有之數窮景滅還爲造物者所取去百年之後卒歸之宇宙之寥廓以爲亡可誰何也一花一卉之奇一水一石之恆所以爲耳目之娛今耳目已無所傳而顧區區欲留其所以爲娛者於後世不已惑乎而况夫時運推移市朝遷改洛陽之銅駝棲于荆棘茂陵之金魚出於人間亦何有于一園而唐之諸公房魏諸賢仁

人之後不幸衰廢竟不能保五畝之宅而爲德裕之子孫者乃必其毋以一草石之細與人祇恐衣食之計迫於身外之娛不待爲權勢所奪將有持券而鬻之市者雖刻石之戒亦何爲乎若衛公者可爲惑之甚也然監軍者苟知念夫外物之在我有不足恤先志之在彼有不當違則一朝與之亦可以毋慘而顧以小靳片言之不遜卒害其身不可悲已哉善乎東坡之記寶繪堂曰凡物之可喜而足以悅人時復蓄之然爲人所取去亦不復恤此可以砭衛公之惑歐陽子菱谿石記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亦何必取而去也哉此達人之言而恒情之所不察况乎惠腐之餘亦何足以明此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七

十三

容齋續筆引薛居正五代舊史韓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實儀乘驛往案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勵坐除名洪氏謂本只馬

氏子一人遭殺而族誅二十四家頗歸咎周世宗
苛斷好殺而不及儀若寬之者余以爲事在餘人
誠亡足責儀被服儒者以學行見信幸人王平居
樹立謂何而畏威希旨輕殺人以求全富貴此則
深可罪也惟明王可爲忠言世宗初自怒賊殺人
不辜有司莫討耳儀往已考驗得實某某殺人某
某疑某某枉濫備以狀上使詞覈而旨惻事具帝
見之移矣不則以死繼之寧以一身易二十四族
休明之朝亦何遽至此史稱魏仁浦事世宗世宗
金鑾子上篇 卷之十七 十四
卜急輕殺僂而仁浦營救因獲免者十七人從征
鋒刃之下無橫死者然則惟儀無能爲仁浦在廷
諸臣又諸皆儀比故世宗成其過此非世宗之罪
也談死亦著儀自周朝負文章識度有聞望以公
台自許急於大用乃設方畧以經營之爲端明殿
學判河南府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欲期恩寵以取
相位洛人苦之又嘗奉詔按筠州獄希旨鍛鍊枉
陷過多筠州宿州疑一獄所傳聞異不然則儀枉
陷又不知幾獄矣儀豈不知勸人主以省刑薄稅

爲盛德事而一念圖相位繆迷失路遂至如此然
相亦迄不得也仕宦會合要自有命焉耳自歐陽
五代史出薛史幾廢宿州之事遂不傳朱子又以
儀爲宋名臣采其言行而錄之不復摘其言繆
至宋史闊畧又太甚儀事世遂無知者余故因洪
氏之筆參以楊文公所錄而聊記于此以發明儀
之隱微且以爲誠焉

金鑾子上篇卷之十七

金鑾子上篇 卷之十七

十五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八

明上虞陳絳用揚閣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宋太祖待周世宗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從彬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予自沽酒飲太祖及太祖卽位諭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太祖從曹彬求酒求官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八

酒耳官酒旣不可予詞拒之足矣必自沽酒以飲太祖謂此霑霑者賈小忠市私惠納外交近於微生高之乞鄰與醢僖負羈之餽殮寔璧矣是時太祖霸業日起物望漸歸當五季草昧之際彬亦以周室至親乘間蚤自貳焉乃曰不欺主可乎周國之社稷已墟故主之子孫爲庶而彬位窮將相尚云不欺主太祖之論彬暱矣誠不若太宗之論范質猶得其公也

宋太宗曰范質可謂賢宰相惜其欠周世宗一死耳

余以爲人臣事君策名委質有死無一天之制也質自後唐長興中登進士第入官歷晉及漢至周已四姓質賒人死多矣一周世宗耶或曰質至周廣順始相然則必相乃死人國事尤非也或曰假質死於陳橋之變尚亦不負周世宗乎曰無及矣周爲宋豈一日耶夫霸府之威名舊矣五代相傳禪有故事當恭帝時質爲宰相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者上書質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兵而質不悟也及陳橋之變蓋赤白囊未嘗審其虛實而倉卒遣將舉國之兵而授之質於宋若佐命焉而謂一死足以報周世宗耶或曰使質不死晉死漢而廼爲周死其庶幾哉亦周世宗之豫讓氏矣然質常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雖朝代遷質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其言如此則質固馮道中人其不死固然耳

陶穀唐末由小官受知宰相李崧顯崇顯入晉李崧爲蘇逢吉所陷下獄穀厚誣崧於朝李昉崧族子也以告崧嘆曰單州判官也吾取爲集賢校理不

數年擢掌誥命吾何負於陶氏子哉及松遇禍穀問昉識李侍中乎昉曰遠從叔耳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嗟夫世乃有以怨報德若穀者乎穀父渙以夷州刺史唐亂爲邠帥楊崇本所害穀幼隨母柳育崇本家至於長仕且貴終其身迄于不聞有它此固穀義與分天者也世廼有以德報怨若穀者乎

宋太祖卽位詔以文臣知州分刺史之權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以分節度使之權蓋厭猷弘遠矣皆趙普協議於帝之爲也及始置參知政事尋詔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所以分宰相之權普卽不自安求去何哉

趙普傳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剖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按普臨政處事自是渠習於吏事非關論語普事中論語幾夫讀書致用乃以義理厭悅於心久而出之沛然豈今日讀之明日用

之也然普事止此今世傳少微通鑑却傳會普言自言某讀論語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則已極誇誕匪徵於實夫簡秩太重離部上下可也前十篇爲勘亂之畧後十篇爲致治之謨何物語哉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久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卽位召任兵部侍郎不及見而薨出邵氏見聞錄而石林燕語亦載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爲代

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而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而問因力爲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它兩書詳畧小異又按東水記聞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典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止則太祖之疑彥卿實萌自趙普一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五

開之釁以懼之乎後雖常人吾任其必然而况在

晉公亦何足以爲異謂之陰德者耶

宋張公詠知成都討劉玘兵迴有以斬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其中傷被體主帥令赴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按戰後論功先吊死而後問傷傷瘳優於俘斬刀傷優於箭傷重傷優於輕傷而傷在前者迎敵傷在後者避敵因而稍致甄別第其賞罰此固今日軍中所以激勸將士之大端也按唐杜伏威用兵選敢死士寵厚之與均其苦每攻戰罷選創在背者盡殺之故人思奮戰無堅敵南詔用兵其法亦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殺斬殺則已誅矣今欲肅士偷賈士勇蓋亦畧仿其法戰後檢閱一施勸懲乎

宋史稱真宗初年李沆爲相王旦叅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

王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蓋文正至此已不能自亡悔然儒林公議又稱真宗祥符中行封禪之禮興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旦爲相迎合其事議者或罪之旦謂人曰自古帝王或馳騁田獵或淫亂聲色今王上崇真奉道爲億兆祈福不猶愈於聲色田獵之惑與夫文靖以土木禱祠之憂與聲色犬馬同且爲旦它日憂之而且亦以此深服沆之遠識至是則方且以爲瘡乎彼夫旦可謂恕已量主善乎其自寬也謂爲大臣之道不可也

湘山野錄寇萊公罷相移鎮長安情況寥落忽天書降於乾祐縣或稱上意欲公保奏取信天下公從之士論譏惜未幾召入相有門生曰某有三策第一莫若稱疾求外補第二朝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上奏少救公生平第三不過爲宰相耳公不

悅竟有海康之謫按史準罷相改節度山南東道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因此復入中書則所謂稱上意欲公保奏取信天下者王公旦也天書之事旦已身爲之至是乃薄餌公以利而重分公以謗旦不欲公獨爲祥符天禧間完人矣始準固不欲壻王署與周懷政善因力勸成之然此等事豈宜決諸子壻哉以彼其平生然而爲之陷於其中而不自覺他日愧悔宜不踈海康之謫矣門生三策錄失其名史又佚其策然青出於藍詎不信夫真宗初卽位王欽若與母賓古同位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自五代訖咸平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啟蠲之欽若得賓古言卽夕俾吏具其數翌日具奏真宗愕曰先帝何不知此欽若曰先帝固知之特留遺陛下收天下心耳真宗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欽若甚異卒用爲相欽若真小人也然昔人云仁義

蹈之則爲君子此亦可謂有君子之功矣使賓古
初不欲獨上將從更欽若使奏之者欽若從之可
不謂服善之勇耶使欽若能贊賓古之決卽相與
傳名同進翊濟斯美則固亦光明俊偉君子事也
雖然賓古一念而天下實陰被其賜雖其功之不
必自我出可耳昔晉梁山崩伯宗路受絳人之言
以告子公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績乎攘善也欽
若攘人之善終不得爲有功獨其一言感主威致
大位既而天書符瑞謾詞調說以蕩上心東封西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八 九

祀禱祠土木之紛紛而煩賦重役以困小民使天
下頌君子之功未幾而被小人之禍無已孔子曰
未有小人而仁豈不信夫 丹鉛總錄亦載此一段
用脩不讀宋史却於李異嚴送湯司農歸朝亭內
見之遂爲此事史不書當爲表出不知用脩所謂
不書是何史也
當景德祥符間不聞馮拯相業天下亦雅不以拯爲
君子及史稱拯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
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錢惟演營

入相拯以太后姻家力沮之遂出惟演河陽其持
守嚴趨向端矣雖謂之君子其可也

王曾爲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
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朝服見卿卿勿以朕
爲慢也其見尊禮如此余謂爲朝廷侍臣使人主
不冠不敢見者汲黯也使人主不冠服則亦不肯
見者竇儀也使人主思之至於不及朝服而見者
王曾也

仁宗時丁謂爲山陵使雷允恭爲都監判司天邢中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八 十

和謂允恭曰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允恭入見太
后言之后使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
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詔兩府議遣王曾覆視曾
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
地太后怒欲併誅謂馮拯曰帝新卽位亟誅大臣
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降謂太子少保分司南
京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
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
行否確曰方欲奏知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

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士可殺不可辱也按丁謂大奸邪一漕官小官耳而三人悉力保護以畢屬其腰領果宋之天下三百年士大夫鮮爲以誅死者固藝祖開基之盛德亦其臣維持之力也哉拯惇確三大皆小人而其所執有大臣之節君子不逆詐與其潔也不保其往故余於是取焉商鞅之治秦也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既黥公孫賈剗公子虔而囂然猶未以爲厭也已而身犯轘裂方悔爲法之自禍亦大遲暮矣蔡確一發仁言以忠厚輔宋治而車蓋亭詩之事異日卒賴以全其身故賊人者自賊也存人者自存也吁可不畏哉

宋夏秋公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頗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帑欽程文簡爲三司使獨謂仍舊便若歿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重複矣張文定爲三司使前使王拱辰請摧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覲上問曰河北再摧鹽

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摧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二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錢是也豈非再摧乎仁宗大悟手詔罷之觀王拱辰之請張文定之對仁宗之罷行始悟程文簡之卓識爲不可及也

李文定爲宋名相獨嘗知徐州奏所部鄴兗州欲行縣因祠岳爲上祈年禱皇字此何爲也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廸所宜其毋

金鑾子上篇

卷之十八

十二

令往真聖王之言哉王荆公在金陵神宗嘗遣內侍凌文炳傳宣撫問因賜金二伯荆公望闕拜受既語文炳曰安石閒居無所用即庭下發封送蔣山常住置田飯僧祝延聖壽置田飯僧祝延聖壽既誕妄且亦豈所以尊君賜也

王博文幼孤母改適及登朝謂子無絕母禮請恩封母死又謂古之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以厭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謂非禮按父在母出父絕母父

歿母嫁母絕父惟子母自無絕道耳故報之以人子之私情祿養可瞻恩命不可踰服制不可濫也博文既拔天子恩以錫失行無義之婦復違先王典以服絕族無施之母是焉而可則奚不可耶或曰以喪而祭則如何曰以喪而祭如以祭而喪皆非禮也古人重喪祭喪思哀哀則誌有所適不能主敬故喪者不祭祭思敬敬則心有所主無所容哀故祭者不喪祭者不喪以純敬也所以重祭喪者不祭以全哀也所以重喪禭記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祭以見聞凶人哀心生焉况有服而可以祭乎故曰喪者不祭喪服傳出妻之子爲母替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顧其私親也以其上承宗廟之重故不曰與父爲一體而曰與尊者爲一體與尊者爲一體故雖出母猶以爲私親而不敢服以妨祭也出母且然况其它乎故曰祭者不喪後世喪未竟哀而喪亦可祭祭未嘗敬故祭亦可喪古人蓋兩得之今則兩廢之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八

十三

南軒張先生嘗稱本朝第一人爲范文正公忠宣公豈能及誠然斯言又云觀忠宣救蔡確謂逆曾參反爾之言違天道好還之戒又語同列以不當開此路是論一已利害平生心術見於此矣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已利害也則其論似已嚴予以爲事有不可以一律者方天下大計哄於不然之論同列之間隱爲敵國各憑意見乘氣不相下不可純以義理諷也矍然而以危言動之雖文正公之救免之語况忠宣於劉摯呂大防諸人乎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八

十四

傳大死妻稱子婦子無大功之說妻得與之適人

是於禮猶得姓故詩序於桓舟恭姜自誓曰守禮不曰守禮

范文正公表章先中庸韓魏公踐履先論語吁學未大聞也二公知趣尚哉宋人品相業之優曰韓范有繇然也

韓魏公嘗爲諫官所存諫藁七十餘章集爲三卷自序於首以爲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及司馬溫公出知邊州嘗三上書言事皆不納時范公鎮爲諫官公以稿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八

十五

付之貽書謂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謂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按二公論不同如魏公之言則溫公諫而不行以諫草與人不免爲彰君之過如溫公之言則魏公諫已施行猶自存其草不免爲掠君之美蓋二公皆因古人有焚諫草者又不忍自焚其草故各委曲分疏以曉明其意不自覺其反墮於一偏要以會南豐書魏鄭公傳後之議爲明白正大而無弊焉耳

鄒浩諫立賢如劉氏爲后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帝首及前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迺使其黨爲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由此觀之焚諫草畏慎以辟禍也迺有以焚諫草致禍者

學廢教弛胡翼之孫明復兩公傑起南北各以道德經誼抗顏人師任斯文之重風動當世學者稱胡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八

十六

曰安定先生稱孫曰泰山先生不敢有所軒輊然明復嘗惡胡之爲人其在太學嘗相避胡布衣時與孫同讀書泰山相友善又同出范文正門下胡治經不若明復而教過之暨兩公同在太學而四方士多歸胡庠舍不能容至旁拓步軍營以廣之太學教法又朝廷下有司取胡學法明復於此蓋不能無動心爭名爲累雖賢者而不免耶狄青征儂智高臨行上言謂古之師還以訊賊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

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啟倖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決勝之道也何栢齋與楊遂菴論兵曰凡戰勝殺敵者俱計首級行賞陞官但此法可施於小敵而不可施於大敵兩軍相接兵刃相交縱有殺傷豈暇斬取首級縱賊衆大敗我軍若務斬取首級其姦惡必從容逃去斬首雖多亂終不息况揮刀雖在於一人成勝實由於衆力今有首級者方論其功無首級者通不見錄亦非所以使之併力齊心也且中隱危機使賊知餌兵之法則破軍殺將其機皆由於此是尤不可不慮今宜別立賞格戰勝之後總計首級多寡而次第其賞將領作一等先登陷陣作一等衆人作一等其有顯立奇功人所共見者另賞不拘常格則接戰之機勸功之道兩不悖矣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八

十七

富鄭公奉使契丹虜王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群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是時語錄傳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旁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羗燹畧巖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而容齋四筆又記魏大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戒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珠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抄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以備東坡之所未及予頃閱三國吳時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丞相顧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八

十八

國也陸丞相抗亦曰夫爭帝王之資而昧千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國家之長策也兩丞相議論又在崔伯深之先矣又唐太宗時突厥自將攻太原詔鄭元璫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璫隨語折責無所屈徐自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無所得豈若什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弟使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八

十九

驛銜箠於道主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造怨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也則此尤是使虜專對與鄭公事近而嚴安顧雍陸抗翟浩諸人之言則皆商榷利害於入主之前者耳

宋史稱富公弼蚤有公輔之望名聞四夷

云

而王

素嘗對仁宗論相以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與其選仁宗撫然久之曰然則富弼耳夫名聞四夷而宦官官妾乃不知其姓名此所以爲富公與它

日遂與文潞公彥博同相雖同副天下之望仁宗亦自私喜兩相得人而至語歐陽脩則曰文彥博有材然膽大弼甚好又語龐藉曰文彥博猶有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夫竝相之麻已無反汗而天子大廷公對羣臣褒予之詞迺復意有軒輊曰有私曰膽大不一言足豈異時張貴妃所服端門所見猶在仁宗肩曉間者耶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

石林過庭錄至和間富韓公爲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持喪者詔書必欲起復公再下公再力辭末以盧珠崖薛文惠故事切責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常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疑之地必不肯爲臣盡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迺已此實錄也而龍川志乃云鄭公與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信臣在中書

日嘗與韓琦言決不當起魏公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兩公稍稍有隙則殆乎誣矣富公忠孝大節身爲上相家有老母政事之暇相對賓僚慨然發語蓋亦創彼往繆因自至心豈蠲筐蟬綏之比縱使其發端魏公亦君子愛人以禮將爲公先事之戒而公遂沛然行之至於三再可謂降心從義踴情赴禮矣貼黃之言亦叙陳事實披豁本情併明至公必冀俞允求仁得仁抑又何怨而魏公果有斯語亦可謂不察而不能成人之美

金鑾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二

當遷官鄭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魏公有愧色對人曰琦便怕他富公則隙於此開矣英宗驚疑得疾遇貂璫尤少恩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之光獻一日送密札與魏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他日又對中書泣訴帝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復對語樞密院鄭公長樞密鄭公謂魏公曰適聞簾下說否病不忍聞蓋公意亦以太后之言爲然頗歸咎於英宗公亦面奏帝曰陛下之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臣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而時亦有倡言大臣不預策立者陰進廢立之說之語意實指公也魏公亦獨力調護以身任其責自此上前造膝及簾前之語自歐陽公外大臣皆不與聞至於迄全兩宮慈孝帝疾尋瘳魏公勸太后還政鄭公亦不知也中書已得旨撤簾復不關報密院太后手書下公始知之大驚謂人曰韓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蓋先此已流言可畏魏公又無事見相疑阻故鄭公有是語於是二公遂爲不可

金鑾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二

經縫之隙矣公遂堅求去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
經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
使致書幣甚恭鄭公但荅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
終其身不廢至薨廼已而公於魏公薨亦皆不復
吊祭詳見二公言行錄蓋二公所爭皆緣國事功
名之際曲直當兩分之及后鄭公乃若絕之已甚
然兩宮嫌隙仁廟舊臣忽聞太后語意不無感動
誼關母子不得賒于責母入告於君出告於相本
無二語豈有兩心兩府大臣義均體國朝廷大事

金鑰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三

豈有不相關白之理易幾事不密則害成鄭公非
害人成者魏公似亦過矣宋史言琦執政三世或
病其專專之為病豈亦此類也

元豐初王堯臣之

于同老以其父至中和所撰立英宗為皇子詔草

上之且日時宰相文彥博富弼知狀神宗以問彥

博彥博具以實對至元祐中賈易為諫官與韓忠

彥爭辨其事彥博乃著私記一卷記至和請建儲

及元豐褒賞事甚悉題其後云自古惟霍禹云縣

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此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

謂昭宗為門生天子快快不道之言卒被夷族云

云按潞公言至此則鄭公心事可知忠彥魏公之

子而猶不與人分功至此諫官爭辨不輟則當時

魏公之專亦自可見呂公誨曰自至和而后先帝

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亡慮百十人可盡其功

賞耶去歲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寵便

蕃前世未之有也使人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

乎陛下自幼鞠育宮中廼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

護者皇太后之功耳群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下不

金鑰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四

言曆數將安歸乎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古人羞之

琦等豈無是思按公亦嘗建言請預立英宗為嗣

者其言亦深病魏公之專矣後其孫為記潛德錄

凡一卷云

歐陽公言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見之子弟書院

中几間因取讀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杖期

云及濮園之議遂執以禮為人子者雖出為伯

叔父母後而於所生父母初不沒其父母之名司

馬溫公駁之以為禮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

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司馬公之說是也然於所生父母遽例謂之伯叔父母亦大亡別蓋謂之伯叔父母則該親從服有降殺惟所生父母則雖於所後爲疎從亦槩得以持養服固自不同猶庶出之子謂其母曰生母而不得與諸適子例稱庶母蓋皆天理人情之至有不容於少紊者隋劉子翊嘗駁河間劉炫議謂永寧公李公孝當爲所生父後妻解任而疏中有本生之文朱子謂本生父母却在隋書劉子翊傳江西有士人方庭堅引起今言得以引用因嘆諸儒議禮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看則本生之文朱子殆有取焉他日又謂今日爲所生父母齊衰不杖舂爲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所生與所養對而皆以父母言之高宗取宗室秀王偁之子以爲太子時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內批亦曰皇太子所生父而近時大學士王公鑒著論深是之夫名也者因物而命禮也者緣義而起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之爲繼也者此於人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五

豈雅稱也猶以爲母之後夫而名之何獨於本生父母而不可哉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六

宋史稱程琳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而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余謂劫誦躋蹠篡誦莽溫牝之晨者諱呂武武爲唐鳴鴉惡尤浮於呂而琳以此圖獻於垂簾稱制之日可謂風刺矣夫飛燕昭陽之句楊太真憾太白終其身而琳甚焉而反用見薄於士大夫何哉琳嘗權知開封府力爭王齊雄之獄卒正其法抵罪齊雄王蒙正之子與章獻連姻又章獻族人杖殺一卒竟驗其實索馬入奏琳蓋庶幾乎非囉咿嚙事婦人者

神廟初王陶拜御史中丞時郭逵以簽樞宣撫陝西詔還都而陶言韓琦置逵二府廼用周太祖故事願罷逵渭州帝不聽陶旣不逞遂以琦不押文德殿常朝班劾之陶始受知於琦驟加獎拔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讐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爲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此宋史叙陶劾魏公本末也

陶徵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挿刻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質錢置酒肉薪炭與附火飯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樽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爲人此宋史叙陶素行也有無不可知姑以陶劾魏公事參之當時公論石林燕語云狄武襄以樞副討儂智高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七

換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經畧廣南師還復舊任盖不欲以本官外使也嘉祐末魏公待郭逵厚始使帶簽樞知延州故熙寧初王樂道論魏公爲用周太祖故事盖郭威由是變也魏公亦無以解之此石林所記盖未嘗以陶劾魏公用郭逵爲念言失實也凍水集乞罷詳定宰臣押班劄子云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臣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請豈有後來紛紜廼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至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

赴押班謂朝廷可以無事而宰相復有文字乞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萬一禮官有希旨迎合以爲宰相不合押班則朝廷之儀遂致墮廢伏望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又論宰相押班劄子云伏覩敕文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初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敕命指揮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僚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臣竊惟文德殿爲天子正衙宰臣爲百僚師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則宰臣禮當押班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伏望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司馬公喁稟申明盖未嘗以陶劾魏公爲過亦未嘗不以魏公因陶之言而轉更紛紜爲廢祖宗舊制而求勝遂非也

石林亦云本朝百官俟朝於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抗聲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畢即復出押百官虛拜於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復押亦百官以序自拜於殿下而出韓魏公爲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樂道爲中丞力擊之以爲不臣其言雖過然當時議者猶以無故不押班爲非禮則石林之論亦溫公也由此觀之則魏公倚用郭達不存形跡與天子正衙無故而不與百官押常朝班皆金鑿子上篇卷之十八 二十九

魏公以名德元勛在相位久積漸至此公亦不自知其過王樂道爲御史中丞言事廼其職耳今論陶者但當問其言事當不當當即宜勸宰相受之不必言外別求心術又倚據旁罪使不容於天下後世且以人而廢其言也方陶力詆魏公時吳奎爲參政已上章言陶天資險薄造言反覆真市井小人之不若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爲御史即攻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蓋韓琦曾公亮進擬今以一立班久廢之禮肆行深詆是其心見

利忘義惟攫搏是爲畧無羞惡溪壑無以喻其志沮如宋史之所詆排矣然愚以爲受人之薦因事而論之左雄之於梁不疑呂岱之於徐原皆有故事陶以言韓絳被謫歐陽脩上言陶與唐介范師道呂景初皆以言事被逐四人剛正敢言縱跡有本末宜早賜牽復又言陶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終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斷恩以義非知道之士不能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歐陽公言如是已不薄陶負韓絳知且原陶之論韓琦不爲負韓琦也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九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濂溪先生之學其於聖人蓋具體而微耶以生於道
墜文喪之餘而又隱於卑官下位不盡抒其所志
時又寡及門之賢以發其蘊故人鮮克知之而先
生之學亦決非世之所能及知矣蘇黃二公天挺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九

人傑方卓然雄其詞章文學以撼動一世空閱千
古而獨雅知有先生豈非懿德之秉果有不可忘
者而其超然絕識亦非世之人所得而及與黃之
敘先生濂溪也不過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
在丘壑短於取名薄於徼福非於奉身陋於希世
聞先生之風猶足以律貪如此而已矣則是澹懷
當世而一丘一壑者之所有事也其近者曰胸中
洒落如光風霽月是亦謂其不窘於世故不累於
俗好逸人高士之襟韻耳克其至伯夷之所以師

百世也未足以名先生之槩也東坡追先生而哀
之詩廼曰先生本全德廉退廼一隅因拋彭澤米
偶似西山夫則倡有見於先生之時行時止本無
轍跡矣至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則所以推
遜先生者惟孔子足以當之非真有見於先生詎
肯一日盡降其虛驕之氣歛其侮弄之習而爲之
屈服嗟嘆如此哉以其知有先生不宜輕程氏而
後也而異日酷排正叔至結黨以擠之且目之爲
姦嘻其甚矣又何好德之頓謬異耶豈濂溪生平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九

其前流風餘韻僅有存者故將以名慕周子而本
非有知德之實伊川生乎其時感德尊範動足以
尼其非心故不免以名忌程子而不覺自忘其好
德之素與抑波汪萬頃酌者盈腹壁立千仞望者
栗服亦一先生之造詣固不同也

尹源洙兄弟俱有時名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命
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源上書論直得復知
滄州渙卽劉渙之兄也渙嘗訟洙文致其罪因築
水洛城事而源乃抹雪其兄其不私如此牟子才

嘗作李白祠記極詆高力士董宋臣怒與丁大全共嗾御史交章劾其在太平賊杖已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槩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迺謂無之何也衆不敢對戴慶祠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蓋子聰嘗以其姑知古爲女冠得幸子聰因知閣門事子才繳之也帝曰然事遂解夫子才之清貧能行於讐者使爲明之可謂信矣而子明當事之會迺不以其私讐掩子才之清貧尤難能也

金鑾子上篇

卷之十九

三

司馬溫公自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呂申公亦自外同召溫公既就試而申公力辭不至改除天章閣待制溫公大悔自以爲不及命下凡九章辭不拜引申公以自比云臣與公著同被召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退而臣無愧耻也朝廷察其誠亦除天章閣待制

石林語錄

張說除簽書

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學士院周必大不

肯且章上批王曦疾速撰入濟必大與宮觀日下出國門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府濟被命卽出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

宋史

古之士大

夫同朝以德業相觀法相勸勉宜溫公濟之有悔也雖然使溫公終受知制誥亦何愧於申公之辭哉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夫以小人包承君子此自小人之利而君子之否固若也故必安守其否而後道亨然則濟之悔何及乎

金鑾子上篇

卷之十九

四

讀荆公上田正言書曰公書勸正言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悟主上劉乎其言之也與孟子之於蚺鼉韓退之之於陽城孫可之之於李諫議歐陽永叔之於范司諫同一忠告焉顧其諫官論迺疑諫官以士而制命何也然其言曰必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可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繆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是也及旣登政府而孫莘老李公擇兩人

者皆請如唐故事諫官隨宰相入閣蓋卽申公議而公曰是益兩叅政不可又何也大抵荆公之意主於令之必行以尊尊貴貴爲文欲天下之事獨成於君宰盡徹諫官不使以士而與三公之事得以制上之命此其本心不知國是所在無容以士之卑職廢也詩曰楊園之道倚於畝丘惟義之昌狂言可擇而況士耶國有大事士得以言之主聽之而改制天下之命錫天下之福者常主也士曷與焉太宗使諫官得以隨宰相議事事有不然者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五

救之於將然固善卽使其偶失於建議之初而旋正於既行之後何妨歸於其是而已矣青苗諸法公之所行者一日僞就天下之公論而宋之民之倒懸猶可及解也將又非公之盛德與強狼自用以人言不足恤至於欲空諫官而去之師氏保氏固周官也而併疑其不足信甚矣公之恡於改過而果於自用也

讀荆公知人論曰此王荆公論知人者公蓋有感於是也夫然予以爲公之自知迺曾不如其知人又

何也自爲小官恪守恬退方召試館閣則辭爲郡牧判官則辭除館職三司判官則辭命修起居注則辭至避勅廁溷中及除知制誥迺不復辭公之濟貧以廉者與衣垢不浣面汚不洗平生絕無聲色之嗜而縱其妻窮奢極侈迺至斥逐娣姒詬叱官吏公之濟淫以潔者與初見神宗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不足法以諸葛亮魏元成不足與有爲其議論卓然欲盡復三代之政一時人心傾向謂不世出而卒以誤國殄民宋社幾屋公之濟倭以直者與吁公不能以此道知人故其受呂惠卿之姦以誤其身而又不能以此自知故終身倚其姦誤天下故曰知人者哲自知者明人固難知自知豈亦易耶然則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知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公之所以與王禹王者公旣以自悟其不能知人而卒不能勉於自知此公之所以爲公者耶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六

王荆公使醫論其有感於醫國也夫其言曰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與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耳

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爲謀又相忌也況愚知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知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耶並使之知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此公益自署以爲醫之尤良而諷任者之未或專也故持論若此豈以司馬公二蘇凡與之異意者皆愚不能相忌者耶然公之論則自不可易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王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夫與知者謀之而又與不知者敗之雖扁鵲且投石而不彈也而況非扁鵲之流亞者乎推此則國可知也故曰公之論自不可易也

東坡寶墨堂記云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貴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有其未試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七

之學而驟出於政其費人豈特醫之比乎此論蓋懲荆舒荆公異時方論使醫以一良於九醫之中而並使不可彼嚶嚶然且欲顯一病以自試其醫豈虞以人學醫之費也然宋至神宗承一祖四宗休息安養之後天下無事雖少有偏弊亦易所謂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者而輕延不恒之醫妄投未試之術卒以反正失宜轉瘡爲劇其可悲也已

宋狄棐起家甲科致位侍從卓然以清節自砥厲益名士也王荆公銘公神道亦謂其淳厚篤實未嘗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八

妄言笑然史稱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分仁傑告身與棐棐奏錄國賓一官自稱仁傑十四世孫棐乃不知邁迹自身矣狄武襄起湮卒致位樞府一時士大夫交口攻之然青能却梁公像棐不及也元豐末哲宗卽位太皇太后攝政司馬溫公入相民日夜引領以觀親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敗於父之道請稍損其重者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

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衆議乃定
元祐未徹宗卽位太后攝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
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叔無復嫂之禮
伊川先生亦疑之邵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
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
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皇后姑也母之命
姑之命何爲不可乎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
子之說得之矣方事大變朝論大疑人心大懼兩
公決然一言訂訛決惑斷而行曰母改子非子改
也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九

項甌東云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
川不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終不爲言
之此事因屬伊川故後儒莫敢議其非者予却不
敢信以爲然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因問而答非攬
權也在溫公當國密問而不言然則伊川言之當
在何時豈功業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耶如此則
一言可以喪邦也予謂東甌此論甚正然宰相於

百官無所不當除惟諫官爲不可宜歸之天子委
之臺長使自擇以爲天子耳目不可爲宰相腹心
防阿黨也司馬公它日除范純仁諫官已受過於
章惇矣則公之問蓋非也使溫公泛論人材則伊
川豈得無言予又曾見別書呂申公當國凡進退
人材多與伊川商量蘇軾遂忌之因黷孔文仲使
劾伊川而洛蜀之黨所由起則伊川此時蓋或有
愆大賢所處恐未可便以爲非甌東又謂劉器之
於司馬公閑居時節問訊不絕及位政府器之獨
無書公由此薦之器之自守之正公取人之公兩
盡之矣然予竊謂公或愆前政門賓之弊借器之
以諷天下焉耳仁者與萬物爲一體苟有裨於當
路其功業不必一一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以器
之之誠信不妄語從公游舊矣借使有書於政府
亦必關朝廷天下事於公未必無少補也而必以
無書爲足重哉以無書爲重此非所以待器之也
則持論甚悉使二公聞之自當心服

楊畏元祐初請祠歸洛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十一

雙峽雖深山羣僚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司馬光若知道便是臯夔稷契惟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史詆畏反覆余謂不然畏誠反覆人也然先後評司馬光豈妄下一語耶程子嘗曰君實之忠孝誠實亦只是天資學則全不知學謂不知學卽不知道矣或問君實晦叔於韓魏公它日大用當何如魏公曰才偏規模小雖魏公固不以政事許司馬公紹聖之紛紛亦溫公未盡政事有以啟之畏之言亦何嘗不公論耶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九

十二

宋杲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因問溫公如何張曰大賢也杲曰然則相公在諫臺時何故論他張曰公便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官做故如此汪彥章曾投李伯紀啟贊美甚至及官翰苑草伯紀謫詞極其醜詆人有問彥章者彥章曰我前啟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張之論溫公汪之詆伯紀皆爲貪自己官爵昧其本心一至於此自今觀之溫公伯紀之賢如日月未有晦蝕而張與汪區區所較計之官爵安在徒自

貽亡窮之羞耳又尹穡者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以薦起廼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得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便道訪周益公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少稷尚猶有悔張與汪且公對人言無覩面目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九

十二

蓋世有不求之士而上人之不復求也則求於我者用而孤介之操遠矣有非常之士而以尋常格之則常人者進而豪傑之才阻矣夫祝鷄而張弓無馴鷄也伏馬而駕鼓無駿馬也善用入者以度外容人而後世之無求者重以格外拔人而後士之非常者奮矣

據政府而展私門則士之隄詬下節者且重趼竭蹶而集矣固不可也若開道學之門設游談之肆以收召後生辨析名理游揚聲名尤未見其宜蓋勢權所出之人所歸蠅附蛾集茅靡波流必有樞衣執經之名幻處囊彈鈇之實者矣昔漢孔光自爲

尚書則止不教授陳寵自任樞機輒謝遣門人蓋自見此黃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劉安世於司馬溫公義訂師生恩仇父子然平居時節問訊往來不絕及公登政府則未嘗有書蓋造經席則師於諸弟候政府則相於庶寮固自不同愚願今之先達寧為孔光陳寵後進之士當為徐穉子劉元城也

元城劉氏師事溫公服膺終身可謂篤信至意見同異則亦有畢不相入者溫公深排佛而元城愛看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九 十三

佛書溫公頗非孟而元城喜讀孟子也

其言之不詳道不載焉雖師有不能必行之高弟父有不能必行之愛子者溫公之疑孟子溫公之過也劉器之平生篤信溫公而獨喜讀孟子是不能信溫公也溫公之子康篤孝也抑謂孟子書最醇正是亦未敢以公為信信道也何師弟子之相為乎

傳公堯俞除御史中丞上疏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

臣請極其力以死繼之若窺人之私摘其細故非臣之志也范蜀公鎮知諫院溫公遺書道以責之可懼公復書曰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布已直實不能也溫公曰此則不惟景仁耻之光亦耻之不願景仁為也明道先生被薦為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者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有所不能神宗嘆賞以為得御史體陳公瓏遷左司諫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臆昧之過嘗云人主托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況以訐為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廖剛拜御史中丞奏言臣職在搏擊奸邪當思大體若乃收拾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微則非臣之本心予謂此公之言識體要矣當拈出以備風憲忠告

蕭杲卿初授御史虞丞相允文意也或賀之蕭曰彼見我憤憤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當遂并攻之論者服其勇見朱

文公與張元善書以御史處我猶以為輕我古人重知我不以富貴我為感也然自宰相不以能言倚臺諫臺諫之地幸求溫潤美秀沈默弘寬者為之在唐時陸長源已有斯嘆膺是擢者以為右職苟非呈身於前以預營必得則且請碎首於後以務求息私若蕭之識如於人幾等矣蕭之攻虞本以允文之輕已然韓厥倖宣子之僕張陵奪梁冀之劍周舉之劾左雄卻詵之糾崔洪所以報知已者其道顧豈出此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九

十五

伊川先生嘗渡涪中流遇風舟人皆懼惟先生儼然抵岸或問先生何以不動心也先生曰存心誠敬耳岸上一人忽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語其人遂去其人亦接輿沮溺之流與然無心之言高矣伊川欲與之何言也嘗有人問伊川說無心者伊川曰無心便不是當云無私心伊川之言當及此然伊川易傳又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乃邪心也由此觀之必無私心而合正理然後仁救此心存誠敬之言所以不可易也

全書載伊川在經筵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蟻蟻他日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東坡集韓維進讀三朝寶訓因奏言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蟻蟻違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避蟻小行也曲愛也而二臣嗃嗃獎道其君曰則曰推此心以及四海一則曰推此心以及百姓皆虛傳孟氏之家法焉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九

十六

二程全書云人有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子其罪如何律徒一年以理攷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愚按今大明律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非理毆殺者杖一百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與宋律同惟孫告祖今大明律干名犯義條云凡子孫告祖父母父母杖一百徒三年但誣告者絞是告實者不得至死也亦豈有創於寶瑗之議若謀反大

逆者故將寬子孫首告之路乎非謀反大逆其不可告決矣今律凡奉制書而有所違者杖一百亦無徒二年程子謂父殺其子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班固白虎通則曰父然其子當誅何以爲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本因爲父然子父至尊故一以其子爲天子之民一以爲其子爲天之所生父不得有以厭其父而正其罪然亦迂矣人至性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九 十七

如父子狼虎猶仁於父子而人乃殺其子豈復有人理耶義不容因子而殺父苟爲人父而忍以非道橫殺其子竊以爲自殺以降或徒或流王者之

法皆可加之

陳希亮移知鳳翔初州郡以官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公不可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上書自劾求去不已見蘇文忠公集余謂處天下事不可大段有意若有意爲之雖公亦私也以官酒相餉而實私有之私也不以自私而

于游士之貧者可也雖私固公也償之以家財則有義矣此復何罪而且上書自劾求退不已其自効也乃所以自鬻也其求退不已也乃所以求進也

胡穎提點湖南刑獄卽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穎徹之作來諭堂奉毋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祭之則是又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九 十八

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於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咸心疑焉以爲未嘗請也已而旱歲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穎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僧昇蛇至至則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不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叔獻之不信神異其見超矣

而揚教授尤至論也蓋義理無窮如此且檻蛇三日之約使期而見變怪當何如無亦所謂疑其有而察之與雖然其辨惑祛邪固與孔道輔之擊蛇陳文惠之僂鱷同功矣

朝野遺記謂方汪黃養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二人傲然謂無事故上亦不甚虞比江都宮中方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者遽至矍然驚惕遂病薰腐故自明受昚後宮皆絕孕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非特以和戰異議亦貽歸來望思之怒耳苗劉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十九

之變植虛器於前星蓋二凶狂妄耳春宮未辨方甲而魏公在建業乃責而殞之過矣肅宗嘗帝數年入爲皇嗣者六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爲劉季明等迫立昭宗返正復歸東宮皆量其非出於已也今明受之殤在鐵塔下父老尚能言之蓋當時并乳姬皆掩之云按此記殊驚人謂帝病無子若魏公致之然者方敵騎南侵國之存亡在乎呼吸帝宮中御幸浚千里外能逆知之匿警報不聞耶苗劉之變委衷於明受兇豎之狂

謀耳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戾太子親弄父兵犯闕及武帝追思太子卒盡族致太子死者況明受之立三歲法有三赦一曰幼弱謂其不識獨不能推此誼以相全佑雖其魏公之橫不至此朝野雜記亦宋人所編謂元懿太子勇高宗後宮潘賢妃出建炎元年六月生於南都九月拜集慶節度使封魏國公三年春苗劉爲逆立爲皇帝改元明受是歲上復辟立爲皇太子其秋薨於建康初太子得疾未廖有金香鼎置於地宮人誤觸之仆地有聲太子應時驚搐不止上命斬宮人於廡下少頃太子薨年三歲此紀始末極詳悉元懿之薨蓋距魏公靖難之師踰一時矣當是時高宗已復辟元懿卽立爲皇太子浚安得復追責而殞之世人不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三十一

樂魏公者多妄撰邪說以謗公不知是何許大事而可以倉卒誣人也曲端王庶之不相能亦揚儀魏延近耶孔明能用儀延於交關紛爭之中使少殺其氣而並羞其能以當其任而魏公每以庶言殺端非庶之罪也此爲

魏公之不逮孔明懸矢或曰端之驍勇不謝於延而延之橫恣未及於端故亮得以全延浚不得以用端不知延之暴當孔明而戢端之勇遘魏公而橫且儀不得用間以傾延而庶乃得鼓譟以殺端故曰魏公之不逮孔明也曲端之死齊東野語深冤之以予觀之端未易駁也其心術良不可測客齋五筆李彥仙之守陝州也金婁室引衆十萬復圍陝州踰月復益兵傳壘晝夜進攻而彥仙隨機拒敵圍復不解日憑堞須外援張浚爲遣軍虜先沮擁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出鄜坊繞虜後端素嫉仙聲績逾已幸其敗詭託不行丁巳城陷仙挾親軍巷戰矢集如蝟左臂中刃不殊戰逾九遂死之并其家遇害仙之抗節矢忠無愧爲巡遠端非賀蘭進明乎殺仙者端也使魏公軍令行端可獨

生平

宋史姦臣傳載秦檜爲中丞靖康三年二月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

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時檜爲臺長聞伸言以爲然卽進狀曰檜荷國厚恩云金人尋取檜詣軍前因挾以北去云未嘗云狀本會同臺出於連名屬蔡馬氏也其書亦但云檜上未嘗曰檜等又載何允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爲分檜功允編管英州未嘗及伸然蔡氏本未若檜自激發大誼迅奮孤忠方敵威虜闕國祚垂絕之際而能萬死一生爲趙氏出力雖發端有在成功未究其誼槩然固已動於華夷矣審然則檜一忠臣也今按宋名臣言行外錄備在虜議立張邦昌馬伸爲御史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緘默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答少焉屬檜就呼堂吏連名書之檜旣爲臺長則當列於首以呈檜檜猶豫伸率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始肯書名伸遣人疾馳以達苻虜故秦氏所藏猶云檜等也檜遂自虜揚言已功以取富貴伸之子孫漂泊關中有甥何琬得其元稿累欲上之爲其子力止紹興乙亥春琬忽夢伸衣冠如

平生云秦氏將敗趣往陳之境即持其稿以叩關
檜大怒誣以他罪下硯大理軍嶺外未幾檜果死
其家訟冤詔復現官伸之忠績始白事始末如此
伸之忠績白即檜之奸狀益著矣史傳益出秦氏
之筆非信史也

薛弼自徽猷閣爲岳飛軍中叅謀叅謀主帥腹心之
司而以弼爲之此秦檜意也檜初僑溫州以永嘉
爲寓里弼里中生政和進士出入門下最熟檜寵
用之至是檜權勢益張雄猜日甚顧所忌惟飛廼

金鑑子上篇

卷之十九

三十三

密謀置弼飛軍中使偵飛自是飛語默動靜纖微
皆知腹心肝膽盡在檜耳目矣及飛死叅軍朱芾
李若虛俱被黜而弼無恙自是遂大用新編謂弼
於主帥之寃曾不動念爲愧於胡閔休不知主帥
之寃弼實成之藥水心怪弼本岳飛叅謀而爲秦
檜用不知弼本秦檜門客而爲岳飛叅謀此其鬼
怪神姦豈人能測識也檜以身爲金人間諜據不
腹心以偵宋事所寄在飛又以弼爲之間據飛
腹心以偵飛兩間合而宋事日去不可復爲矣先

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
是種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修彌文以飾治鄉飲
籍籍之類節節備舉爲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
巡幸江上而祥瑞之詔日聞於四方弼所以逢迎
檜非一日也羅大倫曰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
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
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弼疏備言遣檜間我事
且邀中國曰毋易首相以輔和好於是檜之奸賊
不臣其跡始彰然則檜爲宋相爲金人間宋人皆
知之惟高宗不知耳

金鑑子上篇

卷之十九

三十四

胡忠簡公論王倫秦檜劄子並出范公璿筆而忠簡
以爲公親老上疏必有危禍取而自上之遂南遷
也虞學士松谿集序云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
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忍及
其親朋友之厚德又公所以寧歿世而弗敢忘也
王公曰爲相薛奎爲江淮轉運往見公無它語但云
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嘆以爲此真宰相之言也
岳武穆用兵每調軍食必處額曰東面三六竭矣

吁將亦憂民乎此其材豈止將也

生事以要功然而戒之可也以為生事而罪之則當事之臣沮矣妄言以沽名然而容之可也以為妄言而罪之則敢言之士誅矣夫勿罪生事者所以縱天下之當事也而況當事者乎勿罪妄言者所以作天下之敢言也而況敢言者乎至於沮當事之臣則國有大事而莫卹誦敢言之士則國有隱憂而不聞矣嗚呼危哉君子曰宋高宗覽岳飛於獄棄陳東於市於是乎觀輿而北舟駕而南謂之

金甌子上篇

卷之十九

二十五

天運也可乎

知鄂州羅願以父汝楫為御史時嘗附秦檜論飛不敢入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再拜遽卒於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見岳集出鄂州志死生命也卒於像前亦數與事會耶不然以侯之忠而死固順而安之御恨於黨惡之臣而甘心其幹蠱之子恐亦未定然也攷鄂州小集載其本傳乃曹弘齋撰不著鄂州所以卒但引新安續志謂值早立日中精禱致疾而又云志公之猶子任臣殺

臣所共訂也蓋曹亦致疑於是故託之續志而又著志之所自出以為作者或有諱而然則羅之所以卒果可疑矣鄂州廩廩為宋乾道淳熙間各臣其卒也而朱子尤痛惜之恨未見其止鄂之人感其德政又為之圖像以祠其素行無愧於侯而祇以父故抱終身莫道之恨蒙千古不雪之耻其卒也未必出於侯之所為而意者善惡之報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欒盈非為汰而受欒黶之惡以殺其身亦神理之或然者世之君子盍亦強於自立庶幾貽子孫以積善之慶而黨惡害正若汝楫者既身載惡名而復貽子孫以不可活之禍亦可怵矣

金甌子上篇

卷之十九

二十六

元星吉河西人任江西行臺御史秦檜裔孫奪民田羣訟不決公問秦檜何人寮屬以奸臣對公閱檜傳大署其狀曰檜之誤國子載有餘慘矧茲遺胤敢為民害盡斷其田於民星吉胡人也秉正嫉惡且及其世可謂義形於內矣宋史檜曾孫鉅通判廬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竭力捍禦城破鉅

與誠之各率兵巷戰死亡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
劉廸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以自焚有老卒見烟
焰中着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
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
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澤從父皆死此亦奸
臣之後迺一門死忠死孝豈復繫其世類乎攷史
檜無子立妻兄王暎孽子爲後曰熺其孫曰墳皆
王之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或曰檜妻王妬
悍檜嘗嬖一妾有娠遂出諸莆林氏及長曰林一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九 二五

飛齊東塾語志之朱子亦謂興化一傳聞云林一
飛乃秦作教官時婢所生夫人不容與同官林家
人養之秦後欲取歸未遂而死其黨又欲爲料理
其夫人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某地林
死有子今無祿乃檜親孫也而史亦載林一飛於
檜死爲檜子熺偕其黨經營襲相位甚力陸務觀
老學庵筆記亦謂客曹詵嘗獻計於檜欲一飛還
作子則事之始末頗亦着悉秦之子孫實爲莆林
氏其易羸者寔皆王氏也檜以奸臣亂人之國已

亦自以妬婦殄絕其家天道乎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九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九

二五

金鑿子上篇卷之二十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朱文公極貶蘇氏以爲未敗露之王安石今議者多過之比見孫升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晉居大位出其私知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金鑿子上篇卷之二十

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及弟蘇轍爲尚書右丞除命始下右司諫王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押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則當時已有公論非文公一人之言也

朱子按唐仲友事齊東塾語云唐平時恃才輕晦菴

而陳同父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嘗狎籍妓囑唐爲脫籍許之偶群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耶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饑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荅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啣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撻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上問王王曰此秀才爭閒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廼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蓋親得之葵之諸呂云按密此論著爲仲友辨雪無辜其說行則陳爲游俠無籍之徒而朱尤爲恣睢敢爲浮薄而輕信此市井小兒緣戲作鬧而尚得爲秀才閒氣乎及宋學士濂脩宋史爲唐仲友補傳朱右題曰世固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

金鑿子上篇卷之二十

二

傳而竊有感焉初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熹
提舉常平仲友發粟賑饑抑姦拊弱荆中津浮滌
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
仲友不相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揆無以
抑仲友廼設詭計若爲歆艷性學者朱子遂信之
行部過其家乘間爲飛言中仲友高文虎爲通判
復以舊怨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爲多於是朱子力
擯劾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其說蓋亦祖堊
語所記而詞稍回互矣然余觀龍川之學事功之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十 三

然矣母乃仲友之黨王於伸雪已寃而爲此流言
不根以相報耳近時吳興陳霆兩山墨談謂陳同
甫與朱晦菴書曰亮平生不曾謂說人是非唐與
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然困窮之
中又自惜此湫命一笑初晦翁劾台守唐與正之
罪相傳謂其納陳同甫之譖以是成怨周公謹叙
其故於堊語中今以同甫之書觀之使同甫誠譖
唐於晦菴暨後交訟是非終竟則晦菴之受錯同
甫實爲之同甫當自引咎歸罪乃不出此顧復飾
詞以自掩於事主之前使其誠病風而且愚將不
羞夫晦菴之鄙其爲反復人耶此說明允可據而
陸象山集有與陳倅書亦曰朱元晦在浙東大節
殊備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百姓甚惜其
去雖士大夫議論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
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群疑之中聖鑒
昭然此尤可喜元晦雖有毀車殺馬之說然勢恐
不容不一出也又與勾熙載書曰初聞臺評相及
回已恠駭亟欲一見全文以覈厥旨及得而觀之

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章中乃爲唐仲友雪屈波及
朱元晦謂以洪醞釀成大獄致仲友以曖昧去
議者冤之此尤可笑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
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
忻戚於陞黜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
攸分群從比周至理鬱塞遏絕齊語楚咻盈庭聚
蚊成雷明主孤矣
象山非苟同晦菴者而兩書言劾唐仲友一事乃稱服嘆美之如是既以爲快台人之心則六章內所言唐之立威收貨娛悅金鑿子上篇
卷之二十
五
婦人燕會夜深因與踰濫欲行落籍遣歸本州皆台人狀中語證實可知而又曰百姓甚惜其去蓋是時朱子劾唐唐適遷江西提刑未行而朱奏上仲友亦隨自辦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遂奪唐新命授熹而熹以爲蹊田奪牛力辭不受且知時相意徑歸故台人惜之史言獄上久旱而雨固或天道之適然而人情如此且出於象山之筆世猶猜同甫併不信晦翁象山徒爲唐仲友雪冤爲王淮殖黨是誠可惜也

朱文公爲浙東倉民有繼母接脚夫破湯其家業者其子來訴情甚切文公遂委楊敬仲敬仲深以子告母爲疑文公語之曰父死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不與根治其父得不啻冤乎按繼母如母明非其母以義母之而已蓋爲父也妻則自爲子也母若父不得妻子安得母繼母已更嫁而猶曰子母者敬仲之過也
晦菴先生既啓手足之四年韓侂胄誅朝廷下有司議所以易名者太常狀先生之行請謚文忠而考功郎官劉弼正謂複謚非古且言先生晚爲韓子考異一書其心有合乎韓子請以其謚遂謚曰文忠著文所謂一字非貶與予謂節惠以行不以言以言則五經四書之發明燦矣考異一書先生涉而爲也非先生之奧存也劉也舍其大而錄其細奚居夫文之爲謚義有更端節以其一皆曰文焉韓子是已昔周公歿謚曰文孔子亦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是則文王周公孔子之文乃天地之文而道之極也先生之文宜無以更此廼舍

曰而擬韓子以韓子之謚謚淺乎見先生於庸未而未測其裏矣胡澹菴嘗薦先生於朝迺與陸放翁等同以詩人見列故先生深耻之不意先生歿而所以尊先生者乃僅同之韓退之吾固疑先生之靈猶有不甚安於此也

宋趙彥遠丞相趙汝愚父也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爲禮者號泣而向之元比麓處士崇仁李自華常以不及終養二親遇初度之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王義士天爵夏縣人每生身之辰寢

金壘子上篇

卷之二十

七

苦一月懿哉惇孝乎程子嘗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更安忍置酒作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朱子亦謂須以忌日之禮處之昔唐太宗萬乘之主也歔歔却賀哀感旁侍率禮而不愆如此況儒生學士耶問曰具慶而可也張樂置酒軒車臨於閭里毋已侈與曰飲食必視慕夫始之也身有自始庸而忘之夫劬勞之日而起敬起孝焉卮耳臆以壽其親何有不可乎夫父母在恒言不稱老而憫然自都其齒髮以召其里之人而可乎問曰

父母歿却賀禮也將人情之不可以禮說則如之何曰如三君焉號泣而對之使家人見之而不忍言彼誰非人之子乎

金宣宗嘗諭宰臣曰向有人言便宜事卿等屢奏乞作中旨行之帝王從諫足矣豈可掠人之美以爲己出哉大哉王言與尔有嘉謀嘉猷則入告尔后於內尔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者異矣予謂人主如金宣宗不作中旨人臣如宋李文靖不進密疏然後朝廷清明天下可幾太平

金壘子上篇

卷之二十

八

金章宗朝嘗定祖父母喪婚娶聽離異又定妻亡服內婚娶聽離法按此兩節最足以惇彝倫正風俗未可謂餘分偏閭之制格之也然妻亡更娶又須訖其子服不當止以夫服論故儀禮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也春秋傳周景王穆后喪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桑器樂憂甚矣非禮也妻之喪子未除不可以再娶故亦曰三年之喪演繁露謂賈似道當國浙漕朱浚深源每有劄子稟

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後與翁會於
頃見昭忠逸諫載浚爲兩浙轉運兼侍郎元兵下
江南遣八使入閩說降兵至福安王剛中以城降
浚家欲降之浚叱曰豈有朱晦翁孫失節者遂仰
藥死以朱晦翁孫不恤一死殉節豈區區爲富貴
誦侯權勢之門乎

文文山之亡也元翰林學士徐景隆威卿以詩吊之
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
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十 九

風霜草木知只恐史書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
蜀將斬顏用關羽報効曹操事輟耕錄作蜀將斫
頭却用嚴顏事殊舛謬也元勿殺丞相丞相自可
以毋死乃亦將如關雲長周旋曹氏耶元於丞相
亦可謂有禮矣公誠義不屈使終能待以不死則
公固嘗曰異日得以黃冠備顧問則雲長之事意
者公優爲之雖或一時之權詞然箕子亦授洪範
於武王矣

許文正公新鄭人以金太和九年生公固非宋人也

哉逮顯於元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
畧而公獨言惟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
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蓋公有江漢之思
與丘文莊公著論謂公不當仕元雖公之卒且囑
其子曰吾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我死爾慎
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
處足矣則公固已自恨其所遇之不幸以是論公
公復何詞但復謂許子倘以生民爲念盍勸世祖
以通和睦隣息有南北之民雖宋人拘留使臣尚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十 十一

當爲之反覆開諭明其爲權臣之罪勸之以成湯
待葛之道庶幾其有及人之功得以少掩其輔夷
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則少冤矣豈亦未見圭齋
集所著公神道碑耶

許衡居蘇門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
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
任也凡祭喪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予謂衡
當時不能不仕元亦正以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
下也

文用拜禮部尚書時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不曰者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耶取於右丞之家則吾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羊者嘗歲爾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削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謂坐中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十 十一

曰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按盧世榮之議即呂惠卿之所謂不加賦而國用足文用之對不愧司馬文正矣

吳草廬著元中子碑元中子姓黎名立武嘗佐洪府歲饑有同僚言殺一牛活萬蟻欲籍富戶賑貧民黎駁之曰萬蟻固可憐一牛何罪死衆稱善噫有德之言哉余謂此非有德之言也彼同僚言譬自不類萬蟻天壤間贅生雖微一牛不死死亦何足惜牛無罪有功殺一牛餉萬蟻何爲若凶年饑歲

貧民無糠粃而富戶之粒米狼戾且以飽黠鼠肥畜犬藉富戶賑貧民拔九牛之一毛以活萬姓何不可之有

江南守令聽訟遇民有犯情重而法輕者既以其辜附律又罰穀或至千石以上入倉或罰金使脩理解舍往往不訾予嘗聞之亦問一同年答曰有之夫科有罪之富人以賑無告之貧民裒私家之贏佐公庭之急曷有不可乎予謂此意甚美然萬一犯者或舉訾不足以抵罰至於以瘦死或遂傾其家或鬻其妻女則反爲情輕而法重矣如何呂刑罰懲非死人極於病夫以五刑之疑赦而爲罪猶足爲病况刑與罰兼加之乎大抵律設大法準事而施其劑量輕重至於無可增減哀矜折獄者常使欽恤之意行平法之中豈忍有加於法之外哉西漢鄧都趙禹一爲人公廉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一爲人廉倨舍無食客門無造賓惟奉職死節孤立行意以伸法守而世謂之酷吏蓋守法已鄰於刻况又濫於法之所不及也臯陶曰罪疑惟

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寧使有不盡之法毋寧使無不盡之情

元人楊奐作鄆國夫人殿記其曰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非禮也又曰夫人姓开官氏宋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爲中都宰爲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爲泰畏於匡拔樹於宋削跡於衛絕糧於陳蔡夫人不以爲否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在斯乎按夫婦之道榮耻共之不以爲泰否常事也然尚不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十

十三

能知夫人之與孔氏訣在夫子紀年之何歲亦安能知其窮通出處無一不預乎嫁與出一也昔子思之母嫁而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夫庶之母不哭於孔氏之廟而开官氏之女乃得廟於孔氏且夫人之而殿焉以强合於夫子其非禮如是而勿知乃抗顏爲人執筆可乎

落宗封燕王巡撫稱海至冬還京間謂諸王札刺忽

及從官伯顏等曰吾屬適有茲暇宜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聞之於是撤黑蠻曰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已伯顏曰皇上有訓欺罔盜竊人之至惡一爲欺罔則後雖出善言人終弗信一爲竊盜則事雖未覺心嘗惴惴若捕者將至札刺忽曰我祖有訓長者稍深者底盖言貴有始終長必極其杪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輟也王曰皇上有訓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敗此一時倉卒賓從會集各言所守而深切道理斐然成章又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十

十四

皆歸本之君父盖斷斷洙泗之風焉

謝讓初爲吏歷刑部尚書刑部有案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効讓者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曰吾署也其寬厚多類此予謂吏以罪廢而憐之則吏之犯罪者滋應衆矣此吏誤用印而盜署字誤可原也盜不可原也

元末兵部侍郎青田林公諫見天運已去作詩送其姪俾南歸以子自隨及天兵至通州遂偕其子隨元主北去嗚呼痛哉諫以身殉元以子孫還中國

可也此帝王數千年遺黎祖宗幾百世嗣息柰之何併挈而夷乎

後生搢筆論人無宜造次孟子云是以論其世也元余忠宣之死節尚矣頃見有楊儀者乃曰余闕之守安慶也特感虜帥結襪之恩興志士投筆之嘆竭誠赴難禍及妻孥其忠義固昭昭矣然殊春秋外夷之義忘危邦不入之訓許身大踈不能無可議者其視子路之死於孔俚殆亦庶幾其無愧與又有詩云千載結纓悲子路九原被髮愧夷吾蓋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刺威卜官廬州遂爲廬州人則公家世蓋由余之倫蒙古色目自爲同類公慕華姓名中國耳當時元一統夷夏雖中原河洛之英奕代文明之胃皆辮髮而立其朝乃以此責公可乎小兒強作解事語真可笑也

金鑰子中篇卷之一

明上虞陳 終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同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宋俞琰席上腐論曰女媧繼伏羲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爲古聖女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夫女名女媧猶國名女真又左氏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女偶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乎此說殊有理但不可復攷耳又記但稱女媧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必義立一號女希初不著其爲女婦及代伏羲有天下之故蓋以世遠莫能質言也

堯典親九族古文注謂上從高祖下至玄孫而詩小序葛藟義其九族毛傳謂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言親者謂同出於高祖者當皆親之是也今文歐陽說乃通異姓之有親屬者曰父族四

母之族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

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女適人者
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
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
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孔穎達曰禮女子
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異
耳婚禮請期曰惟是三族之不虞謂欲及今三族
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三族當有異姓異
姓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禁嫁娶是爲異姓不在
族中明矣喪服小紀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

金壘子中篇

卷之一

二

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朱
子亦曰不若從古注史記荆軻之湛七族張晏曰
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司馬貞曰父之姓一也姑之
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
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然從子非父姓乎
賈誼新書六親應劭曰父母兄弟妻子後漢黨錮
傳鈞黨諸附從者錮及五屬章懷太子賢注謂五
服內親儀禮士昏禮請期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康
成注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而禮記仲尼燕居

篇以之閨門有禮則三族和鄭注父子孫兄弟
兩注異者彼謂請期恐有昏喪廢昏故云三族皆
據期喪者與此不同然皆是已族至親而史記秦
文公二十年始有三族之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
子如淳則曰父族母族妻族大抵言族皆主同姓
孔氏之辨據壘矣然親睦九族苟不止於同姓不
失爲推恩之厚如夷三族苟遂及於異姓雖其秦
人之虐恐或未至於此

上古簡質有名亡諱雖帝王亦以名行天下帝堯是

金壘子中篇

卷之一

三

也土高曰堯義止斯矣諱昉於周今日堯諱又謂
翼善傳聖曰堯夫堯諱舜作也乃方諱堯逆以聖
善自謚乎放勳史贊堯之烈太史公曰名尤失之
許由楊子雲云無是事太史公並疑其無是人今考
春秋傳許太岳之胤杜注云堯四岳高士傳云堯
召許由爲九州長九州長亦四岳也則疑於有是
人矣帝將禪位首咨四岳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庸命異朕位四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
師錫帝曰有齔三下曰虞舜則遜位許由且亦有

是事矣惟四岳自知其不可開命即辭又能舉在下之鰥以當帝堯之舉堯亦不疑而遂用之卒禪帝位而有天下此所謂爲天下得人而仁之大也莊周曰帝授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則罔誣矣

陳思王許由巢父池主贊曰堯禪許由巢父是耻穢其園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爲濯嗟此三士清足厲俗按稽康高士傳許由字武仲隱乎沛澤之中堯致天下而讓焉由廼去宿於逆旅之家旦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四

而遺其皮冠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告巢父巢父以爲汚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廼退而遯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今人但知巢由傲堯不悟且有池主也然其事益荒唐矣

人死則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故書稱堯二十有八載放勳廼徂落徂言升降言降也又必其魄神先游而後體魄從之故敘舜曰五十載陟方乃死陟方

言徂死言落也後世於帝王之歿乃卑稱陟或稱徂或云登假或云升遐或云崩然無不可或曰舜陟方乃死言舜升於天而死也猶詩言文王配天明聖王之歿與衆異耳頗疑於文義爲複然古人文句亦多有呂不韋謂王季薨而死本味賈誼謂越王勾踐崩而死耳是也

祭法舜勤衆事而野死謂舜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謂禹後人誤讀鯀障鴻水而殛死

因謂鯀與舜禹同在祀典孔疏云鯀塞水而無功而被堯殛死于羽山亦是有微功于人故得祀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五

之若無微功焉能治水九載夫祭法大典登微功乎使鯀尚有功則且法應入議何遽名隸四凶豈所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乎此一人一事當時爲罪則屏諸四裔後世爲功則祀通萬禩彼謂得禮則此謂失刑矣孔疏又以死勤事謂舜及鯀冥夫三人者非惟事不同實抑固語不同文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故曰以死勤事也鯀障鴻水而殛死尚庸稱勤乎

堯玄答魏商曰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禹舜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慚德爲說父不肖獲罪其子賢則舉之以消武王意也予按舜殛鯀於羽山原非死刑而曰鯀則殛死者謂終死于殛所鄭說是已至言廢父興子若以歆動武王謂已之於紂者此則忘情故國希思新朝箕子何以有此乎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六

或曰禹知鯀不能治水禹何以不諫曰按鯀方命圯族方命則自專圯族則自用以其剛愎忿戾雖君臣上下同朝之言且或不能矯其遺豈禹爲人子而能救之然洪範稱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鯀死于殛也不知鯀一殛幾年乃死鯀死後幾年禹興據禹初治水娶于塗山甫四日所謂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則昏娶又當蚤年又須服鯀三年喪畢然後娶則方鯀治水時禹益幼也書離堯舉共工在四岳舉鯀治水之前而共工下有

重出下文滔天二字或曰狀其過惡漫于天也然不容一辭而彼此兩義今春秋識云共工理水國語周太子晉亦曰晉共工虞于湛樂淫佚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當伯鯀擗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羽山則謂堯先使共工治水弗效因滅共工而後用鯀豈書文脫誤耶世遂謂共工水官然堯命人治水不應徒以官使之其後舜又命垂共工無水事也曲禮六工水無與焉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七

語類謂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上說得今記不得今按鴻烈解原道訓云禹之殛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掛而弗顧鹽鐵論文學曰禹蹙洪水身親其勞澤行露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撥冠掛不顧豈朱子所謂有箇文字上說得者

越絕書曰夏啟獻犧於益啟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啟立曉知王

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
故經曰夏啟善犧於益啟與益君臣始終如此啟
之敬承益益之教也猶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
成王與其避之箕山亦伊尹之復政周公之明農
與大紀云伯益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然則竹書
云益于啟位啟殺之何物語也

伊川云太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
太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則
文王爲三公矣按伊川此說與朱子異明道云太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八

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
讓之言其公也明道之旨與伊川同而稍不若伊
川之密南軒之說又衍伊川曰太伯知文王有聖
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于王季爲
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爲天下而
讓也或曰太伯之心知文王得國則周有天下乎
非然也以是存心則是利天下者也

論語或問謂太伯父死不赴而不得爲不孝按韓詩
外傳太伯之吳太王將死謂季曰我死汝往讓兩

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
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伯謂
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
以立季季遂立太伯反吳吳以爲君太王將死之
言與季於其親之喪遽舍其倚廬而之吳皆不可
爲事實然觀此則伯仲固嘗赴喪歸周矣王克論
衡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
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
季避王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九

越之人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社
稷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此論始末視韓詩更
詳益可見伯於父死而末有不赴事也

淮南子糟丘生乎象楷炮烙生乎熱升皆用紂事而
熱升未詳所出注但言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爲惡
以熱升殺之因熱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亦不言
熱升何物按殷本紀紂時諸侯咸叛妲己以爲罰
輕乃爲熨斗云則知熱升卽熨斗耳鄒誕生云
見蟻布銅升足廢而死於是爲銅烙炊炭其下使

罪人步其上

唐虞之世八元八凱雖各同出一父未必一母周有
（公王蓋一母而又四乳所生可謂靈異矣孔子紀
之以見周室之盛非特得材多乃天之生材亦媿
美唐虞也故董子繁露云傳曰周國子多賢審殖
至于駢厚男者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英也今
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得其指矣八士宋王伯厚
引周書武籍篇尹氏八士注武王賢臣晉語詢于
八虞注周八士皆在虞官以爲當在文武時近時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十一
成都楊用修則云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
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
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
适則八士者南宮氏也按兩人同據一書而一以
爲尹氏一以爲南宮氏今亦莫適考正然其散財
遷鼎正皆在武王克殷之際君奭敘文王修和有
夏已有南宮括以爲文武時人近之而用修依武
說反以爲成王時人何哉按國語詢于八虞咨于
二虢度于閔天謀于南宮常氏解云八虞周八士

皆在虞官南宮南宮适也既詢于八虞而又曰謀
于南宮則南宮之不八虞省矣

微子去之

云自輕而重豈紂之惡亦以漸而甚與

書微子謀于箕子比干以箕子言而去它書亦言
武王觀兵于商聞其殺王子比干而入則三仁之
次第明矣微子去之初不言奔周孔穎達正義曰
微子啟知紂必亡告太師父師而遁於荒野非去
紂即奔周也武王既克殷微子乃歸之僖六年楚
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面縛啣璧武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
家云武王克紂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
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
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
之書辭多錯繆面縛縛手於後故曰啣其璧又安
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
語云武王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投者舉徒之詞
時武庚已封於殷墟爲殷後傳言復其位者什之
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未及封也以其終爲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十一

殷後故云投殷之後蓋武庚誅乃因舊宋命微子
爲公令爲湯後耳不繼紂也按言微子歸周事莫
詳於此劉歆亦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
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
去不踰周斯仁矣得其指矣

冊錄云史記宋世家

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

但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

書傳未聞適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

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按斯語錯繆正義已言之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十二

曰面縛縛手於後故曰脚其壁又安得左牽羊右
把茅也楊恒偶見此疏而藉口讀史以誇其兄升

庵亦偶弗察耳

文王十五生武王然先已生伯邑考矣鄭康成曰文

王十三生伯邑考武王八十四生成王然後又生

唐叔虞

古史攷伯夷叔齊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曰子義不

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二子餓而死風俗

通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于

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妻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
而死三秦記則又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
王戒之不食而死

永嘉張君純云伯夷之讓國以父命爲尊固是但其
本意還是避紂若不去則必北面紂矣惡人之朝
不可立也伯夷爲諸侯人心必歸之何以自處只
得讓國以全其清若云叩馬而諫孔孟之言未有
及者謝景平謂其初出於莊周司馬遷遂作列傳
韓昌黎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黃山谷謂三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十三
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以謝氏之論謂篤信
好學

太公封於齊爲齊太祖後世尊之曰太公亦猶田

和篡齊爲田齊太祖故亦曰太公也曰太公望曰

周公旦曰召公奭或號或爵以名配之故知望爲

太公名無疑齊世家謂文王獵得太公曰吾太公

望子久矣故名之曰太公望此說殆非也

成王剪桐葉封弟戲也而周公曰天子無戲言乃封

小弱弟於唐柳子直曰周公成其不中之戲是

王遂過也孟母買豕肉啖子欲視之無誑
來先生曰一誑成兩誑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論極精嚴

刑一篇顯爲祥刑而言之無已者乃曰與獄非訖
于威惟訖于富曰惟時庶威奪貨曰五過之疵惟
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蓋
人情一爲利誘則官威不恪民罪使以貨免則王
法不行故戒之然其首爲贖法五刑之疑其罰百
鍰至千鍰非貨耶富耶夫王者躬自爲繫獄何以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一 十四

禁切其下

管子論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上赦罪則民多重罪
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憲行則過日益
又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
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
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淫睢之礦石也又曰文三
侑武無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
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
民之仇讐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其大旨則以風人

三慎毋赦其察治理則省矣至行之治齊乃曰甲
兵未足請薄刑罰以治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
不罰使一以甲兵贖是又何說哉昔唐虞之世五
刑無贖法周穆王始爲贖然猶五刑之疑者赦而
罰之亦庶幾罪疑惟輕之意先儒猶以爲雖大辟
亦贖引蕭長倩之言謂開利路以傷治化況概死
罪刑罪而一聽其贖勿問其疑與實矣是慕小利
而忘大害也是赦小過而貽重罪也其爲奔馬之
委轡生民之仇讐不愈甚乎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一

十五

五福首壽古人見其君父凡所嚴事則稱壽舉觴必
壽隨在致祝非必其始生之日與夫登秩之年也
然其爲詞益異矣齊桓公嘗與羣臣飲酒酣謂鮑
叔曰圖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捧觴而起曰使君
毋忘出如昔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
戚毋忘飯牛車下也使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
大夫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嘗田
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年焉對曰八十三矣公曰
美哉壽乎子以其壽壽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

似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祝主君無恙學子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入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觀二人之稱壽桓公所謂壽不踰德頌却是規也

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弗救裸體紉胸稱疾召管仲曰姑樂乎管子諾於是今之懸鍾磬之棖陳歌舞竿瑟之樂羣臣進諫請救三國而不許也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簋之間視管子曰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十六

樂夫管子曰此哀也非樂也於是定三君之處始封三國其始封三國也天下潰然皆以爲桓公之仁也故思加乎三國而義行乎諸侯矣然其封之孰與夫始救之救之則宋毋以有杞狄毋以有邢衛也杞與邢衛則先王之封國也宋已有杞狄已有邢衛而復封之則齊之封之也夫持危孰與興之於滅繼之於絕則其德齊也始弘此桓公管仲君臣所以夙暮計者不然宋伐杞狄伐邢衛而桓公不之救且乘以爲樂管仲覆以爲慶何哉得微

公冠之虐而以大其功幸隣之禍而以彰其德與說林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敢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以敵晉齊寔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寔美桓公乃弗救鮑叔之謀亦管仲之故知也蓋桓公君臣夙夕圖謀每如此

春秋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氏據詩稱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十七

公節用愛民務農重穀爲有志乎民之實予謂此特其居常事耳後漢書黃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注引春秋考異鄆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人大驚懼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細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賄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觀此則僖公所以閔雨勤

民者如是此固春秋之所賢也其云不謝比于九月蓋自先十月不雨至六月雨正得九閱月云

公羊傳僖公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內娶而名其大夫不名之者不臣之也是以臣其妻不可矣昔陳勝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不爲不可矣昔陳勝拜其妻之父怒而去之陳勝不爲顧勝慙焉問於博士孔子魚子魚子王之所問者善也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宗族婚姻又與衆賓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十八

畢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昔唐之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觀之則拜之可矣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子魚之對亦公羊之旨耶然予以爲勝匹夫之雄不成爲王乃子魚則固已儼然王之已王之則率土皆臣也奚妻之父之有惟古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以勝擬於始封之君以妻之父況於諸父可矣奚什此而疊疊也且諸侯必無內娶則天子於何娶之公羊之說固不行

矣或曰然則勝之不拜也禮乎曰非一也天子之侯於其妻之父臣之可也拜之亦可也以臣也則周公也臣成王微子也臣紂奚妻之父而不可乎以拜也則禹也拜皋陶太甲也拜伊尹奚天子諸侯之妻之父而不可乎

謚法蔡邕獨斷謂布德執義曰穆名實過爽曰繆蓋二謚也秦穆公一日繆公唐皮日休著論以爲公知晉公子重耳之賢不立乃聽公子摯先置夷吾是爲惠公晉亂十五年以謚繆爲定夫秦人謚秦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十九

君廼外取它國之事謂不能爲晉廢昏舉明易亂爲治者斯豈當時諸臣稱誅本意乎攷史記秦蒙毅將伏誅曰昔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則謚秦繆蓋自以秦事耳風俗通亦曰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適黃髮之謀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則穆公之爲繆久矣百里奚孟子稱其去虞適秦以爲智若卒不能免其身豈所謂盡及之者與

文公赦里鳧須使驂乘於國中而國之人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焉於是晉國大寧則赦里鳧須之以也田於圃陸期以日中而公有所愛者顛頤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頤之脊以殉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頤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與兵東伐一舉而有功故文將釋怨以昭德則封必先乎首讎將欲樹信以立威則誅必加于深愛漢高祖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二十一

封雍齒而誅丁公用此道也

楚之賢相稱令尹子文孫叔敖子文相成王叔敖相莊王兩人先後相楚不遠而其性行亦絕相似論語稱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而莊子亦稱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相而無憂色其喜怒不形如此戰國策稱令尹子文繼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廩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而春秋列傳亦記孫叔敖之

爲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食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其恭儉之行又如此子文之族嘗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而釋之子文讓之謂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廷理懼而刑之而成王爲出廷理艾臘之爲相虞丘子之所薦也虞丘子之族犯法而叔敖執而殺之其秉直奉公不以已阿私撓法又皆如此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二十一

諸葛孔明曰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可謂憂國忘私之至矣古文苑孫叔敖祠碑不知誰氏作謂敖相楚廷堅禹稷不踰殆非學論若謂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歿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如矢去不善如絕絃避患難於無刑術高節義敦良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驟也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昭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羲皇帝同代世其意常曩曩若冠章甫而坐塗炭病甚臨卒無棺槨以歛蓋綜其實云惜春秋左氏不詳記其事行史記循良傳亦落莫它紀載散出

無倫若楚莫敖子華稱自先君文王以至威王有
憂社稷之臣謂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乃推
令尹子文而不及叔敖闔且以令尹子常問蓄貨
聚馬稱令尹子文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亦不及叔
敖不知曷以故蓋不可攷矣

楚子聞令尹子文之貧也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
糗以益子文之祿而子文逃之或問人生求富而
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
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二十三

也齊慶氏敗公與晏子邸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
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曰慶氏之邑足欲故
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之邸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
矣吾非惡富也惡失富也嗚呼世知有富而已孰
惡而逃之乎抑孰知逃富之爲逃死惡富之爲惡
失富乎夫是固非二子之心也然理不越是矣夫
以富死或求富而失之者不多有之與雖然乃二
子者則誠無以富爲也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繒布
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供晏子一狐裘

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祀其先人際肩不撻豆其
取用於天地也甚薄夫旣已貧其身而富其家奚
爲故誠無以富貴爲者斯無有乎富貴矣

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
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
穆子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
何好焉故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
請降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晉中行穆伯攻鼓經
年而不能下餽問魯曰鼓之耆夫間倫知之請無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二十三

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曰間倫之爲人也
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
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雖得鼓安用之矣兩書皆
紀荀吳伐鼓而稍異左傳云圍鼓三月克之而彼
云經年然其寧失鼓而內不欲用佞人之謀外不
欲納叛者之請則仁義存焉或曰叛而納之是數
逋也服而降之不亦可乎何必疲民勞師哉佞人
勿用若其謀安可廢也賞以金帛不足以酬之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寡金

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
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施後
世非獨以適已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
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
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顏離善事親子路義
之而讎以非義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
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曰
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貪取
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乎凡人且猶不
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
過而爲義以自潔者也故夫子憂魯人之莫可繼
也子路受人之金而以贖其私子路蓋與人共爲
義矣故夫子嘉之子貢事見淮南子子路事見孔
叢子 又曰覽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
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
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
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
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

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魯公甫文伯卒而後宮爲之自殺而從者二八焉敬
姜曰斯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君子薄也撫其尸
而不哭齊崔杼弑其君莊公賈舉州綽邴師公孫
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皆死焉祝佗父申蒯駘蔑
又死焉皆發侯也國之士無死者晏子入枕尸服
而哭興三踊而出曰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
而焉得亡之晏子之哭而不爲之死也是耻爲婦
人而殺以從之也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
父襄伊僕堙祝佗父申蒯駘蔑非愛其死也是二
八之死者也夫生則從之於昏死則殉之於難是
妾婦皆有之而又何賞焉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覲宋
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
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覲人
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
其孰能當之 凡禮記檀弓篇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
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壻孺於前而不直西家之

衡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見呂覽召

類篇

司城子罕也相宋而晉人不能怙其霸荆

王不敢用其彊以宋國區區介二三大國之間而

終子罕之世以其國又無兵患君子曰相得其人

安事將

吳季札以其嗣君餘祭之命來聘請盡觀周樂是年

五月閭已弑吳子餘祭則季子實在疚矣自魯如

齊如鄭如衛又自衛將之晉宿於戚孫文子之邑

也聞鍾聲焉時衛獻公未薨曰異哉夫子君在殯

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爲之終身不聽琴瑟觀樂與其擊鍾何以異夫季子獨非其君之喪歟其君死于弑季也枕戈之不遑而觀樂何居且已不能其君而謂他人耶王深寧氏亦疑之予按杜預注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死札以六月劉曾尚未聞喪以經傳攷之不誣矣吳僻處荒服雖暫通上國而吉凶之間不能以時至故札非特在魯且終其使事蓋亦未之及聞也不然已則無禮而何以服孫文子乎

越世家云楚威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吳故地至

浙江是則吳越本以一江之限也吳伐越越王迎

擊敗吳師于檣李越因伐吳敗之姑蘇檣李吳地

名卽今嘉禾姑蘇又吳國都豈越先吳未發而擊

吳遂入其地迎吳師敗之窮追以及其國耶賈逵

乃以檣李爲越地誤也其後越又興師伐吳吳王

聞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吳地

太湖中椒山賈逵則又以爲越地司馬貞亦曰太

湖中椒山非戰所也且夫差以報越爲志又伐越

當三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是司馬徒見吳世家吳王悉精兵以伐越不知參以越世家越王不聽范蠡之諫先吳未發而興師也國語亦以爲敗之五湖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是也蓋越又先伐吳深涉其地而吳擊敗之耳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則吳王既以敗越因亦窮追以及其國都也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一

二十八

金罍子中篇卷之一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

明上虞陳 終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世謂孔門三世出妻按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伯魚卒其妻嫁於衛則非出也然嫁母出母等耳喪服小記爲出母齊衰期爲父後則無服注不敢以已私廢所傳重之祭祀疏毋犯七出爲父所遣而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一

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若猶在子皆爲出母服若父歿則適子一人不復爲母服所以然者已係蒸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無服今考世本自孔子以後數世皆傳一子則子思子上皆應爲父後之子伯魚死子思之母死而子思尚欲爲之服鄭康成注云說者謂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長適是或一義然又哭於廟而門人譏之子思則子思在猶未爲後而子思獨不聽子上之行服似不怨矣豈子思爲人嚴毅其流少恩或子上之母必有得

罪乎於出者而子思故拒之深以至此耶此大賢
上事非世俗所容輕議然檀弓一篇記變禮而無
害於義者則曰自某之爲之也記變禮廢禮則曰
自某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蓋非之矣
而朱子獨以子思爲守禮是何也

孔子嘗許伯魚喪其出母至於期而猶哭子思則哭
庶氏之母於廟獨不使子上之持服張子朱子皆
據禮出妻之子爲後父者無服以子思爲守禮其
解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朱子曰子繼祖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二

與祖爲體出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
出母禮也恐古者爲出母本自無服逮德下衰時
俗方制此服聖人固用古禮亦有隨時之義故伯
魚之喪出母孔子亦令伯魚喪之子思自謂不能
如此故但守古之禮而已其實子思正禮孔子却
是變禮也古註鄭則云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
不服耳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記禮所
由廢非之孔疏按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
母又云出妻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云

與尊長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
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其解道隆
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孔氏道猶禮也禮有可
隆則從而隆父在爲出母加厚爲之著服道汙汙
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爲父後上
繼至尊不敢私爲出母著服按二說不同緣解爲
父後一句鄭孔則謂須父卒適長子方得名之若
父在則主祭者父無嫌於服張朱則以適長子卽
爲父後不論父在父歿所以不同恐鄭孔得之漢
詔有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曰當爲父後則父
在尚未爲後也喪服小記曰爲父後者爲母出無
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爲喪者不祭而不敢
服其爲父歿而始傳重主祭可知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三一

儀禮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
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宋范文正公蚤孤母
夫人謝敗適長山朱氏因挈公育于其家公稍長
始感寤家世流涕之南京就學登第乃迎母夫人
以養母卒喪之三年既天子用公貴贈母吳國夫

人與公曾祖祖及考同命而歐陽文忠公著公神道碑獨不書公丁母夫人憂一節豈以公之喪嫁母如母爲獨踰於禮而爲之諱者與當公之居母夫人憂也晏元獻公適尹南京屈致教導諸生從之者多有聞於時而又以其時上相府書且自謂上書言事爲居喪踰禮而不自知公之居喪已自踰禮陸象山亦嘗與呂東萊書謂文正雖近世大賢而居喪教授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殺者夫以居憂授徒爲大賢君子中篇

卷之二

四

賢君子之教而曾不謂公以三年居嫁母夫人之憂謂大賢君子之過斯又何也

宋郭積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旣而母亡積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積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解官不持服申心喪自積始石中立薨子繼死無它子其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同知太常禮院宋敏求謂宜爲服三年解官斬衰同僚援据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爲令而文文山先生伯祖母梁先生父儀本生

母政適劉卒時先生父已捐館先生新差江西提刑以服制未定請於朝作假聽指揮適臺臣萬黃石論其不職未及得報遽解官遂以義起昭承重例心制三年論者遂謂文山有重服匿不舉至梓龍溪友議行天下哭齋歐陽秘書守道爲或問以解之文山亦自爲通廟堂一劄子辨明其事且請得朝廷討論墳典禮意播之邸報著爲令式得旨許令承心制著爲令益先生係祖母母旣他適而父復別繼致有斯疑不然卽積祖仁已是故事又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五

何請耶然龍溪諸人遽爾指擿名高爲累古人難之矣

宋何澹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係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事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給舍議之識者有以窺之矣澹乃去終制澹自有母而山人言以執喪

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可嘆也按隋書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劉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養服替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旁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二

六

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子思曰爲伋也妻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考之經傳未見其文昔長沙人王愔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愔於內國更娶生子昌愔死昌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

居重不攝政事於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事奏竟從子翊之義澹事適與公孝類子翊之議悉矣而當時禮官學生不知引以爲證故併及之

示子語類一發問某人不肯下所止也
憂曰禮爲所生父母齊衰終身律文許須心喪若所生父母再娶亦當從律某人是也又問若所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按問答內所云某人者正謂唐也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二

七

胡致堂康侯弟之子也初生其母以多男欲不舉時康侯未有子而康侯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後康侯連舉兩子宏寧致堂亦竟不歸所生而致堂本生母歿亦不解官持服斐然集中有與秦丞相書言之甚悉卒爲右正言章夏所劾謫置新州見史本傳夏劾秦檜意也致堂每讀史亦惓惓發明爲人後者之義謂不得復顧其私親蓋斷以自見而不悟康侯自有子其爲人後者雖爲其父母期而心喪解官必終三年盡情之所不

能違而亦禮之所許者曾大儒君子而不辨此乎
此於致堂曾不得爲小失也

首領羣婦陶其弟登婦無子乞養小兒李於抱子字之天春爲安張生子墓誌稱將早繼宗嗣壽日壽已百男官侯

還后尊正子漸大成向喬乞還去於朝司馬復伯

辭尚書張闔細於議令率還同初意致堂宜尋率

此不然與爲人後亦可畏耳

李彭山說理會編謂三年之喪禮家以爲二十七月

而終此必衰世之制短喪之漸也子生三年然後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

八

免於父母之懷豈有二十七月即可免喪之理況

魯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

可見喪不止於二十七月矣予按魯文公二年書

丁丑作僖公主公羊注云禮練主十三月文公亂

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故十九月作練主是春

秋時已有斯議漢文帝遺詔令天下吏民服喪以

三十六日者三年之喪故也所謂以日易月也故

當時翟方進以漢相之重服後母喪亦三十六日

以爲不敢違國家之制而唐書儒林傳有王元感

者亦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因深詆禮儒之
非云

喪不計閏閏在三年之內也今夫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或二十七月而畢而畢之月遇有閏焉則

何如按晉書禮志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

而遇閏二十五月也博士謝攸孔繁議魯襄二十

八年十二月丁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

附正月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

言以閏月祥右衛將軍殷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

九

月豈可謂踰若驍騎將軍袁宏曰漢書以閏爲後

九月明其同體也散騎常侍鄭襲曰閏是後七而

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獨曰丞相

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春取閏廼

二十六月乎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陽秋之義

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

以越暮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暮月故也於是已

酉晦帝除編卽吉而徐廣論曰禮宜從重喪易舉

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

以相屈執政從而行之其殆固矣

宋孫冲傳冲舉明經歷鹽山麗水主簿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調冲援古制以書于宰相不聽按宋史禮儀志御史臺言文武官併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下太常禮官議議曰按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塋者不虞徇待後事其塋服斬衰注謂同月或同日死也先塋者母也其塋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先月而同日塋猶服斬衰不塋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二

十

不變服也言其塋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祥練皆然卒事反服重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父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沒猶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訖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又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塋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塋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虞訖反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則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未

終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終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服臣等叅攷典故則是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依舊禮改正詔從之冲事不知與御史臺之奏太常禮院之議孰先後然禮官之議備矣冲所遺書當不出此如宰相不學何也

近泰處齋提學江西時饒州

府學生周鴻呈母董氏弘治十六年八月故次年閏七月父故鴻居喪三十九箇月母喪雖終父喪

尚缺一十五箇月況廬墓未滿二年乞容在外廬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二

十一

墓私補父服先生移文曰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母喪幾一載經喪父則父母之哀一時俱以作於其心而父母之服及一切喪事俱不容不並行於外矣乃今於母喪二十七箇月之外復修父服如此則是母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念能遏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宜無是理也蓋雖過厚之意實非中正之行吾所期於鴻者要在爲善於獨不求甚異於人

庶子爲其所生母按大明令齊衰暮年而注謂嫡母

在室意嫡母不在室則齊衰者三年也然是時子爲母雖三年而亦齊衰蓋是書頒行於開國之元年正當庶事草創禮樂未遑之際而孝慈錄成於洪武七年始斷自宸衷著爲定制子爲母雖父在庶子爲其母雖母在皆得以終喪三年蓋以天子之制而伸人子之情則父固不得壓其子母亦不得而壓其庶子也此亦當於天理而較於人心所以破百代沿革之陋而立萬世常行之典者至矣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

十二

雜記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注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疏曰雖受之而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曰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不得已而食肉猶不飲酒蓋以酒能變性尤易忘哀故也有問喪禮不飲酒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奠之饌則如之何朱子曰與無服之親可也又曰喪葬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宜食只可分與

僕從又問居喪爲尊者強之以酒當何如朱子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若到於必不得已處猶可飲酒決不可聽樂

南史徐爰頗涉書傳尤長於傳會世祖崩公除后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咨爰宜習業與否爰答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姪安王子克博士又咨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史議其專斷而失訂其是非按朱子曰居喪無不得讀書之文古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

十二

人居喪廢業業是簞簋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未嘗斯須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樂也故曰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亦是樂官也則居喪讀禮初亦不妨讀書而兩博士意主於讀書問發於習業則其問固已繆矣然呂東萊制中下帷朱子亦遣其子就學而陸象山毅然非之移書東萊謂儼然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屢常滿爲大人君子之救近世程篁墩以爲卽此一事亦可以見二先生於尊德性道問學各有所從入而致隆之意若

主於陸昔孔子孟子皆常居母之喪今雖無從致見其講學論道之實而一則以門人治防墓之崩一則以門人敦匠事似亦未嘗謝遣生徒介然守其不語不問之節於三年之中者至於塋魯反齊則亦已非必柱楣之廬矣且夫食蔬飲水固不廢食寢苦枕固不廢寢纒纒管屨不廢衣服柱楣剪屏不廢居處何讀書而廢之有

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塋后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言國政大夫謀家事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

十四

諸史書起復某爲某官緣朝廷食用材舊不欲使以三年釋位方儼然在憂遽起而復用之記所謂奪人之喪與自奪其喪非嘉稱也然多將相大臣出於特命以爲故事其他亦有州府尉員有司奏留雖宋禮義立國而其臣能政情及禮終奉几筵者富弼王淮劉珪崔與之不越數人武帥則有田況一人餘蓋多奪情矣國初大臣時不免此自羅公倫一疏然後人知耻諱至於今且百年鮮有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前代豈有也然士大夫訖喪請

於投牒詣選曹或進名狀於太僕之門從從官起復弗攷矣已祥禪而來里閭有勸結司府有憑由非踳其實何自誣以弗馳名乎及廼臺府文移國家典章諸書亦或公立科條踵襲訛舛流聞後世此非小闕矣

今大明會典百官終喪起復請選用起復字吏部稽勲司有起復科王順渠羅念菴皆讀書翰林集內士人書與人作誌狀往往書起復實非起復也

復實非起復也

伊川看詳學制云士人遭祖父母喪不得應舉朱子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

十五

謂伊川此言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者爲祖父母甚服內自不當赴舉余按宋史舊制甚喪百日內方應試士人病之多有冒哀竄籍奔走京師被罪者天禧四年學士晁迥言請自今卑幼期周聽令應舉天聖七年興化軍進士黃價赴舉有叔爲僧疑所服禮官言檢會勅文甚周尊長服不得取應又禮爲叔父齊衰甚外繼者降服大功價合比外繼降期之制從之如此則期長格試宋氏祖宗以來有令式明文矣朱子謂法令無明文者豈渡

江之後經亂之餘載籍軼亡無所遵守故耶竊惟
祖父母正統之期最重者天子諸侯絕旁期大
夫降於祖父母之期不絕亦不降女子外適盡降
其旁親而獨於祖父母暮而不取降

後漢戴封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譙玄遷太常丞
以弟服去職晉稽紹爲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
桓冲版王薈補江州刺史時薈始遭兄邵喪將薨
辭不出魏孝岳居暮之慘未聞聽婢過前南宋王
景文爲司徒左長史坐姊墓開不臨赴免官畢竟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十六

風俗近古清議尚在

昔陳壽在蜀時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
卿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累年楊旌有伯
母服未除而應舉孝廉天水中正姜鋌博士韓光
議以爲旌本周喪之戚猥當貢舉應貶司隸荀愷
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廼造楊駿尚
書左丞傅咸奏其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
顯貶以隆風教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
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疎女廬江太守梁龕明

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妓同會丞相長史周顥

等三十人丞相司直劉隗皆劾奏之梁州刺史楊

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爲妻

中正張輔爲貶預周伯仁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

日醉大損物望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終式父喪

議還前夫家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

制出毋齊哀暮卞壺爲御史中丞奏是母以子出

式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詔式付卿

邑清議廢棄終身明帝崩國喪未暮尚書梅陶私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十七

奏女妓鍾雅爲御史中丞奏陶無大臣忠慕之節

先皇帝崩喪未暮月而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

衢路宜加放黜以肅王憲按晉世風俗頽敗禮教

陵夷而法度之士猶正色引經小見遠聞輒相舉

正凡此數事皆近世流俗之所易犯而縉紳大夫

且相習翫以爲當然者由是觀之則後世之隆禮

由禮不如晉世之謹嚴者多矣

宋劉炳與弟煥皆官侍從而親喪不羣坐奪職罷

郡當徵宗朝雖姦黨恣行而清議尚立如此內殿

崇班鄭從易母兄俱亡嶺外歲餘計聞請行服神宗曰父母在遠當朝夕爲念經時無安否之間以至年餘不知存亡耶特除名勒停除名勒停名教罪人庶幾不辱縉紳矣

禮女子嫁服其夫斬而降其父母替其夫斬而降其父母替何也曰婦人不二斬也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女嫁則移天矣不二天故不二斬也既服夫斬則推夫之重喪夫之父母亦以替喪夫之父母亦以替以夫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十八

之父母猶已父母也情至而禮隆極矣故婦爲舅姑喪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服青緣衣以俟夫之終喪禮也俗以爲吉凶異其夫因循亦同夫之服紀唐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叅軍蕭據覺其非請於朝下禮官議太常博士李呂曰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請求禮經以正風俗後唐復定三年之喪宋興孝明皇后服昭憲太后喪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

三年之內几筵尚在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羅綺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於義爲稱右僕射魏仁浦亦請如後唐制詰從之既遣不二斬之義於是婦適夫家始覺偏重而於生身之恩反落莫矣

婦大功衆婦小功順師古以從子之婦並服大功

請衆婦大功衆婦以替

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父母死壻之父母死其女若壻曷故焉於義則無絕也於禮則無嫌也曷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十九

爲與其人有百年之約而曾不能以三年須乎謂貴夫男女之時也蓋卽其初致命而更娶嫁又必踈夫女若壻之免喪既以免喪而卽吉矣此守制待期之男女曷故而必確守前言迄渝大盟非野於禮者之爲是言乎按黃氏日抄云謂不得嗣爲兄弟者言遭喪不得成婚爲夫婦未成婚故托兄弟爲辭遭喪之餘無望生全故以此辭於女女不敢嫁而待之服除而後成婚壻之於女氏父母死亦然羅氏困知記云言弗取弗許者見喪之初不

忍遽爾以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
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
二氏之解其庶乎得禮意矣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
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有期三
年之恩也女服斬衰曰未有期三年之恩則服從
何生然則既葬而斬衰之服除男取女嫁其爲禮
之所許也明矣

王顯孫女將大歸而德最卒疑其服制禮官授曾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二十一

子問女服斬衰於室而除或未室但出橫即
除之

禮嫂叔不通問又曰叔嫂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
鄭注以爲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
親也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孔疏亦曰此見之
妻夫之兄弟既無尊卑嫌於褻瀆若其成服則數
相聚見姦亂易生故令之無服曰不相見則其明
微別嫌又不止於不相通問不相爲服矣晉阮籍
嫂嘗還家籍見與別人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

說也方悟去古未遠雖晉人猶知謹禮如是

禮爲舊君有服而雜記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違諸
侯之大夫不反服解者謂尊卑異體不反服舊君
皆以避新君也則惟新君與舊君皆諸侯然後無
嫌於服耳是時雖天子在上而諸侯亦各自爲其
國君由是以降則禮固曰大夫不稱君仕於大夫
之家者曰僕已皆無君臣之分之可言矣況異時
封建爲郡縣而天下大君廼惟一入乎然自東漢
隆辟舉尚節俠怨惠大明報施過當士由曹掾而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二十一

升王朝有往往輕千里解官奔故主之喪至於治
塚廬墓行服三年下逮魏晉黃輩又伏法違科之
死靡悔以相高尚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迷國罔
上之俗作左官外附之法繁而奸雄乘間展拓私
門樹置私人天子孤立而篡竊襲踵矣
晉書管仲
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爲公臣曰具所與游僻也可
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爲之
服之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疏官於大夫
爲公臣不合爲大夫着服

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挑莉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宋劉原父氏著論深非之以爲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而乃惡之非禮也周之末造也劉氏之論得禮意矣予謂古者天子蓋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乘大路越席側載畢正寢兒持虎蛟韞絲幣彌龍庶士介而坐道蓋一出入而所以禘除不祥警戒非常若是具也豈待臨臣喪惡其死而然乎至於君臨臣喪則喪大記言之雖巫至門猶恐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二十三

主人惡之而用祝況挑莉執戈惟臨士之喪亦以祝代巫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故鄭注孔疏皆以爲檀弓特據天子禮也昔柳莊之卒衛侯不說祭服而往故王有大臣之喪亦有不待其襲者用此禮也若諸侯臨臣之喪雖未襲巫止於門外使祝代巫執刺先入小臣執戈死之明日既襲及殮殯以來天子諸侯並巫止祝代無挑莉小臣執戈也周禮春官男巫王帛則與祝前故知此皆天子禮也

曲禮哭日不歌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伊川先生因謂賀吊不同日深矣鄭康成注禮乃云哀未忘也專解哭後朱子集註論語用之皆逗却日字且如一日之間聞人之喪欲往哭之未哭之前謂尚可歌乎是不以情居哀而哭爲無從之涕也故生與人相知死而往哭之是日也將哭則已有未發之哀自不容歌已哭則猶有未忘之哀亦不能歌故曰哭日不歌又曰是日哭則不歌知此則可以証程蘇當日之是非益不辨而自明矣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二十三

曲禮哭日不歌檀弓吊於人是日不樂又曰行吊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夫自朝至於日中曷謂之日吊與歌不樂不飲酒食肉則一日七情惟哀爲易感而難化誠敬之至故也故未哭吊而已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既哭吊而猶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故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皆日日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又曰以全哀日以全哀則所謂餘哀未忘祇覺其欠矣

晉

時帝欲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欲卻期孔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

食救日食有后之喪太子墜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按大臣之喪與后之喪正爲一例尊卑不同要爲君皆與有變焉雖日食納后皆常事也故可以后之喪廢日食之救亦可以大臣之喪緩納后之期坦乃以后婚比后喪寧以喪婚不欲卻期此謂有夫婦無君臣失常變輕重矣宋杜鎬從幸澶淵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吹之禮時鎬先還備儀仗命馳騎問之鎬以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爲對按忌日不樂禮也武王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二十四

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則於書未之聞此俗儒傳會倭臣矯誣而人臣以對其君不敬之大者矣

宋太平興國元年十月七日叅政竇偁卒明日太宗臨其喪還宮卽令罷宴天禧元年九月長春殿宴餞節度使張旻以王旦在殯不舉樂嘉祐六年三月宰臣富弼母薨禮院請罷春宴聲樂詔并罷春宴

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司馬溫公薨六日明堂肆赦諸公賀赦畢欲往吊喪伊川先生曰不可予於是

日哭則不歌或曰不云歌則不哭東坡素嫉程遂以鄙語戲之至今未有明言其是非者近日何盱江何燕泉皆謂伊川非是朱子門人有問此事朱子答以可疑或問賀則不吊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吊似無可疑朱子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聞云歌則不哭若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則樂而暮聞親屬之戚不成道旣歌則不哭道夫問這事且看溫公諱日與禮成日同則吊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執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秤停不得則雖以朱子之深信程氏而不能阿其所好惟石堂陳先生云此惟伊川爲是溫公薨五六日矣未吊者明堂禮各致齋也賀赦畢隨往吊者預辦一日行二事也賀畢而吊則其賀其吊皆不誠非與人交之道亦非事君之禮也必曰日而吊爲是不然則賀畢始聞喪疾往哭之猶或庶幾要之執禮者亦不以爲可也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二十五

石堂之論其精然其義始發於道夫天禧元年太尉王旦薨時季秋大享明堂其日發哀真宗疑之禮官言祠事在質明之前成服於既祠之後於禮無嫌詔可吉凶同日真宗猶疑之而禮官不知也則沿襲之繆而傳會之非也

程伊川先生謂質吊不同日故不以郊畢賀赦之日往哭溫公東坡深譏焉雖朱子亦致疑之余竊以伊川之考禮精矣亡可疑者按宋史禮志南郊儀注郊禮畢是日帝御宣德門肆赦羣臣稱賀則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二十六

賀赦與郊祀禮成本一日溫公薨則前此蓋六日矣郊特牲曰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曰不哭不凶服而以日言之雖既祭而猶不哭不凶服可知也此無他爲敬之至故也檀弓曰吊於人是日不樂又曰行吊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曰不樂不飲酒食肉而以日言之雖將吊而已不樂不飲酒食肉可知也此無他爲誠之至故也故祭之日而吊方祭而逆有吊之心於祭爲不敬吊之日而賀將吊而先行賀之事於吊爲不誠夫以溫公六日之

喪雖及是不稅喪服而往吊之已不可言匍匐矣則蓋亦姑差一日以分辨吉凶各致其誠敬非禮之善物乎

卒百官方有慶事畢欲往吊則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樂矣曰不言歌則不哭故曰此禮也叔孫通制此禮也願怒遂成隙二人言而何居曰百官方有慶禮即朝廷之善事也錦衣纓裳遠變而素欣躍舞詠變而哀伊川不可謂無見特引論語爲不切耳東坡之言何如曰戲侮也非忠信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二十七

也使伊川明義禮以正之彼將媿服不暇何必怒耶怒而成隙克已之未盡者也

曲禮君子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注子事父無貴賤親疎暴貴是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也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爲作美號若父昔賤本無謚已今暴貴升爲諸侯乃得制謚而忍爲父作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爲難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喪服小記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註祭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已爵加之嫌於卑之二者同義禮有大宗小宗指諸侯之別子與繼別者而言天子諸侯皆無宗大夫以下則有宗詩云大宗毛傳以爲王者天下之大宗是指天下宗之不謂族人之所宗也鄭箋以爲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亦不指天子孔疏曰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羅念庵嘗著宗論見本集亦曰諸侯以上庶人以下無宗法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

二十八

宗法爲公卿大夫說云

宗法立則甚重大宗故白虎通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已之父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漢戴聖魏田瓊晉范汪亦皆言大宗不可絕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瓊又云謂禮諸父無後則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汪又因其子甯不同猶暢言之無餘贅矣但其庶子還承其父如此則以昭繼昭穆繼穆中間

不免間隔一代有禰祖之嫌豈禮至窮處有變之不能盡通者聖人亦無如之何與

二程全書伊川將屬續顧謂端中日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絕而歿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始乎尹氏注云此一段差誤近世侍郎呂公桷亦曰此差必矣雖伊川繼太中主祭亦未必然余嘗竊疑之豈大賢講禮而有未詳至於易簣之際爲此紛紛侯師聖亦豈諱其師者及考通典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支子不應祭章郡京兆二府君僕射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況天子乎自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文攻乎異端宜加議罪杜佑曰按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爲士庶子封爲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

二十九

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奪宗
況天子乎所云聖庶者謂如武王庶子有聖德奪
代伯邑考之宗嫡也張子理窟亦曰天子建國諸
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
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
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涇流泛濫則自然後河身
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枝昌大則
須是却爲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只爲武
王之聖顧伯邑考不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

三十一

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
君之禮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
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則其說
與伊川合蓋侯氏之誤寔本於此嘗因是論之諸
侯奪宗謂諸侯也聖庶奪嫡謂天子也卿大夫士
則異於是矣卿大夫士之不可以奪宗者何也古
者天子世及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諸侯之
大夫不世爵祿夫惟不世爵祿將一再傳之後而
已復爲士庶人焉大宗則百世不遷者也故大夫

士之不可以奪宗者重宗也白虎通曰諸侯世世
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宋康蔚之
曰大夫士尊不相絕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別子之
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糾正一宗者也故特加齊
衰三月之服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
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爲宗服文則知諸侯奪
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記孔子曰宗子爲士庶
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
介子某薦其常事張子亦曰言宗子者謂宗主祭
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非特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朱子曰今法長子
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
子之子然則大中之歿明道雖先歿伊川是支子
主祭主喪自合明道之子若孫伊川自不得主喪
大中之廟雖始立於伊川亦合立於明道之家伊
川亦不得主祭而伊川立子之託師聖奪嫡之議
以卿大夫上偏於天子諸侯而不自知大賢大儒
倉卒議禮愚於是終不能灑然也

唐書禮樂志庶

子官尊而立廟其主祭則以文庶封官祭大宗主祭兄陪於位以廟由第立已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則各祭考妣於正寢至和二年因宋庠奏下兩制禮官詳定諸大臣皆得立廟或廟因象子立而嫡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長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長孫伊川蓋用此制

鄭注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家人凡祭墓爲尸固已明矣唐中書舍人武儒衡乃謂韓阜引漢官儀古不墓祭臣據周禮家人之職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

三十三

凡祭墓則爲之尸古亦墓祭但與漢家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無哉按周禮家人凡祭墓爲尸疏曰禮墓神也本文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爲之尸蓋始穿地將墓祭以告於后土又小宗伯成墓而祭墓爲位是墓畢爲先人形體在此故祭后土以安之禮墓日反哭後虞以前無他祭其爲禮墓神省矣古者祭必有尸內祭則以孫無則取之同姓外祭則用異姓故祭竈用庖人爲尸亡國之社以刑人爲尸祭外神故也祭墓以家人爲尸乃緣此

墓祭祖考可乎且墓期得卜甫窆先人之體魄猶在未槨也謂墓祭祖考可乎

朱子謂古者男女皆有尸自周以來不曾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或問妣有尸否朱子曰一處說無尸一處說有男尸有女尸亦不知廢於何時愚按祭統云設同凡通典曰夫婦共尸婦人祔從於夫同年而食故共尸也是夫婦止用男之一尸以統於夫然士虞禮又稱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記少儀云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鄭玄曰夫婦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凡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凡精氣合是異凡異尸虞以前之祭同凡同尸祔以後之祭耳魏高克謂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婦則祔以後祭皆然此自夷俗宜乎損敗風化壞亂情禮誠不免矣祭以主用木神而明之也古並用尸則吾不解其謂夫尸卑且幼者於上而羣尊從拜之非儀也使尸者有軀軀之情焉則神安由棲立影子堂荷一聚不相似先儒謂之拜他人況拜他人也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

三十三

金罍子中篇卷之三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春秋二百四十年人物隸十六國行事之詳各最其

國史而湮矣猶幸塵見於左氏傳國語傳分年語

分國諸臣之事猶散漫不倫讀者靡以鏡見始終

予竊病之嘗觀宋史儒臣眉山王當字子思者著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春秋列國各臣傳云人競傳之而惜予之未及見

也然其書曰名臣蓋止錄當時諸臣善跡之較著

者至讀近世大庾梅國劉先生所爲春秋列傳體

則大史事采語傳而分繫其人善惡畢紀可鑒可

師舉於是在烏乎亦略備矣

漢儒不知書本百篇故孔臧與弟安國書曰今學者

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至然也北

史齊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爲八

十宗因曲爲之說儒生薦信泥古誤書闕文而不

知類若此

越絕書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謬夫其自敘外傳

記之卒章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

以庚則袁康又曰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

與之同名則吳平也由此觀之則造端類事蓋本

袁康而屬文定辭乃吳平耳兩人疑皆後漢時人

王克嘗稱臨淮袁太伯會稽吳君高爲能知之囊

橐文雅之英雄且曰君高之越紐錄則越絕當作

越紐平字乃伯高然字書吳本從口從六六音仄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非從天三國言有口爲吳無口爲天本吳人捷給

鑒空以自尊大之辭而此亦以天承口爲吳類苑

謂古文自變緣其法已錯亂後轉爲楷字愈訛舛

則漢世蓋已然也太伯疑卽康字

易中孚彖曰豚魚吉按豚魚卽是河豚此物雖以河

名寔多生江海其出有時率以冬至後應期而來

中孚冬至十一月之卦故取象豚魚中孚之彖曰

豚魚吉夫子傳之謂吉不在豚魚也人之信能若

豚魚則吉耳世解遂以爲人之孚信能感及豚魚

豚魚至無知者尚能及之則其信可知故吉則遠其本矣物之無知獨豚魚耶且於中乎奚取焉是說予得之爾雅翼易既濟之九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楊雄趙克國圖畫頌范曄漢書西羌傳皆謂鬼方爲西戎曄又引殷頌自彼氏羗莫敢不來王竹書紀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以爲證通典主之然它無攷焉且於易爻亦無取吳幼清曰三離之終南方之窮國也荆楚居南而好鬼故名之然它書亦未見有以楚爲鬼方者且三爲離終豈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三

當迴戈自伐耶近熊過作象旨決錄引子寶曰鬼方北方國也離爲兵戈故稱伐三與上應上爲坎終坎當北方故稱鬼方又引張說赴朔方軍詩遠靖鬼方人其說當是晉書四夷傳北狄之類夏曰薰粥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亦其證也堯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幽都鬼方義亦相近此有雜引易文與今易異者祭統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註不及疏云此易繫辭文也今十篇無之坊記引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今本

無凶乃曰則利有攸往注疏皆不及緇衣引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注俱問也問正爲貞而今本作貞

變則化正義云初漸之謂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爲化也月令鳩化爲鷹是爲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坊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解與中庸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同義如此則下文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已都不合愚意此中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四

字音衆中道與中庸從容中道之中道同道謂仁也中道所謂中心安仁也言求仁者必至是而後已猶射者之期於中的而止耳

蒲人要盟事程子遺書內有兩段議論不同一云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爲況聖人乎果要之止不適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出呂與叔東見錄一云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蓋要盟而可用則

賣國欺君亦可要矣出游定夫錄當以游錄爲正
王荊公答龔深父書亦云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
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制
於人而不行則聖人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
之所爲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
明義此孔子之微也與游錄一段合

子欲居九夷按說文南蠻从虫北狄从大西羌从羊
惟東夷从大从弓俗仁而壽有君子不死之國亦
在焉予謂孔子欲居之意或以斯與其謂君子居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五一

之正指九夷君子之國與中庸答子路南方之強
也君子居之誼同而今解謂孔子將以君子之道
化其俗若然則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亦何獨九夷
居哉班固亦稱自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義理
田蠶織作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
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可貴哉仁賢之化也
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
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得其旨矣

語作者七人矣不著姓名陶靖節聖賢錄謂

儀封人荷蓍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條丈人
皆見於論語與孔子同時而燕泉何先生注又云
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卽論
語後篇所謂逸民者按逸民與孔子不同時而孔
子之嘆是有傷世之感焉似不若陶錄之得張子
正蒙則又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創制興王
之道非有述於人者然此皆無可攷矣

殷受夷居原壤夷俟踳踳夷俗乎齊顧歡曰擎蹠磬
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踳荒淫之肅又曰夷俗長跪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六一

法與華異翹左岐右全是踳踳故周公禁之於前
孔子戒之於後是也

齋必變食孔氏注曰改常饌居必遷坐孔氏曰易常
處而邢氏疏又以食不厭精至蔬食菜羹瓜祭必
齋如也爲皆家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亦
齋者孔子所慎齋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困病則
失敬慎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皆然是則孔子
之齋有膾有割有脯有魚有肉有酒膾擇其精割
必得正脯不用市魚禁饌肉忌敗酒不取一宿飲

不至亂皆孔子之所爲慎齋也非他所爲不飲酒
不如葷而以爲齋也致堂胡氏論梁武之齋乃浮
屠氏所行不飲酒不如葷之齋非祭祀散齋七日
致齋三日之齋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居必遷坐
衣必變服食必盛饌一其心思明潔其體以與神
明交不聞不飲酒不如葷也然則不飲酒不如葷
而以爲孔子之齋也者朱子之注毋亦陷於近世
二氏沿習之陋而不之察矣乎按葷有五道家謂
韭蒜芸薹胡荽薤佛家謂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茗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七
葱五者熟之則發姪生噉增毒故皆忌而勿食然
儒者無是也記凡膳於君有葷桃茹皆造於膳宰
應氏曰臣子之致膳者愛心也薰葷不祥者敬心
也是則薰烈之物古人且羞於王公獨不可薦諸
鬼神乎自有不如葷之說道家崇事玄武玄武七
宿虎危形似龜蛇因忌龜蛇又因龜忌鱉因蛇忌
鱉而佛家又併牲血之類而盡去之於是有斷屠
放生素食長齋至於勅織官文錦不得用鳥獸之
形宗廟犧牲代以蔬麴而庖犧氏始爲天下一時

之聖人迄爲地下萬世之罪人矣

北史齊永安王浚神武第三子也早慧年八歲謂博
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
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也浚可謂明悟矣記有之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
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然
則謂鬼神於若有若無之間者聖人正以此設教
耳

至於犬馬

云云包注謂犬以守禦馬以代勞雖能有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八

養於人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入子養其親
而不能加敬則與犬馬何以別乎犬馬譬人子之
養其親者非指言親也似得之唐馬周上疏言臣
蚤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即同此義

宋劉恕道原幼時坐客有談孔子無兄者道原曰有
論語曰以其兄之子妻之可謂的証蚤悟矣孝經
正義亦謂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按家語孔子父
叔梁紇娶上官氏無子側室生子字孟皮足弱不
良於行叔梁紇曰猶無子也乃謀於顏氏之九女

而得徵在生仲尼則仲尼固有兄字孟非伯也白虎通曰嫡長曰伯庶長曰孟邢氏乃獨以意言之故不同耳又按孔子弟子傳有孔子兄子各忠在七十二人之列

論語微生高戰國策曰尾生高蓋一人也

顏淵伯魚之死按論語其先後曉甚而家語所記歲月乃子淵死伯魚曾未有志司馬貞注史記遂以論語爲設事之詞夫詞固有設事而後見然亦何至逆人之死況慈父而以施之其子哉以孔子取金罍子中篇卷之三九一

與且不能一言自白於羣弟必指愛子以自明誠斷斷孔門師弟間矣

顏之推云曾子年七十始學名聞天下攷家語弟子解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乃及聞夫子一貫之授卽在夫子夢奠年亦二十有七歲耳使七十始學安得登孔子之堂況傳道先七十二子者哉繆也宋景文筆記云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亦非曾子問可謂博學明辨矣豈待七十乎

一貫之唯博極而約乃謂晚始該洽何哉曾子未嘗著書莫粹於大學乃門人述曾子意而爲之非手筆也世所傳曾子淺駁蓋贗書耳謂曾子年七十著書而所著乃僅止如是亦曷足以爲曾子哉孔子稱柴也愚家語亦謂子羔爲人篤學而有法其逃蒯瞶之難追者幾及之猶不徑不實其愚如此注班固幽通賦乃云蒯瞶亂子羔滅眉髡鬚衣婦人衣逃得出時有兩子羔可也

周平園序農器譜謂論語犁牛之子騂且角蓋犁田金罍子中篇卷之三十一

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則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此說殊穩愜而注疏不取豈以牛耕未或見於春秋然冉耕乃字伯牛司馬牛名羣見於孔子弟子名字間矣山海經曰后稷孫叔均作犁耕八便劉公節編春秋列傳衛史鮒字子魚亦曰祝鮒余按記王前巫後史太史公稱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周史祝同一官然史魚之直祝鮒之侯孔子定論較然兩人祝鮒亦字子魚蓋偶同耳廐焚孔子之家廐也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

來者拜之士一大夫亦相吊之道也以斯知之
蓋使當時若焚魯廐則路馬國馬亦自須問

升車必正立者古人惟安車乃坐婦人不立乘餘皆
立乘故遇有敬事則俛首偃躬以手憑於車前之
衡木以致敬謂之式若後世之坐乘則手加於軾
卽如隱凡相似謂之傲惰而非所以爲敬矣古今
異宜此亦其一也

逸民虞仲次夷齊之後知其非仲雍也且仲雍實君
吳何逸民之有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十一

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蓋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孔子於記稱少連大連先少連於論語獨稱少連孔
子稱伯夷叔齊孟子則卑舉伯夷尚賢也

或問蕭牆朱子曰據舊說諸侯至屏內當有肅然之
意爾雅翼則曰周人燭蕭使臭陽達於牆屋故曰
蕭牆愚按爾雅蕭萩蒿也意古者儉朴雖諸侯內
屏皆用土築以蕭覆之故曰蕭牆猶茅茨土階耳
後世雖有尚文趨奢或用雕牆猶存斯名義無頓
改

韓之土正義曰按周禮秋官條風氏掌執鞭以趨
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
男則二人注趨而辟行人蓋下士也

三歸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妾
惟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故曰有三歸國策
亦曰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闔七百國人非之管仲
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

禮凡賓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而
許曰終辭論語三讓當作終辭朱子訓爲固孫謀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十一

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注如淳曰食酒猶
言喜酒師古曰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者非也食
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予謂顏注
當矣然沽酒不食酒自言食何詞費乎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語簡而意
具矣賈子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
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傳白騰黑掄流波雜
芷若籠蒙視冶由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
王公大人孰能無憚怵養心而巔一視之淮南子

修務篇云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蜩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常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竝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珮玉環榆步雜芷若蒙籠目視冶由笑目流眦口曾橈奇牙出齲齲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頽頽之行者無不憚憚瘖心而悅其色矣子華子天道篇云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俱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褐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皆不能出孟子而詞已費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

十三

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趙注艾美好也妄意當只是美好男子少年情竇初豁慕止此也然不敢以為安偶讀新安文獻志程大昌謂徧思經傳絕無有以艾為美好之文或云女字訛耳然孟子書不經焚毀記在三館汪少監聖錫言衢有士子陳其所見少讀如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即懲艾之艾音刈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於孺慕之時矣云妄便以程說為長且謂即如其言艾字不妨

仍讀如字艾衰意也記五十始衰曰艾是也既而以朱注云義同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因攷楚詞九歌大司命章竦長劍兮擁幼艾彼艾自指衰老幼艾猶云倪耄與此不同戰國趙策建信君以色貴幸於趙魏牟過趙因言王有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乃以與工為天下而不以予工乃予幼艾即指建信則始知艾果為美好男子之一証又春秋晉獻公內嬖驪姬外嬖二五而比以構其太子申生故國語狐突云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以艾與內對因知其不得兼女色宋公子朝男子之美者也衛靈公夫人南子宋女相與淫既嫁而復與私會于洮故野人之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猷婁豬求子猪譏南子耳猷牡猪謂子朝而艾云者以寓子朝之有美色蓋自是春秋戰國間有此語雖不見於經而錯見於傳而何謂無哉

美其人口都惡其人口鄙朱子曰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為鄙謂美為都也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

十四

孔子先簿正祭器簿按韻會云籍也笏也左傳韻
珽注今更持簿徐廣云手版也周禮司書注疏古
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之後代用簿簿
今手版

置郵許謙曰字書馬通曰置步通曰郵丘公濬曰置
卽漢時之騎置今之驛傳也郵卽漢時之郵亭今
之舖舍也

詩正義云孟仲子趙岐云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
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孫共事子思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十五

後學於孟軻著詩論詩

告子鄭注謂名不害豈以七篇有浩生不害以浩爲
告耶

告子之不動心以強制其於氣也以助長孟子斥之
今按墨子書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
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
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名與孟子所稱非二人

陳氏曰世人言謚曰聃故世稱老聃然聃之爲訓耳
漫無輪也似不得爲謚予按老子姓李名耳聃豈

其字與又老子耳七寸而參扁蓋名與字所由起
荀子正論篇拂管臙脚楊倞注臙膝骨也脚古脚
字臙脚則則其膝骨也鄒陽云司馬喜臙脚于宋
宰相中山子按孫臙嘗以談兵見忌龐涓則足于
魏臙之稱其亦以斯與司馬遷亦云孫子臙脚然
則孫子固應別有名臙不得爲名也

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糞下本無車字而朱子語類云却走馬以糞車或
以爲疑按張平子東都賦亦云却走馬於糞車何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十六

惜騾褭與飛兔蓋朱子用此語也老子兩言本皆
合用一車字第不言耳古者兵不用騎戎馬生於
郊馬駕兵車也却走馬以糞馬駕農車也

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魏策操右契而爲公
責德於秦楚之王古者交易爲一契中分之左契
藏以待合右持以責取故言不責曰左責者曰右
春秋魯柳下惠遠行歸遇夜宿於郭門外頃間有女
子來同宿時天大寒惠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於
懷以衣覆之至曉不爲亂又魯人有獨處室者鄰

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起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內嫠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爾內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嫠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戰國顏叔子獨處一室夜大雨比舍屋崩一女子趨而投之叔子使執燭於手燭盡焚燎以繼至明不二志三子之所遇也其所以處之異也君子曰夫處詬忍汗以恤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十七

人之急其柳下惠乎別嫌明微以旌已之節其魯男子乎夫惟仁而有禮若叔子兼之矣

荀子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注爲後門君子守後門至賤者柳下惠衣之敝惡與之同言安於貧賤甚無謂按此卽家語魯之嫠婦所謂嫠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蓋相祭也不逮門故曰後門呂覽亦曰戎夷遺齊如天大寒而後門與子弟宿於郭門外是也近何燕泉又解後門爲當時門名皆不察而失之

呂覽去思篇墨者有鉅子腹醇居秦高誘注鉅姓子通稱腹醇字上德篇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注又云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皆之言鉅子曰鉅子腹醇則爲一人曰鉅子孟勝則爲二人何耶然鉅子孟勝下文止稱孟勝其非二人學也考莊周天下篇墨者以鉅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劉向注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巨子若儒家之碩儒然則鉅子墨子之精於其道者之稱腹醇孟勝其人也高注妄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十八

荀卿非墨氏之薄塋是也然墨之言曰大古薄塋故不相也亂今厚塋飾棺故相則不可易如荀子焉得聖王在上以富人變盜殍俗而後死諸而厚塋焉且聖王在上禮教興行法度修明何厚塋也必言珠玉滿體文繡克棺黃金克槨加之丹旣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觀以爲實而塋而莫之相則愚甚矣李斯相秦驪山之塋始皇役工作七十萬人積年而始成項羽入關祭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而不窮虐天下實地下師之說惑之

黃氏曰抄謂荀子以善爲僞蓋以僞者人爲之名非

詐僞之謂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媚爲深愛而後世以爲邪古以佞爲能言而後世以爲諂荀子之所謂僞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精遂犯衆罵不然何至以善爲詐僞之僞也哉愚按荀子正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性爲之動謂之爲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則知謂僞爲人爲允符斯指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

十九

韓子云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云寧一月饑毋一旬餓饑甚於饑也荀子云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於無有者窮窮甚於貧也

金鑿子中篇卷之三

金鑿子中篇卷之四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列女傳齊宣王時有人鬪死道者被一創齊義二子立其旁吏問之兄曰我然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昔年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少者相曰少者人所愛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

金鑿子中篇

卷之四

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南史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鄰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服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之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惟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曰悌應死奈何累諸兄悌亦引分請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梁武帝以爲孝義特旨降免元秦母柴秦閨天繼室也生一子與

妻一子俱幼閨夫病且死以前妻子燭之柴薪
看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
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
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也次子曰
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
子非柴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其行歎曰
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
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復
其家兄弟爭死昉諸衛壽域乃由母至漢孔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氏褒融併其母賢然同母兄弟爭
相爲死而母亦不以私愛處其所生則此數端乎
見之
齊攻魯至郊見野婦携兄子抱已子以逃及軍至乃
棄抱者抱携者問之曰子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
也背公向私妾不爲也齊軍感之而回魯君聞之
賜束帛號爲義姑君子曰魯婦誠義姑也使齊之
三軍樂罷而悅於義也摧鋒却敵賢於千萬師矣
雖然愛其子亦非私也婦爲義姑得弗恭爲

乎婦處此良難矣意者以婦之仁且知度於勢之
不可而欲俱存之倉卒之際故爲起義以激動齊
人乎不然亦豈無介然於其子也

何燕泉謂杞殖字梁春秋齊人距趙及秦築長城時
不啻數百年而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
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唐僧
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
遜比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鳥二事
打合成調不知何據予按貫休賦杞梁妻事正無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三

據而誤亦有因秦築長城以拒胡齊亦嘗築長城
以備楚括地志云齊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
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卽西南兗州博城
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而齊記以爲齊宣王
築竹書紀年曰齊閔王未知的自何時但旣曰備
楚則楚之抗衡中國宜莫盛於春秋蓋春秋齊旣
有之其杞梁妻哭而崩者卽齊之長城湏河相傳
世遂以爲秦之長城而詩家不考所出併未審梁
何時何人死於何事便以爲死於秦築長城之役

今遠東前屯衛中前所芝蔴灣有石人立海濱若世所謂望夫石者而世又相傳以爲杞梁妻孟姜者哭夫死因塋於此則影響附會而形音逾遠逾失其本真者也

趙襄子遊於園中至於梁馬不肯進青井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井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井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曰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四

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

見口覽

豫讓者青井

之愛友而趙氏之賊臣也爲蒞者奉君命執君賊已伏其辜則請於君而以友道殯焉其可也井何以死也

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効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織組而異善何罪乎起欲以妻立信而托之

也苟以爲信則黜無罪之妻而可耳妻有可以無

罪黜而況將有疏於此者乎況其果有罪者乎爲魏武侯西河守將伐秦而徵兵甲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從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夫徙轅與菽何功乎起將示信於民而假之車轅與石菽也苟以爲信則賞無功之民而可耳民猶可以無功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五

賞而況將有曜於此者乎況固將有功者乎

燕樂毅伐齊曰若不遂棄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民則難慮也李斯說秦王曰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晉羊祜勸武帝伐吳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歿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北史周宇文忻勸武帝伐齊曰若使齊人更立令主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王者之志安人而已彼一方爲令主寓之司牧將干戈不揚普天

同慶不善乎而三臣區區方利人之虐欲乘以為
省誅其君不以吊民為心人之稱是師也則謂之
何善乎隋高祖之伐陳投梯於江順流而下曰若
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高祖雖寡得國力得天下
然其言王者也

左氏以無戎之城擬之無喪之感非然也嘗見呂覽
齊卽墨之大夫欲城卽墨卽墨之人曰不城固亦
卽墨也大夫曰不然不城而無變固吾卽墨也城
而有變始吾卽墨也卒城之及燕之難齊七十餘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六

城俱下而卽墨以有城得不二
君于以是嘉卽墨大夫之功蓋在
故亦無城嘉靖間邑人顧未齊閣老始主議城之
而鄉以為煩已也怨及倭患作癸丑甲寅倭兩至
城下而迄無事余虞亦四望郊墟也已亥邑大夫
莆田鄭君芸始因蕪址城之崇不踰五尺昨倭寇
抵城下者九十三人而非是則邑幾無炊火矣功
著而怨始消恃陋而偷安固不可哉

春秋楚王以燧象奔吳師戰國田单以火牛克騎劫

以火馬散猾賊晉江適以火鷄破姚襄
之難適以火孫攻上漏一術數用之而輒勝如此
春秋吳伐楚五戰及郢王使鍼尹固執燧象以奔
吳師田单火牛是史記後漢楊璇為零陵太守有
猾賊攻郡縣璇創為車數十乘裹威石灰於車上
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轉鼓弓弩馬車居前應
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烧布燃馬尾馬驚奔突
賊陣弓弩亂發羣盜駭奔追斬千數晉姚襄去
浩營十里以逼浩浩令適擊之適遣兵至襄營謂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七

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差且其整櫛甚固
難與校力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鷄以長繩係之
繫火於足羣鷄駭散飛集賊營火發因其亂隨擊
之襄遂大破宋史晏州夷首十漏反以適為瀘南
招討使會漏據輪縛大固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
深密乃壘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阨阱夾以守
障備瞰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適軍不得進聞從
巡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峙峭絕賊
無守備適以襲取命友直祐恭俱下而身當賊衝

草迭攻賊不得休息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冒
止險而山多生猿通遣土丁伐去密蒙緣崩石拖
藤葛而上捕得猿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鷄縛
於猿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巔乃繩梯引
下人人踰枚蓐猿蟻附而上比鷄鳴友直肅恭與
其衆悉登擁刀斧穿箐及入賊柵出火燃炬猿熟
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猿鼠其上火輒發賊呼號奔
撲猿益驚火益熾官軍鼓噪破柵適望見火麾軍
躍雲梯攻其前賊走火墜崖死者不可計卜漏亦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八

獲晏州平

田單用火牛戰卒敗騎劫亦謂用之幸耳按宋王
則亂蜀文彥博攻之爲地穴通城中選壯士夜由
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鎗中牛鼻牛還
攻之賊大潰然則當單時緣騎劫驚下非駕馭材
軍無紀律故一閃而潰使知有鎗可中牛鼻則火
牛反爲燕用必矣紹興初王德平秀州賊謀言賊
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
變此成爲三淳交衆遂殲焉

秦伐韓圖闕與王召庶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遠
險狹難救又召趙奢奢對曰其道險狹辟猶兩鼠
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而奢大破秦
軍遂解闕與之圍良將策敵料勝其所見必大同
而是役也頗與奢異議而奢成功何頗風將非百
克不行師蓋知教養由基射之法與奢新進崛起
非冒險出奇亡以自見所由異耶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九

戰國趙奢之子括括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而
不謂善也及長平之後趙且使括代庶頗將而其
母上書言括徒能讀父書不可使將趙乃卒將括
而括敗死國幾亡五代南唐柴克宏者再用之子
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
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材克宏請效死
行陣而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後克宏
常州一戰遂敗吳越婦人賢明藻鑑者則有矣廼
二母不特知子抑知將也
瑯琊漫抄謂臣見君呼萬歲按優旃傳秦始皇置酒
有頃殿上呼萬歲則萬歲之呼自秦已有之非始

於漢武之登嵩山也但無山呼字耳予因記通鑑
宋潛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
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
於國也無敢不呼者則萬歲之呼又不特始於秦
矣觀詩人之咏歌稱願其君不曰萬年則曰萬壽
亦萬歲之別也蓋皆臣子祝君無已之至情恐自
有君臣卽宜有之非特秦漢間事特後世以爲彌
文耳

邯鄲姬既獻入宮至大期時生子政大期注十二月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十

也何緣審是陽翟賈人兒耶譙周謂人爲之則恐
無此造化固有姁身十四月生者非人能爲之也
人心欲趣亡秦謂先於六國故駕其辭

忠正之臣有名湮滅於國史而猶幸僅託於它書者
西漢京房傳京弟子姚平謂房曰秦時趙高用事
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
先趙之世言趙高威行秦廷羣臣傳會至蒲可脯
鹿可馬也乃猶有正先乎使正先脂膏自全不復
非刺高卽已不失富貴延數寒暑可耳乃能使高

威不成秦不亂耶何言之異也然正先之名類平
言猶傳矣

記或素或青夏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二世時
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
語猶存也按後漢崔琦斥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
馬鹿易形乎取此風俗通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
蒲爲脯二世不覺按晉潘安仁思征賦云野蒲變
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唐蘇安恒劾張易之亦曰
指馬獻蒲取此今世但知指鹿事耳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十一

下引史記曰趙高將爲亂先談驗獻蒲以爲脯或
二世有言蒲者誅之今太史公記無此文

秦趙高既劫二世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
從上殿殿欲壞者三晉桓玄既篡位後御床忽微
陷梁侯景受禪升御床床脚自陷好以窺神器者
固不可與及操懿奔溫而晏若固有者又何也

漢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母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
執嘉是爲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爲昭靈后昭靈
后游於洛池有三鷄含亦刻曰玉英吞此者王

取而吞之又寢於大宅云見沈約宋書按
馬遷漢人也去高帝世不遠史記紀帝家世但
云高祖父太公母媼謚昭靈后而莫得詳其氏名
其紀帝始生之異止有大澤陂一事而後人尤切
疑之約宋齊間人去高帝不啻五六百年不知何
以獨網羅放失聞所不聞撰次若此之備良妄誣
也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按史記
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則皇媼者高祖母也本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十二

紀元年八月漢王用韓信計從間道出襲三秦因
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吕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
之陽夏不得前項羽紀漢王遁去欲過沛收家室
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吕后間行求
漢王反遇楚軍項羽遂常置軍中蓋史凡兩稱太
公吕后而未嘗一及媼及高祖既卽帝位之二年
始用家令言尊太公爲太上皇而亦不及媼蓋先
是媼已歿久矣何緣實在楚而來歸耶惟本紀於
睢水之戰云楚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

以爲質鴻溝之約云項王乃歸漢王父母妻子
羽紀又云乃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蓋舉成詞也
言父而及母猶言妻而及子耳且睢水之敗史明
言孝惠魯元以夏侯嬰收載卒得脫而言妻子何
耶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
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
自灑濯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漢
儀注云高帝兵起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
是驗高祖之母歿於兵興之初也由此觀之則士
衡之說亦可謂不考矣然高祖自起兵來未嘗一
迎致其父母妻子及是已入關封王南面稱孤者
二年間復濶如縞素二軍連天下諸侯而東擊楚
之殺義帝者太公吕氏及二子在敵也非推刃之
道乎孰無父而有君者魯元孝惠幸得脫乃必欲
棄之至欲斬夏侯嬰者十數斯又何也天下大定
已卽皇帝位妻曰皇后子曰皇太子太公偃僂而
稱人臣非得家令言固不皇也乃迄昭靈猶故夫
人耳雖庶事草創此係何禮樂而勿之違哉固不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十二

待異時分美之言亦足以發明高祖之少恩矣

高祖王漢之五年始誅項籍平天下乃即位於汜水之陽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嫗曰昭靈夫人而太公亦仍厥稱六年始善家令言尊太公曰太上皇而昭靈猶夫人也至吕后七年始詔昭靈號謚不稱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云嗚呼帝有天下且十二年而追崇之典猶儉於不逮事之母幾於忘本矣雉以牝司晨而此一事也乃足以裨高祖之闕寔弘多焉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十四

世傳陳平之無行也攷平世家平少年時家貧好讀書獨與兄伯居伯嘗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戶牖富人張負以其女孫妻之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汝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母本末如此似不應有盜嫂事昔直不疑以美狀貌而見毀於人然不疑乃無兄平不幸有兄故謫流於後耶

傳絳灌或讒平賈誼傳絳灌之屬盡害之注

云絳絳侯周勃灌灌嬰何二人好讒害人耶嬰亡論勃重厚長者爲此何也或曰憎平之少行惡誼之多材斯所以爲長者

古源日錄曰嘗觀四老人者不出於蕭張進計之日韓彭立功之時後爲子房一呼而卽至異哉前後不倫也鐵崖曰子房之所呼者老人之賈者也漢祖驚見以爲真而太子之羽翼遂成漢廷諸人罔有覺者耳斯言其或然與王原吉有詩曰萬古乾坤一局棋五文雲采九莖芝高皇自墮留侯計肯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十五

下山來進諫辭觀此則知鐵崖之論有所自云宋廬陵羅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蚤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按尚論子房者多矣予竊以羅之言爲然

應曜淮南人漢初與四皓同被徵不至時人爲之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南二老此老之賢必有過於人者太史公退處士故皆忽不書可惜也又以徵四皓出處已不滿於管仲矣程伊川先生又謂召

平高於四皓今史記歷以事一見其姓名不爲立傳

太史公贊蕭何之勲爛焉與閔天散宜生爭烈稱周勃之安劉氏雖伊尹周公何以加昔人云謂珉爲玉既不知玉亦不知珉若太史公真可謂兩失之也

漁父詞屈原譏蓋說詞以抒志而史記敘以爲實又如滑稽傳孫叔敖死優孟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十六

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此事理所有也却乃云欲以爲相不知莊王果真以爲孫叔敖復生欲相孫叔敖耶直以優孟像孫叔敖欲相優孟也味其詞始出於文人以筆墨滑稽而太史公傳之信史過矣東方朔答客難褚先生亦作實事書之曰者傳少孫以司馬季主補下其詞亦疑是當時人一篇文字蓋矯言推高卜筮之術寓貶刺於士大夫至乃云家生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則害理悖教矣要是士之不得志者見世之顯仕類虛罔不

用以微譽樹威賈寵獵利故發憤云非實也買誼朱忠亦豈徒受人訕侮者且季主誠賢嚴君平之流何可以日者目之

少孫作滑稽之語六章以附益太史公之三章如舍人及淳于髡僞飛鵠造詐楚王當是也東方生時有詠嘲而不忘箴儆殆所謂主文而譎諫者非耶若東郭先生之說衛將軍則辨士游說之常談王先生之敘北海太守則所謂長者之語也至西門豹雖少孫亦固以爲賢大夫矣而併傳之滑稽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十七

何爲者耶

古者婦人無爵漢法非軍功不侯而呂氏封高祖丘嫂陰安侯封蕭何夫人亦爲贊侯又封女弟類樊噲婦臨光侯此皆后自欲爲帝與高祖並立之漸也婦人無謚從夫之謚而公主以元年夏四月薨封公主子張偃爲魯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六年夏四月宣平侯張敖卒賜謚曰魯元王是以夫從婦謚祥羊之墳牝雞之晨顛常拂經后以漸移天下耳目耶

以魯元公主女張氏爲孝惠帝后是母舅下
官女甥於禮爲淫於法爲姦矣孝昭帝后上官氏
上官安女霍光外女孫也孝宣皇后霍氏光女昭
於宣爲祖行甥女爲祖姑諸母爲孫婦官闈間時
節上壽何以爲儀乎雖爲天子家獨可棄禮亂倫
也此呂氏女婦人見欲家富貴不出外專隆重女
家霍光妻又必欲奇貴其女廼爾

尚論人主於三代之下則吾必以漢文帝爲賢其去
祠官之祝釐尤千古卓識也乃人主延壽其心於

金鑿子中篇

卷之四

九

玉杯之文至爲改元何哉然下幾垣平以詐誅至
於憑几一詔又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則帝
固已深達乎生死晝夜之理矣武帝之英明何可
及也然聽齊人公孫卿言黃帝事輒嘆曰嗟乎誠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此無他貪生以固
其位焉耳夫貪生則惡死何所不至故其末年乃
以巫蠱之事致衛后戾太子皆自殺蓋彼旣以爲
去之直如脫屣曾毋纖介焉故也

申屠嘉傲鄧通於帝前責其戲殿上大不敬促吏斬

之以外朝宰相而君側是問可謂敢以行法不同
而守正也矯哉有古大臣之烈亦文帝懲惠以成
斯美焉及相景帝時內使晁錯方貴幸用事錯爲
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乃太上皇廟塋
垣嘉聞之欲因此奏誅錯錯聞乃夜入自歸於上
詰旦丞相奏其事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塋
垣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丞相悔爲錯賣也罷朝
至含嘔血死而錯以此愈貴幸嗟夫爲天子而躬
擁一匹夫乃自以爲淵數至捐一大臣隱朝廷之

金鑿子中篇

卷之四

九

法棄宗廟之敬而勿卹何哉他日故太子臨江王
榮以侵塋垣爲官乃召詣中尉府簿責迫其自殺
夫此一事也以天子子至親貴而曾不得視錯一
匹夫又何哉

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陋哉馬上之舊規乎
古者崇德象賢豈掄功於鞍馬之間哉如此則制
禮樂致太平者且不得俾侯於東位豈宰正百官
也自文景世守不易故相沿命相者率材官蹶張
販繒戲車之屬武帝始稍變而用公孫弘以儒者

起家善矣然亦安用平津封侯哉此先儒以爲變之未善也然自文景以前相皆以武功登用維時周亞夫申屠嘉乃蹕然皆剛勁不屈護大臣之節皎厲於漢庭武帝始以文學爰立而裒然首舉者乃外寬內深多詐無情之齊人也由此觀之相非其人亦何擇於文武之際哉

或問春秋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其著論嚴矣漢董仲舒公孫弘皆儒者而所以告其君二則曰儉非聖入之中制一則曰人主病不廣大此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二十

何以也曰孔子云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皆稱量於奢儉之間與而寧之云耳固未嘗遽以儉爲當然也謂儉非聖入之中制董子言之未失也然而於規微君心固已濶焉弘之言則曰人主病不廣大是惟恐其不奢而甚之也夫萬戶千門者豈以爲不足乎帝好大也而弘從吏之斯束燭燿膏而赴火也曲學阿世斯其證矣

財子貢以問於孔子

孔子曰齊君爲國者手臺榭

淫乎苑囿五官妓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因其事也孔子因景公之奢而節之以儉也然則因武帝者宜何如哉

史著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以奉祿給故人賓客家無所餘然西京雜記弘爲丞相故人高賀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厨五鼎外膳一簋豈可以示天下弘內服食固未可知觀賀此言則所謂以俸祿給故人賓客者固亦未必優贍已雖出於忤者之口然長孺峭直亦曰弘爲三公俸祿甚厚然爲布被此詐也則固深挾其隱微矣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二十一

班孟堅謂石慶之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予以爲禮人子在父母所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洗固職也何譏之有若周仁爲郎中近幸至入天子臥內於後宮秘戲無不與固天子所褻弄猥用之臣徒齷齪修謹卒無所讚毀人以自固其位又何問溺袴乎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霍去病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儒以縣吏給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通生去病皆見本傳及霍光傳按陽信長公主既寡擇對於武帝前時青立功封侯位大將軍貴寵無二帝擬尚之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卒也不可已而徧擇羣臣中無大將軍跡者卒嫁之觀此是公主不惟夫事其奴且復姑其婢也淫猥亾耻如此

金壘子中篇

卷之四

三十一

漢武帝既通西域烏孫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於是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而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仍其國俗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爲昆彌後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娶娶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其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曰大樂而翁歸靡死岑

娶之子胡婦所生者曰泥靡立爲昆彌號狂王復尚楚主生一男鴟靡及狂王被殺而元貴靡鴟靡繼死公主上書乞歸老於漢此兩主者出歸異域（一）爲人祖母而復爲其孫妻且其祖父故在曾不報其聚麀也一旣以兄嫂妻叔叔夫死復歸妻其子人道絕矣然皆高皇帝子孫也忍貽之乎始作俑者畏敬之罪於是乎滔天矣

文人之詞固有徒嫺於議論而鮮徵於事實者蘇灤城謂漢昭之享國不永霍子孟之過也謂成王之

金壘子中篇

卷之四

三十一

壽考則歸美於周公無逸之訓誠然至論蓋本春秋傳秦晉和以晉平公之疾責趙孟爲良臣將死而推類及此今考漢書孝昭上官皇后傳后霍光外孫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蹙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年二十后年才十四五則帝一生於後宮之事益稀濶矣昭帝之母嗣霍光之罪也昭帝之不永年非霍光之過也

漢戾太子死有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業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下謂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利其言幾得富貴卽詐自稱衛太子詣闕廷尉逮驗鄉里知識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妄不道尋斬東市唐德宗生母沈氏天寶亂長安陷遂失所在及德宗卽位乃具冊皇太后尊號分遣諸沈行州縣物色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宮禁事而狀貌差似后后嘗削脯哺帝傷左指高女亦嘗削爪傷指是時宮中無真識后者馳聞帝喜甚具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二五

駕迎還上陽宮羣臣稱賀高力士子具言其情始知非是詔仍貸之宋靖康之亂帝姬柔福陷虜中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柔福自虜潛歸遣老宮人視之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輦慶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卽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

告以宮中事教之爲詐遂伏誅此漢唐宋三事迺適相類鶴林玉露偶遺唐事然德宗之不殺僞妄與以求真志猶可哀也已

宣帝爲曾孫民間嘗娶暴室許貴夫女及爲天子公卿議更立后皆心儀大將軍少女宣帝詔求微時故劍大臣乃曰立許氏許后旣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平君刑人之不可封爵固也已立后刑人家此語安可復出哉攷史昭帝外祖趙嘗坐法官刑爲中黃門死及昭帝立毋鈞弋健行追尊爲皇太后亦追尊外祖趙父爲順成侯此光輔政昭帝時事何獨斷斷許廣漢豈光心有不平許后之憾於是而洩者耶它日女醫入弑雖事由顯寔光醞成之隱而不討使良史執簡固無辭趙盾弑君之書矣況大行亡何而成君輒復衣補入宮乎謂光不與知誰信諸

疏廣受以父子並傳太子殊遇也厚責也太子年十二僅通孝經論語未可謂成功二千石仕宦不可謂名立胡然而相携去乎攷史平恩侯許伯太子

外王父嘗以太子少白上使弟中即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上善其言而止謀之不行必有宿嫌於許氏矣且許氏東宮外屬重親廣爲之傳計異日必有所裁格引大義以制其私不少也宣帝以側微恩恒霽威許氏丞相弱翁猶不辱爲門下何有廣父子賴上威明未有以逞也不者時殊代更政由外氏太子之孺懷其能保師傅舊恩乎蕭太傅事可睹已與其留無益於太子而多殺師傅名孰與去蓋有以見躡躅之孚於麤豕焉其曰不去懼有後悔意已瞭也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二六

漢宣帝次子淮陽憲王欽毋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奸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嘆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毒死太子早失其母故弗忍久之上以常賢子玄成嘗讓爵於兄經明行高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王輔以推讓之誼

由是太子遂安齊高帝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以其立身潔簡也兩事皆擇人教子弟使夫恬讓教競簡潔教奢皆因其所聞而儀以其賢使之潛消默化不言而喻可謂百世法

丙吉爲相廓大納人過馭吏嗜酒數通蕩嘗醉嘔丞相車吉藏之不欲以醉飽之失去吏良是然謂公府不案吏使表則之地彙姦數惡殆於不可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事既蒙賞過嘗出適見驛騎馳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二七

赤白囊至馭吏因隨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白狀因請吉預視虜所入邊郡長吏未已有詔召丞相御史問吉因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被譙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予謂吉長者何不白上以其實乎使帝知吉之對馭吏力也則分過於御史矣

黃霸傳霸自潁川徵爲太子太傅遂代丙吉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而予攷霸初自潁

川徵守京兆尹後復自京兆尹貶秩歸潁川張敞傳云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由此觀之則霸之功名損於治郡時不待爲相矣

王褒承詔作聖主得賢臣頌詞旨休美末乃嗤彭祖而陋喬松頗箴人主務好神仙之失可謂忠矣夫事君者先資其言而後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此非言之先資者與而晚乃爲上使祀金馬碧鷄益州竟以道病死有言不信守道不終哀哉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二八

漢諸儒專門談經然有可嗤者匡衡說詩以解人之頤詩戲具乎朱雲論易以折人之角易爭器乎至於桓榮之陳車戴憑之重席誇榮博勝舉不足尚也

漢匡衡罷秦中之祠於南山

秦中秦二世

王朗廢始

皇之配食於禹廟晉溫嶠去王敦之像於武昌北魏蘭根廢董卓之祠於常山唐薛伯高斥毀有鼻之祠於道州狄仁傑檄毀項羽之廟於會稽高適議焚董卓之廟於秋宋劉隨請毀王欽若之像於

茅山王質孫瑜先後撤去吳元濟之祠於蔡涯大

中投歐希范之神於龔州劉領去英布吳芮之廟於桂陽晦菴移去秦檜之祠於溫申屠子迪檄毀曹操之廟於夷陵近世林俊斥毀公孫述之祠於夔下關天下之惡一也詎古今異也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昏暴之鬼哉君子謂數公之教於是乎遠矣柳子曰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又曰以其誕漫愷悅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之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說乎彼而戒乎此者也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二九

傳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夫聰明故惠慈必焯焉正直故祥咎必斷焉一故聰明者弗眩而正直者勿遷焉今也德涼而祀豐雖躋蹠可使受祿道直而禮簡雖回參不免罹殃則是憑喜怒而作威福昧善惡而鼓妖祥竊天工以歛蕩盜帝權以私飲食也靈場之鬼猶且羞之而況神乎

劉向上封事曰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

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
故以大亂叔孫注謂叔孫通也按通傳通以文學
待詔博士諂事二世至盜賊徧山東二世不得聞
秦竟以亡通反獲賞拜爲博士後秦亡通降楚事
項梁又事懷王事項王又降漢魯兩生曰公所事
者且十主皆面諛取親貴秦何嘗消叔孫亦何預
季斯事乎且通之邪佞李斯不爲廼至與斯分邪
正角消長儼諸孔子向可謂繆論矣

班史稱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時有所言輒削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三十一

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孔光
不忠不直以儉回巧佞成性所言豈復切主過光
正欲自蓋其讒諂耳觀光當時位太師在王莽太
傳上而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莽所欲搏擊輒爲
草以太后旨風光令上之莽睚眦莫不誅傷光疏
如是猶有人心宜其不令草見於天下後世也

杜欽谷永俱爲王鳳死客谷嘗上疏方今四夷賓服
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尉佗呂嘉之難諸侯制
於漢吏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骨

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白氣黃霧之異宜益納宜子
婦人以解謝上帝譴怒而欽於日食地震應詔上
對亦言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
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
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於後宮及永旣自陳
忠苦而欽亦自嗟愚戇何其納誕貢欺不謀同聲
也哉然欽猶能以穰侯武安戒王氏而永直阿以
申伯永因緣王氏致位九卿而欽以不仕終則永
无爲諂首欽要爲猶有人心永覲然而人面也哉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三十二

漢平帝后王莽女也莽旣篡降爲安定公太后嘗稱
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欲嫁之更號爲王皇室
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
大怒答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不復敢強
也後亂兵放火燒及掖庭承明王皇室主所居王
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曹操
嘗進三女憲節華爲漢建安帝夫人後並拜爲貴
人伏后弑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
不與如此數輩后廼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

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魏以后爲山陽公夫人後四十一年薨於禪陵合葬焉隋高祖湯堅亦以女爲周廢帝后堅遂輔政后初亦喜之後知其父有異圖頗不平形於顏色及禪位憤惋愈甚堅甚愧之廢帝爲介公改后號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后誓不許南唐先主李昇受吳王禪奉爲讓皇璉讓皇長子也納昇第四女爲妃及禪代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辭不願稱官中爲之慘戚璉未幾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三十三

葷血自稱未亡人居延和宮中年二十四無疾而亡四父者天下之大姦賊也而其女於國家廢興之際皆立節皎然如此

人知惡做官貪財不知愛做官其貪也彌甚荀子云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鮪不如盜也陳仲史鮪猶不是貪官職者朱子云人奉身儉約之甚覓其操上食稿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是愛官職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也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

也敢此論最精當孔子嘗論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得失初不以世間阿堵物言也華歆褚淵馮道豈妄受人餽遺者只一愛做官何所不至耶

楊雄文毋之誅其崇侈聖新光大於唐虞豈惟劇秦論哉或曰固莽之命也曰楚無龔齊無薛乎夫此三子也一唾涕不妄委之士而況鼠坻牛場之間乎或曰雄歷三世蓋與莽處者夙矣莽將登用名賢以文奸豈容雄之毋仕乎曰必畏死則仕而可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三十三

抑投閣不足以死乎

漢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卽乞骸骨去及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晉陶潛自宋室之篡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二姓投劾而歸以躬耕自給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咸存漢臘潛書晉年義存本朝身全異代可謂忠知

矣

侯霸欲與王丹友丹破微霸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後丹子有同門生喪親曰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今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之者難矣古人欲全交故慎重擇交如此且既交之後上卽以子弟之禮致隆其親下以父兄之道安誚其子於以效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三十四

古人交誼不輕而重也

後漢鄭弘爲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劉陶遷尚書以所舉主爲尚書不可齊列乞就冗散詔拜侍中漢士取之辟舉其尊隆舉主如此其後至有解官行服者光武二十八年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皆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三十年拜太常榮初與桓元卿同饑尼

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及爲太常元卿嘆曰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以稽古也而誇其所賜學也而嘆其爲利榮師友問趣向如此

趙岐馬融姪婦鄙融之豪不與相見盧植少師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而植侍講經年目不忤觀二子所樹立卓矣夫白也涅於緇而自白其岐乎青也出於藍而愈青其植乎又曰觀馬融高堂麗帳庭列女樂固當爲梁冀執筆夫其柔腸暖腹幾女子能挫之而況威武哉觀子幹之目不忤視固知其廷抗董卓之議排戈刃越戕折而不辭也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三五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列子紀昌學射於飛衛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此弟子之甚其師者後漢鄭玄爲馬融高弟嘗弄渾天不合召玄一筭決之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棹融果勅追之既而

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退
此又師之甚其弟子者然考玄本傳玄西入關事
馬融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得召見
玄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
矣觀元咨重玄屬以吾道計必無追殺事

東漢梁商女爲順帝后拜大將軍京師翕然稱爲良
輔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予貧餒而性慎
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曹節等用事遣子冀與爲
交友論曰寒浞之相羿也蓋行媚於內而施賂於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三七

外伯夏近是乎或曰彼輿粟以濟天子之民而曷
靳焉曰非也昔子路爲郕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
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
衢而飧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
曰魯君有民而子奚私愛焉夫以一縣令無可以
疑君之執爲君牧民而愛之猶嗾其與君爭此民
也況后父之尊而公相之貴乎何不一言於朝餼
以天子之廩哉不然彼田成氏之於齊私大斗斛
區釜以出資於民國饑而父子相牽趨田氏者不

聞不生也彼謂非以蠱賊其君而以狐惑其民也

漢朱穆奏記梁冀謂明年丁亥刑德合於乾位因引
易經龍戰于野之文而其後適黃龍二見沛國冀
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穆嘗併薦种暲巴於是
暲巴與穆皆得擢用北齊源師嘗攝祠部屬孟夏
以龍見請零時高那肱爲相大驚謂真龍出見問
龍所在師答以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零祭郊壇
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高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
知星宿二豎皆穹位將相而龕鄙不學廼若此唐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三七

戶部侍郎蕭昺嘗與嚴挺之談稱丞嘗伏臘乃爲
伏獵挺之以白宰相張九齡出之謂省中豈容有
伏獵侍即然矣李林甫所引林甫嘗走書賀太常
姜度誕子稱弄璋爲弄聲又聞閔選入嚴迥判語
讀秋杜爲杖杜兩人皆龕夫目不知書而狡佞氣
合牽連進用資千古好事者之譏笑吁國事奚復
賴焉金內族合周爲叅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
俚人采其語以爲戲笑因自草括梁榜文有雀無
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京城目

之曰雀兒參政哀宗用而不悟元兵圍汴司諫陳
岢屢上封事切中時病副樞赤盜合喜大怒召入
省呼其名責之曰子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
敵我當世與若爲奴荒夷旦夕亡國辱主錯亂用
人又奚怪也

漢李固死於梁冀之難其女文姬豫藏其弟燮告父
門生王成委以六尺之孤成感其義廼將燮乘江
東入徐州界內燮變姓名爲酒家傭酒家異之妻
燮以其女後梁冀誅燮始還鄉里陳實之戮也蕃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三八

友人朱震時爲銓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
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
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
武獨殯歛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
得全事覺曹節等捕之急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
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已子而使聘娶
焉翟公言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
情夫市儈然棄賤而背死何足道哉至於艱以全
人之孤者不逾賢乎杵臼嬰無專美矣南史宋袁

粲既死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
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遂抱以首乳母呼天
曰公昔與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即君以
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矣此兒死
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犍狗戲如平生經年餘忽見
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
歿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事頗涉怪然人窮歸我
恃與有先君之義焉而乘而殺之因以爲已利雖
犬寧食其餘而犍也區區猶不忘異日之恩耳以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三九

讐人之肉汗其牙吻夫犬亦仁義已哉
陳仲弓之吊張讓致堂胡氏以擬易之見惡人予以
爲易曰見之而可者謂彼來而我見之蓋孔子之
見陽貨是也若仲弓之吊張讓斯往見之也或曰
見之而不可然則禮亡交際與曰斯亦有解也讓
於太丘同郡也於其昔也若知死者吊死者知生
者問生者斯何過乎惟無夙昔而一日爲無從之
涕則倭之以不誠之衷納之以無因之交踰情損
節於是乎不可或曰杜喬爲大鴻臚也梁冀有女

死而喬不往會喪則如之何曰禮殤者不吊何會
喪之有雖然與冀同朝吉凶通之致其惻怛唁而
問之其可也

中常侍侯覽怨史弼遂詐飛章誣弼誹謗檻車徵史
人莫敢近者惟前孝廉裴瑜送到嶠澠之間大言
於道傍曰明府挫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
以番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毒其甘如
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前孝廉魏
邵毀變形服詐爲家僮贍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四十一

棄市邵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得減死輸
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屈乎陶
丘洪曰昔文王姜里閔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
玉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兩孝廉皆義士而瑜
能以道輔志者經也邵能以術濟其身者權也
桓曄傳曄修志介姑爲司空楊賜夫人曄父鸞卒姑
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
非之及姑勞問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祭取
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

伎若此予按此桓文林貞非伎也太史公謂汲長
孺與周陽由同爲伎皆此失也史家一字爲褒貶
豈可苟哉

漢太原赦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
嘗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范丹嘗過其姊
設食食畢乃留錢而去姊家追送與之不受錢委
於路沐並者袁紹父子時爲名吏嘗過姊姊爲殺
雞炊黍而不留也三子之於天性其蔑矣乎夫不
過其姊之食者姊亦不得而食於彼矣推此而父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四十二

子兄弟皆途人也

後漢公沙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云當告買
者言病賤取其直賣猪人到市卽售亦不言病其
直過價穆怪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語以
猪實有病欲賤賣不圖賣者相欺迺取貴直買者
言買賣定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予
謂此穆終當不受錢買者固且取贏錢去因以成
穆之美然買者亦不取可謂難矣穆不得獨爲君
子也梁明山賓家甚貧困嘗賃所乘車牛旣售受

錢山賓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復脫發無容不相語買者遽追取錢宋曾叔卿家苦貧心存不欺嘗買江西陶器欲貨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饑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二君之忠信亦穆也然買者遽邀其直去甚幸豈無感於二君乎又晉庾亮所乘馬有的顓殷浩以爲不利主勸亮賣之亮曰安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北史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床下由此宅終不售後周孟信家貧惟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以供薪米契券訖信適從外來方知其賣因告買者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買者嗟異苦請不得宋陳堯咨爲翰林學士日有惡馬不可馭蹄齧傷人多矣一旦諫議入廐不見是馬因詰園人廐曰內翰賣之商人矣諫議遽謂翰林曰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四十一

汝爲貴官左右尚不能制旅人安能畜此是移而於人也亟命取馬而償其直戒終老養其馬建昌南城陳策者嘗買驢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於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狙計因經過官人喪馬即磨破驢背以徇買之既售矣策聞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秘之策請試以鞍兀兀終日不得被鞍始知爲人從策買羅綺者策不與其人曰向見君希之有今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絀力糜脆不任用聞公用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數公物有不堪不欲欺人而售與山賓叔卿售於人而不欺其用心同而不售更善然數君或取其贏而二君乃不幸當其乏不得已而售之人欲者予之姑取其直之當固亦君子之事也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四十二

司馬德操有人臨蠶求旅宿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已求而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德操行高矣乃余謂誠心直道則或人之語爲然又嘗有人妄認其猪德操便推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猪以猪見還叩頭自責德操又厚謝之初亡猪者從德操追猪非必得猪也德操爲詞其不然則舍然反矣世有攘亡司馬徽哉夫迕而就與之罪人於過而市爲名挾眇而賈奢吾不之許也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四四

京州刺史宋臬患多寇叛謂長史蓋勲曰京州寡學術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勲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弑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靖難之術遽爲非常之事結怨一州取笑朝廷勲不知其可也臬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虐慢徵刺史以孝經論俗無切於弭亂亦足以化誘來者不便爲不可也向栩爲侍中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

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豈待乃欲以孝經滅賊是何物語

後漢劉平弟仲爲賊所殺平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顧三國魏夏侯淵時大亂饑乏淵棄其子而活亡弟孤女張範子陵及範弟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見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而悉還之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四五

元劉廷讓至順初北方起兵廷讓挈家山中幼弟方乳母王氏寘於懷兵急廷讓棄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嘗急難時寧棄其子而活弟及活亡弟之子或弟之女蓋割情舉義不獨鄧伯道也然伯道則甚焉者耳

漢書蔡邕無子一女琰初嫁河東衛仲道沒於匈奴曹操憐邕無嗣以金帛贖歸更嫁董祀今按晉書羊祐傳祐蔡邕外孫邕女不獨琰也傳稱祐母甚賢祐前母孔融女生發與祐同母兄承俱得病祐

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而承竟祀祐後討吳
有功當封進爵土以讓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
邑三百戶邕當有子耶蔡克別傳亦稱克祖睦蔡
邕孫

蔡邕題曹娥碑後八字世說以爲楊修解異苑以爲
禰衡解謂魏武見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有知者
有婦人浣於江渚日第四車中人解乃禰正平也
衡便以離合意解之更荒唐矣攷史曹操平生不
過江兩說並虛

金罍子中篇

卷之四

四六

金罍子中篇卷之四

金罍子中篇卷之五

明上虞陳絳用揚輔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古云千人爲俊萬人爲傑漢高祖謂蕭何張良韓信
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所以定天下至先
主始襲蜀魏博士傅幹亦稱諸葛亮達治知變正
而有謀而爲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予謂孔明以治國
爲賢相以策敵爲謀臣蓋兼蕭張而駕越之關張
之材差劣於韓然其義勇識君臣之分豈信可望
是蜀漢三傑賢漢初矣唐明皇嘗同日拜宋璟張
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蓋意
有所擬然宋璟無媿也說乾曜亦濫竽乎

劉備首事雖顛踣困頓中名字已在天下矣曹操何
等英雄眎天下亦何有然猶曰劉備人傑也曰劉
備吾儔也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誠敬而

服之不能殺者不可得殺也袁術何人語人曰生
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吁不聞天下有劉備斯
所以爲袁術耶

魏書稱劉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
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
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
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裴松之謂表夫
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旣久定無緣臨終舉荊州
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今攷孔衍漢魏春秋劉琮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五 二
旣約降曹操或勸備却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
江陵備答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
吾所不爲按備曰託孤不曰託國則魏書之舛已
明矣初先主歸徐州牧陶謙謙納之及謙病篤謂
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
人迎先主下邳陳登北海相孔融咸勸之先主遂
領徐州謙之遇先主不劣於表也謙死謙有子商
應二人而備遂領徐州以謙託也備無嫌於有徐
州而廼獨以有荊州爲薄乎

三國蜀志先主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耻爲
之下使客刺之先主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不忍刺
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比史後魏司馬楚之方
劉裕誅夷司馬氏楚之逃匿得免及宋受禪楚之
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憚
之遣刺客泚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
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知謙病果自齋湯
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七首於席下以狀告之遂
留事之其推誠待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按先主司
馬楚之皆以待人不疑消釋不肖之心因自免於
倉卒暮夜之中故史稱先主得人心楚之得士心
以予觀之乃不惟然漢四百年晉百年有天下而
賊臣者一日篡之非天下心先主漢景帝子中山
靖王勝之後楚之晉宣帝弟太常廕之後方將以
一田一旅有祀祖配天之志天下人心之所徯也
蓋名義所在其服人固已遠矣豈特一朝一夕之
故耶然二客亦可謂義俠已予因攷春秋晉靈公
患趙宣子之驟諫也使鉅屬賊之晨往寢門闕矣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五

三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麕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漢梁王怨袁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杜林拘於囹圄而不屈節弟成物故盎聽林持喪歸旣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廼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崔琦以激刺梁冀冀怒遣琦歸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蔡邕以中常侍程璜怨得罪與家屬鉗髡徙朔方程璜女夫楊球使客追路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唐太子承乾以于志寧強諫大怒遣張師政往刺之見志寧憔悴然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取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五

四

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宋張浚之討苗劉也師次于秀州嘗夜坐警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因如何客曰僕粗讀書知順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蓋鉏麂之不賊趙宣子感於君臣者也楊賢之不殺杜林感於兄弟者也張師政之不忍殺于志寧感於父子者也隱垣之卒以情告富人感於夫婦者也梁王之客不殺爰盎梁冀之客不殺崔琦程楊之客不殺蔡邕苗劉之客不殺張浚感於忠邪順逆之際者也由此觀之盜亦有道豈不信哉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五

五

五年及收劉湛上夜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等
稱脚疾小床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使爲
楊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
代拜即受者拜也豈羽爲將軍事亞登壇禮隆推
轂拜而授之特異常典乎宋之領重雖襲將軍之
號然制沿中壘職掌內軍有管衛之責非征戰之
奇矣

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決焉至躬校簿書流汗終
日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之後費禕繼之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六

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
奕每盡人之歡然事亦不廢夫以材則優劣之分
懸以時則盛衰之勢異然勞逸不同而皆以之治
何哉孔明當其勦而文偉蒙其成也故孔明之勞
蕭何之規而文偉之佚曹參之守也雖然孔明之
治蜀也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畜積饒朝會不諱
市無醉人其帥師也所至營壘井竈藩籬障塞下
至圍潤皆應繩墨一月之行而去之如始至勤之
以焉肅卒以歡飲沉醉遇害於降人蓋其曠達不

禁防檢而習細微所謂禍成於此而兆見於彼
矣

蜀志費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魏曹爽寇蜀卒十
餘萬次于興勢蜀假費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
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基於時羽檄交馳人馬
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
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
晉書符堅率衆百萬寇晉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
安征討大都督禦之安突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山
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遂游陟至夜乃
還二事正相類禕與安皆輔弱主制危國而當橫
敵苟見其弱人心搖矣故示之暇以內鎮物情外
倡士氣此其略也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七

陳壽傳壽父爲馬謖將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
坐被髡故壽爲亮立傳言亮將略非所長無應敵
之材而北史後魏毛修之爲崔浩言昔在蜀中聞
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
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兩書不同考孫盛異同

言云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父老云陳壽嘗
爲諸葛瞻吏爲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
瞻不能匡矯晉書亦云諸葛瞻亦輕壽由此觀之
壽特逮事瞻未嘗爲亮門下而撻壽者瞻耳壽之
詆亮蓋自以父怨故修之所傳譌也然大都蜀漢
二壽入於晉爲之執筆則紀蜀之君臣自宜無完
美詞是亦不待父髡然矣宋武事多鄙賈符生性
極凶暴豈信史耶

曹嵩避難瑯琊爲陶謙別將所殺操得而仇之者謙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五

也夫雖有褊心不忤飄瓦復仇者不折鎔干而操
乃飄然釋憾於徐土睢陵夏丘之民至於坑殺男
女數十萬何爲乎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跟大
叫以發其怒蝮蛇終日而不螫則齧噬草木以致
其毒若操者亦虎豹蝮蛇而已矣

古文苑載漢高祖手勅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
問生不讀書又自不喜謂讀書無所益踐祚以來
時方出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
是高帝能責躬翼子乃爾彼大英雄人披扶胸懷

以教其子豈復有所隱飾哉曹操征孫權留于植
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時方二十二思此時
所爲無悔於今汝今亦年二十三矣可不勉與瞞
平生欺天罔人亡所不至至是年六十矣尚不知
愧悔乃復誕其子真可笑也

曹操使阮瑀作書與孫權至言赤壁之夜遭雜疫氣
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
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遺還師又非瑜之
所能敗也善戰者不諱敗之實諱敗乃至飾彊辭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五

九

於事主之前偷鍾者掩耳可也
陳孔璋爲袁紹檄曹操云操又登發丘中即將摸金
校尉所至隙突無骸不露果然則操一椎埋賊也
然操別傳操引兵入峴祭梁孝王塚破棺收金寶
數萬天子聞之泣則琳言益不虛操死葬鄴爲疑
塚若山於魏郡之講武城外漳河上纍纍相望凡
七十二處夫操自扣人多矣能惜弗懲乎

何晏母曹操納爲小妻故晏幼處宮中七歲明慧若
神操奇愛之欲以爲子晏乃晝地令方自處去中

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慮也操知之卽遣還出晏以家知有何氏不知有曹氏故操不得而子終得遣還以國則知有曹氏不復知有司馬氏故師昭不得而臣終當見殺晏忠孝人也忠不忘公孝不忘本矣世說載其潔白魏帝疑其傅粉夏月以湯餅試之拂拭愈白知其非傅粉而魏略乃譏其粉白不去手此魏略用司馬家誣說耳豈信史乎亦猶梁冀之於李固冀怨李固使飛章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而固獨胡髭貌搔頭弄姿吁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十一

旣曰誣何所不至也世嘗言晉世浮競之俗長自何晏予觀傳咸疏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内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按晏任選舉如此蓋用世材矣安在其浮競耶然非傅公公忠不能當司馬家時爲此言也

魏鍾會善效人書其傾鄧艾也於劍閣要文章奏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旨悖慢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宋夏竦怨石介之斥已也因介嘗奏記於富弼責以行伊周之事竦乃先遣女奴

陰習介書卒改伊周爲伊霍又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介以得罪小人之害君子其術不一端而可畏有如此

篡逆大罪也阿黨極惡也奸諛之徒爲之至有容易一死者可哀也已桓階勸魏王正位夏侯惇以爲宜先平定二方然後遵舜禹之軌及操卒惇追恨前言發病死梁武九錫之出范雲欲預盛禮已中病兩月召醫診視欲得速愈醫曰若緩之一月乃復欲速汗之卽時愈恐二年不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乎汗之果卽起後二年果死惇死以恨不能早勸曹操之篡而雲死以願及見蕭衍之篡也人死亦大矣死於疾病猶可而獨以此死甘心乎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十一

曹丕旣篡漢曹植爲祭服悲哭植丕母弟也忠存漢室遠矣制於父兄狂以自廢庶幾有仲雍之志耶程篁墩東阿王詩曰我愛東阿王翩翩貴公子雖讀萬卷書日日弄文史已乖弟兄好更遂君臣理盜漢者何人胡不相諫止所以大道行重義不重

死妻涼其咏掩卷吾不齒當年何國地寂寞小山址諒無朱昱心千載有餘耻著論誠嚴然頗誣東阿東阿尚媲美泰伯何全昱也

魏正始九年帝稱疾不與政事曹爽何晏謂帝疾焉與黃門張當謀圖之帝亦潛爲之備會河南尹李勝將詣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罵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露胸勝曰衆情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十二

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廼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若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業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不復設備按此一司馬懿既先以瘋痺謫魏武再三則不中嘗試於曹爽而輒墮其伏中然則非懿知得也蓋爽輩愚失也

魏志司馬朗年九歲有人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

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字人父於其子固不可耶顏之推云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吕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繇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迄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尚書王元景兄弟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十三

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恠也是則以字若不當諱者魏鶴山先生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孔子弟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觀鶴山此說又以稱字爲至重非特不當諱之而已夫子且可以字其父況稱人父字於其子耶然則二子之所執蓋過也後世自別號行乃深以字爲

至輕士大夫間不復知有字至於諱字若爾汝稍遇倫儕輒舉號呼況尊行已者乎今也倡優儻隸博徒販客皆軒然以道號相命則流弊之極不知如何也

魏之太尉爵爲侯晉之太保爵爲公崩肉以君奉其讐視面以賈取其主事君不忠如此孰懿其孝哉君子曰王祥臨終遺命訓其子孫以信德孝悌讓五者爲立身之本不言忠豈諱其所關與焉道已更事四姓及契丹終其身富且貴因自號長樂老人著書傳陳累代所得階勲官爵以爲榮且自言孝於家忠於國其亡廉耻至此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五

十四

阮嗣宗勸晉王進相國受九錫一賤深可母作禁人之升堂則盍拒諸門矧掖而登諸階步兵失矣然其言偲偲諸所比倫止以伊尹周公呂尚之事末又言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勲超於桓文而勸以臨滄洲謝支伯登箕山揖許由固不必勤勤於小讓則其意指所亟亦不可以不察

始予讀李密陳情表妄意謂密奉祖母又故嘗事蜀

不肯奪其志蓋忠孝之道咸焉獨嘆其少事僞朝爲孫言之過乃讀晉史孝友傳廼知密不久卽仕晉嘗以才能望內轉而不得失分懷怨拜漢中太守賜餞東堂奉詔賦詩末章有官無中人不如歸田之句武帝忿之免官卒於家然則密之稱忿躁競廼如此

晉李密故漢人陸機吳人也密辭太子洗馬陳情表云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一頓吳於敵國一誣漢於僞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一頓吳於敵國一誣漢於僞朝雖二人之仕仇同而士衡於其故國猶區區爲有禮焉耳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五

十五

羊祜杜預同朝氣合決策平吳寔相後先而祜身不披甲閭不施衛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舉克成功廼知決機幃帳折衝組豆固自有人哉彼棄瓢輟策者終豈兼資也

羊祜杜預皆有事於峴山而預尤好爲後世名嘗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故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峴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以爲後世必有存其

一者而今碑與預俱亡矣羊祜游憩風景悲傷卮酒之間豈不深哀夫賢勝之湮廢哉而後世祠而碑之令聞令望遂與此山俱傳至今言峴首者必曰祜預不得割而有焉此亡它祜以其德而預以其功而盛德之所遺遠矣

晉書稱唐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然嘗自敘於文帝座中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跡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雖未明其遽然觀一時英彥未有以挫之帝且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也蓋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十六

許之矣則其素行固在人也哉始朝議以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欲用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對彬多材欲而宗好酒使立之言信則彬行檢可知而帝竟用彬然異時伐吳之舉衆方揚帆而彬策其將降屬疾淹留以示不競夫大者爭功小者爭財也而彬澹然於功名之際多財欲者如是乎

晉王濟家武帝嘗幸之因設燕蒸豚甚肥美帝問之曰用人乳汁飲之帝變色而起唐侯君集家得二

色殊異問之乃不火食止食人乳耳人之所不爲有至於是者晉符朗之逃奔江南也每與朝士燕不用唾壺使兩小兒跪而張口承唾含出宋謝景仁性矜嚴貞潔居宇淨澣每嚼轉嚙左右人衣事畢卽聽一月澣濯故每欲嚼左右爭來受焉人之豪貴廼有至於是者

三國何夔甚履正而史稱其爲節儉之世最爲豪怵夔子曾又繼之以華侈至不食大官所設日食萬錢猶云無下飭處曾子劭又有父風一日之供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十七

廼以錢二萬爲限大官御膳無以加之所謂作法於奢者則夔不爲亡罪矣自劭兄遵亦皆相競奢怵而遵子綏機羨劭子岐益以矜傲好陵駕人物於是鄉閭疾之如讐永嘉之難何氏殲焉蓋驕與奢相因而必至之禍有不俟數世而後見者爲人祖父所以貽厥子孫可不深長思哉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而曾子劭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又倍於廼父矣任愷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隨青逍遙公窮於此

所棄猶不減萬錢度日費又如何吁愈侈
靡矣後山談叢宋仁宗每私宴閣中分獻熟食
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
已有此其價幾何對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
枚上不樂曰每常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下一箸輒
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以天子且惜二十
八千之費而不食乎如曾輩何哉

晉史謂祖約性好財阮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
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十八

麓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
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
開暢於是勝負始分此語皆當世清談中語好財
好屐卽累中之得失已判何待更試於閒忙間耶
朱子云財猶賊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耻言之余以
爲晉崔洪手不持珠玉而迄全雅操桓玄手不離
珠玉而大著寬節豈非近之爲汚耶然王衍之口
不言錢王敦之口不言色卒無改爲王衍王敦而
酌貪泉者亦何害爲吳隱之是亦存乎人焉耳

晉世賄賂滋彰鬲令袁毅尤爲貪濁賂遺公卿山濤
爲吏部尚書而餉濤者絲百斤也王戎爲侍中南
郡太守劉肇賂戎以箇中細布五十端然已爲司
隸所糾今賸此二賂走權門之奴隸其不抵而笑
乎

晉華表有賜客在鬲使其子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
客各代以奴及教以貨賕致罪獄辭迷繆不復顯
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廙妻父盧毓毅亦
盧氏婿又中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廙女廙不許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十九

爲恨因密啟帝免廙官削爵土元元明善在江西
時行省叅政朱瑄以明善有馬駿而瘠假爲從騎
久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浙江
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
不言以酬馬直元善坐免官削土亦仕宦得失
常事耳然自此兩人徒負不潔聲於天下亦可卹
也古人守其清必以慎其遠小人也雖不惡而嚴
有旨哉有旨哉

古人不容易拜人亦不容受人拜惟父友則拜之

爲人父友則受其子弟之拜事父友而不拜與爲人父友而不受其子弟之拜皆薄也晉荀勗諸子謂解系曰與卿爲友應同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君親厚素白不奉遺教若先君相厚徃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論非所敢聞遂不拜度異行衆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諸兄友之皆拜其母異行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何以不拜吾親異行曰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衮敢輕之乎遂不拜此皆不容易拜人父母也後漢侯司徒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二十一

欲與王仲回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卅未之許也此不容易受人家子弟之拜也馬伏波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伏波不答松去諸子問梁伯孫伯當貴重大人奈何獨不爲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晉虞駿與桓爨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焉爨遣溫拜駿駿使子谷拜爨此所謂父友則拜之爲人父友則受其子弟之拜也唐柳公

綽甚知張尚書正甫公綽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止之不獲他日張公言於公綽曰壽即相逢其謙太過公綽作色不應久之張去公綽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之而謝過此事父友而不拜與爲人父友而不肯受其子弟之拜者皆薄也

晉荀勗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

晉張華爲司空中台星拆

兩星不相比

華少子勸

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北周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二十一

晉公護顯政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如何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願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沉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卿旣爲王官可依朝列無煩別參寡人也按天文志三台星上台司命太尉中台司中司徒下台司祿司空華處昏亂之朝護則驕擅已極兩人不信天道獨不徵人事耶至於抵愛子之請拒直士之諫旋就刑誅殉以

家族宇文護無責矣華之識達而不免不亦可惜也耶

晉元康元年三月賈后矯詔廢皇太后楊氏爲庶人徙于金墉城二年賈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九年廢皇太子適爲庶人永康元年三月賈后矯詔害庶人適于許昌四月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未幾復矯詔害賈庶人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帝位遷帝于金墉城論曰賈氏弑姑殺子且寢乎未有已焉彤與倫之殺之也奉天討矣謂之矯詔何居夫惠之不君置而伐之苟志安宗社惡篡之有惜哉倫非其人也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十二

晉華廙華表子歆孫中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廙女廙不許因之削爵後復封因進爵爲公時河南尹韓壽託賈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復不許后深以爲恨故遂不登台司廙雖不登台司守道如此益乃祖矣

晉賈克宋秦檜皆無子然克妻欲後其甥而趣殺其子於乳母之懷檜妻欲後其姪而故出其子於孕

妾之腹已以姦臣妬人國亦以妬妻自滅其家天道哉檜事見齊東野語十一卷朱子語類亦云

晉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庾亮待讀東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天子甚納焉昔諸葛孔明輔蜀嘗手寫申韓管子六韜送太子而元規能諫其上勿以韓子賜皇太子夫此一事也將取節焉雖謂賢於孔明不亦可乎

元經薛氏傳晉元帝爲瑯琊王蕩陰之敗懼禍將出奔而月明無由去有頃雲霧晦暝因潛得出成都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十三

王頴先令諸關無出貴人帝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鞭帝馬曰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遂聽帝過晉書王華歆之子從王恭起兵敗走時華年十三軍中與歆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襪從后津邏咸疑焉華行避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箠華數十衆乃不疑南宋袁昂顓之于顓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罵之遂免北史周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墜馬李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

罵之授以從騎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四事相類此東坡所謂事有倒行而逆施之者也春秋時楚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蓋古人權以應變類如此

晉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云享二百年然自丁丑至禪宋爲庚申實一百四年丁丑係西晉庚申入南宋所餘惟一百有二年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爲二百也南宋武帝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二十四

於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卜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然則其應乃若此

郭景純知數而不知理也故憂其受之促而極欲以戕其生豈所謂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耶病其位之卑而著詞以申其志豈所謂樂天知命不憂者耶又曰璞自知所受有限用之恒恐不得盡故嗜酒好色過度于寶常誠之而不能更也然璞可謂立乎巖墻之下者矣非吾儒所謂知命也以其

言頗近達似亦能頹心於禍福之際者至廼裸身被髮銜刀設醮違違於溷園之間斯又何哉史稱璞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夫以璞之術能活居停既死之馬而不能自延其日中將盡之命以斯知術也固焉能如命何

術者之說何啻百家各以一夫擅司命之權盜天地以鬻諸人斯欺人惑世之大矣京房郭璞不良死而況其徒乎夫禍不自免何以福人

晉徐藻妻陳氏太丘女與妹劉氏書云因見偉方所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二十五

作先君誄極陳先君奉親事君行已養民立德立功示之軌儀云而又云老莊者絕聖棄知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蓋以偉方之論未瑩也晉世尚玄虛方波流茅靡中而簪珥中有此淵識稱是太丘女矣

晉劉遐朱序兩人同傳而遐妻羊卽續女驪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遐假節令淮陰卒遐妹夫田防等欲爲

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朱序領襄陽荷不攻之序母韓自登城履行陣謂西北角當先受救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守新城不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戍段妻序母蓋將材也

鄧攸與其妻逃石勒之難嘗擔荷其子與其弟之子也已而度難之棄其子君子曰其志可哀也蓋存者可亂也弟亡矣不再子也雖然棄其子可也棄其子子輒號而及之寘之木加徽纆焉使必無以爲生何哉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五

二十六

王敦慕曹操至詠其樂府歌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桓溫慕王敦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兇逆以氣類相慕尚如此

孫太孫思死海濱人猶傳爲仙安祿山安慶緒史思明死河朔人皆稱爲聖莊周云跼蹐暴戾其徒誦誼亡窮斯民之直道安在耶晉王敦反疾已危明帝詔勅中外敢有不呼王敦姓名而稱王大將軍

者以軍法從事世說新語南宋人作每稱王敦必曰王大將軍何王敦死而威靈震於隔代如此也

晉陶侃遷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作詐商舡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唐調露元年突厥阿思德溫傳反詔裴行儉討之行儉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頸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收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五

二十七

出伏兵至殺賊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宋祥符元年王德用爲邢洛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輿車載壯士僞服爲婦人以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獲將師心匠因敵設智事適相值而皆成功如此

晉桓溫伐蜀師次窄橋李勢悉衆出戰龔護戰敗衆懼溫遽下令追師而鼓吏誤鳴鼓師遂進擊大破之宋柳元景討元兇劭元景水陸受敵劭兵執垂

克而魯秀誤擊退鼓邵衆遽止元景廼開壘鼓譟以乘之邵衆大潰隋王辨與王世克討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辨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克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大潰不可救止辨涉洛水竟溺死事固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或鳴鼓或鳴角皆誤也而成敗絕豈非天耶

秦符融遣張蚝敗謝石於淝南晉謝玄謝琰勦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遣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五

三八

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列陣逼水非欲戰者也若小退師令將士周茨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亦美乎融於是麾陣少却欲因其濟水以鉄騎覆而取之軍退遂不可復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周尉遲迥之起義相州也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州隋常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顗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隋李密馳向洛

口王世克夜圍偃師密欲待世克兵半渡洛水而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克軍已悉濟密引騎而遁夫侯軍半濟而擊之此兵筭也司馬子魚以教宋襄漢以擊破大司馬曹各於汜水矣然陽平旣敗於前而惇與密又接踵於後者紀律不嚴部分不明號令不信將威奪而士聽搖也彼師旣迄濟則背水無反走心勝地在敵矣

晉史謝敷傳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五

三九

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北史魏孝武帝西渡河入長安是歲二月災惑入南斗衆星北流羣鼠浮河向鄴梁武跣而下殿以禳星變及聞帝之西慙曰虜亦應天平人謂梁武帝之慚亦定是求走不得走也然予觀晉時符堅稱帝于秦堅母苟氏甚愛少子融融爲冀州牧代王猛將發苟氏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内外莫知堅寢于殿前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内后妃星失明左右閤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

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有定分當是時晉爲正統故在而應移於秦此觀之非特虜主雖其妖淫老嫗一出入細故亦冥關玄象殆不可曉

何燕泉謂昭明太子統作陶淵明傳云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而繼之云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種秬是時淵明家累既不自隨胡爲乎有妻子種秬之請予謂此固不足爲異先生家潯陽官彭澤相去百里蓋手信之往來有足以代面請者最有一節語不酬副傳稱淵明居無僕妾并曰自任而先生五子乃皆異出與子儼等疏有爾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語先生婦翟耕饁至於偕老胡所出異毋哉先生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則先生年二十固已悼亡妾不知其得妾又自何年而早失之妾理無蕃胤異母之子復是幾母國風好色而不淫大雅君子正復不必以煩禮小嫌曲自拘束而貪賢之言往往浮實存而不論可耳

男女雖均所生而男重女輕世俗皆然雖賢者不免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五

三十一

如陶靖節詩和郭主簿云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和劉柴桑云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饑飭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弱子之樂至於忘華簪弱女可以慰情僅勝於無之而已此其辭抑揚輕重雖出於一時吟弄之餘亦可以見其情之所鍾也

金罍子中篇卷之五

三十一

金罍子中篇卷之六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劉穆之傳但稱穆之病卒而王弘傳廼言已平雒陽

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風旨朝廷時穆之掌留

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竟不知穆

之愧懼爲何事愧無乃爲夏侯惇懼無廼爲荀文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若咸無取焉耳

宋世祖賜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

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

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然

莊亦巧言時中幸而免矣漢衛綰嘗病景帝賜之

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

所易施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

未嘗服也當時以綰爲忠實蓋敬君之賜當如是

宋張禕爲晉瑯琊王國郎中今從王至洛還京都武

帝封藥酒一甕付禕使密加酖毒受命於道自飲

而卒唐賈直言代宗時父道冲坐事賜鵠將死直

言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息輒取鵠代

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聞而憐之

詔臧父死俱流嶺南兩人代其君父死忠孝竭矣

賈偶不死非其志也

南宋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陸應克行坐違期

不至當死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

百死乞以身代陸陸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二

不實以棘陸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竝悅

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

罪小即且大家臨亡以小即屬君竟未妻娶家道

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

特原罪州加辟命賜帛二十疋按兄弟爭相爲死

難兄嫂又能以死從吏其夫尤難書此足厲薄俗

宋檀祗爲廣陵相義熙十年司馬國璠兄弟亡命自

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暗夜率百許人緣廣

陵城入呼喚直上廳事祗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

不備但打五鼓懼之以爲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迺
奔散追殺百餘人唐太宗永泰三年詔四鎮北庭
兵徙涇州衆皆怨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
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知邠
州留後乃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
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卒擒之
十四年王栩爲河中少尹知府事部將凌正暴橫
栩抑之正與其徒謀乘夜作亂栩知之故縮漏水
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廼安金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三
僕散忠義爲博州防禦使在郡一夕陰晦囚徒謀
反獄倉卒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
更吏搥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
梏宋馮瓚知梓州時劍外初平卒有亡命者散匿
爲盜無何蜀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三千餘人掠民
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
箠挺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旦自潰矣
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令分守城門瓚坐城樓密
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

上官進斬于市此數事者倉卒過夜更變
事定而迄不擾易夫之九二暮夜有戎勿恤蓋
酒君以之
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愛遇帝謂曰卿欲作士
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
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
便無如此何齊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
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
邀奉聖時階榮至此爲見昏得荀昭光女卽時無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四
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出江數謝瀟
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曰詣敦登榻坐
定敦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讓容容真喪氣而退告
帝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兩公風格嚴挺不
以士大夫借天子要人可謂鯁正而時天子之能
容兩要人之慕爲士大夫其風致亦皆可尚也
宋蔡興宗以征西將軍開府儀同都督荊州被顧命
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
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

吳宗子約仕齊遷司徒長史齊明帝爲錄尚書
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屣不改父子世直矣又蔡
順之方雅蔡樽之英嶷蔡凝之正色爰自子度已
來百年高閥四代忠節國憲攸存家風不頹爲江
左禮門休哉

南史宋顧常侍協清介爲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
蔡子度廓謂人曰我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
衣食者竟不敢遺之唐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
其妹是劉晏夫人晏方秉權常造廙延至燕室見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五

其門簾甚敝乃潛度廣狹以篋竹織成簾以贈廙
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宋陳后山履常罷歸貧
至累日不炊傅堯俞知之懷金餽之聽其議論不
敢出口子謂士處不足當使人遺於我至於不敢
言可以言介矣晉阮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
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
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予謂士
處有餘當使借於我至於無不敢言可以言惠矣
宋庾仲文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

沈休文齊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請已者覘知衣
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
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思遠之清正潔便自其
疾耳仲文領選通賄無厭至問客好牛好馬皆云
無之政有佳驢便答言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
索之贓穢若此獨好人潔豈非及耶

余於他書見好積聚而鄙恡幾人摘書以爲戒南史
曹虎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而晚節好貨賄吝畜
在雍州得見錢五千萬伎女食醬菜無重餽每好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六

景輒開座指張向之齊王疑虎舊將兼利其財新
除未及拜見殺北史崔和官平昌太守家巨富而
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董惜錢不買子軌
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又庫狄伏連者鄙恡愚狠爲
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
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口百餘
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
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莖
中分減伏連大怒與馬掌食人竝加杖罰積年賜

物藏在別庫至死時惟著敝禪而積絹至二萬疋
簿錄竝歸天府五代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
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珮聲郭
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墮凍餒而
卒

北史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
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
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爲吏部郎俸入
故足贍俯仰經霖雨便絕糧至遣婢子入市偷糴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七

少立即此幾婢子弄光恠爲房氏尾閭足困房氏
矣唐王起敝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
盡爲僕妾所有老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
給議者謂祿仕之家不能樽節稍豐則飫及狗彘
似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
以王相公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
用乎齊周洽常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
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歛吏人爲買棺器武帝聞
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

今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勅不給
賻北齊書其官至黃門郎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而
不營家以餒卒於鄴時人傷嘆之豎儒將身任天
下之重此一身不自樹立至不免以生死託人人
固何賴焉

南梁張率嗜酒不事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
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宅遂耗大半率問其故
荅曰鼠雀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鼠雀竟不問唐柳
公權善書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計而王藏奴或
盜用嘗貯杯盂一筩勝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
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君子之去
利以就義也散財以軫窮也若售盜賊之貪心焉
奚若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八

梁廬陵王續耽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既
薨世子憑罪誅死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
閱珍物見金銀問左右曰此可食不荅曰不可應
曰既不可食豈持乞汝余謂此應固是達非不慧
也廬陵多財爲累未及騁暴幸而蚤歿貽禍其子

如續乃真不慧者

梁到溉爲建安太守任昉與之友以詩贈之求二衫
段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
涼秋日溉荅云余衣本百結閨中徒八蠶假令金
如粟詎使庶夫貪任與到夙相賞好漫有此乞到
不荅之以物而荅之以詩其風致足尚也按溉以
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
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百結之云諒非
欺友昉之死而其子便流離不振亦非人可得而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九

衣食者

梁范雲少與領軍長史王暕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
畢暕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
外入躬自營舍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蓋俗禁冷
屍入舍以爲不祥久矣况師友之間情謝天倫乎
元周仁榮嘗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造
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
死篋中有遺金數銖莫有知者楊弟詣仁榮求分
之仁榮曰賢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之費我自

任之終不敢利其一毫乃對衆封藉自平陽其
子來悉付之顧潤之者嘗從俞觀光先生學先生
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湯藥情若
父子醫爲之感動弗忍受金我行且老必託之以
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
日至攜李潤之奉其屍歛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爲
潤之來者潤之拜之明年葬於海鹽近顧氏先塋
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
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我歛之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十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則將尸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
爲也聞者嘆服仁榮台人潤之嘉興人予謂此三
事足以省頽俗故畧而著之

沈約宋書恩倖傳論云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
相黃憲牛鑒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以二入名字分
兩句道若尋常只當云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
黃憲牛鑒之子名動京師耳然此格前固有之漢
書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甌中生塵
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文選劉越石贈盧諶詩

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是也至宋亦有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之句

南史賈思伯與弟思仲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酌之鳳遂質其衣服時人謂之語曰賈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陰鳳留人衣及思伯遷南青州刺史之部送纁百疋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經師聚歛如此北史徐遵明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絳粟留衣服以待之名曰影質一時南北成俗真師道之辱也古者師不制服晉書金罍子中篇卷之六十一

志以爲有淺學之師有暫學之師不可皆爲之服而不悟且有影質之師師而至此黷然市販之相與何服制之議之有

北魏高祖宏爲太子生五歲即位高祖幼有至性前年顯祖病癰高祖親吮之及受禪悲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按此五歲兒也其篤性神解如此吮癰之年則生之三歲矣此其過漢景魏文遠矣

北史李崇魏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廼村置

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回諸村聞鼓各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宋薛季宣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令武昌縣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偏百里按世亂多盜所以弭盜之法莫良乎此獨宋向子韶知蘇州吳江縣太守孫公傑下令欲一大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聞子韶執不可曰鬪爭自此始矣是亦一見

金罍子中篇卷之六十二

北史僕射臨淮王彧表薦祖鴻勳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或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關祖鴻勳何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古人不造謝舉主如此是乃所以爲謝也不然曾市道而償諸則所以俟知己者薄矣

北史魏王廙以姿貌嬖於文明太后封王及薨將葬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十女諂稱廙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其葬也假親舊衰經綹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哀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

齊和士開母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窳
嚴興等竝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封孝琰入
吊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
甚哀聞者傳之義孝事甚奇宋蘇過范溫皆出入
梁師成之門以父禮事之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
成師成妻死溫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某人
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帷中矣某人
不知爲誰此兩人皆以名父之子爭相爲義更奇
也

過東坡子溫淳夫子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十三

唐有皇太后疾而給事中閻朝隱沐浴爲犧伏身
俎盤以自祈代宋有過主妻病而虞侯爲割股
以獻兩事甚奇然北齊慕容后符氏卒廙哭
之絕而復甦服斬衰食粥逮葬毀北門以出喪車
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宋有呼延贊爲將其
子病贊割股爲羹療之夫爲妻喪喪之如考妣父
爲子病療之如孝子之養父母此一段更奇絕也
北史魏李延實莊帝舅也除青州刺史辭去帝曰懷
磚之俗昔號難治舅宜好用心時黃門侍郎楊寬

不曉其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齊土
民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
懷磚叩頭以美其義及其代還以磚擊之言其向
背速於反掌也已未余自彰德移青州相知或舉
以相嚇然余竊用自厲富文忠在青州將擊之耶
若唐李實爲京兆其行也瓦石滿車是亦不待青
州也

東魏楊氏法門華族播及椿津咸稟名德爲時鉅公
一代宗仰自今攷之族大而勢重越禮滋多所以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十四

保家亦疎矣播實爲華州刺史至州借人田爲御
史王基所劾椿爲朔州刺史王基爲廷尉奏椿前
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教三三百四十頃史不
稱誣也椿爲司徒華州人史應與椿訟田長史以
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寇雋爲司空王薄
曰史底窮人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
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不直公論
類若此泉僊者除東雍州刺史部人楊牟皮太保
椿之從弟特椿侵擾百姓守宰以下多被凌侮皆

畏而不敢言僂便收之楊氏不軌不法貪橫爲暴動被繩彈兄弟尚然况厥苗裔殲族之禍未云不幸也

北齊崔劼二子拱搗竝外任弟廓之從容謂曰拱搗幸得不几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以來耻以言自達今若進見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嘆服唐源乾曜爲相嘗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幸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而後公卿子弟始皆出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十五

外補宋韋惇雖窮竟稔惡而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爲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迄無顯者范忠宣作相其子平正當入遠忠宣欲以恩例換近地正平堅不肯曰當入遠不欲以恩例事僥倖愚謂世之爲大臣任其子者當如崔劼源乾曜韋惇爲大臣任子者當如范子夷也此其父兄子弟交相成矣今指乾曜謂人尚硜硜不服况韋惇乎然或不如韋惇多矣

北齊庾黔婁父易遘疾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

黔婁輒嘗之柳遐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惟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卽吮旬日遂瘳隋趙郡李士謙母曾嘔吐疑中毒因跪而嘗之田翼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唐張士巖母病癰士巖吮其血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宋顏衍父在青州有風痺疾衍棄官侍疾歲餘父疾不能起衍親自掬矢未嘗少倦李虛已母喪明旦日晡晴不歸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嘗患癰極痛吮其敗膏不啜於地父患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十六

尋平元孫瑾事繼母唐嘗見其父之喪目舐之尹萃杜佑皆父病嘗藥之勝榮皆母痢嘗血人子之事其父母當何所不至矧疾痛死生耶然諸若此亦罕矣誠難之與乃貳秦王痔吮漢帝癰嘗淮陽王黃龍湯驤大總管馬臄嘗御史大夫便液奉五郎溺器御僧懷義馬挽公王車拂中書丞相鬚拭相公帝尾垢濯太尉足何代不乏賢也祗痔見列子吮癰節通事見漢書北史齊和士開寵貴至極封淮陽王錄尚書朝士多相附會爲其

有一士人曾參士淵疾患醫云王傷寒極重
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
須疑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唐書侯君集馬
病艱難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其指沾其膿而饒
之御史劾奏其誡左遷括州刺史郭弘霸爲右臺
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侯弘霸獨後入憂
見顏問請視使溺即染指嘗之因賀曰凡甘者病
不瘳今味苦當愈喜溢于面元忠惡其媚暴語於
朝宋之問爲南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時張易之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十七

等五昵寵甚則人以五郎目之而之問傾心媚附
至爲之奉溺器薛懷義方悉蠱武三思痛屈節爲
懷義御馬趙履溫誦事安樂公主嘗礪朝服以項
挽其車拂鬚丁謂事見宋史又崔公度媚附安石
晝夜造請雖踞廁不避嘗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
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耳譬池筆
記李憲用事士大夫皆奴事之彭孫氣凌公卿然嘗
爲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
誦不太甚乎

王思政都督荊州刺史嘗命都督蘭小歡督工
匠繕脩城塹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
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送上
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予謂思政庶矣然送上不
若惠下盍錄之州藏乎其賜錢亦當辭不然是責
償也元蕪希憲行北京行省事朝廷降鈔買馬六
千五百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美馬千三百希憲曰
上之則若自弔即與它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
此老名利俱不貪真不愧乃姓矣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十八

周李萬歲嘗獵於蒹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
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今
之李將軍也按夜行疑虎射石沒金李廣前有熊
渠子呂覽亦曰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
虎也又宋史何灌與遼人戰灌迎高射之發輒中
或著崖石皆沒鏃則灌之中石又不特疑之以虎
矣

後周王鼎鎮河陽嘗有朝使至爲設食使乃裂去餅
緣公怒曰耕種牧獲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

擇棄物必是未饑命左右徹之唐李英
相有鄉人過宅爲設食客去其餅緣公即責
之餅緣甚微而二公重惜去之如此因攷唐太宗
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佯
爲不悟更徐拭而便啗之帝迺曰肅宗爲太子時
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膾上顧使太子割肅
宗既割餘污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
徐舉餅啗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夫
玉食惟辟而一餅之愛乎迺不忍暴殄天物不敢
忘稼穡之艱難真帝王盛德也萬乘且然況寒士
哉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十九

祖珽嘗曰陛下殺臣臣得名不殺臣陛下得名珽小
人也刃在其頸然雋乎其言之有味焉今人主莫
不與臣下爭名見臣下諍已者進之曰爾自爲名
諍我不知殺一諍臣是自宜諍也還予之名矣齊
文宣之不道也末年而甚裴謁之正諍之文宣
將殺之士敬色辭不移帝曰痴乎敢哉楊愔曰三
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遂入漢三少之望我殺

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周宣帝昏
暴京兆承樂運輿視詣朝堂諫帝大怒將戮之元
巖請見於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陛下若
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
度因獲免余以爲善劫取臣下名者周宣齊文宣
也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二十

讀魏徵隋書云周宣帝崩靜帝立幼冲隋高祖以后
父之尊矯詔入總朝政陰圖篡逆天下洶洶兵起
於是尉遲迥起相州王謙起益州司馬消難起鄖
州畢王賢欲圖堅趙王招趙王繼之皆踵末旋
敗今隋書書迥謙曰反曰亂曰逆曰作亂曰搆逆
賢招盛曰爲變曰陰謀其死皆曰誅又以疑忌殺
陳王純代王達滕王適皆曰誅書帝孝寬梁睿之
師皆曰討隋高祖之崩煬帝爲太子實弑之血濺
於屏風今高祖紀書疾甚與群臣握手歔歔相辭
訣又備書遺詔書崩煬帝紀書即皇帝位皆不書
弑史爲誅亂臣賊子作當其時則諱失其事則疑
非疑非諱徵爲何書平徒使亂臣賊子不長氣

隋書孝義傳首列陸彥師特書其父喪結廬依墓負土成墳一事耳祖父事魏俱至顯官身又爲魏襄城王元祖參軍入齊歷任至中書黃門侍郎出爲太守周授載師下大夫轉少納言封男楊堅篡周尉迺起兵彥師卽委妻子迺歸長安周亡隋拜尚書左丞封子平生踐歷如是事君不忠尚稱孝乎隋盧昌衡見謂公平蘇威爲冢宰亦考之曰德爲世表行爲世則雅重國論若此惜其仕魏歷齊更周及隋卒於大業假令母死須臾且行與裴矩虞世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二十一

基結綬入唐矣迺知德行氣節猶是兩事王祥之孝褚淵之清而改面反主非不脩也或曰亦爲其德行非顏閔也乎裴矩始事齊無聞焉已事隋則不遺其餘力以三隋蓋將爲唐除耶其精明多識所謂小有材足以行其惡而已獨傳言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惟矩挺節無穢聲予甚疑之及觀楊恭仁傳迺言宇文述裴蘊與矩參掌選事皆受賄不法然則本傳誤也安得如躡蹠庶哉然矩恭仁本同傳而

自相牴牾若此可謂疏矣

隋史李士謙嘗論刑罰畧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頃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刑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刑去右手三指又犯則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游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體予按隋時高祖用法嚴峻嘗患令史賊汙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此賊不殊重也盜一錢者棄市有四人共盜一椀角三人同竊一瓜卽時行決小盜者爾大盜如何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者坐至死不盜者爾盜又如何所謂憲擬於秋荼網踰於朝脛者不虛矣士謙之論旨寄乎傷時然使論也行則所以生人於死豈有涯哉

龍門子凝道記婦事舅姑舅有殺其父者如之何曰父子天合夫婦人合天合者不可離人合者則惟

義所在何如耳舅殺其父則義乖矣義乖則途人而已也夫何舅之爲離而去之可也去之可再適人乎曰不可也婦人於禮不再適也按齊東野語宋莆田有楊氏訟其子與父不孝官爲逮問則婦之父爲人毆死楊亦與焉獄未竟而畢需得不坐然婦仍在楊氏家其後楊又訟其子及婦軍判官姚瑤以爲雖有警隙既仍爲婦則當盡婦禮欲併科罪陳百上振孫時以倅攝郡獨謂父子天合夫婦人合人合者恩義有虧則已矣在法合離皆許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二十三

筆談云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卽爲義絕况身謀殺不應復坐刑曹此論是蓋爲其夫忿起於一朝而其妻曾不與聞乎故者方其下手之時大義已絕不得復坐以爲夫之婦而併案其父之女也斷其夫以法而離其妻以義可也曰妻歸而更適可乎不可也猶爲其故夫有恩乎曰非然也婦無二夫者義也夫一朝而二天毀焉尚可以視息乎爲之婦者抱塊茹荼以終其身可也又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二十四

還合而獨於義絕不許者蓋謂此類况兩下相殺又義絕之尤大者乎初間楊罪旣脫合勒其婦休離有司旣失之矣若楊婦不去於舅姑則爲反親事讐稍有不至則舅姑反得以不孝罪之矣當離不離則是違法在律違法爲婚旣不成婚卽有相犯竝同凡人今其婦合比附此條不合收坐卽符此論然則夫有殺其妻之父母其妻則如何白虎通云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也悖逆人倫殺妻父母義絕乃得去也則去之可也又夢谿

按南史齊大司馬王敬則及于會稽至曲阿敗死敬則子壻謝朓先時告之也朓遂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朓妻常懷刃欲刺朓朓不敢見隋書煬帝長女南陽公主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述病且卒王親調飲食手自奉上及宇文文化及弒逆竇建德誅之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以化及當族滅以公主之子聽留之主泣曰武貴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

於東都王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婦王拒

曰我與君讐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際

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不得已拜辭而去朮

與士及非手刃其妻之父敬則又實反謀而二妻

處之若此漢卽陽任延壽之妻季兒兄季宗與延

壽有隙延壽陰殺之會赦得免乃以告季兒季兒

遂號哭求去延壽慙曰汝何不殺我季兒曰殺大

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遂自經而死

隋宇文化及之弑立也許善心以不謁賀被殺忠於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六 二十五

事隋者夫雖然往陳之使也繫於隋而終事之不

死于陳之亡而死于隋之亂死晚矣或曰陳之亡

也善心披衰藉草東向號焉雪涕而受命得已乎

曰婦之夫臣之君也婦人亡其夫終喪而嫁賢於

奪哀以奉所歡矣然貞婦乎

金罍子中篇卷之六

金罍子中篇卷之七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唐皇甫無逸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仁壽末漢王

諒於并州起兵反誕抗節不從爲諒所殺無逸時

在長安聞諒反即同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

曰大人平生狗節義既屬亂常必無苟免尋而凶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一

問果至正德末忠節許公達任江西按察副使死

宸濠之難其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

副使便爲位易服而哭人恠問之父曰必吾見也

吾兄素有此志已而果然生死之際人情所難任

二公取信於父子之間非其守死之素而然乎

隋煬帝以皇甫誕死節令其子無逸襲爵侯封甚見

親委帝幸江都以無逸留守洛陽及江都之變與

段達元文都尊立越王侗爲帝王世充作難無逸

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寘身歸唐嗟夫無逸信父

之守節而不能以其身繼之非孝也受君之命而棄之非忠也且一夫作難變起倉卒而國之大臣家之宗子顧弁棄弱主敵庭老母捨而何之人固不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陳仲子能以不義讓齊國而孟子以爲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以其避兄離母亡親戚君臣上下也彼無逸之於大者如此自其爲益州而閉門自守不通賓客每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則曲謹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二

而已矣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則小燕而已矣母在長安疾篤唐太宗令驛召之史稱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爲孝竟謚曰良劉昫曰爲道初開老親地梗至孝滅性子道可知不得謚爲孝也惜哉君子曰無逸之不得稱孝

已在於棄母斬關時矣又何惜焉

唐書王君操父隋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鬪兢因被毆殺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始出詣州府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剝腹取其心肝咀食立盡詣刺史且自陳告州司據法處死刑上其狀太宗特詔原死周智壽者父永徽初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乃候安吉於塗擊殺之兄弟相帥歸罪於縣官司經數年不能決鄉人或證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三

智爽先謀竟伏誅神色自若智壽頃絕衢路流血遍體張琇者父審素爲嵩州都督後爲御史楊汪奉勅勘其賊罪因事奏稱審素謀反構成其罪斬之琇與兄琄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還歸累年隱匿汪後累轉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琄琇候萬頃於都城挺刃殺之其發謀及手刃皆琇所爲既殺萬頃係表於斧刃自言執讐之狀便逝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泥水爲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

其合於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
卿李林甫固言其國法不可上亦以爲然乃下
勅付河南府告示決殺瑒瑒既死士庶咸愍傷之
爲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所造義井并
葬瑒瑒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塚數
處焉君操智壽智爽瑒瑒皆奮節報父讐或歲愈
久而彌厲或年雖孺而克壯卒各成其志可謂孝
烈而其所罹有幸不幸如此若瑒瑒又不幸之大
者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四

張橫浦曰元吉勸建成除秦王自爲計欲去世民
乃所以去建成也予按舊唐書太宗府寮皆曰若使
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群小得志元吉狼戾終亦不
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錄云元吉合成
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
爲亂未成預懷相奪然則元吉心事當時固已言
之矣

太宗嘗憇一樹下頗嗟賞其美宇文士及侍側傳和
無已太宗正色曰昔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朕不知

佞人爲誰乃今是汝宇文士及叩首曰南衙群臣
面折庭諍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
將順雖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帝知以佞斥人而
旋意解於佞口之前佞人之果難違有如此朱全
忠嘗與僚佐及客坐於大柳樹下全忠曰好大柳
樹有客數人辟席對曰好大柳樹全忠又曰此樹
宜爲車轂人皆曰宜爲車轂全忠厲聲曰書生好
順口玩人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
捧下撲殺撲殺則猛矣然竊快全忠之壯決也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五

唐裴行儉大軍次單于比暮已立營塹濠既周行儉
更命徙營高崗吏白士安不可擾不聽比夜風
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又飢衆莫不駭嘆問何以
知之行儉笑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也
張預曰孫子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行儉不告士
卒以徙營之由予按凡師行占用有法守約故不
告以示之神耳又按戰國策楚王使景陽將而救
燕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
女所營者水至皆滅表此焉可以舍迺令徙明日

大雨山水大出所管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蓋
為將欲服人心與士氣往往假一事以見神異使
不測而愈傾嚮之此亦行兵之一法耳

唐王珪入燕見有美人侍帝側帝指之曰廬江王瑗
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
江納之為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朕
是非也對曰今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其姬尚在何
也帝賞其言遂出之帝之出之也能自克以從諫
也其有肯乎珪之言也乃珪之所不言者帝蓋亦
思之乎夫巢刺王妃寔在也何有於廬江而帝弗
之思也珪亦弗之及也按舊史傳云太宗雖不即
出美人而甚重其言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七

六

唐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
取身後名吾不為也管晏不能諫其君以弔其過
則有之何暴君之過之有且人誰無過過而能改
德莫大焉以周之遇太宗蓋所言無不從裒而傳
之亦足以宣君臣一時契合之美光揚於三窮曷
為其燼之徒使周負能諫之名而太宗泯從諫之

賈悲夫

唐宰相多世家或父子相繼居大位或累數世而顯
或遂終唐之世不衰載諸世系表可見獨房杜姚
宋一代賢相其後乃皆不振按舊史房玄齡傳玄
齡薨子遺直嗣爵次子遺愛尚太宗女特承恩遇
永徽中主謀黜遺直而奪其封爵因告遺直無禮
於已高宗令長孫無忌鞠其事仍得公主與遺愛
謀反狀遺愛伏誅諸子皆配流嶺表杜如晦傳如
晦薨子構襲爵坐弟荷謀逆徙於嶺表卒初荷以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七

七

功臣子尚主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坐斬姚崇
傳崇在相位縱其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
引賓客受納餽遺由是為時所譏少子奕特脩謹
開元末為禮部侍郎尚書右丞天寶元年右丞相
牛僊客薨愛男閎為侍御史僊客判官見僊客疾
逼為僊客表請以昇代已相僊客妻因中使奏之
玄宗怒閎決死奕出為永陽太守宋璟傳子昇天
寶初太僕少卿次尚漢東太守次渾與李林甫善
引為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

都官郎中劍南採訪判官渾在平原重徵一
庸調採訪東京又使河南尉朝宗影娶妻鄭氏
鄭氏即薛稷外孫姊為宗婦孀居有色渾有妻使
朝宗聘而渾納之怨在劍南有雒縣令崔珪怨之
表兄妻美誘而私之又養刺客李晏至九載並為
人所發賊私各數萬貫按驗得實渾流嶺南高要
郡怨流海康郡而尚亦為人訟其賊貶臨海長史
其子華衡居官皆坐賊相次流貶房杜子孫至以
謀反覆族姚宋子孫又皆以貪淫敗類濟美之難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八

餘慶之殄遽若此

樹萱錄南岳天柱寺僧道相居寺之西嶺枯木中其
徒常數百人李邕見之問曰昔日徐敬業敗走入
海李孝逸使別將追之不得迺斬類敬業者獻其
首和尚識此人否師曰始以足下為洞悟物理今
乃暗於事機如此師將終召門弟子曰余本姓徐
國初有大功逃難至此言訖而終迺敬業也沈拾
遺為作碑不敢正言迺云敬業兄弟又唐詩本事
傳宋之問至江南游靈隱寺行吟曰鶯嶺鬱蒼髯

官隱寂寥第二聯搜思未就有老禿點長明燈
空大禪床曰少年吟諷甚苦何不曰樓觀滄海日
門聽浙江潮云待明訪之則不復見寺僧曰此
駱賓王也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將帥慮得罪
求類二人者因首以獻故敬業得為衡山僧賓王
亦落髮徧游名山按史言敬業等兵敗輕騎走入
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李孝逸分遣
諸將追之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
業敬業弟敬猷及駱賓王首降矣據此則皆逃於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九

禿也唐書敬業傳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
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烽蕃將號徐舍人者環
集漢俘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懼予漢五代
孫也屬武氏斷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
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
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
交境放師還鄉解數千百人縛而遣之是敬業子
孫實未嘗滅通播戎狄代為酋長且其歷世雖久
族屬蕃盛猶有不忘中國之心可喜也

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諸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諸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按仁傑不願知諸者亦願武氏之不以諸行耶此示之以坦以深感武氏而服其心也

則天嘗因吉頊奏事援古引今怒曰卿所言朕既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人侍側言曰妾有三物能制之一鐵鞭二鐵撾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鐵撾撾其首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十一

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汗朕七首耶按太宗之世太白屢書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傳秘記云唐二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天象推算其人已在陛下官中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子孫殆盡曰王女曰武王曰其人已在官中由後以徵於前此非武氏莫可當也以十四歲女子逞雄傑於萬乘之前造語驚人若此是豈粉黛間物而太宗恬之不惜顧以

疑似求人而殺之豈非數耶

楊嶠調將陵尉桓彥範袁恕已爭取爲御史楊再思知其意不樂彈抨爲語彥範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樂乎惟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爲右臺侍御史予謂使世之舉御史皆彥範也則呈身御史遠矣

紀處訥通妻於武三思以進其身而吉頊納二女弟於武承嗣以救父死紀亡耻而吉孝也然君子傷二女之不得爲緹縈吉頊之不能爲吉玢矣抑閹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十二

天進妹事亦可原者耶吉得幸武后而能勸殺來俊臣以嚴語侵武懿宗皆人之所難至於勸二張以易吊爲賀之資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則周之反唐與有功焉賢於酈寄之賣友矣

唐廬藏用隱少室終南二山而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與陳子昂等相友善藏用見召於則天神龍中附太平公主驟致權勢後敗流新州素節盡矣子昂亦仕武后勸興明堂太學后旣革唐上周受命頌聲流之鮮實文士之寡行至是

宗憲近臣使偏爲技而郭山惲請鹿鳴蟬二
雖非蹇謬賢於祝欽明遠矣晚乃與欽明比而獻
議以帝氏亞獻郊祀其不終也哉舊史名玷儒學
當爲一灑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
切責豪門坐賈豫給以直絕就欺之弊予謂今戶
工二部遇有宣索及一切貿易必召京師富戶入
貨而後徐予之直貨責於倉卒而直給不以時憫
其然故又常厚估以示之贏則近於官民兩困矣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十二

如裴長安然豫給而公其直可

唐嚴挺之負正不肯見李林甫因下除刺史而其子
嚴武官至黃門侍郎與元載深相結求宰相父子
濟美之難如此帝貫之父肇以言得失見惡於元
載載謂過我當以善地處之不往後代宗賢而欲
相之不果卒貫之及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補
伊闕渭南尉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劾示所記
曰此其姓名也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
喜以告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子渙亦第進士

卒不肯調御史中丞高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
之溫誤謁已溫歸以告渙不答溫曰元裕端士君
輕之耶渙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往帝氏乃三
世直節可仰也

安祿山兼范陽節度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稱祿山
公正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
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見通鑑予謂此皆林
甫之爲而席裴寬比以成之也是時李林甫獨
相權震天下而阿保祿山故以風旨授黜陟使而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十三

寬和焉林甫無誅矣豫與寬非小人史稱豫清直
亡欲當官不撼於勢權稱寬舊德爲政清簡不屈
權貴由此觀之所謂不撼不屈安在哉君子謂豫
之不爲草書曲謹也寬之瘞鹿小廉也皆無取焉
耳

房琯與賀蘭進明有怨既爲相乃拜進明帥河南兼
御史大夫以平其心又用許叔冀者進明所忌也
爲都將亦兼御史大夫等其官使不相下寔牽制
之及進明之急南霽雲知進明請師進明深畏叔

其乘虛見襲亦忌巡遠威名擁兵不收於是睢陽城陷巡遠爲戮則房琯之爲也李逢吉爲相忌李紳欲去之故事京兆尹例當臺參乃拜韓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詔放臺參而除紳中丞以激怒紳紳大不平與愈交章奏許未幾紳去愈亦不安於位則逢吉之爲也宰相進退人才不務徇天下之公而以已私喜怒曲折其間斯豈忘身爲國盡忠慮於人之本朝者闕兩虎於莽間頃已於平地躡足而徐觀之勝受其成不勝亦辭其敗若二相者是矣

金鑑子中篇

卷之七

十四

郭子儀李光弼皆累戰功崛起爲中興元勳第一不幸皆爲儉王所鐫詆禍切於剥床而子儀居之晏遊雖屢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就道無纖芥嫌卒以此悟庸王彌小人之間而全功名於世光弼畏禍之及則擁兵河中厚自營衛雖天子詔書援京師之急亦不行也以此幸自安而身益危其名節亦稍貶矣且子儀拒裹甲之請以羸騎赴軍容之約而魚朝恩爲之泣下光弼一爲遷延卽諸將田神

功等皆不受約束迄以憂憤死夫此諸將也非平日屢更百戰令行禁戢蹈火赴坑者乎以斯知信孚則無讐敵道迂則無僕御而全身遠害果不在它易所謂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蓋子儀有焉光弼其有愧哉

金鑑子中篇

卷之七

十五

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已銜之孔目官吳曜爲子儀所任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猗氏丞旣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此一非忠也悞而違諫以憑其下非恕也吾不圖子儀之有是初光弼入太原也有詔待御史崔衆以其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斬衆以徇夫奉詔交兵偃蹇不付衆未爲無罪也然議者以深詆光弼謂其不請而擅誅暗於大體況曇無罪而子儀殺之乎君子謂張曇之剛率崔衆

之狂易而不容於二將彼爲大將軍而不拒揖客
不斬禪將者何人也

李光弼趨東京謂留守肅不欲委地五百里予賊
而欲移軍河陽以守使賊不得西者是也至日辨
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勝負公不如我繆矣班
朝治軍泣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執軍而不以禮
行之其可乎詩書禮樂戰所蓄也將知朝廷之禮
則尊君親上義由是生不然則弓馬之麓林一夫
之力也庸足任乎光弼知軍而不知禮也故他日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十六

以忿輒擅殺侍御史崔衆至於堅抵王命而不從
一畏姦禍之及則擁兵不朝雖天子有詔令援京
師之急抗而不往竟以憂死君子曰橫而不輯宜
其及也夫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可不信乎

盧正烈突以御史中丞留臺東都安祿山陷東都吏
民亡散突遣妻子間道走京師而朝服坐臺被執
數祿山罪罵賊不空口臨刑西向再拜而死忠矣
哉君子曰人臣以身殉國不必以家雖遣其妻子
可也

夾懷慎子杞父

禁降關羽惟龐德不屈而死後孫權殺關羽獲
禁送還魏文帝先令詣鄴謁高陵豫於陵屋盡關
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服狀禁見慚悲發病死
唐克復東西京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
立於含光殿前惟首誹罪甄濟布衣不受僞職詔
起詣京師上命館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
愧其心旌別若此當時列拜者廼會無一人能爲
于禁之慚悲發病死者蓋其心死固已久矣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十七

粧艷飾珍羞遂從驕貴之極無恡詞矣卒曰愼莫
近前丞相嗔二夫人移貴妃之寵疑之合德水邊
之游群擁而追觀之廼不顧天子之所愛而畏丞
相之嗔何哉明楊國忠宣淫諸妹聯騎嬉遊招淫
大都下避耻矣按唐史國忠太真妃從祖兄嗜飲
博無行業益困從父元琰死國忠護視其家因與
妹通所謂號國夫人者其資至成都構蒲一日
費輒盡乃下去復入蜀節度使章彝譖瓊與李林
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結納爲助得國忠餉蜀

百萬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號新寡
忠多分賂宣淫不止以樗蒲寵幸於上與號國鄰
居第往來或並轡入朝嘗從監侍姆百餘騎炬密
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帳時人謂爲雄狐及夫人
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禽獸亂如此麗人
行所爲作也雖不通篇誦言直詆其事而結尾一
語薄露端倪國忠穢惡懸於白日詈而刺而微
真風人之義也

杜詩莫相疑行云當面輪心背面笑貧交行云翻手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十八

作雲覆手雨李太白贈從弟南平太守詩亦云前
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皆形容交情俗
態可畏是實傷於虎語

杜陵平生何獨於太白數數然耶至讀寄白二十韻
有云才高心不展道詘世無鄰處士禰衡陵諸生
原憲貧稻梁求未足意茂謗何煩五嶺炎蒸地三
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立向麒麟蘇武終還漢
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
法誰將此誼陳予三復而深悲之數語爲太白灑

事具而情微白無濡迹於永王瑋事省然矣白
亦嘗有詩書懷贈江夏韋太守云甚詳然不若
杜韻之可據蓋親父不得爲其子媒其父譽之不
若人譽之之爲信也

太白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郡官詩末句天命有所
懸安得苦愁思按呂覽晏子遭崔杼之患援緩而
乘其僕請馳晏子曰安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
生於山命懸於厨吾命有所懸矣白句本此其時
所處又正與平仲類而士贊未詳所出乃引陶潛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十九

詞樂天知命復奚疑渺亡干涉止傳會天命二字
也且樂天知命又豈出歸去來辭哉足云淺妄特
甚矣金鄉送常八之西京末句云望望不見君連
山起烟霧此詩正爲送常八而致其搔首踟躕之
意以重其別故上云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而
士贊乃曰李白此詩因別友而動懷君之思可謂
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者且周書稱君陳秦漢以下
臣下自以君相命何限豈必魏闕者哉亦繆至是
乎他注多類此昔人謂讀書不破萬卷者不得杜

三如士齋中蓋無數卷也

李泌初警敏嘗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必憔悴國忠訴於帝帝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者爲譏朕可乎此語與彼自詠檜耳同真帝王之言也

金罍子中篇卷之七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七

二十

金罍子中篇卷之八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唐李汧公勉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語汧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取之汧公許之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汧公共啟墓出金付之此與後漢王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八

純荏空舍中書生事大類公子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篤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有異色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實數萬約皆籍送官與二女求配始殮商胡密以夜光含之後親屬來理資物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墓中公父子潛德至行迺爾此足以泣鬼神矣韓非子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而後爲貞其人哉又勉任江西觀察使時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壟或發以告勉勉

曰爲父禳災亦可矜也。會之。

李揆吐蕃酋長以爲唐第一人。眎其處元載盧杞間。貞矣。李輔國傳。適言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曰五父何耶。又本傳稱京師多盜。輔國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而揆格其議。不從。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時揆爲中書舍人。上問之。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帝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皇后張氏卽張良娣。與輔國相表裏爲奸惡者。也。其建議挺正如此。

金鑰子中篇

卷之八

二

崔寧代喬琳爲御史大夫。寧以爲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宜謀及宰相。乃奏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爲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陸贄嘗奏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然議竟不行。夫許臺長得以自擇厥屬。則各舉所知已。悉明臚之實。乃保厥任。且懲暗繆之愆。有勿覆乎。惟御史尤不當使宰相自擇也。故寧是舉也正符賢宰相。陸敬輿之心。迺楊炎竟以私慰沮公議。後世宰相

又不皆陸敬輿也。故諫官御史其不爲宰相之私人幾何矣。

上嘗謂陸贄曰。卿清慎太過。請道餽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吏士之微。尚當嚴禁。况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晨轉滋甚。鞭靴不已。遂至金玉。自見可欲。安能自窒於心。已與交通。安能中絕。其意鞭靴與金玉爲賄。則有間矣。以君子觀之。則一簞食之與受人之天下。一介之與千駟萬

金鑰子中篇

卷之八

三

鍾其違道義一也。安得以大小多寡分辭受哉。攷公自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謫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請與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太夫人一日費。公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是公自年少爲小官。已立節如此矣。周墀節度鄭滑也。表署常澳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袖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嘆曰。吾先君

此得無媿乎。澳此語，卽孟子所謂臣無有作威作福，也能如其言，以相天下，卽古之阿衡莫進焉。其曰烏用權，是乃所爲善用其權者也。

唐崔郾觀察虢州，經月不督一人，後改鄂岳，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夥，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柳仲郢拜京兆尹，政號嚴明，後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荅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八
政之寬猛隨地而異者如此

唐裴坦長子娶楊收女，裴資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楪，迺卧魚犀，遽拂袖出，曰：「亂我家法。」令撤。聞宋范文正公將爲子純仁娶婦，或傳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帳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之於庭。昔虞翻爲其子納婦，止求小姓，顏靖侯戒其子婚姻，勿貪勢家，胡安定先生亦曰：「娶婦欲其不若吾家者，苟幸此義，則牽羊可以盡。」

歡南宋王敬弘孔淳之鬻犬足以成禮西晉吳隱之箕帚之外已悉長物，又安有奇技淫巧得闖其門乎？

唐盧坦救荒兩事爲後世法。初坦爲觀察，處置等使於宣歙池等州，值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蓋趙清獻之救越州，取此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爲功，於是渚田盡辟，藉傭以活數千人。蓋范文正公之濟杭州取此。

後漢襄楷上書曰：「天官宦者四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王市里也。」宦者給使王市里，可乎？按唐以宦者爲官市使，先是官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以宦者爲使，謂之官市，置白堊數百人，抑置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錢，名爲官市，實奪之嘗。

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官市取之又就索門戶
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
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歐宦者街
吏擒以聞由此觀之宦者審門閭謹房室司昏守
夜供掃除之役乃其職耳掌財利出入贏縮與民
市非任也

退之感二鳥賦於以風有國者乃不能以禽鳥畜士
意古之謫謫者非耶絕上林長楊矣按貞元十
年置鵬鵠鵠鷹狗皆有坊五坊給役者曰五坊小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八

六

兄暴橫取人錢物至有張網羅於人家門不許出
入或張井上使不得汲出錢物求謝乃去殃人若
此公所爲賦也詩序爲貞元十一年作感乎微矣
韓退之送鄭尚書赴南海詩一聯云衙時龍戶集上
日馬人來馬人注謂後漢馬援討尋邑蠻衆不能
還者數十人留於象林南界所鑄銅柱下南蠻至
今呼爲馬留人見新史南蠻傳而演繁露乃引傳
燈錄富那夜奢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
如馬倮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

印度馬人感戀悲咽因號馬鳴大古印度
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
至廣境耶則大可笑西域處天地絕西與中國川
陝接境而廣居中國極東南距川陝已萬里謂西
域與廣地近豈胡粵一家耶

文章之作係人材性奚可勉爲而擲管操觚脊於動
俗一以擅美則勢易以驅賄或以誘因而喪失本
心墮敗素節誣莊柳於勇利競詬斯於伊周往往
而然雖昌黎不免況其他乎是其可不慎耶按唐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八

七

史鄭權傳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
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
爲朝士所唾薛廷老傳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
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酌恩廷老以右拾
遺上疏請按權罪如此則權貪邪亡耻劇矣而公
爲其時諸卿大夫作送行詩叙乃言權功德可禱
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
貧爲仁者不富之效權仁人乎彼其用爲豪侈窮
財爲權幸散尚得謂貴而能貧乎李實者諂事李

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慢，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聚歛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里譴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見公自著順宗實錄，而公嘗上之書，乃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扶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憂國事上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賊消縮摧沮，鬼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校實錄所書若兩人，然公豈不悟其矛盾耶？此無他，蓋方殉人之求以通其情，則逆耳之言自非所當作。方有求於人以効吾之忠，則諛面之浮詞、熏心之虛美，勢所必至。亦何惑其然也！然大姦大逆，年運而事往，百世之下，惟君子之言爲足以傳信。乃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

金鑪子中篇

卷之八

八

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而猶若是不免於以言語文章調人，至於詭情亂實，則後世何所折衷考信乎？所謂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公亦不能無媿斯語矣。

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爲貞元十七年作。按唐史本傳，愿西平王晟子，興元初以父功推恩召授太子賓客柱國，門列戟，顯矣。未爲不遇於時者而能脫然遺去，將宮於盤谷之中，有事外之致，可不謂難也。然非久復授節鉞，歷徙諸鎮，蓋非倘佯終其身矣。又適聲色侈費用，好以威刑操下，豈輕裕長袖粉白黛黑，負寵爭妍者，以蕩心悅目，喜有賞怒有刑入耳之言，皆譽盛德其流漸至是然與宣武之變，縋城僅免其家，殲焉朝廷責愿不職，貶秩所謂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非愿事也。旣以荒侈敗，復起自貶所，曾不少悛，結納權近，官貨輒盡於賂遺，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儻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愿實以之。愿如此，則公於知

金鑪子中篇

卷之八

九

人爲少貶矣然愿歸盤谷始意甚美公亦安能違拒其未然也

世傳韓文公兄孫湘神僊人也嘗諷公冲舉公不從一日因晏集忽席上開牡丹二朶詩其上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知其解後公以言佛骨事潮州途中遇湘冒雪來曰憶花上之句平公詢其地名即藍關也遂足成其詩云予按唐世系表湘字北渚公姪老成子公兄弁孫長慶三年進士又按公集公詩題云左遷至藍關示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八

十一

姪孫湘一首他日有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而賈島集寄韓湘詩又有過嶺行多少潮州瘴滿川之句則公之赴潮湘寔從行非邂逅不期之遇也而湘第進士去是年纔四年耳後官至大理丞湘固公輩人何得有神僊事耶西陽雜俎載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之遂爲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三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

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堦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惟命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坐惟賞紫鑲輕粉朱紅日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朶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據此則公自有疎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八

十一

從姪挾術自售乃遠從江淮來又竟歸江淮不復仕非湘明甚而花上之句即姪於公還潮之後述其初赴潮之詩亦非公姪之逆自爲也今公遺集有贈族姪詩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疑謂此人事記段成式與公同時不誣而近日唐荆川史纂左編全不攷證妄列湘道門且謂湘送公藍關一宿即辭去公留之不可得作別湘詩云舉世都爲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既雅非公

本趣蕪詞句。凡猥退之家奴。不爲至謂湘出藥一瓢。戒公日服一粒。以禦瘴烟。公謝湘有慮不脫死魂。游海外一思至此。不覺垂淚之語。何公一日衰颯狂惑。遂至此乎。反數千里而過勤友人之憂哉。宜不然矣。編又謂湘公猶子。併其家世皆失之。

白樂天與元稹執友。世稱元白。稹死。樂天爲誌墓。稹少年蠶氣伉儷。喜立事。不自回挫。宦跡所至。輒可觀。輒斥。晚締交中人。以奸相位。素節盡矣。樂天雖曲隱其事。而不能掩其實。其云公始以直道律人。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八

十二

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班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蓋實錄也。然方積拜相。樂天爲代撰謝表。乃云。臣遭遇盛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媿心。然上黷宸聰。合當死責。不因人進。諱之也。欲蓋而彌章矣。讒謗並至。謂裴晉公。晉公豈讒謗人者耶。初。晉公爲相。積方在翰林。結中人。魏弘簡規相位。欲力排去。

河北慮度復有功。妨已進取。凡度所規畫。沮之。度憤。因上言。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軍政。陛下欲討河北逆賊。先去朝中奸臣。上不得已。爲罷弘簡樞密。解積翰林。故曰代筆云。然與所撰墓誌。若更二手。志蓋誣。白自以其意爲之也。雖誼存諱惡。而理謝溢。若謝表。則直以積意爲之。故不同耳。以是知文章至於應人之求。害人心術。當是時。白雖辭不作可也。元稹始爲御史。言事慷慨。有諍臣風。途遇中人仇士良與爭驛舍。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八

十三

不避亦矯矯自將者耶。至爲翰林學士。稍尊顯矣。則締中人爲援。尤附魏弘簡。而傾裴度。以牽相。僅三閱月而罷。然整舉其平生辛苦。所自樹立而棄之。悲夫。

唐宣宗曰。若一立太子。則朕便爲閑人。宋太宗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朕何地。人甚愛者。子復有足忌者耶。後唐明宗嘗以中國多亂。身是胡人。禱於宮中。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其言甚達。庶幾哉。有堯舜官天下之心。末年貪戀大位。當璧無王。卒。

躍子禍固知亢龍貽悔知進退存亡難矣

劉昫唐書列傳裴休與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虞人有以鹿贄儔者儔忽之召共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克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食范文正公家錄公讀書南都留守有子同學而敬公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飭得非以相挽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甘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趙善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八

十四

璪自警編石徂徠介爲舉子時寓學南郡王侍郎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飧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繼便以食還三賢平生篤志苦學不分心於衣食乃人亦不得而衣食之有如此何燕泉餘冬序錄獨不及裴攷裴傳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中年後不食暈肉然則休不肉食異乎范石兩公矣馬令南唐書元宗賞花後苑幸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惟元宗獨無所獲優人李家明因進詩曰

金罍子中篇

卷之八

十五

三聖聖釣與正濃碧池春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歐陽公歸田錄真宗一日集群臣賞花釣魚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應制詩曰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爲不及也按李家明者優人元子所謂諸臣顚官怡愉天顏耳然其進詩有風道焉夫縉微餌明大魚且不食之况龍乎若謂之詩則徒以擬給取寵解人主顏面其用意屑辭且不及一優人辭臣皆自以爲不可及何耶歐公言過矣南唐書元趙士延叙云宋陸務觀著予頃見馬令南唐書乃借之臨江敖方伯家借不見陸書也

南唐莊宗好田獵獵中牟踐民田中牟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

笑令得免去事與世所傳晏子數養馬王鳥者與方朔殺上林鹿者郭舍人救乳母相類中牟令與佚其名何澤爲洛陽令莊宗畋獵澤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時多健令如此此莊宗之不殺也

戰國齊人有妻妾而遠行者妻有私聞夫將至與所私謀以鴆至則令妾進酒妾欲無言則失夫王欲言之則失王婦乃佯仆于地夫王怒而笞之君子謂妾一仆全兩王五代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副

金壘子中篇

卷之八

十六

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詠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此伶人能以一死解徐氏兄弟紛也然予謂伶人只合以二酒一仆亦可以無死又按金陵志申漸高者南唐優人上嘗於便殿引鴆觴賜周本本疑不飲別引卮傾酒跪而進曰願陛下飲此酒庶見君臣同心上色變無

金壘子中篇

卷之八

十七

言者夕之左右皆駭汗漸高竊喻其意乃盡併盞飲之內孟懷中趨出上密使親信持藥詣私第解之已不及矣與此稍異志又云南唐建國軍儲未實關市之利歛率尤繁農商苦之時亢旱日久祈禱無應上他日舉觴苑中示宰臣曰近京三五十里外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諸相未對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足夫以盛言悟主感動天意顧諸宰相乃徒默默然則漸高其殆以賢隱於伶者與

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後唐莊宗時備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迎往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予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黧黑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終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寢間事一日晨起

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其妻逼

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頗露之見宋史
張永德傳歐陽公作五代史記聖穆柴后傳皆不
載第云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狀貌奇偉后
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亦無柴翁事不輕信恠
妄歐史所以獨粹專美也

契丹耶律德光入晉北歸留蕭翰守汴後德光死翰
亦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
契丹而翰見殺嶠居虜中七年亡歸畧能道其所

金鑿子中篇

卷之八

十八

見地里風俗作隋虜記且云契丹謂

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王暗而臣不忠因
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
其主無爲夷狄所擄吾國非人境也按此必出自
吾中國人久陷虜庭語歐陽公五代史備書之以
志戒越數十年而宋事之慘有過于石晉多矣

歐陽公五代史稱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
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
歛其民以事奢偕下至鷄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

每筓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庭
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筓數已則以次唱而
筓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筓百餘人尤不堪其
苦云錢氏子孫深不然之有世昭者遂爲私考
載文忠嘗任文僊幕官文忠少年豪俊多不檢同
幕尹洙梅聖俞諸公皆薄之以聞于文僊一日公
張宴設客文忠與一妓獨久之始至而公數責妓
妓曰偶睡憇涼堂失却金釵公命妓卽席請文忠
爲小詞一闋以自解文忠黽勉立就座上無不咨

金鑿子中篇

卷之八

十九

美其文而竊嘆文忠之薄行公亦屢以爲諷而不
虞文忠以爲怨作十國世家深肆詆誣如此則是
文忠以曲筆洩怨非信史也然近峯聞畧吳越錢
氏歸宋今其從臣江漢臣上圖籍漢臣慮賦重厲
民沉諸河太宗大怒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
吳越田永以錢氏稅畝五斗爲一斗曰此天下之
中正也太宗從之永曾孫珪官至尚書左僕射封
岐國公江氏至民表以直言正道重於世子萬里
至宰相死國難君子以爲陰德之報則吳越之重

賦厲民非歐陽公一人之言矣宋史范質子昺太平興國初錢俶獻地以昺爲考功郎中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昺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屬悉收筭欲盡請釋不取以蠲其敝昺之所奏適符文忠後山談叢又載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至有老死不冠者而文忠公異日作河南司錄張君墓表謂天聖明道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金罍子中篇卷之八二十

盛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余日得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是文忠方深服文僖之待士終其身且德之弗忘怨何從生然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積穀幾何曰十年王日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而五代史不載胡致堂於是致疑要之史通叙錢氏之立國耳通鑑顧獨載其一王一時事宜不足相揜至於美惡畢記則五代史不害其爲踈畧而

至詆以爲報復恐亦不然也近世楊升菴氏好詆斥六一作丹鉛錄遂亦摭據以爲公罪案云

金罍子中篇卷之八

金罍子中篇卷之八

二十一

金鑾子中篇卷之九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史稱太祖欲改元謂宰相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宰相以乾德爲請且言前代所無遂用之三年正月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廷者太祖因閱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

金鑾子中篇

卷之九

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資儀問之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太祖大喜因嘆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今按宋朝類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今諸儒參驗迺輔公祐及江東時年號也此不惟年號同併其國號亦同矣宇宙間變化紛綸何事蔑有獨以紀年之號必求前代所無不惑也夫

石林燕語記劉溫叟父名岳岳卒溫叟終身不聽樂

今攷史本傳溫叟改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初岳仕後唐嘗居內署至是溫叟復居斯任時人榮之溫叟既受命歸爲母壽候立堂下須臾聞樂聲兩青衣舉箱出庭奉紫袍燕衣母命捲簾見溫叟曰此卽爾父在禁中日內庫所賜者溫叟拜受泣下退開影堂列祭以文告之母感愴累日不忍見溫叟按此雖溫叟家不廢樂謂終身不聽樂非也且溫叟之內行淳至亦何俟此耶公孫几領太常定雅樂而黃氏日抄遂譏以爲其祖不聽孫迺喜言樂尤非也

金鑾子中篇

卷之九

二

宋杜太后金滕之事載之信史莫有知其非者元袁文清公集載其事云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由普以死今宋史普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床側與普忿爭文清之言足以破萬世之惑而人鮮有知者故表而出之今按史本傳普初年與帝相失屏居洛陽及入朝

上書自陳預聞昭憲太后及太祖顧託之事帝亟感悟召見慰諭不久柴與錫趙鎔等遂告秦王陰謀帝召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秦王果得罪死及普疾篤先是遣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廷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為尼太宗再三諭之不能奪賜長女名心願號知果太師次女名志英號知圓太師雖不能明言與太宗締構陰謀欲盡害

金鑿子中篇

卷之九

三

然大槩可見矣

宋吳虔裕掌金吾三十餘年年八十八卒蓋終于位也初有右金吾上將軍王彥超告老虔裕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年七十致仕年七十致仕猶以為異至動色相戒彼武人貪昧宜爾矣王溥在相位父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耳勿煩諸君起溥諷

祚求致仕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挺將擊之親戚勸諭廼止身為防禦使子作宰相是亦不可以止乎王嗣宗為中丞日嘗忿宋白郭贊邢昺七十不請老屢請真宗勅其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嗣宗晚歲疾甚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嗟夫此一事未能免物議它又何問嗣宗之見人瞭矣惜其不能自克也吾輩亦知忿王嗣宗未知究竟何如年高須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謂晚歲多因循三誦白傳之詩廼知古來如王嗣宗亦復不少良可畏也李白洲刑侍嘗以老不去位為言者所劾曰洲詠行路人寄興曰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逼促前人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嗔吁前人而妨賢人路宜不免於後人之嗔矣後人嗔之而不知戒之是使後人而復嗔前人也

宋太宗朝有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臣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幃中事內庭

金鑿子中篇

卷之九

四

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妄陳狂瞽宜行黜削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之罪後官止克役三百人疏遠小臣尚言之以疏遠小臣妄言官闕事天子不罪皆盛世事李昉何遽有斯奏哉事載趙清獻公奏議

宋刀衍嘗上言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用刑行法之處望今自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按隋盧思道亦嘗言殿廷非責罰之所士大夫金鑰子中篇 卷之九 五

之笞罪當贖即符此論自唐以來襲舛承陋至宋藝祖始用仁厚立國以禮義待士大夫故史稱其辱罵不及於公卿鞭笞不行於殿陛爲一代法此太平興國時也去藝祖三幾而衍有此疏則太宗之盛德有愧於廼兄者多矣張詠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呂公弼徙知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嘗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杖

而後斬之宋世守令以格外行事法外殺人然上卒能容之於以見古者馭守令之寬不肖者或縱其惡而豪傑之士亦往往得藉以行其志國初定律凡在外各衙門吏典祇候禁子有犯死罪從各衙門長官鞫問明白不須申稟依律取決然後具由申報本管上司轉達刑部奏聞知會然罪固止於應殺非若小吏營卒所犯止合杖者也今則守令之權漸奪自笞十至杖百靡得專決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報往返詳駁經旬月始得行則文案益繁而徃行之淹繫亦多矣

金鑰子中篇 卷之九 六
瘦竹談數云鄭宗聞紀聞云乖崖帥蜀時仕蜀者不挈家給澣濯紉縫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於是稍令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皆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曰頭上杏花真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感悅夜語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爲我呼來去幾二鼓不至復令

人速之旋又止之。老兵自幙後出，公惟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曾往。」它日置酒，公猶却此妓使勿進。元霄云：此說未然。某同見郭持正言，却有理。張帥蜀時，新有變，爲帥守者不許將家之官，擇處子十人，執浣濯紉紵之役。張始不肯用，既而恐不便於後政，遂留之。執事二年將歸，悉嫁之，則處子也。後趙爲帥，聞其風悅之，然已不敢親近，置之它所。有宴，卽呼之。一日偶喜，其中一人者，酒罷留之外舍，公先入宅。金罍子中篇 卷之九 七

曰：俟來呼汝，則入。女不勝喜。孔目官以下，皆通名請見，求庇覆矣。公又久不出，或覘之，則周行室中，連聲自叱其名。趙某不得無禮。如是一時，頃廼呼語吏云：「適間女子可支錢五百千，明日便令嫁人。」毛義夫云：清獻旣留此女，入而濯足，且將復出，時天大寒，熾炭，命老兵持盆水出，忽舉盆澆炭上，烟火飛揚滿室。公悟，乃遣女去。余謂此皆流俗所傳，恐不得實。忠定清獻而未免剛制，它人獨奈何哉？慶朔堂前手自裁，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得成離。

恨只託春風，勾管來此。范文正公自饒州移潤，以詩貽魏介之也。初公守饒州，乃於州圃之北偏，砌一堂，顏曰慶朔，以儀古諸侯藏朔之義，而且親植花卉欄爲二壇，旣移潤而心不能忘，是以作詩而紀之。其本事如此，而後之人觀公之堂，思公之政，及公詩之來，而爭和之以刊於石壁者，亡慮數十家。中有王人當日留眞賞，魂夢還應屢到來之句，蓋屬公詩意也。見公鄱陽遺事甚明白，而曾見一書，乃言公於饒樂籍中有所屬，其去也以詩遺魏而乞之，此與他書所載趙清獻挈青城一妓以逝者何異？小人不難於以筆舌污人，而亦波及二公，所謂滓穢太清者不甚乎？孔脫甫野史趙閱道爲青城宰，嘗私倖一樂妓，及官滿，挾以送，爲縣尉所追奪，惺惺久之，又因與其妻忽爭，感志云云。

世人評詩好穿鑿，傳會不信心而信耳，甚可怪也。宋寇萊公令巴東時，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此分明用韋應物詩野渡無人舟自橫一句，乃演七

字爲十字耳而評者云已是安排宰相事業然則
常詩曷云耶程明道郊行卽事云莫辭酒盞十分
醉只恐風花一片飛此融合老杜曲江詩一片花
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
厭傷多酒入唇蓋約四句爲兩句而評者云有浴
沂風雩之趣然茂以謂杜詩者因其人傳會一至
是耶

天旱太宗駕過館詢所以致旱之由衆皆不對寇準
獨言天旱刑罰偏頗所致太宗怒不答已復召問

金罍子中篇

卷之九

九

準請面召兩府及至因極言叅政王沔底第淮盜
所王財至千萬得不死太宗顧問沔沔頃首伏罪
沔罷準遂大用宋史以準傳書之蓋著準之剛直
敢言太宗善用言也至宋白傳亦載此事題言準
方詆訐求進故沔被出沔既以面伏罪準言不虛
準職非諫官御史因問而對據寫忠憤頗亦近激
明主吞嗟直言雖至大用然豈準之本謀耶此語
或出宋氏家狀史因而不改然準太平興國五年
蘇易簡下進士是歲宋白以禮部侍郎知貢舉世

所謂王司也沔妻白女弟準復言白家用黃金器
蓋舉人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金金
器非黃金器因沔及白以門生攻王司又非其實
準不爲無過矣楊徽之者清介純篤士也尚名教
疾非道干進者嘗言曰溫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
位使後輩務趨競禮俗浸薄史稱爲名言云然則
準不幸以訟受服受爵不讓蓋自有以致之老成
名言森然法度殊可畏也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

金罍子中篇

卷之九

十

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者公曰吾初進取可欺
君乎按萊公立朝事君平生大業發軔此言觀此
則世所傳公異日欲變鬚髮趣取宰相服地黃蘆
菹丸者妄矣自警編寇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
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
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
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
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
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輒命補葺處士魏野贈

詩有無地起樓臺之頌觀此則世所傳鄧州花燭名著天下相傳云是寇公燭法公嘗知鄧州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燕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者此或亦公麤豪少檢一事之失恐非所以槩其平生也晁氏曰或云公在位時與張齊賢相傾未能爲天書降乾祐準知而不言曾子固明其不然曰審如是丁謂拂鬚足以悅之矣司馬溫公訓儉文亦言其奢侈公歿後子孫丐於

金罍子中篇

卷之九

十一

海上然以史考之萊公蓋無子也由此觀之則世之厚誣萊公多矣

唐肅待制與丁晉公同舉進士爲益友後居水櫃街宅相對及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避之或問其故曰謂之入卽大拜數與往還事涉倚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材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不可以冢百官宜其及也見李昉該聞錄肅識慮過寇萊公諸人遠矣宋史傳止載其與

孫何丁謂曹商游廼不載此事

金罍子中篇卷之九

金罍子中篇

卷之九

十一

金鑰子中篇卷之十

明上虞陳絳用楊爾皆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脫脫宋史傳梁顥雍熙二年進士甲科歷端拱淳化至道咸平至景德元年凡二十二年而權知開封府夏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則顥登第年七十一也遜齋間覽載顥登第謝上表云皓首窮經少伏

金鑰子中篇卷之十

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則訛爲八十又云任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而容齋四筆則又謂以國史攷之梁公雍熙二年甲科及第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病卒年四十二黃氏曰抑亦然則遡其登第之年才二十二耳備列史臣論贊謂方當委遇中途天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兩人皆及見當代國史不誣而李秀嚴心傳朝野雜記亦載宋一代狀元年三十以下者二十八人曰梁內翰顥年二十二正與洪黃兩人

所記同皆宋人記宋事無可疑者近世程實敦學士題梁顥墓詩乃有四十登科五十二之句并叙其年四十四登第官至秘書監年五十餘卒名載宋史則不知學士所見是何宋史也禮九十曰耄京府務殷於百司顥以望期倦勤之年恬然居之至於漸盡盍謝而猶曰暴病卒脫脫史不足據者甚况稗官野史乎

宋史稱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馮京予按宋世科舉初以秋取解春集禮部

金鑰子中篇卷之十

考試合格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其後以李昉知貢舉繆取武濟川等太祖別加殿試始與省試名次互有升降是爲三試終宋不改其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者廼惟王曾一人宋庠初以名郊試開封第一禮部試第三郊第一故事天子諒闇則罷殿試就用禮部第一人爲榜首時真宗崩章獻太后臨朝遂不復殿試而以第不可先兄詔易郊第一寘和第十馮京鄉貢禮部皆第一廷試第二仁和沈遘第一時遘已由父廕爲齋郎大

臣謂有官不宜先諸生，迺退邁而擢京第一，則庠
京三元亦數偶然耳。此外有孫僅自開封禮部皆
第一，真宗初立，不復廷試，就爲第一。鄭毅甫解取
解省試，殿試皆第一，謂之三元。楊真慶歷二年舉
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天
子臨軒啟封，見真名對輔臣喜動於色，遂擢第一。
初授官持母喪，病羸卒。先是其友夏竦作龍首山
人，真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
終是乎？已而果然，則真且四試皆第一。張綱政和

金鑰子中篇

卷之十

三

中以三舍釋褐徽宗御崇政殿，賜之及第，顧知舉
吏書張克公等言：祖宗有三元及綱四元，克公對
曰：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殿合格，次升補上
舍，皆第一人，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則綱且五試
皆第一，惟真天各位不升耳。孫漢公、鄭獬官止侍
從，綱雖爲宋名臣，迄不至相，會庠皆位宰相，馮京
執政，史是以錄。謂宋世三元止是三人者，不攷也。
僅事見朝野雜記，文獻通考獬見石林避暑錄，真
見史本傳。綱見坦齋筆衡。按李心傳朝野雜記謂

宋世狀元年三十以下二十八人，內沈內翰邁年
二十，又記祖孫狀元者一家，沈邁、邁孫晦，雖由
第一抑置第二，當時不謂之非狀元也。文獻通考
天聖二年進士二百人，而省元吳感狀元，宋郊、山
堂、索亦稱天聖乙巳御崇政殿，賜宋郊、葉清臣
、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初
郊與其弟初居太學，已著名，至是禮部奏郊名第
三，太后不欲弟先兄，迺推郊第一，而置初第十。禮
部初奏名初第三，豈第一人果吳感耶？考索據宋

金鑰子中篇

卷之十

四

朝制要宜不妄也

雜記：宋世父子狀元三家，去華、去華子師德、安
德裕、德裕子守亮、梁顥、顥子固、祖孫狀元一家，沈
邁、邁孫晦、兄弟狀元二家，陳堯佐、堯叟、孫僅、孫何
皆本朝所未有。古今詩話云：孫給事僅，僅孫暨，則
僅暨亦祖孫狀元。

宋太平興國五年放蘇易簡等進士一百二十有一
人，是年張忠定詠名在甲科，而公嘗謂吾榜中得
人甚多，謹厚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量，鎮

朕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諍，素有風采，無如冠冕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既盛自誇其榜中得人，又自以身爲榜中得人數，其質直不自憚如此，且其品隱皆確論也。當時榜中若蘇公易簡、向文簡、敏中、馬忠肅、亮、宋忠定、湜、晁文元、迥皆卓然一代名臣，若謝泌之端直、王礪之孝謹，又雜出于他傳，皆復不與，則其榜得人之多益又可徵矣。易簡下第二人爲李若拙，而史載其誕長，少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爲榜眼。若拙素無文，故自爲瞎眼。又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

五

以徵得人果不在高科也。

王氏揮麈錄：太宗朝天下混一，每歲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及南。渡後北路陷沒於金，齊人選士惟江浙閩蜀，於是吳潛又建議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亦祖宗遺意也。按本朝分南北中三卷取士，議實助此。

宋張師德兩及相門，爲王旦所惜，後世稱躁競者，堅然歸之矣。近攷史傳，稱師德孝謹，有家法，不交權

貴，時相頗不悅之。然亦多病，在西掖九年不遷，卒於官，所謂時相豈旦耶？則是師德方以簡伉得罪，異乎前聞矣。

澠水燕談又稱：王沂公當國，求抑奔競，師德久次館閣，魯簡肅公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爲解，魯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魯屢諷之，張重違魯意，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謝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知制誥，魯曰：「無以易張矣。」沂公曰：「張公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謂魏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

六

公爲沂公，向文簡爲魯簡肅，蓋誤然。觀此則是張果以二不見王公爲王公所望，官久次不進，及文簡屢以王意諷張，張始不得已緣職事一往，王遂拒不見，而以此實其口，官竟不遷，王嚮人之節足謂險譎，而張亦守道不終爲人所陷，是誠可惜也。宋制臺諫官不得往來，不許私相見，蓋冀聞異同之言，以廓公正之路，塞黨蔽之源，其意甚善。故當其時，御史趙抃論劾宰相陳執中而范鎮知諫院，乃力與之爭，斥逐驍鎮，至以爲可斬，諫議大夫馮濟

讀祖述王安石已詔榜朝堂爲侍御史李光所駁
右正言崔鵬繼復擊之鵬又辭同官不止如莊簡
徒以彼此事守相聯而已吁咈之風譽謬之誼此
乎見矣本朝御史臺如舊而官不以諫名廼默
移其職於給事中謂之六科十三道嘉靖初宰相
嘗建言許兩項官互相糾劾今不復然矣

石林燕語記宋世宰相執政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
禧末仁宗初立爲皇太子因命宰相丁謂馮拯兼
少師傅樞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以

金鑾子中篇

卷之十

七

參知政事錢惟演以樞副管幕賓客前此所無也
謂等因請師傅十日一赴資善賓客以下隻日互
陪侍講從之蓋居其官則思任其事稱其職丁謂
馮拯知之而況餘人乎元世祖二年以姚樞爲太
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
制還中書其不欲虛受人官職猶謂等意也而直
氣勁節繫情元良計培國本誼厚然矣今自莊敬
薨逝東宮虛位且二十餘年師傅保以東宮列衛
殆偏於閣部院然未聞一人有以爲言者

子謂本朝同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

爭娶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按宋史故相薛

居正子惟吉死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毋得貿

易敏中違詔質之會惟吉婦柴無子盡蓄其貨產

及書籍將改適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

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真宗問敏中敏中言

近喪妻不復議婚未嘗求婚於柴真宗因不復問

而柴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按問乃齊賢子太

子中含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

金鑾子中篇

卷之十

八

西京而并得敏中質宅之狀蓋鐵使王嗣宗素忌
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
未納采真宗詢于王氏得其情以敏中前言爲妄
罷知永興軍學士朱白嘗就敏中假白金十錠敏
中靳不與於是白草敏中制極力詆之敏中讀制
泣下據此敏中蓋實未嘗求婚柴氏柴氏王齊賢
誣之齊賢責矣以彼故相身死未幾子喪孫不
肖一失行婦人憑執據貨將盡蕩厥有輸之他族
幸此時備位宰相不一扶顛拯弱遏淫稍爲經紀

其家事乃乘時射利。至違詔勿卹。獨勿念身亦異時故宰相。皆有子孫。亦可醜矣。且一宰相死。併漁其貨色。至開兩宰相於朝。使人主有盡不信宰相心。得喪孰多也。齊賢亦當世名相。曲歸張氏。程子度而不言。豈責備之意。有在敏中。至此一念弗謹。遂使平生睚眦之怨。得以奮筆行詞。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是之謂乎。

王欽若本傳。欽若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賓古爲度支判官。嘗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

金鑰子中篇

卷之十

九

理督未已。民病不勝矣。僕將啓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於陛下。收人心耳。卽日放逋負一千餘萬。係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爲翰林學士。西川按撫使。還授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給事中。會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劾治。初。欽若咸平中。嘗知貢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

厚。懿與惠秦約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惠秦將去。欽若已入院。遂納所書于欽若妻李氏。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於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場。睿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卽與而登科去。仁雅持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告御史中丞趙昌言。昌言以聞。卽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毫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亳州。欽若廼言向無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開承翰等於太常寺別鞠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嘗俱造湛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爲誰。昺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收駕且死。睿又遁去。欽若因得固執祁睿休役後。始傭于家。它奴使多新募。不識惠秦。故皆無証驗。湛坐削籍。流儋州。而欽若遂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廼以湛假梁顥白金器輸官。湛遂死貶所。人知其寃。而欽若恃執人莫敢言者。昔孔子曰。善則稱

金鑰子中篇

卷之十

十

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
益亡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善則稱人善
在我也過則稱已過在人也過在人而引之以自
歸善在我而稱之於人如此讓善故能不爭而怨
亡若欽若不然善端發自它人攘以為出已惡業
本由已造推以歸諸人其攘善也非知慕為善也
攘富貴也其推惡也非知不善不當為直推罪累
耳此市井小人之尤何足訾焉

富弼傳弼使契丹契丹欲增幣且曰遣我之辭當曰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

十一

獻否則曰納弼力爭之契丹復使劉六符來朝廷
竟以納字與之按中國以歲幣事戎辭又云納辱
矣然事止如此遼史劉六符傳迴云六符與耶律
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
勇海內共知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
所欲與進貢字孰多况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
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迴從之歲幣稱貢
狄乃好為嫚詞以自誇其國然何以稱信史哉近
莆田柯維騏宋史新編遼國劉六符傳乃不能判

三斯繆一仍遼史舊文為可恨云

破邑州歛賊積屍以為京觀屍有衣金龍衣又
得金龍櫓於其旁眾言儼知高死矣當亟奏青曰
安知其非寧失知高敢欺朝廷耶其後知高果不
死也晉王濬伐吳吳都督孫歆遣軍出拒大敗濬
表上已得孫歆頭初杜預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
襲歆於樂鄉伏兵樂鄉城外歆軍之敗還也旨等
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至是
預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蜀劇賊李順陷劍南兩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

十二

川關右震動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書功行賞了無
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陳
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
囚赴闕覆案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
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然則青寧失知高不敢
欺朝廷亦知有孫歆李順事耳
學士睢陽滕甫撰孫威敏征南錄一卷言平南之功
皆本孫沔狄青之至莫能出其右者余靖歸美於
青非實也甫時通判潮州云今按史盛陳狄勛迴

無孫一事其可信哉抑或亦滕阿私所好與

夢谿筆談記尹師魯自龍圖謫官後移鄧州是時范

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以遷謫失意遂至垂理殊可恠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喻之無使成疾炎卽請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

十三

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存中以此嘆師魯之所養今按文正公集公所與韓魏公書爲師魯乞墓表記師魯卒時曲折頗不類書云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昇疾來鄧以存沒見托至五日而啓手足初相見時却且著炙不

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有他告伊云足下

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首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又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卽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則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官員又問以家事荅云參以人事則不樂也終更無言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濯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莊老釋氏齊死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

十四

生之說師魯盡得之奇異奇異又細註云別趙學士云不怛化別韓倅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如此而已及爲師魯作河南集序亦畧及之都無死而復甦笑談等事及韓魏公作墓表亦曰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盟濯怡然隱几而卒亦未有他事也且師魯被董士廉之誣自知潞州貶崇信軍節副徙監均州酒稅得疾乃沿牒而至南陽故文正書謂得提刑司文字昇疾來鄧豈移官鄧州哉傳言失指圖景失

形存中輕信傳聞而好語怪故不覺其言之異也
陳烈行怪多僞嘗爲蔡君謨所知與歐陽文忠公共
薦于朝及蔡君謨母死烈往吊其家匍匐而進人
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
爲類如此後爲其妻訟不睦事爲監司所按詔置
獄劾治司馬溫公爲諫官上疏救之曰烈旣嘗爲
近臣所推必無甚過若遽摧辱恐沮傷山林處士
之氣然亦竟坐罪見石林燕語而元人號輾然子
拊掌錄亦載此事謂烈爲巾幗與二十餘生望
金罍子中篇卷之十十五

韓魏公爲歐陽公墓誌詔稱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

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嚴
相薄莫適高下蘇文忠序六一居士集則云自漢
以來五百有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子蓋
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
推尊韓愈孟子以達于孔子二公推崇歐公以公
配韓愈則同而一止遡其源于子長一乃極其統
于孔子蓋蘇以文人相褒其致宜然而忠獻論確
矣

歐陽文忠公內制集自序謂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

十六

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說祈禳秘祝往
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果可謂之文章者與吁感
慨深矣然公今集中猶載道場齋文道場功德疏
右語道場青詞道場密詞種種諸不一而足豈公
不能不爲之又不欲爲而發嘆於斯耶抑公獨能
以周公孔子之道易老子浮屠之說其祈禳秘祝
一本於道德性命者耶

劉敞原父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
內兄也以親嫌自別廼以爲第一一二虛名耳然

廷試天子臨軒人臣何嫌可遠耶蔡京與蔡襄同郡晚出欲附名闕自謂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居首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爲第二佃終身恨之蓋事可笑有如此

宋李俶與宋郊同官翰林懼其軋已因潛奏郊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交也宋郊爲不祥仁宗雖不惡郊迄令郊改名是爲其說尚行也孫沔知杭州州有富人許明父禱于水仙大王而生故幼名大王兒沔取其所蓄名畫不予因按以爲僭王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

十七

配之如沔所爲欲加之罪者然亦見當時多諱矣戰國時趙廼有苦成帝魏曹罔字元首乃宗室子南史民間子乃有名皇太子者聞於朝初未嘗罪也徽宗政和八年有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請禁中外以聖爲名字者給事中趙野又請禁天子併君王字悉革正之又有浮梁丞陸元佐上書言選人徐大明陳不顯謹按大明文王之德不顯文王之謨皆取王者之實以爲名請悉令改正之夫天道也聖德也文王聖也豈天子所顯而后稷君陳

雖天子亦以自命其臣下矣且漢武帝世有光祿大夫吾丘壽王昭帝世有太史令張壽王哀帝世有大鴻臚馮野王有北海相平丘秦周字平王北史段孝言傳客有宋孝王楊惜傳小字秦王彼皆腹心大臣或肺腑至戚乃至以人臣所不可當之號朝夕人主之前而倏然上下相安不以爲異也世之質實鮮忌諱如此矣徽宗禁天下稱聖稱天稱君王欲以自爲尊而昏德公之卦則所謂聖與天與君王安在是亦不可以鑒乎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

十八

金壘子中篇卷之十一

明上虞陳絳用楊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達達之甫校

男陳昱輯

異端假吾儒而重久矣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謂濂溪之學出於壽巖禪師者此類耶然濂溪他

日歸老九江嘗於歸宗寺結青林社以與真淨文
禪師者游若以踵夫白蓮之故者而又各寺左之

金壘子中篇 卷之十一

溪曰鸞溪擬虎溪其事爲佛者所盛傳皆譌耶抑
道大德宏無不可耶攷先生嘗題太顓堂詩有曰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老佛非不識太顓何
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觀其繩退之之嚴例其他
皆誣決然也

鶴林玉露謂王荆公初年氣高不可一世士而心獨
慕周茂叔嘗三及門往候之而辭焉荆公拂然曰
吾不可求之六經耶蓋自此不復請矣予謂以彼
荆公之材值其未壞其刻意向道未有可遽絕之

理而茂叔儒者其胸次寬厚亦不宜遽有深絕之
人以夷之墨者再而孟子見之三而不見荆公豈
非茂叔之過哉及考邢恕叙明道先生事乃云茂
叔聞道甚早王荆公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
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
寢食始徵荆公於茂叔深矣羅所傳譌也

王荆公急行新法一時賢人君子舊臣宿老皆出力
與之爭而公亦仇之力獨呂惠卿以爲不可不行
故公首薦之元祐初司馬溫公入相急改新法而

金壘子中篇 卷之十一

顧役一事一時賢人君子如蘇文忠范忠宣皆以
爲可毋變公不爲動蔡京知開封府獨依公五日
之限盡改畿縣顧役之法公以是大悅之二公皆
君子平生不悅聲色不愛官爵同而柔曼之情脂
膏之態二公者乃皆浸淫入之而不自覺未幾而
率皆爲所賣昔堯之治而曰難壬人孔子告顏淵
爲邦而必曰遠佞人吁豈易然哉

人各有蔽雖大儒君子不免夫馮道之不終而亡耻
三尺豎子能言之而王荆公有取焉司馬溫公深

鄒馮道而阿好楊雄。獨不知二公當楊雄馮道時亦肯爲楊雄馮道否。此其所蔽也。

王介甫有明妃曲二首。溫公和焉。今具二家集中。云漢思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云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瓊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此荆公之詞也。云宮門銅環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鄰。云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悟人主。目前美醜良易知。咫尺掖庭猶可欺。君不見白頭蕭太傅。被謾仰藥更無疑。此溫公之辭也。書曰詩言志。觀於此二詞。一公之志何如哉。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一

二

王安石子雱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亦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父子間議論如此。雱卒。安石哭之。詩云。斯文信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壓天下。謂司馬歐陽公輩何有。著新經著字說。倏然欲做七賢上事。乃安以孔子讓其兒可笑也。

京坡集中咏王莽輩。據紀年不詳其何時作大抵王荆公罷相歸金陵。呂吉甫發其母使齊年知母使上知書時也。故前一章言莽不識經綸。紛紛妄作。以譏介甫。後一章以呂布比吉甫。言其反覆皆取兩人同姓。寓風刺也。

鶴林玉露載馮京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爲買妾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廼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賠償。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慶。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按世傳京父名商。據此乃商。非名商也。而近時楊升菴謂氏族言行錄載京父名式。任某官。京生而俊邁。不群。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一

四

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史人所編。當得其實。則京父不但名商。

亦不爲商也。當亦非必有還妾之事。皇朝類苑黃氏曰：抄古今紀要略同。而宋史新編又載京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詢知爲同年妻，亟請而嫁之。則京寔嘗從吏外兄爲同年妻，請嫁其妾，寔盛德事，然不在京父矣。

袁韶慶元人，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用之，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貧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絲飾之，問之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一

五

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計耳，卽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徐曰：賤更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子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遂生韶。見宋史與鶴林玉露記。馮京父正類而馮事幻，予蓋辨之矣。宋惟溫國荆國兩公嘗還妾。

然皆儒者，且相亦何有，而袁父簪筆小吏，可不謂難已哉？惜史尚不能舉其名也。然既有子，亦託以傳矣。此女之父官二千石，歿而不能返其喪與其家，若無他者，可不謂清貧乎？而官不能恤一小吏恤之何也。

沈存中筆談：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隣翁有一女子，約與廷式爲婚。後契濶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間，而隣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瞽，仍以傭耕之家，不敢姻。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一

六

士夫廷式堅不可奪，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携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故爲濶略。其後廷式管勾江西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爲文以美之。陳無已叢談：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而行。旣中第，女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旣聘而目盲，敢辭。呂君曰：旣聘而目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則丞相汲公也。又榴氏外書：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

科後其女雙賢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按三人皆娶賢女於登第之後今人知恭叔事耳然尹和靖嘗謂伊川謫居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後伊川歸洛和靖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偶娼可乎事傳於和靖必不誣如此則隱微之行周蓋媿二人矣

劉元城先生初除諫官以母老辭毋勉使爲之廼供

金鑰子中篇

卷之十一

七

職鄒公浩除諫官恐遺親憂欲固辭毋曰見能報國吾何愛遂就職唐璘寧宗時拜監察御史臺吏且至璘皇恐避不敢詣闕毋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憂乎璘曰此官須爲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忤權貴恐重爲大人累何得不憂毋曰汝第盡言吾有而兄在璘拜謝入就職諫官御史職雄地峻人以爲顯身榮親耳三公顧璘爲其親憂三公不欲虛受人官職矣後元城供職未幾卽論胡宗憲至二十四章論章惇十九章惇必欲殺之春循梅

新高寶雷化八州歷其七鄒公諡文忠皇后孟氏得編管璘既就職首論韓侂冑喬行簡

杜莘老嘗嘆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論天下第二事已謂自欺其心賊其君矣異時若上疏乞禁銷金鋪翠鹿胎冠子凌雲巾方鳥禁嚮糖獅子乞省士大夫宴會逐南戲子乞省士大夫相見揖拜之禮乞添額取進士若是者不知天下事第幾等耶朱子曰今世人材若所謂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氣字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成事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由此觀之天下第一流人廼能論天下第一等事也

金鑰子中篇

卷之十一

八

他書言司馬光卒無後時人以公盛德諱言之今按宋史本傳公一子康邵伯溫傳康卒子植幼宜仁后憫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京教授教之伯溫旣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則

賢如康、植蚤亡而公之世遂絕

公後幸有一孤孫且見成立矣。范冲卿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撫育之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祠以公族曾孫宗召主公祠豈公死康亡幾亦死子植又死無後兄旦之孫曾又亡可繼嗣者故特取公之族曾孫奉公祠耶忠義傳司馬夢求者光之後嗣母程節婦也舉進士調江陵沙市監鎮元兵至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蓋又公族曾孫宗之自出耳洪容齋則又謂溫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爲嗣其賢如康之子植復

習見宋祁蘇軾諸公往往撰進教坊致語以爲翰林院學士爲之而實非也又按吳氏能改齊漫錄云陳瑩中初任潁川教授時韓持國爲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循例必教授爲之公因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持國喜遂薦諸朝何穎昌先後亡幾時兩睹此盛事

程大中公知漢州事中元節宴開元寺酒方行衆呼曰佛光現觀者相騰踐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明道先生調鄆縣王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前政莫能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程氏遺書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

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風起說大畜卦君
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
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
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迺是呂涇野釋云古人
一拜如此重安肯諂佞也

呂太尉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
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
我且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已久矣道傍
多不知正叔嘆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一

十二

中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立朝雖
多可議其材亦何可掩余謂惠卿方由荆公之門
故過程氏之里而不入其室亦亡足恠然其行道
乃更閒然豈其屏翳約從不敢過爲薰灼如傳陵
豪族之過李公輔耶夫以惠卿之惡而正叔猶不
欲掩其材斯所謂憎而知其善者也

淮陰義婦富商之妻李氏有姿色邑人有同商者見
而悅之因道殺其夫厚爲棺殯持其喪以歸給云
溺死且盡歸其財無一毫私焉于是俟其葬而除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一

十二

服謀爲婚且自陳有義於其夫義婦亦爲之感泣
許而嫁之一日家有大水水有浮漚其夫輒顧而
笑義婦問之未應固問之恃已生二子不虞其妻
之讐已也卽以實告曰前夫之溺我所爲也已溺
復出勢將自救我以箭刺之遂沉去刺處浮漚之
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始悟其計而復讐之
心生矣卽日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讐既復又自
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讐二子讐人之子也義不可
復生卽縛其子投於淮已而自投焉故謂之義婦
又北神烈婦有美色夫爲小商舟行上下載以自
隨至地名北神其夫病死貧無以殮同舟富商者
假貸與之食棺之費一切皆具商自恃有恩顧其
妻以爲已物烈婦旣葬之三月復墓以歸富商迫
之勢甚急遂取其嬰兒縛至胸前母子號呼赴淮
而死惜哉亡其姓氏以其死於北神故號北神烈
婦兩婦見徐節孝集然淮陰之義何如北神之烈
也婦止此一身事其夫耳若夫死復更事夫之思
與事夫之讐曷異尚足稱義乎魏蔣濟萬機論云

甲作乙婦丙來殺乙而甲不知遂嫁丙作妻生二子丙乃語甲甲因丙醉殺之並害二子於義剛烈得寬死否答云女子潔行專一不以鼓刀稱義今又改嫁已絕先夫之恩親害胞胎又無慈母之道按將廼虛設此論以擬事變而淮陰婦事乃暗與之合或世亦傳會為之而節孝偶有取焉然蔣之論確矣

徐節孝呂東萊兩公議論古人一事其見偶合茲為拈出節孝云與人不苟合可知其所守之正楊綰

金龜子中篇

卷之十一

十一

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敝衣為儉以求合於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為至其議論則未嘗苟從蓋惡衣食未足以為賢惟不苟合乃可以見其人東萊亦云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易車服以求高名而徐邈不改其常大凡人多為世態習俗所驅有為善所驅者有為惡所驅者不為惡所驅猶可用力至於不為善所驅方始見胸中有所立按此兩論最精微儒者制行以已合濟流俗雖忠信廉潔而不免為鄉愿奚取

哉武元衡當作儒術元衡弟楊綰當作鄭餘慶事見舊唐書

崇寧四年鮑耀卿言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字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取如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今悉紬之宜禁止詔可按此數語皆爛熟時套豎儒頤頤中常談猶切用為時忌不知當年士子所答策云何其試而列上第者何也五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

金龜子中篇

卷之十一

十四

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以為哉與災同制治于未亂安不忘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以為危亂凶悔皆當避不諱之朝豈宜有此吁至是又禁及聖經諱及嫌字矣

梁適傳適孫子美崇寧間任河北都轉運傾漕計奉至上至捐縉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通顯按子美當時亦畧一已通顯豈虞禍兩國哉然遼亡而

宋因之。則其禍又不止兩國矣。事具宋史。不甚顯。而所關繫甚大。故著之。

楊龜山嘗言。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龜山此言。是其平生得力處。在此。它日失足處。亦在此。唯顏子渾然天成。孟子已露圭角。然人亦安能遽做顏子。若合下便學它渾然天成。則模稜糊塗矣。一鄉皆稱善人。馬無所往而不為善人。豈復有人厭棄者。然君子不貴也。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吾人所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一

十五

執者道義所信者心奚與

蔡京撰姦黨碑。詔州縣立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彼工知世間有司馬相公如此。紹興初。有旨令毀公隧碑。孫舍人君孚云。方毀折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殪於碑下。兩工愚智千里也。

紹興初。開封人以諸生試第。揣蔡京且復用。遂倡言。

紹述擢第一。蔡疑就一意附京。叙族屬。尊京為叔父。它日京命攸修等出見。疑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比諸父行也。遽列拜之。京之得以族孫視佃者。蔡襄死。京無求于佃。故也。疑且不敢以族父事京者。不欲輩行京之諸子。疑方有求於京故也。

太伯上孫寺丞書云。雞鳴而起。誦孔子孟軻群聖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國濟民為意。進孟於孔子。且曰。群聖人尊之至矣。集中時引用七篇特多。謂李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一

十六

不喜孟至於不讀也

世遂傳泰伯因不讀孟子

義疏不試四科優劣論宋人葉紹翁力辨之以為

無是事。此年泰伯實不與試。

宋紹興間。張忠獻公為相。不主伊洛之學。一時諫官陳公輔輩。遂倡言伊川之學。惑亂天下。請加禁絕。而尚書呂祉獨申奏。謂程頤之學。專宗中庸。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而時中。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慕之。遂變巾易服。互相汲引。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非學之繆。乃學者之罪也。此論特公祉忠

獻客也

汪藻代張邦昌勸進表云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惟觀濟否之何如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又爲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肱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狂楚其掩飾巧矣及邦昌安置當草制乃云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爲鼠雀偷生之計何一事而先後是非迴絕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一 十七

耶又嘗授李白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舉旆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伯紀遷謫汪爲行詞乃曰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郊何一人而先後邪正類殊耶故由邦昌失於先之過謾由伯紀失於後之妄毀蓋藻胸中本不知有張邦昌李白紀徒隨其人之非沉用會以爲是非邪正文人無學識操行乃爾

汪藻之修日曆狀爲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及本朝亦皆以宰相監總國史按藻此疏緣衛宏注漢官儀之誤宏云武帝時今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丞相與太尉御史大夫位三公而丞相特重蓋向上無官矣奉常官屬乃有太史與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爲六令丞故司馬遷云嘗陪下大夫之列又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安得武帝時尊重是官若宏所言乎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一 十八

太史公遷自爲以尊其父其官固太史令耳郡國上計則不妨先上大史重國史也宰相監修史人主觀史自是後世史職一阨藻何得傳會漢事從史本朝誤矣誤矣

汪藻高宗朝上疏歷詆中興諸將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瓚數人者敵人之來曾不能爲朝廷施鏃矢之勞寵極至驕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在古法皆當誅及諸行在赴州又條具時政極論御諸將之言曰示之以法曰

運之以權曰別之以分至以履霜堅氷言之而又論岳飛軍中多四方遊手竄名借補官資支行祿廩可謂深憂極論矣或曰藻檜黨故力抑諸將以崇其權然其詞嚴而誼正弗可奪也一時諸將聞之當有膽落於溫御史矣天門九重虎豹守之然後百獸辟易而不敢嚙動予謂當主憂國疑權在闕外朝廷之上此等議論自不可少

史稱岳飛嘗言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一

十九

田壯閔爲涇原都統制有叔爲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之以文曰烏乎斬副將者涇原都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享一軍畏服此事與晉荀道將殺其從弟同而皆失在於用不在於殺夫用之而不効殺之賊恩勿殺則廢法故君子以爲不如勿用之愈也唐竇軌入蜀將其甥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斬之劉昌守寧陵昌始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梓下斬之君子之殺人也非得已故法行而人信服夫非法而殺其親於人何有人亦於爾何有李勣將兵

趙勣欲與其婿京兆杜懷恭偕行以京勣辭以貧勣贍之復辭以無奴馬皆具懷恭乃走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勣聞之流涕曰杜郎疎放此或有之廼止亡賴賊性不可任伊婿嘗之耶然乞幸免爲兩甥者婿嘗見之力矣

秦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

漢書龐參傳

楚殺子友

晉文公聞之爲之側席而坐曰莫余毒也已宋殺檀道濟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一

二十

齊殺斛律光周武帝爲赦其境內唐武則天殺程務挺突厥爲所在宴樂相慶爲立出師攻戰卽致禱焉宋殺岳飛金人酌酒相賀嗟夫毀干城以業敵國內爲本朝墮黨外爲賊復讐策有繆於此者乎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煒養之南省擢爲第一檜以爲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爲首煒次之陸游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埴適居其次檜怒至罪王司明年試禮部王司復置游前列檜顯

之張孝祥方弱冠高宗試進士策問師友淵源
秦檜曹冠力攻程氏專門之學考官定檜爲首孝
祥次之高宗讀檜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
檜次之檜大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
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檜死得釋一第
先後偶然耳檜乃必欲天下士無出已孫右者既
顯黜陟游復爲棄怨於王司若孝祥事又極力與
天子角勝死而後已推斯心也豈復知身與子孫
外有國事可念人才當惜耶檜事此特疥癬耳書
金罍子中篇卷之十一

之亦見檜平生舞權逞私雖必用也

朱吳曦謀叛潛以蜀獻于金金章宗賜曦詔云卿自
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屢名戰功暴于南北一
旦見忌遂被慘夷之誅云飛見殺於宋宋奸相
媚金也金一時大酋固已酌酒相賀至是數世之
後猶以之實口招徠中國之叛將使盡以飛爲戒
方秦檜殺飛檜黨羅織飛以爲不容殺也乃顧敵
人之情何如哉金貞元二年宋賀正旦使施臣朝
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曰秦檜作何官年

何對曰檜爲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
年六十復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正隆二年
正月宋賀正旦使孫道夫陛辭海陵復使敬嗣暉
諭之曰秦檜死果否對曰檜實死矣又曰汝國比
來行事殊不似秦檜時何也檜生而問其年惟恐
其老衰死又問其位惟恐其不用死而怪中國無
復有如秦檜者

秦檜死高宗內禪孝宗立孝宗將反檜所爲視諸與
檜善皆被或謫或竄或編管編置紛紛焉乃侯尚
書皆被或謫或竄或編管編置紛紛焉乃侯尚

金罍子中篇卷之十一

憾岳飛首希檜旨殺飛得爲言官遂盡培植所忌
使檜逞所包藏於天下者商一人也晚登政府位
已彌望高宗耄矣檜嘗異議於掄儲之曰意資善
之且有以擬其後故稍稍爲一二異同以離其跡
檜果弗能容罷去嗣天子立一新庶政遂首緣此
牽復登三事榮備於懸車之時美溢於蓋棺之後
嗟夫何小人之多幸與

函關止有一穰侯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八重心未
死台星三點圻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移中

金罍子中篇卷之十一
年遺具穢及丘塚亦可悲矣
楊用修丹鉛錄一段譏彈朱子謂於荆公則未減其
已著之罪於東坡則考索其未形之班且傷朱子
之無忠臣予頃見黃氏日抄嘗回制參黃通判書
云垂論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
不知其善跡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
之書然耳考亭平日亦未嘗不罵介甫未嘗不敬
東坡雖論語集註亦取東坡之說又不特嘆服其
文章而已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方辨之玉山

再讀東坡則考亭遂一向便發東坡短處遂有寧
可是介甫之說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之言非
平日議論之正也則先此固有以訟朱子於蘇王
議論間者通判名大有亦蜀人然黃氏之荅之其
論極公

廖德明為廣東刑獄提舉有鄉人為王簿德明聞其
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
富人觴且甚盛德明怒曰一王簿若是侈耶必貪
也於是追還薦章仇念知明州官欲薦一幕官問
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金驚曰
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
止世言惟儉養廉二公之觀人有以也

金罍子中篇卷之十一

金史子中篇卷之十二

明上虞陳絳用楊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昇輯

盧瓊東戌見聞錄謂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男務

耕耘婦女以金珠爲飾依山作寨爲金完顏氏之

遺其居黑龍江者曰生女直按金史世紀兩女直

同出于黑水靺鞨居肅慎氏之地爲勿吉七部之

金史子中篇卷之十二

一後役屬于渤海契丹盡取渤海而黑水靺鞨附

屬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

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因此分兩女直而生女直

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曰黑龍江所謂黑水

白山是也金始祖起于此則金之種族出生女直

若熟女直隸籍契丹爲契丹熟戶久矣

金史世紀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卽位乃曰遼以質鐵

爲號取其堅也質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

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而地

里志又云金襲遼制建五京爲十九路上京路卽海右之地金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是金國建號原取此兩義

金路伯達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

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

上嘉其誠贈大中大夫仍還其所獻傳泣請弗許

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以贍學元

伯都卒朝廷知其貧賻鈔二萬五千貫御史臺奏

金史子中篇卷之十二

賻三萬五千貫仍還所辭祿妻弘吉刺氏弗受曰

始伯都仕于朝不敢虎受廩祿今歿矣受之非其

意也卒辭之胡婦人乃能以廉相其夫死而不渝

其志可謂賢也已

褚承亮宣和末進士調易州法曹未及赴而金兵南

下幹離不破真定拘籍境內進士就試承亮匿不

出軍中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數徹欽之罪

承亮徑詣王文劉長揖而出王文多其誼薦知藁

城縣漫應之卽棄去金史傳之隱逸誠不愧書

之管寧宋書之陶潛矣

高汝礪爲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予謂昔文王視朝韞絳解顧左右無可爲結係者斯王臣並賢聖一時也汝礪不進扇宣宗亦遂以此得之君臣之間亦庶幾哉

江漢先生趙復德安人德安陷姚樞奉詔卽軍中求士而樞就脫復俘籍中欲携之北復輒棄間投水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二

三

爲樞所得因強以歸燕時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復亦終不仕也惟以程朱所發明諸書口傳手錄由是姚樞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始知有程朱之學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以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先生以道淑人而不立其朝豈所謂傳道則可仕則不可者耶

劉靜修退齋記云挾老氏之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

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不疑而人亦莫之奪也當是時以孔孟程朱自居者無幾人其旨必有攸寄及又爲劉仲祥著蠡齋說云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爲是謙托而然也或爲老氏之說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二

四

營而近道葆蓄而自全也則擇而取之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然則靜修僂僂而言之不置其殆爲許魯齋與

元吳定翁字仲谷臨川人也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爲詩辟薦相望終不起程鉅夫遺之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予謂定翁之不仕元其趣尚高矣視彼鉅夫正蘇子卿之罵衛律所謂不忠不孝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者乃欲使之踵及

門不已愚乎。抑草廬先生與仲谷同里閭。又同姓。同時而出處異草廬以道學名。仲谷乃止以詩名。顯然二公於後世公論何如哉。定翁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蓋先生之不求用於世。乃所以求不愧於世也。與。

李庭芝護宋幼主赴燕。世祖大宴。命庭芝坐諸王之下。百官之上。曰。劉整在時。不曾令坐此。蓋整先降元。位中書右丞。至是已死。廉希憲爲平章政事。整初附時。爲都元帥。請門求見。因令撤去坐椅。自據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一

五

中坐。令人整拜起。側立。不與一言。整退。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冠衣襪縷。袖詩求見。廉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備酒饌。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又錄其居止諸士。但言乞歸。明日遂言於上。得遂其請。是夜廉諸昆弟問曰。劉元帥主上所倚任。而反薄之。江南窮秀才。乃却禮遇如此。廉曰。我國家大臣言動。嘖笑係天下重輕。整雖貴。實國叛臣也。故折辱焉。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况今朝家起。

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此輩則儒術且掃地矣。按世祖薄劉整。猶富貴之。其待之厯不若李庭芝。庭芝臣也。固宜。徒逢掖諸生爾。而廉公之禮乃復出於元帥之上。元君臣崇尚如此。

世祖嘗問趙孟頫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夢炎臣父執。有大臣器。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宋狀元宰相。當賈似道誤國。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有徃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棄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旣而徹里至帝前數棄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誅棄哥。罷尚書省。按李與夢炎。

金罍子中篇

卷之十一

六

皆宋人同事世祖其禮接委任同而賢倭優劣之判劃然不爽於上心者如此可謂明也已矣然葉哥李所薦帝知惡賈似道而不自知有葉哥知嘉葉李之斥似道而不怪葉李之薦葉哥此又睫之在於目也孟頫能因帝之惡似道推之於葉哥度未可言又扈徹里使言與汲長孺之言張湯於大行李息類然李息不言而徹里竟言之可謂忠已世祖寄任葉哥如手足及一言而悟棄之如塊疣抑勇已哉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一

七

至元七年詔釋京師係囚西域人匿替馬丁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爲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既釋之矣時廉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替馬丁耶對曰不釋匿替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爾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爲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即與左

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爲意責

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合馬因譏之曰希憲日與妻子燕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按希憲君臣間如此宜其昌辭正色也或曰其補署堂判一事何如諸宰臣相與釋匿替馬丁當否曰此亦有說分過可也分罪不可也又奕赫抵雅爾丁回回人遷中書右司郎中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既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奕赫抵雅爾丁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訝之如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奕赫抵雅爾丁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事正與善甫類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一

八

張世傑范陽人金貞祐間河北盜起與豪張系聚族黨結隊伍自保金以系爲中都留守行元帥事世傑見金事日非元益強勸系歸正系怒斥之世傑遂來歸積功至副樞封越國公元大將張弘範者

柔子也。柔既降元，元還其舊職，恒愧世傑。弘範以世傑故，父部曲，嘗至港外，呼世傑與語，舊世傑不往。甥韓在弘範軍中，使三至招之，迄不答。世遂傳世傑與弘範兄弟，實非兄弟也。弘範北元帥，世傑南將軍，兩人本兄弟，奉主各致身，篲墩之詩，特失攷矣。

元人歐陽玄送振光歸祖庭詩小叙云：歐陽公晚乞守洪，累表不得請，於是歸江右之志遂不果。南渡以來，宋人多議公此事。洪景廬楊廷秀之賢，亦未免有此意。甚者謂公子孫居頴，爲金人所戕，遂絕。是大不然。近年奉詔修三史，一日於翰林故府中，攜金人遺書得元遺山裕之手寫壬辰襍編一帙，中言安平都尉完顏斜烈嘗鎮商州，偶搜伏於竹林中，得歐公子孫甚多，以歐公之故，并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悉縱遣之，則知未嘗纖于金兵也。元遺山金士領袖，於歐公極知向慕，其言定不誣云。元阿合馬專政，內通貨財，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秦長卿者慨然上書發其姦，竟爲

金甌子中篇

卷之十二

九

阿合馬所殺。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王著者，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鎚，擊阿合馬，會妖僧高和尚以事邀詐死，人無知者，著乃與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及午，著又遣僮總管矯傳令旨，發兵以是夜會東宮前，僞太子者以二鼓入建德門，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獨僞太子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赦禎至，殺之。阿合馬黨也，尚書張九思發其詐，留守司達魯花赤傳敦遂持捷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多就擒。著挺身請囚，事聞，世祖命樞密副使蒙羅等馳驛至大都，討爲亂者。壬午，誅王著、高和尚于市，皆臨之，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猶未深知其姦，詢蒙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剝棺，僇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按

金甌子中篇

卷之十二

十一

著素無怒于阿合馬爲天下除殘耳昔商容膏紕羽箭憑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高漸離欲以筑擊秦始皇而不中見殺張良博浪之鎚乃又誤中於副車伍孚衷小鎧於朝服挾佩刀刺董卓而爲卓所殺施全亦見殺於秦檜如著雖見殺而阿合馬已塗腦于著之手著可無五子之憾也已

元烏古孫良楨任漳州路推官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遂著爲令蓋至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二

十二

治間事也豈前此杖與徒並施之耶按金史梁肅爲濟南尹上疏言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日久當用中典自今徒罪人止拘作更不決杖不報則造端實遠而遂沿襲於金元夷狄之虐用中國如此

高源僉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赤馬恕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走路權臣阿

合馬以他事誣源既係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是源所居隣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停天不祥阿合馬感悟得不死事與本朝王振以饗僕之言釋薛夫子類

金鑿子中篇卷之十二終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二

十二

金匱子下篇卷之一

出

明上虞陳 絳用揚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閑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古人席地而坐自秦漢猶然況鴻門之會項王留沛公飲項王項伯東鄉坐亞父南鄉坐沛公北鄉坐樊將軍入項王廼按劍而跪何以跪爲方坐於地驚見晉人故按劍作色欲起爲跪勢也武帝時武

金匱子下篇

卷一

安過魏其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及魏其爲壽惟故人避席餘半膝席何以避席伏因皆坐地爲敬之至不敢安席就伏於地以迎之也何以膝席一膝着地不離席一足跂以相迎也

朱子謂古人只是跪坐雖有共壁以先乘馬不如坐進此道謂跪而獻之也文帝不覺膝之前席蓋亦是跪坐又曰古人坐於地未必是盤足只是跪以其慣故脚不痛所以拜時易也又著跪坐拜說二兩膝着地以尻着膝而稍安者爲坐伸腰及股

勢危者爲跪因跪而益致其恭以頭着地爲拜則

謂跪坐拜三者體勢本不甚遠故跪亦可坐坐亦

可拜蓋不主於盤坐又引管寧坐一木榻積五十

年未嘗箕股其榻上常膝處皆穿則雖後漢時已

有木榻不必橫席於地然亦是跪坐也他日有問

盤坐於理有害否則又答曰古人席地亦只是盤

坐又有跪坐者君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屈前

着地觀畫圖可見據此則古人之坐原有兩般盤

足而坐爲安坐蓋席端專長則然其卑幼侍坐亦

金匱子下篇

卷一

只如跪謂之跪坐以示不敢安席兼專長之前可

跪可拜也觀曲禮云坐毋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

舌蓋盤足則易箕故戒之也

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則古人卑幼之坐雖只是跪畢

竟亦有坐有跪原是兩般伸腰及股而屈其膝以

着於地謂之跪亦謂之坐屈膝着地而尻着於兩

蹠謂之坐不可謂之跪記如云侍坐於先生侍坐

於君子皆坐也至曲禮先生書策在前坐而遷之

少儀尊長寢則坐而將命又賜者既致命坐委之

受立授立不坐玉藻臣侍君燕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此皆跪也

儀婦人吉事惟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注肅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尸爲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拜儀又曰此手拜手至地也而周禮空首拜鄭注云頭至手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故兩注不同其實一耳婦人以肅拜爲正言肅拜是婦人之常而昏禮拜極地以其新來爲婦盡禮於舅姑故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按此一節註疏解婦人拜禮之常且盡其變可謂無餘蘊矣朱子語類一段乃更爲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爲肅拜拜手亦然則以肅拜卽拜手與古注不同不知何據前一段却云只低首祇揖便是肅拜引鄭注但俯下手今時擡意蓋定論也

朱子謂古者婦人與男子爲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爲禮昏禮婦二拜夫答一拜又拜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母見子亦俠拜子謂使男女相見男一拜而女兩拜雖尊男卑女乾坤之義然施諸一時殊不副此惟夫婦猶可而母至以見其子不亦重乎按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肅拜鄭云但煩下手今時擡孔氏陳氏云如今婦人不跪地而拜朱子亦云肅拜只是低頭祇揖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俯伏地上則古者婦人惟肅拜但立於地小低頭下手不跪不伏却容易必再拜始得當男子之一拜所以必俠拜者有由然與昏禮則又云舅姑既歿婦人三月乃奠來婦拜極地注極地手至地也疏婦人肅拜爲正極地則猶男子之稽首拜中之重以其新來爲婦盡禮於舅姑故也少儀又云爲喪主則不手拜注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夫與長子之喪當稽顙故不手拜按二禮云然則婦人惟凶喪乃有手至地之拜卽周禮九拜之空首而

晉時廟見舅姑及爲喪主則又有稽顙之拜卽九拜之稽首此外則惟有肅拜耳然宋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問王貽孫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張建章渤海記備言之夫論拜禮不攷禮而証諸詩古詩莫出於漢魏之間則其時風俗之變有非三代之古初者不獨此一事也然禮稱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凡授坐則跪無間男女至男女以喪祭而相授器則女受

金華子下篇

卷六

五

以節其無節則皆跪奠之而後取之女曷嘗無跪但不以此爲拜耳況古者席地而坐方夫婦交坐因事更端欲起不起微作拜勢以致其恭正可謂之跪而不可謂之拜如鴻門之讌項王已東嚮坐及見樊噲入則按劍而跪豈是拜耶故朱子謂古樂府亦只說長跪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拜亦容易正不當以是謂婦人之跪拜而晉書賈克傳克後妻郭槐盛威儀往見克前妻李旣入戶李出迎槐不覺屈膝因遂再拜曰屈膝而後再拜或

古之肅拜今之揖亦未免少屈其膝未必便爲伏地之拜或遂伏地爲男子之拜皆不可知意漢魏已降此禮已少變鄭注肅拜已爲今時揖則當時必別有婦人之拜如男子然而變之未通周天元帝又始令婦人拜天臺及命婦朝見跪伏一如男子至於晚唐而王建宮詞有男兒跪拜謝君王之句迨遲至宋太祖又有拜禮婦人不跪之問朱子亦謂不知婦人不跪地而變爲今日之拜者起於何時則唐及五代宋世婦人之拜已又一變復古

金華子下篇

卷六

六

貽孫旣爲建章所誤而程泰之復爲貽孫所誤遂指聖王典禮槩証以爲賊后之制則亦失攷之過也一處云太祖嘗問拜於范質姪果果對云云冠儀見於毋毋拜之朱子曰禮初冠母子相拜不特君臣相答拜也孔氏正義則曰按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席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毋毋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非拜子也今唐禮毋見子但起立不拜也孔說爲精杜佑通典則曰九拜之儀肅拜今揖也尊屬析其備禮念其成人以揖示敬

在禮非爽便同匹敵竊謂不然

卿射禮稱賓再拜主人答再拜主人再拜賓答再拜而卿飲酒禮但稱主人再拜賓答拜是主人再拜賓止答一拜也又二禮但稱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少退云者蓋不敢正當其拜乃歛躬逡巡以示不安是又并不答拜也又主人西南向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是衆賓於主人三拜止答其一古人最重納拜今乃使賓主時時獨拜堂上此禮可復施之今日乎其答

金華子下篇

卷之十

拜朱子以爲主客列兩邊主人一拜客答一拜主又拜一拜客又答一拜却不交拜又皆比嚮拜不相對又曰某赴省試時衆士人拜知舉知舉受拜了却在堂上令衆人少住使人大喝云知舉答拜方拜二拜是古拜禮猶有存者近年問人則便是交拜是二三十年間此禮又失了愚謂此禮之失亦謂人情終不相安耳畢竟古之答拜何似今人之交拜也又按世說王渾爲徐州刺史納後妻瑯琊顏氏女交禮拜訖王將各拜觀者咸曰王侯州

將新婦州氏恐無由答拜可見晉時答拜猶不是今之交拜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謂頭至地稽留多時臣見君之拜二曰頓首謂以頭叩地卽舉平敵相見之拜三曰空首謂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所謂拜首也君答臣之拜四曰振動謂戰栗變動而拜五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卽殷之凶拜而云吉者對下文凶拜爲輕也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卽三年之喪拜也七曰奇拜謂君答臣一拜八曰褒拜褒讀爲報報拜謂再拜拜神與尸也九曰肅拜謂揖拜但頓下手禮介者不拜故軍中及婦人之拜也此九拜稽首於拜中至重肅拜至輕稽首頓首空首及肅拜爲正其餘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爲之振動附稽首吉拜附頓首凶拜亦附稽首奇拜附空首褒拜亦附稽首拜古文作擗然奇拜朱子依杜子卷註以爲先屈一膝唐人謂之雅拜

南北士大夫相見禮考儀禮士相見主人揖入門右

賓奉摯入門左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呂氏春秋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則今惟北猶爲得禮意南乃以東讓客非也

禮記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古者賓位尚右以西爲尊雖漢猶然漢書韓信傳信解廣武君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王陵傳項羽取陵毋置軍中陵

金華子下篇卷之十

使至則東鄉坐陵毋欲以招陵周勃傳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田蚡傳蚡自以漢相至尊自坐東鄉坐其兄蓋侯北鄉蓋寬饒傳許伯請之寬饒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王尊傳尊劾丞相衡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延賞私語衡知行臨百官供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樓護傳護嘗客成都侯

王商商子邑爲大司空父事護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士壽護東鄉正坐字謂邑是皆以西上爲尊也今俗謂主人東道客曰西席本此然賓主揖儀惟有南北無復東西鄉之坐矣蓋古者南面北面惟施於君臣之際若賓主相鄉則惟有東西也

雍也可使南面邵子經世以爲可使從政是不考也古者惟天子諸侯南面取向明而治人臣雖尊位皆北面臨民從政則尚東面戰國至秦漢皆然雖

金華子下篇卷之十

唐猶然故趙括母曰今括一旦爲將軍東向而朝羣吏無敢仰視者是將之貴東向也田蚡自以漢相至尊自坐東鄉坐其兄蓋侯南鄉是相之貴亦東向也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上堂卽客位必東鄉是唐時諸侯尊禮王人亦皆東向也古人道尚右乘車則尚左尊者處左故戰國魏公子無忌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王納茅焦之諫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皆爲將處尊者於左故虛之也侯人於車下亦曰道左爲尊者在焉故也

答齊續筆謂陳壽三國志獨吳書稱孫權至尊以為
疑愚按至尊自是漢世所嚴事之通稱非必天子
也田蚡傳蚡自以稱相至尊自坐東鄉是丞相稱
至尊也樓護傳主簿諫王商將軍至尊不宜入閭
巷是將軍稱至尊也方漢建安年權已為將軍何
詎不稱至尊也

石林燕語謂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有
並稱今按范曄漢書光武幸南頓縣舍置酒高會
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又

金華子下篇

卷之十

十一

馬援傳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樂恢傳父親為縣吏
得罪於令收得殺之恢年十三常俯伏寺門皆謂
縣也不獨九卿注引風俗通云寺司也諸官所止
皆曰寺

古臣下皆稱后虞書后稷是也又畢命三后協心同
底於道謂周公君陳畢公甫刑三后成功惟殷於
民謂伯夷禹稷古者見所尊敬則稱朝有期集亦
曰朝王制命卿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呂覽堯朝許
由於沛澤之中列子尹儒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

日往朝其師漢書張蒼為丞相洗沐嘗先朝陵去
人上食臨叩令繆為恭敬日往朝司馬相如後漢
書任延拜會稽都尉署吳人龍丘長議曹祭酒丘
長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晉書庾亮領江州褚裒
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是也人子見其父母亦
曰朝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牀襲而朝是
也郡縣庭亦曰朝會稽若耶山老叟謂太守劉寵
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古者室之高殿皆
曰殿不必宸居漢書黃霸令郡國上計吏條封有

金華子下篇

卷之十

十一

舉孝子者先上殿注殿丞相所坐屋後漢蔡茂慶
坐殿極上注屋之大者通呼為殿是也官穹也屋
見於垣之上曰官士庶通謂之官禮記東宮西宮
儒有一畝之官孟子舍皆取諸官中是也使節所
蒞亦得稱都後漢臧洪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是
也士大夫導從威儀稱鹵簿南史宋顏延之子竣
貴重延之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避之是也人臣
之章亦稱鹵簿晉語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
冶逆追而予之璽書是也人臣下教所屬亦稱勅

書漢陳萬年傳公移勅書曰云是也臣下相逆
書記亦曰奏漢桓譚以大司馬董賢聞名欲與之
交譚先奏書於賢後漢龐參奏記於鄧騰是也相
關白事亦曰奏褚先生謂魏丞相相其人好武皆
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是也臣下臨死之言亦
稱顧命禮記緇衣葉公之顧命是也人臣初薨殯
亦曰大行漢韋玄成父賢病篤兄弘坐宗廟事係
獄賢卒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共矯賢令使家丞
上書言大行以玄成為後是也人臣之墓亦得稱
金華子下篇卷之十

陵曹掾經過荀玄墓為文以祭之曰北望貴土乃
心陵墓是也人臣居喪亦稱諒闇晉武帝詔山太
常雖尚居諒闇是也臣下相頌祝亦得稱萬歲東
觀記吳良為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太守門
下掾王望言明府視事五年五穀豐熟家給人足
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是也人臣亦
得稱至尊漢書樓護傳主簿諫王商將軍至尊不
宜入閭巷是也
記君天下曰天子臨諸侯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崩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假蔡邕獨斷曰王畿
內之所稱天王諸夏之所稱天子夷狄之所稱
達曰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杜預曰
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
王蓋天王之為號與王俱矣王者天子之定號也
天子之所稱與稱於天子之畿內則曰王天王者
殊號也稱於諸侯之國與諸侯之國稱之則曰天
王春秋魯史也稱天王魯史之舊文也有王而不
天者史文偶失之也

禮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小國曰叔父其稱異姓
則曰伯舅叔舅不曰父也士冠禮字辭伯某甫仲
叔季惟其所當注甫字或作父故太公姜姓名牙
一名望尚字武王曰尚父管夷吾字仲齊桓公曰
仲父孔子字仲尼魯哀公曰尼父皆待以師友不
名父亦甫耳後世不解舉以父呼臣下見謂尊寵
泰始皇謂呂不韋仲父晉元帝謂王導仲父唐肅
宗謂李輔國仲父代宗謂郭子儀尚父僖宗謂田
令孜尚父昭宗謂王行瑜尚父梁太祖謂錢鏐尚

父呼臣父乎齊東塾人之陋也父臣乎則張常侍我父之衰醜也

春秋衛莊公銘孔惺於冢一則曰叔舅二則曰叔舅按左氏孔惺寔莊公姊伯姬之自出伯姬潛入蒯聵於孔氏逼其子而盟之故孔惺出輒而立蒯聵是爲莊公莊公既立而德孔惺因爲之銘如此則惺親莊公甥公銘惺反謂叔舅亂名實矣以是知周室天子凡稱於同姓之諸侯曰伯叔父稱之異姓曰伯叔舅皆全不顧倫行徒謾爲好詞以相要此文勝之獎也其流至於漢呂氏遂娶張敖女配惠帝乃以甥妃舅鳥獸亂而不耻也

後世尊皇帝曰上故秦始皇追尊其父昭襄王爲太上皇漢高祖於太公亦如之所謂因上以生各然皆皇而不帝不兼三五之號蓋父子之間猶慎別也如此魏靈太后追崇母皇甫氏秦太上君及父胡國珍薨追崇太上秦公夫施太上之號於臣妾胡姬之變禮也宋安南國王陳日照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秘書正字歐陽守道謂非

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正南夷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亦曰老漢亦有老上單于之號易太以老無損或去上字存其太字稱太王則有古公太王且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所以別於少也太以尊言則太后太如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史太卜太祝樂太師太圉上下所通用也當時守道以病足不及與議然詞嚴義核反覆證引辨析於一字之間可謂篤論周人並建三公而以公一人領冢宰爲相故後世曰宰相曰公相曰相公所自始至召公以西伯相則謂之伯相周書顧命篇伯相命士須材是也三國魏司馬昭以相國進爵晉王南宋義康以彭城王領相則當時謂之相王荀顗謂王祥云相王尊重殷景仁密啓文帝云相王權重是也宋賈似道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則一時詔命又謂之師相而蔡京又自以太師領宰相令人只呼已公相不得呼相公以太師是三公故耳秦檜亦然大抵宋世宰相皆稱相公凡使相亦稱相公惟以三公正真

相之位者乃曰公相云

上柱國爲本朝大臣勲階之極相傳凡陞躋此級立就顛蹙動或奇慘故從來公卿多不受之然其辭但宜以盛滿崇亢無功德而繆膺躋居爲戒乃或曰正名謹嫌上字非臣下所蒙則諛且誣矣上者對下而言如加片席於地卽席乃地之上也豈必至尊太上哉周禮上公上卿上大夫上士後世相或曰上相將或曰上將何嘗諱耶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因不聽天下有天高上大之稱凡官名

金鑑下篇

卷之一

七

有犯皆改之此昏猜多忌之政而大臣以此從更其君父不可之大者矣

漢有稱某縣令某縣長者按西漢書縣令長皆秦官掌治某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又東漢書百官志每縣邑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此縣令長之異

韓歆性剛直岑彭嘗對光武稱爲南陽大人蘇竟祖父純字桓公性強固而持毀譽士友憚之至相謂

見桓公患其數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西漢每頌人必曰長者取其忠厚東漢之大人推其正直所尚異也

金鑑下篇卷之一

七

七

金瓶梅下篇卷之二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公與翁皆父稱也公猶不同以爵有三公之公有五等諸侯之公以齒德漢董公申公唐房公惟翁舍父無稱焉是故不可以不慎也夫父一而已胡今之人擾擾皆父乎蓋前此二三十年士大夫書疏

金瓶梅下篇卷之二

達於所尊猶稱公昔司馬遷史記稱天子鉅公晉

史孫惠上東海王越戕稱明公王鑒上疏元帝時

元帝在瑯琊國亦曰明公公之稱於人至不賤矣

古者以天子諸侯王稱之今稱之士大夫而不欲

則何也則誠不知其惑之所自始可怪也或曰稱

翁不可與遜翁非與曰朱子是時春秋六十六矣

當慶元改元寵臣佞胄逐宰相汝愚朝事大變人

情悚恐先生草書萬言將極言之門人慮禍更入

諫蔡元定請封之得遜之同人先生默然遂取諫

蔡之自號遜翁蓋言老也先生自是亦將去矣若曰吾已爲人翁筋力之禮四方之事非所任矣此所以志也夫禮天子之大夫致其事則稱老未致其事不敢稱老父母在則恒言不稱老謂有君父也今斐然翁之稱於人與倏然翁稱於人而居之謂皆無君父可乎

俗謂祖曰公謂曾祖太公按東漢書侯霸于昱語王卅曰家公欲與君結交則父固稱公李固女文姬嘆曰太公以來積德累仁謂其祖則祖父固曰

金瓶梅下篇卷之二

太公

爾雅父之舅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而今世俗稱父之兄弟幸曰伯叔兄弟之子曰姪不知昉自何時然五倫有父子無伯叔姪則是以父子該伯叔姪也攷前漢疏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受廣兄子也又後漢蔡邕叔父質爲衛尉與將作大匠楊

球有隙球中常侍程璜女夫璜以爲前對金商門
言切直恨之遂飛章言及質事於是詔下尚書
召邕詰狀而邕上書自陳願身當辜有質不併坐
書中凡兩言父子皆叔姪也然則古人雖伯叔稱
父子

朱子云兄弟之子稱從子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
自高祖四代而上稱族子愚意謂我姑者吾謂之
姪姪字亦只合從姑稱之耳顏氏家訓曰兄弟之
子比土多呼爲姪按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
金部子下篇卷之三

男女並是對姑之稱

儀禮總麻三月姑之子注外兄弟也疏曰姑是內人
以出外而生故曰外兄弟又舅之子注內兄弟也
杜氏通典馮懷曰左氏傳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
所謂外弟蓋管于溪之子聲伯同母異父弟聲伯
謂之外弟復謂聲伯爲外兄然則異姓之親通謂
之外今謂舅子爲內兄弟末俗所云鄭玄還舉俗
言以喻俗人非正名矣

舅姑猶云父母也舅舊也姑古也長老之稱也婦以

金部子下篇卷之三

事兄伯當如父事嫂當如母

餘冬序錄謂古人姓氏名字不見於史傳而雜出於
書疏記注者下處數十人今按縣字熙禹名文命
字密許由號箕公字仲武陽城槐里人出皇甫謐
伊尹名摯見孫子仲雍宋衷曰字孰哉孰食曰雍
夷齊之父姓墨台氏名初字子朝見史記索隱微
子開卒立弟衍爲微仲而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
一名泄嗣百里奚字井伯出楚國先賢傳范蠡會
稽典錄字少伯大夫種吳越春秋姓文字子禽匠

石司馬彪云字伯夔高祖母嫗皇甫謐云王氏索隱云溫氏春秋握成圖帝王世紀云名含呂后父呂公相經云魏人名文字叔平呂后漢書音義云名雉索隱曰字娥姁皆序錄之所未及其他蓋未及考錄者尤多

曾子名參論語參音森而史記云字子輿則取參乘之義宜讀如駝倉含切閔損字子騫騫馬腹虧也故爲損字而俗以騫爲飛騰則誤孟子名軻軻車接軸也平聲讀故字子輿一字子車而廣韻入箇

金鼎子下篇

卷之十一

五

韻曰孟子居軻軻故名何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象而不忘貧賤至以自名耶

時有兩曾參一曾參衛人衛曾參殺人於市而魯曾參遂傳殺人時有兩宰我一宰我齊人齊宰我爲人殺於朝而魯宰我遂傳爲人所殺與惡人同姓名且不可耶蓋宋建炎初權臣誤國六軍萬姓皆欲得而甘心焉者宰相黃潛善也倉卒御舟南渡而司農卿黃鑄之頭刎於江上鑄何罪焉以姓同故也紹興中奸人附和秦檜搆陰謀逞宿憾殺岳

武穆者張俊也今人率曰張浚也則不幸姓同其名文字皆疑焉夫名之一字疑寡聞輕信者猶肆其無賴之戮況或同其姓名乎

張無垢心傳錄誤以黨王叔文之陸贄爲陸贄近時崔後渠追錄宋事誤以殺岳飛之張俊爲張浚吁一字之誤何啻曾參殺人耶

後漢書崔駰爲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作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駰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有先用乃給懿曰

金鼎子下篇

卷之十一

六

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知爲中書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因對之涕泣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孫懿卽非孫登徒以姓偶同也唐元和中李賀以歌詩著名時元稹年老明經中第亦工篇什願與賀交執刺見之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積慚退未幾制策登科爲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從而排之賀竟不第見康駟劇談錄蓋韓退之諱辨本此士懷忤心相傾乃至乘人姓名之間可謂儉巧若

之傲則亦自有以取之非不幸也

王莽禁複名故東漢以來因之多一字名者複名者予僅見梁不疑成翊世孔季彥仲長統鄭玄子鄭益恩孫鄭小同北海孫賓碩劬子訓

宋朱偃初名延渥以父名廷浩下字從水改爲偃彼二名猶諱其旁側之嫌似若此李文靖祖名滔公名復從水何耶客齋隨筆襄陽有隋處士慈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而父亦名靖爲不可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

金龜子下篇

卷之二

七

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吁至於祖孫父子同名不益野於禮耶酈道元水經注元嘉中檀和之征林邑其王名楊邁楊邁猶華言紫磨金也出奔死其太子初名咄代立復改名楊邁昭穆二世父子共名所謂胡人無足言者易歸妹之五曰帝乙歸妹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湯玄孫之孫也易帝乙卽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恩絕矣同以一日生天之錫命疏可同名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

害然則祖孫世遠同名不害蓋亦殷道然也

孔平仲謂太史公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爲同子予謂子嬰卽位患趙高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見李斯傳遷近諱趙談而遠忽韓談何也

今人命名爲其兄弟多取偏旁上下字畫相近或複名者必同一字蓋取其雁行排比易爲叙列若祖父子孫則深避其似蓋畏嫌也不知昉自何時審

金龜子下篇

卷之二

八

古人未嘗有此如西漢陳遵而祖曰遂東漢馮勤之父曰伉而伉父偃黃瓊之孫琬張綱之子績陳球之兄子珪劉瑜之子琬任文公之父文孫皆未嘗避也惟晉王導三子曰悅恬協王洽二子曰珣珣王謐三子曰璿珍琇毛穆之六子曰珍璩琬璿璿謝安二子曰琰璿孫纂二子曰統綽下壺四子曰矜矜瞻耽宋謝述三子曰綜約緯疑起自晉宋而不盡然如晉王昶父澤字季道而昶名其兄子曰沉字處道其子曰渾曰深而渾又名其子曰

濟王羲之之子曰凝之。凝之獻之而徽之子曰禎之。顧愷之之父曰悅之。皇甫謐之父叔侯而祖父曰叔獻。衛瓘字仲全。玠字叔寶。而祖父曰瑾。字伯玉。謝玄之從弟曰琰。而玄子曰瑛。陸玩祖父曰瑀。郭璞之父曰瑗。孔愉之父曰恬。袁湛弟豹而豹之子曰洵。曰淑。唐裴蕭三子曰儋。曰休。曰休。而蕭父曰修。諸如此類。不可殫錄。然顏氏家訓近世有人制名。兄弟皆山旁立字。而有各時者。兄弟皆木旁立字。而有各機者。兄弟皆水旁立字。而有各疑者。歎其不識字。然則以兄弟取字。偏旁相近。而制名蓋亦萌自魏晉之降。特未盛行耳。

大抵古人敦質。非若後世之多諱。然既遜異於父子。而復聯比於兄弟。因名定分。尊尊親親。於斯乎。寓則今人之義父母。乃優旃。

宋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游貴冑。每赴內宴。聞鈞奏。則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是徐節孝。積以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之。不踐。或謂之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乎。他

日山行。如何。仲車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故避之哉。吾遇之。則惕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二公至心。獨行如此。豈所謂見似目瞿。聞名心瞿者耶。然禮嫌名不諱。春秋不譏。不諱嫌名。二公過矣。南史宋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明帝嘗勅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時人以比之王陽王尊。夫君前臣名。公所無私諱。況嫌耶。以父嫌辭。君命非禮也。君子

謂朏之事。又有二公之所不能者。

南宋袁粲幼孤。祖哀之名曰愍孫。嘗慕荀奉倩之為人。明帝立。乃請改爲榮。字景倩。按荀荀榮字奉倩。文若之子。常評其父或不如從兄攸。謂婦人者。材知不足。稱自以色爲主。卒哭盡婦以頌其身。其人可知。不識袁公曷懿而尚之至。輕移其祖之命乎。夫曰愍。志孤也。且宜盡然。終身有家世之感焉。何忍忘之。君子已孤。不更名。而公爲此。蔑父祖矣。唐李綱初名瑗。慕張綱爲人。改焉。字文紀。綱知有張

綱而不知有適環何耶

宋劉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瑗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而末年狂悖乃至謀殺天子此豈黯琰二人所爲耶梁張稷弑東昏召梁武尋篡後爲中丞陸杲所彈稷內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以旌其志恐伊霍之志正不如此

孔子於諸弟子皆名惟語於閔子騫記於子游特字蓋記者誤耳晉閔先生因謂孔子於弟子只稱名

金鑰子下篇

卷之十一

十一

至程門便有秀才賢輩諸君等稱呼余按不止如此孔子於弟子直爾汝之孟子去孔子無幾時已是稱子至文中子又稱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爲先輩朱子去程子又二幾時其稱門人往往曰公又呼廖德明余大雅輩老兄則師道至今不知更幾變矣

漢初功臣惟張良見字高祖故獨以字傳然亦有間見當世稱謂語作史者偶未詳耳按漢世有楊王孫馮唐子遂字王孫實襲字王孫韓嫣字王孫漂

毋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安知不字信也後漢有徐孺子其它以孺字者何限里社父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安知其不爲平字也陳勝項梁起鉅野澤間少年相聚百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則仲者越字也

字也

古人父母字其子如東漢趙苞傳苞母送謂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陳太丘曰元方難兄季方難弟南宋何尚之傳何叔度曰此自送吏部即耳非關何彥德也北齊斛律金傳金每稱其二子光

金鑰子下篇

卷之十一

十一

羨曰明月豐樂諸書傳中如此者亦多漢書趙錯遷御史大夫而父從潁川來謂錯語必稱公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吏迎父中孺而中孺趨入輒拜謁至扶服叩頭自謂老臣謂去病將軍田舍翁驟見其子富貴過不自重一如此亦見道滄俗降勢利行人父子間久矣

後世有名偶與先賢同者或出於父命不可改復同其字則罪矣褚淵字彥回司馬伋字季思是也至

又字超回伏几襲裳蓋不足言矣

今進呈文字若試錄或疏奏有及宋元以上臣
公名予曰此後世之陋也何休注公羊曰禮臣死
君字之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歿矣則稱謚
若字古者卒哭諱行雖稱人臣於當代之君且猶
不名況前賢乎

古者謚以易名名終則將諱之亦以人之行至死而
始見其大小真偽故曰蓋棺事始定也春秋衛靈
公薨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沙丘掘之數仞得石

金部子下篇

卷之三

柳洗而視之有名曰不馮其子靈公奪我里梁武
帝之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武帝然則靈公之靈
武帝之武前定乎

漢南粵尉佗自稱武帝晉豫章黃綽自稱孝神皇帝
宋儂智高僭號仁惠皇帝生謚乎然彼偷安知禮
也後世則穆然帝且王矣乃倣爲號以自飾至數
十字有加焉亦風其臣下爲之可嗤也

漢宣帝以保護恩追賜掖庭令張賀謚曰陽都哀侯
此寺人得謚之始與蘇明允以爲起自東漢之孫

程非也至宋謚者則什八九矣

揚雄之揚字從材楊修關西之後乃云修家子雲是
且自不識其姓矣慈湖云自古挑才揚暨漢多書
木才木所不同一音貫吳蜀大道無異同奚自析
耳目苟惡姓氏之析耳目則聖王別生分姓誠贅
矣

鼂錯之鼂亦作朝袁盎之袁亦作爰揚雄之揚非楊
也楊震之楊非揚也震孫修乃曰家子雲是不識
雄姓也符堅之符非符也符融後漢之符非符也

金部子下篇

卷之三

顏真卿云從草爲主從竹爲印是不識融姓也
東漢嚴光嚴遵本皆姓莊避明帝諱故改愚按朱子
語錄云詩云下民有嚴叶不敢追違吳才老欲去
嚴爲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來讀楚詞天問
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
然姓氏原無叶韻

漢晉書義稱臣贊者裴駟以爲莫知姓氏劉孝標則
曰于贊司馬貞曰傳贊水經注屢引用之則曰薛
贊按晉書穆帝八年書大原薛贊者其人也史炤

釋文曰璣圭璣也不以爲人姓名可笑

晉有習鑿齒按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并殺之宋有樂黃目按明堂位云周以黃目古者以黃目爲爵氣之上尊黃目龜也以爲人名可乎

校正居士集者謂十六卷薦蘇軾制科云行業修飾說又以修爲飾以脩爲脯篇韻修兼訓長故公字

永叔今文集多以脩爲修不敢輕改者蓋當時集

古錄千卷皆有公之名印視其篆文乃從攸從彡

金鑾子下篇

卷之二

十五

未嘗從月而漢武帝策仲舒亦云何修何飾古字

簡少殆可通用公亦嘗全用此句非如後人之拘

也予按正韻修脯也又長也飭也洵也章也修飭

也通作脩則兩字本通用然脩可爲飭而修不可

爲脯此又其別也公之名自當作修公字蓋取於

虞書慎厥身修思永非長義也穆參軍則名脩乃

字伯長也

石林燕語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

云按世稱東坡父明允曰老泉據此則明允未嘗自號老泉乃後人妄加之以別於東坡樂城不知東坡已別號老泉也雖明允嘗作老翁并銘并叙見集中深寄意焉然寔未嘗以爲號子瞻既號東坡晚年顛躓衰落之餘又寓號於此豈其先隴所在有狐首之思與然則公異時自海外歸遂僑於常終厝於穎非公志也

金鑾子下篇卷之二

卷之二

十六

金匱要略下篇卷之三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倉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市校

男陳 昱輯

周禮膳夫王日一舉王齋日三舉解謂殺牲盛饌曰
舉一日之中食有三時同此一舉而已肝江河氏
曰王之燕食不敢暴殄天物也將祭而齋則一日
三舉於朝於日中於夕凡用三大牢蓋不敢餒餘

金匱要略下篇卷之三

十一

以瀆其精明也鄭司農亦以齋必變食釋齋日三
舉之文葉文康言將交神明必變食以致養宜豐
於常日孰謂齋必變食為不飲酒不茹葷乎自朱
子有不飲酒不茹葷之解近來王明齋先生作周
禮傳遂改王齋日三舉為不舉此之大喪大荒大
禮以傳會其說則失之遠矣王府王齋則共食玉
惟辟玉食正此可過自非薄乎
洪武七年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周禮凡大祀齋日三宰備牛為膳以助精神且曰周禮是聖人所定非過後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失其自奉乃欲法古其可哉語罷之是當齋日緣周禮奏請宰牛為膳也

禮疏六十開房者素問云人生五八而腎氣衰髮墮齒稿六八陽氣衰竭面焦鬚髮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身體重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於此須閉房也魯男子曰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謂可無嫌也七十開房者七十則益老益衰矣惟資人

金匱要略下篇卷之三

十二

養而婦人能養人故行役以婦人非復有房中之事也夫婦之禮惟年七十同藏無間亦此意也王制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謂復除之管子入國篇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年八十已上一子無征九十已上盡家無征

何休曰禮大夫卒君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陳氏亦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不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

釋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仲遂之卒。宣公猶釋而萬入去。爲君子以爲非禮也。按古者君祭臣卒。則禮不以告。以告而廢祭。則無祖宗。告而不廢祭。則無大臣。故不若無告之愈耳。春秋魯叔弓。方有事於大廟。而卒於其所。君之聞之。不待告也。故去樂卒事。所以爲禮。若叔弓自卒於寢。當祭而告。則春秋當爲異書。左氏亦不敢以禮許之矣。

禮大夫不稱君。故仕於大夫之家曰僕。以避其爲臣耳。漢儒不達而直以奴隸目之。其作王制亦曰仕於家者。出卿不與士齒。其甚矣。當是時刻。國皆世卿大夫。士苟有志於用世。不階仕於大夫之家而奚也。

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古之帝王不私其刑賞。蓋如此朝陽也。主制。大夫之所聚也。爵一人而欲千萬人勸。故於朝市陰也。主殺。小人之所聚也。刑一人而欲千萬人懼。故於市。蓋亦有不於市者。劇誅則適於甸師。官刑則俾之蠻。

室夫固各有取焉。夫刑之不可於朝也。猶爵之不可於市也。然論語檀弓曰。肆諸市朝。孟子曰。捷諸市朝。豈時至春秋戰國而先王之意已漸失之者耶。或曰。此周殷法也。周法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策。薄刑用鞭朴。所謂五刑五刑三次。大者陳之原野。小者攻之市朝。故自用刀鋸以下。大夫而上。尸諸朝。士與庶人尸諸市。鄭康成則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俱適甸師。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疏張逸云。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大夫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

墨鄭玄周禮注云。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然周書呂刑。苗氏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爲劓刖。挾黥。鄭謂黥面甚於墨額。是黥異於墨也。刻其額而涅之曰。

墨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臣下不匡猶用此刑也其輕明矣黥重於墨然宋人以此配軍謂之刺配本朝不用五刑惟盜刺字猶有黥之遺意第用兩手腕易除滅又隱處非別愚癡惡之義不若以竊盜二字就刺其面使人易表識難滅且以宋人刺軍之法今用之刺盜何淫用之有

古者兵刑同官故唐虞以蠻夷猾夏寇戎奸宄兵刑之大者總責士師後世刑用始煩士一官不得兼統周有司馬司寇秦因之故以三公掌兵則有太尉列卿掌刑則有廷尉百官惟兩官皆曰尉以慰安天下爲文猶古意也廷尉者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故云

撫臺西石王公之誥一日指予宋史問曰如京使何官也予對曰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蓋倉使也公曰觀諸傳中官高似不爲倉使者何也蓋指今日倉大副使皆雜流不入品予無以應一日偶閱事物紀原唐以前以殿中侍御史或監察御史充太倉使五代梁諸使始有如京使當是梁敗太倉

使曰如京也則如京使特爲太倉差遣猶今之倉則用御史耳

周禮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盱江何氏集註謂民有貨物於官者與有司辨其物定其價以授之還本之後服役於國中各有日數以爲息所謂以國服爲息也按王克云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畢竟是漢人之法猶有周官泉府遺意耳

金有五曰青金曰錫曰赤金曰銅曰黃金曰金曰白金

金曰銀曰黑金曰鐵而黃擅金名故經傳稱金者皆黃金也銅以金命之則遜黃曰赤以鐵名之則進赤曰黃故唐孔氏呂刑罰鍰傳謂鍰是黃鐵爲銅而虞書金作贖刑漢孔氏注謂黃金唐虞以黃金爲中幣行使皆用黃金故耳雖秦漢猶然漢第少其斤兩令與銅相值至後魏始改用綿近時澹老却以銅鐵皆名金鐵亦近銅故兩傳注黃金黃鐵皆是銅則別用鄭注鄭注禹貢金三品曰銅三色也

海經志游內諸名山必曰其上多金玉無草木金玉與草木氣相刑多金玉無草木矣理也然今海內諸名山歷歷故在何上古金玉多耶豈至治之代地不愛寶與或曰唐虞以珠玉爲上幣黃金廼爲中幣下至戰國秦漢謀臣說士一言合主輒賜黃金百鎰白璧二雙有賜金百鎰珠二斗者珠玉雜黃金行使耳非以其多故然與秦漢始以黃金爲上幣已不同於古矣然周以斤秦以鎰漢復用斤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止爲器飾寶藏不爲幣

金幣下篇 卷之三

七

珠玉不爲幣以爲寶藏貴之也銀錫不爲幣以爲器飾賤之也至漢武征伐四夷虛耗海內於是大司農藏告竭不足以給費而少府多銀錫始詔雜用以爲錢而民終以賤不實用歲餘報罷夫以漢武之威行於海不能強民情所賤以爲貴銀錫終廢不行以賤故也後世既乃以銀爲上幣黃金爲寶藏不復爲幣民間又公雜金銅與銀用之而尚不給不知其道曷由有世道之責者其可不深長思哉

國策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鄭朝曰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鮑注云一斤爲一金吳氏正曰正義云秦以一鎰爲一金又史記平準書米至石萬錢馬至疋百金瓚注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而孟康云二十四兩國語注同趙岐云二十兩按莊子逍遙遊篇我世世爲泝澹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注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金百斤也與鮑注同恐李鮑說爲長

金幣下篇 卷之三

八

而黃金者不多得然漢時賞賜臣下數數用之諸稱金者未知孰何姑不著如高祖時賜張良黃金百鎰又用陳平言行反間問項王君臣乃出黃金四萬斤武帝以東方朔諫引董君設飲宣室賜黃金三十斤又因諫止籍鰲屋郭杜田爲苑賜黃金百斤元帝時丞相趙克國大司馬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以歲惡民流乞骸骨各賜黃金六十斤成帝時黃門郎楊雄以上書諫請母拒匈奴單于入朝賜繒帛五十疋黃金十斤哀帝時傅喜以忤傅

太后意以光祿大夫養病賜黃金百斤至宣帝時
賞賜尤多如疏廣受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皇
太子贈以五十斤夏侯勝受詔撰論語說賜黃金
百斤黃霸爲潁川太守有績效下詔賜爵關內侯
黃金百斤龔遂以渤海太守之任召對稱旨加賜
黃金贈遣之杜延年爲北地太守而郡中清淨居
歲餘使謁者賜璽書黃金二十斤朱邑爲大司農
卒以廉潔守節詔賜邑子黃金百斤尹翁歸以廉
正治民異等而蚤夭賜其子黃金百斤如賞賜大
將軍霍光前後黃金七千斤其他散見紀傳下職
悉舉蓋古人質儉山海所產不靡耗於他用郡國
流布帑藏克溢故天子得以爲恩澤後世雖內府
所積亦貧矣又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
一斛雖其粟貴亦金多與逮莽下省中黃金尚餘
數千萬斤

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鍍金曰纈金曰研金
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鈇金曰圈金曰
貼金曰軟金曰累金而楊用修謂古有鈇金尚不

在其中至宋大中祥符八年三月庚子又詔應
金貼金鏤金間金戴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
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纈金金線
皆不許造中宮以下衣服並不得爲飾凡十九種
吁工匠日繁名色愈巧服色寢侈金之消耗無窮
矣鍍金疑卽鍍金又有瓊金俗作廂不知唐十
四種宋十九種內作何金也

唐劉秩請禁銅謂銅之爲器不如漆以爲兵則不如
鐵此自後世之兵以鐵故知銅不如也按荀卿論
王之所寶者六一曰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古者
金三品黃曰金白曰銀赤曰銅以禦兵亂爲兵器
則必用銅賈誼諫聽民放鑄欲禁民采銅使銅畢
歸於上以致七福一曰以作兵器是銅爲兵器也
春秋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
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季武子以所得於齊
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秦始皇旣平六國盡銷
天下兵鑄以爲鍾簠及金人十二是銅爲兵器不
爲兵卽爲鍾也

山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屬，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甲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別甲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而管子亦稱定三革，偃五兵，三革疑卽此三甲。注以爲車馬人皆有甲，曰三革，未詳孰是大抵三甲之堅，犀不如兕，兕不如合，合甲蓋只瑩牛皮爲之，故止於五屬牛家畜也。皮可時得而一角之兕，三角之犀，產於窮山，來自荒徼，豈能給三軍之用？易但云：輦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言牛革堅也。宋程大昌亦引春秋華元牛則有皮，犀兕尚多，言是牛皆有皮可甲，而自牛以外，犀兕亦不乏，雖例爲夸言，亦可以見犀兕之少於牛，以今推之，豈惟少於牛，殆絕無矣。觀戰國吳起見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燦以犀象，意古者獸蹄鳥跡交於中國，尚有以犀兕爲甲，自周公駘遠，唐叔射殪，爾後中國不可多得，故但得漆牛之皮以爲甲，而以丹青繪兩獸之形於其上，徒以壯軍容而作士勇，亦謂之犀甲，兕甲非實有兩

獸之皮以爲甲也。程大昌又引晉書載馬隆之討涼州，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而隆卒悉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爲神。王隱晉書載隆兵悉背牛皮鎧，得過則是實用牛皮，而名以爲犀，余謂牛之有皮以爲甲，則謂之犀，蓋亦自古以然。古人凡堅謂之犀，雖器物之堅利，通謂之犀，如車曰犀車，舟曰犀舟，銚亦曰犀銚，豈徒甲哉？惟後世用鐵爲甲，雖朱子以爲不知起於何時，仲長統昌言曰：古者以車戰，而甲無鐵札之制，今誠以革甲當強弩，亦必喪師亡國也。然則甲之用皮，本由車戰自春秋之戰，已有毀車爲行，則鐵甲之制亦將漸興於此時。孔子曰：衽金革，金鐵甲也，革皮甲也，互用之矣。古者胄亦用革，故古字作畢，亦作鞬，荀子鞬帶劍書鹽鐵論犀鞬兕甲是也，掩蓋蓋字亦从革，後世用鐵始改革从金，作鎧，說文曰：兕鞬首鎧也，鈇，晉鎧也，鉞，鐵頸鎧也。唐徐商有功五世孫，大中時節度河中，置備征軍，凡

千人勞紙爲鎧勁矢不能洞南唐李元浩父方周
世宗征淮南方聚鄉里義士勞紙爲鎧號白甲軍
與唐軍同守濠州

元世祖昭膺順聖皇后製一衣前有裳無袖後長倍
於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襷名曰比甲以便弓馬則
今比甲所自始

禮二十日弱冠此士禮耳古者天子諸侯皆十二而
冠冠而生子十五而生子殷周皆然文王殷諸侯
也十三生伯邑考十二而冠始昏可知矣左氏襄

金瓶梅詞話卷之三

十三

公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遂公送晉侯以公晏于
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
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君可以
冠矣是晉侯亦以禮冠之期謂魯公也尚書金縢
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云與大夫盡弁知
成王之冠已久矣故曰天子與諸侯皆十二而冠
禮也天子之元子亦十二而冠冠則用土冠禮
太古冠布白布冠也齊則緇之鬼神尚幽故也三代
冠有牟追始以白布冠爲喪冠後世遂漸息白南

金瓶梅詞話卷之三

十四

宋宣陽門謂之白門明帝以白門名不祥甚諱之
而右丞江謐嘗誤犯之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謐稽
顙謝久之方釋徒門名猶忌之至於皇帝卽位廼
用白帽湘東王或旣誅于業休仁引升御座召見
諸大臣猶着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王敬
則弑宋王昱召諸大臣入議蕭道成謂劉秉秉辭
道成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
事皆應關白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
手取白紗帽加成道首曰事須及熟侯景僭主時
着白紗帽而尚披青袍

玉藻士不衣織織音志注染絲而織之爲織功多而
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按此卽今之織絲禹貢所
謂厥篚織文也俗訛織爲紵紵音柱說文絲細者
爲紵粗者爲紵宋洪氏松漠紀聞又作注絲

樊川集詠襪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畏輕雲
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是已形容婦
女纏足矣墨莊漫錄乃云杜牧之輩作詩無及之
者誤也張平子南都賦修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

蹀而容與躡蹠小步容與徐進也此猶直說舞態耳樂府焦仲卿妻詩足下躡繚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九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曰纖細曰精妙皆不直言之而言其步可謂善形容者題下曰古辭不著何時人蓋已非止唐世矣月出之詩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毛傳僚好貌舒遲也窈窕舒之姿也正義謂婦人行步貴在舒緩窈窕是舒遲之姿容然則當三百篇時固已有是姿容亡論魏也

金瓶下篇

卷之三

五

餘冬序錄五代史補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爲繞殿雷而後山詩話歐陽公詩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世遂以皮絃爲杜彬故事而後山亦謂世未之有不知馮事已更先於彬者余偶閱酉陽雜俎云古琵琶用鴟鷂股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知破撥彈之不能成聲則皮絃亦非起於馮道子矣

物志堯造圍棋以教丹朱中興書陶侃亦云圍堯堯以教其愚子南宋虞愿亦云堯以此教丹朱豈以朱顓蒙不慧若後世疑鹿問蛙者故爲縱衡押闕之小數以攻破其愚心哉然發蒙有術何必是而視之書帝堯將遜位咨四岳而岳對以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斯其人必彊明自任而好高以放於愚然異乎世之所謂愚也路史稱帝昶取富宜氏曰皇生朱驚俱媚克兄弟爲閹嚚訟嫚游而朋淫近之而又曰帝心之爲制奕棋以閑其情夫奕棋豈所以閑情者哉況將平其閹而教之爭將防其嫚而誨之戲乎斯妄庸亡足辨而偶客談及故爲一言之

金瓶下篇

卷之三

十六

象山語錄先生曰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琴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卽是道道卽是藝又嘗看諸人下象棋因曰凡事不得胡亂輕易了又不得與低底下後遇敵手便慣了便敗獅子捉象捉兔皆用全力竊怪先生以簡易超忽爲學平居謂六經皆註我幾廢文學不觀廼獨不能忘棋頃檢鶴林玉露象山

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棋者累日一日廼買棋
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忽悟曰此河
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連勝二局棋工起謝曰官
人之棋天下無敵手矣先生二弟每喜令其着棋
嘗與包敏道書云獅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
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
逮矣凡此皆在精神之盛衰耳然則先生於棋數
數然也

金龜子下篇卷之三

金龜子下篇卷之三

十七

金龜子下篇卷之四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自秦漢降代遠化遷郡國廢置疆域離合名號沿革
不可方物而古蹟湮矣是故好古者登之也古者
名終則諱之故名子者不以國不以山川以國則
廢國若秦之楚以山川則廢山川若魯之具敖惟
年號者至漢武帝始有之蓋書契代結繩之後用
以表年識事治官察民與天下同之非廟諱比也
唐德宗興元元年以梁州爲興元府宋太宗太平
興國江南仍置太平軍真宗太中祥符畿內因改
祥符縣高宗紹興升越州爲紹興府孝宗隆興改
洪州爲隆興府彼方龍州郡以紀年之嘉名況因
年移州郡之名乎蓋今隆慶之爲延慶也一時建
言者不審也

三楚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

廣陵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三吳吳興會稽吳郡或曰丹陽無會稽

荆說文云楚木也楚說文云叢木一名荆也荆楚一物故楚一名荆

南公之言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三戶猶云三閭楚王族三姓昭屈景耳是時楚亡僅存家族公知終亡秦者楚人故以爲言及漢興詔遷楚昭屈景三姓實關中此可見其族存之驗

古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呂金鑄字下篇卷之四

覽謂池仲魚爲魏城門候城門失火仲魚燒死然則林木亦定是一人耶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林中之木爲之殘宋王亡其珠而池中之魚爲之殫當以淮南爲是

宋都汴梁仍五代之舊是曰東京開封府而以洛陽爲西京河南府南京卽今之歸德府亦曰應天府北京則大名府呂夷簡請建示將親征以伐虜謀者此宋之四京也

梅聖俞待制知越州詩末句買臣嚴助當時貴破賊

言功未足誇意則美矣而未審也當爲會稽其時

中因與項羽斬會稽守殷通起兵此會稽亦吳卽今蘇州江東者大江之東非浙江東也按會稽故爲越郡卽越州自勾踐伐吳滅之因遷都於吳亦曰會稽秦卽吳置會稽郡漢因之所隸吳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太末烏程勾章餘杭鄞錢塘鄞富春冶回浦凡二十六縣治吳至後漢順帝永建四

金鑄字下篇卷之四

年始分會稽郡浙江以西別爲吳郡而以東仍會稽郡徙治越故秦漢以上諸稱會稽郡皆吳屬也鹽鐵論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並顯齊秦管仲亦越人乎然並管在齊有管至父先此有管子奚矣宋雷西吳里語云舊傳齊管仲烏程棲賢山人晏嬰長興晏子鄉人曰舊傳不著出何書證以桓氏之言則亦有因也

能改齊漫錄謂會稽鑑湖乃避翼祖廟諱本謂鏡湖耳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縈帶邨郭白水翠岩互相

鏡者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
中始義之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
淨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則
知湖以如鏡得名無疑而梁任昉述異記以爲鏡
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
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漫草恐或不然也予謂昉
記信誕妄謂湖以如鏡得名且可信若曰名始義
之則未必然東漢順帝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
開鏡湖則湖名在右軍之先矣然宋史賀鑄者嘗
自言賀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
爲姓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
帝父清河王諱改爲賀氏慶湖亦轉爲鏡而鑄因
自號慶湖遺老則又不知其說之所自出審然則
賀狂客以鑑湖請於玄宗乃亦似乞其家舊物耳
史稱臻立湖築塘週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
至今人獲其利郡無凶年而會稽志乃云臻創湖
之始多淹塚宅有千餘人怨訴臻故被刑於市乃
遣使按履總不見人籍貫是死死者其說殊怪

安有鬼至于餘赴訴臺府者且臻能貽生者千萬
年無窮之利而廼不足以功覆死者千餘人之冤
哉又安知非生而怨訴者千餘人懼罪戾故冒
籍先死亡者以覲自解脫也
庚戌春正月余登太山道半至黃現嶺見五松蒼然
曰秦封大夫者也松雖著節後凋豈能更數千百
年存其膚無疑因檢雲谷雜記云秦始皇下太山
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
其爲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松蓋樹在
太山之小天門至劭時猶存故知其爲松也五大
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
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
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皆仍襲不考之故也紹
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
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得名近世好事者或易其
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
爲郡幙官搜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遂有楓挺千
丈松封五夫之句疏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

皇封松爲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功初不知封松乃在幸太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復失於致稽遂以爲實嘗過其處見道傍有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乃會昌三年余球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筓於此孝感上聖而爲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十朋之不見也按此說考訂甚詳非惟有功於太山之五大夫且亦有功於吾虞之五夫矣因備錄之相傳謝文靖葬上虞東山上虞舊經亦謂安墓在縣西南四十里雖不言東山較其方域地里當是而近金陵志云安墓城南九里梅嶺岡長興縣志則又稱安墓在其縣南六十里三鴉村安初塋建康梅山後被發其裔孫爲長興令遷葬於此今攷陳書始興王叔陵傳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叔陵母彭氏卒叔陵啟求於梅嶺塋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尚書八座秦太傅晉朝佐命草創江左斲棺露骸事驚視聽則長興志所傳其的而宋書載靈運父祖俱葬始寧則在上

虞之東山者廼玄與珣之墓耳靈運墓金陵世紀云與惠連墓皆在上元縣與本業寺相近會稽志乃云在山陰縣西南三十三里靈運死建康蓋歸葬於此北史邢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於時袁翻祖塋文筆先達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邵俱在座翻意主人托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客作表章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文人以技相憎忌如此客作二字初見吳志焦先傳乃更見於是上虞每晉人客作同郡舉爲雅讓戊午予與餘姚宋仲石同自河南入觀途中切被相撈予謂二字甚古非妄言也但恍惚記所出應聲輒啞卒爲所困今竟得之時予在山東宋官山西恨不卽蹂碎大行也晉書南人謂北人儉父按紉細帝女子澤性妬有從婢散逐四方無所依託東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

獼有子曰溪北通獼獼所有爲倫

東晉傳述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劉柳謂之曰卿讀

書雖多而無所解所謂書癡矣南宋陸澄當世稱

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換宋書竟不成王

儉戲之曰陸公書癡也書能藏書不能解耳

劉向別錄云惟校書一人按今校書句句字字相對

正與惟反

李字人姓果名而左氏云一介行李又行李之往來

杜注止云使人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按古文使字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

山下人人下子李字當是傳寫訛其說作通而泊

宅編云史記臯陶爲大理一本大李天官書焚惑

爲李徐廣注云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有李

法一篇顏思古注云李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故名

李法北史叙傳李氏先爲堯之理官因爲氏后改

曰李則李與理通蓋人將有行必先治其行裝如

孟子之治任鄭當時之治行理亦治也則就字而

義已解

分疆割席皆交游事各記二種梁江革自少孤貧

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候華時大寒雪

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其所著襦拜手

割半璲與革克臥具而去宋韓忠憲公與李康靖

公同行應舉有一璲同寢臥到別割璲爲二分之

此皆分璲事也東漢公字與荀爽共約出不得

事貴勢而爽常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

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見北海舊傳而世說

新語管寧嘗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

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

也此皆割席事也

律家囚徒病曰瘠字从疒从史說文束縛捥捥爲史

从甲从乙徐曰甲束縛也乙屈也然則加之疒爲

瘠是束縛捥捥而病也其義省矣蘇林如淳注大

氏皆同初無可疑項見項甌東私錄謂楚詩我

舍既盈我庾維億朱註露積曰庾緣罪人死積屍

獄中上無救蓋卽與庾死同故曰庾則以庾作庾

蓋既不得其讀又未詳所出而遽爲解也

鄧楊文懿公著諸經私於書謂古者罪人不桀而

漢書引湯誓作奴蓋或奴或僂隨其罪人之輕重施之也程寬墩學士爲作家傳稱此類多先儒所未及今攷宋王深寧困學紀聞一段云其誓予則孥僂女孔傳謂辱及女子王莽傳作奴顏注謂僂之以爲奴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則唐宋諸儒已有此說又按漢書王莽傳莽曰秦爲無道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謬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惟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則說自漢已及此也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

十一

絳園雜記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崐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文章中非所宜用也然予頃檢容齋五筆一段云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叁其義皆同鳩鳩序刺不一也又云用心之不一也而正文其儀一今表記節以壹惠注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祝錄

非禮豈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得犯則豈與一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岐註云無二買者也本文用大貳字註用小二字則貳與二通用也易係辭參天兩地什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爲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也九之與久十之與什百之與佰亦然予按孟子或相什佰軍法亦曰五人爲伍十人爲什百人爲伯漢書食貨志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由此觀之則古字是皆通用卽周漢以上經傳已然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

十一

亦安見文章中非所用哉惟肆之爲四陸之爲六柒之爲七捌之爲八絕無意義字書兼無柒當是柒字亦作漆卅鉛總錄云方言吳有柒娥之臺東暫賦朝享五鼎之奉夕宿柒娥之房柒卽七也書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而古文作夾始史記作來始夾與來皆柒字之誤大玄七政亦作柒褚遂良書枯樹賦七亦作柒此皆七當爲柒之証久俗作玖玖是黑色玉非也當依五筆作久陽數九爲老久義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而復窮且變矣故

欠爲九同拾之爲十亦是俗字當作什

杜周曰三尺法安出哉注謂以三尺竹簡書律然鹽

鐵論大夫曰二尺五寸之律古今一也豈三尺成

數與

史漢稱大萬大百萬或巨萬百巨萬注皆謂萬萬耳

宋史蔡挺知博州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衍巨萬

不知兩縣額稅歲幾輒衍至是

金匱子下篇卷之四

金匱子下篇卷之四

三

金匱子下篇卷之五

明上虞陳絳用揚

會稽陶望齡周聖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王者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正謂年之始周子殷丑夏

寅是也朔謂月之始周夜半殷鷄鳴夏平旦是也

四門王者四時所居各隨斗柄所建聽朔於十二堂

至衣服飲食車旗器用靡不法象焉閏月斗柄無

金匱子下篇卷之五

所建乃各於時之門故太史謂告王居路寢門閭

字於文爲王在門爲此

支干猶言枝幹也有幹而後有枝太史公謂十母十

二子亦枝幹之義

尋常說五夜絕不知其解顏氏家訓曰五夜之法漢

魏以來謂甲乙丙丁戊也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

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

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濶盈不至六

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亦

曰五更爾按此五辰之說謂指每夜斗柄轉旋所歷五辰但月建不同則所歷亦異既以甲乙丙丁戊爲更又當以巳庚辛壬癸爲更問雖前後迭出不一要皆歷五而更也

豹隱紀談云楊誠齋詩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因內樓五更絕柳鼓徧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方外謂之橫點演繁露亦云禁中鐘鼓院鼓記五更竟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擊鐘鼓需平明漏下二

金瓶下篇 卷之五

刻方椎鼓數十聲門開人知促配五更不擊六鼓何義也王禹玉宮詞云焚香薰熨赭黃衣恐怕朝陽進御遲禁鼓六更交早直歸來還直立班時以是詞詳之蓋交更之際翌日當直宮女須以未曉前先来受事則凡應奉早朝皆可夙辦若欲正交五更始來則不及事矣禹玉謂六更者明官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間四更促爲五更故五鼓終竟時蚤於外間耳鼓節未嘗溢六也按兩書皆出宋人乃通不知六更所自起文簡

又以禹玉宮詞傳會其說妄也攷宋史五行志宋祖以周顯德七年庚申受禪有天下當時有寒在五更頭之謠和維愚見紀忘亦云太祖嘗卜世於陳圖南陳圖南不對但曰睡到五更醒時再問因有此語故宮漏特演作六更以溢其數而渡江來猶襲用之然宋曆至開慶元年已得年三百歷五庚申又一十七年爲德祐二年正月國亡則此後庚申竟屬之元曆矣數不可益故也

金瓶下篇 卷之五

夏至曰日長至蓋是日晝漏刻五十九夜四十一先此晝漏尚五十八刻日之長於是而極故曰日長至則至取極至之義也呂覽十二紀仲夏月日長至是也冬至亦曰日長至蓋是日晝漏刻四十一夜五十九過此晝漏卽四十二刻日之長於是而始故亦曰日長至則至取來至之義也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是也然呂覽於仲冬則自曰日短至黃氏曰抄曰世俗多誤冬至爲長至不知乃短至也則短至自宜爲冬至冬至亦曰日長至陽之始長故喜之也扶陽抑陰之義也

卯令立文之月句命太史爨龜策句占兆審卦句吉

凶是察句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句黃氏曰抄陳氏

集說吳氏纂言皆遵鄭孔以吉凶二字連占兆審

卦句是察阿黨句則罪無有掩蔽句且謂阿黨掩

蔽別指獄吏於上下文義不屬愚意謂太史以龜

筮報吉凶而或有假緣為姦者故以此禁之如春

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太叔僖子不得與卜人

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

大叔遺遺奔晉又如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

金鑿子下篇卷之五

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

為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公說

復曹伯若是者非所謂阿黨掩蔽耶晉之筮史不

失為道其君以復善改過然其意可罪也

八蜡按記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五虎六

坊七水庸八而繼之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

毋作草木歸其澤則祝詞也王肅主之鄭乃合猫

虎而以昆虫備八之數即頤醒之屬則記固曰昆

虫毋作益詛之矣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

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田祖則農與
嗇是也可與之並饗乎則何以謂索饗報神之有
功者乎若曰畏其害稼則亦曷不首饗豕鼠乃迎
猫虎乎

城隍祠或以唐李陽冰始作祠記謂昉自唐李又曰

惟吳越有之宋趙興時辨其非是然不足以相詘

何則趙所徵皆冰以後事也惟謂蕪湖城隍初建

於吳赤烏二年則誠不起於唐余讀魏收魏書明

帝熙平二年詔州鎮城隍令各嚴固齋會聚集糾

執妖誼則北魏時固黑灼矣杜祐通典止載晉傳

玄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蓋周官天子七祀為有

國門故都城門門祀之一耳太祝掌六祈其四曰

禘也人禘門用瓢齋門亦謂國門祭是水旱之祭

而隋制霖雨則祭京城諸門郡縣苦雨亦各自祭

其城門唐因之祭門不止乃祈山川嶽鎮海瀆不

止祈社稷宗廟此所謂靡神不舉者然祀止一祭

不聞他祭祭止一門不見特祠則祠祀誠非古愚

以為天地間有是物必有是神城隍於郡國為物

金鑿子下篇卷之五

鉅而最有功。先王保釐萬民。懷柔百神。不應獨遺此南陽王鴻儒。以爲周禮八蜡之祭。有水庸。庸城也。隍水也。理當或然。今江右郡縣城隍。乃率祀漢。頽陰侯灌嬰。按高帝六年。始命灌嬰率師下江南。定豫章諸郡。或平定之後。因秦燔夷城郭。至是侯乃董築。因食焉。元王學士惲作汴梁路城隍祠記。亦謂世說秦功臣馮尚。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知領城隍事。雖兩事皆儻恍。莫可詰。然意秦漢間。因已肇祀。兩人皆功臣。或於時保障有功。人心信賴。故尸而祝之。以配神作主。亦未可知也。金鑰子下篇 卷之五 六

尚高之詩云。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毛傳云。庸城也。適知南陽之論。亦有所本。

郡邑舉例。歲每以春秋二仲之丁祭孔子。是日也。先祭啟聖孔子。曰子不先父食。禮也。予曰。此兩失之矣。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敬也者。主一無適也。一日而祭啟聖孔子。又祭孔子一人之心。而兩孔子之祭。交營乎其中。是適也是惡在其主一也。祭啟聖孔子。爲將祭孔子。則苟而藏事耳。於是而後

祭孔子。禮煩人厭。矣。故曰兩失之也。曰然則當何如。曰祭孔子於月之上丁。以其月之朔祭啟聖孔子。或丁朔同日。展啟聖孔子之祭。先三日。

爾雅釋山曰。江南衡。郭璞注云。衡山南嶽。又曰。霍山爲南嶽。郭璞注曰。卽天柱山。潛水所出也。兩注互異。衡山卽霍山也。一山二名耳。地里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故曰江南衡。若天柱在廬江潯縣。則江北矣。亦曰南嶽者。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祠於天柱。亦名天柱爲霍山。郭氏注爾雅。不以爾雅時之霍山注南嶽。而以漢魏以來。相沿肇改之。天柱釋霍山。致有斯疑。其實衡山一名霍。猶泰山一名岱。非二山也。爾雅職方氏。辨九州。河內北冀州。其

山鎮曰。霍山。此則分辨九州。而各指其一山。以爲之鎮。亦名霍山。非五嶽之霍山矣。河內鎮之霍山。在冀。今霍州。

宋朝類苑曰。北嶽恒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乃在曲陽縣。祠北

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山近時馬端爾題正祀典亦云三代歷秦漢隋唐五岳之祭俱於原封之山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至五代失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岳恒山於真定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周禮載恒山爲并州之鎮我

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則北岳當在渾源州無疑當時奉旨下禮部看詳而迄今北岳之祭未聞改正不知禮官何說也正德間尚

金華子下篇

卷之五

八

書喬公宇嘗奉命到彼因便過之謁岳肅祠祠上有飛石窟兩崖壁立豁然中虛相傳飛於曲陽縣今尚有石突峙蓋曲陽之祀所自始爾雅什山恒山爲北岳郭璞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水經恒山下廟北舊有北岳祠廟前有碑闕壇場相列焉東逕上曲陽縣故城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嘗以歲十一月至於北岳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昭王南征不還巡狩禮廢邑郭乃存秦罷井田因以立縣縣存山曲之陽是日

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酈道元後魏所謂上曲疑卽渾源州也而唐史禮樂志祭北岳常山於定州晚唐晉王擒劉守光還甲申至定州舍於關城丙戌與王處直謁北岳廟是時河北之地猶未入契丹然已廟在真定知曲陽望祭非始於五代也虞書望於山川周禮祀四望山川謂祀四岳四瀆不得至其地故四面望爲壇而遙祭之疑虞周之世蓋已然矣

金華子下篇

卷之五

九

章山堂羣書考索論天子祀嶽瀆山川拜禮曰武王代紂所過名山大川稱周王而自名唐武德中親祠華岳舊儀上祝版御名北面再拜謹遣證聖間右司言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於禮有再拜之儀其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正元中裴堪奏禮記云非其臣則答拜之鄭康成注云不臣人之臣也星辰岳瀆是天地之命官人君不得而臣之故開元禮祭岳瀆禮文皇帝稱名又云謹遣於義有必拜之文遂復申拜禮裴堪此奏是千古不易之定論也本朝洪武初詔定

岳鎮海瀆名號曰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聚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今合依古定制。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噫。國家封號。非所得加。況得而臣之乎。

唐李善夷重修伍員祠議曰。伍相公員廟在澧江之渚。垂二十年。向爲墟矣。太守欲重建廟宇。里人曰。金罍子下篇 卷之五

不可。員楚之仇也。鞭我死君。其過也甚。太守問余。愚曰。太守不知伍員。非不忠於君者。楚平王非員之君也。當平王之時。君上乃周景王也。吳楚之君。乃五等封。不得爲侯伯而爲子男。故仲尼修春秋。止稱子。夫覆載之內。天子爲君。子胥乃周之臣也。復父仇。孝也。安得無馨香之祀乎。此議似辨而迂。宜未爲確禮。惟大夫不稱君耳。天子君天下者也。諸侯亦各自君其國。可謂國之人非臣乎。如此則春秋十二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弑其君者三

十六。舉非信書。衛吁宋督。不復討矣。惟平王殺伍員之父。宜非君道。然當時鄆公固言之。自敵以下。則有仇。非是不仇。君而討臣。何仇之爲。子胥之以吳入楚也。至於刑死君。妻君之母夫人。雖其甘心於敵以下之仇。不啻甚矣。況故國故君乎。由此言之。謂平王非子胥之君。謂子胥非楚之仇者。皆妄說也。劉蛻亦唐人也。論江陵父老。訂祠子胥事甚當。略曰。太原王生嘗檄江陵父老。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享其仇。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慄悍。世能復其仇讐。其後自懷王入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何獨江陵之人能忘子胥之破國家而事之乎。吾以其廟乃申包胥之廟也。申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寢遠。楚人以子胥常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耆老得書速易。其板曰申包胥之廟。無使人神皆媿耳。此論極正。考訂最精。按國語。書子胥。但曰申胥。以吳嘗封子胥於申。故收楚。復楚者申包胥也。楚人感其忠思

金罍子下篇

卷之五

十

其功故世祀之代久而忘漸以申包胥爲申胥又遂以爲伍子胥至於功之不祀而轉事仇楚人亦但知土木衣冠則敬事之豈復知其父兄德怨於千世之上哉然申包胥在楚詎爲申胥又以爲子胥固亦未怪也伍子胥在吳吳人且有五其大夫長鬣而施之以奪朱之色不復問其姓名之誰何矣

泰山玉女祠昔秦始皇東遊海上禮所謂八神者而無之至漢初元中方士有天淵玉女之說豈昉自

金華子下篇

卷之五

十一

此通考謂舊有玉女池在泰山頂池則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濁真宗東封先營頓置泉忽湍湧其流自廣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經度制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與羣臣臨觀遣使龍石爲龕奉置舊所上爲作記則祠祀始顯然莫詳其何物女子也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其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泰山之女嫁爲東海婦灌壇令當道妾不敢以乘風雨過也泰山之

女東海之婦與然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而青兗尚屬紂境文王何得擅署太公於灌壇亦是不待知者已灼見其妄矣昔宋儒陳氏論泰山封帝曰帝只一上帝而已安有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後殿於其後不知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余因譏笑曰陳氏悞矣謂山無婦而有女一時聞者絕倒

庚桑楚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謂以其主配社稷以食也古者思賢而祠之則於社故曰鄉先生坐於

金華子下篇

卷之五

十一

里門以教子弟歿則以配於社漢甄子然臨孝存皆配食縣社晉宋登爲汝陰令及卒人配社祀之陸雲補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圖形畫像配食縣社古之仕而有功德於民民追思之及鄉之致其仕而有道德可宗者皆祀之於社不必專祠亦非如今皆配食學官也

唐狄仁傑爲魏州刺史百姓德之爲立生祠後其子景暉官魏州司功倉暴爲虐民苦之因毀祠五代張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至宋其七

世孫奎知河南府民見其儀觀嘆曰真齊王孫也
因復興齊王祠凡立祠以報功報德也久而忘之
且以其子孫賢愚為興廢蓋三代以下之人心為
不復寢於古矣然為人子孫正可毋念耶

明州瀕江舊有飲飛將軍廟鄞人中丞周公相曰飲
飛將軍號非名也無其人曷施面目乎銳然以淫
祠令撤去之余按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涉江中
流兩蛟繞其船飲飛拔劍刺蛟殺之則飲飛者本
楚勇士也當戰國時越入於楚鄞為楚地或其時
金華子下篇卷之五

截蛟此江何渠不得立廟乎逮漢武崇尚其勇始
改秦左戈官為飲飛在上林中紡繒繳弋鳬雁數
萬頭以供宗廟原本人名非官號也
宋有皮場一曰皮剝所蓋歛屠者所輸皮肉筋骨即
周家廛人所掌者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
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為靈貺侯遂所在
建廟而南渡來杭廟在晨華館與貢院相隣士之
試禮部者遂相率行禱於其中見貺謝錄士可謂
無識矣瘍豎也安知人祿命事乎然至於今州縣

猶有廟遺址累見諸志不得其說輒傳會謂國
初峻法懲賊吏至剥其皮以禱後官之座此其行
刑處也則妄誣矣

金華子下篇卷之五

金華子下篇卷之五

五

金瓶下篇卷之六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同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汪蓉峰廣寒宮賦叙云唐逸史異聞錄明皇遊廣寒宮事語皆怪誕不經惟廣寒宮之所以得名蓋日陽精主乎離月陰精位乎坎日月運行而寒暑生焉則是月也者以其配坎生寒而得各也與世傳

金瓶下篇

卷之六

嫦娥居之者豈亦以陰柔為陽剛之配故有是說猶乾父坤母之義也其旨精矣然宋眉山史氏近時成都楊用修又皆以古儀娥字同音嫦娥常儀之訛也黃帝使常儀占月而後人因傳會為之厭證益明而世傳又以嫦娥為羿妻說見淮南子予攷楚詞天問云浞娶純狐眩妻爰謀柳子厚對云寒讒婦謀后夷卒戕則是羿妻者純狐寔與浞交揆殺羿因復妻於浞劉氏通鑑外紀云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羿將歸自田

家衆殺而烹之浞乃自立因羿之室生澆及豷則羿妻既手殺羿又治浞棲居然生子矣何緣先羿未死服靈藥仙去且天上何許有狐媚鼠偷鶉奔應聚仙婦人耶

童時聞長老言月中有樹曰娑婆仙人吳剛以過謫令斫之隨斫隨合今按酉陽雜俎木篇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延悟世間自有此樹娑婆當作娑羅且仙人之過宜不為惡一謫萬年抵乳馬角木不可砍是

金瓶下篇

卷之六

天無復赦過乎

世傳李林甫弱冠縱蕩無檢有一道士甚醜陋愛之為約後三日五更會城下槐壇及往道士已先至矣曰何後也更期三日林甫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即君且歸熟思之後林甫願為宰相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與之叙別又宋夏竦父某為禁侍時竦尚幼

有道士甚愛之，乞爲養子，父止竦一子，勿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及竦爲判官，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後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握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林甫於唐夏竦於宋皆卓然小人，使仙籙當注如是人，吾寧偃曲自世間耳。」

貴乎仙者，謂其清遊漫化，而絕繫於形感也。藍橋之約，赤城之媾，殆於不有躬矣。閒情襟氣，冲合自然，故能抱一而長視也。山中之棋局未終，樵者之斧

金罍子下篇

卷之六

三

柯已爛，不機心，特性乎。

章聖皇帝之未有上也，常遣內侍往來茅山上祈禱。內侍遇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爲宋第四帝耳。內侍問王真人何人，異人曰：「卽古之燧人氏也。」是時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捧一仙官自空而下，謂曰：「此託生於李夫人者，旣而奏其事，真宗甚悅，及帝生，火光屬天，佳氣滿室，帝方五六歲，常持槐木片，以筋鑽之。」真宗問曰：「何用？」曰：「試鑽火耳。」真宗謂后妃曰：「所謂燧人氏言，不誣耳。」出遵堯錄羅從

彥辨微曰：「二五交運，雖剛柔雜揉，美惡不齊，然聖人之生，必得其純粹而不偏者，此理之常也。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與士庶人無子，祈禱而得者有之矣，皆出於至誠之所感，感必有應，此亦理之常也。夫事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若內侍之遇異人，章懿皇后之夢所謂無徵者也。無徵而言啓詐妄之道，君子不取也。按無徵不信，啓詐妄之道，羅從彥一言盡之矣。況天書紛綸，神人雜揉之世乎？他書史略又記乃赤脚大仙一笑而生，故異僧撫頂而

金罍子下篇

卷之六

四

謂曰：「莫叫莫叫，何事當初莫笑，益誕妄矣。」

梅溪先生記人說前生事，謂身嚴伯威之後身也。嚴伯威者，楚名嚴闍梨，伯威字。先生祖母賈兄先生父舅氏而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初先生父母無子，禱焉。及師卒，而先生之祖一夕夢師集衆花結爲一大毬，字先生祖而遺之曰：「孝祖，此君家所求也。吾是以來是月先生之母娠彌月而先生生，稍長，眉濃黑而垂目，深肖嚴闍梨，人皆曰嚴闍梨復生也。先生是以記之。按先生亦遊戲翰墨間云。」

爾前後生世容有之而以先生祖母遂孫其兄先生父乃子其舅氏如此造化乎則佛家且認六畜皆我祖先而敬之宜不誣矣夫舅甥雖異姓然以一氣脉兄弟相通母子相接至并其形性有絕肖似者桓豹奴形恒似王丹陽神復時似何無忌又酷似劉牢之人不疑其甥舅也如先生於嚴伯威雖中隔一輩然祖孫氣脉豈無傳禪眉目尤容易表識形似神似且復酷似理亦何異而花毯之夢先生大儒大名釋氏抱送生有善徵恐未可以前後身謂之也且先生他日絕句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駕石橋碑旣前身劉道者復前身嚴闍梨何擾擾二氏之徒皆先生前身乎

金鑿子下篇

卷之六

五

青社李老世業醫術善鼓琴自言得稽康之妙因醉誤墮枯井中至一洞門題曰玄都洞見一道士使李鼓琴奏廣陵散曲道士曰爾所製也叔夜卽爾前身命酌石髓飲之又拙石架上素書展視療三十六種風白丸子方道士曰將歸配合遍療世人

功滿此來令李開目乃在青州北門外到家妻子已除服矣廼乾符三年也遂合其藥無不痊癒後數年不喜食廼斷穀因訪枯井一旦不歸疑得路而仙矣見燈下閒談今青州盛傳此方流布天下自李老始相傳須用范公亭井泉據此則李老時無此井也乾符唐僖宗年號

醫拔也然濟世之仁術存焉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

朝廷必在醫卜之中有旨哉程先生遺書記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嘗合藥與

金鑿子下篇

卷之六

六

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予謂此先生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不必居位行志也范文正公未遇時嘗卜於神言他日不得爲良相愿爲良醫陸忠宣罷相被謫杜門避諷不著書而地苦瘠獨祇習醫方集古今驗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世蓋仁人之用心皆然

卜筮者賤業世俗所輕然而名賢時伏焉豈非假以行志猶賢乎盜勢竊位者耶史記曰者傳司馬季

主卜於長安東市。以爲婦除設坐。正其衣冠。然後乃言事。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患。或以免。事。或以成。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漢書王貢龔鮑傳。序蜀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尸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金龜子下篇

卷之六

七

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解者曰。謂所問合義。則爲之下。若出於心之隱微。則不爲之下。心之隱微。蓋若春秋南蒯之枚卜者是也。左氏亦曰。易不可以占險。其嚴如此。然漢嚴君平賣卜筮成都市。乃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與言吉凶。依於孝弟忠順。則不問其義志矣。要之各因其勢而導之以善。則亦易意也。北史魏耿玄善卜占。而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輒拒。不許。每

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雖貴家必有吉凶。使貴者更慕富貴。信鄙矣。若問它吉凶。那得無言。然其不妄爲人卜。則亦禮意也。

相術周亞夫。鄉通梁武帝。皆法令入口。雖極富貴。而終餓死。然南史梁有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而竟保衣食。以終。庾夏者。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頗頗開張。人謂夏必爲方伯。有萬鍾之饗。及魏剋江陵。卒餓死。世傳朱子面左臉具斗文。爲文章之瑞。國朝宋

金龜子下篇

卷之六

八

景濂亦然。攷晉書桓溫傳。溫面有七星。則瑞不必文章也。西伯生。有文在其手。曰昌。唐叔虞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魯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大夫。季子生。有文在其手。曰友。晉劉元海生。有文在左手。曰淵。梁武帝生。有文在右手。曰武帝。隋文帝生。有文在手。曰王。史記其始生之異。然漢書王莽傳。甄尋手理。有天子字。後尋以作符命。言故漢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王莽怒。僂死。晉書康帝建元二年。衛將軍營兵陳漬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

下之毋炙之愈明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
亡去迄無他祥公孫述乃至刻畫掌文陶士行亦
或針灸指理此何爲者也刻掌文曰公孫帝

漢韋丞相賢魏丞相相丙丞相吉微賤時會於客家
相工田文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皆
至相而適以先後相代宋張鄧公舉進士時與寇
萊公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
公齊賢王公隨復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
有四宰相四人相顧笑其後亦皆如其言兩工信
金華子下篇 卷之六 九一

奇術然塵埃中一日而三四宰相併合於一地亦
奇事也

人生有命苟合富貴當貧賤困厄時人不能殺天亦
不能殺也漢賈廣者賈后弟年四五歲爲人所略
賣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
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
數日當爲侯之長安開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賈
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
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召問果是封章武侯朱

李遵勗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少學騎射
馳水雪間馬逸墮崖下衆以爲死遵勗徐起亡恙
也及長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尚萬壽公主兩人起
貧賤緣戚里富貴然瀕危得全殆似不偶

古有相筭筭亦相乎南史朱庾道愍精此術明帝
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版
爲它物令道愍占之愍曰此廼甚貴然使人多愆
忤休祐以緒淵慎密密求換其版它日淵侍明帝
自稱下官則筭有相矣它書稱宋韓魏公判北京

金華子下篇 卷之六 十一

有術者上謁言能視筭文知吉凶公語其人明日
至明日魏公作飮召通判預與通判易筭令術者
視之術者視公筭曰某日當再召在相位當若干
年視通判筭曰某日進秩當至某官則是但相人
未嘗相筭也

宋桐陰舊語載韓絳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
三年三月薨皆三數故蘇公頌挽詩有三登慶曆
三人第之句蓋異事也可談載何執中第五徵時
從人筭第達其人曰公真第五何曰然其人拊掌

大笑連稱許絕因云公凡遇五卽有喜慶後何以
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
龍崇寧五年作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卽五月
或五日元困學齋雜錄云轉運田特秀大定十九
年進士善作詩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
日生小名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殿四試皆中第
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往往造物之戲人有
如此

吳越王錢俶以梁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宋
金甌子下篇卷之六

瑞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瓘卒同日
張邵建炎二十五年六月丁酉生生朝先一日沐浴
就寢詰旦家人起爲壽安卧逝矣年六十一生
卒年月日皆同近時凌谿集著吳朝散卒年六十
一生於景泰丙子三月二十一日計卒之年日月
并其支干俱無異

聲伯夢涉洄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
及從公還自鄭至于狸服而占之曰余恐死固不
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

而空左傳杜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
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其勿言
忽然不見後二十年年六十二而畿乃言之其日
而卒

坦齋筆衡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嘆曰養心
莫善於寡欲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
莫能治踰年而卒就殮通身透明肺腑筋骨歷歷
可數瑩微如水晶蓋談者以爲自昔醫書不載此
疾之症近刻薛文清行實亦載文清生而肌膚如

金甌子下篇卷之六

水晶瓶五臟皆露家人以爲怪欲棄之祖聞啼聲
止之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遂舉之南軒之卒
文清之生而厥狀適類可怪宋呂夏卿字籍叔晉
江人舉進士歷知制誥年五十三得奇疾身體日
縮卒時視如小兒見本傳

晉且卓元帝時節鎮襄陽王敦反卓乃率兵至猪口
卓年老多疑聞王師敗竟還鎮一日照鏡不見其
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後周慮者密承敦意害卓
於寢殷仲文桓玄姊夫也與玄同逆後歸晉爲何

無忌中傷伏誅。初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及梁河東王肅譽爲王僧辨所殺。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

齊祖珽陸令萱共譖大將軍斛律光帝使劉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貫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跡終不滅。南劍州小安村民婦楊者賊就掠而欲污之婦毅然誓死不屈遂遇害棄屍道傍人爲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削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臨海王貞婦爲元

金華子下篇

卷之六

十三

兵所執主將欲納之行至青楓嶺下臨絕壑婦伺守者少解齧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天且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永新譚婦趙者元兵掠之趙抱嬰兒奮罵同時死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甕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熾以熾炭其狀益顯

晉石崇以孫秀之怨矯詔被收斬於東市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螻蛄衛瓘被楚王璋矯詔就

僂先是家人炊飯墮地化爲螻蛄裴楷家炊黍在甌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燕青子其年而卒

猫相乳夫猫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退之所以賀北平也猫鼠相乳怪甚矣可吊而賀哀也於是乎奸善乎崔佑甫曰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以爲人去害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猫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奸彊吏有不捍敵嗚呼盡之矣抑見於朱泚軍中專閫者與賊之兆也泚之逆氣感著於

金華子下篇

卷之六

十四

物象矣

唐明皇嘗有所教舞象祿山亂據咸陽出舞象令左右教之拜舞象皆弩目不動祿山怒盡殺之昭宗時嘗養一猴頗馴賜以緋衣號孫供奉每朝會皆隨班起居後朱溫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上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擲溫令殺之此象此猴而知逆順識向背義哉又明皇嘗令教舞馬四百蹄目之爲李家驕其曲謂之傾杯樂奮首鼓尾無不應節祿山亂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

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爲妖殺之馬不知主輕用其技於賊竟亦不免於殺其視猴與象雖殺懸矣

酉陽雜俎唐貞元四年鄭汴二州羣鳥飛入田緒李納境內衙木爲城高至二三尺方一里餘納緒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鳥口皆流血芝園集元至正七年冬嘉禾城西有鳥數十管巢於地闊八尺崇五尺晝夜弗休類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紅巾繼起江淮騷亂朝廷遂詔州郡築城築

金鑰下篇

卷之六

十五

城自嘉禾始嘉靖甲寅間嘉禾郡學有蟻無數一日集樓堂壁上衆爲梅一章枝幹花葉皆具潔若刻畫揮之輒集火之一日復然是時倭運年騷海上其秋突至城下崑山合蟻聚皆益徵而城將據樹言立也亦一時假竊之象耶

蒼蠅報赦出處有二一是晉明帝嘗欲肆青秘而不言乃屏曲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須臾出帝異焉令人看蠅所集輒傳有赦喧然已通矣見異苑記一是秦苻堅欲肆

赦與王猛荷融密議其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一大蒼蠅集於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從何泄也勅窮之咸云有小人衣青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

蠅也見廣古今五行記

真宗朝丁謂拜叅知政事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本夫物以不常有爲瑞芝近十萬稱靈乎徽宗政和五年山東密州界產芝彌漫山谷或附木石或

金鑰下篇

卷之六

十六

出平地中有一本層疊高大衆色咸備縣令捕數百夫入山採之及三十萬本郡守李文本貢焉每萬本作一綱呼國之瑞民之孽也

宋紹熙五年八月揚州獻白兔侍御史章穎劾守臣錢之望以孽爲瑞曰占曰國有憂白喪祥也是歲光宗崩穎誠直言然亦時中耳余謂不必然真宗天聖九年五月宿州獲白兔五月廬州獲白兔仁宗明道二年唐州獲白兔皇祐三年十二月秦州獲白兔神宗熙寧元年九月撫州獲白兔十二月

嵐州獲白兔四年九月、廬州獲白兔徽宗政和五年十二月、安化軍獲白兔六年、泰州軍獲白兔七年二月、遠州獲白兔胡不應耶、要之化工以五方色染萬物、白兔玄兔、釣理所有色在禽獸、神不在人也。

金熙宗天眷元年夏、有龍見於熙州野水、凡三日、初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歿、次日見金龍、一爪承一嬰兒、兒為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狀、馬前有六蟾蜍、

金鑿子下篇 卷之六

七

凡三時乃歿、郡人競往視之、見五行志、余嘗見閭略、萊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頃、其深不可測、此塘有大蛟魚、五日一化、或為美婦人、或為好男子、豈蛟龍變化、往往若此、耶、然孔叢子稱山林之怪、夔罔兩、水石之怪、龍罔象、淮南子神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豈五行志所載、亦龍罔象類與。

元章宗承安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於臺上、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黃、

原缺

金鑿子下篇卷之七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世謂老人生子、日中無影、蓋謂其氣形薄、亦類不能壽、漢丙吉為廷尉、嘗驗一老人、年八十餘、生子遂無影、南史蕭映刺荊州、一老人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亦無影、其事已信、然梁書武帝生有異光、狀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七

一

貌殊特、日肉龍顏、亦身映日無影、此非係稟受薄也、壽踰八十、乃以事殂、非不壽也、左思魏都賦、謂玄俗無影、玄俗古之異人、將世自有此類、不可以常道測者耶。

生死壽夭、天所命也、淮南子謂暑氣多、死、寒氣多、壽、是以氣言之、蓋人乘氣而生、暑氣泄、故多死、寒氣蓄、故多壽、是或一理、又曰東方其人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其人早壯而歿、北方其人蠢愚、禽獸而壽、然東方之夷、蓋有不死之國、在焉、陳壽魏志及

晉書東夷傳皆言倭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年安見東方不壽乎存堅嘗問涉異捷曰中國人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漢北噉牛羊而人不壽安見北方壽也仲長統昌言亦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妖要非通論

左思魏都賦宅土煊暑封疆瘴癘宵貌最陋冥質達脆巷無抒首里罕耆耄北人所以謂南也今按南史梁宗室映任北徐州刺史被徵將還鍾離鍾離人顧思遠挺义行部伍中映見甚老使人問焉對

金鑰子下篇

卷之七

一

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要有子十二死云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缺乏養是以行役映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史稱映在任弘恕嘗載粟肩遊境內以賑貧者而貧且老如顧思遠尤不替行役使辱在泥塗政可知矣又普通中穰城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惟飲曾孫婦乳荊州上津鄉人張原始

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廼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歿時多壽考如此老人星見史不絕書宜矣是亦安見南方不壽也

南宋謝莊嘗與江夏王義恭賤自陳家世無年二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三十五加以疾患莊後果四十六亡不失天也唐韓退之與崔羣書亦言近年猶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丈間便不分人顏色

金鑰子下篇

卷之七

六

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亡如僕者又何以圖於久長哉其後退之卒亦止五十七不及下壽人蚤亡蚤衰信有種耶

王彪之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後卒年七十三壽矣顏天豈早白與宋杜公衍年四十餘鬚髮盡白及卒壽八十

宋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爲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

日無飯吃亦不憂事至遣之擇然不留於胸治獄多所全活余謂存英之言以貽世可矣英年七十鐘鳴漏盡猶解其既懸之車倒行升朝是豈能釋然於事者治獄視其情與法比苟曰全活而已幾陰佑可乎

閹無人道而東漢樂巴始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子賀官至太守巴好道術豈其練精易形必有幻巧者耶西漢李延年坐法腐給事宮中而久之浸與中人亂宋內侍林億年以別業

金瓶梅下篇

卷之七

養娼女陳源在貶所與妓濫俱以淫媒聞童貫領下有鬚長尺餘吁人妖耶元宦者罕夫嬖妾殺其妻糜其肉飼犬馬宦者以名並畜妻妾可也至嬖與妬易從生斯輩可盡信乎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成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夫徑至墓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之請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宜還前夫見五行志及續博物志金世宗大定十三年正月尚書省奏宛平

張孝善有子曰合德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為子上曰若是則姦倖小人兢生詐偽實亂人倫止付孝善見金史

酷吏尹齊死怨家欲燒其屍屍亡去歸葬此必其屍屬恐為怨家所得一夕篡取去史筆高簡少襯墊耳應邵風俗通遂云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夫自淮陽至在平

金瓶梅下篇

卷之七

不啻數百里屍能自歸亦能自葬有是理耶

宋宣和中京師豐樂樓酒保朱氏妻年可四十餘忽生鬚長六七寸疎秀而美詔度為女道士說者以陰為陽夷狄乘中國又女真之應也唐李光弼母李有鬚數十莖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積戰功長即光弼封臨淮郡王次光進封威武郡王及其卒也塋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此不獨其身福壽遐永有子如此亦國瑞也流離倉卒有鬚女婦於丈夫者不啻古木蘭也成化

間南京淮清橋女子黃善聰年十二失母有姊已嫁人矣父販線香爲業往廬鳳間憐其幼且無母乃令爲男子飾携之旅遊者數年父死詭姓名張勝仍其業弘治辛亥正月廼一日還南京歸其姊年二十矣猶處子也元至正中明玉珍亂蜀保寧城中女子韓年十七詭服戎伍中粵七年事定明其身以歸於其叔父奇哉夫二女者能艱以行其正矣氏族大全謝小娥者段居貞妻居貞與陳父同賈爲盜申蘭申春所殺小娥詭服爲男子託傭

金瓶梅下篇卷之七

本一

申家因羣盜飲酒蘭春醉卧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賊巨萬娥祝髮爲尼抑又奇夫矢志勿渝仁也匿形勿敗知也卒得一敵以醢兩天勇也伍子胥偉其鬚眉徒因人成事真懦夫耳南史婁建齊東陽女子也變服爲丈夫能基解文義仕至楊州從事後事覺始作婦人服嘆曰有如此技還作老嫗則已怪男女大倫無故而倒易之以怙末藝而苟富貴斯所謂人妖者耶

是以道集載歐陽叔弼文忠公長子嘗曰裴從王母

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夫人亟以裴入洛先公參大政臨行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爲吾見之裴旣至洛求教先生特爲裴徐道其立身本末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裴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其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矣幸矣堯夫有以處吾見也後二十年裴入太常爲博士適先生卒裴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按先生節惠康節卽歐陽博士

金瓶梅下篇卷之七

本一

所上議云廉布清尊錄亦載富韓公謝事居洛邵康節謁公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床曰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強見之此人後當秉筆記公事公素神康節言因戒閤人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旣午范祖禹來遂起入問勞且曰老病卽死念平生粗懷朴忠他日筆削累君願少留意後十餘年夢得果撰修韓公傳易名公典紀實直筆無容托人歐范亦豈受人託者賈克普憂謚傳矣自逆其好惡

必不得掩於後世也。直宰大儒為此契契，豈寂寞身後各而大賢於此，且有不能忘情者耶？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託公者，公為誤諱，黃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夜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文暴露矣。」願公易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貴人曰：「公若不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公子純仁病既而又夢貴人曰：『公子我豈能奪，今告公為我改之。』」公子安矣。卒不改。

金瓶梅下篇

卷之七

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

書公起持筆，知為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二事近怪妄，果然鬼亦愛名乎？毋謂寂寞身後事矣。然二公稱是鬼之董狐也。

漢唐秘史本朝附錄

希元以命訊日者，而和叔教以須忘富貴利達之心，豈富貴利達之心雖大儒初年亦有不能忘者耶？草木子又載德秀赴會試，嘗謁夢於吳山梓潼帝

君廟，是夜得吉夢，其年果第。夫或卜或夢，然則其不忘者猶在也。

南宋薛安都征關陝，至日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是直夢耳。宋王且乃正見天門開，天豈有門耶？予意是天裂耳。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也。

晉文公以公子過衛，出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公立，將及楚，師戰于城濮，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盡，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

金瓶梅下篇

卷之七

罪，吾且柔之矣。與塊慢也。而曰得地，楚子之伏已非祥也。而曰得天，皆詭詞以安公心。而驗蓋子犯之所見者，人事也。楚靈王之亡也，旁皇野中，遇其故消人而乞食焉。消人曰：「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消人以土自代，亡去。梁大寶二年，簡文帝夢先土而吞之，尋為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斃。與塊為吉，祥則吞土枕土，豈獨凶咎耶？又考晉桓玄之篡，劉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先土服之，既覺喜曰：「九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

本土乎尋與劉裕起兵共滅玄簡文敬宣一夢兩
應各以其人事耳

漢武帝夢木人果得木人明帝夢金人果得金人與
叔孫豹夢豎牛得豎牛趙武靈王夢吳娃得吳娃
文帝夢鄧通得鄧通唐明皇夢元玄皇帝像得元
玄皇帝像類皆祕夢也蓋自是後木人帝一時父
子夫婦間流血召金人而中國慶君臣父子夫婦
者幾千年大禍將至而兆魄於牀第之間豈偶也
哉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七

唐高祖留守太原時嘗至霍邑夢甲馬無數飛滿空
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
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比齊李廣嘗欲
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向吾似睡非睡忽見
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
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人
身精神常隨時為盛衰然乃出入聚散更似有物
者何也

晉賈克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克所在克帳下

都督周勰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克引入一逕勰
驚覺聞失克乃出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
見克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
厲謂克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
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害汝而
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慙闇皆此
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克因叩頭流血公曰
女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
當使孫嗣死於鍾虞之間太子斃於金酒之中小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七

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
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克忽然得
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自是謚死於
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
所言元知樞密院達理麻識理之卒也先一夕怯
薛官哈刺章者夜夢元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
取天下以傳於妥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獵不
肖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吾
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語女明旦亟以吾言告

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即殛汝告而不改則吾他有取之達理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日哈刺章入見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矣按兩事具信史果然豈拮据取天下亦欲其子孫世守之雖死而猶不忘者耶府公南面錄買克者蓋司馬昭也昭已生如鬼死向神乎且昭惡克能使庾純之言之任愷之黜之而終不能使其子武帝之勿惑能使買克子如皆不良死而不能蚤趣其死以俸免其一孫是殆有天道焉明帝嘗問王導以晉前世所以得天下導爲陳至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夫昭貽厥之永不其孫而知之矣達理麻識理者蓋元世勞臣也元祖徒責備其不言也而殛之及怯薛官哈喇章者既言之矣而不能使其孫之恆能恒其臣以死而不能恐其孫以亡是則元之亡亦天也

國朝寧藩宸濠父康王甚賢至今洪都人追之初王

無子嘗於宮中齋禱一日王午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偃王王寤甚惡之申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於王王命亟殺兒宮中人環跪而請曰憂無子有子而又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聞將殺之甚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遽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濠年十三即私幸樂妓微服而游市中王覺曰符吾夢矣以鐵鋤斫殺數侍者縛濠於柱親鞭之數伯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隸而多才以明經舉於鄉王素愛之春馳至以身蔽濠曰殺春殺春王不得已遂舍焉後謀逆國除卒符夢云

國朝兵部尚書胡公世寧歸老於家第在杭之忠清先晚之一日忽二司諸公皆夢公往與之訣旦而言皆合怪之遂相率詣之亡恙也坐定茶至衆方舉匙公已實於座上矣

一舉子困場屋祈夢於九里湖忽夢一人謂曰成不成了不了此舉子自分永棄矣迄以戊子祭科然

舉子得夢懷久之是則神亦虐於謫耶

涿州史直臣以舉人試嘉靖丁未會試將之京先夕夢人謂曰君此行當作羅洪先羅洪先江西吉水人先是已丑廷試第一人及第喜曰吾將獨對耶及就禮部試果奏名而直臣後一人爲羅洪耳又蘇人李松御史巡按山東監丁酉鄉試得一卷絕奇泚筆將批點之而蒼蠅忽集止其筆端揮之輒來如是者三廼投筆嘆曰是生得無陰譴乎遂大書其卷曰此卷當得上第方咨美間而蒼蠅捧

金瓶下篇

卷之七

十四

筆者三竟鬼神艱之也吾敢違天乎遂不果開卷視之益都某生也續詢知其行多不法爲鄉里所苦行部之縣撻之十日庶幾悛乎後生次舉復中而不久死兩事得之冬節齋居中僚友所談近事不妄而前事見天命又一事見人事皆足以儆來者

嘉靖初慶陽真寧境中有女子年二十許自稱九天聖母能先期言人禍福輒驗鄉人感神禮之女子遂令衆爲立廟廟且成廼移居廟中遠近稱爲

活神就而禱祠者如市女子面黃形漸枯槁將不久死廟中廼以土木肖其像夫有潘參政頃者過其廟見人蟻集詢知其事遂呼女子考訊頃之女子忽如夢醒吐其故云家有樹朝陰在東夕在西嘗疑其異而諦觀之久有綠袍人自樹顛而下自是如夢中有言不自知矣潘卽令毀其廟以其女子妻軍士無妻者而去明年再至其處軍士同女子來謝已生一子矣

戊辰進士

潘公墳直隸山陽人正德

金瓶下篇

卷之七

十五

鳳陽通判甚愛妾其妻妬甚因日撻妾竟斃之裸而掩諸溷中遂爲祟殺其妻之弟復殺其妻通判瀕殆者亦數矣後遷去邇者假宿其中終日擾甚皆往白守守審之皆曰判之來也輿而弗者七焉今歸五耳一爲夫人以柩歸矣此一亡聞焉妖其在此乎守命遍跑諸地亡有也頃之得諸厠屍立而僵覆之浮土尺守憐而爲衣周身而棺之改葬焉且爲文祭之曰女爲嫡死嫡以汝亡汝亦何辜瘞汝厠傍葬汝于郊祀汝于壇汝其速往毋有後

歟自是妖絕矣

金罍子下篇卷之七

金罍子下篇卷之八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柏人者迫於人高帝幾中貫高武帝微行至柏谷遂
爲老父所窘彭亡岑彭亡於刺客馬燧丘營埋懷
村果擒李懷光契丹主至殺胡林而死吳璘大敗
金人於殺金坪近時廣西馬參議玟與同姓一都

金罍子下篇

卷之八

司征徭俱敗死於雙劍馬關江西寧賊兵敗泊舟
黃石磯嘆曰我固應失幾於此已而就擒數事餘
冬錄序撮之余又疏所憶數事東漢睢固字白菟
大司馬張楊爲將楊醜所害睢固殺醜屯兵射犬
城或言將軍字菟而此邑名犬菟見犬必驚宜急
去固不從漢興平四年曹操斬之於此見水經注
晉張植伐焉耆國其國王熙率衆先邀之於遮留
谷植將至或曰谷名遮留始將有伏植車騎實之
果有伏發馳擊敗之秦主苻堅之伐晉也攻陷項

城駐師焉。符融偪晉將軍胡彬於峽石，白堅、駿少易俘，宜速進。衆軍拊食，堅大悅，捨大軍於項，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唐寶建德舉兵至井陘之牛口峪而敗。先是童謡云：「豆入牛口，勢不得久。」李密歸唐，封邢國公。後叛唐，兵追之至陸渾，乃斬於邢公山下。先是山側有亂石縱橫，頗妨人行，時謂之邢公厄。密果死於此。唐高祖崩，太宗詔營獻陵於京兆府唐朱里，及朱氏篡立，卽唐朱之驗。

金鑑子下篇

卷之八

十二

而後唐莊宗中興，乃知里者李也，爲再造之徵。朱梁許州節度溫韜於衙城壕內得一小龜，金色，徧身綠毫，石函而進之。後主勅於苑內鑿池養之，構屋宏敞，號金龜堂。來年莊宗立，國號唐，及入汴，見之，指左右曰：「金龜堂，今歸我也。」宋楊繼業與契丹耶律邪軫戰，伏發敗走，至狼牙村，心惡之，旋中流矢被擒。狼牙村者，以楊羊同音。

晉成都王穎假陸機後將軍大都督，討長沙王乂，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及與乂戰於鹿苑，機

軍大敗，機尋被譖誅死。王澄爲荊州刺史，時京師危迫，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爲賊郗嚴疑所間，散衆而還，竟不能進。宋武帝統軍討盧循，循走豫章，悉力柵左理，大軍次左理，將戰，帝麾之麾竿折，旛沉於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唐哥舒翰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于折，衆惡之，已而出關。次靈寶，東原兵賊將崔乾佑戰大敗，遂降賊。其子曜擢東都汝

金鑑子下篇

卷之八

十三

州行營節度使，將兵萬人討李希烈。帝祖通化門，是日牙干折，時以翰出師如此，而斬持竿者，卒以敗。今曜復爾，俄而曜擊賊，收賊將汝州人周晃以獻，牙旗折，節柱折，麾竿折，皆非吉祥也。而勝敗殊應者，以陸機、王澄、哥舒翰則敗，以劉裕、哥舒曜則勝，然則勝負在其人，與時不在旛節之間也。

宋景公時，災惑在心，占者曰：「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景公不許，星節徙舍，公亦無恙。後二十一年而公卒。漢綏和二年春，災惑守心，二月乙丑，逼丞

相程方進令自殺以當天變三月丙戌官軍晏駕
宋嘉佑中將修東華門大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
宗批其牘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即
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與工勿忌一言破世俗
陰陽拘忌之惑可謂英斷然晉徐邈傳舊疑歲辰
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曰
太歲之屬自是游神辟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避非
爲藏體地中也據邈之言亦似有理

士大夫上官類忌正五九月宋相庵趙師俠拜命曆
金鑰子下篇 卷之八

云今人不用正五九月訪彼名流稽諸故實皆無
所據愚嘗論之正五九月斗建寅午戌屬火臣爲
商商爲金火能制金是以忌之壇經云正月上旬
與九月下旬吉往賢本指以正月上旬火力猶微
九月下旬火力已滅故不曰凶或得吉日時辰此
不足執惟金曹避之尤緊按其說差有理釋氏知
論迺云天地有四大神洲中國爲南瞻部洲天帝
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
九月照南瞻部洲故此三月省刑修善然則俗忌

上官以此三月禁屠宰止誅戮也吁謬妄至是夫
帝之鑒物庸疎鏡乎則照之所遺多矣以其照之
所及矯飾修善則一歲之中此三月之外皆怙惡
之日何欺天也此三月之中當官行政使刑當其
罪亦何忌之有

趙師俠但見拜命曆知正五九月爲上官者所忌
按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是
帝王婚娶忌九月也北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朱
景業請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

金鑰子下篇 卷之八

於其位是帝王禪受亦忌五月也

五

晉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
悲啼三旬齊張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按記
云忌日此乃有忌月晉志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
有忌歲也非禮不經甚矣唐王志興建言天子誕
月請築壇度人以資冥福自唐始有天子誕日以
爲節至是且復有誕月

耶律楚材傳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脉已絕
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

官獄囚係非辜者多古人一言善而災惑退舍
請赦天下囚徒后卽從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
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
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
予謂此晉卿精於數知帝當且起又知天下多冤
濫故乘帝疾行之術也然亦多幸免矣非法也嘗
試一爲之異時且有左丞相疾革家人請赦重囚
者矣按是年冬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
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不聽獵五日帝崩於行在
所

金史下篇

卷之八

太

金史宣宗嘗謂宰臣曰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
曰富貴在天一日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
由君所賜者五品職意謂誠由已也而其人以疾
竟不及授然予見宋人改齋漫錄載宋仁宗嘗御
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上召問之曰用言
貴賤在命乙言皆由至尊上默然卽以二小盒各
書數字藏於內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
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司約及半道命甲携

一繼往無何內東司保奏甲推恩上怪問乃乙至
半道足跌傷甚甲遂先到不應兩事酷類也曩予
在刑部嘗以事詣端門會諸內監喜談此事乃又
謂在宣德間事大抵是一時一事人競傳之而訛
耳

宋侯莫陳利用以黃白事寵信於太宗宰相趙普奏
其殺人及諸不法果案得姦狀詔除名禁錮商州
初籍其家俄詔還之運副宋沆以籍利用家得書
數紙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始怒令中使轡
殺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新安馬旋潭而
蹄出潭換馬比追及之已爲前使誅矣國朝宋
濂謝病家居

金史下篇

卷之八

上

太祖偶以薄故遣使驟騎往誅之旣而悔之復遣騎
追赦之會前使至錢塘江以雨沮三日不得渡後
騎追及得免兩事禍福甚奇使微三日之雨則景
濂亦利用矣抑謂兩人邪正異軌而殊慶各召耶
金張柔爲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燕帥孱赤台數凌
柔柔不爲下乃譖柔於中都行臺行臺召柔幽之

主臺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
屠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柔苟不當死殺柔者
死矣信乎人之死生皆有命也

晉孟觀解天文趙王倫篡位署安南將軍臨河北諸
軍事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觀以紫宮帝座無
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惠帝反正
斬首傳於洛陽遂夷三族而不知帝座無變故惠
帝所以反正也南宋孔熙先素善天文知文帝必
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時彭

金罍子下篇

卷之八

八

城王義康以大將軍領司徒錄尚書爲江州刺史
遂說范晔董佐義康謀反事泄伏誅義康坐免爲
庶人後元凶劼果弑帝而武陵王駿爲江州刺史
入討事定遂卽帝位江州之言竟驗而不知乃後
江州非前江州也孟觀熙先皆知天不知人耳正
德末吉水舉人劉養正亦頗諳天文以帝星耀吳
頭楚尾力勸宸濠反竟敗而
真天子龍潛江漢間渠不知也人不可知終是天
不易知耳

史稱袁安父歿母使安訪求壙地道逢三書生問安
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
三公須臾不見安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
而其後董卓亂卓怨紹術起兵殺太傅囂太僕基
及其族人口以上男女五千人皆下獄死君子曰
使地果爲袁氏之祥則異日之赤族非人也使人
自爲袁氏之禍則其世爲三公亦非地也

墓之有相始見於漢晉之世史言有善相墓者言羊
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鑒之則無後祜遂鑒之相

金罍子下篇

卷之八

九

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三
公而無子然祜祖續漢南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
而女瑜爲晉景帝妃武帝篡魏崇號太后猶帝王
一氣也祜雖無子而祜兄祭祭子倫暨尹篇四人又
祜伯父秘叔父耽則無後者益獨祜耳

溫大雅字彥弘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
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
地壙訖歲餘果卒家弟溫彥博也死生有命豈關
地理兄弟一體害此福彼亦那可爲然中心至性

非可勉也。今親死且偃然在室。悲號未及而福利是管。舉求壘師。惑於各房風水之說。互為排斥。甚有停柩經年。至相列訟。亦復何人。

世傳凶宅。蓋從古有斯語。南史初大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身。晉江左初為周顒蘇峻宅。其後為袁真道宅。又為章武王司馬修宅。皆以凶終。後給祇壽亦頗遇喪。故世稱為凶地。王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就築。未及居而敗。唐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宣宗廟珪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果疾亟歿於官。

今俗家人死。輒行課算。某日魂當還。輒棄屍微哭。傾戶走。鼠謂之躲衰。此雖鄙猥。絕有所本。魏皇女淑薨。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陳羣諫曰。聞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又顏氏家訓亦云。偏旁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遊竄。

莫肯在家。畫尾畫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燃火。戶外列灰。後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之推。南齊人魏又在三國。則愚瞽流傳。下播上惑。非一日矣。袁守通書作然

侯景反。周命慕容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討景於渦陽。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詔紹宗同劉豐園擊之。紹宗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房豹為開府主簿。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為復爾耳。先是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以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卒也。其卒盡乎。紹宗堰洧水灌潁川城。將陷。紹宗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纔斷艦。徑向敵城下。西人鉤之。紹宗自知不免。遂投水。卒見紹宗及劉豐房豹傳。蓋事

之不可逃有如此約之言則專論也

宋元豐間開寶寺寓禮部貢院火其後別試乃更得焦蹈爲魁故時有不緣南省火焉得狀元焦之句天順癸未禮闈亦災時御史焦顯爲監試官好事者亦爲之詩云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然奎焰可爲災兩事偶相似也

前漢張竦苦約罵信士也王莽末客居池陽賊兵至竦居當去會反友日不去因爲賊所殺桓譚曰爲通人之救也唐陳思古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吊思

金龜子下篇

卷之八

十一

忠辭以辰日不見薛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

漢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墓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盤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雄遂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名法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恤忌諱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曾相三葉皆

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陽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二吏太守邵獲怒而殺之時人固禁忌者多談爲證焉

金龜子下篇卷之八

金龜子下篇

卷之八

十一



金龜子下篇卷之九

明上虞陳絳用揚翰書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問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逸士傳許由隱居箕山以手掬水飲人遺一瓢飲畢掛之樹上風吹歷落有聲以為煩去之陳子曰橫渠子曰佛者塵芥天地以為至大然未嘗能為大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許由之度已不能容一瓢

金龜子下篇卷之九

而堯煩以天下是堯不智也

友人出彭祖觀井圖視予且索予題圖不著作者姓氏其工拙勿論若其事則有可言者世傳彭祖之觀井也冒井以車之輪以其身縋於大木而後遂巡倚視焉足縮縮乎猶將推之也目眴眴而迷吁亦大繇神矣則曷若置勿視之愈耶以彼其尊生宜何所不至迺終其身至七十娶晚以鄭氏妖淫敗道幸放於死矜蛙坎而忽鯨海又何也余聞之也古之至人潛行不窒履空不陷行乎萬物之上

而不懷蓋呂梁縣水三千仞流沫三十里而丈人游而安之若陵況此不盈蹄涔水耶祖不足以及此

吳季子札使北道徐君心好其所佩劍而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也使還過徐徐君死矣札嘆曰詎豈以死二吾心哉遂解劍掛徐君塚樹上而去好事者因為是置君子曰一劍易解也然可謂高行矣夫不以人之死而易其心況生者乎徒諾之心耳猶不忍復況已惠之言已見之事者乎道塗邂逅之交之死而不忘況君親朋友之間乎

金龜子下篇卷之九

延陵季子掛劍一節每為好事所圖余亦一嘗題之大幸據史記所傳耳按桓譚新序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返則徐君死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掛徐君墓樹而去今人但知季子不欺死友以存信不知徐之嗣君能

不欺死父以成義也

圖爲一老人披裘拾遺穗故畦中蓋列子之所謂林類者與其一入肅立於隴首蓋卽子貢夫子所使往訊之者也世言列子之學參本佛經今其爲類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噉然輪迴之說也死者生之所必有時至而勿怛焉可已而以死爲樂樂死可也而猶幾其復生夫貪生者一世而彼無竟貪戀孰大焉

泰以三陽御小人而包荒中行直以理服之故小人

金龜子下篇

卷之九

生

道消益化小人爲君子矣夫以五陽決小人而壯鳩獨行迺以勢偏之故小人道憂憂其不免於君子而已然小人之計益深矣

帝鑄金人使封其口明大辨之不可爲也周鼎鑄備使齧其指明太巧之不可用也

火烈而人畏之莫嚮邇焉水襲而易溺之天下之溺人者其所襲也衽席之間能殺人樽孟之間能殺人而人以爲不如鋸鉞也亦襲而易溺也

亡夏者桀而夏之所誅者盡豪傑也豈謂我之爲桀

哉亡秦者胡而秦之所備者乃西北胡也豈虞其子之爲胡哉通志曰桀見銅書云亡夏者桀於是

大誅彖際

列子周穆王大征犬戎西戎獻火浣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圻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西京雜記漢武帝時西域獻吉炎裘入水不濡上肯服此以聽朝此二服誠異然皆出於西而集於驚遠好大之世

叔向知晉室之將卑不明言於國而私諸隣何曾知

金龜子下篇

卷之九

申

晉室之將崩不昌言於朝而私諸家二子之知也然皆在君子之後乎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彊弓也其常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北史魏宣武幸鄴閱武射御弧矢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魏收魏書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

丈文成詔羣官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
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時無直士矣意者皆九石之類乎

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
矣國人恐矣左右皆曰此所謂肉自至重者也以
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
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
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
使者遇其兄而問焉曰爲君視齊寇不知其近而

金鑿子下篇

卷之九

五

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
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
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
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
人益安王大喜左右皆曰卿之死者宜矣王多賜
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驅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
國陳子曰秦諸博士隋元善達楊義臣等以報罪
死秦隋亡而叔孫通虞世基還用於漢唐終其身
富且貴夫古今一也哉

或曰信賞必罰曰賞有功罰有辜信必在其中矣如
信必而已矣毋已連諸或曰人主賞以飾喜也罰
以飾怒也曰不然率性而行順性而動好善惡惡
賞罰行焉烏乎不可乎昔者紂好蜚廉惡來崇侯
費仲而惡三仁九侯矣飾之以賞罰可乎或又曰
人主作威作福必有不測之賞以搖天下之心有
不測之罰以褫天下之氣曰此亡國之言也非明
主之賞罰也明主之爵人也於朝與衆共之其刑
人也於市與衆棄之故賞未行而天下皆知其賞
之有在也罰未行而天下皆知其罰之有在也夫
何不測之有

金鑿子下篇

卷之九

六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罪宜爲君者也史記稱項
羽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其亡也不
亦宜乎

僞漢王降者乘黃屋車傳左纛矣直漢王降則白馬
素車係頸以組矣此敵情也甚哉項氏之愚也
楚懷王孫心亡國之殘孽窮戶之細豎也項王徒以
名義起牧羊而王之一日在上乃獨運大柄擣置

諸將若素君臣然雖項王之慄慄且有宿德固亡
假也入關之役獨遣沛公以寬大長者故此一事
而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咸焉及項羽既擊沛公破
咸陽使人致命懷王王乃曰如約不以羽動也可
謂有帝王之英畧矣天命不在卒死於賊惜夫
漢元帝之優游也而斷於僂君子唐德宗之猜忤也
而信於任小人故小人者常幸君子者常不幸
唐楊璉原胄之亂以為不自敦峻而稔於王道更亮
豈非以翼虎駕僞崇扇跳薄躡敗跡以劫立朝綱
金書子下篇 卷之九
蠹時風以基構王業者導與亮之為耶權德輿論
兩漢之亡以為不自莽卓而深罪張禹胡廣豈非
以多方善柔保位持祿隨時君以滋厲階附兇沴
以結禍胎者則禹與廣之為耶
四方多事此小人之福也故董卓誅而賈詡勸賊黨
李傕郭汜張濟於關東西所在復收其攻長安漢
之亂遂不可支史朝義敗而僕固懷恩因請投降
將薛嵩張孝忠李懷仙田承嗣於河北分為大鎮
迄於唐亡不可復取詡倡禍以成其功名也懷恩

養禍以自固其威能也
魏陳思王之狂也艱其貞與晉懷愍太子之愚也晦
其明與嗟夫淫虐如南風賈后而太子少全理矣
然思王之免亦塵已哉
鄭叔段之惡也或勸莊公殺之而公曰俟其自及也
隱太子之變長孫無忌等勸秦王先決王曰俟其
發而後以義討之吁母為兵首羅殺機以窺天倫
也厚乎
唐太宗即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
金書子下篇 卷之九
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按此乃明四目達
四聰之要也
貞觀五年詔僧道致拜父母顯慶二年禁僧尼受父
母拜然則先此貞觀之詔蓋未之行也
罷娼籍俾之從良黜僧行道徒約之返正此變風
俗第一事而舉世恬之以為宜然耳至粉黛填巷
緇衣塞衢上之人不惟勿之禁寔鼓盪之欲人心
從善風俗不壞悖可得哉
廣披削盛闢割絕民族戾天心王政禁之

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武氏紀元之初政而后此置銅匱開告密遂紛紛矣以此箝天下之口而行其姦可也治世仍而不改何與至廼以帷簿曖昧蟻人甚矣

王仲初華清宮詞有二月月中旬已進瓜之句而聶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夫違時以棘欲至破二月之瓜峻法以厚斂至使民賣二月之絲糶五月之穀南唐時政如此毋趣亡得乎

宋明官以數任除知州簿尉以兩任入縣令閤官須

金華子下篇

卷之九

九

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勲民也此足為百世法

北窓炙輠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草木子曰元順帝閱宋徽宗畫稱善雙雙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不能曰獨不能為君

問相於宦官官妾不知名兒童走卒皆知名則各相得矣

蘭相如曾為宦者令繆賢舍人因之進迄位庶頗上故頗詆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有繇

哉

漢武帝以牧羊得卜式以養馬得金日磾雖小善不以庫眇隔也因而得其大者帝可謂察也已矣

公孫弘布被司馬溫公亦布被然公儉也弘詐也曹操為圓木驚枕而司馬溫公亦驚枕然公勤也操猜也

衛大將軍不薦士然愈賢顯公孫丞相開館延天下士而獨心內忌賢此為青有容賢之實弘有好賢之文也

金華子下篇

卷之九

十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東海欲託其邑子兩人與翁歸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既去乃謂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史稱翁歸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是故其氣可挹也何廷尉大臣不敢一見其邑子豈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與雖然亦于廷尉賢不欲撓人以其私也不然且有免冠為弟請者矣史言何並之節亞翁歸也廼知鍾廷尉不干廷尉耶同時何並遷潁川太守潁川鍾元領廷尉事

弟咸爲郡掾，賺千金，並過解元，元免冠爲弟請，
等之罪，願就死，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存，
守竟殺之。

病免於居攝，則存本之誼明，乞骸於更始，則見幾之
哲著偉哉！子康豈以一節爲諒者耶？

陳仲弓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
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
不可違，乞從外署，倫從之。於是卿論怪其非舉，寔
終無所言。大將軍竇武辟寔爲掾屬，時中常侍張

金龜子下篇 卷之九

十一

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
無往者，甚耻之。寔廼弔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
故，多所全宥，按私請不可行也。而受侯覽之託，以
全其主也，往見非義也。而赴張讓之喪者，以全其
黨也。夫苟可以扶善人而恬小人之心，汗其身亦
爲之。所謂太丘道廣者，非耶？然共順貞厲，金龜直
方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太丘豈有
求於世者？君子謂一事也有太丘之志，則可。

張文紀埋輪劾奸，單車諭賊，剪當路之豺狼，活枯釜

之遊魚，可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

曹操之未篡，欲借漢以盛吳蜀也。亦前者挾天子都
許之餘，知與於夏侯惇之謀知之。

王導之於王敦，亦司馬師昭之司馬孚也。幸敦以不
成事而免耳。

蘇門之不答阮籍，運社之不受謝靈運，察其神失，吁
誕而不節，豈真儒之棄耶？

庾亮陶侃因蘇峻而釋憾，郭子儀李光弼遇安祿山
而解仇，以心爲國而毋以有己者，然夫

金龜子下篇 卷之九

十一

謝安遲緩而取憤，孟嘉風流而落帽，二人胸中豈有
溫耶？斯亦孔融禰衡之於曹操哉！

杜景佺不肯賀九月之梨花，王求禮不肯賀三月之
雪，能正言以爭惑國之端也。

李藩爲給事，則批勅爲宰相，則塗詔，吁，然世安
得此風乎？

李沆對使者，引燭焚天子詔，猶曰：宰相也，唐何易于
窮邑下吏也，焚天子詔，以一身易萬民之命，不益
異乎？

何易于為益昌庭有旣民輒親自與語為指曰枉直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三年獄無繫囚為政簡易若是今郡縣事大者不能不付吏蓋事有成案則後奸絕然能無失易于之心則善矣又梁任昉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徑行邑郭人通詞訟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

唐李昭德以白兔御史王弘義對蒼鷹獄吏朱子語類胡致堂以鷄鵝御史當虜中龍虎大王相傳以

金瓶字下篇

卷之九

十一

為笑鶴林玉露記嘉定中察院羅相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言八盤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降龍之句余又記嘉祐中侍御史宋禧上言乞宮中養羅江狗以備不虞上曰養兵百萬威制夷狄尚慮不足備不虞卿言令宮中養狗其無謂也曹穎叔因曰朝言不及犬馬云禧被黜於是有宋羅江之號李清臣言御史宋禧勸陛下宮中養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譴訶擢為諫

官然則禧非黜反陟矣餘冬序錄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視裙管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髮尾馬拔尾落騰不無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何燕泉曰此事春少時親所聞見二人後來亦作大官吁崇臺閣垣以寵之又大官厚祿以獎其能言何弗至乎朱子語

金瓶字下篇

卷之九

十二

錄高宗朝有御史上言聖節殺鷄鵝太多請只令殺猪羊大牲適有傳虜中一龍虎大王南侵者邊方以為懼胡侍即云不足慮此有鷄鵝御史當之嘉靖甲寅大荒京師人餓物耗一鵝之直需銀八九錢上供繁急大官密覓民間取用黃布為幘志之以絕他販御史聞人何廷鈺條陳云近時荒歉四遠蕭索物價高貴牲口漸盡恐他日供應祭祀一切上用無從厝辦在位臣工所宜同心體國節情殺禮今後暫止往來會席仍嚴禁屠宰只許十

目一開呼鶴御史再見今升矣

唐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故事百官賜宴曲江教坊娼
顧維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
國初士大夫宴集仍用女伎踵晉唐故事以都御
史顧公佐言而罷公之工又有光於贊皇矣
呂許公復相則起范文正於饒州文潞公復相則起
唐質肅於英州汪平大臣之度亦其爲國之忠也
哉

折柳小戲也而諫之此桐葉必封之意也避蟻曲愛
也而稱之此易牛可王之說也

王武恭狄武襄皆積戰功起行伍脫堯牟致位兩府
縉紳所嫉貌類藝祖宅枕乾岡蘇儀甫孔道輔言
之宅現光怪姓合識書歐陽永叔劉原甫屢言之
且夫貌遺之父母姓受之祖宗皆用爲罪四公非
讒人者以斯知文武分鑣爭進爲忌君子而不免
亦以徵宋世儒者委蛇守文耻言兵事劣視武夫
其所由來漸矣

王德用不怨詆已者惜孔道輔爲忠臣狄青不怨詈

已者處劉易如平昔兩人之德宇遂矣皆相材也
殺一隊長則斬一隊法也然則殺一將誅三軍乎宋
邸延下金明砦主將張興戰歿宰相章惇議盡戮
全軍四千人李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祭爭利
或輕身入敵今悉誅吏士異時亡將必舉軍降虜
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此議誠是也嘉靖癸亥
秋八月遼東總兵官楊照偵得虜帳近遼楊一夕
提兵出塞數十里往襲之黎明逼虜營既出虜不
意虜倉卒被甲不暇內顧其妻子其魚驚鳥迸駢
首就俛一時俘斬男婦老稚亡慮已數百馬牛羊
麋橐駝皆散被山野不收楊大喜遂悉遣其兵皆
四出逐利隨行厯數十人忽伏虜起溝隧一矢正
中楊右頰已復中其喉楊墮馬虜遂從而甘心焉
師還御史遣人蒐其事本末皆不以實聞竟坐罪
偏將及中軍而當時楊左右數十人皆牙帳親兵
反未嘗一執何也後事白坐罪者次第皆被雪叙
用而迄未嘗有一人爲大師坐其疾視不救之誅
良可嘆矣

宋李薦談記蔣順叔爲江淮發運漕運絡繹蔣吳人
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
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
逆蓋雷雨雪電霧露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
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
服我朝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聞公有曆一冊
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
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
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
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爲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
其人不能知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
不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也然亦卽
蔣事耳

昔唐張延賞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延賞曰
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乃具舟遣之已勅吏爲
修室廬民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古者移粟移民
粟無可移鮑聰民之移亦可乎嘉靖癸丑徐克
間亦大饑民挈妻孥流而南官府爲戒約其舟廼

所聞異此

癸丑冬甲寅春京師內外大饑延嚴塞衢往往一
仆不復起時司禮監太監黃錦掌東廠令九門外
多掘土坑以埋腐齒一坑深廣可容數千人不幾
日輒滿鄉民携子女鬻京師弗售卽委去婦女挿
草標以自鬻民有鬻妻者妻亦少美見一人持錢
二三十輒搶去遺券于道曰以妻償有食其子者
官逮鞫之對曰兒且餓死委之中野適饑他人腹
耳渴若供父一殮乎又有困甚知盡慮爲鷹犬所
壓通就途遑跑浚坑爬搔沙土以自冒僅露鼻孔
以待斃者有自經樹枝者有服毒者有全家投河
者是歲三月始詔發太倉米四萬石各門煮粥以
待餓於是外郡蟻集死者復無數顛踣僅至而膏
已屯矣米價一石至白金二兩二三錢京師富人
有華居潔衣而終日不得一食者夏又瘟痢大作
延及士夫至於闔門畢命於床褥間者多矣誠三
十年來未有之一大變也

甲寅六月十八日京師陰雨連日不解二十三日

大雨至二十五日皆晝夜如注，坍塌公私第舍萬餘所，多厭死者。平地水深丈許，街巷之間一望汪洋，然亦有死於溺者。外城初畢，工用費六十餘萬兩。禮部議告郊廟，自閣輔兵工大臣皆錄功推恩，進爵賜廕，官工大小官員下至書辦工匠以千數者，例有陞賞，方極沾渥。至是皆湯爲川，墻垣梁木鋪舍水關，坍塌幾盡。先是癸丑五月，外城始築，忽數日大雨，渾河水突至，漫過廣溝橋，冲壞堤岸，楊米廠狼窩口等處，直冲新城，撫按奏請修築堤岸，以金鑿子下篇卷之九

護外城工部方鳩工集料，忽一朝漂蕩，費亦萬計。順天屬縣數百里外，城市鄉村通行舟楫，淤沒人口二萬，哭聲殷地。說者以爲京師之變二十五年之所無，而內外州縣居人壅溺亦癸丑之所未聞。雙槐歲抄記高郵一千戶者以公事之淮安，時大風雨憚於湖行，故往返遲路，其反也適沿湖堤，望一舟覆焉。一少年宛轉波濤中，號呼良苦，千戶惻然憫之，顧視一漁舸，遽解其囊得金可十兩，示其人曰：「幸往救彼，以此奉酬。」漁人鼓舸往救之，至乃其

子也。省其父來矣，異哉某千戶，救人也，乃得其子。耶使千戶少有愛金之心，卽殺其子不餓，頃矣。予因憶幼時嘗側聞先太恭人言：正德壬申七月，大風雨，海溢，余虞地方沿海，一夕水深一二丈許，居民民居漂沒二籌，水少定，乃多有駕筏撈取資貨，因之致富者。一夫操竿率水獭，適見一女子年可十七八，載浮載沉而來，手扶一筍，將抵涯，其人顧利其筍，遂沉其女子，已發筍視之，乃顧其妻也。庚帖宛然，歸有日矣。此人自謂殺一女子而利其金鑿子下篇卷之九

金鑿子下篇卷之九

金鑿子下篇卷之十

明上虞陳 降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 輯

計吏以廉蔽之矣。蔽宰相以廉未盡也。雖然一廉而

天下士大夫蒙福。天下蒼生寔蒙福矣。

清畏人不知人情也。有清畏人知之者矣。貪畏人知

猶人情也有貪不畏人知之者矣。楊震之貪畏我

金鑿子下篇 卷之十

知胡質之清畏人知

留犢事徵于古三焉。一是漢建安中時苗為壽春令

乘薄犢飯車黃犢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

曰今來時本無此犢此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

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一是晉羊祜兄

子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

一是王遜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

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產以還官也。此圖

不知誰指大率世知有壽春事此為苗壽春上疑

不壽春平生大節不特此一事此一事則當時已

終緒於群吏之言逮元太祖閱之笑曰彼官生子

亦有留否則苗之心事蓋漏於是矣

夫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減罪鞠人嘗曰

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

尹不忍為也聞者率感激自勵余謂吏以理民也

股民肥已奚理為夫明法以馭吏貪則去之若以

人皆有希望高位之心將諱其惡以盈其實是有

隼于高墉縱狼于牧園也可乎彼侵欲崇侈不可

金鑿子下篇 卷之十

盈厥聚欲積實不知紀極聖王之世謂之養養授

諸四裔又何啻于錮袁公盛德蓋有廉頑之風焉

不然未有不宿蠹長姦也或曰漢法賊吏錮及三

世徵矣袁公以為甚之而有不忍也曰甚其法曷

一言于朝蠹之若陳伯始乎甚朝廷之法而至于

廢法以申情抑末也已

清吏多酷怙節也能更多酷怙才也怙節者矜其名

以為於人不撓可以任情獨肆怙才者急其功以

為與人無借可以樹威倚勢故其流皆迄至焉余

見隋酷吏傳。冠庫狄士文者。可以謂之清矣。若趙仲卿者。可以謂之能矣。而皆暴於猛獸。故云。

寧士不遇。毋吏。寧農不獲。毋商。噫。猾胥貪豎。何涯哉。豎鬻財。姦民者也。胥鬻法。姦官者也。

墨子儉嗇而非樂。其說曰。民用樂器。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笙竽。衣食之財。安可得乎。故之朝歌而。不入者。惡其名也。其見荆王也。則衣錦而吹笙。是將諧時好。違本情矣。君子曰。墨子見其君。徒見其君而已乎。固將以行志也。夫墨子以儉爲其道。豈

金鑿子下篇

卷之十

三十一

以儉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見其君先之以奢。是以其所賤事君也。彼衣褐於漢廷者。不易鮮操。瑟于齊門者。不徙技道。固重乎始進焉。如墨子者。將何以終之。

鼓盆而歌。荷插而隨。嘉死而輕生也。夫嘉死而輕生。與貪生而懼死。俱未離乎生死之域耳。鑿坏而遇負石而沉。羞富貴而樂貧賤也。夫羞富貴而樂貧賤。與厭貧賤而慕富貴。俱未脫乎富貴貧賤之畛耳。

翟公罷廷尉。則門可張雀網。公孫賀劉屈氂任丞相。則館壞爲馬廐。士常背公卿。於衰勢。公卿常敖士於盛時。故常兩失之也。

陳蕃爲樂安太守。以郡人周繆。僞賢。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及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度尚爲上虞長。民故洛陽市長淳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希見長吏。尚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卽見。王薄白還。不聽。停車待之。翼晡廼見。

金鑿子下篇

卷之十

四一

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退。見袁宏後漢紀。此吾邑之故。而邦君下士。邑士尊德有足尚者。

孟嘗爲合浦太守。以病自上。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尚書同郡楊喬前後八上書表其賢。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喬烏傷人也。今上虞縣東地名孟開。相傳是合浦太守故宅。宅西一里有楊喬巷。豈楊公慕德。侯仁曾就公居止爲百餘家之一耶。曰隱處窮澤者。此時尚不爲縣。縣在今百官。晉孫恩之亂。始遷今縣。故

也

謝承漢書曰班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父彪曰此兒必記漢事孟堅一部漢書尤能見之成童時也

會稽典錄虞忠翻第五子宜都太守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亂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始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遷在當時爲著聞之士今生百世之後文籍荒落風蹟漸盡鄉里晚學不足以羅識矣然於此益嘆漢季吾虞之多賢魏氏太宗金鑰子下篇卷之十一

之有人也世說魏隱兄弟少有學義總前諸謝奉奉與諸太悅之曰太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注引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湯黃門郎云

宋公景濂序黃學士日損齋筆記謂宋景文初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攷古雜說析爲三門而上虞李衍補其環流者七條今按衍自識七條云寶慶二年四月初吉謹書理宗卽位之次年也今亦莫詳其世系出處然可謂博雅矣又公集中有上虞

魏仲賢爲公說殿宗興事宗夷餘姚人公因爲

小傳仲賢亦好古樂善者流與

裴均子持萬鍊請韋貫之撰先銘荅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蓋鄙之耶有謂又人贏橐金多諛墓中人得焉宜皆背汗於貫之矣

溫璉五代時燕人以儒學者稱與馮道少相善爲幽州從事郎中經兵亂有賣添燈檠於市者璉以爲鐵也百錢買之家人用燃燈燭因施拂拭適知銀也璉憫然曰此不義之物安可寶爲訪其賣主而還之主曰某自不識珍奇溺於街肆郎中原加酬

直又非強買不敢復收璉固還之主乃別賣得五萬錢將其半謝璉璉終不納施於僧寺后璉官至尚書侍郎見耳目記璉固難能彼賣者亦非常人也然施於僧寺不若施諸顛連無告者耳

五代桑維翰爲相命崔悅知貢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時所惡悅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尊貴而語簡謂悅曰孔英來矣悅不論其意以爲維翰以孔英爲言廼考英及第人出處有命且或有因禍

以爲福者迺槐之誼繼翰至聽於無聲可也

元祐初設進士科以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
諸謁俱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朝廷
奚勞謝爲此科目中一段盛事也

張詠郡舉進士第一以張單宿儒與寇準致書郡將
共薦單居首薛奎舉進士第一迺推與里人王巖
而處其下李常擢第歷宣州觀察使推官發運使
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
矣并薦之豐幽登第調重慶府司法叅軍郡守度

金鑿子下篇 卷之十

正欲薦之則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服
楊大雅遭風覆舟遇拯得活不受丁謂贈衣陳無已
不着趙惟綿襖至於凍死皆可能也劉道原不受
司馬溫公衣襪徐節孝不受胡安定餽食不可能
也

人言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也不然爭利者於朝爭
名者必於山林矣

王充論衡世傳魯般巧亡其母言般爲母作木車馬
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

母因極辨之余以事之誕妄無足庸辨偶讀記柳
引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
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般爾以人之母嘗
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
果從乃悟般以巧亡其母之說以其母以嘗巧之
言誤之也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古有之也
因書以發一笑

太史公云尚書但傳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父不
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紀五帝顓頊以下但書
金鑿子下篇 卷之十

崩黃帝書崩又書堯蓋慎之也其有感于建元來
海上言事之紛紛矣封禪書獲一角獸蓋麟云不

曰獲麟漢書五行志有如日夜出不曰日夜出附
書李崇傳景府井中梵上生花如蓮不曰生蓮花

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

小鳴傳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
盈小飲則小盈

文中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孔子作春秋
而門人不能贊一詞服人之心者也呂不韋作春

秋而國人不能損一字服人之言者也。孔子作春秋以懼亂臣。呂不韋乃以亂臣作春秋。將誰懼哉。曹沫豫讓之傳於刺客。大史公之卓識也。滑稽之有西門豹。褚先生之繆也。

王莽以井田靈臺辟雍擬周公。楊雄以法言大玄比孔子。王莽周室之楊雄也。楊雄孔門之王莽也。

荀卿知孔子不知孟子。蘇軾知周子不知程子。陳水司馬公不知孟子。劉元城先生不知程子。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嗟夫！夫圖事之幾微，曷可不慎乎！漢蔡邕被召對金商門也。曰：願寢。臣章母死盡忠之吏，受怨姦仇已而更衣竊視，旋被髮鉗之禍。此君不密而失臣之效也。陳蕃請除諸常侍，曰：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嫉之。已而拔刀突入，甘受殞軀之慘。此臣不密而失身之效也。

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而色無憔悴。文舉刑之，斯與仁同功者與？又一

人毋病，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隣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藉，勿復盜也。斯與仁同過者與？

孟子曰：不仁者而可與言，哉！不仁者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夫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嗟夫！雖其君至狂，孰有自毀自伐者乎？惟不可與言而至於毀，且伐是亦自毀自伐之已耳。又曰：自暴者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不足與有爲也。嗟夫！雖其人至愚，孰有自暴自棄者乎？

金龜子下篇 卷之十 十一

惟不足與言而至於暴，且棄是亦自暴自棄之已耳。蓋知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內者，桀也。列子

楊朱篇 知足以距諫，辨足以飾非者，紂也。斯二主

者，非無敏博喬捷之才也，而儼然不懼以行其惡

此獨夫之雄也。此自毀自伐者也。強足以拒敵，辨

足以飾非者，跖也。鸛冠子陸農圃注 其談說足以

飾邪，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者，少正郊也。斯

二子者，非亡辨知聰達之名也，而狡然不返以行

其僞，此姦人之廢也。此自暴自棄者也。

管子曰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墮獲予以爲此善處得失之際也

荀子曰盜名不如盜貨顏氏家訓曰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小荀子曰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况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于野也則爲私者寡矣信斯言也豈盡野分井古之田雖尺寸不可盜耶盜跖不能盜田尺寸而今之盜者豈特尋丈之間而已或忝禾積於倉而升勺之稅不登于官也非盜土田者哉又豈必盜跖哉

春秋楚王謂廷尉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王而不屬矜矣是吾守法之臣也三國魏祁原云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本此余謂不老君之世子已操非危國之冢宰乎原見一蔽一也

管子曰今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王威下係於人也王荆公曰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荆公之言管子之言也

食味積蓄寶奇者不說人情通感語甚奇

子華子云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又後漢張奐與延篤書云北爲兒輩所讐中爲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復鎮之以大石耳今按韓退之作柳子厚墓志云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及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及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全是膠合兩書成文渾然亡跡

唐楊植許由廟碣云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堯之道何尊宋范文正公作嚴子陵祠堂記遂略化此語云非光武無以遂先生之高非先生無以明光武之大也更覺道切又胡康侯嘗云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

於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忘而秦無怨尤故人主以義申也乃知胡先生之論取此

沈存中評表句云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特朱對赤耶對子而狼狽二獸名亦對流離二鳥名極贊其工然五代梁嘗使盧汝弼移檄討李克用其文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汝弼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則前人詩句已犯師兄矣恐亦其造語有本也唐子西視銘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視之壽以歲計唐書曰官

忠肅壽三年禮壽五年禔壽七年考功記犀甲壽

百年咒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莊子宋廣篇

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楊植許由廟碑云堯而許

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

之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室

於嘆魏書文帝詔群臣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

長者知飲食俗語云三代仕宦學得者不吃飯太

平御覽曰木實於野黍缺於倉今風水家曰木華

於山栗芽於室古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晉史云

葦子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

劉子新論北齊劉肅著宋太史嘗讀其書至萬人焉

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

能無傷乎三復而為之流涕蓋悲夫一生而有萬

傷之謂其言立也然此非劉子之言萬人操弓共

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童童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見於亢倉子矣全道篇亢倉子或曰後人贗為之

以附於莊子之所謂庚桑臯氏曰唐天寶初王士

元所撰獻然此數語是始見於呂覽之本生篇

唐徐伯彥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鸞閣龍門爲
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竹馬爲條驂月兔
爲魄兔進士効之謂之遊體見唐詩紀事以今觀
之殊足資捧腹也

宋郭昱好爲古文狹中說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耻
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
激故久不調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
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世廼有拜馬首巢由

金鑿子下篇卷之十

十本

金鑿子下篇卷之十

金鑿子下篇卷之十一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軍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爲子必不孝其
爲臣必不忠秦淮海先生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
能盡公義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

五世相韓分之深誼之重及乎韓亡存於必報張子

金鑿子下篇卷之十一

房之忠也五世相漢漢因而自爲紹興術之所以

爲賊也

國亡矣而自以其忠臣之子不事異姓者王裒也國

亡矣而自以其功臣之孫不事異姓者陶潛也國

亡矣而以忠臣之子功臣之孫改面而事其仇人

者諸葛京也吁不忝前烈乎京諸葛瞻之次子亮

之孫也漢亡瞻與長子尚俱死事獨京事晉爲郤

令官至廣州刺史

徐敬業世勛之子李湛義府之子許遠敬宗之孫盧

元輔杞之子，氣類橋梓也。志忠邪則，荃蕙蕭艾也。盧杞祖懷慎，唐名宰相。父突忠臣，子元輔仕至兵部侍郎。史稱其端靜介正，克紹祖烈，可謂世德而一代奸邪乃獨杞耳。

或問女子截鼻割髮以全貞人子，刳股刈肝以爲孝，同乎曰：截鼻割髮，女子率其貞而爲也，不愛尺寸之膚以養大也；刳股刈肝，毀親遺體，無益於親而祇自爲名耳。曾是以爲孝乎？故皇極之世，勿旌。

唐林攢，泉州人，母亡，自挺髻作塚廬，其右有白鳥集。

金鑿子下篇

卷之十一

二

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廉實，會露晞，攢哭曰：天降露禍我耶！俄而露復降，鳥亦回翔，夫鳥來則去，露降而晞，非異也。斯何足爲禍而攢哭之？豈畏物色之將不吾及耶？是以死母博名，吾無取焉爾。

唐韓滉爲宣徽觀察使，有老婦拾榛藂間，猛獸將噬焉。幼女號呼搏獸而救之，母子俱免。又許坦者，年十歲餘，父入山林採藥，爲猛獸所噬，卽叫號以杖擊之，獸奔走，父以得全。

水經注云：上虞縣東北有孝子楊威，母憂，威少失父。

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於英獸乎？

後有不恤緯而憂周之傾，有紡焉以度而秉官之亂，思圖其君忠也，志雪其夫節也。

是貞姜之不下臺，而水死待君也；朱伯姬之不下堂，而火死待嫺也。

魯漆室女倚楹而嘆曰：君老不立太子也，楚國之處

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吁！此

金鑿子下篇

卷之十一

三

莫非天下事也。廼徒區區一二女子憂乎？

陶朱公逃貴得富，謂其貴之足以殺身也，孰知富之

亦足以殺其子耶？見史記申鑒曰：陶朱既富，室妾

悲號，雖莫詳其事所出，然明於損益，屈信之數，蠶

知乃不逮一婦人矣。

夫婦之道，榮耻共之。然至於妬，則有不願其夫之富

貴者。春秋衛人有夫婦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

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是不欲其夫之多得布也。推此則終其身貧而可耳。

三國魏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當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琰富貴將更取妾而奪已愛是不欲其夫之功封侯也推此則終其身賤而可耳吁亦人情耶

書後漢列女傳范曄云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宜其取董祀妻也袁隗妻亦詞辨詘其夫然何取於清淑哉曹世叔妻來往官掖嘗應詔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又與聞政事牝鳴重角矣尚足徵管彤乎

金鑰子下篇卷之十一

四

晉王渾妻鍾氏琰渾嘗共琰坐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對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當不啻如是參軍渾弟湛也出語亂倫如此名在列女傳何哉王疑之妻謝氏字道韞聰明有才辨初適疑之甚不樂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婦人自矜其才知以傲睨其夫而亦以列女稱君子曰漢列女之有蔡琰晉列女之有鍾謝列女之辱也

先言論女曰永寧翟素遭寇劫死不污行近世之事尚在耳目按列女傳曾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遭亂賊欲犯之臨之以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賊遂殺素自吳改上虞爲始寧又分始寧爲永寧則素者疑亦吾虞之閭秀與足配曹娥朱娥包婦矣

唐堅正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爲鄭濂妻踰年濂死夜忽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卽截髮麻衣不事飾垢面塵

金鑰子下篇卷之十一

五

屑自是不復夢矣按此聖賢之學夜驗諸夢寐者李也能之豈特縞衣墓巾之所難乎春秋晉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子欲與之肆情曰亡人焉婦人曰墓門雖亡人棘上猶有黜秉禮者至於畏棘上之黜是無所不用其畏矣余謂墓門之婦能戒於人之所不及見獨行不愧影者也節婦之操至察於己之所不可知獨寢不愧衾者也朱史列女傳有郝節娥毛惜惜皆娼籍忠義傳有唐琦衛士李震小校閭進隸易青摧鋒軍范旺軍校

馬進兵真寶莫謙之萬安僧皆溜流徐道明黃冠皆他代所獲聞於此焉效宋家三百年禮義之化忠厚之澤其入人信深矣

元脫脫尼雍吉刺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刺不花卒前妻有二子皆壯無婦以本俗制欲收妻之脫脫尼以死自誓二子復百計求遂脫脫尼恚且罵曰汝禽獸行欲妻母耶二子慚懼謝罪乃析居三十年以貞操聞按漢書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曰惡種姓之失也此俗不知幾千百年雖元入主中國仍而不改乃有此婦

蕭穎士傳有奴事穎士十年管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赤脚長須知愛才乎蓋亦陸沉於人笞罵間矣後漢郭泰嘗止陳國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焉為求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遇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為長者

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悅穎士奴蓋亦陳國童子之流而史以人微逸其名惜哉

東齋記事廣安軍俗信巫疾病不加醫藥康定中大疫壽安縣黎太君王氏家婢疫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治之王氏不許親為煮藥致食膳左右爭勸止之則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則不顧視後當誰使者鶴林玉露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

苦如此夫人曰婢僕亦人子也且其寒須使腹有暖氣乃堪役耳兩氏皆嬪名門生長富貴為主婦乃思撫婢僕軫念疾苦至慙已弗恤今世為人家主婦如何

王義裴度隸人也度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亦為人所刺義打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為文以祭之仍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

十二三焉。出國史補近世戲劇還帶記乃稱度爲御史言事請伐淮蔡與宰相李逢吉忤逢吉夜遣人刺之公僕裴旺乃效程嬰代公死不知公自有王義事也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却之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也夫公之廉潔乃行於園丁矣明道

金瓶下篇

卷之十一

十一

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此雖先生所使僕人亦望其必忠信也蓋躬行之化達矣傳有之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罵習使然也信夫

金將郭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城破手劍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

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投火死按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昔程嬰存孤不死公孫杵臼死不必存孤此女奴倉皇危難中乃養二人矣

元揭容揭文昭家僕也容不讀書而孝敬天出或得佳味必歸獻主次及其母母死遂辭主廬墓上先是容父出亡至是喪畢誓曰見吾父雖天涯我往廼刻其親像戴於首衲衣跣足無間寒暑自江而浙歷荆襄過建業直抵燕遼行丐於市歷幾歲竟

金瓶下篇

卷之十一

九

不能得人感哀之見建昌志按容所值有朱壽昌之不幸而復不幸不獲如朱壽昌悲夫然而嘗謂漢李善蒼頭也范史以其卓行而紀之彪名至今度其時王公傳者亡幾耳夫道之所尊豈問貴賤若容揭家僕也而其立德卓然亦足以不朽矣陳子一夕大醉自外歸遽命枕家人備其需也戒篝燈宿火以俟中夜果索飲甚急女奴已鼾睡中矣連呼之不應蹴之始覺然起提燈以往久之頗聞語刺刺而飲不至家人曰是必調羹耶起視之則

奴方張燈而彷徨問何以久不具飲曰亡所從得火而汝手何物也曰燈燈非火耶再三奴方解一笑家人大笑陳子聞之亦笑既而曰豈必奴哉心之神明萬象涵焉而不知求也廼汎汎於末跡之尋而逞逞於故楮之索斯手火而隣于乞也已又何奴之訾哉於是冷然而省勺未濡口而醒解也

武三思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宋丁謂亦曰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為後代

金鑿子下篇 卷之十一 美談二人者恬已之為小人而盡疑古今天下之無君子

漢梁冀夫婦對街為宅朱蔡京父子分門立戶皆人倫之奇事 宋蔡下蔡京弟以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並位二府時有不合又於上前互相

詆訾蔡侯者京子也既權勢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讐敵

吳何定邪侯為吳王皓所信任嘗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來一大至直數千疋唐田令孜勸僖宗

與諸王圖為戲一為之直至五十萬錢宋蔡京嬖倖宗歲令蘇杭運花石綱一石之實至用二十

漢京紹勒兵以清官掖盡誅宦官或有無賴而誤死者唐盧懷貞誦事權宦或見無賴者誤為之禮實從一為州刺史時闕人用事從一每聽詞訟望見無賴者輒加意推問何無賴者所值乃幸不幸如此然誦如二子亦何謂亡耻矣又晉冉閔將弑石鑒知胡之不為已用也躬率趙人誅胡羯無貴賤

金鑿子下篇 卷之十一 男女老少長皆斬之於是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人生形似詭豈少哉

以小人驅小人必禍國何進呼董卓誅宦侍崔胤召朱全忠殺軍容是也以夷狄驅夷狄必禍國唐用回紇擊安祿山宋和女直滅契丹是也

漢文帝時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隋文帝時沙鉢略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

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倭王亦遣使詣關其書曰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蠻夷好自誇
大類如此

西北夷至今謂中國曰漢東南夷謂中國曰唐漢唐
威行夷狄雖異代如此

金人之入洛也傳令軍中毋得驚動司馬太師家其
入汴也今宜索蔡太師京家姬

宋亡矣其故臣仕于元者變於夷也孀婦從人也元
將亡而其故臣仕於我朝者用夏變夷也出于

金書子下篇卷之十一
歸宗也

女穢宸極狄膺中原古今天地之大變也許文正之
於元猶狄文惠之於唐與文惠有取日之功故其
業顯文正有旋天之力故其用廣

蠶將浴而葉肥於桑見方產而汁通於乳長之者與
生而俱蝮蛇之地鳩鳥生焉治葛之地薤葉繁焉
制之者與蠶而俱於此驗天地之仁

髮至細也西陽雜俎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
為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客固善術以

此驗天下之物雖小猶必有內

割皮解肌結筋搦髓此俞跗之術也而俞跗能之破
背抽腹截腸斷胃此華佗之術也而華佗能之
隋許智藏良醫也秦王俊疾召之醫忽夢亡妃泣既
而曰須入靈府避之及智藏至曰病已入心不可
為也此事與春秋晉侯召秦醫而夢二豎子泣類
大抵亦傳會耳

金書子下篇卷之十一

金罍子下篇卷之十二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后斐拊石而獸舞伯牙鼓琴而魚嘯師曠援瑟而鶴集子喬吹笙而鳳鳴積至和之所感也逢蒙撫弓而豹嘯養由矯矢而猿哭蒲盧縈繳而鳥下更羸控弦而鴈落積誠之所劫也

金罍子下篇

卷之十二

物有以其尤為殃土有以其異為傷人有以其技為不祥麝之薰也狸之血也象之齒也翟之尾也推此而物稟尤美身之災也故曰有以其尤為殃也藍溪之玉也合浦之珠也益陽之茶也瀘南之荔也推此而地產殊異民之賊也故曰有以其異為傷也伯喈之琴也正平之鼓也羊欣之書也立本之畫也推此而士擅絕藝人之役也故曰有以其技為不祥也

有神首者一名任法性知有罪而好直古者決訟

則命之以觸不直其直者不觸也有窮奇者牛似也而狗聲食禽獸逢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逢姦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嗟夫乃物性之相違有如是乎世固有執憲之綱秉法之繩望總於鐵冠威雄於石室擬而命之以為百獸之神奇也而性大繆異廼觸抵正直則至於抽其筋而絕其髓阿保兒回則為之奮其爪而舐其牙若此其為神奇耶為窮奇耶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昨不正者

金罍子下篇

卷之十一

二足羽曰禽四足毛曰獸然獸亦言禽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鹿亦禽也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猩猩亦禽也儀禮以禽作六犖卿羔亦禽也蔡邕月令問答十二辰之禽鼠牛虎兔馬羊猴雞狗猪龍蛇皆禽也華陀五禽之戲虎鹿熊猿皆禽也禽亦言獸周禮梓人為筦簞天下之大獸五屬屬羽屬鱗屬是鳥龍蛇皆獸也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注四獸為軍陳是朱鳥青龍龜蛇皆獸也

魚有鱗鱗倂岫居每仲春始出乃浮陽北入河西
集於龍門龍門古河津也禹鑿之兩山對峙一水
淙流其中懸下數十仞砰然雷也魚之思變者
乃趨焉而若期望焉而若思沿波而驚沂潑而怒
俄升復沉經定倏動不勝力殫有越而直上焉龍
矣於是則挾風霆曳雲雨矧然耳其不得上者則
點額而還。有暴腮於河壩者焉蓋歲以龍去者恒
百不一也能以魚還亦十不一也故善爲魚者仁
志爲龍望龍門輒逝。君子曰不得爲龍不失爲魚

金罍子下篇

卷之十二

三

矣夫出乎枯轍之中升斗之水攸然可以鼓鬣而
況於鴻流浩浸奚之非所乎

新論云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
下按酉陽雜俎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不
龍無尺水不能昇天則謂尺水君山誤也論衡曰
昇天又言尺水世俗見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
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
木之中昇天則又不得尺水之義

唐自中宗朝大臣拜官例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至蘇

瓊始罷然燒尾莫解近閱太平廣記三秦記龍門
山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
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一初登龍門卽有雲雨
隨之天人自後燒其尾化爲龍矣則義取諸此名
乖雅馴事殊褻猥姚宋諸公曾沿而不革何也

宋咸平中陳堯佐判潮州有鰐魚食人公命捕得鳴
鼓於市僂之今按爾雅翼鰐魚南海有之四足似
鼉長二丈餘喙三尺長尾而利齒虎與鹿渡水鰐
擊之皆中斷以尾取物如象之用鼻往往取人

金罍子下篇

卷之十二

四

家畜羊豕食之亦能食人既飽浮出水上若昏醉
狀土人伺其醉殺之然則公捕鰐於食人之後蓋
亦乘其醉耳

世謂兔無雄常望月而孕按古樂府木蘭辭云雄兔
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雌雄兔
非無雌雄但難辨耳陶氏書曰兔舐雄毫而孕或
曰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大抵陰陽所生無無雌
雄也

羽有鯉一生九十九子鱗有鰐一孕生卵數百於陸

地何惡醜之蕃育也

虎豹之皮不棲螻蟻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水犀肉置米中鷄驚駭不敢啄置之屋中則鳥鳥不敢集屋上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獺嗜食銅鐵及竹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死而餘威哉奔鯨一名瀾相傳嬾婦所化然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是死猶嬾

翟雉山鳥也尾修而麗善自愛用雪降輒棲樹杪不

金罍子下篇

卷之十二

五

下食私念有羅已者然往往餓死獸有猩猩血丹可以染毳罽而性嗜酒能前知常什伯羣行山谷間土人設酒又織草爲屨連絡之併置道周張之猩猩至卽知張者父祖姓名大嘯曰奴輩張我去去已復再三四試往共飲之輒醉輒羣戲穿其屨土人逐之輒牽連墮亡逸者刳之得血焉雉之死以其尾而猩猩之死以血也余觀猩猩以獸羣頗能言而有知知張者之爲我矣廼不能自引決旋貪濡唇之味而甘隕身之慘禍猩猩者豈血耶雉

雖不免於死然其炳幾負潔直羽族之介也在人抑據梧採薇之倫乎顧其矜美而不自戢亦可爲士之涉世不能忘已之美而沾沾自喜者之戒宋江州義門陳兢家有羣犬一大不至衆犬不食元浦江義民鄭文嗣家畜兩馬一馬出則一馬爲之不食

楊用修記禽經云鸚上無尋鸚上無常雉上有丈鷄

上有赤上飛而上也赤古尺字鷄鷄飛不及尋常

故曰無雉鷄飛不過丈尺故曰有鷄上尺故莊子

金罍子下篇

卷之十二

六

云斥鷃斥亦尺也雉上能丈故記丈用雉傳云都城不過百雉羅壁識遺亦云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什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而未詳雉所以名丈之義陸氏埤雅謂雉性妬龍護疆飛不越分域潘安仁雉賦所謂畫墳衍以分畿者也其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雉計丈也又曰古者士贄雉士死制故贄雉雉以計城亦有望於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徒然哉魚之懷珠以目至五十年鬻紫汗溢於腦則不能復

鼓鼷矣鹿之戴瓊以角至六十年角班涎出於口則不能決蹄矣兔之懷環也以腋毛有彩色至百五十年轉環於腦則形隱人不見之矣夫人積久養重者亦如之也

蛇色逐地鷹色隨樹茅兔必赤混於物類以藏形也犖鳥將擊必縮首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虎豹不外牙噬犬不見齒又曰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鷲鳥將搏必卑飛戢翼

記舒鴈翠舒鳬翠鷄肝舒雁鵝也舒鳬鴨也翠尾後

金鑿子下篇

卷之十二

七

肉與鷄肝皆常用之物三者皆不宜食

匏苦也也不中食春秋晉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也子子曰音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亦謂其不食食用於人耳朱子注乃曰匏瓜則係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豈他瓜能飲食乎又一說匏瓜星名史記四星在危南天官星占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孔子言匏瓜繫而不食謂虛有其名實則無用如詩云箕不可簸鷃斗不可挹酒漿牽牛不可服箱也然差鑿何晏注云言匏瓜只繫一處者不食故

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

一處陸佃曰長上曰匏短頸大腹曰瓠瓠且匏苦

西漢轅固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謂湯武非受命

乃殺也固謂不然固言必若是高皇帝伐秦即天

子位非耶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

也言且置此義勿論蓋帝寔是固但難正言於君

臣之際耳曰毋食馬肝者師古注謂馬肝有毒食

之殺人余觀淳于意醫案亦謂齊淳于司馬病曰

我之王家食馬肝食甚飽註馬肝能殺人然戰國

金鑿子下篇

卷之十二

八

荆軻嘗謂千里馬肝美燕太子丹乃殺千里馬取

肝進之其後軻死不以食馬肝也論衡云食走馬

之肝殺人氣因為熱也當以克言為是史記封禪

書武帝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亦云氣勃而毒

盛故食走馬肝殺人而正韻云馬生於午稟火氣

而生火不能生木故有肝無膽膽木之精氣也木

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余謂臟氣不足食之良不

能益人何至乃殺人

漢東方朔諫武帝除上林苑書南山天下之阻也其

地從汧隴以東商嶺以西厥壤肥饒土宜薑芋水
多蠃魚注蠃卽蛙字似蝦蟇人亦取食之則北人
之食蛙古矣後山談叢云漢書霍山曰丞相擅減
宗廟羔菟鼃類注羔菟鼃以供祭也周官蠃氏鄭
康成注蠃今御所食蛙也宋書張暢弟收有大腹
疾醫云當食蝦蟇而收甚難之暢爲先食前世北
人食蛙南人不食也然子按昌黎集中初有南食
詩貽元十八云蛤卽是蝦蟇同實浪異名其餘數
十種莫不可嘆驚又答柳柳州食蝦蟇詩云余初
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恐染蠻夷失平生好樂而
君復何爲其食比參豹獵較務從俗全身始爲孝
公與柳柳州皆北人南謫而難食蛙安見前世北
人食之南人未嘗食乎又朱或可談云閩浙人食
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廣南人食蛇市中鬻蛇
羹中州人每笑東南人食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
兩股脯之給其族人以爲鶉膳既食然後告之由
是東南謗談始息又是南人食蛙北人不食也
鰕魚蚌蛤屬生遼東金復等州海上土人薨以魚羹

嘗有餉子京師書狀作鰕竊意鰕是毒蛇螫人觸
膚輒殺人不宜名魚攷遼志亦書鰕志極淺陋無
足據或疑卽鮑魚家語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
臭證類本草云其臭如屍史記秦始皇道死不殯
喪載屍輓輶車中用鮑魚一石亂其臭非是魚了
甚適讀西漢書王莽傳莽憂慙不能食置飲酒啗
鰕魚顏思古注海魚也音電東漢書伏隆傳隆使
青徐等州招降張步步遣使隨隆請關上書獻鰕
魚郭璞注王蒼云似蛤偏者石廣志曰鰕無鱗有
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
一名鰕魚乃殊用洒然且喜幸爲此魚頌冤無令
人妄以文字形聲間疑似橫復見加亦一快也
京師有鰕婆果余頗疑所出每於作字閣筆今按太
平廣記唐永徽中魏郡臨黃王國村人王方言嘗
於河中灘上拾得一小樹栽埋之及長乃林擒也
又非常美紀王慎爲曹州刺史有得之獻王貢於
高宗以爲朱奈又名五色林擒或謂之聯珠果種
於苑中西域老僧見之云是朱果亦名林擒上大

重之。賜王方文林。即故亦號此果爲文林果。俗云頻婆果。則知此果入中國所自始。今南方特怪此物。然宋大中祥符二年。嘗詔罷韶州獻頻婆果。則廣中亦嘗以克貢。

曾見說家云。竹木相靡也。頃讀呂覽審已篇。樹相近而靡。或軒之也。乃知其說之所自。予因是驗之。但木枝幹小大相亞。雖違丈許。無相壓之勢。其小者必迴歛柯葉共而別向。如揖遜狀。以語老橐駝。或亦未之知也。始寤古人精察物理矣。夫草木有生。金罍子下篇 卷之十二 十一

無知其於大小強弱之間猶爾。而況人不量力度德。獷然主其不懼。而以行於世。可謂識時達變乎。予以是傲矣。張曲江在西掖。嘗盛譏荔枝之美於諸公。因未之信。乃作荔枝賦云。夫其貴可以薦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千里而莫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殆無何。見賞於貴妃。紅塵一騎。千里傳送。逢矣。如疲人勞師。何母亦公是賦爲之先容耶。宋康伯可桂

子荷花之句。而其禍致胡馬之飲江。故言不可不慎也。又按東漢書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唐羌。縣接南海。上書言狀。和帝感之下。詔省焉。則荔枝之遭逢。已在漢矣。此物之命。乃與民命互相短長。咀人膏以飽口。宜仁者勿爲。

太山境百數里。居人十瘠九焉。已酉春。予行長青太安道中。蓋所見皆甕糲矣。問何以故。或曰。山產葛而根牽條引。泉流經之。飲者輒瘠。其始然耶。聞治葛食之。殺人。飲其流泉。亦復瘠耶。然呂氏春秋。輕水所多。禿與瘠。人博物志云。山居之民多瘠。由於飲泉之下流。今荆南諸山。郡東多此疾。是不必葛也。鴻烈云。險阻氣多瘠。又云。頸處險而瘠。亦非必飲泉故耶。丁巳。余行役河南。經太行山下。見居民幸瘠。

凡薺茗木生。而青郡屬之蒙山茶。獨產頂石上。若苔采而乾之。以入沸色。味香皆絕。真殊品也。世傳楊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之句。而宋范景仁東齋紀

事稱蜀茶數處雅州蒙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
之交方生則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晁氏
客語亦稱雅州蒙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最佳
味如建品竟不知昔詩所稱蒙山茶配合江心水
者定是誰茶也

世說荀勗嘗在武帝座上食荀進飯謂在坐人曰此
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劉須溪批云薪豈知勞而烟氣亦異耶疑之也然
春秋晉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
金罍子下篇 卷之十二 十三

果然車輞則事誠有之神識術解常在事外豈可
以恒理推也楊升菴卮言信師曠事以今傳荀勗
事為非訛荀勗為符朗且亦繆所出矣
士夫間與吳人謠必曰鹽豉未詳所緣按郭子陸機
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卿東吳何
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蕞未下鹽豉然則由來古
矣千鹽未下說者謂皆吳中地名酉陽雜俎酒食
部有千里蕞今溧陽有千里湖產蕞多且肥美未
亦當作未前漢地理志會稽郡屬縣有大未或云

當作秣省文耳秣下卽秣陵矣林吳人至京為設
食者有酪酥未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
困頓因戒其子蓋謂吳人不識酥至於強食困頓
如陸公又以敵鹽豉故笑其寒儉然儒者腹為唐
園惟菜是盛毋使羊踏翻亦可也吳中人恒謹然
不平正亦坐不知此中風味耳學士雪茶必臧党
家羊羔兒酒耶

金罍山人對附

上虞城西南偏有山踴踴潔立於烟市野水中與雉

金罍子下篇

卷之十二

十四

堞上下老檜修篁停雲駕霧望之鬱然者金罍山
焉山之崇不竟數仞廣以畝計者百而贏虞四面
多大山皆障起壁絕獨是貌焉蓋魁父然而山稱
舊矣志曰漢魏伯陽氏所嘗棲真也迨晉太康中
有於此濬井得金罍者故山名云陳子者邑人讀
書其山而樂之狡焉將遂據而有之因自署金罍
山人或問金罍山人子何選於是夫升高望遠可
以曠懷攬幽極深可以怡性迺金罍有一與若吾
虞故饒佳山水諸足以稱子需矣昔者謝公之屐

翮焉猶曰疲於奔命弗之遑也而子果儻然無意乎何以蹈增井而雄視東海與山人對曰唯唯否否誠善子之言然味之酸醎嗜也子能爲我耶吾聞之卽境而適不在高大山曰高乎泰山高矣崑崙俯之俯崑崙者無山與是亦焉所底止如以爲皆山而已矣則鬼乎萬仞非有餘於絕頂之外儉乎一丘非有蹙於容足之中故曰毫末之爲丘山也而何羨乎夫幽顯喧寂而心爲境天下非有真境也逃名者必山林濫巾竊吹者不黷乎誠虛吾

金罍子下篇

卷之十二

五

之心以遊於世則畔也可藏市也可隱卽蟻丘有自垵之民而馬門有肥遁之吏由此觀之委順而逍遙矣又何必攬長蘿援飛莖跨穹窿之懸磴歷幽昧之絕徑守枯平介山發狂乎華峰而後謂之寥朗者哉吾之讀書其山也有年矣蓋私心誠慕而樂之自是而周游天下衡足之所躋衡聯之所及以爲未嘗有山焉者固已神恍三山而氣壓五嶽彼會稽四明赤城雁蕩太微玄蓋之天金華寶陀方蓬之島擊雲蔽日喬絕於吳越者舉不足以

供吾之一瞬而況百樓五癸蘿岩蘭阜要有名字於吾虞者乎是何以易吾之處乎問者曰固而不可徹者子之謂矣抑宇宙此山子烏得晏而有之夫山之一草木盡屬他人之籍而子將奚據耶山人對曰唯唯否否有也者將筭藏而捷焉耶彼固天地之塊物矣誠會之以心而游之以神則過而未始留取而孰或禁故天地萬物而富有於吾性之內者克如也而獨此山也與哉語曰仁者樂山有其山者也孰謂巢由買山而稱箕山者必巢由

金罍子下篇

卷之十二

十六

其精神性術旣恒與之宜而氣魄力量又適與之對故生而以其實契之歿而人以其名配之度其賢豪特達感慨而登臨者古今豈乏也耶而曾莫與之爭安知金罍非吾之箕穎也耶問者曰是亦或之然矣藏山於澤夜半有力者不負而去乎夫山人得而有之則魏氏固窟宅於此矣山人對曰唯唯否否斯亦未覩厥理也相尚以道不聞以力元凱之賢而不能與叔子爭一峴首其道貶也夫有對而後與之爭儒者之道無對於天下而神仙

者流。能役其游魂。俯仰而與吾角。斯丘也。聲音
儒之說。鼓行而前。猶有儼乎。將置其督亢。編車服
而陳乎道左。吾得有斯山省矣。問者於是。墨墨不
復致辯。而去。頃之山人亦隱几就睡。夢有鬚眉皓
潔。僅衣冠者。肅而前曰。予山之靈也。甚善。辱子之
不鄙。予雖然。辱子守矣。擣人者乘其虐。子毋廼它
日。馳子以當塗。而遺我以空山。與則厚顏蒙耻。膜
膽而怒目者。訖有人矣。卽山之草木皆敵兵也。況
宿其不平而同者。與山人愧其言。蹴踏未對。嬰然

金壘子下篇

卷之十二

十七

金壘子下篇卷之十二終

壻 葛 賢

姪孫陳志裕

陳志澄

陳志潤

孫壻陶崇義

陶光啓同校

甥陶履中

孫陳志凌

陳志宸

陳志震同輯

金壘子下篇

卷之十二

十八

金罍子後序

當東漢時吾虞王仲壬氏作論衡八十餘篇蔡中郎入吳見之葦為譚助靳勿廣傳蓋秘之也秘之無為貴言傳書矣吾獨恨蔡中郎不及後時而一當罍山陳先生睹所謂金罍子也先生自舞象歲已負

序一

異才盱衡千古比成進士而友天下嫻然立於著作之庭暇則度墳索以還之籍而朝霄之茹其華而汰其确扶其幽而剪其蔓人竭五官之職而限於畧者先生益饒辨焉迨夫停泓既富精采越溢輒授簡副墨之子積而至數百萬言事

必古所見而語必古所未見意必古所未見而句必古所未見有其彈射而罍不知守有其援據而輸不知攻或數事而比類無遁情或一事而旁証無匿景或片詞而矯若霞峙或連牘而繹若蠶絲其用志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眎彼田百

序二

氏而供掃除之役者知必以下駟走也世儒耳食猥云慕古拾牙頰餘論以自多亡論探靈威之秘爰校中壘之漏籍試取虞人而戶說以論衡謂掌故者何倘亦有井觀乎則五父人櫝壽夢之鼎是已吾所謂中郎恨者以此藉第令得見

是書也者其秘之耶傳也先生固氏其集曰山堂隨鈔不為銓次會稽陶太史周望卒讀而嘆曰是不可混於偏記家請從先生之別號而更名金罍子子之云者其當尊信而傳之耶夫中郎得論衡且秘而太史酷為先生傳書所見廣狹

序三

乃尔不慧遠從里中夙聆先生緒論敬為述諸簡末然固虞人也敢舉仲壬而稍上下其說若先生者奚翅金罍殆灼然與斗山絜名矣
邑後學車任遠譔

金罍子後序

昔穆叔論人之不朽者三立德立功立言並重焉其立言蓋難矣非曠遊六籍腹飽五車必不能言微言亦支離語耳余讀大京兆罍山叔父書神往之又不敢驚怖之情稔然核一至此乎語自古今之所苞蓋者公篇之而啓之為事自古今之所聚以

序四

者公剖之而振其腕其考禮也最精其品人也最確格物窮理又何啻如別莠駘辨三豕記貳負識科斗哉即今都之宏博吳郡之考詳与是書孰為後先余未識袒之當誰立也是書初名隨鈔太史陶石簞恐其槩街談巷語也更題曰金罍子公儒者也曰子倘亦如韓退

之賞楊子雲乎曰非也楊文稍艱寂終垂
本脉以實以大中正之謙不苟同不立異一
暢鄒魯之旨以公嘗讀書金罍山且其
號也因以名焉太史之取義精矣雖然文
因品重楊則文耳以品較公而是書不益為
公重哉公是書久矣知公是書者亦久矣
金豹未窺終目皮也公仲子呈愴然有

序五

感曰先大夫一生精力即是忍令委蠹蟲魚
腹耶從矣敢不勉為就木廢箸獨成孝
可知已公雅性嗜古稱官從勤若書生時
稍暇輒親面史隨得隨筆如瑤臺玉屑
片、異珍時萬曆癸酉余計偕北上會公
江藩立輒入覲謁公每以稿示此時已
為十朋寶矣請梓之曰古今名物事矣

寧能盡吾目中幸親聽未衰它日汝吾
臆見者何限乃足多耶及致政歸精力
疾著作檢閱舊稿刪潤成帙至易簣時
惟一床書耳其用意立言實其天性昔
陸平原心書不成以此為恨公言竟是不
朽亦大快哉公宦三十年歷多功績獨
以副方忤俗位因不副望而尤所難者

序六

四壁蕭然外無長物雖數歷郡藩
所志不立溫飽故也其立德又有足風
者矣公舉嘉靖甲辰進士与伯父高川
公信同榜公兄曰樓山公紹乙未進士忠諫
有聲公弟曰蒲洲公館登癸丑高第文章
亦重一時是時叔祖五山公洙以江右巡撫
奏績晉少司馬同官一朝各以著述後世

自見吾門家聲亦稍振之前王父此輩正勉之匡之三公以同胞奮翼三公復後先接踵即公余族以詩書族誼者繩、不替咸謂陳氏祖先種德厚叔流慶遠人言似足任已余族終不墜厥祖德則文章事業皆足自振豈是書能為公重實公之能重乎是書也更為余族勸哉

序七

侄民性撰



金壘子四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陳絳撰絳字用揚上虞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卿其書上篇二十卷中篇十二卷下篇十二卷大抵欲倣其鄉人王充論衡博引古事而加以論斷考證然迂僻者居多本名山堂隨鈔陶望齡為刪汰之改題今名以所居有金壘山也

經濟錄二卷

〔明〕張鍊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濟錄二

卷》提要

太乙張先生經濟錄序

自將暇不憚而冒名黠因之并沸師

老餽錫物相播煽宣望潤海體

稀張塵

天子、宵時、思所、庶民、信者、後而、名

經濟錄序

瞻深以西表裡少何貌貅林主也者

澤、之、通、親、手、通、緣、調、領、魏、陸、行

乃若懷遜居者懷謙已之德也或馬

職之在而舉之低易以澤生心飢

身於坦輒乃而歸躡之擁牙之於特

子古者孝以持家居市井初無
勢驕車裂且繼有存信者後而
耳鼻獸駭時與同列扼腕聚賢如
得胸臆若甲子一洗此耻而有節制
攜太乙張先生所著論以論之

訂而因二氣於其食之不足今者有通
也夫先生接社宮同與漢服等以副
若望方獨能折權好之角伏

楓陛之蒲掛神武之冠淵博之經
其力於女草其公曰美業輝以興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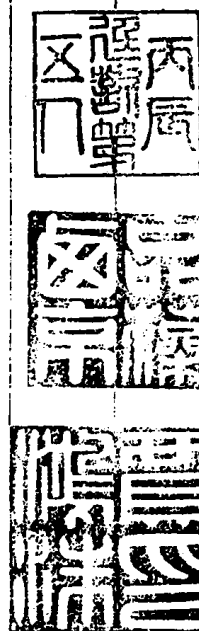
也其口以沈澱焉取後為經流之
抑有權江之環之窮源於此
哀而權其且且難沙印泥琅琳之振也
當自多也

國之守其重席泰將士起桓桓
初眠之家人謹焉肘見睡決不期
而先生密振盤豆懷陰興乎以有
之於將曰將在軍中如人有膽
而富明乎其學不名其兵曰韓氏

兵患冠授兵患驕詐餉日從民入粟如見
 餉計而山田鹽菜稅轉一悉歸有年
 豐如所移恤困用間守德遠中一強為
 太平與兵食相佐品缺定後生之氣更
 通露可持於石也為高糧石飽產
 卷之四
 不亢虧之時可駐旅鴻古款延香而
 一懷興之均元瀾龍城按也乃以乘府
 雅為第正之奇之獨望獨乘緡駁
 帶分風勞沐額頤山北神海東而友
 碧山爭哉夫何身敬者置一經師

國之憂者而後之操角七古進也邯鄲
 競奏官款酒塞出橋一閱之飲血結
 燕之聲毒每與供酒之竊弄其車之紅
 而軫其接也浮輪實集之矣拉則先世
 之之三細黃鐘之為以公黃亦巨款
 經濟錄序
 以之而為錄世之守師以後之聲
 倘有之者手之操也亦其阿咸之玉尺多疑
 錄目者一之天
 時
 崇禎歲次己巳二月要月閏中曆曆

使上谷賈鴻澤書于衡鑑堂



經清錄序

六

奉

取勝錄

墓志銘

洛陽楊先生諱先士諱錫程岐陽人累官中大夫前河南道觀察使

明興文章盛于弘正間其古體創自關中李獻吉張德涵詞抄推王敬夫而近世傳太乙山人詩雙溪樂府詩不作貞元大曆以下語樂府則全元風流蘊藉之致於足海內咸知武功康太史而後有太乙張公者嗣其響為學士宗尚云公當嘉靖間為給諫退而

老于雙溪之上年九十有一卒卒之二年是為萬曆庚子嘉平月十有三日將歸葬邑之焦陽其孫果步至岐持狀丐余銘以余檢知公者人言公受吳人長生吐納之術將不死而棄之何終歸于盡也乃其炳炳大節在人耳目不可以無紀述公諱鍊字伯純太乙山人其自號也先世河南固始人國初諱孝禮者始入關占籍藍屋繼遷武功遂為武功人孝禮生敬配大宋伯文簡敬生海有拾金還主活人海生謙謙公馬公仲



生儒珍未壽王府教授贈大理寺評事配康氏工部
尚書汝楫公之孫女也生子六公即第六子公生而
岐嶷七歲讀書解大義弱冠從教授公就學河間任
與諸生同課試諸生咸下身之嘗製長歌為舅氏正郎
南川公壽方伯羅公見而奇之諸所論議咸出人意
表即太史公亦呼為益友于時聲譽藉甚教授公六
子俱業儒而公與五兄司副公鐸最著名嘉靖戊子
遂同舉于鄉前後成進士甲辰讀卷擬公卷第一為

忌者所抑潯末第明年授行人特冊封朝鮮國王公
次當行而母太孺人在京邸心甚憂之公以人臣分
義自慰解亡何奉命取桂洲晏公入政府得免于行
又二年遷授刑科給事中當是時世廟頗修元默為
治分里當國典交知咸擬津要山東有紅羅女者焚
燬地方作亂而開府何邸相國故太極不以聞公其
既力陳縱寇殃民諸不法狀上震怒逮何詣京下之
獄分里父子逆之不容極之不逮郕公刺骨而時優

有從河套之議公居者以西北苦外患計在失河南
故地以是籌之桂洲晏公公主其議公具疏既草南
以石塘曾公足辦其事起開幕府經畧之牧焉漸北
徙功計日可成而會夏公以黜事忤上旨分宜諷臺
省論劾曾公交結近侍官開遼蒙連及夏公寔重典
言事者杖之廷公獨將不起賴有與衆援者得不死
戊申秋補湖廣僉事分憲荆西荆西承天為上龍飛
之地閩人廖以皇莊故受人投獻占民田訟理多疲

死獄中公結以獄必兩造而後允廖信之出投獻諸
亡賴公痛治之擬邊戍廖大失望以是頗折中貴人
之角而權相意益不鮮友入為公危之曰升高以緩
穽猛在寬往日鮑陸足為鏡戒公曰不然僕案者伏
蒲抗言何嘗不計及此然內有大慙外逢惡黨前虎
後豺與其首鼠前却無如一避明憲為一方屏翰可
無愧耳今有父為飛廉子為愚來由來官長不敢正
目僕令父死杖殺子死逃亡道路流言以為快觀僕

之新新不疑渠已付之無可奈何渠之忿忿欲報僕亦付之無可奈何皇祖有靈必垂陰護必不使僕復受咀嚙如前人也復何虞庚戌公遂落職公之分憲荆西也值連歲江水漲溢為患公相其地為巨堤障之迄今賴其利申保甲之法以防境內之劫掠者而又時時簡閱訓練強其兵衛楚多才然亦多剽竊公倡明經學論文根極理要以改識技之士咸知名當世人多去後之思為既歸築室雙溪間壘土曰日飲

諸知己製長短調令青衣子板聲譜歌之曰吾將于此老矣邑學宮湫隘公精堪輿家言與司副公計各出費易瓦開地拓新之嗣是科第漸繁興有功于文教陸慶元忠詔晉階朝列大夫公博極群書而旁及諸子百家寡言笑神氣安閒家居取給于場圃有餘贍鄉戚之貧乏者此後雖田間值朝廷有大故時政闕失未嘗不發憤義形于色蓋壯志暮年未已也至是卒配趙氏側室張氏趙孺人永興國賓文秀

女婉淑閑壹教公一切不問家人產業皆孺人督理侍康太孺人不離左右七箸滌瀝必躬進當九十出入扶持之其貞孝得之天性公之歸也蓋與之偕隱亦與之偕老者矣壽七十有七公生于正德戊辰七月念有四日以萬曆戊戌七月十有一日卒孺人生于正德壬申十二月十有九日以萬曆戊子四月廿九日卒子三俱縣學生女一長子湜娶僉事吉公朱獻女繼師縣簿表女又繼宋儉女次泌娶劉州守祐

女繼彭照磨桓女女通都御史趙公忻長子太學生爾宣趙出次泮娶榮指揮徵女張出孫男六孫女亦六湜子曰果庠生娶庠生魏晏女曰果娶趙州守爾宇女女一通庠生宋繼殷一通庠生康莊泌子曰珠壻廣生娶庠生康灼女繼平德女曰琳娶趙縣簿爾完女曰權女一通李州同特茂子庠生可楨一許字朝府同伴潤子桂泮子曰梧女二幼曾孫男三煥聘陳縣簿嘉猷子庠生懋謙女婿聘舉人方曜女煥俱

果出曾孫女二一許字玉至貌果出一幼琳出國家
西北適往者諸鎮聯而為一易守自河湟之棄內地
之險遂與外共烽火徹乎內地無寧歲過太乙公倡
恢復之議而事輒從中制已復以危法中之甚矣言
事之臣與任事者之難也昔康太史公與友人書曰
放逐後流連聲伎如阮生日志在酩酊醉耳三公萬
戶非所願也蓋其抱雄才欲建車變伊傳之業而不
獲售以是消磨其壯志公于太史公為甥其弗用也

退而工于文詞至為鍊神氣神仙導引之術大亦所
謂用其未足乎余過武功辱公見枉見雙目炯炯綽
約冰雪之姿非復塵寰中人今其歿堂所謂尸儼然
歟夫捐有餘補不足造化循環然者公位不過五品
立朝僅數載然優游泉石者幾五十年壽九袞餘以
歿其視微一時之權倖植黨固上以快恩讐卒之身
名俱殞為天下笑所待為何如者於乎是不可謂無
九道矣

銘曰

公生而慧以聰當弱冠而名成強仕而明農耄期而
終焦原之上馬鬣封其令名將與漆漳而俱無窮也
耶

經濟錄

武功張 鍊伯純甫著

上谷賈鴻洙憲仲甫選

新安劉淳然與伯甫訂

籌邊議

選將

夫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在軍中如人有
心膽家有主父雖以弱兵處危地而不懼者將
勝也夫簡材於林十木當有一柱必視九木皆

經濟錄

卷之一

一

劣也而後用其一焉百木當有一梁必視九十
九木皆劣也而後用其一焉期尋丈之規常如
於尺寸藉鈞石之重必鑒於錙銖古人論將嘗
以聰明睿智神武不殺仁義智勇信爲德爲才
以五事六術五權九變四機爲用以是論於三
代之上呂望一人而已論於三代之下則起剪
頗牧司馬穰苴之流皆所不及誦其書則爲美
談搜討文武之士以膺勝負之寄則邈然惑矣
張良佐漢而辟策車舉房杜翊唐而秦郎俊

又如林劉李真無御將之才而王鎮惡沈林子
輩不終其事郭子儀有兼容之量而李光弼李
晟渾成之徒舉出其門自

世宗朝西北頻有邊患

九重妙簡將臣之詔無數歲無之公卿臺省會
推獨推將臣之疏無歲無之舉之

朝宁試之邊陲推轂於東移節於西卓然見其
就功者經畧大率一人而已今天下四海西北
九鎮豈無智勇出群之士可驅策爲一方昇翰

經濟錄

卷之一

二

者惟大率寄明於文武有識之士使各舉所知
審其才也而錄之欲知所蘊以已見叩之小試
於險難保其不負也而用之如是則真材以類
而至矣昔者後趙擊涼州張重華以裴恒禦之
不敵司馬張耽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
將主簿鄧艾兼資文武可用也重華用之破強
趙存弱涼晉廷以秦寇詔求良將謝安以兄子
謝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遣衆舉
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晉王用之而敗雄秦

夫厄晉夫西京一隅東晉偏安御艾以牙擊散
謝玄以少擊衆在當時世將中此並於彼視其
可用而用之無大異也然鍾處農中久而脫穎
實劍在壁間感風塵而離室士欲乘時效節近
在偏裨遠在徒伍如艾玄者豈有限哉顧欲擇
之審用之必無不濟

積貯

晉漢文之世四塞內侵邊境無備晁錯上言徙
民實塞下塞下之民隨足使內地之民入粟拜
官免罪塞下之粟隨足景帝不改其策武帝因
之資其厚積命將出師坐收鞭撻四塞之功當
時富強猶日孜孜先備財用而後攻取今日貧
弱有目前之急建新城葺舊城開塹築壘造火
制器集兵練兵賞功恤創師行而費食民饑而
待哺事無巨細種種湏財小物不周動妨大計
經濟錄 卷之一 七

是必上請

九重下赴公卿臺省詳論而熟數之以無私之
心建必從之議如去秋西北小熟今春穀粟猶
賤宜檄所在廣糴而預致之使成臨之地隨處
皆滿如拜官免罪有財者無論遐邇悉所樂從
金幣自糴麥穀自輦但計程平值不與民間相
闕則調外之財可川流雲擁而至矣竊計昔年
四鎮歲供軍餉共一百六十二萬有奇塹課三
十三萬有奇

內帑特頒一十七萬衣綿葛藁一切和國雜費皆歲例不可削減者此外更當招商報中使鹽利源源與歲例表裏應時兼濟可也昔劉晏在晚唐直以推鹽佐軍興上不請

內帑下不侵兩稅提兵四十年沛然稱裕今其人雖逝其法可尋正當講求力主行之俟屯田既立而互用之

屯田

自古英賢之君忠智之士當諸侯割內分

經濟錄

卷之一

八

爭之代以師行而糧從餽運不繼利其臨敵廣野使戍卒耕稼其間耕而有獲以十一二輸官以十八九自贍由來以爲良法美意者屯田是也趙充國以屯田廣漢之期年之間使年終坐視者曹操以征伐四方屯田許下懇荒積穀無遠運之勞與魏將嚴拒乃從容渭濱分兵屯田司馬懿畏而欲避鄧艾與吳爲鄰開河渠溉田通漕江淮大爲伐吳之資嗣是歷世因之其法侵備其利侵博於今榮敵陸梁

非兵無以禦敵非食無以養兵百計集兵千方足食而獨不及屯田者何也我

太祖體國經野屯田遍天下而邊境爲多九邊皆設屯田而西北爲最開屯之例軍以十分爲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種墾田之令邊方閑田許軍民開種永不起科限畝輪租者爲額內之田不起科者爲額外之田然法久弊生弊久法盡瘠田荒蕪不治腴田爲膏蕪兼并爲官校侵奪爲巧慧移丘易畝汨沒於田混亂於藉征輸

經濟錄

卷之一

九

徒有其名易粟不爲國用至於招商關中責令募兵墾田保伍屯聚視功力給牒予鹽酬值初時上下同利今復爲敵商蠱壞泥而不行然經界在田中開列在紙上非高遠難行之事無幽隱不可究之情但求憂國敏事之臣專任責成待以不次之位其規畫措置一事聽其自爲直以期年爲限使田額如舊課程如舊無占種影射包賠如舊隨處有田

隨處行師芻糧如待內省帑運外省民輸有卒
徒將領以足兵有溝洫隴畛以助險有樹藝園
林以護耕轉盼之間變荒積爲豐壤易流茅蕪
樂康阜民足國未有善於此者昔唐德宗問李
泌復府兵之策以兵多食少欲減京西戍兵泌
請發左藏積糴因黨項易牛鑄農器羅麥種分
賜緣邊軍鎮夏秋耕荒田而種之沃土久荒收
入必多戍卒獲利則願耕者衆旣因田致富則
不思歸及戍期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

經濟錄

卷之一

十

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而遣之是後
收入旣腆耕者願留家人願來變關中之疲弊
爲富強泌之一言卽日行之如彼其速卽年獲
效如彼其厚矧在今日大修屯政簡付得人今
年舉之則明年報功快食其利矣其他籌邊遠
畧十有千萬無如此事爲急要也

用間

夫間非君子忠信之道不得已而用於外患敵
國陰濟時艱可也故陳平布兼金具惡草而范

原缺

經濟錄

武功張 鍊伯純甫著

上谷賈鴻洙憲仲甫選

新安劉淳然興伯甫訂

鹽法議

夫食鹽山澤自然之利天地所以養民也上古
無征近古薄征以備

國用要在先不病民而後利

經濟錄

卷之二

一

馬池一出於靈州一出於西章靈州西章去三
輔絕遠專供靈夏洮岷西北兵民之用無容議
矣花馬池鹽北供延慶平三府寧榆二鎮南與
河東鹽並行於三輔間河東鹽上下公行謂之
官鹽花馬池鹽私自貿易謂之私鹽民間便於
私鹽不便於官鹽者百年於茲矣必欲行河東
官鹽其弊有四蓋行鹽郡縣各有分界所司徒
知紙上陳跡河東鹽行三省不可越緇若究其
實在山西河南未知何如其在關中自長安以

西河東美塩絶跡不至間有至者皆泥滓苦惡
中人不以人口惟耕夫寡婦勉食之計其所
售無幾也名雖謂行其實未嘗行之一也往年
商人慮惡塩不售告發郡縣使所在輦運外加
鹽包封印記之及以給民封者自佳釐者自
惡唱戶分塩畏如飲鴆計帳徵價峻於正稅今
雖暫止既爲故事恐不但已二也商人賣塩與
販夫隨以小票塩盡票不收毀官塩不至西路
則無票無票則通責店肆負販細人詣東路白
經濟錄 卷之上 二
買未毀之票繳官公人亦幸免責不問由來互
相欺抵三也買票日久奸人依式私製盜賣僥
倖者冒利敗露者破家雖有防禁迄今未已四
也必欲禁花馬池私塩其弊有五關中民貧不
食驅遣賦稅催切罄家所有走北地販塩與俸
斗升之利一爲公人所獲則身入陷阱家計盡
空一也貧人既爲囚繫內無供餽冬月多斃於
獄考驛逋囚帳塩徒居半死者又居强半民命
可恤二也小販懼捕結聚大夥經山谿要隘偶

遇公人勢强則抵敵勢弱則冒險奔迸投崖落
澗人畜死傷塗地三也公人與有力慣販者交
關終歲不捕反爲導護惟單弱貧瘠者捕之或
以升斗惡塩强入路人筐袋執以報功使無辜
受害四也衆役工食悉有定例惟巡捕工食私
幫公費歲增十倍官吏比銷徒御勞憊動經時
月候文贖職旅食空囊或罰或貸俱爲無補五
也夫物力不齊物之情也好美惡惡趨利就便
民之情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褻多益寡因俗
經濟錄 卷之二 三
成務司
國計者之情也以物力言河東舊商帶支坐困新
商超納無幾澆陋徒勞增課未減公私俱稱歎
矣河東一池雖差大供三省則不足花馬二池
雖差小供三郡二鎮則有餘自然之勢也以人
情言河東鹽百方督之使行至以泥沙勒售假
票糾難而終不能行花馬池鹽百方禁之使不
得行至於此屋破產接踵喪生而終不能禁者
民之大欲大惡不可强也以

國計言河東歲課一十九萬有奇花馬二池歲課不盈數千河東鹽一引三錢有奇二池鹽一石六分有奇如是相懸者意河東與天下六運

祖宗朝俱有定額由來久遠二池迫近塞垣棄取不時故課亦微耿後來因循取足原辦而止耳夫河東鹽既不能及遠二池鹽卒不能禁民間又不可一日無鹽而盜買盜賣終非常理余當直開二池鹽禁使西鳳漢中沛然通行計三

經濟錄

卷之二

四

府所當常食河東鹽一十一萬有奇歲課卽照河東舊率府代辦以其事權統歸河東巡鹽御史則遠觀無異督禁有程兩地歲徵四鎮年例保無纖爽而關中可少事矣夫居害者擇其寡惡利者取其多儻令不弛二池鹽禁則愚民被逮供餽爲費罪贖爲費奸人騙詐爲費兵民歲增工食爲費官吏比銷爲費一切顯隱猥雜不可會計財足抵河東花馬二池正課出於千瘡百痛徒然費之而干戕民命上損

國體又餘殃也儻令一弛二池鹽禁則愚民被逮供餽可省罪贖可省奸人騙詐可省歲增工食可省官吏比銷可省一切顯隱猥雜亦可會計財足抵河東花馬二池正課出於不識不知漠然省之而下活民命上全

國體又餘福也夫人情不甚遠此聞鹽法侍御皆一時英碩表表長者使其聞見悉如關中人習知其利病則亦何憚而不爲良處哉但其受命而來也惟以行官鹽禁私鹽爲職而反是則

經濟錄

卷之二

五

駭矣地非素履事未前聞雖聖人有所不知者何可遽望改易其常耶雖然安國家利百姓大夫出疆義也究理從長議政從便人心不昧因革有時此又關斯民之幸不幸也

錢法議

古者錢幣之設所以權百物平市例佐荒殘利民阜國美制也考之載籍如管子論禹湯之幣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緣商年作幣

救民之饑至於太公爲泉幣其法侵備而民無
僞巧官無防禁漢興文帝使民得自鑄錢市式
不二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之天下非三
官錢不得行後世錢幣侵廣民間事無巨細惟
用錢爲便向見東南行錢邑里財貨流通閭閻
繁無心賞之以爲錢幣處處可行而間有不能
行者下之私造猥雜上之督禁不專切也夫錢
雖微物而爲用甚劇制雖沿古懲其幣而改作
類欲齊同行欲經久必精求古人開物成務之

經濟錄

卷之十

六

意而後可蓋其事今不問能否直以司錢穀者
處之而又遷代靡常徵銅於郡邑不論美惡悉
歛民間鑑金僧道罄鐸污雜之物充之工匠徒
有籍而不擇良鑑冶屏幹徒具形器而不求美
故不待鎔寫呈視已悉其惡矣予謂

聖朝錢幣宜痛除古人當千直百鴛眼榆莢鉛
鐵龜卷一切取便目前苟且之制可期隨方行
用歷數十百年無滯者有四事焉一日工欲巧
未經鼓鑄先集工匠嘗試之令拙者難效巧者

並臻便利而後用之二曰銅欲精練昔人鼓鑄
多因產銅山窟資其銅炭今爐冶遺跡隨處有
之卽其地而建鑪可省民財強半且銅出原礦
無所混淆三日形質欲秀夫錢者傳世之寶肉
好必嚴俊重輕必適均使人見而愛之如漢鑄
五銖錢自漢至隋數百年雖好尚不同而五銖
終不能易唐鑄開元錢自唐至宋元千數百年
雖體裁多端而開元常爲諸品先他如祥符祥
元太平天禧之類與二代並稱但歲久散失存

經濟錄

卷之十

七

者無幾存者宜與五銖開元並行作者宜以五
銖開元爲准輕於此重於此污雜醜惡於此者
悉不得行四曰上下通行夫民懷兩稅甚於承
食使闕開用錢而租賦不用則人情疑阻久而
自廢必量所需施於近地不遠輸者與銀並徵而
用之則公私同好官民畢濟可經久而不格矣
夫錢幣一物議者籍籍作者紛紛求其折衷悉
無如五銖開元者必

廟堂定議式示四方如式者聽之不如式者嚴

罪其人而害沒其幣事必付之能者專任而責其成功宜無不辨如昔年京師之作前年關中之作漫無主者皆以雜銅拙工鑄爲惡錢旋即廢閣徒費民財不資民用有之不如無之作之不如已之之爲愈也

徒工議

予往時舟行潞河見引舟人多驛遣徒工自謂官免刑禁聽羈保居外舍應役咸樂爲用無逃逸者因思此法乃一時一地取便行之若施之

經濟錄

卷之二

八

天下乃仁術也夫百姓犯徒富者折納工食不過數金卽沛然釋之貧者俛首入驛遣之獄歲無虛月官吏苛索獄卒凌雲刑併而死凍餒而死席穢枕藉積氣薰蒸染瘟癘而死者豐年十三四凶年十七八皆不應死人也然十惡大罪自置殺人情罪並無可原有司更迭勘之已無鐵案猶必上之

朝廷嚴動靜覆而後十刑一焉重民命也夫軍罪下死罪一等徒罪重者又下軍罪一等軍罪

多不死而徒罪多死爲民上者不爲良處而直付之無可柰何是重於軍人而輕於殺人也予意以爲徒犯除竊盜不歸有司其餘計所坐年月發本地郡邑附諸役帳與輿僮人相間役用日至而免之概計一省一歲之中善活民命當不止數千因增力役當不止萬減萬人工食以省民財當不止十萬以惡人之力代善人之勞節不可省之財以活不應死之命法行於上恩及於下予故曰仁術可施之天下求民瘼者無

經濟錄

卷之二

九

疑焉

論

出疆乃免

昔者晉靈公不道趙盾數諫靈公患之使鉏麇刺之惡狗齧之伏士逐之悉有天下盾得不死而奔晉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盾歸而復位大師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孔子聞之曰董狐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是矣復曰出疆乃免意是非孔子之言也夫君父無將將者有其端而末遂其事

經濟錄

卷之二

十

也孔子作春秋凡以處亂臣賊子者隱則誅其心顯則誅其事機兆矣而不爲防則誅之形成矣而不爲禁則誅之事遂矣而不爲討則誅之盾爲晉上卿晉國之理匹夫匹婦欲有所爲莫不受成於盾詎有盾之昆弟職盾弑其君而盾有不與其謀者使盾有不與其謀則其返國也不俟稅駕而誅穿矣穿既不誅即使之人周迎成公而立之成公既立即以趙氏爲公族焉由是觀之則惡狗未縱伏士未騁而靈公已斃桃

園之旅未集而成公已立成公未立而趙氏已賜爲公族是斃也立也賜也悉趙盾與穿夙構盾之腹心爪牙胥在穿矣盾又安得名穿爲賊而誅之哉里克爲文公殺希齊悼子不爲異也猶以入惠公爲德趙穿爲趙盾殺靈公不爲異也猶以立成公冒賞韓厥爲趙宗殺討賊大夫不爲異也猶以續趙武爲功蓋晉自惠懷君弱臣強以放殺易置其主爲熟事如穿之倚盾弑其君天下所共聞也孔子宜先聞之盾之藉等

經濟錄

卷之二

十一

得其弑天下所共誅也孔子宜先誅之乃曰出疆乃免夫人臣而弑其君可以出疆免則凡弑其君者止當努力一出疆耳又何必誅其身殪其族滅其惡黨盡除其里居而後爲伏其辜哉陳成子弑簡公孔子請討之告之哀公哀公命告之三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是則聖人之言也其曰出疆乃免是非聖人之言也好事者黨於趙氏之言也學者宜比而觀之

坑儒焚典

以一人而遺萬古之禍儒者咸知罪之而不知禍成於儒者也何者禍莫慘於殺儒罪莫大於滅道此非必儒者罪之苟惡不至於桀紂者一皆知罪之秦之始皇雖強暴好殺而其所爲比之桀紂固有間矣而坑儒焚典之事則又桀紂之所不爲者夫以桀紂不爲之事而始皇爲之初無憐惜之意是必其心有所深激而見諸行事者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何以言之不美之名可以一人當而滔天之禍不可以一人釀故論事者

經濟錄

卷之十一

十一

必原其始責人者必察其情今有殺人於白晝大衢之中者國人共惡之苟求其故雖非終身之讐必有一朝之忿也况天下所謂賢人君子而爲之君者一旦無故而盡誅之彼其心豈無所激而昌然爲之哉吾嘗考始皇之病儒以其是古非今亂天下黔首也然則儒者之道果足以亂天下耶堯舜放湯之爲君皇變伊傳之爲臣周公孔孟之爲師皆古之大儒也而始皇之所謂儒者果若是班乎吾知觀魚目者不知有

明月遂輕天下之寶觀砥礪者不知有和氏遂賤天下之玉觀世儒者不知有孔孟遂惡天下之儒戰國之所謂儒非儒也遊說之士假儒以爲名者也富貴利達乃其志詭譎變詐乃其術公孫衍張儀乃其師孟子所謂妾婦之道者是矣方其在六國以圖秦在秦以圖六國者皆奴隸鄙賤鷄鳴狗盜無所不爲之事曾始皇之不若也彼始皇者身炙目擊之豈不曰儒者之道如斯而已矣忿忿之心已見於逐客之令雖其

經濟錄

卷之十一

十一

暫止不行亦徒以天下未定憂此曹之圖已也夫下定矣內有所忌而外無所憂比而誅之如刻薄之吏斷不疑之獄耳是始皇之罪何足深責而儒者之死又何痛惜也哉嗚呼荀卿世之大儒而李斯者其徒也彼自名與天下之相稱意必皆以爲儒也李斯以其術亡秦而亂天下故他日死不足以償天下之心夫李斯一戰國之士戰國之士衆李斯也殺一李斯天下快之殺衆李斯而天下冤之此天下後世徇名不責

竊過也或曰坑儒者固以世儒之可惡也至
聚天下之典而焚之典何罪哉語曰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魚與城門本非一事也惟其相近而
禍患同之况典之切於儒者乎始皇之意復以
典者儒之所法而儒者典之所自出也亂天下
者儒也而教之亂天下者典也儒之不誅是亂
天下之流不息也典之不除是亂天下之本未
拔也故欲誅之必坑以滅之欲除之必焚以盡
之毒鋒烈焰之餘惟恐殘喘餘燼猶足以爲天
經濟錄 卷之二 南

下後世遺禍者始皇之深意也是則徇其名則
所殺者儒也求其實則遊說之士也觀其迹則
所焚者典也求其心則以爲亂天下之典也或
曰坑儒焚典之禍故儒者趨之也彼始皇者身
行其事獨得無罪也哉噫謂始皇之無罪者是
猶豺虎之不噬人蛇蝎之不螫人也今夫豺虎
之噬人蛇蝎之螫人其性然也苟能畏而遠之
雖有毒厲將安逞乎始皇之爲人也其殘忍酷
烈無所顧忌之意千載之下猶可想見而名爲

儒者身生其時自觀其惡既不能高蹈遠隱以
遠禍歸之高風乃復恣其狂談而是非其時是
與捫豺虎之吻而撓蛇蝎之毒者無以異也則
卒至於殺其身殲其徒而禁其學者亦何怪乎
豺虎蛇蝎之始皇哉嗚呼儒者之道不獨戰國
去古愈遠而孔孟之徒弗出詩書之義弗明學
者莫不盜跖其心仁義其口粉飾驕詐其辭氣
容貌以爲儒掇拾老生之常談蹈襲孔孟之棄
餘破碎六經四書之篇章假借名稱壞亂風俗
經濟錄 卷之二 十五

其當類而誅之聚而焚之始有甚於戰國矣獨
以盛世之人得免咸陽之禍豈不大幸也哉

高帝斬丁公

昔者丁公爲項王將逐高帝於彭城西短兵相
接帝窘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
謂帝骨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
天下者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也嗚呼此高帝雄謀譎畧施非望之恩隆不測
之辱平時顛倒操縱雖以詭道行之而不失正

理獨於斬丁公一事太非人情而司馬公乃謂能斷以夫義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亦豈公明之論哉夫天下之善與惡三也當楚漢爭雄雌雄未判之時韓信陳平王陵之屬背楚從漢者蓋數十百輩意在去殘歸仁皆丁公流也高帝先入關楚王治兵攻漢項伯以楚之懿親乃夜走霸上以宗國機事輸漢王而歸鴻門之會復以身翼蔽之漢王得不死項王之失天下者項伯之也若帝以裁丁公者裁之伯當爲誅首帝

經濟錄

卷之二

六

方懷其卵翼眷然封四人爲列侯復賜姓劉氏獨於丁公數其罪唱言戮之何哉且丁公免帝討其畜意以爲萬世功也其來謁見懷恩望報而來也意豈不曰劉氏得鹿我有方焉帝據其首飾彭越灌剖其肩胛四項嚙食其肉我與之同不且比較而論矣何意以爲罪而輒誅之哉夫高帝臨難求其在丁公與在項伯者其情固也二人聞言聽命鴻門脫死與彭城不幾其事一也若以鴻門脫死爲恩則丁公之恩詎

可忘乎若以不殺爲罪則項伯之罪獨可貫乎况二人活帝皆在群雄角逐之時帝行誅賞皆在天下既定之後理固情同歲時又同帝乃一賞之如彼其優一誅之如此其遽使事事盡然正不足以服人心而有天不弔號詔於衆舉以爲令以示後世是教後世以亂也司馬公紀時此事據理原情以尚論者乃於高帝之過舉極贊之又惑也

王導負周顒

經濟錄

卷之二

七

史稱王導假王敦之手以殺周顒不厭衆心因矣吾於周顒猶有憾焉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故君子之處亂世相親而施擇言而發本譬也懷之恩而化其譬本與惡之同以融其異非好詐也謀國者間酬指顧食去小水亂臣賊子遙觀竊聽以爲動靜利害之端不覺傾其相機所以保身衛家衛國者非細事也晉室南渡國步艱難藉王導諸賢經營調護粗能成立王敦虎視眈眈欲移

晉祚之日久矣導雖不與偕謀猶存輔車依憑之快中外人情皆未察導心向背雲龍門惶恐待罪此何時也

天子猶且依違假借未肯顯言罪之王導求救於周顗顗宜欣承畧無違異以慰其心乃入而不顧出而揚言以討賊爲已任恐動之及在帝前反復陳救歸室上表申論是謂隱慮施恩顯處示怨恩非所知怨在必報明哲保身故如是乎且溫嶠帝臣也王敦慮其異已致之幕府嶠

經濟錄

卷之二

大

乃謬爲勤敬依附留連使敦感其同而不悟其異卒能脫虎口歸帝室以成反正之功王允之蒙童也侍飲敦鳳間假醉卧中俾敦不疑卒能歸告其父共獎王室以免赤族之禍奈何顗以輔弼大臣係國安危顧淺衷浮氣輕言取死波及戴淵而嵩也廷也北也皆一時賢俊職顯之故終懷怏怏悉推而殘迺此之由蓋因南風既蕩法禮盡弛五侯之貴氣凌人七賢之逸情絕世昏酣召辱白眼媒袂飲鴆蝕腸恬而不悟

豈不並可惜哉夫螢火投膏猩唇赴醴慈者之顗在江東諸賢號爲嗜飲西堂之宴醉後狂言忤王手詔付廷尉將加顯戮紀瞻置酒召顗及王導諸人顗乃昏醉欲私紀婢爲有司糾罰夫顗之被酒敗度導所熟知也以醉蒙導所諫護也雲龍門醉言豈不亦猶前狀哉况臣鄰大體唇齒相關加以顗之舊好導宜回腸倒腎遲疑三思深察其不然乃遽以爲真而加害焉是周顗之死帝爲不君顗爲不智導爲不仁於

經濟錄

卷之二

九

敦也何誅

經濟錄二卷

陝西巡撫
採進本

明張鍊撰鍊字伯純武功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
湖廣按察司僉事是編上卷論捍禦西北之計皆
紙上陳言其遠計一篇以堅壁清野爲上策而我
之強弱敵之進退可勿論世有此安邊之法乎下
卷一論鹽法一論錢法一論徒夫宜以充役末附
以史論四條一論趙盾一論秦坑儒一論漢高祖
斬丁公一論王導負周顗益與經濟無關矣

學道紀言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明〕周恩兼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三年徐汝

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道記言

五卷事行紀畧一卷》提要

以徇外虞多虞戒語
多實際不事藻飾主
佩弦車不欲示心也今距
叔夜歿且三十餘年邑學
博徐君雅慕君訪其家遺
稿請諸同志欲捐貳此付
剞劂叔夜之二子紹元紹
節間以諗於余曰徐君之
意則善矣如先志何余雖
勉遜士習浮誇類淺衷大

學道紀言引

二

馬漢雲刻

言無當矣究且茫泮莫知
度極有和叔夜之言具在
率平易醇審不雕鰈而卒
澤於道試令讀者深息而
默體黜鈞說而崇近裏山

學道紀言引

三

馬刻

論著述其裨益士風亦非
淺尠假令叔夜而在寧能
繆叔歟余不佞辱叔夜切
劇最深妄謂可與語道居
嘗酬酢議論頗多今錄中

僅見一二覽其遺編俛仰
今管不勝血陽之感論者
於叔夜注二惜其有志無
季弓今既歿而託是編以
傳不朽則余觀叔夜猶生

學道紀言引

四

馬刻

之年世
萬曆甲午嘉平月朔八十
外翁受心陸樹聲書



刻學道紀言跋

泚余舉丁未而得雪間周
叔夜楊幼殷為同年友云
西公為中表兄弟俱尚志
節卓立於時如宋劉質夫

學道紀言跋

一

吳門張細如

李端伯然余心雅重之已而
叔夜出補外所在著蹟有
循良稱而余獨与幼殷周
旋即署歲甲子余知選曹
而叔夜已山居七年朝野

咸謂叔夜不出如蒼生何

故部中破例補叔夜於浙
臬旋超為督學使而叔夜
堅卧不起時余別叔夜久
尚以為敦行之士澹於榮

學道紀言跋

二

張細如

進者耳無何幼殷起家入
為太常見余口亟稱叔夜
學問中已得力非但清脩
已也乃叔夜竟以是年倖
方與幼殷嗟悼之不三年

而幼殷復逝矣傷哉此兩
君子何天靳以年亦如劉
李耶惟余強為大吏者再
老而得識叔夜之二子若
孫一日持學道紀言告余

學道紀言跋

三

吳倫刻

曰此先人語錄也讀之則
見其刻意好脩虛心從善
蓋凡古今名言及芻蕘管
見偶涉睹聞於道若契即
手書之以備諷詠間附已

意闡發性靈綜覈名理積
久而超然愈有所得蓋於
身心之學進不已幾乎入
室矣余益信幼殷之言為
不誣二子曰先君之學每

學道紀言跋

四

以徇外為人為恥戒勿示
人今學諭徐君雅慕前脩
啓誘後學欲請而傳之則
奚若余曰言以明道言華
矣道不在焉即錄庸能傳

乎言質矣道苟在焉即秘
庸弗彰乎今叔疲茲錄多
見道之言不可以不傳也
二子曰唯遂出以授徐君
萬曆甲午仲冬二十七日
平湖陸光祖書

學道紀言跋

五一

朱有



學道紀言小引

余中年多疾始知學道有所聞見恐其遺忘
輒手錄之以備詠詠然舉筆時即欲構思語
言而徇外為人之私乘間興焉非學道初志
也朱子詩云藥病須還考自知和根斬斷為
人機吾欲斬斷此機宜如之何謹之密之勿
以示人可也

嘉靖壬戌八月九日酉刻周思兼叔夜謹書

小引

一

張效

評閱名公姓氏

友人

後學

一菴唐

樞比部

弘齋林景暘

大同

平泉陸樹聲

少保

裕菴徐汝晉

華亭

五臺陸光祖

大家

與偕徐益孫

孝廉

弇州王世貞

大司

曙峯沈荊石

山

中條李豫亨

鴻臚

詒拙朱向春

學訓

章川王

梨文學

眉如陳繼儒

文學

學道紀言卷之一

雲間貞靖先生萊峰周

嘉靖壬戌七月二十八日 余聞

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平泉云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晉之王祥王覽是也一家雖亂亦有一身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奸是也即此便是元氣

學道紀言卷一

七月二十九日 讀康齋文集有處困詩云

遇著艱難須用心毋令放下便沉淪此關若得千重透信有人間百鍊金冬至夜枕上詩云深造功夫靡敢慳近來又透一重關心思只在聖賢上夢寐不離文字間斯道極知顛倒易一身痛惜把持難微吟又是陽春候細省速途駕速還

吳康齋每言循序熟讀 朱子說亦如此

康齋名利詩云眼前名利日紛紜擾擾何由

得性真置却身心貧富外始知世有出塵

人枕上默誦中庸稍悟一書大旨喜而賦

詩云句習章尋幾十年其於統會每茫然

一朝似得優游力擊節深嗟聖嗣賢約詩

云為惡多緣自放多私根隨處費消磨從

今要術須歸約履薄臨深養太和

孟東野詩云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許魯齋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偽惟有操心是要規

學道紀言卷一

康齋詩云由來氣質已偏枯俗染彌深愈失

初於此不加磨戰勇却從何處著工夫詩

序云變化氣質消磨習俗

李重齋云王端溪有言聖人三戒俱以血氣

言血氣之治學之極功也端溪性剛故其

言如此

胡力庵嘗問一士子浩然之氣士子對不甚

合意力庵云此不要看深了今人常言理

直氣壯理屈詞窮細玩之便見這意思可

見養氣工夫全在集義上

七月三十日 何五山云要節飲食須於舉

動時便著意

林平泉言魏莊渠對賓客終日端坐談論不

倦唐荆川曾與坐談一日不堪其困余問

莊渠得無勞否曰想於談論時自有得力

處 八月十三日又問曰只要說得當

劉初泉云要常見我大而物小

章鄧山云人於道理上常不足情欲上常有

學道紀言卷一

三

吳

餘所以先儒言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

周婁山云章鄧山初時兩頰無骨中年來邈

城忽起鄧山自言少年多病後因念聖賢

教人理性情遂於喜怒上調停自此一向

無病中庸位育功效只從喜怒哀樂中討

天微地學問從性情上用功便是頂天立地事業意亦如此

余問治心之要吳望湖云只要思無邪

陳雨泉在楚中見撫按紆徐紆緩人或病其

非是後見胡力庵誦薛文清公之言曰挺

特自好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始

悟觀人之法

甲寅之冬余將赴湖南乞言於雷古和古和

云廉者多刺須以為戒

八月初一日 余問張汴南公何以能有容

汴南云雖極富貴人亦常有拂意事要在

達此而已又問不及致詳而發之暴奈何

曰此在磨礪多

學道紀言卷一

四

吳

王章川云余初進取之志甚急後於錢塘江

舟中忽有所省自此功名輕矣蓋以死尤

大也後數年偶讀陶靖節詩又知有生死

一闕此闕一透其餘窮通得喪更不必言

到此惟以克己無欲為主陶詩云縱浪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從獨多慮

八月初三日 胡力庵戒余曰此事本自己

事切勿使人知纔開口滋味便減了詩云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薛文清公云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修

劉元城云世間事有大於生死者乎而此事

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于貴賤禍

福輕矣如人擔得百斤則於五六十斤極

輕此事指佛法言

八月初四日 堯舜禹相授受不過只是允

執厥中中字是天下恰好的道理事事合

宜便是允執厥中

朱子曰學者須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

學道紀言卷二

五

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

胡力庵云今人太軟熟朋友切磋之義殊少

又云好仁者無以尚之若既好仁又去

好貨好色其上焉又好名譽好詞章如何

得成

余問應物之道王靜泉曰周子所謂陽變陰

合謂方陽變而即陰合也若著於物便是

孤陽

余問應物之道已知其概靜中功夫如何王

靜泉曰周子謂無欲故靜但得心中無欲

不論有事無事皆靜下學功夫不問動靜

且論立志戒既志為聖賢常惕然自省曰

戒存心處事惡可有此私意之雜一有不

安輒責此志如此無分動靜自無不一天

下豈有能慎動而不能主靜者哉

王靜泉云所言主一一主心不主事

八月五日 訪陳貞亭頗悟東萊鎮躁之旨

此日邵文川來顧余意思與常時別余又

學道紀言卷二

六

訪劉某亦別故聖門以親仁為貴 巧言

令色鮮矣仁註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

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學者所當深戒也

巧言令色足恭註二者之可耻有甚於

穿窬也夫子自言丘亦耻之深戒學者

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李重齋云在彼

者祇見其勞而拘在我者自是舒而泰舍

內而徇外非惑與

唐一庵云困字不好古人只說息字君子以

向晦入宴息言一日之勞至此自當息也
若困倦昏睡反無益所以黃昏時須靜坐
乃睡明日方有精神若一日勞役至晚乘
困倦便睡明日精神殊減

八月六日 李重齋云氣勝固可以助理理
勝亦可以助氣今早與一書生談到義理
處忽覺此氣激昂乃知聖賢循理功深不
患氣之不盛 又云天人終自差別聖人
須兢兢業業乃能與天合一若如異端所
謂逍遙自在決無此理

學道紀言卷一

七

方公沈

八月七日 誦巧言令色足恭註知聖人乃
指自己耻而不為也深戒學者意在言外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俟玩味其意云何 居業如人居屋于日日
謝上蔡云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朝夕玩味
始得

果而確無難焉且玩無難之意云何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正與程子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相反

八月九日 晨起誦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
也不學而能學以能言云何朱子曰學之
為言效也所學何事程子曰學要鞭辟近
裡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
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
其倚於衡只此是學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
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可見能求
放心乃可從事於學

學道紀言卷一

八

朱南軒 方公沈

一友妻多忿怒不自責已過怨其夫之薄已
致病余聞之始知所謂老人之義若能反
諸身無限好處

楊慈湖云學者通患在於思慮議論之多而
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訓

讀康齋日錄惟惓惓以懲忿自責懇懇以安
貧自戒正朱子所謂實用其力也前輩所
謂一處通百處皆通信然當知吾病却在

何處又知古人著書有如美錦者未必皆是為已吾何效焉

楊慈湖云為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八月十日 誦朱註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

晦翁訓子詩云學須隨器有成形方可裁中

學道紀事卷一

九

三

設準繩假借變移無定止縱逢大匠亦何成誦之可不深省

今日船到倉前登陸自語云從容緩步何須忙迫凡事到前且教胸中泰然急亦無用今日過了明日又要今日一生不能勾了人生樂處不必自己勞心擺布只是眼前山川草木無不可喜但是人看不見此東坡語

林平泉至本一禪院法堂與隱南禪師云每

常靜坐中覺胸中自有一種快活對人道不得今士大夫以紛華盛麗為樂吾看來樂得不甚爽利

余性多憂以問唐一庵求脫灑之道曰休問脫灑只當知君子有終身之憂

唐一庵與諸老會講山中施練川劉南垣皆在坐至暮將就寢一庵問諸老此時尚有事可料理否諸老思久之皆云無有一庵曰方今盛寒吾與諸君飲酒甚樂尊從尚

學道紀事卷一

十

張

無寢息之所不可不為理會諸老矍然俱謝不及一庵常言心中無事不待思索自然照顧得去心體本無所不照故也

人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余問今當於何處著力林平泉云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王介州曰叔夜之學近裡著已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楊慈湖云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偽而先儒求之過求之

幽深故反不知道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如丘者焉質直而好義言忠信為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言而有信亡
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弗知
之矣合而觀之以翫忠信二字 李中條曰
先生真善
求忠信者事
皆有實矣

文公訓子帖云大概禮數要恭謹詳緩不要
倉皇顛錯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學道要書卷

十一

汲汲焉無欲速也循循焉無敢慢也凡事皆
當如此方能有成 許魯齋心法

李中條言項文川作一文必愜意乃已不欲
潦草苟就門生用其法至百篇後便覺有
進余因思學者應事接物得無亦當用此
法一向忽畧何時是了

道無大小何處非道當於日用中求之衣服
飲食道也娶妻生子道也動靜語默道也

但無所貪正而不邪則道不求而自得 揚
湖紀先
訓云

王豈石曾問沈東老學書之法東老云今人
非不欲字好只是平時潦草處多吾平生
雖作一小東亦不苟且程子謂只此是學
即此意

八月十一日 誦家貧淨掃地醜婦好梳頭

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 下學之要受
用處 朱語
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

學道要書卷

三

矣以小兒學文未看是如此

事來身向禮中行事過將心去學文局定更
無他罅隙得斯二者老吾身 朱子

克已功夫不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於清
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 呂與叔

八月十二日 佛家所謂見性即是覺字隨
在有覺不為血氣所使謂之見性此是聖

人事佛所謂大覺仙是也

進德脩業最好玩味 德在身業
在事朱語

八月十三日 念朱子云要知心之誠不誠

只看做不做

劉元城問盡心行已之要溫公曰其誠乎又

問從何處入曰自不妄語始 誠是真字

意思言行一致表裡如一

林平泉云步步著實做去久之乃成真鐵

省察克治體驗擴充

廉足以養心楊慈湖云古人每事廉謹無求

於人誰得此真味

學道紀事卷一

三

先即中生辰余念罔極之恩無所容報惟有
思其志意而體之為庶幾耳昔人常言何
以見先人於地下誠為有味

八月十四日 誦慈湖遺書云學者涵養有

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閑靜臨事而無事

楊慈湖與真西山同在史館一日謂西山曰

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

德秀恍然莫知所謂慈湖徐曰子嘗以命

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

道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二卦乃曰吾已知貴不

如賤富不如貧但未知死何如生耳 先

即中病篤時周路步行十五里來問疾路

少先即中一歲其所以無病者以貧賤故

也 兼時惻然有感於斯言

此箇功夫須要打捱歲月方可若欲早栽樹

晚遮陰則非吾所知也 康齋學規

忽驚花吐興無涯認取平安是我家萬事不

學道紀事卷一

高

朱

須閑著意只應隨分閱年華 康齋

文字費精神百凡可以止一落永不收年光

建瓚水 白沙

魏莊渠云朴素恬淡其近道矣乎世味漸濃

人偽薰灼盡鏤其天真矣 余見友人有

少年寡默至登科後辨利者益信莊渠之

言敬當省察

吳石湖云司馬公獨樂園此所謂易簡而理

得也彼溺於富貴利達聲色貨財華靡侈

肆以為樂者朝夕汲汲營營胸次紛紛擾擾何時休息徒勞攘一生耳李谷坪云宇宙中有箇大快活要人會受用大快活不在宇宙中却在腔子內

八月十五日 誦呂與叔克已銘云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已物我既立私為町畦勝心橫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蠢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詞於天誰敢侮予且戰且

學道紀言卷十

五

徠勝私室慾肯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溪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焉莫非吾事頗何人哉希之則是

八月十六日 自念平生病痛苦於輕言苦於貪味苦於忿憤無含弘之量苦於懦怯無剛特之操反觀內省何曾脫得小人氣味而今學問更何所求倘能改去此病何

樂如之雖死無憾

楊慈湖荅曾定遠書云定遠豈自旦達暮皆為邪改邪足矣不可正其心反成起意是謂振苗所謂芸草即改過乃去惡草定遠識其末云乃知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不厭者必有所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

訪夏陽衢問劉元城平生只是不妄語何故後來成就得如此荅云不妄語不可專就

學道紀言卷十一

六

發言上看元城必從源頭處著力言心之聲也意字從音從心已發言為聲未發為音音屬陰所謂淵默而雷聲是也元城蓋從意上用功

余問人有平時巧慧病而神痴病屬氣血而神為之痴何也夏陽衢云神氣本合一未嘗相離今人才能外著不過氣血所助血氣既衰神亦消縮辟之油竭而燈微也然此特常人然耳至於聖賢則有不待生而

存不隨死而亡者聖賢所以看得生死事輕政有見於此耳

胡力庵論王心齋之學曰只是勇

薛文清公云舍而不求曰忘求之太過曰助長胡力庵每誦此語謂學者所患正為忘字自朝至暮念念不忘便是聖賢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如績麻不斷之意薛文清公常言心如鏡敬如磨鏡不敬便昏了所以說學有緝熙於光明

學道紀言卷上

七

張

八月十七日 念理所不當為雖褐寬博戒也不欺他理所當為雖千萬人我亦不怕他曾子之勇平平如此所謂自反反之於理戒當為不當為也所謂反身循理與自反常直不同

閔子之言必有中全在言不妄發上孟子之不動心全在有不為上曾子千萬人吾往全在褐寬博不憚上所謂集義蓋如此輕言則納侮

人死時賢愚貴賤總是一般耄耄之壽與夭殤氣味相似康齋所謂回首平生恍然一夢

唐一庵云壽至百歲說著死還是怕人有何厭足

身心須有安頓處

八月十八日 嘗念人之佞人但欲人之悅已而不知人之輕已人之自誇但欲人之知己而不知人之笑已輕而且笑辱莫甚焉多言何益

學道紀言卷上

六

張

余在長沙病齒陳兩泉云齒病皆垢膩為之日夕漱剔齒之內外可終身無齒患先郎中與兼用其法皆驗今年夏余病瀉夏陽衢教食淡亦驗余因悟胸中戚戚之憂豈亦利欲為之祟耶

兩日依王啓雲之教午前午後不他食胸膈寬舒覺心中微樂然則胸次無物欲之擾其樂斷可識矣因小可以窺大

言語不覺要妄發飲食不覺要貪多君子所
以終日乾乾無有已時

虛齋密箴云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
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
人狂人佞人迺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
妄者也

白雲禪師云二十四五時遇一道者授以定
靜之法試之果驗後又遇之忻然謂曰汝
已小定矣非大定也蓋謂靜時雖小定應

學道紀書卷

九

吳

物未免動搖須於日用間操存始為得力
此後仍向靜中求之真所謂寶月當空形
容難盡

林平泉云方正學文集大抵多說節義可見
平日看得明養得熟卒然遇變更不待商
量有死而已然亦有不死者如馬廷鸞
與賈似道同事托疾去國宋亡之後在林
下十有八年人無以為非者不在其位故
也

余述日來功夫質諸林平泉平泉云玩味書
義若止思索義理恐亦未為得法須反求
自己以書驗之方有益

宸濠之亂孫許毅然死節當時李士實諸人
視之孫許為不幸矣以後逆黨就誅求死
之恐後所謂寔見得是寔見得非於此觀
之

尋常思量得臨時時自省力不被陷溺了此
象山語也

學道紀書卷

十

吳

八月十九日黃晴川書云只主於理不為
軀殼起念便是真靜辟舉業主靜是立意
慎動是作文文變化不齊皆為題意發揮
不可以未作文時為靜既作文時為動
唐一庵書云酬外以與物者心酬之也歛內
而返照者照乎其外之物也兩段除一个
除不得此一貫之所自来而位育全功不
脫此子處揮霍耳

靜泉詞氣從容動止謹重程子云學者有

所得不必觀其講論經義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見之

八月二十日 念先宜人教兼云晨起須將衣服一振防有蜈蚣等類藏伏其內前夜節兒為蜈蚣所螫乃覺父母之訓忽亡多矣孝子必不如此書以自責節兒為蜈蚣所螫倉皇太甚衣不可脫連嚙數口可見禍患臨前順之為佳過於恐懼其禍彌甚

學道紀言卷二

主

馬

林平泉兄弟皆質直雅靜無世俗態余所當默識切不可效人諂屈為高人所笑

郭恪庵被論調官對人言其取咎之由從容不迫似亦有終之相

張文潛云器量易動意形於色得少為足與好妄語者皆夭折貧賤之相

大人凝然不動不小家相

林平泉云豈可謂死後要神不散所以做好人聖賢之心豈如是

林平泉云聖人謂未知生焉知死已有含蓄

東坡謂神無所不之如水之在地中掘井得泉曰水專在此豈理也哉最說得好林鼻南云神是天地間公共之理所以有感必通禪家謂之真如真者即所謂實理如者即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故曰神者妙萬物而言

陸漸川云用人須因才而任之若先有事在以此人任之豈能勝任

學道紀言卷二

主

江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前因學道無成欲遠尋師友撰著得明夷卦余思此卦以文王箕子為言豈當閉門習靜如豫章延平白沙剩夫乃可有望乎此神所以命我也汝勿復疑

人若著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此朱子語余適見人如此者其容有戚乃知自己為識者所鄙賢者所棄久矣

康齋欲將心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為外物

所勝白沙親受業其門乃言舍彼之煩求
吾之約靜坐久之此心與此理始有湊泊
胞合處豈白沙以此救人之翫物喪志耶
抑白沙既得安頓之法乃從事於靜坐自
然省力也記之以質有道

八月二十一日 自念遇賢者與談論可惜
無所得正為談論二字悞了予欲無言註
云子貢方以言語觀聖人察言而觀色註
云皆用心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學道紀事卷三

三

朱

象山先生云好善是入頭處去歲六月聞張
汴南之雅量不覺忻慕愛樂余性狹隘躁
急聞人有容喜不可禁余有多言之病見
寡默者輒欲效之終不可得余性懦怯卑
鄙見個儻磊落之士不勝起敬聖人言見
賢思齊焉既好之何不思與之齊且當思
量所以不如他的緣故不求諸心故昏而
無得不習諸事故危而不安

薛中離云得已即已便無事得過且過便無

累

八月二十二日 羅一峰云子孫終非我所
能謀而保其有也

陸放翁家訓欲子孫務農為上讀書不仕為
中為小官為下放翁蓋為宋室將亡故以
此訓子孫然皆以理為主故不出所料且
以奢恭為戒雖百世可知也古人之遠慮
不同如此

學道紀事卷三

五

朱

料者為子孫作富貴計耳

八月二十三日 晨起假寐夢與林平泉言
近来看得命字畧有明處平泉云命字看
得明白凡事皆不動心非小可事遂醒余
因私喜此心之漸趨於此惜乎尚在談論
上徘徊也

八月二十四日 念張思叔讀孟子至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
盖能守此則無不可為之事

余初婚時每行禮輒預問相禮者先即中語

兼曰臨期著便何須預問兼迄今四十餘

年尚未解先人之教偶讀治心要語安定

晚蓄二姬節孝見之請曰門人問及何以

告之安定曰莫安排又安定居湖其倅不

甚加禮節孝欲往見倅問何以答之安定

曰若思而後見便是不誠直已而往可也

節孝大開悟兼始解先君之意

八月二十五日大抵百行聖賢只是布擺

學道集卷三

三

得是上下順理桀紂只是布擺得差了許

法齊心

聖賢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楊龜山註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灾也田野不辟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

民興喪無日矣家國同一理

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今日正要信他

八月二十六日世上那件脫得理辟如一

物安頓得不是便終須吃虧所以說百姓

日用而不知此胡力庵語余幾忘之

仁者天下之正理最解得仁字好

心在焉謂之敬亦謂之仁

曾子臨死尚不肯苟他只是看得道理直如

此重死生都輕了正平日所謂死而後已

可以反證

焦愈憲希程帥川兵禦倭夷過武昌或云此

人似有才余看來只是言語寡默氣象安

重可見有才識者亦能看得勢利輕彼諂

學道集卷三

三

屈者只是見識陋吾何可取人之鄙笑耶

痛戒絕之

八月二十七日誦魯齋心法天理善道政

恐信之不篤積之不實若能積久物無不

動事無不行

天地萬物各無不足之理世間君臣父子夫

婦有多少不盡分處明道先生語

為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

毫私意之發亦退聽矣延平先生語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尔心戰

戰兢兢那有閑功夫說閑話

象山先生語

悖道徇俗聖賢所弗為名節者道之藩籬藩

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存者

白沙先生語

訪白雲禪師問遇有權勢人應之不易合理

如何曰但依吾本分應之若過分少間不能無愧

八月二十八日

誦許魯齋心法世間事一

壁靜便能一壁動俱動則困憊隨之

學道紀言卷二

主

梁浮山言湛甘泉性情可愛之甚溫然如玉

八月二十九日

誦龜山先生勸學云志學

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

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

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

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

之大體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謂口

耳之學非所望于吾友也

今人於外事外物件件要好只有自家一个

身與心却不要好待得外事外物好時自

家身與心已先自不好了也

程子

九月一日

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

下等人也

陳忠肅公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

此可至所過者化

李先說

對客發言無次且有妄語小人之態見矣戒

之

九月二日

眼前随分好光陰誰道人生多

學道紀言卷二

主

不足

康齋

聖賢氣象湏臾不敢不勉

康齋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當佩以終餘齒

康齋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知之斯信之矣龜山塔楊仲遠書

月下詠詩獨步綠陰時倚脩竹好風徐來人

境寂然心甚平淡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

康齋

九月三日

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

動細思二氣字何所分別志氣養得成時

如何持其志毋暴其氣與此同否把舉業看相似

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

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

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

可行也玩物喪志也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如何看

李重齋書云體之有恒當一日千里矣聖賢

之生於世不數然未嘗不由問學以成之

學道紀言卷二

主

惟貴於得其所宗焉耳孟子曰故術不可

不慎也

主忠信實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

主常存在這屋裡以忠信為吾心之主是

中心常要忠信許多道理便都寔在這裡

否則一切道理都虛了北溪

不曾離得舊窠窟如何便變化得舊氣質

涪陵處士熊定杜門不出張魏公往見至再

三開闕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

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
微言

九月四日 大抵人情慕其所無厭其所有

但念此物若戒有之竟亦何用使人歆艷

於戒何補如是思之貪求自息陸放翁家訓

料得人生皆素定空多計較竟何如凡事不

可用心太過人生自有定分行已則不可

不慎康齋

機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

學道紀言卷一

主

世所謂巧者乃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

空費心力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

濟不濟天也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

籠計較都不濟事朱子

康齋先生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七十二歲方知此味信乎希賢之不易也

先生之意固廣余念胡文定公所謂飲

食男女自古聖賢皆從這裡做工夫其臨

淵履冰之謂耶不如是不謂之工夫余因

病方知此二者其他不知者尚多也當思
聖賢何故比之於深淵薄冰豈貪名逐利
之類真罟獲陷穽耶余尚不悟陷墜今至
矣

九月五日 一蔽既徹群疑盡亡 象山

如何容人力做

九月六日 上蔡云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
及將來做田地就上下面下工夫余初及第
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

學道紀事卷一

圭

江漢刻

及釋褐時神宗晏駕拈宗嗣位如此事直
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
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
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能陶鑄我自有
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
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
養得氣不折挫

見得明時何持之有 象山

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

僻惟正是守 象山

退步思量不要驚外

聖人言溫故而知新中庸亦言之

元城先生云某自十五以後便知有這道理

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個誠字縱

橫妙用無處不通

疑與程子敬字相似
蓋熙豐以前學問

范文正公謂賈內翰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

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自謂平生用之不

盡

不欺似
在言上

學道紀事卷一

圭

江漢刻

王沂公曰楊文公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
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九月七日 思誠字難識杜正獻公曰士君
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此誠字
別陳了翁謂元城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
故此誠字又別韓魏公立朝與士大夫語
退息與家人言一出於誠門人或從公數
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裡皆合
無一不相應此誠字又別曹彬為世宗掌

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此誠字又別魯肅簡公飲於酒肆中使問當託何事以對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竟以實對此誠字又別魏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此誠字又別魏公知永叔不以繫詞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固不

學道紀言卷一
可順之則非本此誠字又別胡文定公謂心便是不誠
徐先生曰莫安排此誠字又別元城嘗不自快曰司戶實有耻而吾不以誠告
轉運
吾其遠溫公教乎後讀楊子云君子避礙通諸理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此誠字又別高允恐負翟黑子此誠字又別
以上誠字仔細體認或在心或在事或在言前或在言後或願行或願理不知何者可以致力元城言行一致表裡相應

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其效如此 元兒午揖因思心在於揖使此揖完全个揖謂之誠耶以此推之凡事不苟於誠為近未知是否

九月八日 余問知命之道陸玄鶴云當知利非我所能趨害非我所能避良久又云當知禍兮未必非福福兮未必非禍如此自能安命

天地升降之氣尚是粗迹有主宰其間者乃

學道紀言卷一
天地靈氣人得之以生養得成時世上事業無不可做道家所謂元氣元神元精是也

九月九日 學問不在新奇不過全在涵養以變化其氣質而已

伊和
學者處貧賤患難能如富貴榮達即不須學矣

輯錄名言本非難事所貴者時時諷詠冀有少進耳若錄而置之不復存之於

心雖錄之何用若欲示人此尤害事
不如毋錄也且吾所錄不論賢愚但取
其言此非示人之書也已矣乎謹之密
之尚守斯言可也九月九日已刻謹書

華亭學諭三衢後學徐汝晉哀梓

學道紀言卷之一

子

紹元

紹節

孫裕

仁裕

宗裕

裕

學道紀言卷之二

雲間貞靖先生萊峰周

九月十日

顧升泉書云學人多

縛以問難為禪以能言為勝及生死現前
都無用處門墻平坦入頭處莫求奇特但
泯絕情緣莫存知見專專看个話頭一歸
何處十二時中坦坦蕩蕩不須熟急求悟
求效雜亂用心便無干涉行住坐卧隨緣
應事事不相妨覺心識紛飛之時切莫將
心制之只專專旋著話頭心無暫捨這是
從上尊宿脫生救死神方久久自定恰似
紅爐上一點雪只恐滔天聲利牽入生死
大河半信半疑便為可惜漚電年光要知
慚懼莫待頭白面皺臨期下手為難
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竊
冥昏默者

目以定體足以步目

王靜泉見戶內日晷指之云光陰不可再得

如何容易放他過去

至當歸一精一無二

九月十一日 恕者窮理之本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莊子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擾邪患不能入是以德全而神不虧

九月十二日 因夜來楊守谷家火災自思身外之物決不能長保所以聖賢輕視外

學道警言卷二

二

物只是見得明無自今以往務要將此理看破不可以累其心

九月十三日 俗所謂當一件事似有味有必

焉事

聖人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當字疑即當其時之當非當然之當所以謂存心不他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却敢為聖人於傷生之事不敢為到臨死却不怕 論語謝氏

註云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萬物即理也誠即其理之實也夫惟心存則實理具足故曰一以貫之孟子所謂放心非必利欲九求道而惑於多岐皆信心未一即放也今所謂講求無非一此心耳張子曰德性所知不萌於聞見德性之知即心之真也心之真便是實理便是一貫之一

學道警言卷三

三

格物是大學最初用功處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效處也

朱子

九月十四日 人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此之謂思誠

上蔡

人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

元城說誠與思誠

思曰睿睿作聖

程子謂思與浚泉相似此思與上蔡意不同

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朱子疑即思誠

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平日一言一動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

楊氏

九月十五日 子在川上註欲學者隨時省察無一息之間斷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九月十六日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

志也高尚其志

學達能言卷三

四

熊剛

志氣之帥也志字向來把心字看所以未解今將尚志立志來看如志要如此則氣亦隨之以行故曰氣之帥也如此看則氣字亦把志之翻然勃然者為氣而非血氣之氣明矣未知如何

助長向來以把捉此心為助長今當就養氣上看謂求之太過全是私心所以害之蓋養得氣充然後心始不動

立得志後亦須事上用得功熟乃所謂養也

故曰集義所生如人技藝皆然

預期其效便要生出許多念慮來

一友甚愛其姪姪不聽忽至忿怒若平時見得明養得純此事自然處得當亦須剛柔適中亦不待一毫粧飾可見五常以智為先仁為之本北溪謂日用間常常發見誠然薛敬軒復性之學原於此

涵養者養个甚麼

愛人而人不親必有忿心此先有責報之意

學達能言卷三

五

江

存於中也此之謂獨知之地易所謂密也吾自知之吾自慎之若實有愛人之心則不然

顧韶溪言王靜泉雖人有犯未嘗怒或言其過未嘗辨也

今人欲行好事臨時多不振蓋其所仗者外面之義耳故不得力謂之義襲義襲者外面雖是義舉而中心實不然安得不餒

九月十七日 夜來夢先郎中因事發怒以

頭觸壁面額俱赤天將晚又夢先郎中書堂中石柱上云為子不可豈其父母豈字欺之誤也頭一行為屋漏痕所掩不復記其何語夢中意先郎中為兼遠忤教訓而發兼念平時違忤處必多但不檢點則自以為寡耳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

學道紀事卷三

六

江

持志疑在戒上如孟子先言殺一不辜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范氏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程子言閑邪則誠自存朱子言省察克治

學問不是懸空虛

夏陽衢云看書如磨鏡須索賴他磨只不要在記上孔明觀其大畧淵明不求甚解心存未見為誠還是德性之知為誠

九月十八日 人於利者性氣必好言語亦

寡可見暴戾及妄語者皆愚人也 兼可不自愧乎

陳去衛不遠孔子甫到陳而絕糧則是去衛之日橐之有無皆不知也兵之笑莫如吳起韓信財之笑莫如商君劉晏而皆迷於其身正惟不必笑亦不可笑也此孔子所以從吾所好顏子所以不改其樂陳石堂先生立乎其大者是怎麼立疑心得其職即是立也故曰則得其理而物莫能蔽

學道紀事卷三

七一

張敬創

九月十九日 平日看心性不明何以為學今讀石堂答問云人見其心之所到無不是而已不知其所到者心之盡其為無不是者則性之存乎其中也又云知性固為盡心之本存心又為養性之要邪廓不嚴不周在其中者必不安故也始悟臨川吳氏及朱子平時大頭腦之言

客有承事勢要反為所薄者余因自思拙于逢迎豈不自在心中略有得處豈非理義

悅心之一驗石堂詩云芻豢膏粱嗜不休
悅心之樂孰能求倘知理義真滋味陋巷
簞歎豈足憂

樂者心之所自得而深於其味甘之美之舉
天下之物不足以易之之謂也

凡出於天者同謂之命不分人物故曰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明得此一字則無所不敬
若君親之臨乎其上也

九月二十日 朱子詩云謂有寧有迹謂無

學通紀卷三

九

七

復何存惟應酬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
此流千聖同茲原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
煩未發之中

子思程子之意與曾子教孟敬子三言略相
似惟敬而無
失最盡

余問安命之道於臧堯山堯山云此當以理
為主余頗有省而未能釋然復問於朱某
某云如欲趨利若非理之事豈可趨這便
是命所限如欲避害若理不可避豈可避

這便是命所拘聖賢所謂以義安命是也
余因悟楊氏天理即所謂命之一言又嘗
問林平泉平泉謂君子但盡其在己其餘
皆付之天又問李某某言昔為郡守時分
宜之勢方張前太守事之甚至吾當其後
豈能事事順適其意但顧理之所在耳竭
民力以盡其歡未必皆利徒為失已然犯
之又非也

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 龜山

學通紀卷三

九

張

浩然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上蔡
辟如婦人夫死貧而無依只宜守節此是理
亦是命命者猶命令之出於君父而不可
違也知此而安之此心自泰然無不足否
則胸中勞擾何時而已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惟直而已直則
無所事矣如未達不敢嘗之對
短喪之問何用委曲

聰明才辨未必不害道

孔子答子路死與鬼神之間龜山以為一致

之理余謂辟如君子敬身全不怕死盖平時敬身已至臨死亦只是敬身而已豈有加乎所以不怕死所謂一致也未知是否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九月二十一日 性是常不動者

龜山云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亦當如此夫子溫良恭儉讓鄉黨一篇皆當盡心

學道紀事卷三

十一

張

學顏子為有準的不知所指何事龜山語錄云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

以直養則雖不忘亦不助長 盡其誠心而

無偽焉所謂直也

楊氏

以心驗之驗者驗吾心之合於聖賢否也

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楊氏

脩詞立其誠是學者第一切要功夫

敬軒

白圭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九月二十二日 余驗日用間罕有誠切處

今欲用功無可致力惟言語上為有把握自今以後先以此為務凡悅人之言悉宜止絕如惡惡臭如探湯宜深味之

王弼州曰叔夜

之所養可知矣

月朔祠堂中致敬乃致敬耳當思如何方誠祭享時雖凡百盡禮亦遵豆之事耳子弟可代故曰則有司存誠為實禮為虛也當思誠字為要

學道紀事卷三

十一

吳

夏陽衢謂誠字敬字仁字與夫良知天理等字搃是一字余思龜山謂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無乃此類與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

恕

九月二十三日 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

書觀我則釋卷而茫然

讀書貪多務速最勞神何曾足學問真玩物耳這亦是非禮之視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豈有終日昏然忘前失後而可謂之學

書取灌溉沃潤之意豈宜太多

東書不觀游談無根

陸子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陽衢謂生死指心而言

九月二十四日 夜來夢報陳泰巖中第三

余因對先君言昔年養靜北庵泰巖在後房讀書甚勤兼自念學道亦當如此今泰巖成矣兼當自喜不患無成患不勤耳集義不必深看若平時件件不苟事事停當

學道紀事卷三

三

久之所養熟後雖大事亦自沛然何疑何懼平時凡百苟且一旦遇大事自然張皇此說似與理直氣壯之言少異性根本自靈明存得此心在此遇事性根自能照見豈有差錯

凡協於人情適於事變皆謂之集義不然則天理二字呆了豈能當大任

凡事酌量運用得天理熟爛自然不動心諺所謂不打緊是也遇當疑者然後疑當懼

者然後懼如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未嘗無懼也如高允對太武之問有養者自然無疑郭汾陽章敬寺之遊有識者自然無懼信乎平日功夫不可無也

一友見人諂屈忘其平日之退而肆恣也君子進亦不諂退亦不肆兼當嘗存於心汝若謗人人必知之面諛何益祇取羞耳當痛戒之豈若遇人坦然之為愈身心俱不勞要緊在此心不慢人耳接人須常記此

學道紀事卷三

三

意

九月二十五日 鄉人來言荒田如何處置余心不怡因思學道無得真可憂耳外物無甚損益於我

發禁躁妄動必溫恭體當自己實事若有心於悅人則鮮仁矣

朱子

孝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者故君子以此為務而力行之

朱子

王靜泉云生生而不息者性也

九月二十六日 橙皮美則肉酸橘穰甘則

皮惡精神之所至不能兩盡如此

莊表行劫湖中所積萬數猶未厭足被擒乃

已人苦不知已足其禍如此燕蒙

君親罔極之恩至此可謂厚幸若猶未厭其

心與莊表何異禍豈追汝

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身張子

九月二十七日 心要在腔子裡腔子陳克

庵以為身子也孟子所謂安宅其謂是耶

學道紀事卷三

五

章

上蔡云學文逸天十八遭走幾時曾教在

宅子裡然則心在腔子裡所謂仁也故曾

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詞氣

一僧云要定此氣氣定則心定久之自明

道無玄妙只要操存得久且熟

何柘湖自言得失榮辱近來俱不留胸中上

牀便睡且無夢

李雲亭言自幼好樹石至老不改然聲色之

好却輕余因思道家結胎之說有理今欲

移所好於義理乃不負康節之遺訓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常自提撕不與俱往朱子

九月二十八日 因李雲亭論種竹之樂夜

來此心便在竹上何柘湖論盡此心便在

畫上義理便淺淡可見心無二用所以好

仁者無以尚之

無暴其氣所以持其志也

九月二十九日 放其心之心即舍其路之

路指仁義言也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

學道紀事卷三

五

江

哉此之謂失其本心可見孟子所謂心不

指知覺之心而言

宋遣李杲使金師李綱以為怯懦必誤國自

請行後杲果北面膝行而前恐懼失其所

言當思李綱至此如何天之所以與我至

貴者安在學問之功可少耶朱子謂見得

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自古皆有死奈

但見理不見事程子

昔猶今今猶昔有能覺斯隨意而適慈湖

九月三十日 宋皇后太子如金師孫傳從

之要知孫傳若為人而行見虜酋豈能無

懼若知有君而不知有已亦懼否可見略

存得失之心便不能無懼不必為功名與

為君親也此處俟再玩索安定莫安排

孟子養氣章後即繼以王霸可見意誠乃可

不餒

以正治心即吾得正而斃焉之正也

南軒義利之辨朱子謂與性善養氣同功恐

非贊詞蓋同一意耳

杜與渠言願左山昨已仙去余因思草木榮

枯自是常理但順而不害以盡天年乃為

當爾人於養生亦似如此先儒所論更不

須疑

十月初一日 晨遇一事能忍殊有益真所

謂忍過事堪喜

能省思乃所以省財能省憂乃所以為子孫

謀也能自立乃所以取重於人不必矜持

能慎重乃寡怨之道不必諂屈

聖人以患得患失為鄙夫不但不宜患亦非

人所能患也

古人子孫有過不諂讓對案不食當思其意

云何恐賊恩也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古

人說到父母乃從感恩上說何也論語三年之喪

食淡勝於肥甘食後乃見貧賤勝於富貴當

亦如是

十月二日 白雲禪師述老人做自家事一

說因言早起默坐自念昨日所為即趙公

白黑豆法也余問默念時此心尚有著落

既懺悔後當如何曰當如太虛相似余問

此心不在天理不在人欲此心更無懸空

奈何曰此心只要向天理一邊不要往人

欲一邊只此便是中流此便是把舵人也

余因悟天理有何形狀要循天理便是天

理平時乃是騎驢覓驢先儒雖言之不深

知其味耳朱子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白雲云此甚是但人難曉

朱子云欲自識此心是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白雲深以為然

余問前日卜從師遠遊乃得明夷是欲兼坐關耶白雲云此不是木關乃正門耳嘗有偈云玄關水不添靜室暗塵生是也

白雲云談論知見及一切功德俱無受用惟腳踏實地始終好謂實行也又言不肖聽

學道紀言卷下

六

張

彼談論時兩目正視此是實心昔有一鄉人聞人德行矍然起拱手曰誠然此便是性真所發他人雖見之不覺也余因悟正顏色斯近信之意三際即一念謂如不妄語須是從今以前俱不撒謊從今以後更不矛盾見在所言所行無不相顧打成一長片也得一切種智須要看見得道理方好故曰無垢清淨光慧日破諸暗悟真禪師云靜中將平日所憂所疑看破自

然不上心來日常舉動須要知是甚麼在這裡舉動

有僧坐禪夜半忽叫云賊在這裡隣僧驚問其故乃是見得此中緊要處拿得住也

十月三日言動於人易主張現前視聽最難防只消志向常教勿便是求仁第一方天理無形覓轉迂問君畢竟是何如若人要去循天理要去之心便是渠

蔣司務積米千餘石不得利以憂成疾悟真

學道紀言卷下

本

往慰之司務悔曰早知此理不至今日竟不起余謂此理看人甚明自家何以便昏視人還甚

夏陽衢以靜中所見告白雲白雲謂船已到張家灣只少橈子此後靜中有見疾起作一偈書而記之一生把來做橈子看守他日進午門宗廟百官無不看見

得師明旨却去坐關到塵消境絕萬里無雲親見本來面目此後萬緣俱染不得所謂

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裡過來香

十月四日 幽暗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

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 朱子

因良心發見之微常自提撕不令昏昧便是

做工夫的本領否則眇眇茫茫無下手處

也 朱子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

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朱子

人生壽夭不可知古人謂今日不知明日事

學道絕言卷二

辛

張

是也憂慮真何用諺所謂得一日度一日

不深味之耳所以君子憂道不憂貧憂道

者憂吾所見之不明而為外物所累耳

是我底要提起不是我底要撒下只此二法

而已

十月五日 聖人言君子憂道又言是吾憂

也不知君子何故多憂如量當宏吾却隘

識當明吾却昏氣當壯吾却餒如此類豈

可不憂又如富貴當輕貧賤當安死生當

忘吾却不能那裡成个人所以可憂

十月六日 念慮生生不斷只草木生意一

般與平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因悟此

至尊者道至貴者德不為物欲所困倒故尊

貴

正要事務上看得分明方是學如宋李垂為

丁謂所排出知均州謂既敗或勸以求知

於內歎曰吾早為此已為翰林學士久矣

何俟今日終不改節竟不復召可見守節

學道絕言卷二

王

非難只是耐得屈抑為難耳歷四州猶不

召用終不改能忍故也古人言晚食可以

當肉安步可以當車刻苦如此所以能不

動心

讀書是氣肯讀書是志讀而不忘志中之氣

也 心與氣合

東坡謫惠州自言辟如生長此地便了山谷

謫宜州自言做秀才時貧陋原是如此皆

素患難之意

十月七日 今後晨起及晚坐俱要計一日

飲食言語之當否不但咎其往者且須改其來者別以黑白豆當者為白否者為黑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

今早少有不平氣象甚局促少頃畧定便覺氣象平和可見聖賢所謂情性不過只是喜怒哀樂若能涵養常時如此往後應接恐亦自然平和

學道紀書卷三

主

熊

聖賢只就日用常行上用功故謂之庸行

吳石湖語鄉中士大夫曰你莫道我沒受用

我雖貧儘有受用

應事接物時不為人欲所困縛便是聖賢受用處

學要習習之久方熟熟後方可望得力耳如

小兒習課非日子久不長進也況於聖賢

之學可悠悠地乎

只要熬得淡泊無往不可所謂足乎已無待

於外

十月八日 貧賤富貴均有受用處均有受

苦處不甚相遠所以古人安命任理安之隨處

好皆

林阜南言勞動則神安靜逸則神疲 思慮

紛飛者火也凡事猶豫者神不足也

十月九日 陽衢言白沙詩有莫謂求心不

求氣之句

讀書得一句便深自玩味豈得勞神

學道紀書卷三

主

井

十月十日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正是尸居

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之意 鳶飛魚躍正

以其戾乎天之中躍乎淵之中而無所倚

著耶 日月麗乎中天何所依倚而萬古

不息所謂不偏不倚之中其類是耶

張子韶曰古人默觀方寸孰偏孰正偏處舍

之正處行之心在於正而情或居偏吾則

痛檢其偏而不敢劇談正理深恐所見隨

言散去其於行也必無力矣今人寡言者

雖善惡未可知然使其為善必力其為惡也亦必力若夫終日詭詭者為善為惡多見其不終耳

十月十一日 持其志無暴其氣暴字有卒暴凶暴暴露粗暴之義凡近之者皆有害於氣也戒之 養氣所以養志

薛中離云凝重從容自然寡過輕躁惰慢未有不離道者

十月十二日 薛文清公云吾近來甚得敬

學道紀事卷三

五

與無欲之力 兼昨日因為名發怒今日又為利多言渾忘却道可見無欲又為要也敬所以持之

我不宜怪人人之怪我不可保也諂人者常取薄奉人者常取惡況竭力以事人謬亦甚矣不可防人之輕我不可輕可也不可慮人之議我不可失可也

外物得失所去幾何遂至動心 兼之愚不可比數

十月十三日 余平生言語殊覺輕浮淺易不知人之笑已也若拙訥何妨

十月十四日 氣容肅若任氣奔放事事苟簡所以要敬

吾身若在百事皆易處所以要知輕重小大之別

視聽言動得其宜即義也不必去就取舍之節凡外方皆是故可以養氣

見生人則矜持猶是心在見熟人則恬愉反

學道紀事卷三

五

是放心

十月十五日 才著意便是正才不著意便是忘

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便行難以遽自匆匆也此是朱子見得到處

十月十六日 王者不令人喜不令人怒非獨聖人雖知者亦然施恩易窮而人心無厭徒自勞耳

十月十七日 孟子常說人弗思羅豫章詩

云聖道由来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
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自註云
學道以思為上此豫章開示延平之始又
第一首也兼病痛全在不出思出來

十月十八日 幾字未看得破

十月十九日 先君因蓋墓上屋買瓦濫惡
發怒成疾竟以此背棄兼不戒此正所謂
夫差而忘乃父之讐乎不孝甚矣

嘗記楊石南言人之忿怒大率為聲色貨利

學道紀事卷三

張效

看來不獨忿怒九憂懼等病亦起於此

十月二十日 陽衢云王龍池留心禪理兼
見其舉止端莊疑之果反觀也

吳少海言莊渠少與石川同師二陳後大陳
官教授小陳黜落為編氓莊渠事之甚謹

一日置酒舟中共飲至更深從者皆倦小

陳素好飲命僮僕皆卧而顧莊渠使執觴

石川行酒時暑月多蚊莊渠兼舉扇為二

師驅蚊至天明方散了無厭倦色其誠慤

如此

十月二十一日 陽衢云動正出無工夫只
是心存便件件中節耳

十月二十二日 錢財最能使人作禍賢者
營宮室置田宅不肖者教歌兒舞女放辟
邪侈使人不得寧

十月二十三日 要看破一切物累朝夕點
檢令了了只是知足二字好

十月二十四日 伊川云今人事事轉動不

學道紀事卷三

志

得沒著身處 著身處其理之謂耶

朱子慶元六年三月庚申夜言為學之要惟
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
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
地生萬物直而已矣癸酉勉諸生以下堅
苦功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

只在專一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
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轉處且收歛此心
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

事只在熟

十月二十五日

必有事焉之事與昭事上

帝之事字同義

此理為主明得此理即是主宰

十月二十六日

人有一善皆德也據而守

之可以日充日進

十月二十七日

人有至尊至貴在身而為

物欲所驅日逐煩惱勿忙所謂莫被他誑

是也象山欲高著眼看破世人為此

人要自貴自重豈可為物所動不勝其卑污

可耻之甚

盛服非是要人誇好亦所以自重

十月二十八日

勢利輕得一分則自家重

得一分人生如朝露何苦如此孟子哀哉

二字所當猛省

十月二十九日

籍溪講易於涪陵處士譙

天授父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

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先生喟

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

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

朋友者今日之典籍典籍者往時之朋友籍

溪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

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

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勢分要看得破職分要認得真

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也只是天命流行物

與无妄故謂之實理

辟如一圖左手攫之則斬左手右手攫之則

斬右手然得之者則與之天下人終莫敢

攫者以二手重於天下也况夫重於手者

乎古人較量利欲之輕重如此所以孟子

要人思

十一月初一日

榮辱輕重惟義與否科甲

名位何加損於我小有不辨此義為不精

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

寧傷其身毋傷其心

形之所在神與之俱

卜者古人不敢 欠之意非以得失利鈍問諸神也

古來聖賢皆死何況於汝若做好人落得做耳不然枉做一場人

象山在疎山只玩味語孟晦翁在泉州客邸只借得一冊孟子仔細讀

十一月二日 靜春先生云苟志於學而惟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嚮善士大夫是板是慕與向來炫於文章溺於訓詁流於異教

學道紀言卷三

三

朱

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於常情為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於常情為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於容貌顏色詞氣用力如曾子或於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

十一月三日 心不存為物所引如木偶人耳心為一身之主在內則身無不覺在外則一身無所主矣胡做亂為不覺其醜

氣亂後妄動者如酒醉然非不自知不自由耳

實理者對謬見而言對人欲之偽而言對虛幻之物而言對浮論虛說而言

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理耳此理蓋泛指事物之理而言

十一月四日 大學所言理財正在不專其利以同此好惡非如今人之理財也觀孟獻子之言可見義必仁者乃能好之仁者

學道紀言卷三

三

朱

視天下為一體故也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指仁義而言

勤儉自能生財不在貪利如佃戶皆宜處之有道道理只在事上見

鄒東廓與馮南江書云人之首加以冠冕加以箬笠首不知也人之足履之赤舄履之菅屨足不知也

十一月五日 聞二姑有女嫁海濱近來漸裕因思人之貧富不常與天地陰晴相似

斷非人謀所能保守但當盡其道耳王靜
泉言君子何曾不謀食只所謀在道故兼
得乎食若專在食則未必得食也所以君
子憂道而不憂貧非全不顧貧也謀道非
懸空別有所謀亦只在謀食之中

十一月六日 蔡季通平日與師友講學元
無取禍之理一旦遠謫若憂悲恐懼寧有
用處困極而死亦何愧於天地何怨何悔
當此時節只宜安之是乃理也知得此理
遂不復動心此之謂仁吾輩有動心處常
宜想此

十一月七日 處家事遯時度去後面事不
可計料且盡目前所當為之理以俟之而
已俟命者俟其來而應之非謂窮通壽夭
也余在平度常以得失為憂在臨清常以
毀譽為憂在通州常以隄防為憂今日思
之皆無分毫用處而此心之累與夫行事
之牽制為其所害多矣自今以後戒之猶

懼勿克况又甚焉將不勝其謬矣

十一月八日 勿為一身之謀而為天下之
謀勿為一時之慮而為千萬世之慮此可
以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若拘拘於一身
一時之謀將不能安其一身與保其朝夕
矣所以聖賢成已成物原非二致天子守
在四夷諸侯守在隣國數學半扶人所以
自植壅人所以自塞其意皆同

唐一庵謂教子以正則自家家庭之間亦不
能不正上蔡所謂法則可推而知

在家汨沒不如遠尋師友略可做省此亦古
人法則耶

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
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嘆哉

余為死生所蔽是第一大病其次為利欲所
蔽為名譽所蔽此三蔽者將沒世而不能
改矣死不瞑目然此理不難曉而昏惑如
故何耶 私智廢滅此理自明

唐一庵評
自青自修

十一月九日 事之當為者須為之但不宜
欲速何則凡事幾之在彼者不分大小皆
不能便如吾意辟如賣一菜至易事也亦
待彼要買方得脫手此皆是理聖人所以
毋必
惡動之心即動也求靜之心非靜也余之病
源在此
惡讀書之勞便欲速了其勞更甚尤不可不
戒

學道紀事卷三

三

天

窺測破箇網羅決裂破箇陷穽

十一月十日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為甚孟子所謂思如此

王石梁言朱子之學須要讀書象山則立談
之間可講此石湖云然靜泉因言象山是

聖人真傳血脉

人無常活之身身享有限之用

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
都無安着處孟子求放心亦不是只收放

心便了且收斂得个根基方可以做工夫
不然是守个死物事

十一月十一日 已前看得心只是虛蕩地
而今看得來湛然虛明那萬理便在裡面
向前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上都
是字

某舊時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
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

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

學道紀事卷三

三

吳

悔可玩

草廬云敬字最難識有三義一曰敬畏二曰

常惺惺法三曰收斂不容一物

薛文清公云多言使人心志流蕩而神氣亦
損

華亭學諭三衢後學徐汝晉稟梓

學道紀言卷之二

子紹元孫裕美裕宗

學道紀言卷之三

雲間貞靖先生萊峰周思兼著輯

十一月十二日 向疑先儒與門生講論終日不以為勞無乃近於好名乎偶思今日所以知有正學者誰之功也然後知先儒所見者大非計一人之私也象山謂何足與言仁義其意如是者必其不知自愛者也其指是耶

人貴知耻大桓才能名位不如人皆不足耻

學道紀言卷三

長樂縣知

只是見得勢利重乃深可耻塵容俗狀不勝其醜曾子所謂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兼當終身誦之某人敬事人奴為新婦所嗤某人吞人奴之拜跪伏市上遠迎鄉宦為百姓所議兼可似之乎獨上高山望八都白雲飛盡月輪孤茫茫宇宙人無數那个男兒是丈夫

十一月十三日 成敗盛衰必然之理家業豈能常保子孫豈能長盛若拘拘為之計

深遠非智也此理不難曉向來全不到此真有所蔽耳

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虛不測之神

十一月十四日 機變之巧不如人何足耻乎兼所當耻者乃在不自貴重耳孟子之言與夫子巧言令色章意全象山得之矣兼當耻於不能拙可也人各有能有不能心地不如人深可耻耳其餘機械變詐何用如人耶

學道紀言卷三

二

長樂縣知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

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炯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臨事因省力矣

學力不究此等真正晝春冰耳平居一有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

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十一月十五日 人之欲富不過取其方便

耳不知食色能害人不如不方便者為佳

富者怨之府也取之固怨與之亦怨

貧者資於人未嘗無也富者資人未嘗有也

錢者泉也其流如泉

人不在貧富只在做好人耳若是好人貧亦

不困乏富亦不取禍

只是任天所付最好

十一月十六日 若不當理雖無私心亦是

學道紀事卷三

三

妄

財物如飲食然多亦不可無亦不可白雲適

中之言最有理所以當勤而不當貪當儉

而不當吝惟適於理而已

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

也

權字不與經字對

十一月十七日

身同夢幻非真有事比風

雲不久留如去年凶荒殊以為憂不覺已

過凡事想皆如是須以此觀之如身畏痛

痛過亦休如財憚費費過亦已

十一月十八日 東晉尚清談而劉石亂社

宋貴禪理而完顏入豈士大夫愛身之念

太重而不以國家為事耶此人所未言抑

亦難言矣夫

所謂大常之理者如花之榮落日之朝暮不

足置之胸臆也逆順苦樂不分大小皆以

此觀之

學道紀事卷三

四

十一月十九日

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故謂之命無可奈何者言身世之違順

苦樂非人謀人力之所能及也但當順理

而動是謂委命

人生大難惟有重病極貧大亂三者而已其

餘細故何足介懷

晁文元公

十一月二十日

隨時隨處息業養神

禪源序

覺智忍力勇進堅守四者相成貫珠連環

忍力最難如遇喜多言欲忍之使默見色思

濫欲忍之使伏逢樂將縱欲忍之使歛臨
食方甘欲忍之使節皆人之所難也

十一月二十一日 小人行險以僥倖行險
不但險詐九縱恣酒色皆冒險為之以幸
其無事耳然則所謂居易者亦是步步踏
穩做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方可謂之居
易居者日向此中住居也嘗記溫公有登
山法從容緩步勿措足於險是也
夕雨生眠興禪心少話端

學道紀事卷三

五

樂天

已共身心堅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
心息音渾融深智先覺念無侵隨辦及即溫
尋用此法存於心

種種念慮皆如幻化影像皆是他緣靈靈一
心如鑑之明未曾不照斯為真我誰能勞
神而憂他妄緣乎已曾千萬億劫妄憂之
終有何益非惟無益仍展轉招於妄苦
十一月二十二日 夜來偶有煩惱却之不
得因悟一法似有效驗但古人未曾及之

未知是否試作韻語俟質有道 煩惱來
時苦外馳頻加喚醒轉沉迷不如權改眉
頭去且把新思換舊思 換却西邊且想
東初來煩惱忽消融尚疑古德渾無語恐
是投胎奪舍功

十一月二十三日 唯吟一句偈無念是無
生

十一月二十四日 大抵心中有物雖靜亦
無益反滋憂想只是遇事接物時常自做

學道紀事卷三

六

省便是靜也譬如田土錢物少得一分則
減得一分之憂賓客少認得一人則減得
一人之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 余平生有三貪貪食貪
言語貪看書此三貪者畢竟要結果此身
若能改得此病廢乎一快

人生歲衣十四日飯兩盂而終歲蕭然疲役
此何理也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
食分齊所謂誕寔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

不應凍餒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為百草憂春兩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楊忠襄公邦乂少時為同舍給至娼館愕然疾歸閉門號泣誠齋曰大凡立身行已須立脚之初便確乎不可拔到後來習得定死生禍福都不能奪

溫公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學道紀事卷三

七

十一月二十六日張魏公每訓子及門人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

呂申公居家夏不排窓不揮扇冬不附火平生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以時書於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

書於屏風

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忠宣

十一月二十七日人之患大率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如今管門者應接賓客實無所預非應迹而何又如日間所忘之事五更時忽記憶起此皆自然之覺非用意也

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流水不腐戶樞不朽此

其理也

蘇子容

學道紀事卷三

八

呂實臣善枰停事人情物理無不允當元城極言枰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唐一庵所謂權字指此

徐節孝先生有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大書一正字與之

劉道原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溫公

陳述古將終妻子泣請遺言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之而絕

陳了翁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誦之

十一月二十八日 康節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有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安定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

學述卷三

九

故

血有傷

宋祖召學士竇儼對至屏間不進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

竇儼為晉府記室賈琰為判官每諸王宴集琰必怡聲下氣褒讚捷給儼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懼於心耶太宗甚怒白太祖黜為荊州節判後即位思之召為樞密直學士數月叅政

十一月二十九日 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

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

好天地之生物春生夏長至秋冬亦只藏

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秋冬已絕未春無

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

有進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

則思不起 朱子曰先生成誦之語最為

捷徑且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

學述卷三

十一

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朱子曰

此說甚當

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蓋欲人存意不忘

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

耳 朱子曰先生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

時省察積久自得之耳

戒之慎之日慎一日造次顛沛常在於斯

書先忘只為義理未精精則無去處也仲尼

一以貫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但養心識

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未知生焉知死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十一月三十日 黃太史稱濂溪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延平嘗誦之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朱子曰洒落只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裡亦自

可見

學道錄卷三

十一

濂溪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俸祿以周宗族奉賓客分寄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

十二月初一日 高南洲嘗吾輩居官一日欲了一日事今在山林豈復有不可事而終日匆匆忙忙不肯放下耶余初不覺其

味今始有悟如畫中人坐釣船上家中縱有未了事且姑置之

如今休去便休去若待了時無了時

十二月二日 世界如許大如許長久可惜吾人以易壞之質不能久享此好光景也況日逐膠膠擾擾自求忙迫何其惑耶一庵受業甘泉之門甘泉嘗問此間好山水曾遍遊否古人遊名山大川必有所得一庵問何故有得白君有所得君自知之吾不可以異汝也一庵後於遊覽間果有所

學道錄卷三

十二

悟無年十七時遊金山因觀於海上歸告細林先師所問亦與甘泉相似不知前輩所見何如也

十二月三日 存心不必拿定只如朱子所謂才言語便思簡默才舒放便思收斂之類只是存心只是敬推此類如飲食便思適可而止讀書便思不宜貪多寫字便思不宜過求遇事便思不宜匆忙皆是存心皆是敬

十二月四日 士大夫家居何者最為急務
惟有閒適是急務耳今人經營家務周旋
人事粧點名譽皆誤也無當猛省

十二月五日 不是富貴累人人自累富貴
只思大舜若固有之之意任其去來何累
之有

十二月六日 人心如燈之著薪不可無所
依但一向逐物便是燎原之火

十二月七日 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

去尋春

學道紀事卷三

三

吳

十二月八日 佛氏所謂示疾非謂以疾示
人蓋不歷此境此理不明猶以此理昭示
於我耳推此凡貧賤憂患無非所以教我
明矣一件不透則一件作障所謂還宿債
亦是此意然須大病時此障方到象山引
追天之未陰雨一詩極好

十二月九日 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
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

靜老杜寓居同谷詩也子美何等人窮困
若是嗟汝思兼汝自視何如子美願坐享
溫飽猶不自以為足耶中條評正是先
生心安理得處

十二月十日 方潯南言人心不可有著然
非空然無著也貴在著而無著耳所以說
著而無著有兩句無事於心無心於事

十二月二十六日 平泉言朋友易合者到
利害之際都不得力其落落難合者到利
害之際反得力

學道紀事卷三

十四

吳

夬卦以五陽勝一陰則曰剛決柔也剝卦以
五陰勝一陽則曰柔變剛也決字與變字
可想

生老病死如春夏秋冬

十二月二十七日 教小兒須發其自重之
意豈惟小兒余今老大方恃此作入頭處
耳

前輩言得科第不足喜只是要受用他為貴
余聞之於張賓山云然惕然有儆然錯會

其意反為所累近讀慈湖集云貪則是利

欲不貪則是崇高富貴始悟前輩之意噫

余在雲霧中十六年於茲矣一養評此來
峰清明景象

余以多言為戒久矣略不少減何耶豈非利

名所使不自由耶薛夫子謂知道則言自

簡有肯哉

偶讀顏杲卿真卿死節事自嘆古人義氣如

此余怯懦太甚何足數耶真有愧於丈夫

也因思倭亂時李氏一婦人為賊所虜贖

歸之日羞見甥姑入房即縊而死何不死

於被虜之時先正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

非以此

義者事之宜若事上不宜便不是義不獨氣

節為義

十二月二十八日 刑罰可以戕身盜賊可

以喪財徭役可以破家怨怒可以業謗人

所知也憂之倫之畏之避之無所不至不

知意外之變甚於此也或狎而近之或趨

以就之或便而安之或多方以來之何耶
此之謂不知類也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事不足以勞我而勞於

煩擾人不足以疲我而疲於輕誕

遇事而躁欲其速了而身逸也不知躁之彌

害接物而諂欲其相悅而譽廣也不知諂

之滋卑

剝貧民之膏脂以肆已之欲欲可省也殘愚

人之肌體以快已之忿忿可節也

謀身無萬全之策不如委命之為安處世無

百中之慮不如任理之為適

嘉靖癸亥正月初三日 張汴南言乃姪相

毆事皆據道理而言此所謂言語有章也

若從容婉順謂之能言若善妝點謂之巧

言

正月四日 動作有文言語有章吾於斯言

甚愛之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所深畏二者

其迹相似也吾何以辨之

正月五日 近得拙字可守又得一約字可

以養拙二字持之終身庶亦有瘳乎

吾資甚拙大幸也乃不安於拙而效人之巧

噫汝大誤矣

正月七日 閒時周旋人甚勞後來常有慢

時人必怨甚不如牽勻些好况精神有限

顧此必失彼知之者落得自在

正月九日 吾常有忿怒忽然起細察之其

來有三一曰為名利姑置勿論二曰為煩

學道紀事卷三

七

冗因事之煩冗而動躁火也治之有二法

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來其一自解云

事完之後却有何事閒亦何用此躁之在

事前者治法如此若在事後治法亦有二

其一須畧寧靜以定其氣其一自解云人

生安能無勞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太

惜此治躁之骨髓也三曰為期必我欲如

此而欲人之截然如此我欲不如此而欲

人之斬然不如此一不如意忿心生矣然

天下寧有是理乎可一笑而解

恕者窮理之本上蔡恕字疑以人反觀之謂

耳如人死則曰彼病宜死彼老宜死怕死

非也其理甚明至自家則便不明白如人

行事差謬看來甚分曉至自家依然照他

行

正月十一日 富貴能累子孫貧賤豈能為

子孫累乎因心衡慮而後作微色發聲而

後喻孟子見理透徹如此聲色謂禍患之

學道紀事卷三

六

已形於前者

正月十四日 陳兩泉作書雖數十紙意常

夷然初亦不矜持中亦不急迫終亦不厭

數所以成名可見文章翰墨亦須有道之

士乃可得之即事即學於此可見

正月十七日 余於應事接物多不能始終

如一往往矜持於始而忽懈於終始是好

名終是急於了事能改此病方脫得小人之

之心

余幸不甚貴若甚貴尚有重累幸不甚足若甚足尚有重負今於甚幸之中而默然有所未足也是將何求是謂小人之憂

正月十九日 吾屢遭大厄有可死之道而不死可謂厚幸矣汝尚如醉夢不自知耶今後雖有大侮不可計也雖有大困不可憂也

正月二十日 一歲甚快飽飫之後易厭百嚮雖煩咀嚼之味有餘聖人膾不厭細良

有以也

正月二十一日 三人同行一默一喧我叅其間所取孰先君子有道用以反觀

正月二十二日 人孰不瘦汝瘦最耶人孰不病汝病深耶既瘦且病汝死近耶汝知其然汝尚不悛汝愚甚耶

正月二十三日 才藝之劣於人安焉可也名位之後於人任焉可也器識之陋於人愧焉可也志行之謬於人懼焉可也

正月二十四日 作字不能每紙盡工若欲盡工則不工矣接物不能每人盡合若欲盡合則不合矣

正月二十五日 懲忿之道不在忿上著意以其發之遽而不及致力也與人不求脩檢身若不及其治怒之本歟東萊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有悟必有以也人心無厭平易者易乘故君子盡其道而已不求悅人也

上蔡法則二字起於孟子仁術與擇術最可深玩

正月二十六日 應事接物本是分內事只倉皇顛錯所以畔道心豈有不使的理只是為勢利所使故勞所以朱子註云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象山云宇宙間無非此理順之則吉悖之則凶

正月二十七日 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今內有不足而欲不為聲勢所動不可得

也人而不仁如樂何以此

正月二十八日 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可見饑則喫飯不饑則不宜喫渴則飲水不渴則不宜飲彼服氣餐霞之類皆穿鑿之謂耳

正月二十九日 倭夷陷興化士夫殊有受禍者余以吾松遼海為憂欲遷內地為避寇計問於聶麗山麗山云方今承平日久

學道紀言卷三

三

若一方有倣他郡未必無虞且公在本鄉人猶知公素無蓄積若在他邦人但以仕宦視公矣不可不慮也麗山此言足以釋不肖未定之疑且與元城所謂一鼎之沸寧有清冷處相合

二月初一日 人不知命鬼神亦受其冤士能安貧王公亦失其勢願東江有感於時而書壁間語也

二月二日 一歸何處正謂無處所可歸耳

若有處所則有對非一也饒君吐納并存想恣與金丹事不同吐納存想皆有所着故不同本至誠法自然此與聖人無意必甚似

忠信脩詞所謂實皆指實理言見得實實用其力可玩忠信味朱子語乃似信道之真所以進德有地可據又言下文重在知上其意亦然俟再詳之

二月三日 有意即妄也無意即誠也此意

學道紀言卷三

三

先儒言之甚詳而不能知其味今余書此又恐他日誦而忽之

白沙詩云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觀此則中庸之誠其即虛齋所謂虛耶

見諸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何不言形諸言者無一事之不實也疑聖賢著述無非為已非徇外為人也

修在內為立誠脩在外為巧言

二月四日 一即中也正也直也虛也皆無

倚著之意周子一者無欲也不必聲色貨

利謂之欲雖貪生怕死好靜惡動亦謂之

欲陳兩泉言正顏色
正字是如此

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欲之偽此朱子語可

見意必固我皆謂之偽自然而然而然即謂之

誠佛所言無意
即無意

問恣情縱欲亦能無意無必可謂之誠乎曰

中庸已明言之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

憚是也觀朱子註君子知其在戒一句可

見操存之功正恐其有所倚著於物而歸

之於中耳小人不知有此則心放於物而

偏倚之弊滋矣

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指事

物之理而言君子知其在戒在戒之心一

放即不中故也

二月五日 聶文卿從陳約庵遊每日閉門

靜坐遂成獸人豈靜中妄想所致耶

二月六日 佛老以靜定為要夫子乃言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何也豈聖人未

嘗不用心只是當事而存耳若無所用心

必有遊散之患

二月十三日 張汴南自言平生以怠惰荒

寧為戒故有事不覺其勞余因思聖人所

謂懷居及晏安鴆毒豈謂是耶然則好逸

之心乃所以增其躁擾生出無限病痛皆

原於此朱子所謂幾字似此類也

二月十五日 夫子溫良恭儉讓五字常要

想見其氣象謝安迎桓溫時氣象常要想

劉寬下車還牛氣象常要想

二月十七日 夏陽衢言道家玄子之間晦

朔之間康節一動一靜之間甘泉勿忘勿

助之間只間一字儘有妙理可想常照常
寂之間

老人多言醉人多言豈氣昏而神亦昏耶

二月十九日 朱子專主涵養陸子專主運

用此人所不知也

不覩不聞非必靜中觀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可見只指此心而言人之視已如見其肺
肝然即是莫見莫顯也朱子晚年自言誠
意章只宜淺淺說正是此意

二月二十一日 白雲言動亂豈能察理須
略定便可用觀察智定久又生妄念矣

二月二十三日 象山每言克已所指已字
似指有戒之私言

二月二十四日 陳雨泉遇撫按如此遇相

學道紀事卷三

圭

知亦如此豈所謂泰而不驕者耶

二月二十五日 安宅是此心頓放處視他
處為安穩也晁文元公雖患思縈亦藉緣
熟之言似亦未為安宅

二月二十六日 貴莫貴於為聖賢富莫富
於蓄道德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
知耻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白窮得志
一時曰天派勞有母曰壽胡勉菴以為
王龍溪去官之日僚友餞送意氣自如

二月二十七日 理字要看得活有事應接

固是理無事靜坐亦是理終日百拜固是
理勞而少息亦是理理字從玉玉理最細
故也此力庵語而麗山又引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釋之於
予心有戚戚焉象山言道理只是眼前道
理是也

忠信進德以其實有為已之心故也

二月二十八日 余寓人卷冊輒矜持不能

學道紀事卷三

圭

如意或遇心亂時取而書之反佳正如醉

後作草之類此有心無心之辨也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二月二十九日 夫畏途者十殺一人焉則

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車徒而後敢出焉

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枉席之上飲食

之間而世莫為之戒者過也莊子

三月初一日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

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絕

三月二日 循理豈能便安逸只是不敢縱

欲則自在多矣如飲食言語若知所慎何等受用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兼當致力謹

言先禁得妄語思過半矣

主忠信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

莊子不鞭其後謂去其所不及也與慈湖改過即止之意同

三月三日 王龍溪云好名與好利一耳人

毀我於我何損譽我於我何益宋儒凡事

學道紀要卷三

七

天

皆要有典要不知此心原自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有何典要辟如行一事只隨真性
流出便是天理便是誠若心中思量我要
幹此好事又看見道理應得如此古人曾
如此這便是意見今人雖有善行皆不能
無所為掩謂之作偽非作德也因問余云
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公平生怎模看來余云此言寂然不動時
也龍溪云此不是言靜中事今日自朝至

暮常有此時節特不覺耳今人幹一事皆
有所為人便測度得出来若從自然上来
人怎測度此康節本旨也

余問禪家靜中有所見是否龍溪曰道家禪
家各有光明若吾儒則光被四表格於上
下動靜不失其時此儒家之光明也余問
此心不能靜定如何曰闢戶謂之乾闥戶
謂之坤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
通心本是活物怎教他定得今人沉放於

學道紀要卷三

天

物欲此是戶樞都不存曰子裡了若要拿
定此心則是戶樞都死殺了若聖賢之學
須是終日開闔而不出曰子方是余問操
心之法曰操則存舍則亡非若宋儒之所
謂操存也盖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心
之變動不居處若有所著便落在一方所
不得活所謂操者正要存他活處所謂亡
者正為失其神明之體也

龍溪曰今人豈無知識只是不可謂之良耳

若是良知一毫意象神識都容不得余間
養心之要曰只是直心以動便了

三月五日 張含齋云吾心中無事甚樂如
今士夫只是營營為利欲所苦此心不得
自在畢竟子孫蕩費元無受用徒然終日
匆忙不如盡推開落得清閒

三月六日 薛敬軒云道只在行止語默之
間

古人功夫全在閒居獨處之時止用力到應

學道紀言卷三

三

接時自然不差程子所謂其要只在謹獨
是也閒居獨處功夫只在言有物而行有
恒上元城所謂從不妄語始真可以教無
窮

三月七日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
此中原無為已之心只從外面勉強粉飾
所以無恒

余今以含齋之言推開利欲而以敬軒之教
持養於閒獨之時必以有恒自責不知終

有進否

三月八日 白雲云還要見性方是本領之
學

龍溪云心安處便是理宋儒謂心安理得是
分而為二了

白雲云性如天清明廣大性如地包容徧覆
性如水周流無滯

張磊塘房舍無增於二十年前可敬也今人
倚宰相之勢者皆成不賞之業而夫人之

學道紀言卷三

三

親兄乃守志不移况其子又貴乎吾輩只
看他胸次自在否彼營家者便宜否

三月九日 有人到處營利而氣象從容有
人杜門守靜而言動張皇此亦吾輩所當
察也

敬軒云重外輕內學者之通病

靜泉云吾心不能通於道所以不能知言知
人故以為患如權衡之不能審何以較彼
之輕重又云賢人工夫在大節上聖人工

夫却在細行上如辭受之類是也

戒性亦當自謹獨始如罵詈童奴之類是也

因思往時怒門隸致取怒於某人汝忘之

耶克勤小物當知其味

既往之非不可追將來之非不可再文清公之教也

小人之言漸肆覺之即避去最高蓋已之忿

心亦以漸發也此麗山之教殊有理

人禮義之心未嘗無但持守之即在耳以此

學道紀事卷三

三

觀之放心者止是放失其良心非必如禪

家散亂之謂

怒人人亦未能為害只是自己有傷若加之

以悔其害尤甚但當懲其將來可也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

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三月十日 因談論間忽思學道要何用便

做聖賢何幹若得處事皆得其宜飲食言

語動作威儀皆得其當此便是聖賢之道

更須何學

兼向來只求治心之法何以無成正為中人

以下先語上耳聖人之訓真不可違如今

用工夫先從脩身上起前日問王弘宇治

心之難弘宇云禪家先從煉魔等法上起

所以後來容易余始有省今看來果然

脩身之道如何朱子所言正容謹節最妙余

則於飲食言語上尤急看書貪多作事要

快皆當戒之且置治心之功於度外因思

學道紀事卷三

三

弘宇先難後獲之教其必有授之者矣朱

夫子之言平日易視之兼之罪也

象山之言豈不正當只是不肖資質不宜凌

躡如此

三月十一日 兼若非旁求顛陪而歸豈能

心服朱子之高

以韓侂胄之勢而朱子抗之至於被誣而不

變以王振之權而薛子忤之至於受禍而

不屈兼之怯懦常想此可以自立

王弼州評叔夜

劉德於
此可驗

苻堅之來其勢決不可當矣而孰知勝負不可料乎所以謝太傅任之為高院判之至其禍決不可逃矣而孰知倚伏不可必乎所以劉元城安之為得無之多慮常想此可以自寬

所謂窮理正要看破天下之理使心不動耳非謂一草一木皆欲尋討其理也朱子謂不要回頭轉腦便是後獲之意又謂却向

學進學書卷三

三

外面博觀衆理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其法甚密又謂只於靜坐處尋討不免助長兼今日之病無乃坐此耶自恨向來見之不早

友問京官考察要不動心須要平日涵養不知此時一遭如何涵養得余疑此等涵養須從小事上起如一人之敬慢一事之利鈍皆要著意看破擺脫方可謂之涵養

三月十二日 臧堯山言一友常至吏部投

官衙帖日後亦未見便耳王振時磕頭者遺笑千古當時亦未為得意人只為此小念頭差

三月十三日 妄語如因人以宛轉其語皆是小人之態只看朱子與人書不肯少有依違便是其心之忠信也若略有此意如今也看得出劉元城把古人對君之詞來說正是為此而發

學進學書卷三

五

只如批點後生文章若略有假借俱是妄語俱不是脩詞

人有所求不與則已何以怒為人有所忤不從則已何以折為大抵言語緩發自然不至大謬

三月十四日 一友言花臺上草去得盡後久之不復生且已有花占之矣余因思此心亦當似之

三月十五日 聖賢設心一無所為惟以天理當然吾不得不然耳

獨往獨來王龍溪屢言之

余習靜於南禪寺問一歸何處之義於白雲
答云萬事不離此心此心不離真性真性
人人具足只為物欲所汚所以靈光不現
必湏百凡不染養出實相以此應物頭頭
皆是

三月十六日 靜也不妨動也不妨動靜間
不把真性點汚方才是道

此心不要管他定不定只要真性不為所動

便是定也

學道紀言卷三

五

操練軍士正為殺賊遇賊放過操練何用所
以平時講究道理一遇境界便即隨波逐
流何益之有學者功夫全在境上做熬得
一境只是一節功夫但不宜惹事多有試
不過反為所轉前輩有云心隨萬境轉轉
處更悠深隨緣認得性無古亦無今

迦葉偈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
法中有法有不法余代易一二字欲其易

曉事事本來性無事不是性何於萬事中
有正有不正問白雲是否曰是也

道理湏閒中看得破臨事庶有主張

三月十七日 因見漆工口不言而手不輟

意亦不忙蓋非一日所能了故也况此道

甚遠豈宜欲速始悟任重道遠之旨有味

僧家師徒易至爭忿惟白雲師一派迄無間

言蓋已既為長復專其利利之所在紛競

乃生師惟惟以與之衆已帖服更能容忍

學道紀言卷三

五

豈致乖爭余思處族之道其理不遠公恕

二字誓當力行

師於財貨未嘗妄取雖無羨餘亦不匱乏偶

有施捨旋即復來分定之理知其不謬

或問臨終時事師曰緣業不齊難以例論向

來尊宿變現多端出於自然原非着意只

宜堅持正念待時而行或坐或卧皆不可

華亭學諭三衢後學徐汝晉衷梓

學道紀言卷之三

子

紹元

紹節

裕仁

裕宗

裕度

校

學道紀言卷之四

雲間貞靖先生萊峰周

三月十八日 衣冠瞻視手容足

門使民守口防意之際

行好事覺心動此私心也好事不如無須知

終歸于空顏刑部祗廬奕之面不言則其

子不知言之則怨益甚行好事要人感此

其證也唐一庵曰萊峰善不近名

有恒者入德之門

學道紀言卷四

陽明與王仁甫善而別後有言先生初聞微

有所動忽云此是世界上較計論量度坑

窞奈何置之胸次即時冰消霧散陽衢言

計較一點念頭便是白雲所言真性之累

此道如水隨方逐圓特不與之俱耳

陳春臺言虛齋最慎言語審而後發余聞之

忻然先生平生學問豈於此致力耶因思

密箴中語益信

三月十九日 只把功夫閒雜話幾曾回首

輒思量 頭上雪紛紛胸中塵浩浩

凡事不宜任自家性須看可否而發

三月二十日 命字看之未明因見某二尹

憂錢糧不起日夕焦躁遇事遂俱憤憤夫

疲敝之邦饑饉之歲縱盡心力終不能完

憂之無益徒耗精神而已知命者但當依

法催征不疾不徐至於濟否付之於天可

也妄自愁擾難以言智因而怠廢亦非正

命

學道紀言卷四

人興一邪念則氣血俱來助之如食色游戲

之類忻然而作不可遏也興一正念則助

者甚寡所以湊泊為難

苦節先生既領師旨歎曰士可不知自重耶

因知沈學士被誅遇不特技藝云耳

周古覲令即亦寡默余見而愛之常能自反

豈不美乎

三月二十一日 周觀所與一鄉里言汝營

家亦須知止方能定靜安定靜安之後乃

能料理精詳以至於得利否則妄有作為
業不能興也其人如其言果能安靜乃知
聖賢之言真切如此余問知止之義曰只
是理之是處

謙字是心中不自滿假之意非如今人外面
謙退卑屈之謂也蓋君子自以為不足故
可為進德之基若只是諂屈乃小人之態
何益於德

好學之士人我最難調伏能日省此事去道

不甚遠矣

學道紀事卷四

三 江

三月二十二日 根本枝葉原是一貫身心
內外初無間隔今於虛空不用之處則操
而存之於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心
之全體得其半而失其半矣 朱子

陽衢問生死如常人已與草木同腐不必言
如賢人君子亦同歸銷滅耶靜泉言人到
死來應去即去不須更念死後事佛氏所
謂真性亦不問其盡不盡也如此方是正

念

三月二十三日 力庵談理字余因於言語
上試把定果然有驗平時見人惟恐慢之
若持此心何所不至耶其勞可知只顧此
理之安乃是吾人界限去處過之不可少
之亦不可其他安能照管得許多况有因
敬以招惡者乎恭不近禮耻辱至矣

力庵設飯止肉與雞二物蔬四碟與黃米飯

而已可以為法

學道紀事卷四

四 江

白雲有客至佛堂不設向南之坐只此便是
其持守人亦不怪力庵所言理字益可驗
也余當力守之脩詞致恭其切要耶

吾人功夫全在以道制欲以理御情上所謂
敬也

三月二十四日 要人感悅怕人怪此私心
也所以遇事便難須知感悅之報易窮而
怨懟之來難測私心真無益也不如坦然

無私而察理之可否則易處矣

閒猶怕累焉用尋忙善既可為何須作偽

三月二十五日 萬法歸一一何歸好把心

心著意疑疑到情忘心絕處金烏夜半徹

天飛 一歸何處捻歸於空 無相

牡丹有病處尚欲救之何況自身

疑情一去盡是菩提疑者豈在理欲輕重之

閒耶

先難後獲不拘大小要小心

學道紀言卷四

五一

三月二十六日 心在天便戾天心在淵便

躍淵

三月二十七日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所見要高明所履要著實細微不謹則功

夫空缺處多終不成熟

平泉言莊渠先生惡人過高之論辟如黃金

不須稱讚只要講開墮取金方是

三月二十八日 論孟玩之勝於諸書平泉

言孟子猶痛快如鄉為身死一節每句提

醒玩味真有益

秘連溪說中庸首章頭一句天字要想

幾時得見性又幾時方下工夫

以難逐難寧有大患倉皇奔竄受禍及重人

之疾病氣血偶爾加之憂畏往往致傷順

以受之過去即已辟之陰霾清明故在

三月二十九日 要知相與之人喜我者固

多惡我者亦不少若因一人之惡我而心

中展轉作累可謂愚矣謗我慢我以此而

學道紀言卷四

六一

推所以有識方有量

遊人園亭即吾所受用若生歆羨却是苦因

周觀所言與予在
弘宇山堂中言

周觀所言人不愛其身是第一件不好處所

以說妄自菲薄這正是菲薄其躬余謂此

言甚傲切若因而充之不特男女之欲凡

飲食言語喜怒動作之類皆宜思想此言

四月初一日 因見養蠶不著心遂不成可

見凡事要專心致志况此道耶

投壺於技中最粗且易余猶不能適便况此
道天下之至難而可旦夕取效耶早晨栽
樹晚乘涼斷無此理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若一身不自知覺
便與禽獸何異若一家之疾痛疴養不相
知覺亦與禽獸一般故曰親親為大推之
天下皆然

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皆就我這邊言朱
子以此解盡性最妙

學道學書

七

四月二日 與人相接言動之間顧我如何
而行不必管他伶俐者得此機括耳戒若
等他他又等我何以成禮思此便見

四月三日 凡事須用知不用知則臨大事
之時怎得知來此知字即孟子思字意却
把禪家慧字看了

四月七日 不詭隨不雷同不欺於心而終
之以慎重此皆不妄語之功也

今人父子夫婦之間猶相諂諛也相欺詐也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只是一个道理
一處壞即皆壞矣

誠即真也心中所欲言者即言之

四月十二日 一友戒酒初絕不沾屑繼用
小杯少頃仍大飲始知古人窒慾功夫貴
在塞絕不可放他一略

因觀投壺者必遲回審視而後發所以鮮失
始知程門敬字最妙

一友威儀甚盛人皆以為有風力後遇一大

學道學書

八

事退怯不可言所以知事無難易視之以
為難則難矣白沙言千休千處得一念一
生持彼所謂識心者耶

四月十三日 自今以後不可開口罵人不
可用手打人謹之於微則不至於暴矣見
所謂小懲而大戒者以此

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四月十四日 那得自家許多精神去周旋
人未必有益覺勞即止

四月十六日 周子先言聖希天然後言士
希賢易先言同歸然後言殊塗蓋以一為
主而功夫却在萬也今人多倒說了曾子
隨事精察未嘗不是只是遲了些

四月十八日 王龍池言同年魯省庵名邦
彥睢州人自言毀譽得失難透後來遇他
乃言肩膊硬矣毀譽得失已動我不得此
兄甚弱今已家居余問他如何下功曰他
是精思力踐中來只如今日行一難事明

學道紀言卷四

九

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貫串每日間看語
孟等書及語錄之類平日不曾靜坐他全
是程朱之學余謂此言所以教戒多矣更
不須他求

四月十九日 此身何曾有苦只是心苦
平生所歷遠順之境真个是變幻從今看前
面畢竟是空但後面看不明白耳

凡夫在果上用心聖人在因上用心因果二
字只吾儒功夫效驗之意吾儒慎獨正是

在因上用心也

四月二十日 余問毀譽得失動心如何龍
池曰此有根在 問義理之悅吾心曰元
是無聲無臭底東西只如看得一句書有
味行得一件事好心中自是喜

夜行之行不見之見極須留意

四月二十一日 家姑言人生九事不可預
算後來決不依所算若依所算則天為無
權矣

學道紀言卷四

十

四月二十二日 書紳所以不及顏冉請事
斯語者功夫尚在外也內自訟何消書紳
今人以格言帖牆壁間久之皆玩了

四月二十三日 一友言杭州二司遊湖之
樂因思余舊時宴黃鶴樓何曾享用但為
賓主所苦耳乃知事無苦樂只要心上受
用

多言起於好勝昔有二人過太行山一人云
是泰杭山一人云是大衡山爭辯不已遇

一老人質焉老人云還是大衡山為是勝者既去負者終不能平老人曉之曰彼雖勝終身不識太行山三字其人始悟

四月二十四日 廣州多芝蘭豈非天氣和

藹故瑞物生其間耶人能體此意可識仁

意思

欄柄在手言自家做得主宰也若物於物反

為所使所謂倒持太阿授之以柄

見高爵人要知彼亦無甚見識雖有小才亦

學道紀書卷四

十一

平常人耳孟子謂在我者皆古之制也非

是與較短長只要見彼巍巍者不消希罕

他也看他所為直是好笑正宜藐之惟有

德之大人當畏之也

陳忠肅公為石械所脅只是看得石械太愚

故氣不挫至誦明道之文必冠帶

顯官作聲色者最愚露聰明者尤愚

四月二十六日 禪家言自晉賢門入者不

動足可到據此益信朱子之言

余好勝之心大異須力去之

四月二十七日 於操存舍亡處著實用

到審訥不能出口時才是大進

屏絕一切見解掃除許多語言只就放去處

收回得這把柄在手精彩當自迥別

四月二十八日 白雲有偈云一坐焚香甚

寂寥不知海闊與山高个中流出無窮影

盡世丹青難畫描悟真問焚香何義曰此

香妙洞無為超三界問海闊山高何義曰

學道紀書卷四

十一

波濤突兀化盡矣問影曰果然是个影眼

前雖見許多出沒教汝等無撈摸處問画

描之難曰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

議連我他無下手粧點問粧點何以難曰

等他未方應問出沒曰一切諸相同太陽

東出西沒一一之中復現恒沙山河大地

波濤突兀花果苗實一一出生無有窮盡

汝豈盡法界知而能之乎問如何用功曰

以一切諸相為賓以太陽為主此即把柄

五月三日

元人心說云勿以小小逆順為

喜怒勿以小小得失為重輕勿以小小毀譽為榮辱

為有源頭活水來止水易濁惟流水常清文公之意豈在逐事上用功耶王章川謂活水即盎然生生之意孔門以求仁為先也五月八日 誦朱子末年詩云不在用時勤猛省却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加謹造次施為莫放疎

學道紀言卷四

主

反觀之法用之未當凡接人時反觀太甚反覺不安

五月九日 當時於物欲中求脫灑畢竟不能只得將物欲撇下今於勢利上要求脫灑恐亦不能只當撇下勢利隨他怪任他誹庶幾可望此心之寧耳

一卷評案峰已見定力

以我觀人不可以人觀我

有人諂屈太甚平泉惡之以為小人余謂此人可憐也要人惟喜反以取惡徒自勞耳

真所謂病於夏畦

五月十一日 身親其事未有不動其心余於往事深知之矣法華安樂行品真守身之常法

五月十二日 小人閒居則貪名好勝趨利附勢無所不至及到君子前言動之間豈容掩得必須把名利心真實撇下自然形於外不須把捉心自廣體自胖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心中事誰不照見可畏之甚急

學道紀言卷四

主

急回頭毋為無益之慮彼徒自欺安能欺人戒心中把這名利看來如惡惡臭及到君子前精彩自迥別然戒此心自求快足何與人事何須人知

信心者無逆順信理者無是非莊子

五月十三日 洪皓在冷山有詩云一夕之饑不可忍蘇武當時十九年學者過不堪事當以古人處極不堪事自想

進退古今是混關闕進而千世之上當與伊

周孔孟相聚於一堂退而千世之下後世豈無伊周孔孟吾亦與之揖讓

五月十四日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五月十五日 脅肩諂笑未同而言如何言君子之所養可知蓋出處大節正在小節上養要看一養字古人說養字始此

五月十六日 余問投壺纔着意便不中奈何弘宇云雖如是然必從著意起後乃自然若先求自然終無成理

學道紀書卷四

十五

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顏蠲

五月十七日 天以生物為心人常以濟人利物為心即是聖賢贊化育之意

投壺雖常時亦如對客箭箭著意後來對客幾不勝矣竊謂得故字之意

五月十八日 辟如水潦率衆堤防捍禦皆是體天心以相其不及

五月十九日 利鈍得失皆當聽天所命一

有作為謂之逆天然則旱潦之來亦聽之耶此須玩索乃得其理

五月二十日 唐莊宗初年境內大治後來政亂人心遂失此時雖欲振刷終是難因知名不可貪亦不可自壞壞了名難以幹天下之事人心不服故也所惡夫好名者其矯名之類耶動輒以名為心行得不實亦無由致名

聖賢不以名利為心然名利却是他受用

學道紀書卷四

十六

五月二十一日 訪高峰和尚於馬耆禪寺氣象昂昂若弗為禮舉蒲扇輕搖坦然坐定瞑目不語余問名利關不能透如何彼云此事是大丈夫所為要撇就撇若把等閒看待終是脫不下余問撇不下奈何曰此是染業深重之故余問既如是欲把名利二字常常恭看要見他無用處此是功夫否曰若如此終是撇不下余問辟如有人要打你要殺你此心動否曰此時正是

功夫親切處即今先生對人談論心動否
余言心中正有相對意在彼云除却眼前
更無功夫親切時節不要問人只問自己
五月二十二日 對佳客常欲強其所不知
以為知自明眼人觀之以我為何如人故
夫子誨子路以知之道政謂伶利人自
見得決不肯如此此病亦須涵養深潛乃
可如志延平之論如是

五月二十三日 王稚川罷官後遺書平泉

學道集卷四

七

意殊不平平泉言今人不及古人處甚多
當時滕元發謫官過金山東坡稱其衣冠
甚偉好个不知趣的張鎬太師其胸次不
為官爵所動却如此

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乎此言有味

五月二十五日 鄒立軒智以四川榜首至

京問萬安閣老以當世人物萬以其省榜
首告之立軒往候坐定即問老兄貴省牌
坊銀榜首視平中舉人有厚薄否立軒大

失所望即托頭疼謝去

常有欲以觀其竅常無欲以觀其妙人心機
竅須於有事之時觀之譬如門曰略加少
物其中便不滑利車軸亦如之此之謂礙
人心畧有物便不圓活

五月二十七日 道理只要熟熟則表裡透
徹神妙出焉聖人只是通明

五月二十八日 提起此心方才照勘得破
若逐事物滾滾何由超然未離海底千山

學道集卷四

八

暗才到中天萬國明

提起便是天理放倒便是人欲

六月初二日 兒剃頭畏痛余諭之曰雖痛

庸可已乎知其不可已不如忍痛以畢事

古來大丈夫遇事剴決正此類余因思臨

終時事恐亦是此法

六月五日 人心安頓處左不得右不得却

有个恰好處正是安身立命處把柄

正在應接時用功不要忘了

六月八日 以利為名則不可也凡事皆計
便宜此心寧有安逸之時

朱子之學全在知字上用力延平以上相傳
心法只要知得透心裡自然無事

對人多言則一席之是非得失俱不見了以
此見多言之不可不但眾所忌而已

六月九日 因見猫向食而嗥歎曰禽獸但
知飲食耳豈知有禮義哉人若不顧廉耻
惟利是趨何以異於禽獸

學道紀言卷四

尤

六月十一日 余平生多憂慮過後大可嘆
安知今日所慮不類於前乎此之謂妄
發勇猛心立決定志庶幾可望若悠悠地斷
無成理如舉業便可見

六月十三日 禪家本不求益只要了却一
生無所牽罣便是完他事

六月十四日 倭奴之擾百姓入城者無恙
而野竄者失所然紅軍之叛吏民城居者
被害而在鄉者幸免天下事何可料也當

焚掠之日賢愚俱盡智者觀之可以悟矣

有一老人論養生之要云只是遇美食正愛
喫不多喫而已余言正要說便止不說正
要喫便止不喫此是養生之法

六月十六日 富貴分定不能勉強若朝夕
營營可以成家連天也無用處

六月二十四日 明心見性便是明明德意
思

生死是大關節工夫却不全在那上

學道紀言卷四

三

六月二十六日 彭檢校言陸東湖為楊虞
坡所挫以死夫以東湖之權孰不畏之而
虞坡能折其氣非真豪傑之士哉故事在
京諸衛皆赴兵部考察東湖以錦衣宿衛
之地不宜受制兵部請得自行考察

朝廷已可其奏虞坡復以舊規為請
上又見允至考察之日東湖不得已赴部而
中門不開遂去至內閣懇之內閣使人言
於虞坡遂開中門而儀門之中門尚閉東

湖不得已從小門入是時堂上官皆迎至堂東湖以聶雙江在本兵吾由中門入既至堂上復坐首席今本兵自撻首坐而以次席見與內殊不平及舉筆虞坡有問東湖輒推讓不發一言虞坡遂不復與議去留一以自決東湖已不堪虞坡久在邊陲知一將官與東湖有舊至是遂以問東湖實以劫之東湖氣沮明日疾發遂卒見得此心出沒路逕便是見性

學道紀言卷四

主一

六月二十八日 洗鉢盂是何意禪家見人開口便打只要人不往言語上求金相之母自言拚了乞食決不再嫁彼一婦人見得衣食輕便自硬爭何故男子反以富貴之故作統指柔耶余平日至權要之門忸怩而不能前自嫌無能由今觀之正是肖之天理未泯處耳

七月初一日 不成章不達達字如上達故達達生之類正是不言而喻之意余今以

謹言為急待其成章方敢望其脫然達磨面壁九年不曾有一刻閒閒了便有乘之者矣一庵

七月三日 心與事元是二件如教官受束脩其事本同然有不望其來既來而辭之不得已而後受之者又有招之使來者其用心天地懸隔

曹操謂昭烈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既知其英雄何不遂殺之蓋其所謂英雄

學道紀言卷四

主一

正指遭挫折而志不少沮耳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師保主於教而父母則有不言而肅之意

七月四日 天下事若心厭之便增幾倍勞苦若心安之便有無數自在

七月五日 唐行朱道人自去年四月忽於紡紗時性真發見到九月有童子報以示寂之期在來年七月午時今年正月七日至佘山禪堂謝去塵緣四月間始露消息

於人傳言漸廣七月四日余始聞之五日
往見之問以輪迴之事彼云劫外脩行方
免得輪迴劫內脩行免得輪迴一性昏
迷萬事差寧可有足無眼不可有眼無足
這個血心切不可靠他此是凡心若是性
真廣大無邊際這是正路我從前苦行拜
師俱不是自去年忽然見性之後方才曉
得陽衢問圓滿未曾曰圓滿了問曾打破
虚空否曰打破了問消息的否曰的當明

學道紀事卷四

三

生

日恐不能去曰決要去余因問定心之法
彼指其心曰這個怎教他不思想在這裡
做功夫怎免得輪迴因指其上曰在這裡
做余問如何做得曰這個那裡照不到正
是廣大無邊問何不在家脫化却到此曰
有人言十方所在萬人相送連日擾攘太
甚定不得心問去後認得今日眼前人否
曰怎麼認不得問火起時痛否曰就如燒
這木頭 有人問煩惱到來掉不下如何

曰輕輕放下便了

七月六日 隱南禪師來報朱道人沐浴畢
登山拜謝天地放火自焚安然而化大衆
驚異合掌禮拜而散

七月十日 捻於朱道人處傳得法也須自
家脩余問隱南怎麼脩曰只是於塵緣妄
想上用力又曰平等直心便是脩

七月十二日 朝聞道夕死可矣以禪家之
理釋之當自有說

學道紀事卷四

五

自信此身非已有誰知天理即吾心

七月十三日 今辟如手中扇在我手中便
謂是我的扇若當初在店中時怎麼便是
我的此身亦如此若父母未生時看來怎
麼便是我所以古人謂之妄緣 平泉

七月十五日 除了此身之外便是性麼白
雲曰然

七月十六日 除了形骸一念便是性麼陽
衢曰然

凡事見了後方得行惟有見性之見乃在行

後正如喫飯方覺飽

識破我後尚患脫灑之難也

七月十七日 仰之彌高四句正是說性

所執者正則人無怨

七月十八日 鬼神體物之義却是滿空多

是此理才體於吾身便是我若體於人便

為人人我原無二也執以為我悞矣

七月二十日 見人之善不欲善自彼出非

學道紀書卷四

五

善與人同之意也

七月二十一日 前日做了事苟且今日遇

不愜事來乃始動心怎麼得寧靜政是凡

夫在果上用心今後須於因上謹慎一毫

不可遽然干預

七月二十二日 吾只是安之而已

初聞得事來便手脚忙亂到後來亦只如此

何須忙得

七月二十三日 自己管不來何暇黨蔽得

人

惟轎被觸磕捻干我身軀不着我身軀受虧

捻干我心不着此理須時時自省

七月二十四日 要脫灑須一二十年工夫

乃得少減分数陽衢

七月二十五日 參善知識亦要自己用功

觀音一門只是心普萬物而無心

七月二十六日 氣歎亦要持正以養之若

效人苟且轉弄不來

學道紀書卷四

五

氣歎要在心體上養

琴便是琴劍便是劍改動不得人為萬物之

靈與他不同吉凶由已枝麓述

七月二十八日 自家所行者正毀譽得失

那裡管得許多玉西室行得去只守此見

而已當言即言當行即行更不顧忌利與

害然尋他不是處又沒有來澤門

遇事來只想一个意思大槩若細細逆料同

日都不對澤門

八月二日 夜來思量了許多明日一晷也

無用可笑此是妄想度公案

末上用力到其間不由你須是心上見得大
自然不差

八月三日 愛有甚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
味之可輕得死生

須每事省察云此是我討便宜也切不可如
此念慮亦如此久之漸寬

毀譽得失須思量到後有大大好處

學達紀言卷四

壬

凡事到六七分便休那得全似你的意

八月四日 辟如二人爭論一人旁觀盡得
其是非所在凡事心虛與旁觀之人無異
此無我一法也

聞雞將聞必先退凡事能退少間便不差

八月七日 克己工夫在視聽言動上

哀公年饑之問在於為我有若盍徹之對在
於為民二者正相反不知為民乃所以為
我也慈湖正字舍而不露

孟子何必曰利即無我之意

八月八日 萬物惟狗子執認太過故趙州
謂無佛性蓋識神乃執認之謂正與覺性
相反

八月九日 不起念者謂不起要幹某事要
圖某利之念耳非謂全無思想也

荒涼寂莫自分甘之永無貪求自足而已此
即生死之道幽明俱可

喜晴喜雨生死之本隨緣安分輪迴永絕

學達紀言卷四

壬

訪人只論當相訪故去訪不要管我此去何
如所謂不以己與之是也

八月十一日 中庸末章註中密字非禪密
之謂乃不露之謂愈密愈近

程子問密字是甚麼與壇經密字同

向牧歛

八月十二日 只有迷悟元無凡聖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造化主不逐
四時周

閒不得不好務要隨他閒方好

八月十三日 行事有失過後方知當時為我心所蔽也以此自省則鮮失矣

主一者因意多變遷或是或非俄頃不定故須主一乃不為意所變

拚得輸與人到輸自不動意

八月十四日 以有我之心料事多不中以他人之心料我事洞然明白

人在世緣中如魚在水中若欲脫去世緣安知非魚之跳出水面而登岸乎故君子素

位而行

八月十五日 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

有大忘乎對曰有曰敢問大忘奈何曰知

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

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兼有傷生之惡甚

多雖甚悔之終莫能改真所謂大忘也所

以先儒以收放心為先務

中條評萊峰學問只是誠

八月十六日 光明寂照遍河沙九聖冤親

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才動被雲

遮去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

順衆緣無挂碍涅槃生死是空華

張拙悟道頌

得之太虛還之太虛我在何處

和靖

所存者神則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則能所

存者神雖則過化捻是存神之義如有其

水方能成波

八月十七日 人只為怕死所以生出種種

懼怯

目有異見耳有異聞頃正已心終不為患

學道紀言卷四

三

臨死只有安命一法更無妙理可尋所以謂

之淡中滋味

八月十八日 道無大小畧有拂意處皆須

安之久久成熟過大難亦得力

辟如留客本是道但隨所有供之不望其悅

我不計其怨我也此便是道若怕他怪務

要整齊又要他感我便不是道

八月十九日 大槩只要內重而外輕已大

而物小靜中只要看破此理動中只要不

忘此理所謂無事莫教心空有事莫教心亂是也

今人應物何嘗不是心只是逐物之心耳若一心於應物又一心於持志不亦勞乎若應物之時心欲不逐於物是二心也然則功夫全在靜中看破耶先儒所謂窮理窮此矣夫隨事順理不在事上只是平日看破之理況心虛自然不至於差

八月二十日 行好事是事不是道不著於

事方是道

窮理者窮這名利何用處窮這名利與此身孰重窮這名利可必得否恐枉費心力此理書上常說只是看得不親切耳

篤行者知外物之輕而不為所動也非是行好事之謂

八月二十二日 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求字不特干請凡求悅求知皆是小人之心所以舉動言語俱差

李谷坪謫為驛丞上司過者一揖而已代巡以同年招之使側坐谷坪謝云若驛丞則不宜賜坐若同年則不宜側坐代巡竟使上坐考滿謁二司俱投刺二司不悅未幾拜廣東僉憲谷坪氣豪以聖賢自許家貧不以為意長身善談論官至南京總督糧儲卒於官為驛丞六年自言甚得其力莊渠提學廣東官吏師生皆不行跪禮

八月二十三日 家緣怎麼丟得只當在這

學道紀事卷四

壬午

一世且做一日好人古人云做一日人且立一日紀綱身後之事更算不得既享富豈得不當差役只須勤儉以補之可也凡不忠於所事及奢侈皆非保家之道若富厚之家雖遷他鄉亦有差役所謂虎食其外尤不可料

事變無常怎麼慮得子孫

八月廿四日 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凡事來不須算計若心無碍自然看見辟

如講他人之是非豈有不見象山斷扇訟之喻正謂兩人迷而傍人審無我故也

究得理而不能行何用宋人所謂講經而不讀史有西晉之弊是也

八月二十五日 子路之願知物之同於我以情言也顏子之願知物之屬於我以性言也夫子之願知天地萬物之皆我至於命也子路如兄弟之已析居者顏子如兄弟之未析居者夫子則父母之心矣

學道紀言卷四

三

五十而知天命知字如知府知縣之知

八月二十六日 聖人說時習汝思兼曾時習否既不能然只管望得力可笑

有一般說昭昭靈靈向身田裡作主宰這個喚作認賊為子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汝見日麼世間人種種心行作業皆承日光成立如日還有許多般麼有不周徧處麼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汝有如是出身處何不發明取

宗一禪師上堂一已之知識不是性須是天下之

所同然方是 上是說心下是說性

無字公案必須遇事即叅方有益

八月二十七日 知所重在此不敢以外物之故擾動之所謂尊德性也亦謂之敬問禪家以日喻性何也含齋云這個日明明白白有何不見只不要被雲所遮所以云合下便是擬思即乖余謂此二句極妙然須平日去得有我之私方是

學道紀言卷四

三

無工夫可用處只是凡事退後些不得已而應之可也

八月二十八日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矜利人去道遠所以要痴要呆

佛家所忌專以塵緣為言吾儒則以惡為戒不知惡是何事正指塵緣而言耳汝

思兼

自揣不惡可笑

心地下功全拋世事教門用力大起塵勞

八月二十九日 怨我謗我無非助道之良

緣愛人敬人便是操心之要法

惡字不要看重了如私情眷戀圖謀計較前思後算自擇便宜底心即是惡念如酒色財氣是非人我板緣愛念患得患失皆是惡也

九月初一日 識得破忍不過其故何耶思之 所以要戒謹恐懼

孟子說性善之善不與惡對以其虛明廣大

學道紀言卷四

至

至善與至

無一毫夾雜故以善名之耳

至善與至妙之意同

凡事不須計較本性圓明自能照見只被有我之私所障便不能見所以知性之本善於此益信

九月二日 既辨此心須立決定志觸境逢

緣或逆或順要把得定作得主其日用應緣常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二字貼在鼻孔尖上又如欠了百萬貫債被債主守定門戶千思萬量求還不可得常存此心則

有趣向分

既有是心莫管得在何時若卒討巴鼻不著

只看古人話頭

庭前柏樹子 即心是佛 狗子無佛性 莫妄想

九月三日 以經史內入得太深理路太多

定力太少被日用應緣處牽挽將去若時時正念現前怕生死之心不變日月浸久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那是熟處聰明靈利思量計較的是那是生處菩提涅槃絕思惟分別博量不到無你用心安排的是

學道紀言卷四

至

至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

明覺自然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恁

不得

理是活的不可適莫也

汝思無今日遇一事便思算少間甚不對此

後便宜識破矣

九月四日 學道須是鉄漢著手心頭便判

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李文

一姐生子太平可喜但不知喜在何處乃知憂亦無體不過把逆境往來計量來往不

已故謂之憂其實心無憂也喜事易融故

見耳所以只宜掃事不宜掃心掃事則減掃心則增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

千里思此條正謂今人好思量計較乃是不明也

九月五日 不立背水陣終難勝敵

忿氣劇炎火熱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

心清涼白沙

凡夫只知識其前憊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

故前憊不滅後過又生

學道紀言卷四

三

清靜別

古人謂說理文字雖患思繁亦藉緣熟

余用其法終未有得豈工夫未久耶禪

家謂之理路似為有見理路涉於想像

與明覺自然之體不同故也有得無得

所不必計

華亭學諭三衢後學徐汝晉哀梓

學道紀言卷之四

子

紹元紹節孫裕美裕宗校

學道紀言卷之五

雲間貞靖先生萊峰周書

九月六日 大珠和尚云心逐物為非物從

心為正乃知先儒所謂循理不是行好事

之謂也

禪家話頭時常提撕不可知得便休吾儒所

謂熟之而已

九月七日 火宅塵勞何時是了安樂得一

日便是千萬日樣子

學道紀言卷五

十一

學世間法不用心則無成學出世間法無你

用心處若用心推求轉差矣無用心處正

是着力處若謂何處着力轉又差矣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世間順生死度事如麻

似粟須把生死二字時時在前若臨命終

時措辦便遲也請從如今便截斷

道不在靜處閑處日用應緣處思量分別處

却又不得捨這幾處參忽然眼開多是自

家屋裡事

慈湖云但無所貪正而不邪則道不求而自得

九月八日 學道須脚跟下理會才涉知見便蹉過

把檢點他人功夫做自已事何有不辦檢點對點

副人的意不特管人過失也上蔡所謂矜字正此類

九月九日 不可用意等悟自謂我如今迷

執迷待悟終不能悟但舉話頭略抖擻精

神者是甚麼道理別無生熟

九月十日 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

不失被他捉住時節不自由了即便忙亂

學道紀事卷三

二

教

也何用所以見理之人看得見便不為所

動即此便是定慧圓明非又有个不失

看書要求悟入即為所障無有悟時

九月十三日 怖生死心不去輪迴無有了

期須連根拔盡方好

智要收歛不宜常用天道惟冬收藏乃能發

生只有仁可以常用今人揣摩億度不肯

少休若不見理通是差的所以不消用得

若不用他虛自生明反自看見

除了這血肉塊子還有甚麼

九月十四日 有僧折花枝插瓶中問師云

是甚麼師十數對俱不契因反問其旨乃

云吾本插花汝自生疑吾有甚麼意

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九月十五日 偶為一事思量計較覺得神

勞因知向外計較底俱無用處通是假底

若向裡退悔省得一分是一分便宜却是

實底

學道紀事卷三

三

然

今日奉承得喜懼明日却又怪今日妝飾得

美名明日又得謗所以謂之假若論身後

摠歸於無用全是假只要時時省得

九月十六日 日用應緣豈可廢得若廢了

他反去無事中討事幹所以說棄有着無

病亦然還如去溺而就火杜門謝客反去看書做詩

有僧說閒不過師曰若放得下不是閒

貪財既不是懶惰又不是怎麼是中道中道

以何為準曰以身命為準餓殺也不是終

日逐逐也不是

九月十七日 阿誰無生阿誰無死學道參

禪正要了此汝今既了吾復何憾付明眼

人判此公案

蔡文大慧此意只要拚得一死而已更無理會處

要在閒上著力

九月十八日 生死無可理會處只有兩句

曰窓下莫言命場中莫論文

如公習射久雖無心箭自皆中以久習故無

心功德亦復如是

不思議

學道紀書卷五

四

然則

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

九月二十日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吳小仙

率其徒至公侯內臣家作山水其徒或為

勢所動輒罵曰汝方寸如此豈復有画耶

張旭草書如放風箏隨其飛揚線常在手如

舞劍交光劍不離身

萬燭交光不知何燭之光百川入海不知孰

川之水

人有老少至於所見山川無老少之異所以

謂之實相

要去小心之病功夫只在必有事一句勿助

勿忘又其節度而已

九月三十日 有一老嫗不曾脩行臨終乃

坐而死可見此理不假脩為也

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

凡事得自由方好

十月十日 不可以有心求亦不可以無心

得定久忽覺性天趣味如渾水稍停自有

學道紀書卷五

五

一道清水久之全清

平時說不怕死臨終却忙亂此是正念主不

定也所以功夫全在平時

只是無求無著便是功夫

十月十三日 一念返照全體聖心

後生自立最難須是豪傑之士

十月十五日 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可

負之枉了一生矣

心得其正則事無足為者矣心若有所為皆

為不正須得聖賢之心乃可吾何求哉
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玩此可見聖賢之心
朱子所謂大頭腦在此否則平時學問不
過滋養病根如舉子讀六經到底無益
十月十七日 今人只是助長心未曾放何
須收只看病痛何在去之足矣那裡去求
做聖賢如與人相與便要人歡喜做一事
便要人說好皆是多了
伯夷柳下惠之風可想

學道紀言卷五

六

十月十九日 禪道不用脩但莫污染

學似浣垢衣衣是本有垢是外來

若怕臨終之時猖狂不得自由即須如今便
自由始得祇如於一一境法都無愛染亦
莫依住知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
是果果業已現如何怕得

十月二十日 草木之實無不甘也以此見
人心元是慈愛然草木之實須熟乃甘否
則酸澁以此見為仁要熟又草木無心於

結實只是栽培本根勿斬勿收自然開花
結果以此見慈愛上用功不得惟有操存
弗害而已又草木憔悴何由結果何由得
甜以此見今人方且乖戾謬妄其良心去
已久矣不可便道人人具足也須養本根
方可望其茂盛至於結實耳汝思蕪枯槁
之木仁義安在而可欲速耶

學道紀言卷五

七

十月二十三日 王中丞某掌院印元旦罷

位人往吊之王曰一官不足惜但元旦致

君父之怒心不安耳且天下朝覲官咸在
京師而掌風紀官乃以元旦犯 主上之
怒此罪殊不可逭也人咸服其言

周御史諒與蔡半州經同巷親友以蔡之顯
赫為言以勸周周曰君莫向前看但看與
做秀才時人尚且多在

只要看得他輕到其間自不為所動

十月二十四日 禪家言向外馳求如求諸
經典訪諸師友皆是

十月二十六日 徐某言當戶役只應挨過
日去怎麼算得許多易經需卦皆以險言
可見患難中只宜用需字需待也于郊于
沙于泥有挨過之義

常齋記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
於學無自而進矣故聖賢無學而非道俗
學無學而非物知止疑指趨向而言所謂
心得其正是也心害反此

陸桂只因一念之謬以至殺身欲之當慎如

學述紀言卷五

此一友因敗官便為利動識者惜之利之
當遠如此欲固無益利亦終歸於無用耳
不可為所動也

十月二十八日 脩德行盡天地聖賢之理
立名節全父兄師友之心

十一月初一日 吳石湖令即言乃翁平生
趨向只要不負天所付畀而已更不言其
他

性分中原無名利只有人倫日用道理

十一月五日 吾人工夫自不見可欲始
憂財用之不足不知義理不脩履歷甚易雖
有積蓄何用故知治家須以禮義為先處
人倫之間須盡其道或慎其防或節其恩
皆是緊要處不可終日營營以理財為急
財固不可乏然特其一事耳

十一月七日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仁者
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失了這些與禽獸何
別所以要知耻為此

學述紀言卷五

九

聖賢之所以汲汲皇皇不敢少懈其意何為
也哉須知其意夫子謂知之不如好之好
之不如樂之正指此而言

十一月十日 神功并妙用運水及搬柴言
心中別無算計惟有運水搬柴便是用心
處了

思量卜度恁是此心既能如是則他事遇來
亦自應付得不須先事而慮況心中既虛
尤應得妙勝於思量卜度數倍

十一月十二日 余乙卯歲赴楚泉請益
楊抑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凡事不
可感要好此言切中余病

昔人在場中看同輩舉業其人謙云風簷之
下非甚得意之作曰縱君精思亦只如此
蓋摠是一心不在場中與窓下所以聖人
不貴三思思雖多依舊是汝見識

十一月十五日 思量計較聰明利於此
个門中一點也用不着

學道紀事卷五

十五

心意識非獨障道亦使得人七顛八倒作諸
不善

汝勿嫌落空落空亦不惡若覩得這一句子
破無邊惡業無明當下瓦解冰消一大歲
教亦注解不出

十一月十九日 小人之過也必文若自認
已過何等省事文過裡面費好此事於此
亦可見人之生也直 省力處得無限力
無痛痛覺有覺覺痛

若有兩三件事這件未了又想那件心便亂
了若幹這件只想這件何等閑此即是主
一

古人看書亦是繫心一處之意非為著述心
本是沒有的須於事上尋如鏡子上影怎
麼教他無影其實裡面無影
看書又怕貪多只宜玩味語孟其餘且束向
閒處

余見耿楚侗眼定必是心定

學道紀事卷五

十六

雲間書局刻

十一月二十二日 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
西行却向東

不向外馳求亦不於心內取證當知內心外
境只是一事

妄念起時不必用力排遣只舉僧問趙州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看時不用博量
不用注解不用要得分曉不用向開口處
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
寂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

領畧不用掉在無事甲裡但行住坐卧時時提撕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裡七上八下如咬生鐵橄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个好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七日 余問林與川公少時多病老而反壯用何道而能然與川云只是行其所無事即飲食寡嗜欲而已此外更有一法古人有語云紅杏難禁兩青松耐歲寒老遲因性慢無病為心寬

學道紀言卷五

主

通

凡念起或遇事便在裡面做工夫去

性天趣味清虛高明而已一有物欲便不如
此

內省不疚正要向裡檢察

十二月二十五日 自家得力處拈出與人
看不得是之謂密意盡在汝邊

但存心於一處無有不得的時節

甲子二月二十六日 王心齋先生與劉子
中書曰來書云簡易工夫只是慎獨立大

本此最是得頭腦處又謂遇境動搖閒思妄念不能除去此固學者之通患在于中只當在簡易慎獨上用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是集義如此充實將去至於仰不愧俯不忤故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又何遇境動搖閒思妄念之有哉此孟子集義所生四十不動心者也若只要遇境不動搖無閒思妄念此便是告子先我不動心不知集義者也此毫釐之差不可不辨

學道紀言卷五

主

何

為子中計仍當就明師良友成就此學此天下古今大事堯舜孔曾相傳授受只是如此所謂道義由師友而有之子中其念
之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

二月二十七日 人性天也天性人也天
豈有二乎哉人人具有个个完足知此者
謂之聖復此者謂之賢惟百姓日用而不
知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一知一覺無余蘊

矣

異端者異於百姓日用而自為一端也

知不善之動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動而復之致良知以復其初也

二月二十八日

知保身則必愛身如寶能

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推之不敢惡人不敢慢人皆然此萬物一體之道也愛一家則一家愛我矣一家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

學道紀言卷五

五

保然後能保一家推之國與天下皆然此一貫之道也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利己害人人將報我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輩不知本末一貫者也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舍生殺身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君子之學以已度人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此忠恕之道也

月二十九日 大成學歌云我將大成學

即証隨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至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清奇隨大隨小隨我學隨時隨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真良知 我說道心中和元來个个都中和我說道心中正个个人心自中正常將中正覺斯人便是當時大成聖

學道紀言卷五

五

出不為帝者師反累其身失其本矣處不為天下萬世師獨善其身遺其末矣皆小成也

三月初一日 一有輕功名富貴之心其流至於無父無君一有重功名富貴之心其流至於弑父與君

人要常見已過便不怨天尤人

三月三日 高帝散五百後夫一念之仁也所以不由尺土天下響應韓信襲齊一念之不仁也所以卒為假王自取滅亡

學者須知用功處曰在致知既知用功須知
得力處曰在知幾

量而後入不可入而後量

三月五日 余問禪家所謂見解意見意識

三者何別一庵曰見解者踐履之反也意
見者格物之反也意識者知慧之反也余
問意見何以與格物異曰意見者虛見未
嘗求之事物也余問陽智陰識何義也曰
識者識其為美為惡而未嘗知其有天則

學道紀言卷五

六十一

也故曰轉識成智

余問所謂善根何也曰天地生物之心也問
即此是真心否曰是也

三月六日 黃晴川謂欲速則不達論學亦

如是與人际交往苟有真心實意久之自相
感通不必欲速欲速則滯於形迹不能通
矣人只為有此軀殼所以萬物一體之念
易於埋沒若常自提撕和氣自然浹洽令
人胸次有憂人不敢近以此見光霽氣象

不可一日無這意思

王靜泉言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
人者大舜猶然况後世乎男子有四方之
志闕觀利女貞家居杜門婦人則可非男
子事也

三月七日 呂四峰光午言人心須幹一事

業則念頭從此便了他物不能動搖也如
秀才之於科第商人之於貨利念念不忘
謂之操心謂之行道今有志學問左不是

學道紀言卷五

七十一

右不是決不能了念何者以無道之可行
也所以宋儒操之愈苦而意思愈蕭索

三月十日 一庵言人生如幻不可不知嘉

興有某老者有三子教之甚篤次子荒於
色怒而撻之止則又覓之其心焦焦然憂
其子之不才也季子年少而敏愛之未幾
登鄉薦明年登第余與山妻言知某老之
不勝其喜也往賀之則向余流涕驚問其
故蓋季子借某氏八百金娶妾於京師某

氏索於家而不得大詒故此老忿而流涕
未幾其子授閩中一縣令而死後次子領
鄉薦今此老亡矣而向日所憂俱如夢幻
為知者之一笑

三月十三日 一庵言賣菜人遇街市之可
觀者掉頭不顧此人凡百有成以其專一
也一遇好境留而忘歸此人不辦大小買
賣俱無成就四峰謂即此買賣便是道心
不專一便是離道羅近溪近來快活乃此

學道紀事卷五

六

身為做官所養所謂行道也

三月二十日 耿楚侗性命解云性之根蒂
原無聲臭者曰命命之流行原自不已者
曰性聲色臭味是人生機若無知覺便是
死人故謂之性然縱而不節可成世界否
所以達人尋向根原立命處見得親切自
不令染着告子輩認得是性未肯更透一
步故孟子云然仁義禮智落着父子君臣
身上自不容已君子合下見得性如此

盡其心莊列止見得立命所在此處都累
不成世界矣故孟子復云然

本末解云本末是一貫看草木根杪元非兩
截註中大小非也夫校文末也所以校文
其精神命脉所在本也即今見在職業一
循天則不徇請託不憚煩勞不弛防檢辭
受進退不改故步如斯而已

四月初十日 每日習靜一日忽覺天地萬
物都是吾心惟求此心不昧即天地萬物

學道紀事卷五

九

在其中又何必致力於天地萬物此心惺
惺無間晝夜自信無晝夜則無死生矣
天地萬物莫非文也而皆有天則行乎其間
者禮是已夫博乎文而又約之以禮則此
心不但包天地萬物又有天則以處之聖
學所以為仁也故曰克己復禮為仁近世
一二學者覩顏委身曉曉於四方以為萬
物一體其實胸中包藏俗私且壞天下人
心不仁甚矣所謂龍則無角蛇則有足是

也

五月五日 孟子願學孔子學他精神命脈
所在豈止學他仕止久速當其可哉

五月九日 此个知體透露出頭不為聲色
埋沒方能使視聽各循其則仕路上人須
將世俗心腸超脫得出方幹得些好事眼
見人未有卓然藉官以行已志者世界如
何靠得他此出世而後經世說也吾人學
道須將世儒聞見磨刷淨盡方增得自家
生意若只在人脚下盤旋更無了日亦是
此意

學道紀言卷五

干

五月十日 日間難反觀夜靜即自己形骸
亦宵寂無睹唯此物通晝夜耳

耐煩二字千古秘方然須辨認引子清切方
驗引子者看自己一生立定主意若何如
主意在卿相此方便是三斗醋三斗薑是
已主意在仙佛此方便是調火候降火性
是已主意在聖賢此方便是不遷不貳勿

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奇方易得真引難
求辨之不精卻綰甘咲罵師德謁相門益
重其病耳

五月十二日 鬱懷寬時即生機第默識而
體取之反身深入一步有受用處即自得
意思也友朋群居自應有油然一種資助
處如草木須雨露長養也但根本在我耳
學而時習習此生機不愧不忤直養此生
機幾微處自討分曉就是從前知見意興
貼身理會深造漸自有得若悔此而別求
个道理恐又生一理障桎梏此生機矣平
居省思慮省語言默默在恬淡中討可欲
趣味勿忘勿忘

學道紀言卷五

主

無刻

五月十五日 人所以異於禽獸惟此此子
此子未透蠢然禽獸也後臺當時如亡子
迷失宗貫偶一尋思父母安得不號泣後
來為人略誘去耳仁山如道傍傭人笑亡
子哭沒來由不知已之為傭也

五月十六日 近日友朋不信當下而別求

光景便是混倒在戰國時而想像義皇時
景象不知提出孟子作主宰便了

楞嚴經風從何來會得即吾儒無我意思可
默識矣在此靜坐扇輕舉亦覺風涼途中
疾趨扇雖大舉不覺風涼會得便識得萬
物皆備於我矣

五月十八日 克復不須在文義上解聖門
言仁便說个禮此是吾儒起軼二氏貫徹

學道紀言卷五

主

無刻

今古機竅近者辭受進退多鹵莽未透此
耳如心齋令即比來直下承當以紹家學
略無夾襖則克復便能發揮矣何必求之
言語間耶

五月廿日 橫渠之學可謂勤矣其心不閒
東坡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

五月二十二日 職分盡乎人謀斯無愧怍
勢分付之天命庶得虛閒

王章川評此先
生絕筆也者此

條平生學力已無
虧欠更不須言

學道紀言卷之五終

學道紀言補遺

林平泉云佛印不入僧史然見得道理嘗與
東坡書云子瞻高才長放萬里之外耶人
生富貴大都不過二三十年轉眼成空何
不一筆勾斷自家尋个安身立命處乎子
瞻讀書見不到此不可謂之聰明也

子瞻食菜至飽云吾與何曾同一飽

王靜泉云陳同父有言天理不容有架漏過
時人心亦豈有牽補度日

學道紀言補遺

主

共

日間無事但玩味語孟可以養心此靜泉語
與吳康齋議論同

王弘宇言白沙家在新會兩司往返幾日談
論至午刻留款止魚殮而已家甚清淡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不過以有此心而已聖
賢之學更無別法只是敬畏二字人日用
間能自敬畏庶幾不失人道才有放肆便
墮落於禽獸矣

林平泉云 國朝諸儒魏莊渠似為著實

寄唐荆川書云公寬以居之矣所少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耳又寄呂涇野書云近來學者多有好名之病以好名之心而聽過高之論鮮不害道者歐陽崇一訥行敏言公當以此意告之其言皆深中人病蓋平日工夫所到故以此告人

余問程子云人于天地間並無窒碍處多少快活平泉云凡事順理而行自無滯礙辟如今日姻事若順理行去彼亦不怪我亦

學道紀言補遺

孟

吳

心安若狗了情胸中便覺不好推此可見易家人利女貞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所謂威如豈作威之謂哉不過反身自治而已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雖一時未必盡從終必感服故曰終吉家人嗃嗃悔厲吉苦而甘也婦子嘻嘻終吝甘而酸也

吾無他長惟足踏實地晝所為夜必書之名之曰自監

近來學者議論紛紛或謂此道必須靜中見得性後方有根本或謂內外元來合一只消修身謹行積累久之自然會定或謂見性者即是覺悟之名或謂功夫熟後念不離常若有見即是見性以上諸說雖各持一見猶為易辨只是心下功夫恍惚尤甚宋程張以前禪學大行韓富諸公號為得力如晁文元公陳忠肅公皆精於此理究其運用不過自朝至暮寓意典籍無

學道紀言補遺

王

朱

使空隙而已朱子平生學問正得此法自象山一派發明於世天下皆知其非矣然義理精微不可以淺易之心輕議往哲不肖平生反觀內省未有須臾寧靜之時陸氏之論驟而聽之似若可喜以身體之茫乎無所用力意者治心之要別有其道而未之顯言耶抑朱子之學真有所依據而未可忽也萊峰周思兼謹書

章川評先
是朱氏正

學道紀言補遺 終

嘉靖壬戌七月先君跋胡力庵筆記云余資器雖劣因茲感奮加以勤力二十年後倘亦有就乎遂手輯是書識以日月久而成帙不肖兄弟髫年侍父每見捉筆之後端坐凝神即對卷諷詠時也篇中所載大抵多識名言述而不作然虛心問察善與人同皆從身心體驗出來所謂先行其言而後紀之初非漫錄以博名者間或抒自性靈超然有得亦并書之期於見道無分

學道紀言附錄

卷六

人戒嘗云謹之密之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噫非誠為善於獨知之地者乎至於自責自修內訟已過甚以小人大盜為例其檢身靡及之慮又未嘗頃刻懈也天喪斯文不幸背棄竟絕筆於甲子五月歿後謹箴笥中有年矣迨不肖兄弟稍習章句持以示於一二父友皆欲請而傳之恪遵先志未敢輕授轉借副本遂流人間邇年邑有列為求定齋寤語及歸間紀畧即竊

錄此編也但其中移前掩後竄主失賓殊非先君本旨嗟乎道本大公睇觀紀言未嘗不取諸人以為善何必自欺而欺人耶然使修已治心之學紛紜舛錯失其正宗則不肖兄弟之罪豈容自逭惟拊心痛責而已癸巳冬遇浙東裕庵徐先生司教吾邦蘇湖之遺範也與先君神交異代因課兒裕仁而索覽焉慨然亟欲加木節猶豫不應者數四今年秋間以此意質於

學道紀言附錄

卷七

執犬官保平泉陸公

太宰五臺陸公皆曰道豈容終秘乎尊公學以為已使人人而知為已斯世不大幸歟先生遂告諸縉紳大夫裒義授梓幸成全書節自恨病廢不能顯揚先德重賴名公長者藉以不朽直述其始末以志感云

萬曆甲午臘月二十日不肖孤紹節百拜謹識

家訓 附錄

柳玘戒子書云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楊慈湖紀先訓云慈愛恭敬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安富尊榮由此而出

陸放翁家訓云天下之事常存于困約而敗

學道言附錄

卷一

何

於奢靡今舊俗方大壞厭慕膏粱使不聞此風放而不還且有蹈於危辱之地淪於市井降於皂隸者矣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但念此物我若有之竟亦何益使人歆艷于我何補如是思之貪求自息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當為有事而後悔之無及矣况鄰里所爭不過侵占地界逋欠錢物及兇悖凌犯耳徐徐諭之可也後生才俊當以

為憂不當喜須常加檢束令熟讀經書訓以寬厚恭謹勿使與浮薄者游處不然可慮非一端也閩中村落有魏鄭公莊子孫皆為農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無可憾也若迫於衣食為市井小人則切不可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必先擇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

范文正公曰吾吳中宗族甚盛于吾固有親

學道言附錄

卷九

疎然自吾祖宗視之皆其子孫其饑寒安得而不恤也

黃山谷云士大夫家不可令書種斷絕遇子孫有才者便可名世

陸象山云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禮義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理義正為家興

祖宗父母之心只是願吾子孫長進做好人

只願吾子孫和睦若能體其意者 祖宗
父母在九泉之下必喜不然必憂為子孫
者到祠堂中須舉此念

嘉靖辛酉仲冬三日思兼百拜謹書

跋家訓

昔陸放翁家訓載水東日記顧文僖公節
其尤切於事者扁之於堂余因其意書之
墓門子孫歲時祭掃見而讀之惕然有警
余之願也嘉靖壬戌五月萊峰周思兼識

萊峰遺語

附錄

學道集附錄

三十一

吾生四十有五年常有憂生之嗟雖未老而
多病恐非延齡之兆常見親友臨終始囑
付後事至有哽咽不能開口者死後子孫
爭競紛紛是誰之咎也及今尚無恙預為
此囑紹元方十歲紹節方八歲未知日後
長養成否然不可不為之所者以息爭
端云耳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處兄弟之道須要曉得

此理兄弟本同一氣如左右手互相扶持
不獨道理當如此事體亦當如此人家兄
弟和睦外人亦不敢輕侮昔人以筋為喻
一筋易折二筋合併急忙難折凡官司戶
役之類務要同心協辦庶可保全譬諸垣
墻但倒一堵餘堵相隨而仆此理甚明人
弗察耳此所謂理一也又要曉得分殊雖
是兄弟各有室家豈得不私其財彼心與
我心不甚相遠務要各相體諒財上分明

學道集附錄

三十一

柯

不可一毫占便宜不獨道理當如此事體
亦當如此譬如綾羅綃帛必須經緯分明
乃成丈疋愈精愈細愈覺美好略有稀密
便覺濫惡所以凡事均平自然和睦到底
官司戶役之類尤宜加意一有欺心爭競
即起古人謂得便宜處失便宜最可玩味
一家仁又要一家讓徒仁不能久也識得
此意雖分財異產亦可雖同居共爨亦可
吾不善治生無財物可以遺吾子孫惟有住

房二所薄田數頃耳此物非長久享用之物且據見在不容不分其餘衣服什物俱不甚佳待吾夫婦身後議之亦易分也所謂長久享用之物却是何物積金固不是積書又不是積德又近於因果畢竟如何方是在吾子孫思之耳

楊慈湖先生遺書第十七卷有紀先訓一篇嚴陵錢公子寔稱其字字可佩

朱文公年譜附錄有童蒙須知從學帖訓子

學道紀言附錄

三二

詩三篇不獨童蒙雖吾老年亦當日誦一遍可也

許魯齋先生遺書謂文公小學吾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

薛文清公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吳公廷舉好此二書山行水宿携以自隨

延平先生答問謂上蔡語錄於學者日用處極有力

賀仙翁有詩云有客來相訪如何治此生但

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這片田地全要耕則日漸開闢朱文公所謂有無限好處是也不耕則日漸荒蕪朱文公所謂有無限不好處是也吾平生只知貪逐世味將此田地一向拋荒雖僥倖富貴無分毫受用抱病終身尪羸度日如朽腹之楊終不可以耐風雨不過苟延歲月而已吾子孫稟吾衰薄之氣不言可知必須以吾為鑒庶可以存吾宗祀所謂孝也所謂方寸

學道紀言附錄

三二

地是何物則有聖賢典訓昭然具在可考而知也

元兒吾長子也汝無以庶字存於胸中但當知嫡母之恩備盡孝道乃吾志也人家嫡妻悍妬多有不相容者汝性命尚不能豈能享有田宅乎汝但思此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

節兒吾嫡子也汝無以少字存於胸中但當知事長之禮如楊椿之事楊播司馬溫

公之事伯康乃吾志也論語學而一篇孝
弟為首勉之

嘉靖壬戌八月十有九日萊峰書

先生遺訓在壬戌八月而捐館舍乃在

甲子八月僅閱再歲耳嗟嗟先生留心

誠明之學其殆幾乎前知者哉且其語

溫柔而厚所以訓示子孫者皆身有之

碩德生人之坦途也苟人踐斯言則身

安德滋極歸福歛而家可長久矣噫是

學道紀言附錄

孟

訓也豈特其子孫當佩服已哉

隆慶辛未菊月中條李豫亨謹識

華亭學諭三衢後學徐汝晉裒梓

學道紀言附錄終

子

紹元紹節孫裕仁裕宗校

助梓名公

宮保陸公

觀察張公

大叅姚公

太卿林公

學博徐公

太卿徐公

比部徐公

水部章公

大行沈公

進士高公

侍御許公

太學徐君

助諱仲謙

助諱體信

助諱景賜

助諱汝晉

助諱元春

助諱三重

助諱憲文

助諱伍錢

助諱時來

助諱承祚

助諱樂善

助諱肇惠

封君俞公

潘祠郁公

大叅宋公

僉憲俞公

郡伯徐公

中翰顧公

國博潘公

邑宰路公

光祿顧公

大行陸公

文學俞君

助諱明時

助諱直卿

助諱堯武

助諱汝為

助諱琳

助諱正誼

助諱元和

助諱宗周

助諱正心

助諱彥章

助諱汝楫

助諱伍錢

先君子之棄世也室有餘編家無長物鄉
評輿論咸致惜焉往者詩文遺草幸賴里
中賢豪長者助義而傳之矣不肖兄弟居
常銘心沒齒難盡惟是紀言五卷裒摭緝
錄成一家言藏之有年未即授梓既以重
遠先訓且坐食貧有志莫逮不意久而為
人所襲夢想愧痛天未喪斯後賢仰止裕
庵徐公慨然倡義尺素一達樂予者景從
不閱月而工竣迺今學有趨向士有矜式

學道紀言附錄

卷一

是誰之力歟雖先君子生平踐履幸取褒
於月旦而嘉善好德存亡一心諸名公之
義聲丕振于里閭中矣季子掛劔忠宣捐
舟古人之高誼豈得專美於前耶謹識於
末敬示永永

萬曆乙未端月之吉不肖孤紹元百頓首
書

學道紀言後跋

余幼讀萊峰先生論草如長江
大河混混不竭且一碧萬頃澄
然不波意其為蘇長公後身恨
不得搢衣出門下也弱冠遊鶴
城偶會於張氏海雲樓上因談
無我之學余謂我字兩戈相向

後跋

一

明人

最不可有者我也最難克者我
也先生躍然握手納為知己嗣
後有迂談狂論必隲其是非或
遂錄其一二余不勝內愧又遑
然恐有負也歲餘別游他邦忽
聞先生捐館矣余愴惋泣下嘆
造物忌賢人如此不揣作祭文

一通欲希徐孺子往蹟而疾病相仍復多變故炙鷄漬酒竟不獲伸冀先生心諒而已今越三十餘年余白髮被鬢復為鶴城之游而先生仲子希允携其長郎相顧且出學道紀言以示余觀其所記者或前代哲人之要

後跋

二

熊別

語或當世名公之格論或察通言而得至理或因小事而悟大道或聽釋教而會儒門其所自尅責者或以小人自目或以大盜自例盖常若出于鄉黨自好之下而其所妙悟者則在盈虛消息之數其所實踐者則在

誠意慎獨勝私復禮之功以匹夫匹婦之同心而挺立于乾坤之內以庸言庸行之當為而超出于萬物之表先生之學道真無愧乎聖賢矣余閱之終卷不覺胸次豁然無能起先生于泉下而拜之也既希允飯余三子

後跋

三

熊別

侍側咸彬彬如玉余詢其字長為諸生有聲曰祖修次曰祖穀季曰祖翰余喜諸孫不忘其祖而先生有後且重念先生政蹟在宦所英魂在賢祠而精神則在斯書宜梓以公諸人遂跋之萬曆甲午冬東海布衣王梨著

跋學道紀言

今世染翰殺青者大都流連光景品題物色非不爛熳艷冶而軌之提躬繕性鮮當也余黯黯渺識竊謂道有實根有真竅而根竅只在日用脫厭薄日用妄驚玄妙越人生庸常而語

紀言跋

二

吳倫刻

道道迺裂矣周叔夜氏雲間之樂祖也其遺編藏籍種種而會文切理最可做俗覺迷者莫如學道紀言一錄錄中不狃義例不新篇目不樹標幟第即覩聞而內會與言譚之象心者隨時隨筆哀次之然按其語無奇而

索其指淵懿皮相之若農歌里謠而精研之則名賢先覺之緒絜之於九章七問則幾掩口而試以易通兩銘與之錯互並居亦不辨孰古孰今蓋意不漸遠漸於當事辭不漸麗漸於中情篇帙不漸盈累漸於益生人而止搃之人人庸事事庸日日庸跬步不離瞬息必察縱天下有極意之儒能神飛九天之上而不能身越日用之外以實根真竅道之所托也紀言之所命庶乎諒之矣余生晚無從執鞭叔夜而覩其書如接其人心嚮往

紀言跋

二

朱

原缺

學道記言五卷事行紀畧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周思兼撰思兼字叔夜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
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遷廣西提學副使未上卒
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乃其隨時札記始嘉靖壬
戌七月二十八日訖甲子五月二十二日逐日記
載取前言往行及所睹聞爲之論辨蓋語錄之類
末附補遺家訓遺語各數則又彙錄碑版傳志等
文爲事行紀畧一卷皆其子紹元紹節所增輯也

推篷寤語九卷餘錄一卷

〔明〕李豫亨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李氏思敬堂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推篷寤語

九卷餘錄一卷》提要

推篷寤語引

太史公云：古者而多磨滅，作史記時，個儻非常之士，孫馬在左，馬李杜論，落不偶，而在一多，多迺千古，若蔚至之深，若作者，首撰述之，乃與經綸，如之，豪人，偉夫，不棄之，弱，至則必棄之，史籍，不棄之，史籍，不棄之，史籍，不棄之。

宗逸首以書，多奇，硃不羈之才也。迺今讀元薦氏推篷寤語，則見其綜太史之遺，多雲，海，不，說，苑之奇，而更生，迺，雅，寤，系，同，之，與，而，伯，陽，諸，洞，此，起，以，奇，硃，不，羈，之，手，不，成，之，麟，臺，史，籍，而，僅，托，之，宗，逸，首，在，耶，然，元，為，氏，家，學，之，傳，則，有，六。

文辭學博乃為海樓閣副筆
 表雲燦譚業星煌為之錄其
 菁華而遺之以當世朗望也夫
 以元為氏之才使不為矯矯也
 馬馳乙樞未必始以多也頃多
 壺而咀英樞實炳矣如是非
 自江郎岑寂以迄于今已得
 者以此太史公所以必歸之個
 儻非常之士也馬跡君子亦之
 形擅也也余固雅重元薦氏而
 研贅之矣余簡居以品評次
 第參好如朱覃思旁採舒
 之寤之不前敘詳之矣余之
 錢志學聖知甫識



推蓬寤語目錄

卷第一

測微篇上

測象緯之微

測形炁之微

測神鬼之微

卷第二

測微篇下

測人性之微

測物理之微

推蓬寤語目錄

測定命之微

卷第三

原教篇上

原空寂之教

原清靜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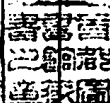
卷第四

原教篇下

原因果之教

原養生之教

卷第五



本術篇

本堪輿之術

本醫藥之術

本卜筮之術

本星相之術

本方伎之術

卷第六

還真篇

還本性之真

還倫理之真

推蓬寤語目錄

二

宋

還世路之真

還奉養之真

還游覽之真

卷第七

訂疑篇

訂禮樂之疑

訂名物之疑

訂文史之疑

訂選方之疑

訂山川之疑

卷第八

毗政篇上

毗任用之政

毗輔理之政

毗阜民之政

卷第九

毗政篇下

毗國計之政

毗邊備之政

推蓬寤語目錄

推蓬寤語目錄

三

天水趙謙光曰始先生之論著是書也隨得輒書未嘗以類相從猥以校讎辱不敏得受而讀之校且竟析其書為篇者六以象陰六之數析其篇為卷者九以象陽九之數又析其篇為類者三十以象三十輻共一轂之數總計為章者五百五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成變化而衍鬼神天數五地數五因而什之為五百五十而其數適相脗合也編成以復先生先生矍然曰鄙人惡足以當之哉迺于篇端各弁之小敘于是類別義明爛然成次矣是書傳且不朽謙光不竊有榮附哉因識詮吹之顛末如此云

推蓬寤語餘錄總目

萊峰先生手錄先儒格言四條

萊峰揭座右格言三十一條

萊峰與余往復十札

萊峰示教色空戒一首

萊峰爲余襍題六首

萊峰見贈詩二首

方港一先天論一首

拙作先天論呈萊峰一首

○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一首

推蓬寤語餘錄總目

○智通禪師坐禪調息法一條

○中峰禪師坐禪箴一首

○中峰禪師神光論一首

○大藏經載玄神幾論一首

○李玉溪真人正心還丹口訣一首

○回陽沖虛真人原道歌一首

○俞玉吾註陰符引用故實一條

萊峰遺訓一通附

諸名公跋萊峰手簡九通

推蓬寤語餘錄總目畢

推蓬寤語卷之一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測微篇上

元薦氏曰究至理若探重淵愈探愈深淵乎微矣
孔氏歿而微言絕三代以還世所稱通微之士或
鮮然天雖高以管窺之則以管得海雖深以蠡測
之則以蠡得理何嘗扞人而使無間入哉不揆淺
鄙每希臆度玄遠時時有睽隔輒廢寢食以思曰
思能通微豈欺我哉于是思之至深日月居諸積

推蓬寤語卷之一

有鄙見爰紆簡牘爲測微之篇

測象緯之微

埤雅云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噓而成風莊子云大塊噓
氣其名爲風又云騰水上溢故爲霧又云陰氣伏於
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爲電董仲舒云陰
陽之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噓也雲其氣也雨
乘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
雨細而密淮南子云天之精雷電風雨也又云電激
氣也雷以爲鞭策又云天之淫氣則成虹大戴禮云
陰陽之炁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王充論衡云雲

霧雨之微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霧凍凝者皆由地發不由天降蔡邕云露者陰之液也五經通義云和氣精凝爲甘露河圖云赤水之炁上蒸爲霞曾子云陰陽之氣亂則爲霧爾雅云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釋名云虹陽氣之動也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也鄭玄注考靈曜云日旁氣白者爲虹元命苞云陰陽交爲虹蜺侯鯖錄云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詩雲漢箋云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觀此諸籍猶可考信若橫渠正蒙之言特臆度耳

推蓬語卷之一

二

集

先儒謂陽在外陰在內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陰在外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陰陽和而成雨此非實際若風雷交作雲雨並至將何以爲解大抵雲霧風雷雨澤皆一炁之所爲作也氣之奔騰凝結小聚則爲風雨雲霧大聚則爲雷霆電至大則爲驚雷飄颻至小則爲煙嵐霧雖皆陰陽之炁所成而非如先儒界限之瑣瑣也余嘗駐舟江干早見一江煙霧霧散則風隨之起風少息則雨至于是知一炁所成不可分晰太過

古今稱日月爲二曜然月受日光曜非月出月不足以

配日猶地不足以配天也竊以天地間物惟火日爲外光月水爲內光然日者火之精陽燧可以取火火固日之餘也月者水之精方諸可以取水水固月之遺也外光者主播施內光者主翕受陰陽之義也寔不同其位置矣道家以日光月光星光爲三光則其光曜不相比倫其取義尤妄

推蓬語卷之一

三

集

日月薄蝕自有定數非關人事然天道變於上則人事亂於下氣數使然也若君臣修德則天道雖有薄蝕人事原無變亂故謂之弭災非人主修德宰執修政而日月遂不蝕也亦有當蝕而不蝕者亦觀其所蝕分數之多寡何如耳若蝕數多庶可爲人事感召若蝕數少只是陽光照耀人目短不能見也

天雖日光大明而未嘗無星辰但光耀而星辰不可見也天雖日光焦灼而未嘗無雨露但陽盛而雨露不能潤也觀日食旣則星見中天日方昃則露潤禾黍是已以此知上天之心雖昭昭小明亦不棄於覆蓋之下以共成照臨之功而雨露之滋潤苟烈日方間則思及之矣天心之仁愛萬物以此可見

景星慶雲和風澍雨甘露玄霜皆世稱天應之瑞有之乎曰此皆和氣所鍾也若人事乖戾天地之氣舛逆

卽諸變異應之于是有大風注雨洪水亢旱及之矣
然人主之知戒也固當因災變而加謹尤不可因禎
祥而遽怠天地之仁愛也固因人事闕失而加警尤
不因人事已修而忽戒

天之氣下柔而上剛愈高愈清愈剛故在上有日月星
三光千古不毀剛故也昔有人至天盡處耳中聞剛
風旋轉有聲是也地之氣上柔而下剛愈深愈堅愈
剛故在下如江湖之底深山之谷多堅剛始皇葬驪
山起墳深入黃泉至三百大鑿之不入燒之不禁始
皇詔橫行三百丈乃止可見深處最堅剛也今人稱
神人仙真者亦止浮游虛空九天之上不能到九地
之下不能入剛所限隔也日月星辰則盤旋於剛
氣之中周旋上下運行不息昔人取喻雞子今之雞
殼其一元之剛氣乎

昭公時慧星孛於大火占者謂宋衛陳鄭當有火災禪
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當同日而火若我用瓊華
玉輦鄭必不火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
及也鄭竟不火然則分野占驗其未可信也然太白
食卯竟兆長平之慘太白晝見卒有蹀血之禍則以
天兆其亂而人適逢其變也若天道雖兆災而有子

推蓬齋語卷之一

四

吳昌

產之修政則何禍之有焉

昔有海舶過南番貿易經海心深闊處日中忽雨霖霖
篙工曰此鯨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水若雨耳因
悟地中有水天地之氣訢合則地氣載水而升濛濛
成雲布之清空倏然而雨氣盛則雨多氣薄則雨少
又薄則成霧與海鯨噴氣水散於空而成雨相似況
水之騰空亦不甚高數里之外氣所不至則雲不瀾
漫雨亦不降若氣盛雲遠則雨亦大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更有異者吳苑云晉陵薛願義
熙初有虹飲其釜澳喻響便渴願輦酒灌之隨投隨

推蓬齋語卷之一

五

吳昌

咽祥驗集云韋臯鎮蜀嘗宴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
忽虹蜺自空而下垂首於筵吸其食飲且盡首似驢
霏然若晴霞狀審如是則虹有物能飲食信矣但虹
本陰陽交接之氣著爲形色倏忽卽沒何以卽成物
相能飲食此殊可怪殊不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
地之氣一聚則成形象生動如雨之蛟龍雷之雷神
虹之虹蜺風之風母殆不可以常理論如花纔含香
則有蟲花方開則無蟲可見只是氣聚

凡十章

測形烝之微

天下之至有力者莫若火。雖方斛之舟千鈞之石載之無難。以體柔而用剛故也。故水之流下淙淙然聲聞數里。搏而躍之則怒而過。顚性之剛也。火則體剛而用柔。故一毫不能承載。雖燎原之勢可得撲而滅。性之柔也。雖然水可受火。火不可以受水。注水盈鼎以火烹之。則沸以手探沸湯則灼而焦爛。火入水中故耳。火則杯水可救。隨注隨滅。水不能入火故耳。以此可以辨水火之性剛柔之別。

天地間有理斯有炁。有炁斯有形。是炁者形之始也。五行之言土即四大之稱。地五行之言水火即四大之

推蓬語卷之一

六

稱水火。但五行言金木而四大所稱不及者。木即水之液。金即土之精耳。木金既有形可見。安得復化而為物。故丹經曰。既已化為質矣。欲復化為物。不亦難乎哉。四大之稱。風以無形也。或曰地之質大矣。安得謂之無形。曰地者氣之聚也。萬物皆生於土。化於土。謂之非炁可乎。記曰地載神氣。神氣流形。庶物露生。五行皆能生物。惟金不生。克木故也。凡山有金礦銀礦。與銅鐵錫諸礦。大抵皆是童山不生草木。然五金出世。父亦能化。仍歸於土。如銅之綠。鐵之屑。錫之灰。是矣。非獨銅鐵錫也。銀見火則耗。金土會則黃。皆化之

漸也。父之亦能漸滅。道家謂金性不敗朽。故為萬物寶。此比身中金剛不壞之體。非世金之論。

土雖質巨。曝之則燥。水雖浩蕩。煮之則耗。火滅則息。風靜則寂。自有質復歸於無質也。故有質可見者。萬物之形也。無質可見者。氣之本體也。始自無而生。有復自有以之無。生生化化。有有無無。安有終極。不過一氣之聚散耳。

或問洪範演五行曰水火金木土。其後太極圖因之。子何獨稱釋氏地水火風之說。曰洪範之演五行。自形炁之微著而言也。釋氏之言四大。自未有形而言也。

推蓬語卷之一

七

未有形所以為形之主。若一有形則炁凝而不化。安得復化而為物。耶。惟釋氏所稱四大。則皆屬於炁。不入於形。惟有是炁。故有是形。物以之成人。以之靈。昆蟲以之而化。生此所以為萬形之主宰也。言四大則五行在其中矣。

水與風一炁也。水能負重而風不能負重者。水重濁有形。風輕虛無形。故耳。水之濁者為土。土之大至於無所不載。土之堅固者為金。金則氣不敗朽。萬古如常。不特負重而已。此清濁浮凝之辨也。雖然西域奇肱國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其國人以車乘西風至。

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乃使乘車復歸其國在玉門之西一萬里然則制器得法風固可使負重也與

金遇木則鳴木遇火則焚水遇土則急金遇土則凝以其種類雖分而其源同出於一炁故耳然五行之炁常不相離一行之中又各具五行如土之爲物植之得木淘之得金穿之得水土剛爲石擊之得火是也至如木之爲物鑽之得火搗之得水灰之得土草木火之得水銀卽金金之爲物浴之得水鑿之得火淘之得土金之所在則山童卽木以至萬物非水不生

推蓬齋語卷之一

人

四

木金土火孰非水之所生也萬物非火不化木金土水孰非火之所成也要之品類雖殊其炁未嘗不流通善觀物者能求之無物之先則一元生生之理在吾領會中矣

土與水元是一炁常不相離地中未嘗無水高則不見水而見土至高則爲山爲嶺剛則爲石卑則不見土而見水至卑則爲海海之下雖至深未嘗無地山之高雖絕頂未嘗無水以其兩相附麗也如人之血肉亦自相依非血則無肉非肉則無血

一元之內惟一炁而已炁之屬陰而有質者爲土爲水

土水之中土屬陽而水屬陰炁之屬陽而無質者爲風爲火風火之中風屬陰而火屬陽土深則有水水澄清則有土水與土元不相離也火熾盛則生風風煽颺則召火風與火元不相離也就四者而論之則土水主沉下而風火主升上土水主凝定而風火主流麗土水主濕寒而風火主燥熱在人身則土水主血肉而風火主氣息土水主澄靜而風火主運動土水主收斂而風火主發颺又合四者而論之則土水能留風火風火能戀土水合而成形土水挾風火則剛風火挾土水則柔合而成質乃其解散總之仍爲

推蓬齋語卷之一

九

五

天地間一氣耳始焉無質終至於有質合而有形復散而無形萬物何有常哉今人見地水火風體氣各殊豈知其中固流通而無所拘滯耶變易而不可爲典要耶非獨如此凡天下有形可見者皆化而爲氣無形可見者皆化而爲形形氣相禪無有止息陵谷變遷安有窮已惟知道者識之

兩物相軋則成聲兩物相盪則生光兩物相摩則成火兩光相照則成水風土相煽則成塵識境相合則成夢形光相射則成影水石相激則成泡雌雄相交則生人物水火相結則生禽獸無兩則一不可見物未

有不由二而成者也一者太極之體也二者陰陽之用也宇宙之內有太極而無陰陽則天下無可見之諸相矣故曰一故神兩故化合一與二謂之三故道家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無休歇

衣搖空得風可以知氣之無所不在物噓氣得水可以知水之成由於氣故知水之爲物一氣也風雲鬱興雨亦隨至氣之所鼓也水之積則爲江湖非獨水也日中見塵埃飛揚不息則知塵卽是氣但是氣中之濁耳故無處無然則無處無塵間房閨室又則塵埃蔽之塵之積則爲土阜嘗見天色晦冥雖無風塵亦

推蓬語卷之一

十

章時

瞻騷設障氣之動也非獨土也虛室生風苟乘其隙則面面俱有風射故無處無然則無處無風風之積則爲巨颶非獨風也鑽木得火擊石得火照日得火懸珠得火故無處無然則無處無火人亦有火物亦有火火之積則爲燎原是知地水火風一氣也四大和合而成人雖品類至微亦不能外地水火風之氣而生

凡十一章

測神鬼之微

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之謂神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之謂神又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之名義備矣然不知其所以神也適得儒先之論云一物神譬如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思慮擬議而後覺也不覺頓足醒悟知此則知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之義則知齋明承祭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義

天地之氣聚則靈不聚則不靈聚則明不聚則不明故風雲雷雨之氣聚則靈明而搏擊之威震動矣水火土石之氣聚則靈明而嶽瀆之神顯相矣手足腹心

推蓬語卷之一

十一

章時

眼耳鼻舌之氣聚則靈明而心上之經綸顯設矣故搏擊威震未嘗滴善惡也嶽瀆顯相未嘗昧淑慝也經綸顯設未嘗失仁義也若雷雨少氣聚亦少山川小則氣聚亦小人物細則氣聚亦細其變現亦不同凡靈明之然非獨大風大雷大雨大江大河大山大地有之凡氣之所聚如大宅院大宮室大營壘大官府其成也若或相之其散也若或往之非偶然也不獨如此凡人大興作大舉動大建造大更新大聚會大喜慶皆有神明主乎其間其犯也能禍之其順也能福之殊非浪語

凡關榮進戰伐之事動集數千人者則皆氣聚而靈默有鬼神司其予奪非偶然者故蘇子之於方叔猶不能私以科策而豆腐聞應死之兵亦不陣亡於他境也如此則常平之坑卒南陽之貴人豈獨非命也哉語曰長平坑卒豈皆命犯三刑南陽貴人豈是盡逢六合其亦不明於命之玄機者矣

天地間神明布滿虛空非必殿宇土偶所在今人望土偶則致敬在平居屋漏之時則否是未知神之所為也殿宇土偶所在或反為淫鬼厲神所依附要索血食未可盡信武當號名山前歲有進香人甚虔自紫

推蓬語卷之一

主

霄遊五龍宮擊一僕與一道士以從半途虎負道士與進香人去止存一僕號泣而歸武當山虎俗謂之巡山虎然則進香人誠潔雖未可知彼道士者何以死哉

裏穀公高夫人戒諸子曰汝父一生守正不阿是以權奸雖欲加害而竟無禍患人正神祐未必無謂汝輩但居官勿妄進取處家勿妄作為則自可以致福此我所目見汝父者汝慎勉之噫人正神祐語誠有見所當服膺

庚巳編范益精於脉藥仕元為大都醫官年七十有老

嫗請治疾欲往西山以老辭老嫗攜病女至皆少艾益胗之曰何以俱非人脉嫗吐實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故來求救耳益曰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禁城中萬神呵護爾醜類安得至此嫗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於彼故吾輩不妨出入是時

高皇帝已龍潛淮右云觀此則王畿所在神明呵護妖類固不得而蟠據也

神明在空觸之則感金石在懸叩之則鳴人於平時或未覺也若遇水火危急或負屈至極者則神明時時

推蓬語卷之一

主

顯現厥有明徵吾鄉有一惡奴忘其名其主父死主二子方貧薄僕之父子反饒裕設宴賀生而不及其二主二主當衆辱之奴父子銜恨誣駕以盜欲絕禍種解官被刑慘毒自誣服二子仰天呼曰冤哉我實非盜而何使我至斯極也是日公吏數輩押赴其家搜賊杖奴父子已潛置賊杖於其家矣晚宿春申江真武祠下賄公吏綁縛二主於柱方臥聞其子覺巨蛇緊纏其足大叫衆起視之投蛇於甕用紙密札其口待明視之則朽繩也衆始知其冤以甕解官冤遂白是時郡守軫峯熊公令取父子於獄命市衆得共

擊之須臾而斃

人見山之崩、川之竭、與夫人物禽蟲之異形者、率咤以爲怪。不知苟有形可見者、皆有神氣充乎其間。亦自知覺運動、非直塊然無知識者。山氣走則崩、水氣空則竭。人物禽蟲、氣乖戾則爲幽怪。亦理之常。故土亦能生山、亦能移石、亦能長水、亦能決鍾、亦能飛石、亦能立神、木無祭祀封爵則不行、麒麟騶虞鳳凰神龜靈芝、非國氣家氣盛旺則不生。皆有神主乎其間也。人以物視物、故室而不通。聖人能以神視物、故變化不窮、通於萬物之性。

推蓬語卷之一

卷一

一

余嘗問客曰：天地有知乎？曰：不知。天地無知乎？曰：不知。客問於余，余應之曰：有知曰何以知？天地之有知也，曰：以人與物知之。天下之事，不知其母視其子，不知其源視其委。人者，天地之子氣也。物者，天地之委和也。民所以能視聽聰明者，非人自能聰明也。天假之聽，而人得以爲聰；天假之明，而人得以爲明。天地得其全，而人得其偏。天地得其大，而人得其小。耳人知人之聰明，而不知其自天地之聰明中來。然人之聰明猶滯形器，彼天穹窿在上，彼地含弘在下，何物之聰明似之？一聽而迅聞四遠，一視而朗照十方，所謂

人間私語。天聞若雷。非誣語也。不愧屋漏。君子尚知慎之。

鬼物之假託，非獨生人也。卽如世間崇奉諸佛諸神塑像，大都鬼物所共依附。顯見福禍以要崇信，殊不知諸佛諸神俱以虛空清靜顯化世間，接引濟度迷蒙。豈逞胸臆以施福利，降刑禍於善類也？此必無之理。吾夫子敬而遠之之訓，真千古不可易也。

世有鬼物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多假託名公卿才士，人以要香供索廟食。大都依約故態，造作前言，宛若其人復生，及究其真，則實非其人也。然則所謂其人者，何以寂無所見，而鬼固能託之以爲資也？蓋生人在世，聰明正直英雄豪偉之士，死則復入陶鈞沉滯，而爲鬼物者蓋少。惟世間有一等淫厲之氣，魑魅魍魎之屬，自能爲鬼，或有負屈銜冤之人，浮遊虛空，與聲塵相爲上下者，亦能爲鬼。固非與世間正直英雄之氣可倫比也。明理之士，尚其察之，辨之，勿惑。

推蓬語卷之一

卷一

一

鬼物以術煉致之，久能使附耳而爲報，縮地而爲近，寄人而爲夢，空中而使言，能使負重，能使移物，能使飛砂，能使代杖，能使魅人，能使成江河，能使成丘阜，能使身飛走，能使致水火，種種不可說，皆鬼物之所爲。

也此等事世間多有然不能以正則反爲鬼所侮卒爲鬼斃此費長房所以見殺於鬼也此又學術者所當知

妖鬼之附人吾目見有二事其一徐氏女年甫十五六頗有媚色一夕夢數官府乘轎馬簇擁而來呼而與語欲令同去彼女堅執不往明晨沐面卽照見水中有官府張蓋者如昨夢數日復見夢挽手書字於臂厥明見左臂側有二夫人三字紅如血染不半載其女暴殂其一女巫年十五同母嫂車序水次忽爲鬼附凌水而歸衣履並不沾濕歸而斷其織家以爲狂

推蓬寤語卷之一

夫

也不復顧一日出至水次有神像版自水浮來近女女取之歸謹事之不數月遂有衣飾之饒鬼語病家使請致之竟爲巫斷疾患頗驗其餘耳聞爲鬼所憑者不可勝數也姑記之以俟明達者詳焉

嘗聞有一妖鬼挾人魂而遊行約與同往數百里外觀一美女凌晨而往令魂閉目恍如在人屋簷上行頃刻卽至其地美人方熟睡彼此共觀讚嘆少焉天色幾明仰見虛空中滿空神明不敢行隨隱寺前檐竿之側竟日將沒時方盛暑與魂約至寺前水池沐浴方入池見金甲神人操鐵錘之遂隱入水中

少頃天暮乃得歸大抵鬼物俱不敢晝行以晝有神明故也。想吾人所見日月照臨神光晃晃赫赫者非鬼所謂神明者耶卽此可以知鬼神之情狀已

世傳鬼物能先知人貴賤禍福此未必然蓋緣貴人多有陰神隨侍福神多有善相相從鬼物見其侍從故能先知其爲貴人也昔有貴公微時過廟鬼見輒避匿夜託夢巫者云能爲我立一屏廟前庶可得安巫問故云彼貴人有陰神隨從我輩不敢見神也巫爲立屏復夢來謝如此則鬼非能知貴人能見貴人之擁護耳

推蓬寤語卷之一

七

一人能爲一鬼萬人能爲萬鬼則鬼充塞天地矣一物能爲一鬼萬物能爲萬鬼則鬼彌綸宇宙矣故知一元之炁升降上下凝聚而爲人及其散也復入陶鑄而爲人與物惟平生修心煉性曾下工磨煉者其氣堅固卒不易散亦有投胎奪舍者以及英人傑士聰明正直雖不修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亦能游行鑒觀四方常住不散理亦有之下此則臨死負冤銜恨之子非有慰解亦不消散但鬼亦有飢餓窮苦諸厄非如莊子所謂南面王樂者觀其要素施食焚楮可見大抵鬼不託化亦其苦趣

鬼物之變態不常，頗窺傳記時有相類者，可以見其情狀也。有魑魅魍魎之怪，其形甚巨而長望之有形，卽之無踪，遇之多致凶禍。此天地間之淫厲氣也。有人死而成形者，夜遇之多爲所壓，口鼻塞土，或時致死。遇人則鬼物遁去，可救。有物久而成精者，凡物在世年久，得人精多，率能成怪。如草木器物之類，可躡蹤而得。斧碎火燼則除。有人死據丘墓以爲宅者，夜遇其處多見高門巨室，陳設盤飮，其僕從卽冥紙從人爲之。明晨始知墓處有人死爲魅，以迷人者，精氣未散，婦人遇之多病，狂惑歌舞，目見其人之至，而他人却不能見。此可以靈符鎮壓而除。又鬼物夜遇人則隨之行，伺便魅之人有覺者，卽緊抱之，或堅負之行。天明多化燼木朽炭，或化爲羊之狀。又有花月之妖，乘少年之慾心，則魅嘯梁之鬼，據院宇之空閒以居。如此之類，萬有不齊，有華之降，伯有之厲，何代無之。君子但須臨之以正，付之不見，不聞可也。

嘗聞閩中一公館，素稱妖氣，客不敢宿。一士夫過之，性素剛正，云是焉有此。我可卽宿，館人阻之弗得。乃仗劍坐廳事，令家人悉就寢。少頃，一老人來謁，稱是土神云：「素苦妖氣，請公掃除。」公偉其言，令擒至。麾劍連

推蓬語卷之一

六

卷四

斬數首，土神不見。明晨喚家人，家人不應，乃所斬者父母妻子奴僕也。悔恨自縊而死。其與邑丈人因黎丘奇鬼，刺殺真子之事，何以異哉？噫，彼士夫者，亦可謂正而不知矣。一土神能擒之一，過客能斬之，何足謂妖哉？

綠雪亭雜言：疑劉阮天台遇仙之事。曰：二女旣仙，必能離慾，豈肯不有其躬而與塵寰採藥之夫自爲伉儷哉？或者山精狐魅，幻化以迷之耳。其曰劉阮還家子孫無有存者，此乃迷齊諧者之附會也。余聞自炫其身，歎語移時，卽薦枕席者，大抵皆狐類。然亦有仙女。

推蓬語卷之一

七

卷四

鬼女不可一類。推嘗聞秦中一方士云：「仙女風溫香，狐女風腥香，鬼女風冷香。」以此辨之，自得。

凡深山峻嶺中，多有光怪，乃山中之炁所幻耳。有一貴宦自四川入貴州界，日晚昏黑中過一嶺，計尚有二十餘里，始至郵傳，乘夜而行。起伏山谷中行，十許里山逾深，心恐甚，望見火光百餘炬，隊隊而來，意必驛遞之近也。旣近，非人所攜，乃火光散見林薄間者，或起或滅，不計其數。三鼓始至驛，其火亦不見。余謂山中之炁，無所發洩，則夜光而爲火，地中之炁，無所發洩，則湧而爲泉，水火一氣也。人顧信泉而不信火，何

與

我松張澱山公判溫州時與其配陸夫人之任夫人故少保完之女也未至城數十里天色已冥勸甚欲少憩俄見火光隱隱若人居比至使人覘之見一老嫗方擁鑪一少婦方織紉聞叩門聲出迎公誠其下曰吾上仕之辰在明旦不可後夫人且息天明徐來木晚也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下車進休坐未定嫗顧謂婦曰何不洽茗以獻婦曰議汲水舉火乃以兩足代薪侍女驚見大呼時從者百餘人環屋假寢亦解聲大呼向者屋宇器什泯然無迹惟有空林而已

推蓬語卷之一

年

已可見山中光怪每每有之不獨火光為然也夫人之次女即庠友趙吾綠之外母時為予言甚詳非妄土地邪妖不正之氣隨地發現不同今南方荆楚吳越間人率家祀五通北方齊魯燕趙間人又率人祀靈哥俗謂之魯橋仙諸處崇奉不同其為不正之氣一也此神多能移攝財物侵淫疾患及能魅人為夫婦交合之狀魅已則止家有犯者百計不能祛故俗長奉惟恐後但人家方隆盛及貴富人福厚者彼自不能干雖然一正可以驅百邪所干者大抵妖媚婦女及淫邪少年耳

推蓬語卷之一

年

妖不勝德其轉移在一念之間嘗聞有蒞郡事者郡治後有小神祠前守率歲時祭賽不敢怠彼堅不肯賽曰豈有為守而顧為神所挾耶夢神謂曰不祭將殺汝長子已而長子亡又不肯賽復夢曰不賽且殺汝次子已而次子又亡其妻苦勸之乃具祭祭已羊豕牲醴之屬頃刻昏黑盡亡去守曰是必有妖物躡之得其蹤掘穴有老狐焉鐵鑊於廳事之左問二子所以亡故彼曰是命應死特假此要福耳因歷願入諸可欲如貨財美色珠玉等類以贖罪俱不應復曰願入諸古今名畫古書以贖不覺應曰諾即不見竟不可復得可見妖鬼所以得去與不得去者在人一念間耳欲之不可不慎也如是

宋鄒志完南遷過永州儋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為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大抵老狐能魅人以覲久生能變化但未聞有前知貴人者然則狐能前知固獸中之仙與

人言千年楓樹化為羽人信夫昔有一道者入四川深山中依大樹棲息既久忽日有五老人揖道者言曰

吾輩近有大難。仗公扶救。道者問之曰。五人生此山。父矣。明晨有奉。朝命採吾輩者。過此故來告公耳。道者曰。諾。凌晨治茗具。至道口迎採木者。問所欲。曰。山有五樹。貧道所庇息。幸勿採。採木者喜。命匠者一山俱勿伐。至今立廟祠焉。噫。樹本無情。千年化為有情。則夫貞女化為石。千歲之孤。化為美婦。又何可勝道哉。

凡二十六章

推蓬寤語卷之一

推蓬寤語卷之一

長洲吳

推蓬寤語卷之二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測微篇 下

測人性之微

萬物以形相禪。未有不由父母根株而分者。齊丘子謂一形可分為二。二形可合為一。是矣。然萬類相禪之中。靈明特異者。其蕃育獨難。尋常無異者。其生化特易。如人類之英傑。草木之蘭桂。禽鳥之鸞鳳。走獸之麒麟。是矣。非獨此也。一類之中。又有一種特異者。其生育獨難。如貴宦之胤嗣。草木之奇秀。與夫游魚之金走兔之玉。是矣。君子知此。則思所以惜芳蘭。除蕭艾。愛惜人才。養成梁棟。

推蓬寤語卷之二

婆沙論問四大種於一切時不相離耶。答曰。如入胎經說。若有地界無水界者。便應乾散。今不散者。水所攝。若有水界無地界者。便應流洽。今之不流者。地所持。若有地水無火界者。便應臭爛。今不爛者。火所熟。若有三界無風界者。應不增長。今增長者。風所動。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

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觀此經論
參究四大假合因緣亦略可見

陽之質銳其性明陰之質鈍其性暗人身陽炁在上陰
炁在下惟陽炁在上故有耳目鼻口辨色鑒聲嗅香
知味與衆體特異且耐寒經風以陽氣存也自頭以
下爲陰氣不辨色聲香味非食不飽非衣不煖自腰
以下腥臭非復上體之比至於足之揣摩與手之運
量大有不同爲其爲陰氣存也惟其陰陽得位是以
爲品彙之樞紐鬼神之統會能立綱常建人極誠禮
義與萬物異耳

龍溪語卷之二

天地之靈爲陰陽之神人心之靈爲血氣之神其神不
同其靈不異故人心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也
一爲身口所累故昧其德與明而與天地日月不相
似矣傾天下之色不足止其欲徧天下之財不足愈
其貪名韁利鎖麤藥輕肥富貴者過其分量貧賤者
恥其不及其情可勝言哉要在遷善改過息業返神
庶有以復天地日月之初而靈亦相似

與之齒者去其角與之翼者兩其足非天以是限之也
齒卽角之所變翼卽足之所化也無角則爲齒無翼
則爲足矣造物固無心也人之知慮亦復如是勞心

者或不能勞力尚武者或不能修文長於言語者或
短於德行長於政事者或耑於文學此蓋天之分量
人不得而違之也若縱之將聖非夫子孰能與之

人之精神亦自可以流通小人勞力則其心自不足運
籌君子勞心則其力自不足負戴使小人日勞其心
則力亦不能負矣君子日勞其力則心亦不能運矣
非獨此也所勞在目則一身精神盡輸於目以供視
所勞在肩則一身精神盡轉於肩以供擔所勞在足
則一身精神盡運於足以供步非獨此也盲者無目
卽心可以爲目聵者無手卽足可以爲手則者無足

龍溪語卷之二

卽手可以爲足非獨此也代杖者久習則忘杖作勞
者久習則忘勞瘡痍者久習則忘瘡痍卽此諸可類
推其外善作者無誦善誦者無作能詩者無文能文
者無詩雖王楊韓杜不能兼長也人自可精於一藝
耳

天地之氣與人身流通故人身兩鼻孔之氣每與天時
相應合左子右丑左寅右卯左辰右巳左午右未左
申右酉左戌右亥每遇時所值之時以指軋其旁孔
此孔氣盛出以爲驗惟亥子之交則兩孔俱通故丹
書謂之玉洞雙開是也惟物亦然猶之眼珠自卯至

午漸窄而長自午至酉漸闊而圓諺云子午一條線寅申聚核丁是矣然則十二時之作豈聖人私知哉生自無而適有化自有以之無有生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於物故常生常化而無時不生無時不化不生者泛應而不窮不化者其際不可終

邵康節云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何也命在首陽在首也命在根陽在根也萬物無陽則不生蓋陽乃天地一點至真之炁發生處全在此非陽則不能生活非陰則不能凝定故

性理語卷之二

陽雖賴陰以成形陰非陽則塊然一物而已耳丹家語云分明只是一點陽鍊成萬劫無窮壽故君子養陽之功一日不可缺

或問人身鬚髮皆因年改易而鳥獸之毛羽曾無變易者何也曰人身之鬚髮猶之鶴之頂孔雀之尾雞之距象馬之齒犀鹿之角也故人之鬚髮物之頂距齒角此其可與時變革者也皮肉毛羽此其不得與時變革者也大抵與生俱生者不隨時而變革不與生俱生者則隨年之多寡以為盛衰

古人多魁偉今人多侏儒北人多魁偉南人多侏儒此

其大較也皆由於地氣澆淳厚薄所鍾而然禹會諸侯於會稽防風氏後至執而戮之其骨專車湯與文王俱長九尺其異者則伍員身長一丈眉闊一尺公孫呂衛大夫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尺名動天下楚漢之間項羽韓信張蒼酈食其俱長八尺餘宋元以來名臣呂大防宋汝為耶律楚材皆長七尺則今不逮古明甚至於西北東南之產軀幹殊絕西廣苗夷其小猶甚年雖壯艾僅若童稚此非地氣所鍾聚哉其有間氣恢偉非地氣所困者則為名人為鉅卿又不可以槩論

性理語卷之二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夫人之生也外濁四大雖自父母而內清一點却自天成不為古有不為今亡其老死夭亡者皆是稟賦厚薄調攝不謹之所致臨期之際五臟受制五氣散盡這一點靈明之神身中自不能容却為惡濁之氣逼逐渾淪一軀從口鼻中飛去既出此軀便不能復歸故體隨感而化觸胎則成人觸類則成物觸草木則成魘魅至如水溺火焚非數窮者則為光怪惟天理全者則大虛無塵萬古恒在

死生之說譬如草木春時生發紅花綠葉相隨長茂及

至秋時樹木枯落枝葉飄零復為煨燼然其生理終未嘗息至明年春時仍復長茂如向春時人之生死亦復如是人死為鬼鬼復為人理如轉環無有止息人不覺悟枉置欣戚怖畏展轉其亦不通晝夜之道矣

易曰精氣為物游魄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是聖人於鬼神生死固已言之矣而獨不荅子路之問何耶蓋知物之所由成則知魄之所由散故鬼之理即寓於人之中但有聚散之差耳知物之所由始則知物之所由終故死之理即寓於生之內但有始終之殊耳知其聚又知其散知其始又知其終是夫子雖不荅子路寔已盡告子路也惜當時尚未悟耳

世說新語卷之二

方

今人謂人死魂氣歸天體魄歸地似矣但不知所謂魂氣者果何物蓋人身所具軀殼中自人所見形體之外別有一箇混沌全體之神一如人形但差小眇充於軀殼之內生則藉以運動死則為衆體惡濁之氣逼迫上升自口鼻而出既離身形即不認屍體而屍體遂不復生動其神出游浮颺天地間復為陶鈞所化人死每令人屏開欲起身去者為此也神仙之所

以為神鬼物之所以為鬼胎之所以復投舍之所以能奪皆是物也但人年少則神壯盛其神亦大而老年老則衰微其神亦小而短又新鬼大故鬼小久亦漸滅死而來享於子孫或感格於請召其應否亦以此辨晰此語自古來誰肯拈出向世人道也

一方土地風氣自有一種淫厲之炁浮遊上下則為鬼物作福作災降生世間則為寇賊奸宄死則復為厲鬼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士君子稟天地清淑精明之炁以生又能澡身浴德寡慾養心不為利欲之所汨沒恩愛之所牽纏則其去來翛然無罣礙死復為

世說新語卷之二

七

神亦無足怪者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其去其來端有所自

中吳唐子畏名士也以飛謗逮拷詔獄備具五毒人問之曰其時迷不知人止見魂飛訊廳簷端踣踞自若可見魂以楚痛迫逐而出不附體也軀殼中別有一神於此可見曾記搜神記云將軍趙固良馬死惜之郭璞求謁云吾能活馬固出見之乃令三十人持竿東行三十里見丘林社廟以竹竿打樹果得一物似獾持歸此物見死馬噓吸其鼻中頃之馬果活奮迅如故不復見前物然則似獾之物其良馬之魂與

人之有生、五情之好惡、汨於中、四體之安危、迫於外、萬事之苦樂、交於前、一日之變、與一月之化、無異也、一歲之遷、與百年之變、不殊也、既聞而知之、既見而識之、既更而歷之、安以企久生為哉、雖然、得道者無心於久生、亦無心於速亡、究其所欲、以俟其死、不為溝瀆之自經也、究其所乏、以放於盡、不為吐故納新之壽考也、觀之古記如此、則吐故納新、以致壽考、理有固然、但不當逆理以偷生耳、

凡十八章

測物理之微

推達語卷之二

天地生人物、更離不得陰陽、孤陰無陽、則沉重而渾濁、孤陽無陰、則輕越而飛颺、是以俱不成人、物其成人、物者必陰陽之交互也、但陰陽有內外上下之分耳、陰在內、陽在外、在人則為男、在物則為雄、陽在內、陰在外、在人則為女、在物則為牝、又陽上、陰下、則靈明上、出陰濁下、凝而為人、陰上、陽下、則陰濁住、上靈明歸下、而為草木、又有一等陰陽交互不分者、則二氣駁雜、而為禽獸、魚蟲、蓋陽主明明、主知識、陰主暗暗、主胚質也、

陰陽雜揉、則為物、然物類之中、又有靈蠢不同、得陽氣

多者、則靈明、得陰氣多者、則重濁、如豕如羊、得氣最濁、故首與身齊、質最蠢、如馬如犬、如牛、得氣稍清、故首高於身、稍有知識、猿猴形體、似人能俯能仰、獨靈於衆類、熊形體、亦似人有手有足、能人立而行、故能知設誘、主姓名、然竟溺於酒、則以其不離禽獸故耳、然則靈於萬類、而為人者、豈可不思出類拔萃之道、

蠅畫聚而夜散、蚊夜聚而曉散、此物知一日之候也、馬駒在上旬生者、行在母前、在中旬生者、行與母齊、在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此物知一月之候也、猫犬逢春秋、則交蛇蟲、逢冬月、則蟄、此物知一歲之候也、不寧

推達語卷之二

如是牛生、則拜四方、鳥魚則朝北斗、獺則祭魚、鷹則祭鳥、豺則祭獸、此物知報本也、草腐則為螢、鼠食鹽則變蝠、雀入大水為蛤、此物有變化也、雖則如是、聊舉一二、不能盡陳、人之知時報本、與夫變化、顧不鳥獸若焉、何哉、人之知時、奈何、曰、春因夏、析秋、夷冬、燠弗爽其度、是也、人之報本、奈何、曰、尊祖敬宗、父天母地、弗忘厥始、是也、人之變化、奈何、曰、為聖為賢、成仙作佛、弗違其天、是也、不仁之人、反是、恣慾傷生、不知宜嗇之時、暗侮君親、不知宜報之人、安於愚柔、不知變化之道、舛亦甚矣、

天下之物至小必無所不足至大亦有所不周蟻蝨蟻
蟻至小也隨地浮游樂其有生其知亦足以自周其
身至大之物如象之無膽牛之無齒兔之無脣龍之
無耳其身之形象亦不能盡得人類之全以此知天
地生人生物不分巨細皆昇之以生生之理皆不能
賦之以稟受之全竝育不害而卒無全功造化之機
有如此

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隨形氣之所遇或假異物以爲
體或散同體以爲物翺飛者或化而爲悞動穴處者
或化而爲林棲或因形而移易或因性而反復或以

不盡諸卷之二

十

類而相因或以不類而相因或無所感而化或無所
交而化有止一陰陽而自生化有非陰陽而能潛通
或化於氣或化於味或化於習或以無情而生有情
或以無知而生有知或以同類而相生或以非類而
相生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化變化無常未始有極
如列子所稱物化者奚可勝窮哉

物之種類不同其生育亦異蠶蛾懷子出蠶始與雄交
交則放子若無雄則子放而不育諸魚懷子不交放
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著子謂之放白魚種始成如
遇鯉則爲鯉遇鯖則爲鯖也吾松有四鰓鱸卽蘇子

所稱巨口細鱗者其魚於夏初放子著蘆葦間如水
旱則子得日曬化而成魚水澇則子不得曬盡成蘆
葦是歲鰓遂艱得嘉靖四十年東吳肆祀三四年間
鰓幾絕種以此也

氣之所至倏忽變化曾記嘉靖己亥年間東吳諸邑河
中忽多魚始焉一舉網得數斤已而一舉網輒數十
斤甚至瀾望濡沫魚頭盈河市價甚賤味亦不佳如
此半月復舊不知何自而至又一日大風忽起風中
有紅蜻蜓隨飛約數十萬渡落庭除草木皆滿予方
窺園見之頃之不復有物理之不可解如此多魚之

推是語卷之二

十

境亦無他異

嘉靖四十年間吳越之境大水異常淫雨不絕其年諸
處多出蛟有親見者問之曰從山中出時先有大燒
其地出時左右草木皆披靡成一徑甚光滑有小民
閉鍵竊窺之亦無甚驚恐既入水則成駭形但不見
足浮游而去然聞蛟出江尚須游衍江中若遽入海
多死可見神物變化甚難蛟之所過不敢傷害物命
謹天律也

魚者火之化水中有火故形體象火之焰其味之美者
性尤熱火也凡寓形宇宙間者無不自地水火風之

氣和合而成但各以形類相禪性熱者多性寒者少
蓋非火則物不生化亦不能生動故厚味濃品犬都
足以召疾火故耳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習之馬四年而兩齒
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八
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
下兩齒齟十一年而下四齒齟十二年盡齟十三年
下二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
上兩齒齟十七年上四齒齟十八年上盡齟十九年
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

世說新語卷之二

出

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

人謂草木無知殊不知凡有陰陽者未嘗無知枝葉榮
枯可以言家之興廢林木衰盛可以卜地之災祥及
析居而荆樹忽枯同處而荆為復盛不謂其有知不
可也非獨如此而已也凡草木之有藤蔓者不假推
移悉就繩綳不爽其度非其有知何以如此方長不
折正謂與萬物同體若其無知君子之仁之也殆不
若是

或云禽鳥有一定之性而人之善惡顧有變動不居者
何曰此人物之所以異也蠶蟻君臣慈鳥反哺鵲鵲

兄弟性固定於初矣然未聞易蠶蟻之君臣而能為
慈鳥之反哺亦未聞易慈鳥之反哺而為鵲鵲之兄
弟也何者物性之明僅止于此如牛之觸馬之蹄也
人具五行之全故無所不知能亦無不可教習但全
中不能無偏則或明於此闇于彼反禽蟲之不若也
非不若也明之全有所蔽也甚而流入於惡不可復
反則任其所偏以底於極耳然則何如曰識其重而
亟反之則因明通蔽善不難至矣

世說新語卷之二

出

氣無所不貫故物無所不生非獨水生濕化也火山至
熱亦有火鼠火雞雪山至寒亦有雪蟲冰蛆石宜不
生物亦有紫菜蒙茶之屬海底宜不生木亦有海樹
珊瑚之屬人身中有蛔蟲尸蟲之屬生中有生也凡
死物得風日之化則生蟲死中有生也孰瓦露風日
久則生草火退而氣入之也木成炭則不生氣為火
絕也樞尸久不腐朽氣不能入也尸樞不朽流水不
腐氣之動也凡天下之物凡有氣得貫者未有不生
物者也物生則化化則地水火風之氣輪轉不窮矣
朔漠之地鳥有不食五穀而食沙者名曰沙雞嘗獲其
生者試之良然不獨鳥也人亦有然者無齊國在北
海人無肚腸食土穴居三蠻國民亦食土但二國民

死而埋之其心肺肝皆不朽百年復化為人尤與中國不類蓋皆朔漠之產云

凡十四章

測定命之微

帝王受命必有徵應唐興慶宮卽開元龍潛舊宅其里名協開元諱所居宅之東有舊井忽湧爲小池周袤纔數尺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傍復出水其沼浸廣時卽連合爲一未半歲而里中人悉移居遂洪洞爲池蓋符命之先也後爲興慶宮噫神明所在則神龍與之俱故云雲從龍風從虎

世說新語卷之二

古

真人所在則風伯雨師從而擁護之氣之盛也項王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來折木發屋揚石楚兵大亂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昆陽之戰莽兵百萬大風揚沙虎豹股慄光武遂勝又王郎追兵將及光武至滹沱河候吏詭曰冰堅可渡比至河果合得渡夫豈倖致哉蓋天瑞也人有富貴榮祿於後者亦復如是其風雨皆可以呵叱而召今人祈禱而得應者亦術以專精氣聚故天亦應之耳

帝王氣象不同其出詩辭亦自別唐宣宗微時遜迹爲僧與黃蘗禪師觀瀑布黃蘗得一聯云千巖萬壑不

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宋太祖因唐使徐鉉盛稱其主秋月之篇大笑曰寒士語耳吾微時歸道華山下醉卧田間覺而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

天萬國明鉉大驚服世傳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夜卧僧寺詩云天爲羅帳地爲氍日月星辰伴我眠夜來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尤有包括宇宙氣象帝王自有定分於此可見矣

宋真宗諱恒生有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姿表奇異初在潛邸號壽王太宗命一僧善相者遍閱諸

世說新語卷之二

事

王僧至邸真宗方寢息不得見僧復命曰無如壽王者太宗曰未見何以知之曰見王門三僕皆貴人以其知之謂楊崇勳張耆郭承祐也予謂受命真人其左右僕從率皆侯王貴公故隨指使而克捷若敗亡之人其所服役大都降囚死卒殭屍俘虜耳豈足與真人抗衡哉古語曰此帝王之驅除也信然

楚共王無冢嗣有寵子五人乃有事於羣望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神所立也乃埋璧於太室之庭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平王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夫以一祈禱之間歷歷

受命如響如此且共王生五子而三人為王亦異甚矣噫有邦有土天所命也其可妄干哉

后妃之祥自有天定姑記二事杜皇后晉成帝之妃少
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
日一夕齒盡生謝皇后宰相深甫之孫后生而黑鬚
一目楊太后擇配宋理宗未定會忽病疥膚蛻瑩白
如玉及醫去目鬚太后曰此女端重有福遂為帝后
夫觀后妃有定如此則帝王生有天日之表亦何足
異

世說新語卷之二

事有前定然非人所能預知蓋天之所祕不可漏洩雖
鬼神啓告夢寐徵應止得形似事後乃知如馮京作
馬涼之類是已天以功名利祿奔走人世若即宣洩
何以勵世君子直須修身俟命不立嚴牆不近桎梏
其餘聽其自至而已古語云一心順理行將去萬事
隨天分付來順理二字極可玩味

先儒有言行同而報異可以言遇而不可以言命殊不
知所乘所遇之不同即是命處西門子言北宮世族
年貌言行與余竝而貴賤貧富與余異以為此厚薄
之驗東郭先生謂之曰汝厚於命薄於德北宮子厚
於德薄於命汝之達非知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夫

也皆天也非人也西門子于是不敢復言夫知西門
北宮之所以窮達者庶可以語知命君子矣若更歸
之於遇則夫子周流四方之齊之蔡之陳之宋之楚
而何皆不遇耶

世說新語卷之二

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烏之黑如
鵠之白如椿之壽如菌之夭成其自取亦猶草木之
生自根而苗自苗而實究其根源曾無毫釐之繆今
之厚於命者或因於昔之厚於德今之厚於德者或
為異時厚於命之積未可遽以當生之所為規規然
責報於造物者必欲顏壽而跖天貴賢而賤愚富善
而貧惡也唯真能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修人
而不廢壽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賤皆適貧富不變此
聖人所以謂樂天知命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亘古今來載藉極博未有不以命
為言者蓋命稟有生之初乾坤之間氣祖宗之厚積
默漬之降靈地靈之發於前生之修種倏忽之間咸
於此乎定非有生之後所可改易世有大貴富人或
兆於夢寐感應或徵於鬼神告語數十年之後應如
桴鼓不爽毫髮他如官職居止隨從子嗣亦皆前定
非知謀所可變華人之營營奔馳者祇益勞耳故曰

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贏得做小人。

命出於莫之致而致有生者之所不能逃也。雖以堯舜夷齊孔子之聖，季札展禽顏子之賢，一制於命，終身不易。然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或制或不制在我而已。故苟不安於命，則制於命，苟能知其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矣。由是聖可窮而仁可天，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能以命而易聖賢之操也。

死生有命，非可趨避。偶會山西蒲州舉人高姓，失其名，因談蒲州地陷之事，高亦在難云：是夜有聲如雷，自

推遷語卷之二

六

西北來地震動頃刻間，房屋俱倒塌，其所臥房梁棟亦倒臥內。夫婦二人及一女一使女俱熟寢，聞聲始寤，見屋已倒覆其身，僅離身二尺許，自分必死矣。少頃見屋裂一縫，僅三四寸，透月光入臥處，曰是有生路，然何能出？少頃搖動不定，屋裂至一尺餘，乃躍身與夫婦子女同出，取衣覆身，則縫復合矣。幸免於難，後丁卯登秋榜，其兄亦庠生，竟為屋所壓死。且云：伊兄二三年間時時發狂，悶叫曰：屋瓦木石倒壓吾身死矣。醒而問之，則不復知觀此，可見自有定數，其年蒲州民人及難者甚衆，免難者十之二三耳。

韋元方外兄裴璞，卒元方見璞為武吏，躍馬而來，曰：吾

為隴右三州掾，使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乃陰司所藉，其獲有限，過數則陰吏狀來，乃掠之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則當掠，故不厚也。人生有命，必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兢勉之哉。躍馬而去，人生藏蓄世金有餘，尚有掠去者，彼以妄心希冀，燒銀如夏侯嘉正者，豈得遂其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之願哉。

推遷語卷之二

七

一官一職各有義命，義命當有則今日拜樞密，明日作宰相，不足為難。義命若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昔蘇易簡先在禁林，李沆後入，既而沆除參政，蘇不悅，因上步虛詞十篇以自見意。上即日俾參大政，拜命不數日而卒。李繼凝有才幹，為樞密，直學士，因詔對太宗許以大用，歸與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風眩而卒。觀此二事，豈非義命所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者乎？而況乎傾人取位者乎？躁進者可以戒矣。

官職自有定分，以巧得之不若拙而自守之為愈也。唐蕭復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監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其弟絃諭意，能以墅奉丞相，當取右職，復不允。由是坐廢，改同州刺史，復發觀察使，儲粟貸百姓，有司

刻江則職後數年竟拜兵部尚書夫其齟齬仕路之時視榮進者誠拙矣然卒為兵部尚書豈非官職自有定分雖巧無益之明徵哉

昔韋丹以乘驢易市龜放之江後獲報以命數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爲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後歷官一十七政年月日皆不爽由是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但爲天曹所祕密耳世人瑣瑣却以問之庸鄙術人無乃已疏乎余嘗贈術士云賦形有定安能移假饒先知亦奚爲似足祛世人之惑

推遷語卷之二

甲

事有前定人皆知之然有非知所能測者如火德未炎赤鳥已流白帝尚在素蛇已斬條侯鄧通不死於兵不死於刑而獨死於飢餓此皆不可以理測者聊舉近事證之先祖訓導鶴峯公諱霆方家食時有同里楊姓者延置西塾寢處一樓夜夢有人告之曰此汝第三子居也已而生先父海樓公諱日章行第三癸未登進士第官至憲使竟置此居其時先人尚未生上海舉人沈雲者擢國子學正忽夢一囚服婦人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抑入死獄乞公釋之已而丁外艱補選復夢如初補判汝寧方就公宴畢太守謂沈

曰適有婦人迎春死犯事上司方委勘君初政一審鞠之沈愕然道其故遂白婦冤計其夢時其婦尚未獲罪事理之不可曉如此

文裕公書室前植牡丹一株每吐花不數朵是年三月忽盛開至百餘朵尤極艷麗人爭異之是秋文裕公得解首蓋先兆云余先大夫海樓公年二十六歲應鄉舉夜夢桂樹枝上開牡丹四十二朵嘗舉以語人是年果發科聯捷至四十二歲解官自謂已符夢數不謂壽止六十七歲自發科至捐館舍正合四十二年之數云

推遷語卷之二

乙

祥爲治徵固治世之所有然特以爲治也黃簡肅公爲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不奏宰相詰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爲杜惲以門廡爲鳳翔節度使不奏白兔旬日而薨文宗謂惲曰卿前白兔不奏真先覺也對曰願陛下以百姓富安爲國慶其餘不足取觀此則國家之所瑞固有在矣顧有貓鼠同乳亦以表瑞何哉

元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八尺雙目有紫膜開合閃閃如電聲如虎吼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舉能兩手持之而

行泰定末德王試之上章薦於朝會丞相與王有隙格不行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骨不使立動萬里外乃搞死蒿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噫弼以勇力自矜其不死於兵刃幸矣顧尤命之不臧何哉

人生衣祿自有定分非可強而致者陶朱三致千金匪其知力足以得之也迺其身致卿相全名五湖其福自厚故累貲鉅萬非偶然者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逐什一之利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而止噫與齒去角與翼兩足天道

世說新語卷之二

二

也

尚不能全在人知足知止耳富而可求也孔子猶為執鞭慎勿為鬼所嗤哉

鄉邑先輩有官至別駕者上官遣勸苗洞誘其降而殺之盡取其有徑歸無論數萬金室中廚櫃匣櫃俱滿又散置下地久之聞諸器中俱秋秋作聲又若有喚者云我要去我要去如此數月乃出其藏置田產然不數年竟廢如洗嘗引先祖至臥內聽其聲云然近年搜括嚴氏金一百九十餘萬兩入江西省庫時有一敵鄉士夫監收方在庫忽聽聲吼如牛四顧寂無人迹蓋財賄所聚默有神明司之靈而作聲其理自

有與五代表正辭積錢盈室室中有聲如牛事俱相類

韓忠憲公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切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也公道與神明此只是人立脚處順公道則無人非不忤神明則無鬼責人生所可憑藉者惟此

財有定分非可妄取略舉數事一老嫗夫婦躬自織紉有藏金一錠在茅舍北壁中夫婦以死守之既久屢

世說新語卷之二

二

也

見有白蝴蝶自北壁中飛出撲之乃銀片也因往發壁中之藏則所留些少耳有擔菜者入都城門尚早忽見有官府分金擔菜者乞之亦授一錠裹菜中入城熟睡人屋簷下主人出搜得之易以錢一貫其人醒擔菜徑歸發金視之乃錢也甚駭厥明凌晨復往都門復見分金者乞之神曰昨煩汝送金已償錢一貫何無厭也有夫婦於牀足藏金十錠夜夢有白衣金姓十人者來辭曰吾將往某處其家方構房吾輩受命當往助之明晨發其藏已化為烏有乃訪其家果發屋基得藏金十錠焉又有一夫婦張姓者終歲

辛苦不得一禦寒具是歲計其備資足可了辦一病
幾卒強起其婦亦病罄其備資乃已觀此則財至不
可辭財去不可留彼私知力何以爲哉

附夢兆

氣之奪人百種禁忌詩亦如之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
少壯中不得言衰謝事康強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
脫或犯之謂之詩讖故今之作者率皆強爲富貴悲
壯康健諸語以避凶讖不知凶禍非可避也或能避
於意料所及不能避於意料所不及或不虞而詩已
入於衰謝死亡之鄉矣事後乃知固有莫測其所以
然者近時陸文裕儼山公最忌凶讖及終作詞曰尋
箇水龕雲島千休百了相知爲之愕然明年五月竟
殂

世遠語卷之二

一

冷齋夜話云崇寧元年元日粥罷昏睡夢中忽作一詩
既覺輒能記之無賴東風試怒號共乘一葉渡驚濤
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月七日與瑩
中濟湘江是日大風嘗斷渡而瑩中必欲宿道林小
舟掀舞向浪中兩岸聚觀膽落而瑩中笑聲愈高予
方憶夢中詩以語瑩中噫元日距三月七日尚兩月
餘而夢兆已如此可謂數無前定哉

或問識緯之說曰無心之感觸事成應理固有之但不
能勝人事也昔張駿疆理西域張植爲前鋒進屯鐵
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
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
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
犂熙率其群下肉袒降噫彭死於彭亡定命固難運
矣然柏不能偏留不能留則人事之勝也亦思先人
事哉

世遠語卷之二

一

念動於心言發於口皆可以兆吉凶魏文帝問周宣曰
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爲鴛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
有暴死者帝曰吾許卿耳宣曰夫夢者意耶苟形於
言便占吉凶言未卒有宮人相殺之奏可見人心至
靈隨寓可卜世有聽響卜者言發於他人而吉凶兆
於已亦有舉念占問者隨所見聞悉成先兆非必著
龜也又有詩讖語讖物讖夢讖易曰問焉而以言其
受命也如響虛之至也精誠之極也
高季迪夢誌云夫自周官六夢之職廢學者莫能通其
說前史所載夢之符於事者甚衆余嘗疑其誣焉今
是三夢者不由因思而生得於恍惚吟藝之間而可
徵灼灼如此如未至若既往無少忒焉其事之偶然

者與將人之禍福將至有司之者預以相告與抑精神靈關有所感通而特兆於是與何其神也是知凡得喪之數固皆定於冥冥而無能逃者矣夫以吾二人一官一遷一命之授與區區之進退猶然而況其大者乎然則士之生也惟當自盡其所宜為外者一委於命順於數而無所容心焉可也高公之見卓矣雖然夢之應人如水行地水無地不有鑿之即得吉凶無事不有為之即得曰卜曰夢無非兆其吉凶也若無為無事吉凶何有

衛玠嘗以夢問樂廣云是想玠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

推遷語卷之二

美

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成疾廣為剖析即愈當時剖析之語不留傳記予意論之仁者夢松栢義者夢金革因五行也甚飢夢取甚飽夢與因人情也將官夢尸得財夢穢因所感也其餘因喜夢吉因惡夢凶因貴夢金紫因富夢珠玉此又精神之形見有不可掩遏者其徵驗古今數多但因之一字可以盡之非因非想夢將不成故曰至人無夢心無想因也

周宣善占夢魏大史問之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

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夜之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轆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應失火也即是以觀則夢占之有無理可懸解

古今進用率以科目天道亦以是靳惜於人率多兆於

推遷語卷之二

書

夢翰林學士環福之莆田人永樂丙戌廷試夢其友李文淵者送犬肉一片公彎一臂接之迨傳臚狀元及第蓋犬肉一片乃狀字又彎一臂類元字後歷至文淵閣始悟文淵之兆林翰林誌福之閩縣人鄉會俱中公廷試之夕夢人牽馬一匹過前寤而自占曰牽馬在前予祿至矣既而傳臚狀元乃馬鑠公居第二商文毅公輅浙之淳安人為舉子時夢有人提人首三顆授之覺而語人人曰吉夢也勿泄後鄉會廷試皆首選大抵人之出處皆有定數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寐而神定則五臟六腑之神皆化現而成相貌

徵而前知。理有固然。亦有有夢而未必應。無夢而取榮貴者。此則係於人之精神所隱見耳。

夢而變易頭目鬚鼻。此事更異。岳某李其各祈夢於七曲山梓潼祠。二人俱祈功名之事。夢俱至王者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因引至廊下。用斧兩易其頭。歸見妻子皆駭然。及問平日家庭之事。應對皆無舛。乃稍安。後二人俱登科。賈弼夢人易其頭。還能半面啼。半面笑。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割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爾端正。

歷官正郎。周必大夢一判官曰。此人多陰德。當位宰相。奈貌陋。何鬼請為作帝王。數日。一相士邂逅於門外。將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驚敬。夫以一夢之間。變易肢體頭目。亦甚異矣。天下事亦何所不有哉。近有大老中殿試第三。時夢呂仙將一具仙骨。盡換其骨去。醒猶隱隱知痛。既而官至元輔。不爽其夢云。

凡三十三章

推蓬寤語卷之二

長洲吳耀書
袁宸宏刻

推蓬寤語卷之三

雲間李豫亨

元薦

原教篇

上

元薦氏曰。教之所由立也。以維世也。故三教殊方。維心則一。予覽孔氏之教。本於心性而澤之以仁義。其道徹於萬世。久而彌光。若禪玄之教。一以空寂為宗。謂早服重積。越世而因果靡爽。一以清靜為宗。謂存神御氣。歷久而視聽無衰。此雖幾於自私自利。究其意旨。總之不離一心者。近是要以輔明吾教。有不可廢也。因原其大旨著於篇。

原空寂之教

乾坤清寧之體。亘古今來。只是寂靜。所以熙熙攘攘。擊撞震撼。奔驟會無止息者。皆人生有欲之所役使也。吾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以寂靜為體。以應世為用。勘破萬緣。無非虛妄。無徒為物所引。馳逐老死。而不知止也。吾儒教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道家云。虛無生白雲。寂靜發黃芽。內典偈云。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三教聖人。無二宗旨。所以覺世迷者。至矣。釋氏之始。世謂自漢明帝永平三年。夜夢金人。遣郎中

蔡情使竺竺與沙門竺法蘭東還始入中國不知自明帝前已有之矣漢武元狩中遣將軍霍去病討匈奴殺休屠王獲其祭天金人帝以爲神列於甘泉宮金人手長丈餘不祭祀但登香禮拜而已及張騫使大宛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國有浮屠之教哀帝明壽元年受大月氏王使浮屠經則沙門佛經已入中國但未崇尚耳

佛法無二無別總是一心建立心悟故山青水綠鵲噪鷄鳴更無一點不是佛法心迷故花池寶樹玉殿瓊樓更無一點不是世間法一大藏教祖師西來只要

批注悟語卷之三

二

李漢卿

人悟此心自然不被一一差別名相所礙所以古人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如今必欲要驚覺夢中所具之境別無方便但請發起一念決定信心參箇四大分散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盡此餘生密密參究久遠不退廓悟此心此心既明則世出世間聖凡差別一念混融更不容別有一法爲分別也佛家之言曰佛爲太子出遊見生老病死苦諸相乃不欲在家念道清淨今爲佛氏之學者其孰能脫離生老病死苦者乎若卽如世人輪轉則修行成何底用余嘗究之佛氏以虛無爲宗不染塵緣不論貪著故

其生死去來猶如夢幻泡影雖今生有生老病死苦再世則升天堂不墮諸趣此設教之本旨也然何如吾儒去存吾順事深吾寧也何等順理何等易簡

興化和尚一日鳴鐘集衆問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擲下拐子端坐而逝汾陽禪師因府尹李侯遣使請住院師辭以老病不出山使者强其往師曰必欲往則先後行使者許之師令饌飯且做裝曰吾先行矣停筯而化揚州陳和尚講字上座講涅槃經字揮尺一下云如是我聞乃召尚書尚書應諾字云一時佛在遂安然脫去似此等去來自由不可測度豈是臨期處

批注悟語卷之三

三

李漢卿

置

昔者僧問禪師曰道以有心而求可耶曰不也以無心而求可耶曰不也以亦有亦無之心而求可耶曰不也以非有非無之心而求可耶曰不也如是四答味其言外之旨則與性理四義教法四義豁然契合矣禪者離其名言泯其行相不涉義路直截根源務令識謝情消忘心頓證而有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說豈非圓妙之法者哉降此以往曰空曰有總是隨宜說法故教外之傳要在忘知解絕思惟起情見離能所獨弄單提真參實悟斷不許其黏枝帶葉障自悟門

苟不如此任將性理之文廣資談辨如談美食終不療飢吾人脚跟下自有一條通天活路只消驀直向前更不必問其何者爲的義也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傳至六祖闡明心印有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偈於是宗旨大明嗣是宜有傳矣而六祖之衣鉢竟無有受者何耶或以爲上乘宗旨須自了悟若只口傳亦同塵垢如孔氏一貫之旨既明迄今卒未有能傳至道者以非心所自得也其語良是但爲學下功須於實地上著力磨煉下學上達然後有悟入處如累層臺

推遷語卷之三

四

必深築基址如琢玉石必先治胚胎非可徑造卽如六祖歷苦確許之間數十年然後了悟

東印度國係西番人性強擴好殺伐以戰死爲吉利以善終爲不祥昔周伯陽父惡其兇殺出關化之作浮屠法令其內外剪除不傷形體名曰浮屠至周莊王九年四月八日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是夜釋氏生能修伯陽道國人宗之稱名曰佛蓋佛者如中國稱神彼皆稱佛其次曰菩薩至漢明帝時其法流入中國晉明帝時其法大行其國種類繁盛無鰥寡孤獨世俗奉其教者皆願生西方以是觀之佛氏之先乃由

中國聖人出關往化如李耳之出關相似非始於西域也使中國能舍哺鼓腹無鰥寡孤獨之苦安知西夷不願生東土哉

古佛國在今雲南之正西當中國之西南卽玄奘法師取經之所名天竺國其地有南北東西中五印度北有大雪山葱嶺極頂故經每稱雪山葱嶺其東卽河源有崑崙山彼地山莫高於崑崙故經每稱崑崙山爲須彌山不知中國尚有高山不止崑崙也世人相傳謂天下山皆本崑崙謬矣其地有瞻部州今僧家以中國爲南瞻部州者以中國在其西南故也豈知

推遷語卷之三

五

中國若是之大奚可以一瞻部州比方之也又其山有達磨悲帝等名意其所稱悲達太子與達磨諸名者本此其地有阿利尼鉢利曷梵衍那薩儂那四摩羅等名今所稱衣鉢菩薩多羅尼等字本此皆番國語音而今以中國語音雜之也其所稱佛所稱羅漢等名者當是中國所尊皇帝丞相諸稱名耳世人不知舍中國之禮義而慕番國之君臣亦惑矣又其所用螺鈸者乃胡人之樂天竺之人重僧遇必飯之使伴樂於前今以臨死者之前彼死者生平不聽胡樂死則聞之以冀超度斷無此理高人當領取宗旨無

惑其教焉可也

浮屠氏設立天堂地獄之教無非誘引愚民為善蓋嘗考之實非中國有此陰府之事佛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稱其犯法者皆掘地為居室以處之謂之地獄亦猶南宋王子業囚其諸王為地牢之類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為者閻羅則其刑官也金剛則其衛士也皆番國生人之制學佛者不察謂施於已死之後其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西方之土名如史所稱狗國羅施鬼國者世相流傳不攷本始余為表見

世法語卷之三

六

之如古云

學之為聖人事須洗滌塵垢一番日新又新凡心漸退然後有進若一片舊習耽食嗜色與常人不異駕言飢來喫飯困來眠全不修證希冀聖域則非所望也昔李翱問維儼禪師曰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門中事捨不得便為滲漏即此數語可以類觀

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特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此禪家之論心也似有似無若存若亡先天而生後天而存

不可執於有為不可泥於無體不可迷於存想不可

著於持守體用權假本自不殊此道門之論心也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此儒門之論心也三教宗旨只此心字已盡或問治心之要曰在居敬吾儒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程子謂佛氏曰佛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古仙云將這一箇敬字貼在額角上方好看來三教終脫敬字不得

昔有僧誦法華經及三千部禮六祖六祖偈曰心迷法

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饅家吾儒讀

書亦須悟明此法然後於道有進不然縱讀盡天下

書祇祇作得兩脚書廚耳顏子聞一知十大舜聞一善

言若決江河此善讀書者也曾記先輩詩云埋頭更

惜回頭晚入手偏嫌放手遲當亦是此處有悟入

佛經所說諸類眾生一身具足一切形質隨造隨成無

明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欸起

煩惱為化生於此四生人復析為十二類每類又各

有八萬四千種類差別但即其日用觀之目觀珍奇

便起貪想舌味甘脆便起殺想意攀華麗便起慾想

非獨眼舌意三爲然耳鼻身三亦復如是如是妄想如是顛倒念念不停泊合眼後更只紛然做主不得所謂十二類生一百萬八千種類差別端出乎此世有六境人境神境鬼境仙境夢境佛境何謂人境飲食男女敘倫昭則是也何謂神境聰明正直善降祥惡降殃是也何謂鬼境無君無臣以天地爲春秋是也何謂仙境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走山石無礙步日月無影是也何謂夢境魂歸魄藏緣舊習心是也何謂佛境優游西土不生不滅不墮六道四生是也此之謂六境此六境者各自爲境人身未失精神隨入夢境人身一失不知復落何趣苦樂不同在平日修行何如耳

且道五陰諸魔卽今在甚麼處若言他是魔自己亦非佛若言他是佛自己却成魔政當佛魔兩立人境交參畢竟誰是自己又若人境俱奪佛魔兩忘自己還在甚麼處參

舍利之異徵之傳記昔吳孫權令康僧會祈三七日獲舍利舉朝集觀五色光燄照餅之上權自執餅寫銅盤中舍利所銜盤卽破損權大驚曰希有瑞也會復奏言舍利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劫燒之火不能焚金

剛之杵不能碎權命試之置鐵砧之上使有力者用槌一擊砧杵俱陷舍利無損於是建塔大法復興佛氏神異有如此宜世人之崇向也

問經教中或說空或說有或說不空不有何者爲的義耶當知吾佛常依二諦說法法說隨機不守一途若彼衆生爲名相所迷而著於有者說空以破之或不著有而復著於空者說有以奪之偏空偏有固非實法不有不空亦非了義若夫直示一心妙圓性體應以四體明之四義者當處卽空全體卽有非空非有卽空卽有是也

奉法要云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爲無常佛言真佛弟子夫無常顯證日陳於前而萬代同歸終莫之悟每事殆懈以之進德則功無覆簣以之治心則墮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逝恒自強於鞭後也

人身乃地水火風之氣和合而成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是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是水煖氣是火動轉是風此皆禪家之語然不知

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人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濁水人輕遲水人重記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風氣異宜則吾儒已有是論但吾儒認一身為實際故能致中和以臻位育禪家認四大為假合故欲去諸見而求靜定

大藥白佛無形之識云何假因緣力而生有形云何有形止因緣內佛告大藥如木和合相觸生火此火木中初不可得若除於木亦不得火緣合而生因緣不具火即不生木等之中尋火色相了不可見然咸見火從木而出如是識假父母因緣和合生有形身有

推徑語卷之三

十

形身中求識不得離有形身亦無有識如火未出火相不現煖觸皆無若未育身識受想行皆悉不現四十二章經云佛告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隱之處知足之人雖卧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牽為知足者之所憐愍古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二義頗同

余嘗參一老僧云若人瞥起塵念當以觀法對治如人貪啖濃鮮當觀想口食諸品若復吐出令其再食必

自厭穢因三寸舌造無限業如人貪美色則當觀想此女人若復死後四大解散一具枯骨必自畏惡不堪親近禪家有十六觀門亦是此類大抵因病對治庶易掃除久久純熟念亦不生吾儒假此治心亦是

一法

獅林禪師云如今能有幾人始終不變往往十箇五雙都是退道心底考其退道心底因緣蓋亦各有所累而然也所累者何有三種累第一無間僧俗男女各各為身口所累其次有眷屬者為眷屬所累有家火者為家火所累這三種累累殺天下人盡天下人遭

推徑語卷之三

土

此三種累忙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小惡業由此業報墮落三塗八難苦海之中生死輪迴受了無量苦惱不得解脫雖遭無量苦惱只是始終不醒其不醒者何因其不悟故也不悟者何不悟其身體眷屬家火皆不是你底也便合回光照破痛自醒悟於此三種累上莫認著莫戀著莫貪著安其定分任運過時却須撥轉念頭向生

事上奮發猛勇精進討箇分曉
昌長者素有向道之心嘗曰世間財貨能滋苦本

歷涉諸師未有一人不如是開導然尋常念及世財未嘗不如是觀察速有求施惠者踵門方將取而施與之則吝惜慳愛之情交橫於前若有所禁而不容取者因驚有所省蓋平日所聞所解者偽心也吝慳愛惜者真情也真情無相可見含裹於藏識之底苟非洞悟徹底掀翻或毫髮未盡譬爾現前雖百千妙解誠無異於隔靴抓痒也思無常生死乃真情結集浮知偽解其能遣乎今之慕聖真而談性命者類皆浮知偽解也木佛不度火石佛不度水信夫

尹公師魯謫官大梁與老衲法眼禪師遊一日謂法眼

推蓬語卷之三

上

公

曰某邇來頗以退靜為得法眼曰盍若退靜兩忘公即有省節度判官朱炎父讀海眼未知趣入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即豁然即此二則公案觀之自當有所悟入

浮山法遠禪師歐公造其室以與客基遠坐其旁歐公收局請遠因基說法乃鳴鼓升坐曰若語此事如兩家著基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鏡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話不解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張局破後徒勞連轄所以

道肥邊易得瘦腹難求思行則往往失黏心竈則時時頭撞休誇國手漫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說幾多人歐公嘉歎學道者觀此當領取黑白未分時一著

堂山師問黃山谷仲尼道我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道公擬對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花香麼公曰聞堂曰我無隱乎爾畫簫不能畫香刻像不能刻神古人以言求道以言傳道終不能盡其底蘊易曰書不盡言

推蓬語卷之三

上

公

言不盡意旨哉

六祖譚經云二僧見佛座上幡動或言風動或言幡動六祖云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動蘇東坡云若言聲在琴弦上放在匣中胡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胡不在君指上聽與上意似同但六祖之言心動則欲學人不必橫生分別而蘇東坡之言則明兩物相軋之旨二者微有不同耳

馬祖道即心是佛此語甚當與吾儒仁人心也之意同又恐人執心為佛又道非心非佛大梅和尚謂此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馬祖嘆曰

梅子熟矣學人知卽心是佛又參神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之偈則三教宗旨思過半矣

白居易幕節感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士大夫晚年固不可惑異教但不葷則腸胃清虛亦可少病與僧結社則塵緣減息亦可省事所謂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者非耶雖然蘇晉長齋洛陽社會有真見者或不必籍此

陸文裕公書與朝士云僕之迂狂蹶而不悔近得秘法

推鋒語卷之三

七

廣

朝參之餘杜門焚香一味參禪習靜雖書冊盡皆掃去乃大有益此更歷世味語也雖然參禪習靜似非立朝正論何如曹武惠彬方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既歸私第亦必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卽待漏於禁門如此八年雖雪霜甚寒未嘗輒易其操王文正公旦雖在私第亦如在朝中卽冠帶入靜室默坐不出誠如二公所爲雖不參禪禪在其中

孔子不試故藝天縱多能故當時卽以聖稱嘗考佛祖生西域爲悉達太子年及七歲遍訪國中聰明名曰

選友不能爲師凡諸伎藝典籍算射天文地理悉皆自然知之力能擲象射能中百里之鼓大衆怪未曾有及其成道說法三百餘會度脫九十六萬億人然則當時亦卽以聖稱故莊生稱孔子之言曰西方有大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然則三教並稱厥有所自

佛氏推墨附儒之說曰佛氏五戒斷殺盜淫妄語飲酒與仁義禮知信同仁者不殺之戒也義者不盜之戒也禮者不邪之戒也知者不醉之戒也信者不妄之戒也然此五者吾聖人何嘗不戒曰遠庖廚曰啓蟄

推鋒語卷之三

五

不殺卽彼教之不殺也曰見得思義曰戒之在得卽彼教之不盜也曰戒之在色卽彼教之不淫也曰飲不及亂曰不爲酒困卽彼教之不醉也曰言忠信曰言有物卽彼教之不妄語也但佛氏則歸滅絕吾聖人則中正用有時止有節

佛家形容世界妄緣處最詳盡最痛快再無滲漏如五蘊六塵九識十二處十八界等其勸誘人處亦詳盡痛快廣譬博喻汪洋如海人入彼教茫無出頭愈深愈溺非得知慧之士一照百朗未能知其非而闢之也大抵吾聖人之教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佛氏之教

盡人情而歸之空寂。凡諸實趣俱等虛空了不可施之政理。此所以大異吾儒也。

大付大歇之地。不在荒閒寂寞之濱。政在功名事業熾然作用處。所以道百務紛紛。萬緣擾擾。著者有箇出身路。倘能於緣務紛擾中。熾然作用處。著得眼。出得身。譬如百鍊精金。擲撲不碎。得其全體。大用應變無窮。較之守荒閒寂寞。而局於一知半解者。天地相遼矣。古人云。幻緣卽實相。煩惱卽菩提。妙在一翻翻轉。直下便是。不過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不因塵勞業識。何以顯佛祖之妙用。如趙清獻公張丞相范左丞。

推蓬語卷之三

前輩往往於塵緣俗務中。了辦大事。又何待致仕休官。向水邊林下閒居獨處。然後爲參學哉。

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惟在心垢滅取證。如反掌取證。容易論其心垢。則非修不滅。只這滅之一字。易在刹那。而難在累劫。當知法無難易。難易在人。其汗染有厚薄。修治有勤怠。垢滅有頓漸。是故悟證有難易。而時節有遲速。所云時至理彰者。是其參脩功行既成。則心垢既滅之時。至而悟證之理自彰也。非曰不參不修。而有自悟之時。至也。以耕者譬之。有種時有熟時。有脫時。不種而望其熟。不熟而望其脫。其可

得手

中峰和尚別號幻住。與趙文敏公相友善。嘗題其自畫小像云。你不是我。我不是你。喚作幻住。白日見鬼。後又有長歌一篇。不能記。偶讀邵以正真人爲門人題授受圖云。三教相傳在心法。四大假合惟幻身。心法圓融而妙合道體。幻身染著而妄逐根塵。清淨身清淨心。方見本來面目。不似我不似你。是名父母未生。總萬法而歸一。捨衆妄以全真。無相之相。塵淨鑑明。有象之象。鑽盡金也。明心合道。與物皆春。予因篇中有似我之語。併記於此。且以見二士之高致云。

推蓬語卷之三

諸禪師語錄有近理者。漫錄於此。喜怒哀樂四箴。喜箴世之所謂喜者。由適情遂欲而生焉。聖人不適。必使情消。欲盡。動與理融。不爲愛見諸魔之所惑。其喜也。豈足蹈手舞可以旣其情狀者哉。銘曰。至喜之喜。微法源底曰。如意輪契解脫體。愛見不住。情欲何倚。劫外春迴。花開碓紫。怒箴爲物所忤。怒氣結爲心火。致使面赤髮立。不蹈禍機不已也。聖賢一怒如金剛王。劍諸煩惱魔。或嬰其鋒。波蕩風靡。然後置萬物於無諍之地。豈徒然哉。銘曰。聖賢震怒。不墮諸數。却煩惱魔。成大法聚。嗟凡夫。嗔燒然無度。當處撲滅神機。獨

露哀歲凡夫哀聖賢亦哀凡夫結情妄而至哀聖賢乃哀其所以哀也哀之不已發為詞章悲奮激切必使其感愕于中獨脫情妄不至超然絕特之地不已也銘曰聖凡悲極咸致斯哀詞章奮切含吐無涯醇漓道喪其誰不壞凡愚自若傷已焉哉樂歲樂莫樂於道道為天下之極樂舍道而求樂是棄食而求飽也世之昧者縱聲色之欲而為樂一報忽盡變化萬殊不知與苦循環豈其所樂者哉銘曰三界無樂動遭業縛達人大觀目之倒錯寂滅真常非修非作當處見成地平天廓

推逢齋語卷之三

凡三十九章

原清淨之教

老子云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恒見世人自少至老不知所益幾何在內則日益記誦日益聞見日益知解日益伎倆在外則日益飲食日益服用日益篋笥日益宮室又益之以田園益之以眷屬益之以僕從益之以子女益之以婚嫁益之以輿馬益之以器械益之以舟車益之以盤飮益之以翰墨筆札益之以書籍子史益之以儀物往來益之以祀神孝享益之以歲時宴會益之以案牘期會益之以冠冕儀章推而廣

之不可縷數益一事則生種種貪戀增一物則生種種護惜畢竟終非實際而勞生亦徒憧憧逐逐而已噫安得學道之士而同游於日損之天乎

天地間之理亘古不易人得之為性天地間之氣隨時盛衰人得之為命性無增減命却有增減性乃自生以來無變無換者是命乃自生以後時衰時旺者是邵真人詠性吟曰一顆玄珠耀太虛光明無欠亦無餘微塵法界藏諸妙大地含靈共一初生滅俱空無似有陰陽莫測有如無豁然透徹真常理歷劫綿綿只自如詠命吟曰虛無祖氣號先天化育乾坤

推逢齋語卷之三

滿大千萬物有生同稟受一元不息自周旋谷神默默通玄牝胎鼎溫溫養汞鉛九轉聖功成一片頂門迸出大羅仙世有留心性命之學者舉此二詠以辨之

古傳魏伯陽作參同契徐公從事為之註後經註相雜無人能辨余諦觀之非註也乃徐公擬作一篇名三相類耳參即三也同即相也契即類也何謂三相類太易黃老爐火三事之陰陽造化皆相類也後人不知以五行解三相類為五相類殊為失旨大抵伯陽此書多用隱語如以委時去害與鬼為鄰等語隱魏

字及百一之下等語解伯陽二字之類及一書中多其詞句總是隱語鉛汞二義耳中間曠括微義在得真訣者知之

參同一書作自魏伯陽密示青州從事徐景休徐乃隱名註之名雖為註其實擬作一篇其書四言五言間見錯陳其曰作參同契其曰命三相類明是二書後世不知書之混淆彭曉分八十一章者固謬上陽子分三十五章其謬尤甚惟俞琰參同發揮末云愚故以四言五言各從其類分而為三書既成不復改作我朝正德間吳人杜敬心始挺然分四言五言為

推篷語卷之三

三

三賦體鼎器歌不復更訂其意良是然其序有曰經註節次或有差錯則亦未敢遽以自安之辭近時荆溪陳海峰不知原是擬作將五言逐段貼註四言有相類者有不相類者牽合附會之失豈能盡無竊以為此經混亂來自千載豈能遽還其初後有明者莫若將四言五言各從其類以歌敘大易引內養性配以服食各分三篇賦體鼎器歌仍因其舊採杜陳二公之長而棄其所短姑成一書使人開卷領畧庶幾不失魏公開示之意為差勝耳

老子曰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之大笑之故中下

之士有聞道者方且翕然有善念之生焉而無卓然獨立之定力則惑於見聞一彈指頃妄念忽生正復化為奇怪蓋復化為妖邪莊生所謂神奇化為臭腐是矣聖人治身知其微妙內保無色之色返珍無聲之聲則天光自發天籟自鳴

師以正刻清靜經註序云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私欲淨盡天理流行非儒家之清淨乎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無色聲香味觸法非釋門之清淨乎觀心無心觀形無形觀物無物觀空亦空方寸虛明一塵不染一物不留非吾教之清淨

推篷語卷之三

三

乎學道之士參究玄微時時點檢牢立腳根至於工夫純熟觸緣遇事自然而然心如止水波瀾不興非清靜而何於此之際不知經之為我我之為經經我皆忘天地豈有不歸者哉可見三教諸法不出清淨二字真清真淨之外別無道術

長春真人嘗語群弟子曰誠者天之道克誠則天地可動鬼神可感天人相孚在一誠耳群弟子佩服教言永為寶訓夫誠之所感豈獨天地而已至誠感神動神明也誠能動物通物性也至誠能化正人倫也存誠不已與天地同其恒久故君子貴誠

夫道上不在天不可以翼翥下不在地不可以身到不在乎近不可以耳目留不在乎遠不可以車馬到在乎先戒嗜慾口不恣其所嗜得老氏澹乎無味之旨心不恣其所慾得大易寂然不動之旨破塵網清心源出嗜慾入希夷則可以幾於道矣

禪宗玄教專持戒行以酒色財氣為首戒人皆知之殊不知吾儒之戒亦不出此夫子曰君子有三戒戒之在色戒之在鬪戒之在得則固為色氣與財矣又有不為酒困之戒非酒而何但吾儒戒之有時用之有節與異端絕然棄捐者不同然此數事最易沉著絕

推逢齋語卷之三

十一

然棄捐猶恐染指濡首若只優游未有不為其傷生敗德者君子尚當猛省寧過於絕無寧過於近

倫諸內者以脩身為治人治自己之人也以養真為事天事自己之天也陰符經云宇宙在乎手萬物生於身天地品彙之廣內不居之以無事為常以有事為忘有事無事常在定中此所謂事無事也事於無事則真一圓融天和將至而一己之天下能長且久矣人不能治一己之天下而欲治天下之天下是舍本而求末忘源而沿流者也

一氣分結而為身一靈分宅而為神神身相合而為人

人所起而為事事相續而為世世事紛紜易有終窮種種不可說一一旋成空真知上士於此覷破不為世網之所纏縛不為世情之所迷蒙獨弄單提直究無上至真妙道斯為世出世間之大丈夫矣

人生為衣食一事幹當一生終日營營究竟全然沒用為自己也沒益為子孫也沒益不如將此營營的念頭專精身心到頭有拏得去的在人自不悟耳或問拏得去的是何物余應之曰真性圓明照徹天地道遙自在可去可來不落諸趣

推逢齋語卷之三

十二

嘗讀定觀經云夫欲修道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心心不凝住心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即是真定以無事為真宅以有為為應迹不求慧而慧自生此等經語亦自佳恐是逃墨者所作耳

三教之旨雖若相似然各自具足不相假借吾儒之教原於二帝三王立極治世中國一日不可缺佛氏一教本自西域來乃西方化度本國而諸國崇信之亦是一國治教之法各無虧欠非吾儒尚少何項而有資於佛非佛氏尚少何項而有資於儒也世人不知率用佛典送死追亡建福修禳似中國原少此項必

待佛氏而後足而豈知三代以前帝王諸法畢備何假於佛氏哉道家乃借老氏爲祖而雜用儒佛緣飾之其清靜則本於道德其修鍊則本於神仙其鍊度則本於薩真人其攝召則本於張天師誦經誦咒則竊比於佛典禮神朝帝則竊比於儒教歧路更多非佛氏比其模倣佛經五千四十八卷收拾蕪雜尤爲可哂學人但領取其大旨可也

或謂修真之道乃神仙所傳必有口授密語輒爲好道者破此一疑假如魚化爲龍腐麥化爲蝶雀入大水化爲蛤田鼠化爲鵲貞女化爲石彼此以有情而化

推蓬語卷之三

書

爲無情無情化爲有情或自己一念堅固而化或觸陰陽二炁而化以物性論則有飛潛動植之不同以形質論則有鱗甲羽毛之差別其神奇不測也如此安有所謂師傳密訣之妙人之化仙亦猶物之念堅觸氣而變化無有異也而況就此形軀完厥本始全生全歸固有不待仙而存者乎

修真之術自古雖有然未嘗論著經傳道德陰符今爲修真家宗祖其間亦未見明指關要處其黃庭內外景經金碧龍虎等經稱黃帝作者俱僞耳至魏伯陽始著叅同契一書其說始行於世大抵隱約其說謬

悞其辭不肯洩漏也嗣後乃有石函悟真等書行世窮究深旨止是鉛汞交結二義而已然所謂鉛汞交結者不出陰陽陰陽不出坎離坎離不外神氣人能寶精裕氣坎離交媾則修真無餘道矣累土成山滴水成河人能專精充養久自然神化

金丹之法始自無中生有復自有中生無無形而能變化是以變化無窮焉故謂之真空修仙家欲形之辭篇人不可直指洩漏故多設比喻如鼎器鉛汞日月乾坤馬牛坎離蜺蜺蛇母子男女上下南北性情金木神氣等字大抵即是要明吾身中陰陽二物得

推蓬語卷之三

圭

類交媾耳然此二物又非有形狀可見也故不可以文字載一立文字則種種著相淪於粗迹學人但須心會神解可也

古今學仙者非無真術卒不易成者何實由無三千功八百行以爲根本故動有魔鬼敗壞丹爐雖得傳不真真不行行必敗失也古詩曰煉藥工夫有易難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積行修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緣噫豈獨修真哉生平若無陰功德行不拘作爲何事動有阻礙

唐恪除延康殿學士知潭州時方崇尚道家言恪入辭

從容言道曰孔子之所以爲道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氏之所以爲道者曰去甚去奢去泰方士之言汗漫無稽宜無聽用其言簡切精當百世之下讀之尚有深味莊子稱夫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聖人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其幾是乎其非是乎吾舉以補唐恪之所未及

古之至人大都隱迹埋名蹤跡秘密功成仙去非世人所知今之所傳仙者類非真仙也莊子云我方南游乎罔莫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乎冥冥之理東

推蓬語卷之三

真

壽

貫乎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沉沉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方汗漫遊於九垓之上若是則世人可得而知乎不可得而知乎今之所傳仙者不過以變幻術駭人耳目者耳非真仙也仙真與世無求不干名利不入塵市將避名之不暇而暇爲人所識認乎後之凡以仙稱者慎勿爲其所惑

鐵脚道人者虬髯玉貌倜儻不羈人也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或問嚙此何爲道人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其後去採藥衡嶽之祝融峯觀日出乃仰天大叫

曰雲海盪吾心胸居無何飄然而去纂有九字經勿欺心勿妄語守廉恥系之語曰此經字約而義博知之甚易行之甚難苟能實踐可爲君子

韓君丈人鍊丹嶼麓示化三台峯下碧嶂巖之前化之日白鶴盤空綠雲結蓋甘露降樹異香襲人士民捧香幣而瞻拜者不啻千數時聞巖內隱隱有僊樂聲韓君以手叩巖忽自解旋步而入復閉如故世傳仙人墳是也先是鄉里以厭虎患每春夏之交沴尤熾自韓君來其患遂息境內以寧人皆賴之因名其嶼曰仙嶼里曰韓丈里世間名山勝境如此類者多

推蓬語卷之三

老

但其所稱巖忽自解旋步而入者此則未必非魔鬼變幻所致修真者無認著以爲道驗可也

夏雲峯遇師本末云南嶽祝融峯前忽遇一人碧腫紫臉約弱冠年也躡蹤挽之曰欲取何物曰求一主人公耳先生笑曰主人在裏耶在外耶因炷香請問先生口述儒書心印孔子老子莊子列子顏子孟子之心傳且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卽是此理指示先天一點靈明不垢不淨百姓日用不知聖人能究其本原故佛爲金仙有此摩尼珠也道爲金丹有此一丹主也此正散一成萬合萬成一子得一萬事畢矣

於是心開意解先生曰汝性直多知必招魔難當求清虛淡薄課一祕文可以消弭廣積陰功隨力布施宜行符藥救人疾苦天必助之道必成矣是夕店家就寢先生跏趺凳上及睡覺先生已不見矣門亦不開犬亦不吠方共驚駭贊嘆以爲異跋語云自悟真詮意有所思覺有神助千門萬戶上徹下徹信知數十年間身寄幻宅放雞不求主人既歸事事如意所謂本來面目不少不剩好德秉彝初非外鑠是在頂門上具著眼者能領界也

凡二十三章

推篷寤語卷之三

共

推篷寤語卷之四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原教篇

下

原因果之教

人知天地之爲天地而不知父母之爲真天地蓋人賴父母一點精氣交媾而成頃刻之中富貴貧賤壽夭與夫昏明強弱之資稟俱定於此不可移易父母於此事通曉則其子嗣於此事獨明良弓之子必易爲箕良冶之子必易爲裘非待有所強而能也今人有一生讀書不遇而其子竟取科第者非必天以此償之也實其有生之初於此筆翰之事獨明了也獨能明了以故取青紫亦易然矣然則父母之爲子計父遠者豈可不自己之修爲始之而子嗣承其祖父之業亦思所以竟其未了之志哉

推篷寤語卷之四

一

因報之說出於釋氏其理似無而實有吾將譬之如寤時之想性所存也寐時之夢亦性所存也夢中所爲之事皆平日之所習爲所見之人多平日之所習識人處世間偶經耳目尚存性中不失況今生結緣既熟其爲來生張本無疑心之根本爲因心之所起爲

緣所成爲果惡緣妄緣可以除去善緣真緣可以封殖白公詩云前歲種桃核今歲爲花樹其理不爽

釋老尊重彼教不啻萬鈞儒者之於吾教反不相及或以字紙踐踏者有之宋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及狀元第嗟嗟雖不必覲報而然理固當如此已

人有樹藝之功則有采收之效自然之理也樹藝者卽因采收者卽果故釋氏謂之因果吾聞爲其說者曰

推蓬寤語卷之四

二

萬曆

世間法相或容規求規避出世間法妙如影響之應形聲決定無差又曰在陽之報疎而速在陰之報密而遲雖不可測知但現今處世亦有因果爲善降祥爲惡降殃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

佛家謂種瓜得瓜種粟得粟故謂之因果予舉所聞數事以證有一村姬誤跌其孫其子驅之入水死明年其子夫婦方其孫焚火延其衣立焚幾燼夫婦奔歸救之投諸水亦死有一豪士謀其姻家之產得之居處不數年更爲伊姻家所謀有一子壻早孤得其婦翁資力甚盛既而乏嗣竟死資產爲其子壻所得

不異得於婦翁云噫現前報應不爽毫髮觀此可以警也夫

法苑珠林云人之受恩譬如種穀種雖因地非雨不生洎至穀成不可只言因地不言雨恩也今之受恩者不惟不以恩報而反報以讎可怪也殊不知天理昭彰人心難昧故感恩之人最爲近道非感恩便能近道卽其感恩一念之仁而其平日履踐可知矣

老子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大抵臨財多至吝嗇真寶樂施福德自此而長豈不愈有愈多乎李謙者富室也歲歉出粟千石貸人對衆焚券全

推蓬寤語卷之四

五

萬曆

活萬計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如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子今已知何足爲德然則樂施濟人當施於不報之地若今日行善明日覲報又何功德之有

東坡與朱鄂州論不舉子書云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兒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有神山鄉百姓石樹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父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食全活非一既

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為牛輒亦不肯以此知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今時浙中亦有此風不特岳鄂也是在長民者一加意禁戢全活無限其陰德尤十倍於全活壯夫也

人處塵勞不能無短然短自其短于我何與在我只消一箇不聞不知則其短終不自我而彰苟或一語彰之則其語不免傳播聞望自此減素守自此墮詰此之由咎當誰執是以君子不談人之短

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患處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

推蓬寤語卷之四
福報顯於將來

德之與福其機相為桴鼓若無德而受福則福亦福也而有德而受禍則禍亦福也國語云德福之基也無德而受福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有日矣君子不可辭禍而徵福宋人之憤塞翁之馬豈可常理觀哉

天道福善禍淫殃慶各以類至間有為善得惡為惡得善或者修省之念從而怠焉是未明夫熟與未熟之論耳道經曰取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成億易稱餘慶必歸積善大抵善貴乎積知之不可不為為之不可不力譬如種物初雖至微灌溉培植不見其長有

時而大當知於日用間誠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

天地之間惟一感應心吾心也無欠無假感之在我應之在我故善者常福不善者常禍感而為應應復為感循環無端各以類至心與道混隨感隨應使人人果能以善為感應根則諸福之物皆其心官主之矣必外心而求之冥漠之間哉

用知如水水濫則溢用勇如火火烈則焚故知勇有時而困也或有困之以自害者語有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又曰不戢將自焚也故多而不溢積而不焚者

推蓬寤語卷之四

其惟君子之德乎故德善積而不苑其德彌積其服彌廣其行彌遠而不困

凡人有吉氣則有凶氣與俱凡人有福氣則有禍氣與俱有生氣則有死氣與俱但所顯見有先後耳故曰福兮禍所倚利兮害所伏非寓言也蓋天地間善惡二氣常不相離受一種好氣必有一種不好氣帶來故古有三尸蟲之說謂魂好生魄好死每伺人過惡以報上帝令人速死故福過災生利盡害至者非偶然也君子兢兢戒謹扶陽抑陰正欲抑退是不善之炁耳若窮欲滅理是使三尸跳梁而萬神悲泣豈非

速禍之道哉

世有信口語而語不垂信意爲而事常勝不可與言心量才量也豈其識達群類智周萬物而能然哉惟福量有以致之也且福非有像量何所依吾常以無像之福求其無所依之量曾無絲毫之差非有神見蓋常以事觀之也使有人焉外乏口體之奉內嬰疾苦而無所告者其福量自不足以周一身也或啼飢號寒猶未已而禍辱駢集至若鷄犬不得寧者其福量不足以周一家也且福備乎已則身安福備乎衆則家齊以至爲國爲天下靡不本乎福也世之昧者不

推蓬寤語卷之四

六

責已之福量有所不周而怨人之不我順猶賸者咎聲之不及手耳瞽者咎色之不及手目何愚之甚哉名利場中彈指便過還有於自己分上做得些工夫者乎如或未然卽是空來人世浪走一遭於佛經所謂願我壽命長勤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廣濟一切人之說皆踉蹌過也不亦可惜耶

唐嶸州推官楊旬積累陰陽其子將入試夢一神曰汝積陰德將汝子名改作楊椿納卷吾當助汝子果得第次年赴省試椿夢一神曰今年題乃行王道而王及試果然亦得第及殿試再夢神曰汝名在第五甲

吾換作第一卷後唱名果奪魁天下及變使君詢旬

陰德旬乃出三懷囊示之第一囊有三十九文當三

錢第二囊有四十餘文折二錢第三囊有萬數小錢

乃旬詳獻罪囚有從死罪正爲流罪者卽投一折二

錢有從杖罪而決放者卽投一小錢又每效周虓行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故獲斯報何少第一懷囊

陳天福茶陵人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糶則與米無米

則與飯又無飯與錢鄉里甚德之一日有一道人以

銅錢一百二十爲糶米一斗天福云道人要齋糧當

納上一斗何必用錢道人受米出門逐題四句於壁

推蓬寤語卷之四

七

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糶米來施捨他時桂子

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富又起賑濟倉平糶

濟人生三子長季忍次季雲三季芳父子皆請鄉濶

季芳名蘭孫補入國學後登第官登太常丞賑貧之

報厥有明徵如此

大梵天王太子語父母曰金銀琉璃水精碑礪碼礪明

珠寧可藏乎况一切財業非是真寶水火盜賊公家

惡子五家有分耳可濟貧乏子愛五家有分之言甚

達而暢爰著而存之

人可昧心不容昧心可昧理不容昧嘗見世人生平所

作不善之事至死率現真性能自道其事或因惡疾以示戒或道所見兇惡之相及平時隱匿之事皆真性所自見禪家所謂藏於八識之底者是也嘗見一老嫗匿其主母之物徑三日忽患熱症呼其子謂曰我因盜物有人擊我物在石榴樹下計若干其子於石榴樹下果得物如其數送還其主少時嫗病已瘥人之處世善惡由心善事如江海潮波來無形影去無根源惡有速報如天地產物是處皆應可不慎之聊記近事一僧人以印經至南都頗攜重貲偶贖水雞放生為漁者所窺引之曠地從後一擊而斃漁者以

推蓬語卷之四

八

其貲十之一首於官云自道中拾得官遂給之去既而其僧徒繼至蹤跡之傳言有一屍環蹲水雞晝夜叫號或其人也訪之良是聞於官官曰必前日首銀者也擒之不假訊而服遂抵罪夫漁之盜豈得自游僧自謂人莫予觀矣孰知水雞無知之物迺復為之雪冤其必有宰是者矣噫善惡之速報也如是

唐李登者年十八為鄉貢貢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幾五十不第一日齋沐詣葉靜法師具告乞入冥為勘當此生如何法師上章梓潼祠伏讀見梓潼命吏示籍曰李登初生時賜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

作狀元三十三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不識而繫其父張燈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而奪之至形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邸中淫一良人婦鄭氏而成其夫白元之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鄰居王驥家室女慶娘為惡不悛已削去籍矣終身不第法師辭退以是語登登無以對一夕愧恨而死後之士人可以戒矣

推蓬語卷之四

九

龜城祝期者生有口才而習下人有生相不真者譏笑之妍美者亦疵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慧者亦評品之貧者鄙薄之富者亦訕謗之官僚則播其陰私士友則發其隱曲至於門地才具出已之右無可議論者則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或曰其母家工商也其妻家畧僧也或曰其弟不良其子不肖也凡所知識皆不逃於貶刺之中此猶細故也人小有過惡則既播揚之又增飾之以無為有以一為十以疑似為端的以偶然為故犯以不得已為優為以錯誤為情實至於面折衆辱之又從而告訐之非徒待他人如此也雖已之族黨亦不免焉目其父母為頑嚚目

其兄弟爲管蔡非止於身爲之也或教人興訟已則解釋之或教人詛罵已則辨證之所習既久不知其非中年得舌簧之疾大約歲疾五七作每作出血一二升後以手探舌出以爪犁之涎血淋漓如屠狗覓觀者千百自宣其過曰人之口業不可作也舌枯不食而死噫作是業則有是報人慎無滋口業哉

閩中國計使薛文傑常與內樞密吳英有隙一日閩主鑄使巫徐彥視鬼宮中文傑因令以英將反爲對鑄信而殺英時英父典閩兵軍士悅附聞英冤死無不切齒適吳人攻建州鑄發兵救之軍既發乃逗遛不

推蓬寤語卷之四

十一

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鑄不得已以檻車械送軍士得之嚮食立盡初文傑造檻車自出新意車中周植鐵鉞內向令囚不得轉動動則爲鉞所刺至是身自嘗之

李若水爲淮南司理時有劫賊五人事敗繫獄且言曾與僧人自成爲黨旣而五人已就戮而僧方追出僧言實未嘗爲盜若水於此從輕可矣而乃堅執賊語爲實夜以濕紙糊僧口鼻壓以土囊須臾臍腹皆裂而卒月餘獄吏李能無故大叫曰和尚不干我事特司理驅使耳言訖而卒明日推司劉元亦暴卒人明

日若水亦苦小腹絞痛號呼而卒又明日知軍孫誥判官趙禹亦皆暴卒未幾若水一門死喪殆盡無復遺類嗚呼若水受禍不亦甚酷矣哉聞之先輩云居官不可輕殺道流於此事益信

訟獄多冤最宜加恤余誦張佛子傳云張佛子名慶之嘗司獄以矜慎自持好潔獄一應囚具必親沐至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麗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加恤則罪者何所赴愬耶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慶故無子妻四十九歲病而甦夢神告以陰德之故始育子亨補三班借職孫有六男子

推蓬寤語卷之四

十一

三同發黃裳慶二預薦開封長孫之二子亦同登瀛端友榜云信乎天之施報善人如影響哉

昔盧嬰氣質文貌皆是過人人與之交必遭橫禍時元伯和爲軍司馬聞而不信召與之飲宴未終而節度陳少游已遣軍吏縛伯和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當有罪嬰何預焉吾將薦而官之及至潼關則上已幸奉天矣又有劉甲者亦如嬰之爲人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子王建獨謂不然但人偶有災耳甲何預焉甲聞之大喜急往謝之相與談論父之乃退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爲鴟鵂或遇諸

塗無不急走遠避此非由先世風因何以致然

予觀諸書載虎倭一節因思虎既有倭何人獨無為憶一事記此有人善為盜率以四更初往五更中歸以為常不爽時刻其妻問之曰每旦時有鬼喚我同去去正與夥會因為盜而歸其人卒為邏者所擒下獄死焉知虎之倭不為盜之鬼盜之鬼不為虎之倭耶且聞自縊投河身死諸鬼率以時日覓人代替然後得脫化然則盜之鬼焉知不為求代替之魂而求代替之魂焉知不輔生人之為盜者耶是故人當念念以正善念起則善類輔之惡念起則惡類從之善類

多則福應惡類多則禍徵

推蓬語卷之四

生

燭遇暗則成破暗之功舟得水則成載物之功大抵水到渠成功當自立抑下而取功則有意存乎其間功未必立而禍先之矣王咨為四川都轉運使推井盡令井戶承認大額合認五十斤者必令倍認百斤井戶皆至破敗咨亦暴卒

陳元植初有家道好行陰騭禽獸亦蒙其惠每將食於高原之上百鳥逢見必飛鳴前後或來逼其坐隅元植甚憫之禽獸亦不畏懼一夕夢有綠衣人長三尺餘巾帶備具以一物與元植且謂之曰爾有陰德及

物爾壽命短促以此物延爾壽覺後飲食加增於常年九十九歲一旦袖有一物投地化為緋衣人拱立於前曰君壽不逾四十為有陰功是以延爾壽今須歸常理倏然不見元植與子孫訣別而終世傳放生可以延壽此亦可驗云

行仁者生種陰德者生好生者生濟人於難者生暴戾者亡好賄者亡尚勇者亡好勝人者亡故于公之治獄盛吉之平恕實家之五桂王氏之三槐其所行有生道焉故澤及子孫享福綿遠由此言之則雖庭樹不來白鵲之乳王祐不手三槐之植亦自可必也始

推蓬語卷之四

生

皇之二世項氏之烏江鄧通之銅山董卓之郿塢其所行有死道焉故身及於難禍及子孫由此言之則雖山鬼不呼祖龍之死許負不相騰蛇之入亦未可保也嗚呼惡已之亡其亦惡人之亡好已之生其尚好人之生也哉

上帝好生惡殺凡殪生而殘命者皆天之所惡皆謂之逆天今人往往輕於殺牲如牛羊犬豕雞豚之屬視以為應殺又取諸原禽野獸海錯山鰐登於鼎俎極諸異味不知殘害物命雖食普他人而咎歸一已觀蘇子魂飛湯火命如雞之語殊可憫也且聞諸縉紳

云光祿日充內膳者惟羊豕鷄雞他無異品今羊豕可市而得所少者惟雞鷄而已若日宰充食殊為踰分與王食等故雞鷄無故雖不殺可也

莊子曰萬物與我為一故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太古神聖之人其於異類會聚而訓受之謂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後世徒以小大智力相制迭相食啖如以人之食肉謂為人而生物則螭蛇之嗜膚虎狼之食人亦為物而生人矣田氏食客千人曾不如鮑氏之弱子為有知也雖然豈特食客千人即千古以來能知萬物與我為一而不忍食者幾何人哉

推蓬語卷之四

蜀杜章生於富貴凡烹割之事皆躬視之後家道陵替無以為生為人屠創以就口食又以飲啖兼人饕餮成疾性嗜肉味日嘗不足及以畧取魚以弋彈雀所見飛走皆萌殺心中年生五子皆無指口累所迫不足度日恓惶無聊尋有癩疾肌膚破裂膿血流漬見者掩鼻噫天道好生惡殺而斯人以殺為心其受報也固宜

昔寶文王敏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於小法華曰以某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公大錯豈作空解

耶面前露柱亦自無生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衆生敏仲再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甸

妖祥之象禍福由人之平生不論貴賤婚嫁筵宴寧免烹割積日累歲或命逢惡曜身犯災危則當謝過禳愆豈宜再傷物命今人有病患更多烹割以充祈禳是益其過也倘人以人而賤畜則天以天而賤人矣暴殄天物祭之誰享皇天無私唯德是輔能返躬則慶有餘矣嘗聞諫法論云鬼神得佛經聖號則脫血食幽冥鬼趣未能免俗者請事斯語

推蓬語卷之四

牛大畜也生則引犁以耕引車以載及其入屠肆也皮角骨肉皆盡於用而穀入太倉駕稅長途不言功焉傷哉劉禹錫嘆曰所求盡矣所利趨矣員能霸吳屬鏐斯賜斯既帝秦五刑乃具長平威震杜郵已死陔下敵擒鍾室就誅用盡身殘功成禍歸然哉予悲牛之不得與驚馬齊驅黔驢同鳴也因著於此以附遠庖廚之義焉

衆生皆有知惟蛇為最又性毒害有仇報之思焉嘗聞廣中有一儒生挾弓弩出郊外見赤蛇弩之矢貫其腹既歸蛇尾其後有人報生急走書室中避之蛇

飛穿牕而入爲矢所挂而免。又有一商客他所見蛇斷其尾。客去三年復來。蛇入客臥內。環帳外尋乳而入。止有帳頂一孔。蛇入首而尾不得入。爲尾斷而結痂成骨朵也。不然彼二生者幾不免矣。俗云殺蛇不死。留害又云殺蛇須火其骨。否則骨刺肉亦能傷人。慎之。然何如不殺之尤善也。

勸善書云。宋京師一酒匠。每見酒內蠅。輒取出用乾灰救之。如是數年。所活甚多。一日被罪當死。府官執筆書判。一蠅抱筆頭。不得書。逐之復來。官疑有冤。再問出之。董昭之救蟻江上。後繫獄。蟻領群蟻穴獄垣。董

推蓬語卷之四

遂得由穴而出。夫人苟專發一善念。專行一善事。至於父父不克。則其福應未有不確然者。

古之好殺人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白起之殺降。吳起之殺妻。孫臏之殺姬。是也。非獨爲將也。李斯之督責。父子同戮。商鞅之嚴刑。車裂以徇。周興之慘毒。卒流嶺表。李廣殺降。身雖僅不封侯。而至陵遂亡其宗。寇忠愍之貶。丁謂當國。欲貶崖州。已乃擬雷州。丁之貶。馮相乃擬崖州。卒殞其軀。亦可畏矣。曹彬爲將。一不妄殺。以祿位終。郭子儀再造唐室。未嘗妄殺。終享壽考厚福。莫與倫比。噫。天報不爽。特著其

略以示鑒戒云爾

附輪迴

形識相禪。理固難明。今著佛氏之說之近理者。宗鏡錄云。云何識離於身。便速受身。識捨故身。新身未受。當爾之時。識作何相。佛言。如有大夫著堅甲冑。馬疾如風。乘以入陣。干戈既交。心亂墜馬。武藝勁捷。還即跳上。識棄於身。速即受身。棄一受一。亦復如是。又復譬如人影現於水中。無質可取。手足而日。及諸形狀。與人不異。體質事業。影中皆無。無冷無熱。及與諸觸。亦無肉段。及與聲音。識棄故身。求受新身。相亦如是。

推蓬語卷之四

寶積經云。彼識欲移。猶如睡人夢見諸事。然此識不從咽喉及諸孔出。其識亦復如是。不求諸孔。復問諸卵不破。其識云何移徙。佛言。譬如以瞻婆花薰麻。善熟然後壓油。而言此是瞻婆花油。然彼花香不從麻邊求孔而入。因彼花麻二和合。故其香從徙。此識移卵亦復如是。復問此識移徙。善不善業。其事云何。佛言。猶如種子擲置地內。生芽莖葉。乃至花菓。或色赤白。或性剛柔。皆業力成熟故。

又云。賢護童真問。物識捨此身。隨善惡業。還受餘報。其寧云何。佛答。譬如風大出深山谷。入蒼筤林。其風便

香經於糞穢其風便臭。若風香臭俱至則風香臭俱兼。盛者先顯。風大無形。香臭無質。然風持香臭遷之於遠。此識捨身持善惡業遷受餘報亦復如是。

寶積經云。此識從衆生身內移於彼處。有取有受而住。或受福或受罪。從於此世移於彼世。猶如竈邊取諸花味。而捨其花更移別花。或捨惡花移至好花。坐花上已。樂著彼花。取彼香味。然此神識以多善根。或受天身。受天身已。以惡果故。復受地獄畜生。餓鬼輪迴不已。予謂輪迴果報之說略具此數段。究之可以懸解。

推蓬語卷之四

六

輪迴之說。歷考載籍。似可考信。如羊祜之識金環。文潯之取香囊。永師後身為房琯。張衡後身為蔡邕之類。人之生死。殆不可一律論。有入輪迴者。有不入輪迴者。有為鬼不託生者。有即託生不為鬼者。有復為神明者。有化為異物者。有受福報者。有受業報者。有少作罪過而陰律却重者。有少造福緣而陰功特厚者。萬有不齊。陰陽為炭。造化為爐。豈可以常理測哉。榮進之子兆於有生之初。歷歷可記。劉靜修先生之生。父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為騶。字夢驥。黃縉晉卿之生。母夫人夢大星煜煜。

然墜於懷。後縉以文章大鳴一世。國朝胡忠安公。澗常州武進人生之夕。夢持三花者。以一遺之。覺而生。公累官禮部尚書。蔚為一代名臣。夏忠靖公元吉。湖廣湘陰人。其母將誕之夕。夢數人舁一巨狼來家。遂悟。俄而生。公累官太保。戶部尚書。人謂奎木狼神宿之下降云。王文安公字子充。浙之義烏人。大父前夕夢五色芝產門楣。翼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其餘以先兆而下生人世者。不可勝數也。故曰。其來也有自。其出也有為。

盧媚兒者。歐陽文忠公婢也。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蓮花。

推蓬語卷之四

七

香散。越滿座人皆奇之。但莫測其由。公知潁州。又有僧自蜀中來。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云。此女前身嘗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然則前生之記誦。後世猶易習熟。修種之說。豈虛語哉。

凡四十八章

原養生之教

聖人以天地為法。象明人身之安危。天地之氣一歲十。

二卦一卦六爻共七十二爻半陰半陽總候三百六十日陰消陽長暑往寒來故十一月復卦坤下陽生井泉即溫至於正月三陽陽氣平地故云內陽而外陰及乎四月六陽將盡陰氣下生則井底寒泉至於七月三陰平地故曰坤陰而外陽也天地之氣相去八萬四千里日月週天動經一歲人於天地具體而微心腎之氣相去僅八寸四分元氣週流止於百刻故以子為一陽生午為一陰生七十二爻半陰半陽盈虛消息比之天地之氣特倏忽耳善攝生者吾之天地陰陽無愆則榮衛週密而六淫無自入矣

推蓬寤語卷之四

手

夫人應世之術非必盡廢諸事而後謂之攝養也特消息否泰而行之藏之量其才能而負之荷之若才不逮而強思力不勝而強舉深憂重慮悲哀憔悴喜樂過度汲汲所欲戚戚所患談笑不節興寢失時挽弓引弩沉醉嘔吐飽食即臥跳走喘乏懽呼哭泣皆為過傷此古人所戒之節也况風前月下竹徑花邊俯仰傷懷杯餘疎散或進退惟谷而干祿或衝煙冒瘴以求榮呼吸雜邪停留寵辱飲食異味荏苒暴患尤不可不知戒焉

外護其身如惜干霄之茂樹勿縱一斧之刃伐傷內護

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鍼之鋒穿破妙道之士當知二護之法有味哉其言之也君子修身慎行必須常存此意始得

善理家者忘其身善理國者忘其家何也為富不仁則忘其身矣為天下不顧家則忘其家矣聖人以肢體為國以精氣為民治其身而家無不齊治其家而國無不理

因馬念車因車念蓋趙趙躡蹻而未決寤寐驚悸而不安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兩腎中間白膜之內一點動氣大如筋頭鼓舞變化開闔週身薰蒸三焦消化

推蓬寤語卷之四

主

水穀外禦六淫內當萬慮晝夜無停八面受敵由是神隨物化氣逐神消榮衛告衰七竅反常矣噫業識茫茫安有止極是在人知足知止耳

人之始生其氣日向上升故齒毀復出髮剝更生志慮聰明日長及真精既溢之後其氣日漸下降初則便溺處毫毛次則兩脇下毫毛精神已虧於體矣又次則兩頰生髭髯又次則兩頰生髭髯而精神已虧於首矣然猶有精血充滿髭髯毫毛尚黑迨至中年則精血不能充滿而頤頰皓素霜雪滿顛齒落不生髮落不出矣君子見其徵則知其內驗其符則省其中

而願體養精惜氣存神雖若逐亡猶恐不及况縱欲以戕生損身以促命乎

人之胚胎賴父母精血凝結而成及至十月胎完則父母精血一點也用不著止做得一箇胞胎其中得父母一點神氣日漸長大其精血惡濁之物日逐翻出至十月滿足翻天覆地因地一聲脫胎出世其父母惡濁之氣還不能盡又去口血刺胎髮每月變蒸輪年疹痘至七八歲又毀齒更生然後體氣漸清知慮漸長別立乾坤自成造化漸至十五六歲再為父母矢豈非天地一團至真之氣所成乎人不自愛惜論

本推蓬語卷之四

卷一

於天札不能延年立命寔為可惜

人之有身乃天地一點真陽之炁也是氣也生於無形無象之先聚於無極太極之內父母未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未有此身即有此氣此氣運行周流六虛形以之而成心以之而靈耳目以之而聰明元神以之而運行五行以之而化生散之則混融無間聚之則凝結成形聖人知此攝動心止欲念聚神光結正氣天下泰然將正而定矣

受天下之群實心莫若虛應天下之群動心莫若靜惟虛不為物之所礙惟靜不為物之所惑故必窒慾以

空其性慾念以虛其心以之修身則無自不得以之治性則無往不可寂然太定與道為一

天地之氣不升則不降不出則不入虛管漑滿拾上懸之水固不泄為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漑不入為氣不出而不能入也善養生者能存其神則氣自裕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焉盈天地間皆氣也氣不為天地之所盜則為吾人之所盜長生久視之術其要在此人顧損精以耗其氣何哉

墳素之書以心為身中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以此養生則壽沒齒不殆主不明則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

本推蓬語卷之四

卷一

以此養生則殃聖人以身為國以心為君以精氣為民抱一守中心不妄用故精充氣住戰退百邪丹田有寶四大輕安修之不已內功外行乃證真仙

長生之道莊子一段亦自好看如云黃帝問廣成子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善哉問至道之精竊窺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人果能無勞爾形無搖爾精長生之道可以無俟外覓

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朱子以為參同吐露還丹要訣在此恰不知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竅法金炁亦相胥等語亦是此意俱恐人以形相求之故交互其辭金不對木却以對性無不對有却以對上神以對德不以道對金以對炁不以木對恐人泥性情金木上下神炁道德而求要之只是鉛汞二字鉛不下沉汞不上飛只是交結在吾儒之道只是懲忿窒慾鉛汞自結也

形以道全命以術延此二語道盡金丹骨髓以道全者只是修性工夫以術延者只是修命工夫仙歌云若

推蓬寤語卷之四

五

還修性不修命總是神仙第一病若還修命不修丹萬劫英靈難入聖如此則修性修命修丹工夫俱不可少修性之法與二乘坐禪頗同修命之法只是頃刻結丹之妙修丹之法則有天元地元人元之分然總不過是收拾身心斂藏神氣二語耳道雖分三理只致一

古詩云超凡一句絕商量說破教君笑斷腸一切順違生死事莫令厭戀作心王。大抵桑榆之景勞逸不同勞心者甚於勞力善為心王者勞亦如是逸亦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弗以有涯之身供彼無涯之事

物生於天而養於天然人為嗜欲所勝聲色之蟲勢利之狗煥寒之觸情炎於中形索於外天始不能司其養矣聖人作內經數萬言或防於未然或拔於已然無非補天養也嗚呼知養生之在我則知聖人之言之當鑒如迷慾不返則天且不能如之何況古人之陳言乎

血肉之軀未嘗無病鳥獸亦血肉也巢居穴處飽而後已何以無病馬牛鷹鷄亦鳥獸也乃亦有病何也以鳥獸未嘗受人羈勒而馬牛鷹鷄則轡繫在人故耳夫人勞心勞力為治人事人之所役使安得不為諸

推蓬寤語卷之四

五

疾之所侵觀君子見其始即知其終善為心王不為形役病安從生

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動靜宜敬心火自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此得之楊景明先生之傳云養生家日用之不可廢者余謂豈獨養生即躋賢聖亦不過是語矣

身有毛髮處俱是精之走漏處頭之有髮精隨上越也眼之有毛精隨視出也鼻之有毫精隨氣行也頤頰之有髭鬚精隨口發也使溺之有毫毛精隨液動也蓋精發於竅氣亦從之其不及隨竅出者橫溢於旁

遂爲毛髮耳此最爲一身精神之徵皓素枯槁而不之惜何哉

身中六賊惟眼最緊身中隄防六賊亦惟眼爲最難故目中一見可欲則心君爲之奔逸馳驟不可復制善隄防者就於此處著力似有根柢陰符經云機在目吾儒序克復首曰非禮勿視心經序眼耳鼻舌身意亦惟以眼爲先蓋三教聖人俱以此爲至要

註列子者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是少壯之時也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安可以語道至於斑白則血氣既衰欲慮柔而體將休矣故可與語道而行之也

推蓬語卷之四

卷

四

然有循大化而不與化俱者常不失赤子之心雖壯而不驕雖老而不耗其於語道無往而不暇矣今之君子功成名遂霜雪盈顛而方且不暇聞道焉抑又何哉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尾閭者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頻好內則精竭務須時時閉目以養神日逐調息以養氣緊閉下元以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道家謂之三寶又謂之大藥此非惑於異端之教寔吾儒養生之常理耳

精存於目則其視明精存於耳則其聽聰精留於口則

其言當精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終身無患又曰中欲不出謂之局外邪不入謂之閉中局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局何事不成合文子之二語觀之人何可不愛精而遠欲耶

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夫鬪者非特鬪狠纔有勝心卽自傷和學未明而傲養未成而驕志不行則鬱而病矣自暴自棄言不及義而狂矣大抵血氣盛旺之時難以制抑凡事當先知心是吾之靈明主人一切好欲欺侮凌奪肆恣者是血氣所使倘犯刑名災害則是靈明主人自受苦辱也嘗作此想

推蓬語卷之四

卷

四

者自然漸成調伏

男子八歲而陽精生十六歲而陽精泄八六十四而陽精竭女子七歲而癸水生十四歲而癸水降七七四十九而癸水竭予嘗驗之男子之壽多阻於六十四歲之外稍有不謹多生腫脹風痺諸疾多損壽元故曰人生七十古來稀女子之壽多阻於四十九歲之外稍有不謹則多生崩淋中脫諸疾亦多損壽元男子能過六十八九女子能過五十三四則可躋上壽無難故知命者於此耗竭之時尤宜加謹此真人鬼關挾也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喘。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五臟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疎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人生類以眠卧為晏息。飲食為顛養。不知睡卧最不可嗜。禪家以為六慾之首。嗜卧則損神氣。飲食亦不可過多。飲食多最能抑塞陽氣。不能上升。將以養生。實以殘生也。君子夙興夜寐。常使清明在躬。淡餐少食。常使腸胃清虛。則神氣周流。陰陽得位。此最養生之大要。若肆志網縛。恣啖濃鮮。殊非調護之宜矣。

張南軒攝生四要云。少思以養神。少慾以養精。少勞以

推蓬寤語卷之四

天

養力。少言以養氣。竊謂此四少。人不能久持耳。若久行之。則精氣神自充。雖不煉養而煉養在其中。若自少而至無。至於無思無慾無勞。無言。此又向上一著。久久不已。可證天仙。天何思何慾何勞何言。

九華真妃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滅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彼其所言磨鏡之石。決牖之術。重面之經。還白之法。益精之道。不過是寶精裕氣耳。故曰上品上藥。神與氣精。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勸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言語。尚可見。况臨大事乎。大抵能慎保始終者。卻疾延年。老當益壯。雖有貧富之異。而榮衛冲融。四時若春。比之抱病而富且貴。已為霄壤之隔矣。况能進進不已。則非常人所可知也。

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憲年九十餘。致仕。唐太宗問攝生術。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而已。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宋呂許公

推蓬寤語卷之四

天

為相。問服食之法。於任恭惠公。公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悟耳。謂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許公深以為然。觀此三說。則養生之道。可以懸解。若夫煉服食以冀長生。此則方士之妄談。高朗之士。慎弗惑焉。

唐同州刺史孟詵。致仕歸伊陽。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竊謂善言不離口。則德崇而德厚。良藥不離手。則病去而身康。固長久之術也。然口有善言。又當身行善事。物療身病。又當法療心病。不尤為愈哉。

國朝道林蔣先生偶抱羸疾歲乙亥病益甚噓血幾不起先生乃謝醫藥借寓道林寺一室祇以一力自隨閉目趺坐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之聞而沉痾已溘然去體矣先生嘗曰某讀關洛諸書見得萬物一體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三歲因病去寺中靜坐將怕死與慈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癢全無間隔

宋晁文元公名迥字明遠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

推蓬寤語卷之四

娶得煉氣服形之法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語惟二膳以時而進既畢即徹若祭享然其言曰辯不如訥語不如默動不如靜忙不如閒又云清勝於濁靜勝於動忘勝於思嘿勝於語性勝於情五勝習熟乃入道之漸門也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篋以為學道靈應之驗享年八十四而卒

宣和中一兵偶為車轆蹙不能行遇一道人傳以少藥步履如初兵大感激徧遊天下訪求其人少致謝悵一日復遇諸途哭泣拜謝道人曰吾施恩於人多矣

誰如子者授以祕訣兵遂得道文中聞之詣兵問道兵曰清靜是道簡易為上文中頓若有省噫知清靜之為道與簡易之為道何俟他求

王邦叔侍紫陽為弟子凡九年因至羅溪語及丹訣紫陽曰自太極既分之後一點靈光人人有分賢不多加多愚不加少盡去靜室中思我此語有所覺即急來邦叔靜思至夜紫陽詣其室扣門邦叔趨而出迎紫陽笑曰吾一尋汝便見爾兩日尋他不得遂滅所執之燭而退邦叔大窘坐至五更大悟通體汗流待旦以頌呈紫陽月照長江風浪息魚龍遁迹水天平箇

推蓬寤語卷之四

中誰唱真仙子聲滿虛空萬籟清紫陽問曰誰唱誰聽邦叔遂答一詩莫問誰莫問誰一聲高了一聲低阿誰唱阿誰聽橫豎大千說不盡先生有意度迷徒急撞靈臺安寶鏡鏡明澄靜萬緣空百萬絲條處處通斗轉星移人睡定覺來紅日正當中紫陽遂出金丹圖傳之邦叔止羅浮三十年坐化

附胎育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古之制也今人以病男贏女為不了而畢姻或男女病患新瘥以吉日之迫而結婚病蛾無能蘭之態破藥無結實之菓少年子女三

關情逸五神志蕩房中分外業種成胎或侏儒不振
或巨首瞠目雖具人形實無聰慧其次學道行姪執
法無戒咒鬼驅神產男生女望之不似余實見之每
為憐憫

受娠之後始終無犯則胎氣真純忽有靈光入夢或有
瑞氣相憑而生聖賢君子是以古今史傳分明五祖
山誠禪師慕蘇老泉而為東坡學士武夷丹士投真
漆匠之家而產西山先生高道者受史衛王之供而
出蒿之丞相凡投胎奪舍之靈常有神童茂異之士
故胎教之法使孕婦常觀良金美玉瑚璉蓋蓋之器

推蓬寤語卷之四

山川名畫之祥又聽講誦經史傳集而使秀氣入胎
欲其生而知之是乃仁術也投胎奪舍之說吾儒所
無胎教之法自不可少

寶積經云是諸衆生託胎在母腹中三十七箇七日有
二十九種業風所吹次第成就第一七日狀如酪漿
第二七日狀如凝酪第三七日狀如藥杵第四七日
狀如糝稊第五七日分頭臂胫第六七日肘膝相見
第七七日手足掌現第八七日二十指現第九七日
九孔方現第十七日聲音俱足第十八日九孔開
通第二十七日生腸節乳第三十七日生飢渴想第

十四七日生九萬筋第十五日生八萬脉第十六
七日通出入息第十七日食道漸寬第十八日十
九七日六根具足第二十七日徧生骨節第二十一
二十二二十三十七日生血肉皮第二十四二十五七
日長血肉皮第二十六七日生髮毛爪第二十七七
日分善惡相第二十八七日妄生八想第二十九三
十七日黑白隨業第三十一至三十六七日身相具
足第三十七七日念欲出生第三十八七日滿十箇
月向母產門倒卓而生

推蓬寤語卷之四

法苑珠林云復有七事受胎一相觸二取衣三下精四
手摩五見色六聞聲七嗅香何謂相觸受胎如人月
水去時喜樂男子若男子以身觸其身分即生貪著
而便懷胎何謂取衣受胎如優随夷共婦出家愛欲
不止各相發問欲精汗衣尼取祇之復取內根即便
懷胎何謂下精受胎如鹿母鯤道士精欲心而飲遂
便懷胎何謂手摩受胎如睽菩薩父母俱育出家為
道不合陰陽手摩臍下即便懷胎何謂見色受胎有
一女人月華水成不得男子合欲情盛唯視男子如
宮女亦復如是即便懷胎何謂聞聲受胎如白鷺鳥
悉雌無雄春陽時節雷鳴初發一心聞聲即便懷胎

何謂艱香受胎如秦母牛但艱憤氣
事考之傳記歷有可信故錄而存之

懷胎此七

凡四十章

推蓬寤語卷之四

長洲吳曜書
馬恩等同刻

馬恩等同刻

推蓬寤語卷之五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本術篇

元薦氏曰道與術不相離也忘象而適真術也幾於道矣迷理而執數道也幾於術矣漢方泛覽九流濫塵六藝迄不能究其極默而識之歲月茲久迺稍稍融貫其旨要皆本於聖人之創制固道之支流遺裔也可無務乎迺約諸家之要歸綜其所由立者羅網天下遺書逸文研味其本始昭晰

推蓬寤語卷之五

夫本末精粗之辨俾燦然有條歸於至道僧陳茲

篇名曰本術

本堪輿之術

慎卜兆域非惟利及生人實欲安妥亡靈故其要在陰陽不偏若偏於陽則亡者化而為飛偏於陰則亡者化而為走况葬不得地又有樹穿白蟻之患生焉仁人孝子所不忍聞也今須擇稍稍風氣完固陰陽不太偏勝及無城郭道路諸患者為之庶慰人子之心若倚祖父墳墓以求子孫之福利又非矣

死者生之機靜者動之根人惟死也其中有生氣存焉

以此乘地中生炁則亡靈安安子孫受福理固有之
此葬書所爲作也但地中之炁難於聚會非水則無
以界有風則易以散故謂之風水非得道眼指示則
雖穴在道旁亦不易識其妙在羅城周密四圍擁護
奇秀森列巒頭雄偉苟能悟此思過半矣雖然遇者
人也所以遇者天也君子尚修德以伺之

天地間大地生亦不數非術士心通造化妙洽玄微亦
不易識第一要知地何郡何邑鍾聚元氣當生異人
第二要知時何元何甲子與地氣合此地當興第三
要知人何家厚積祖德純純善慶將及知此三者又

推蓬寤語卷之五

能望地方之氣任推遷之運識地所在或近城市或
居山谷識穴所在或饒左或饒右不差毫髮然後刻
應可企若其家不應得地而強圖或力小而圖大焉
術人受殃生人辭福噫此嘗試之言也余安敢以窺
言而惑世哉

堪輿家書有云山肥人飽山瘦人飢山清人美山濁人
嫌山完人喜山破人悲山歸人聚山走人離山伸人
壽山縮人低山明人達山暗人迷山向人順山背人
欺又云以端方而知其忠以傾側而知其佞柔亂以
知淫卑劣以知賊粗猛以知惡瘦薄以知貧穉美知

慈威武知斷分窮源大江而知出身之遠近觀外城
內局而知器量之弘隘人之居止日挹山川之氣而
受其秀人之墳墓子孫世代心之所嚮往其以類應
理有不可誣者

地理深淺之說古語云北方土厚氣沉宜深南方土薄
氣浮宜淺宜深者卽司馬陀頭所謂乳脉粗大陽藏
於深必須深取壤以通之宜淺者卽朱子所謂興化
漳泉間棺只浮於土上深者僅以一半入地上面封
土甚高後見福州人舉移舊墳稍深者無不有水以
此觀之葬之深淺係於土之厚薄又不專拘拘凹突

推蓬寤語卷之五

之間也孝子順孫於此詳之酌地所宜而弗可惑於
禍福之說

古書云前有滂池後有丘陵東有流水西有長道謂之
正穴此何義蓋葬家最忌偏陰偏陽南有滂池則火
不上炎北有丘陵則水不下沉此抑火而滋水也東
有流水則移西金於東西有長道則移東木於西此
益金而剋木也水火不偏金木得位故謂之正穴俗
師不解其義凡見前有池湖卽指爲明堂而不知太
闊則水濫後有丘阜指爲來龍而不知太峻則火炎
此真癡人面前不可說夢

葬書云龍過千江不過一堂余嘗舉似術者云明堂雖
闊不過一江耳何為過千江而不過一堂也術者無
以應余語之曰氣脉未止則雖千江可過若山川之
氣至此凝止諸水於此會衆山於此合前有明堂後
有玄武左右環抱此正結穴所在也一些氣脉漏洩
不去故穴中融暖溫和胎息孕育名為大地術者大
服但大地所在自有鬼神司厥予奪非知力所能窺
竊也

公位之說不過儉小之徒假此以欺動邪心而要私賄
耳術莫神於楊氏矣其斷明堂之訣曰明堂要似蓮

推蓬語卷之五

四

葉水盪歸左位長公起盪歸右處小公興若在中
心諸位貴卜氏亦以東宮竄過西宮右臂尖射左臂卜
長小房之利害但其法不過以東為長子西為少子
東西之中則為中子以分其大槩而已若細分富貴
於毫髮之間則拘泥而失其初矣竟亦不驗

詔曰天下萬事俱順惟金丹地理為逆然哉金丹之道
曰還曰返地理之說曰聚曰止老氏曰天地之間其
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故不返不還則散不
聚不止則離氣之衰也物之順也生之所以死也能
返能還則凝既聚既止則合氣之盛也物之逆也死

之所以生也故以之養生則精氣神混合為一形神
俱妙可以長生以之葬亡則峯巒丘阜四面環拱乘
其生氣鬼福及人其術雖流於方伎然其始之作
大都能窺見天地玄妙故能以術收攝盜竊元神歸
於一所有立竿見影之驗今之術者非古昔比也而
假託古人以言禍福損益何與

玄機云一取勢二取形三折明堂四登龍虎五對朝山
以為最簡明而且切要知者以為雜而未純正為未
了乘生氣一句耳蓋生氣者風水家之極論也后為
元氣前為堂氣左右有界水者為明氣無則為暗氣

推蓬語卷之五

五

前親后倚四遮周密而穴中完固者為盈氣前官後
鬼龍虎二曜能使外豐滿而內員淨者為餘氣主峯
重厚端聳無破漏者為積氣水之來而無原者為開
氣其生而無流者為閒氣又山之發腦處為生氣窮
極處為絕氣枝蔓處為散氣欹斜處為敗氣孤弱處
為絕氣故瓊林經曰得水則氣止無風則氣聚此葬
法第一也知此生氣而又知聚之之法則吉氣在中
矣

論生氣曰生氣者即一元運化之氣也在地則
為物無處無之無時不然也然非求氣於土中

也無者氣之本體蔡氏所謂氣無形者是也故秦人嘗謂東南有天子氣楚人亦謂望其氣成五采唐人亦謂奉天有天子氣本朝劉誠意遊西湖見異雲起西北光映水中同遊者皆以為慶雲伯溫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此皆求氣於無形之妙凡此必須道眼非尋常目力所及今人即須求之形勢達僧所謂形吉者氣亦吉形凶者氣亦凶形舒者氣亦舒形暴者氣亦暴形一者氣亦一形亂者氣亦亂嗚呼得之矣

觀瀾翁曰富貴之地天地所祕惜神物所護持苟非其

推蓬寤語卷之五

六

人見如不見劉氏曰人之貴賤本乎天命家之盛衰係乎氣數地有此穴則世有此人苟非其人則此穴將昧而不顯得而復失昔李唐龍圖蒞政酷虐楊公得數代宰執之地欲以與之夢二使叱之而止孫鍾孤孝種瓜為業三仙人乞食畢示之葬地後四世為吳帝觀此豈非陰德必報之驗蔡牧堂曰求地者必以積德為本

朱子曰冀州風水山脉從雲中來自脊以西之水流於龍門西河以東之水流於海前面黃河環遶華山為虎泰山為龍嵩山為前案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

南諸山及五嶺為第三四重案又曰嚴州富陽縣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又曰浣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遶海島諸山亦相向右河南直至泰山湊海二自蜀出湖南廬山諸嶺三自五嶺至閩越北則黑水之類纏繞至於南海又曰河東地形極好左右多山黃河遶之嵩山列其前又曰前代都關中者山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黃河旋遶也又東南必都建康者諸方水道所轉武昌亦好形勢上通關陝中向許洛下通山東觀此數語每論一處風水便

推蓬寤語卷之五

七

及許多去處合成許大器局時師觀地亦必識得一郡一邑一村落山水自何處起至何處止然後可以原其起而乘其止也

地理之書謂可改天命而不知其卒為天命所囿嘗觀圖地之家其昧者無論矣有得吉壤而不果葬者則怵於公位不及葬者則惑於年月不善葬者則誤於庸師不能葬者則阨於爭訟又有已葬而旋廢者則盡於異說而以禍福修短之時有者動之往往留界福人此非天命哉故其書卒歸於陰德君子寧汲汲以修德無寧汲汲以求地德既積地自至地既至福

斯應焉

葬有風緣不可強致昔衛靈公沒卜葬於故墓不吉卜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櫛焉洗而視之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謹有古墳其中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果爲滕公灌嬰所葬宋朱韋齋詩有杯酒閒談寂歷中之句及晦菴改葬韋齋乃在寂歷地名由此觀之葬有定數但人子送終不可不自盡其心耳

浮屠泓與張悅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隅有三坎各深丈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

推蓬語卷之五

將不終後竟如其言此既穿坎而召禍乎抑將有子孫之禍而後穿坎也吾儀圖之張悅之宜無後已定于天矣穿隅適以符之耳果如僧言則張悅力能別卜一宅再擇宅氣王相者以爲居子孫之天命其可改乎萬無此理

賴布衣之徽州悞覆程丞相舊墓鄉人不信夜夢神人告曰汝衣祿在杭金嚴間此地不宜久住乃速行宿逆旅逆旅人識之令相地鑿一丈二尺深得穴傍有神祠爲之夜哭至今累世富貴不絕遂之杭金嚴間甚著聲今浙西富貴家祖墳大抵皆賴卜也由此而

觀則知術士衣食尚有定分况人生首丘豈無定所或求而不遇或遇而復失皆有天命存焉爲子孫者慎毋久暴露以來陰譴哉

古者天子得爲隧道傍穿隊道而櫛棺于其中其他皆直下爲壙而懸棺以窆墓是塋域墳是封土隆起者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興化漳泉間墳墓甚高棺只浮在地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稍深者無不有水地土淺薄也北方地土深厚則深藏不妨孔防墓之封其崇四尺立小石碑於前亦高四尺跌高尺許孔子篆季札墓前石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推蓬語卷之五

其墓誌則兩石字面相向埋之壙前慮異時陵谷變遷此石先見庶有人爲掩護耳死者精神離去軀體自與生人別是一境界不自知死視昔形骸如芻狗耳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衰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但非所以慰仁人孝子之心耳吾將譬之入方睡夢重裯疊褥不知也錦蓋繡帷不知也及其醒也彼方知之方其夢也彼不知也世顧殉死喪生芻靈明器几筵車馬盛陳廣設誇耀閭里亦何益矣但做古人稱家有無棺擲周身親膚遠土死者無虧生者不恨

豈不快哉

空谷傳聲氣之所鼓也。嘗觀天台山瀑布泉，若人作語，則泉四散飛灑，其面濕衣浣之不脫，推原其故，則由四面俱山，石山中氣充滿，氣動則泉飛耳。世之堪輿家，欲地氣聚者爲此也。若四圍山水飛走，氣則何有此？當神悟心解，故曰水底必須道眼，徒以形似求者，非造閭域者也。

人云：鐵能指南，非也。鐵乃頑鐵，死物，豈能辨方域？能辨南北者，磁石之氣耳。術士藏鐵不離乎石，正欲鐵傳磁氣耳。試以未養之鐵而浮水，刻南北，清不惟不辨。

推蓬寤語卷之五

南北鐵亦不浮矣。予謂磁石乃陽物，故氣亦從陽。陽氣在南，故鐵針亦從南。鐵首向北者，得氣獨重，懸乎陰也。姑誌此以俟明者焉。

堪輿家之說有其物甚小，而所關甚大者，如江水衝從浦子口，城相傳歸咎於部使者之拆畫牆。天津衛迤少魚鮮，相傳歸咎於水滸之石獅子，雖未委真的然相傳，有自或未可知。以此觀之，則丘墓之鎮石，居室之坐獸，未可輕廢也。昔桑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不蕃者，去之。乃以鐵數十斤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者，死。太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蒲津

橋每冬冰未合，春冰初解，流澌崢嶸，縵斷航破，而人不得濟。開元間，乃授有司，俾以鐵代竹，結爲連鑲，鑄鐵爲伏牛偶，立於兩岸，以繫繩，且厭水物，由是奔流不突，而橋因可濟。以是爲證，厭勝之術，豈可謂盡無哉？君子慎慮而從之可焉。

凡二十二章

本醫藥之術

形不足者補之以味，精不足者補之以氣。二語乃醫門要旨。所謂補之以味，如甘溫補脾，鹹寒補腎之類。人皆知之。若補之以氣，人多不解。藥物有味有氣，如氣

推蓬寤語卷之五

清則入首，氣濁則入足。氣陽則上升，氣陰則下降。氣香則竄入腠理，氣重則滲入血脉之類是已。雖然，醫者天下之神術也，必與藥品輕重深淺，穢淡厚薄，冥會默契，然後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若卽按方處治，未有不誤者也。

醫之用藥，猶將之用兵。熱之攻寒，寒之攻熱，此正治也。因寒攻寒，因熱攻熱，此因治也。子虛者補其母，母虛者益其子，培東耗西，增水抑火，或治標以救急，或治本以漸緩，譬如兵法，聲東擊西，奔左備右，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衝其虛，避其實，擊其惰，遠其銳，兵無

常勢醫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將能
因病變化而取效者謂之神醫

醫者意也其術不盡於藥石故古人有泥丸菴草可以
濟人之語蘇耽橘井食葉飲泉即愈豈專藥石也此
在醫者有恒能真心濟世不逐逐聲利之間則雖視
由可以已病以我正氣却彼邪氣德行所積隨施隨
驗固非常理可測若只專專計刀錐之利已心不正
安能却邪雖已試之方珍異之藥或未必驗此蓋有
神明助乎其間非可損之為妄語也

士大夫小小疾患不可輕用艾火鍼熨此一法雖古人

推蓬語卷之五

五

歲

有之但士夫有疾不能靜養多接見賓客酬應世務
心火不寧嗜欲多熾不能已病反致增疾止須倍加
顧養不以外物縈心止聲色以清耳目戒淫佚以養
性情苟非深痼之病未有不已者也

病有五一日稟受之病與生俱生者是也二曰果報之
病伯牛之癩袁盎之瘡是也三曰六淫之病風寒暑
濕燥火外邪所侵者是也四曰七情之病喜怒哀樂
憂恐思者是也五曰金瘡癰撲外傷者是也外傷等
證顯而易曉七情者責當在誰六淫則亦以此而召
之耳果報之病前生今世所作亦莫非我若覺之早

釋冤解結庶幾全生其與生俱生之病抑亦父母之
源流其可盡除務在以時消息之而已

後漢郭玉謂療貴人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醫一難也
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安閒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
惡勞四難也余以為此四病貴人果有之然貴人之
遇醫亦有四難遠地相召素不曾試一難也稍涉毒
味不敢輕用二難也尊高臨之醫不能盡意三難也
專任僕妾烹煮失宜四難也以此言之貴人不可輕
於致病尤須慎於服藥如夫子所謂其未達不敢嘗
焉然後可

推蓬語卷之五

五

歲

醫家乘人之危古經比之殺人古經云不恤緩急妄索
事分殺人也也不問有無必欲多得殺人也懶惰睡眠
輕視人命殺人也辨察不明用藥差悞殺人也見不
即治俄至增劇殺人也也有此五失挾術殺人甚於挺
刃昔陳景仁妻張氏有微疾醫悞投血隔之藥遂至
不起既死魂神蕩越一日因景仁出郊遂合為一恍
惚如狂獨歌獨笑以終其身觀此臨人病患可不慎
夫

火食之人未有一生無病者少壯之人病猶未覺年高
之人病乘其所甚而現精神不能支而衰病及之矣

此其積非一日之故也每見年華既邁不任其病患之苦必欲決去以為快不知病根有生一病之所現卽一臟之受損乃汲汲焉求以醫藥草木之末療治之不知臟腑已不如昔病患自不全祛况寒涼溫熱之味解表下裏之藥亂攻妄投真精愈耗何如養氣存神寶精病以漸除反有過於服餌之效知命之士味之

古今名醫惟東垣為聖其處方治病藥品極多譬如韓信用兵多多益善他如張子和之汗吐下三法多宜於北近日朱丹溪補陰諸方多宜於南自有醫以來

推蓬癡語卷之五

五

名士不數數也近醫書充棟多被庸工剽掠前書妄著論辨類集諸方玉石竝載一遇病患盲不能辨宜用何藥何方人命至重非以供庸工之嘗試也嗟乎三代以還豈獨聖學不能復明卽如小道亦未有可觀者焉

人生病患乃得於父母稟受之初者其終當有何疾亦是定數家有一僕其母五旬餘患膈咽而終其僕五旬餘亦患膈咽而終如其母之疾其母受胎後二十年而有是病其子經五十年而後有是病則其母未病之先而其子之病源已受是氣於結胎之時矣豈

非一定之數乎今人得末疾而汲汲求療於草木之粗祈禱之末其亦不知受病之源者矣

草木滋味原與人身精神本非同類止是藉其寒溫甘苦性氣收偏補敵耳然又視其人物質稟乃可奏功假如牛馬有病氣質頑鈍止取藥滓雜煮啖之其病可療村夫野氓生平不曾服藥氣質粗蠢苟遇病患止須庸醫稍稍品劑其病亦已至城市中人之病已難療及貴室宦家氣稟既已清淑藥品卒不易應雖用上醫處劑稱量分銖猶不易冀其全效也若稍遇沉痾臥榻之病則及及乎殆矣

推蓬癡語卷之五

五

人之脉氣不同不可一類而推長人脉長短人脉短瘦人脉露肥人脉深性偏急者脉弦浮性明快者脉流利凶狠者脉勁實慈祥者脉和緩不攝之人病輕脉重有養之士病重脉輕忠厚之脉往來調暢詭譎之脉乍浮乍沉其餘素稟暴變之不同又有不可盡舉者要在指外盈虛消息之耳

蜀人通真子註叔和脉經已行於世而其道未行遂歷湖漢江浙亦未有目之者及至淮之邵伯鎮旅於僧舍亦無聞於人又將轉而之他主僧開之曰子若不設肆誰則知之市有寺屋吾給子具請試為之既而

醫道大行家產豐足一日主僧將化召其前來密語
曰予前生在此鋪街鑿井今享此報更宜積德言訖
而化

神農氏遍嘗百草盡知草木甘苦寒溫立法攻治百病
後世醫家相沿為衣食計承襲差誤殺人之害多於
生人之功余見粗工不識身中升降之理賸理啓閉
之度妄施鍼藥致失人命殊為可惜士君子須知病
前自防之戒兢兢調適苟罹小患必須顧神養氣靜
心固精俟其自復可以萬全若輕用藥餌縱得小效
所傷必多藥無補法不可輕信惟有汗吐下三法推

推蓬語卷之五

文

陳致新差為得理尤須慎而用之

遠在千萬里之外可以數測近在一身之內不可以理
推何以故天地之遠中國之外按曆象據圖藉可盡
知若一身之中心肝脾肺腎之五臟膀胱小腸膽大
腸三焦之五腑位置則可知矣若其中所以運行所
以溉注以生吾人者今之醫流雖度量揣摩萬端終
不知也昔列子稱工人偃師所造倡者歌舞合節千
變萬化惟意所適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
為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
髮無不畢具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

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若假師者非知造化之所
為乎嗚呼惟如是然後知吾身中之所以運行而惜
乎假師之不再生也

名醫用硝黃冷水治痘瘡毒氣太過者不可見其用藥
相背而惑之有一種毒痘證頭面遍身渾如朱砂始
出即成一片不分箇數悶亂煩躁大便鮮血日夜無
度又見一種毒痘出至十二三日口鼻閉塞氣無出
路耳眼亦然漸次口鼻清血黯水迸然而出此二者
固為死症如敢以硝黃下之則或可回生倘一疑慮
則禍不旋踵矣余有慧女出痘患如前症頓至不救

推蓬語卷之五

老

至今惜之因見此論殊有理筆記之以惠來者

萬病解毒丹藥品具載方書余嘗見 藩府所製藥味
真正構藏篋笥中每遇奇疾莫不應手而瘥嘗謂仕
宦遇美藥如楮腰子三七血竭阿膠花藥石蚬膽諸
品必謹藏之伺一用著處轉死回生一壺千金也聞
門著方書雖非大臣盛業然知醫豈非人子之有事
哉

養生主論云予嘗從士夫遊洛間每聞諸公稱一人善
治背瘡者嘆其不遇其說神異忽日有一人同一方
士來投予之別墅托宿數日云善治背瘡詢之即其

人也問其方唯唯然自言某師遇仙得傳此草雖六月間以手探之亦如冰雪一日至墅外忽自咄咄而報曰門前幸有此仙草遂鄭重付視於余余嘆而諾之曰此卽射干也方士曰某昔貨藥淮西適值官司拏醫出征遂竄入八百里山場內遇一老姥年一二百歲自謂金亡避兵來此元完顏氏醫姥也傳以此草并壽星散專治惡瘡救人無數并著其方地扁竹散射干爲末射干卽俗名地扁竹也原花園中之物葉如良薑根如竹鞭其色初開如金之狀右一味每用小錢抄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卽微吐在下卽微瀉予用濟人其功如神仍用膏藥收口壽星散專治惡瘡痛不可當者糝之不痛不痛糝之卽知痛大南星一味爲末右一味如背瘡大痛者適糝於上卽得安卧不知痛者糝之至於知痛卽可治也

推蓬癩語卷之五

本

光

瘍醫公孫知叔賦性慈慧記問詳博深明百藥之性味創造丹砂雄黃礬石磁石石膽爲五毒之劑其說蓋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蘗熟之以火候藥成傳瘍無不神效一人顏有疽生一夕決潰勢甚危

殆以前藥傳之應乎而瘡此方今醫書未知載否世亦罕用予謹識之以俟深知醫理者取焉

醫方之用有驗於一方而不驗於他方有效於一用而不效於再用有應於一人而不應於他人有行於一年而不行於他年爲南北異氣深淺異病貴賤異位司天異宜也善醫者明於天地之機陰陽之變尊卑之位臟腑之因其庶乎其得之矣雖然醫一也用於彼則驗用於我則不驗用於前則驗用於後則不驗何故由人之德行由人之福量救人之真誠與不真誠耳

推蓬癩語卷之五

光

凡二十章

本卜筮之術

枯草朽骨瓦礫金石無情之物豈足與計事所以能前知者以我之神合天地之神以我之炁合天地之炁耳然卜筮之傳言神祠之籤筮著龜籤筮不知也卜筮之人不知也吾人亦不知也天地鬼神以神告吾人以神遇未驗而晦旣驗而明彼此無容心焉爾矣若以私知揣摩億度其相去豈直千百而已哉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至虛也

聖人之作易也廣大悲備用無遺理然天下之數實有

非易所能盡者世人卜筮率取諸易殊不知自易之外苟承之以無心秉之以真誠則無不可前知也天地之數無心則無私無私則公公則明明則先知真誠則不僞不僞則誠誠則感感則無不通雖觸物觀梅無不占驗何必易哉康節先生雖是易數然由渠胸次灑落靜裏乾坤間中今古故能與天地日月合德合明能窺見天地分數嗚呼人能知相從林下二十年胸中豁然無一物者為何學然後能明天地之數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真

推蓬語卷之五

平

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如響無他只是精誠之極而已苟能精誠則一心聽天胸中全是天理其心至虛至明無窒無礙鬼神從而應感矣非鬼神應之也吾心之天召之也心天朗然鬼神其依卜筮協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嚴君平卜筮成都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弟言依於順各因勢導之以善此以理喻人者也然不知數即寓于理之中雖天地不能違理而為數也人子能孝人臣能忠人弟能順雖不卜福應之矣子不能孝臣不能忠弟不能順雖卜禍應之矣昔

有一術士謁黃直卿云我亦有一箇大算數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惠迪吉從逆凶此理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卜數君子苟知嚴君平之卜又聞王直卿之言其見自別

靈源禪師館一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為蘇凡為達官貴人言皆無驗至為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目覩而數計靈源問其故荅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見貴人則畏怖而務為諛辭故不驗要之惟公則明明則通惟私則暗暗則感怖貴務諛私孰甚焉而安望

推蓬語卷之五

平

其驗哉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至公也

龜占之法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一曰石龜二曰泉龜三曰蔡龜四曰江龜五曰洛龜六曰海龜七曰河龜八曰淮龜九曰旱龜春用青靈夏用赤靈秋用白靈冬用黑靈四季之月用黃靈上員象天下有二十八匡法二十八宿骨有六間法六府匡有八間主八卦文有十二柱法十二時故象天地辨萬物者矣欲知龜神骨白如銀欲知龜聖看龜千里經取欲知龜志看龜十字分四時所灼之體而用之春灼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後右足三代

而下龜法不傳世人不知古始隨俗占驗如所謂辨五色依四時之占今不復存矣

凡陰陽雜占吉凶悔吝其類有九決萬民之猶豫一曰嫁娶二曰生產三曰曆注四曰屋宅五曰祿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發病九曰殯葬秦漢奉常屬官有太卜令丞武帝置太博士後漢靈臺待詔有龜卜三人易筮三人隋有男巫十六人女巫八人歷代因之惟國朝設官更不置卜官巫亦不設凡軍國重事猶豫者惟集大臣從長議處重人謀而不恃鬼謀真千古特見哉

推蓬寤語卷之五

凡七章

本星相之術

世有以生年月日占人禍福利害貴富賤多有驗者其術數百年來不廢人知其驗不知其所以驗緣貴富正直之人鍾天地精英之氣而來其降生必值時月之無衝克與星宿之生旺者若貧賤兇邪之人出世其氣類所召必值年月之衝搏與星宿之衰敗其理有固然者術士假此窺測一二以干衣食若必欲泥此求其日陞轉何官某日得何喜慶此又不智之甚矣

支干之相因有盡世人之生育無窮執此以論殆有遺於所推之外者且人之出處不同或先富後貧或先貧後富或先榮今辱或先辱今榮如此等類萬有不齊須當審其人如農工商賈之異業因其地如南弱北強之異氣任其運如治亂否泰之異時如世方尚武則支干之剛勁者得地如世方尚文則支干之俊逸者得用如世不諱鯁直則時日之正直者得進如世不行賄賂則命運之廉潔者得通此皆變通以濟術之所不及否則未見其能驗也

推蓬寤語卷之五

今之星相者率揣摩人情曲中所欲遇年少之子多浮許其科目年高之士每溢加其壽考因人情之不足多言前蹇而後興因世路之速化多言暮遷而朝轉或言時下之災迭則少有啾唧者必咤其能或言日後之興隆則過有求望者必喜其驗已身駢麟者則許子嗣之將興老境淒涼者則斷六親之無倚大抵曲為辭說以苟贈遺非有意求其言之中也明理君子諒不為其所蔽焉

星相之術傳流有自間多獲中者然不驗者嘗多於所驗世所詫奇中者如天綱柳莊之流計其生平亦不數數也予嘗聞星家之奇應多在五星相家之奇應

多在氣色但五星流轉在天而欲應一人之禍福氣色隱見在面而欲兆外來之災祥恐無此理矣雖中亦不能一一符合也故君子不能無信不能盡信惟信理不惑斯可以語知命君子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語道盡相術骨髓故知心正於內驗形於外心亂於中相變於外甚可畏也然此亦是實理亦不難知假如人心一怒則面見怒容身顯怒形人心一喜則面有喜色身見喜形奸邪偽妄之積豈有不形見於外者乎生於心見於政發於事徵於福極有必然者矣君子修德

推蓬齋語卷之五

四

俟命積德之至亦能改天命焉

相術之行久矣荀子作非相篇譏之經今又更千五百餘年矣術竟可信乎曰有是術必有是理術載理而行者也若其無理術何能行相術之始其理微妙又有許負陳搏諸人行之故足稱仙術其所窺在人之骨法在人之精神在人之器宇在人之態度合何物像合何形局故言富貴貧賤壽夭如隔牆見鍼種種俱驗以其所窺幽遠也若即相人之肥瘦以占貧富輪人之部位以斷吉凶此則棄本而逐末於流而忘源者耳

袁柳莊 國朝最稱善相嘗得異僧傳授相法識文

皇於潛邸一時金紫造謁者無虛日所言災祥禍福神驗且皆勉之曰使吉者能力行孝義則福益增凶者能力行孝義則禍可消每相人未嘗不以是教詔之官至太常丞噫袁公所傳者術也其亦幾進於道哉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此一語足為相術之宗蓋緣心地邪正徵見於眸子之明眊性度之善惡顯露於眸子之兇慈而福祿之久近饗用之豐嗇恒必由之若又能聽其心聲之發其聲洪遠可卜其稟之深厚其

推蓬齋語卷之五

五

聲嘶殺可卜其受之淺薄昔人聞聲而知必滅若敖氏未暮而知其真英物所謂人焉瘦哉者豈欺我哉人無聖智賢愚莫不各具二儀三光流峙走飛之像故觀其偏正廣狹清濁昏朗可以別貴賤定壽夭至於五色隱約見於皮膚之內而能灼見其災祥禍福吉凶之徵者此非精於鑒別者不能然吉凶禍福之機形之於五色五色之變萌之於其心心存乎吉則紅黃之色著而福集心存乎凶則青黑之色著而禍生焉常人得吉相則躍躍而有喜得凶相必戚戚而懷懼能戚戚而懷懼則必力行善道足以轉禍為福若

恃其吉而肆為不善則轉福為禍亦無難者是故無一定之相而有一定之心

世有異人為一代建立鴻業開啓泰運其軀幹肢體必與眾異修長俊偉遐福眉壽非人所能企望其奸偽讒佞必有回顧隱伏之態世人稍有知識者亦能辨之不必擅相術於世者也然此必既登用而後可以揣摩若塵埃中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今世術人多言以冀獲中脔合無舛者千百中一人耳世遂舉一而信百何哉

推蓬語卷之五

五

五

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翼而鬚美面與身戾非令終之相靈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貌耶遠公笑而不荅後果棄市豈非人人有定命乎庾夔家富於財食必列鼎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謂必為方伯及魏江陵卒至餓死時有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豈非術士無全知乎要知天機不肯洩露但當任運而行不必苦求前知恐以矜詡而損福

相術可盡非乎曰不可相術可盡信乎曰不可舜嘗重瞳而帝天下矣項羽亦重瞳而霸西楚卒勿烏江李

煜太子自有重瞳自以為必統一天下不修武備敗降於宋以今觀羽為伯王煜之子為太子皆有帝王之兆而咳下之刎降宋之辱則其所過屠戮不修武備取之况自古帝王多矣曷嘗皆重瞳哉臣亦有重瞳者沈約字休文左目重瞳腰有紫痣梁武帝受禪拜為尚書僕射後梁康王友敬目重瞳謀作亂梁主覺之伏誅魚俱羅相表雄異目有重瞳隋煬帝忌之被誅

凡十二章

本方伎之術

推蓬語卷之五

五

天下之道術衆矣然人無恒心習學不久遂爾灰志多不造其間域而止迄亦無驗若能專志持乂則雖始好手技終進乎道况所好者道乎君子務其大者遠者技術之流雖不探究無傷但非持恒乂之心凡百事多做不堅固楊龜山三十年兩肘不離案讀書然後於道有進如達磨亦面壁九年然後成道勤苦尤甚今人鹵莽滅裂而耕豈不鹵莽滅裂而報耶古今伎倆凡到得妙處駭觀易聽人咤若神不過造於極熟而已人品高操得熟即射虱解牛斲輪弄丸舞劍削鏹等事皆入妙境但究竟於自己身中無益耳

若增一分伎倆則妨一分道業此又不可不知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凡伎藝皆然唐李思訓畫大同殿壁夜聞水聲明皇稱為通神佳手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踞齧長鳴一時號為畫聖顧愷之畫龍不敢點睛後人強其點睛龍竟飛去此何以故蓋畫者一身精神俱萃於畫故其發見筆端亦能生動如真有僧勸龍眠居士莫學畫馬謂再生必墮馬胎由是龍眠改畫觀音畫更入妙術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幻師於虛空中以幻術力化作種種色相如武帝之見李夫人明皇之觀燈廣陵玄宗之觀景西涼皆幻術

推蓬寤語卷之五

夷

也然皆由於武帝明皇玄宗之蠱惑信向然後其術得行若一念持正則幻師亦無能為昔唐有胡僧善以呪法生死人傳奕云試使呪臣臣必不死後果不驗則知邪不勝正自古而然

邪正殊途勢不兩立正之所至邪不自容譬如日輪照於冰山日固自如冰當自釋昔方謙之清靜自居味道為樂時所居之方多病山瘴謙之書名與之無不立愈或請其方謙之曰嘗聞心正可以治邪吾居貧無財可施但得誦法輪道德經隨喜衆善慈悲靖惡自謂可以自治亦可治邪如是而已即此一事邪不

勝正可知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能教子支左紆右也夫去楊葉百步而善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勑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噫此旁觀之夫蓋隱者也韓彭惜未有以此意語之者

算學不傳久矣唐有算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二分其經以為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

推蓬寤語卷之五

夷

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丘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算共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一年其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近年荆川唐公始講古算一學重刊遺書而算學之灰復燼

魂本與體相依附然亦有時而可易曾見附童一術列四童子更其衣裝為馬趙溫關四將式立堂中術士書符誦呪如法能使四童中一童漸漸搖動久之跳躍如神降狀舞刀劍如素閑者既定叩以事率隨叩而答叩已則退則見童子呵氣數口而醒問童子童

子不知也及問童子初舞時汝何在曰我自在堂東坐耳則知其體為鬼所附麗彼不知也所問之事亦不甚中若止令舞劍則一中節雖老劍士亦咤以為能其寔童子素不能曉可見邪氣隨在而有但不當倚信耳

唐元宗車駕次華陰上見岳神數里迎謁召諸巫問神何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鬘紫衣上至廟見神索鍵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又召問巫對如上見上加敬禮天子為山川百神之主伏道迎謁理固有之老巫之見亦神矣嗚呼巫一也何幸而為阿馬婆

推蓬語卷之五

五

之巫又何不幸而為河伯娶婦之巫哉

宋太宗作端拱樓聞董羽善畫龍水召之使畫於壁羽用意精妙半年乃成自謂天下絕筆及太宗引嬪御登樓觀賞無何太子見龍大驚立命汙漫半年工夫一旦無用鄉使皇子不驚董羽恩數豈在明日此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然則雷轟薦福之事自不足怪矣

荆楚尚鬼有一巫頗聞於鄉其初為人祀几筵尋常然祈疾建祈歲穰其後几筵甚盛祈穰反是人謂此巫初為人祀家無甚累又罄誠祈禱昨必散之福應於

外後男女蓄息衣食廣大又不罄誠意昨私於家故神不歆其祀福不應於外由是觀之非獨巫也祈晴禱雨呼風叱雪凡以術名世者大抵不容一毫私已若庸心私已術不靈驗矣

巫覡本以傳神然所傳者類非正神迺靈魂所依附耳其言禍福生死貧賤富貴得喪窮通類多不驗蓋巫覡歌舞若狂其身中之神遂為淫厲之氣所著故懸斷世情其知識靈慧原只是巫覡之分量尚不能及人豈能知人之所不及知者乎余每驗之雖目前咫尺之事尚未必應世有信之以追賊犯決疑事鮮有

推蓬語卷之五

五

不為其所誤者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古未有選擇之法但孟子有天命不如地利之語則已有孤虛相王之說矣千古以來因襲承用不知其說驗乎不驗乎余謂世人作事動眾諸氣所聚多有神明主持其間一遇時日衝擊剋搏禍福應之其理良有君子每遇作事須隱約簡易不動大衆不眩觀美不為鬼神之所測識則雖不拘時日無傷康節出行多不擇日人告以不利則不行曰人既言則有知鬼神敵之矣如此則知不為鬼神所覯無害也

符籙之說自古有之一人誦大洞真經事鉅下所得金像甚謹三年忽夢所事金像語之曰大洞仙經爾熟記矣大洞法籙爾未知也今授汝治邪魔既覺枕前得二書一曰大洞籙一曰大洞法因開籙讀之至天騶甲卒一萬人度之句忽風雷晝瞑金甲朱綬者無數列前俯而請命其人不覺厲聲謂曰吾要汝等治瘟鬼此鄉某家閨門病瘟為吾驅來俄頃執鬼使五人出有蒙虎皮者冠雄雞者貌若犬者若烏鵲者若驢馬者所執有水火羽翼釜鑿之具其人怒而叱之將滅其形彼有辭曰弟子等歲運所生歲氣所成所

推蓬語卷之五

五

遊有方所病有人陰譴至者受其殃亦非弟子等敢私也若蒙真官寬貸後遇行瘟兄真官符籙所在即不敢至矣後閭里病瘟者與之符籙皆活然則符籙治病理固有之但當行之以誠信耳

凡十四章

故名其篇曰還真思以節人情之流俟俾約之自外而之內云爾

推蓬語卷之六

六

還本性之真

世間為許多沒用底勾當將無限的好歲月瞥爾消磨盡了人生世間或潛跡丘園或浪遊湖海或馳騁天衢或屈蟻泥塗或游心伎倆或落魄九流總是於道無得于已有損徒苦身心何如將此等歲月用在自己身上磨鍊一場到頭當有所得豈比尋常聲塵杳無捉摸

血氣心知之所及者乃凡心非真心也血氣心知之所

不及而能知者乃真心也。昔夏月蚊蚋人方睡時，心不知也，手足能祛之，殄之，真心之所為也。至於遇殷憂，則神不寐，遇戰鬪，則身戰，慄有凶事，則心動，悸心欲強制之而不能，亦真心之所為也。真心之謂神，神之謂天，凡心之謂形，形之謂人。

為學下功，止有一捷徑，法門此。再云：凡心至緊，逼撥得一分，凡心退，則見一分聖心；逼撥得十分，凡心退，則見十分聖心。如天有雲霧，去得一片雲霧，則露出一片青天。若一天無雲霧，則目中俱青天矣。非有別法也，但隨事隨時處中，此又有一段工夫。然凡心既退，

推蓬語卷之六

則中亦隨見去。凡工夫占了九分，合中體工夫止占一分，故曰克己復禮，克己去凡心也。復禮合中體也。顏子幾於無我，已到克己地位，未達一間，正是合中工夫猶欠，故夫子告以復禮之目。

凡心掃除極難，譬如陰雲旋散，旋合，須用迅掃工夫。時時打疊，猶恐復翳，有用十二時工夫，而一時中仍發作者，有用盡一生工夫，而頃刻中即變易者，為根性。目歷劫來，埋種深固，難於頓除，如撲滅燎原，少存星之火，未息燭之滋熾，學人心地須如冷灰枯木，始得。六祖譚經云：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雖是中乘

法門，吾人却有依據。

或問：去凡心之方，曰：懲忿窒慾，慾高如山，最難平；慾深於澤，最難滿。聖人係損，豕曰：山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已明指蹊徑矣。

真性如青天，中體如天之日月去，凡心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合中體仰青天而見日月也。日有中景，月有虧盈，原無定所，事有常變，理有經權，寔無定用。然仰青天則日月之明有目者所共覩。

操煉工夫，全要在遇境上不退轉，方有進步。如遇境上退轉，就平素說得天花亂墜，也沒用。就平素探索考

推蓬語卷之六

究得精也沒用，就平素品評人物，籌量得到也沒用。蓋緣終不是自己的，須是自己磨煉得如見火的真金一般，越煉越剛，投之所向，無入不得。心地圓陀陀，光燦燦，有楊柳風，梧桐月，氣象方是真入境界。不然，遇境來前，如貧賤富貴威武等事，萎然而靡，道心退轉矣。

識性習熟，最難消除。深入性中，埋種堅固，雖歷數十年不失。譬如小技，紡筆琵琶，鏗滿射獵之類，其藝至微，若復耽戀，與性相習，雖切戒終莫能除。復遇此種好，即旋生。程子所謂見獵不覺有喜心者，良然也。然則

何如曰是在窮理耳。勘破此好從何而生。知自無明中生。元非性中自有。雖復學習於我何益。於己性何與。一一觀破其好自除。心地自然清涼。與愚蒙者迥別。

唐陸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為繁耳。因悟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為煩耳。人欲不擾天下之事。當先使諸念不擾吾之心。欲諸念不擾吾之心。當先自無欲。始無欲則心清。心清則不擾。施之天下將靜而正矣。

人中之雄馬中之龍。皆由天性。非由習也。項詵七歲為

推蓬語卷之六

孔子師甘羅十二歲而為秦王相。豈假學習哉。漢孝昭帝十四歲辨上官桀之詐。司馬溫公七歲而出投甕之兒。其餘英哲之士。悉由少作學持以充之耳。非能改其天性也。聞虜中試馬。置母馬山顛。置其子山下。一馳而及者為上。再馳而及者為下。三四馳而不至者殺。以供士卒人亦猶是也。豈惟靈異之性。即昏鈍兇殘諸性。亦定之於初。不復可易。人能勉強學習磨礪所偏。僅可少損耳。

富貴如浮雲。非獨富貴。其貧賤夷狄患難亦浮雲也。富貴非自性分中來。其貧賤夷狄患難亦非性分自有。

所遇之境不同耳。君子無心處富貴。亦無心處貧賤。夷狄患難。一惟其理。休休怡怡。無不自得焉。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斯之謂見性。

君子之行禮也。將以順人情也。多飾則偽。偽則亂矣。故周旋曲折。升降揖遜。行其所不得已也。簞簋俎豆。牲馘酒醴。陳其所不能自止也。聖人亦惟順之而已矣。聖人順其所不能自己之情。因而飾之。無所容心也。非無容心也。無所容私心也。此之謂真性之發見。此之謂中體之合度。

推蓬語卷之六

聖人雖不外人性。作儀大抵觀法教習之功居多。是故馬之銜勒牛之輓軌。不可缺也。生民雖有五倫之性。若使置之空閒寂寞之濱。深山窮谷之地。蚩蚩蠢蠢。不知朝廷之法。聖賢之教。一旦置之禮法之地。欲一周旋如度。萬無此理矣。近時諸公有良知之教。謂一明良知頭頭是道。是欲以空閒寂寞之夫。深山窮谷之子。而行朝廷升降揖遜之節也。其不舛施而倒置者幾希。故謂良知為本性之真。則可。謂任是性而即合天。則則不可。

王臨川作禮論云。苟卿謂聖人化性而起。偽若以為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則狙猿亦可為禮。狙猿之

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遜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不可服也予以爲此不足服荀卿之心今乞人之於狙猿持杖而教之跳躍頂禮跪拜無不如志以畏威也亦猶人之畏威而爲禮也胡不辨之曰狙猿固不可爲禮蠢蟻獨不知君臣乎其孰化之而孰僞之也生民之於五教猶蠢蟻也豈無尊親之性哉聖人以禮文緣飾之耳

有醫氏攜復春詩卷謁道林題絕句云安排必定知由我變理從來自屬人堪嘆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裏告

推蓬語卷之六

六

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曰此人有志十分端確者道林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蓋先生於此煅煉精純自知自信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遭母憂比葬世俗時日方向拘忌之說一切不用惟擇土色黃燥處以大統曆所載吉日行事繼配李氏卒舉柩將葬鑿墳見水衆莫知所措先生曰吾妻也卽令昇還舍後旬日改卜兆而藏焉其破俗率類此先生惟四孟歸祀祖考餘日惟端坐慎獨而已

禪門高士能使二虎侍從鬼神服役天龍圍繞頑石點頭控鶴冲天飛錫躡空其餘神通不易殫述僧俗吃

異不知吾教天地位萬物育百獸舞鳳凰儀魚鼈咸若山川鬼神咸寧四靈畢至鳥獸卵育皆可俯窺其效尤非僧比

文洪先生有自警古體云人生受斯理厥初本無僞一物爲之役聖賢始懸異惟聖乃克全浩浩莫匪天弗假思與勉所欲咸自然衆心緣汨沒斯理未純一惟學能反之茲焉造其極反之曰伊何亦曰慎其獨日用亦云糾罔俾有纖惡一念隱以微淵然人靡知而我於斯時必謹察其幾暗室屋漏中神明常在側翼翼深自問天理何冒息此詩精融李西涯稱其根於

推蓬語卷之六

七

經術非詞人藝匠所能道

言之與聲猶如風鳴如谷響風靜響息凝寂如故孔子曰予欲無言還其本真之天也嘗讀傳記云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以至道虛無爲宗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年在期頤視聽不爽然則張忠者其亦有聞於聖人無言之旨哉

凡十八章

還倫理之真

忠莫大於不欺孝莫大於能愛擴而充之一念之或欺

非忠也一體之愛非孝也忠且孝則性天不昧性
天才昧則淨而明矣故淨明道法必以忠孝為修行
之本實群仙積功累行之先務也噫道家感格諸天
濟度群幽尚不能外忠孝為本况身斯道之責者其
力行忠孝宜何如或問何以盡忠曰不欺為忠充而
至於念念無所欺是為盡忠何為盡孝曰能愛為孝
充而至於無所不愛是為盡孝

世人忠孝率從外求不知忠之一字不必仕進而後能
致君澤民也人之心君為身之主宰一念欺心昧理
不可對人言即是昧厥本身之君故此心不欺昧即

推蓬語卷之六

八

仕進不仕進皆可謂之全忠也孝之一字豈必事父
母能竭其力即如身是父母遺體但行住坐卧十二
時中善自崇護不獲罪於五臟故雖父母存與不存
皆可謂之盡孝也若外事親則盡敬而中置身於不
善之境以虧辱其身體雖名為孝非真孝也故善事
身心即名真忠孝豈必仕進而後為忠豈必有親而
後為孝乎

剔股之事雖不可以為訓然每見剔股者未嘗不隨手
瘡療以此見一念真誠神明自可感格鄩人剔股奉
母母疾遂瘳張密性篤孝母病齋戒剔股進之疾遂

愈雷天錫年十一歲父疾甚剔股縷切以進父飲下
咽輒甦如是者不可勝紀嘗聞剔股者云肉脫有聲
瘡疾驗者割肉處不甚痛亦不會腐舉心誠孝神明
儼然奚可玩褻視哉

不順之子多生不順之兒不弟之人每毓不弟之嗣應
若將鼓人謂此為天道信乎曰非然也人物以形相
禪不順之子心既悖逆則其禪形而生子亦即其悖
逆之心所化也故亦生為不孝之子不友之弟心既
殘忍則其禪形而生子亦即其殘忍之心所化也故
亦生為不友之子非偶然也雖然父兄雖未盡孝友

推蓬語卷之六

九

而其子能力行以蓋前愆者如之何曰此則不囿於
形氣邁迹自身其希舜之徒與

回回大師經云其國有伏法重囚對主者曰吾死無詞
但令吾母一見死而無憾即令見之囚曰我生時食
母乳我今死也亦欲食母乳全我始終既食其乳即
嚙死其母官責其故囚曰我今死於不法是母教我
也我未會言語時母即教我罵人及其能行也教我
瞞人我取得物歸家則愛我喜我我積漸至於今日
所以恨之也蓋此等之習乃天下之通患也在正室
則姑息其嫡在寵輩則各私其庶父愛長子母憐幼

嬰纔有所偏則子嗣先有所恃而不從師訓戕賊患
害具出於此古云偏食致病偏愛無尊良有以也
人多一時置妾而不知子嗣之為累少年置妾中年多
子此晚年之累中年置妾晚年多子此身後之累所
遺穠厚更相告訐或有因而破產者有之所遺涼薄
無所依倚或有因而流落者有之臨岐悲嘆或無及
矣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魯
仲連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此有所恃而後交
者也若孔子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天下其誰能

推蓬語語卷之六

十

攜之此七十子所以周旋而不忍去也雖然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論交之道又在尊賢而容衆
則賢愚皆為所包容矣鄙哉孝標著論絕交何與
余忠宣公染習寓語云人若近賢良喻如紙一張以紙
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喻如一枝柳以柳
穿魚鰓因臭而得臭結交警語云君子相親如蘭將
春無天色之媚目有清香之襲人小人相親如桃李
春有天色之媚目無幽香之襲人公名闕元季死節
名臣觀其自警之言如此人之擇交可不慎諸
僧家有伴玄門有侶吾儒有友朋三教中俱不可無友

以為道德之助如陶元亮之南村寒山拾得之豐干
虎溪之三友皆其識見德行相似有相發者故其知
與特厚故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惠施死而莊子寢
說鍾子期死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人遇知己獨為
難也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若斯友者又惡足算
哉

公孫弘舉賢良鄒長倩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綬撲滿
一枚作書告之曰芻之為物縱之則亂束之則謹十
忽為絲絲至微也十忽而後成則物未有不積微以
至著者撲滿者以土為物而用蓄錢者也有人穴無

推蓬語語卷之六

十

出竅滿則撲之知束芻之意則能謹密而不失知素
絲之意雖小而必為大知撲滿之理善積而能散弘
聞其言稽首再拜而後受漢猶近古故友勿能贈人
以言聞者亦能受人盡言自漢而下此風不競能舉
鄒長倩之說以告友者殊少聊舉其言以告如弘者
焉

謝隄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
教官程子弟荅隄曰何如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
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余爾求為人師而試
之必為此媼笑也隄遂不行予謂治教一也觀程子

不使謝隄之試於教其忍使尹何之試於政乎子產之見與程子脗合矣

已郡士人牟麟好學不厭而樂於教人守道廉退非有大故不出戶庭歲時起居有受謁無出謁貧甚而未嘗怨尤郡守溫瑀辟請為從事既不起丞于康往邀之接語移時所談皆安時順變善身避世之語屢欲致守之意而辭不得達又有蘇尚功者學業未終開門受徒以師自任而性好奔競足跡不少安求諸省問奴顏婢膝殆無虛日嗚呼二子所為冰炭若此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今之士人其尚師麟而資尚功哉

推蓬語卷之六

七

凡十二章

還世路之真

昔人以酒為醉鄉以閨房為軟溫鄉以任官為帝鄉謂之鄉者正緣處之甚易去之甚難情所易溺故耳然麤藥腐腸粉黛伐性孤憤而見被文繡辭隱而取譏北山其謂之何情之所在雖聖人不能絕在領之而已如彭澤之賦歸來宋玉之賦襄王邵康節之詠微醺涉而不存亦何害於情之正與

人生所以苟富貴者即為富貴有受用却不知反有不

好處叢怨長傲賈禍啓奸導淫增侈起人妬忌惡執大焉人生所以厭貧賤者即為貧賤沒受用却不知亦有無限好處養德頤神遂志益氣全身立名得人憐惜善執大焉然人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匪獨為已亦為妻孥却不知妻妾有分子孫有命縱有厚遺祇恐無益貧賤之家其妻室子孫習見家翁祖父勤苦力耕節用反足支遣其間省費自己心力與營營者大有逕庭

粉飾華美陳設侈盛眩耀俗目而實取譏於君子蓋緣俱是外物何所當於身心而顧來譏忌之口則何益矣

推蓬語卷之六

七

矣君子貞素外防純白內備不為芬華美麗之所移易行苟無慙布袍可暖心誠不疾菜根可嘗古人雖位至卿相廳事僅容旋馬其明哲矣夫

祿位神物也求者不可得有有者不可得守守者不可得久所以然者數有定分也今之人因浮名冗利假貴虛榮過求而致橫死者莫知其數殊不曉影外影為三等妄夢中夢是兩重虛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三台八座九品官名目不同而已矣中外歷職大采選也官曹決事大雜戲也而妄認為已有不亦惑乎哉白樂天曰窮通不由已離勝不由天

命卽無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務由已者省躬諒非難
勿問由天者天高難與言

白公有詩句云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
樂在身自由又有詩句云閒傾三數酌醉詠十餘聲
便是義皇代先從心太平心太平之語最有味心太
平則身太平身太平則家太平家太平則國與天下
亦由之太平矣

向子平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然未嘗引證其事今以
古人富貴之極者二事爲驗石季倫奢豪角勝可以
言富矣及孫秀矯詔遇害嘆曰奴輩利吾財耳隋越

推逢寤語卷之六

王侗留守東都及唐公起義而東都之臣王侗爲帝
仍號皇太主可以言貴矣遭王世充威勢所逼乃焚
香發願從今已後不生富貴家舉此二端則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之說益信

唐鄭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
遂隱於池陽九華山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
冠卿李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
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
丘園絕跡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朋清風
自遠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

高獎以儆薄夫薄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可除
右拾遺冠卿竟不應徵命夫費冠卿之思孝李行修
之知人唐室之善敦風唐賢之能演詰四美具矣用
補清談

郭延卿以文行著名厭世澆薄葺園圖於水南居之凡
二十餘年足跡未嘗至城市交游薦於朝得官不就
錢文僖惟演爲留守謝絳爲通判尹洙爲掌書記歐
陽脩爲推官慕其爲人一日屏侍從同謁延卿對談
良久延卿以陶梅果藪進文僖愛其野逸引滿不辭
至晚府吏牙甲至始知留守相公曰不圖今日肯顧

推逢寤語卷之六

野人相與大笑更進數杯暨日入辭歸延卿遂出曰
某老病不能造謁幸勿訝文僖登車茫然自失如入
神仙之境旣而歎曰此人視富貴爲何等事

李泌極聰慧年七歲已能文嘗賦長歌高自稱衡莫不
嘆賞獨張九齡力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
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況童子乎
泌悟泣謝從此不復自衛後爲一代名相年少有美
才者切當自晦不宜躡取時名畢竟終無受用
許莊敏公晚年益純粹嘗謂子弟曰吾閒中舉壯年所
好一一試諸心俱已相忘惟至圖書尚似留滯然亦

不太甚也又曰吾近見士人因失官憤懣而死者甚感之夫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體若乎故公雖屢進屢退未嘗見喜怒之色被衣解帶語深近道故表見之

謝濤為太子賓客生平謹慎恬於榮利晚節乞知西臺尋除洛中不接賓客日覽舊史一編以代賓話將終前一日夢中得詩一章覺呼其子景初錄之百年奇特半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淵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斯民無幾卒此詩足以見篤於仁義著於神明至沒而不亂也謝公真特達英賢之士哉

推逢寤語卷之六

十六

孔若思歷庫部郎中常曰仕官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以明自足之意人之所受各有分量非獨庫部也有仕丞簿而志即滿者有至監司而志即滿者有已至卿相而志猶未滿者譬如河海溝瀆所受之分量不同也君子亦因已之分量而已不當以祿位之大小為盈歎居其位則思盡其職食其祿則思守其官迨其不行吾志而後已若志薄軒冕而猶徘徊仕途跡踈林下而猶盡道休官者無乃不盡其量與常表徵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

為松菊主人不媿淵明韋公之見卓矣然人生仕宦自有正味當于有味中求無味則不生於貪戀於無味中求有味則不病於尸素

楊玠仕蜀為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狀尾曰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孫遂不敢言須思未有時之語甚達往時有宦室憂子孫不能繼有鼠入牛角之嘆同官者諭之曰我輩自窮秀才叨俸餘得此產業縱子孫不能守亦不失為一窮措大也相視解頤然則宦

推逢寤語卷之六

十七

室之言非聞楊玠之詩而有悟與張翰會稽人賀循赴會入洛經吳闔閭門於舟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事北京便同舟即去不告家人晉惠朝齊王問辟為東曹掾謂顧榮曰吾本山林間人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曰吾當與子采南山蕨領三江水耳因秋風起遂起尊鱸之興嘆曰人生貴適意耳富貴何為迺引去噫嘻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此隱士之素節也若翰者非所謂明哲君子哉

白樂天為翰林學士有松齋詩云非老亦非少年過三

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
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即安居況乎松齋下一琴數
帙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君門晚歸臥
吾廬形骸委順動方寸付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
晏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子旅寓都下幾載
餘朝夕俛仰欽止前躅因采入籍中爾

古今以來載籍既多何所不有或修德而遭橫譴或積
善而遇災害或施恩而酬以怨或守清而污以貪或
德厚而得小官或求全而得毀謗如此之類不可縷
舉人以爲異不知是乃天下之常也當此之際即

推逢語語卷之六

六

宜推理安常任運而過若不勝其私而汲汲以鳴其
不平是亦小丈夫而已老子云不知常妄作凶

忍之一字於世路極有益人不能忍則有惡事發作譬
如暴風起濤坐致覆沒能忍之者必得惡事消滅譬
如沸湯沃雪不暫停留嘗讀晉劉毅對武帝之言比
帝爲桓靈武帝笑而容之人君尚然餘人忍受惡言
其理差易故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爲忍
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斯真爲忍也忍之時義大
矣哉

文中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竊謂接

君子易接小人難不善接君子止於有過不善接小
人必有禍蜀志關羽張飛之事可鑒矣故善接小人
斯可謂明哲君子

禪家謂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爲八風註者曰得可意事
爲利失可意事爲衰背後排撥爲毀背後讚美爲譽
現前讚美爲稱現前排撥爲譏逼迫心意爲苦悅適
心意爲樂世人因此八箇字奔走一生究竟瞥起瞥
滅終非實際世人橫生愛憎迄無休止何耶昔韓子
云聞毀言不加阻聞譽言不加喜此對病之藥乎
山生金石生匠反自剝木生蟲反自食人生事還自賊

推逢語語卷之六

六

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爾善
騎者墜各以所好反自爲禍故老子曰不爲福先不
爲禍始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爲而寧者先
其所寧即危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則亂言哉玄真
子之言之也其人生事還自賊及欲福先無禍欲利
先遠害之語尤有深味

凡草木經寒不彫常青者必非開花灼艷可喜者也
如淇園之竹澗底之松大谷之柏寧觀之石楠天堦
之女貞皆非有美艷花實可翫可賞然翠如碧玉蟠
如青瑤經冬不落千年不壞爲世所貴重世之夭桃

紅杏白李青梅斃治一時數年之後伐為新材又烏足尚也君子務實去名闇然不求外飾焉者以此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芽能兩美者天下無之故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故與齒去角與翼兩足非獨天道然人事亦宜爾君子慎無忘內而崇外飾哉

麝以香實害象以齒自焚翠以羽致戕蚌以珠見剖蘭茁而摧松明而煎物之無卽於人而人自卽之者惟人亦然非直禽獸草木而已也君子雖自修猶畏人知韓昌黎曰德高而毀來行高而謗興盛名之下君

推蓬語卷之六

子

子非居匪固惡夫名也惡夫德之不潔而名為之叢焉固謗之囹也而況敢自矜自炫以召禍乎

衆人之動止內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辨以有名為尊榮以無名為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不觀是以畏威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曷不思吾之為我奚假於人審夫吾之我則衆人之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不必易矣是以君子貴其在我

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真尚何有於我哉故曰精神入其門

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處世間橫計我所以精神殉名利以骨骸競貨財至老奔走曾無止息豈知我本非我特竊造化之餘而妄認為我耶

人皆以卽時稱我者為己身夢中亦然一生之中其夢無數定以何者為我身又以卽時所居之宇為己家或士或庶改卜經營不定果以何處所居之宇為己家又以先世相承生育之地為己鄉亦有遷移隔絕別成故里者果以何處之地為己鄉復有舟居之民舟中生子其子但以舟為家舟之往來不停亦有改造易換其舟者此舟中所生之子果以何舟為家何

推蓬語卷之六

子

虞為鄉耶故樂天有自悔之詞云無安喜無浪憂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遑遑又有詩云我心本無鄉心安是歸處白公大達故錄其詩以警夫世之執迷拘方者

人無全知物無全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余觀古之貴盛者或阻於壽考富厚者或閔於子嗣非甚盛德者則於世間諸福似不能咸備此蓋有天意主之鬼神司之非可知力全也古云天不滿東南地不滿西北天地尚不能全而況於人乎古人不成三瓦而陳之正是此意在人守謙持盈以俟之耳若諸福備具百

順成聚此又自夙世修種現世重積而來天意有在
非人所能測識也

天下事無全勝亦無全敗即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諸
境富貴無衣食慮而所慮在憂危貧賤無擔當憂而
所憂在飢凍處常居夷狄患難亦復如是天下無
全好處使有全好處則古人擇而處之矣是知位不
必擇也夷險順逆差殊不遠能以道處之則諸境可
以一視無入不得此聖人安樂法門

人之所以不知足者止爲人勝於己已不若人殊不悟
人生世間切於身心及庶事之不如意者總名爲苦

推蓬語卷之六

三

而歷觀甚於己者至多切於身心及庶事之得如意
者總名爲樂而歷觀不及己者亦至多如是以己方
人有何不足老子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韓詩外傳云君子宜避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辨士
舌端爲筆端則損名鋒端則損身舌端則亂真也余
以爲不然君子內省不疚何畏乎筆端守死善道何
畏乎鋒端直道而行何畏乎舌端雖然此語其平時
也若爲法受惡則筆端亦不得避矣見危授命則鋒
端亦不得避矣愠於群小則舌端亦不得避矣士君
子亦視吾理之當否而已矣三端皆外相也庸避之

可爲

滿者傾覆之機也古云滿則覆又云滿招損常見今人
仕宦每至自滿之地則仕進亦自此而止有初出仕
而即滿者有仕至州郡而後滿者有仕至藩臬而後
滿者每見仕途即於此處就有齟齬又見有仕至卿
相而猶未滿者則其福量尚未有涯埃也功覆天下
能蓋一世而猶不自滿假焉此大禹所以受舜禪而
澤及無窮也古記云履盛滿則思抑損君子兢乎其
兢防乎其防抑損之心無時可已

推蓬語卷之六

三

世間人中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
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經歲
月不解早禪身晚歲成何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
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
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眉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
孫唯此二事知之不難而世人之知者尚少也莊生
曰造化勞我以生佚我以老然則當勞當佚亦當不
失時所宜矣

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
則不跌余謂此語不獨登山即馳逐世路可也世路
最難行最多苦趣僧家取喻奈河橋其闊三寸其表

數百丈兢兢而行可以濟渡若一失足則逢猛獸虎豹豺狼啖食諸苦人行世路亦復如是不爭先不行險以無事處事即諸患不能入矣

世事支遣各有本末日用大小緊慢之事以公為本以私為末以緊為本以慢為末有官守則以職事為本以寵辱為末冠婚以人倫為本醜妍為末喪祭以哀敬為本豐儉為末給身以飢寒為本貧富為末飲食以食氣為本腥膻為末寒溫以布帛為本綾縠為末九流百工伎業各以精藝為本得失為末寵辱衰榮禍福一以委順為本僥倖為末至於談笑滑稽俳優亦以譏諷為本戲謔為末養養生者持本運末而精神不竭不善養生者則汲汲於末忘其本始穿鑿人我無所不至矣

推蓬語卷之六

五

霞外雜俎載警身要語十五條漫錄於此一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二曰毋以嗜慾殺身毋以貨財殺子孫三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四曰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不盡之福以與子孫五曰萬事隨緣即是安樂法六曰但知義命在我不知勢利在人七

曰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八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九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十曰與其巧持於末不若拙戒於初十一曰莫使滿頂蓬長留轉身地十二曰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十三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十四曰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十五曰一失脚為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此皆人所常誦語一經揭出便覺醒眼

推蓬語卷之六

五

顧文僖公吾鄉先達性閒澹教本實近見其曾孫古涯緝公自警聯云須知得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則能以方寸之心為千萬人心聲色貨財意無不遂樂矣而憂在其中利慾火牛宴安鴆毒也操修綜理日不暇給矣而逸在其中作德日休有備無患也事須盡出於己理必有遺善須博取諸人德乃可大事親若曾子與纓成得一箇可多才如周公旦著不得半點驕悟塞上翁之論馬則事至而弗驚知百里奚之飯牛則物來而皆順責人者心常不足修己者樂自餘不厚望於人則無怨惟自責於己乃有功家法無多能正身則能正事歲功不契有東作則有西成儘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立者眼界寬立得正纔行得通

故得小方做得大直也如結縱道邊夫復何憾比而得獸雖丘陵亦奚以爲以義處事義既立而家亦有成以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隨至觀此數語處身處家無復遺理予當書紳

文僖公節錄陸放翁家訓數段公自跋云雨中觀水東日記有感因節其尤切於事者錄示子孫若向上事業則不止於此也其曰天下之事常成於困約而敗於奢靡又曰爲善乃士人常事今乃規身後福報若市道然此吾所深恥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耶又曰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此是一病但念

推蓬語語卷之六

與

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益使人歆艷於我何補又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當爲或官司雖無心而吏人佐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鄰里所爭不過侵占地土通欠錢物及兇悖凌犯耳徐徐論之可也李漢老作其叔父成季墓誌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爲替真達識也是皆名言可以誦法

凡五十章

還奉養之真

人生衣食之外俱爲長物但人苦不自足耳余曾謁一

老僧號高峯者云一衲可支三四年一履可支數閱月雖無營心不妨惟早間持鉢往市乞一鉢飯則大事畢矣禪家有無事於心於心無事等語良有以也吾儒若能存此一鉢飯心省許多勞擾以此守家可以儉約而養德以此守官可以廉潔而全名

凡事須究本原衣取禦寒不必文繡食取充腹不必芻豢宮室期於容身不必高廣櫟題器皿期於適用不必華美雕鏤既得其初復事美觀抑末矣君子求其本不眩觀不侈美不耀飾諸事俱易簡矣易簡天下之理得矣

推蓬語語卷之六

建

事煩難治法奇難行求多難贍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省事易治求寡易贍處身處家以極於國與天下皆當服膺斯語故曰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心虛

工作室而我安其居耕刈穫而我粒其食女繅織而我絲苧其衣人任其勞而我享其逸此其艱難安佚之狀何遼殊也當思我生天地間享有是福德者當作何功何德以報效君親酬答生民使百姓俱有衣食有家如杜子美所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

寒士俱歎顏者然後我之安居粒食絲亭之本可以無媿也不然逸居終日雖粗衣糲食茅茨有餘媿矣常作是念者靡盬之想自然漸成調伏

天下器物本以適用今反以供目如宮室之雕梁畫棟閨榻之羅綺文繡椅桌之黝堊丹漆盤盂之鏤簋朱鉉似此之類不可枚舉適用之外更加美觀悅目天地間增却無數工商增却無數費用廢却無限目力今之上大夫肯於器物上只求適用不求美觀則天下省費幾何何憂醇風不回富庶不致

居室取容身高堂廣廈皆剩物也余嘗愛梁徐勉戒子

推蓬語卷之六

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福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相繼迨其死矣知是誰室此語真達郭從義造第洛中僅得秉燭一觀陳秀治第潤川惟得肩輿一登西樓雖奢冠當時竟亦何益

文子曰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予以爲惟家亦然君子所取者微所用者寡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節於已而用亦充人之不善處已者反是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疎牖不堪其憂杜祁公不殖貲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痺陋范文正在杭州子弟請治第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以居室哉三公之意正同雖古今侈爲美談但士大夫自宜稍飭里第使足容車馬稍置田疇使足供賓祭然後爲得理若有意敝陋亦非中正陶潛謂方宅十餘畝茅屋八九間樹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李德裕謂清泉饒舍下修竹蔭庭除幽徑松蓋密小池蓮葉初人生不可少此趣味

推蓬語卷之六

東坡在黃州讀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在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弗去又云儉有三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宋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困酒色過度以致近覺肉多爲害尤甚丁巳正旦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飮如是菜羹熟水下飯卽肉飮不得用大樸只用菜樸大小一盤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萬一筌等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體此意文公蓋祖蘇子之意

云然但酒色語文公於此不免敗關

司馬溫公曰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殺非遠方珍味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客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此語與近年宴會之病同但宋猶豐盛營聚可及今禮縛歲儉士大夫家力亦不及矣甚至終歲不敢宴會禮似崇重而意實疎闊何以通懇懃而敘情款耶且仕宦者不聞政治之得失家居者不知閭閻之利病其所係風俗非小

金溪胡先生九郭從與康齋學易造詣修潔家甚貧課

推蓬語卷之六

中

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哺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為清福九郭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飢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清江敖先生云予為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避華林之寇已而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飢渴頓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郭清福之言良然今之優游清福而不知者亦多矣

鹽院朱廷立作戒商九事一戒賁緣商人巧於射利拙於守分饋送勢要意求囑託不知官司公道自不容

掩誰肯壞法任人驅使二戒圖訟輻輳市井言語相

忤利之所在易相爭競因而鬪訟甚至破家亡身三

戒華居今制限庶人房不過三間不得為重拱斗簷

丹漆繪畫四戒美服今例商賈止穿絹布不得借用

紵絲綾羅婦女止許淺色母服大紅鴟背金繡線綺

五戒飾器今制庶民酒盞用銀餘器止皆銅錫瓷漆

女人頭飾止許金釵凡翡翠金寶悉禁六戒多僕妾

度費以稱事妻妾不三僕從不五治藏虛而矯飾者

七戒侈婚嫁幣聘止於綢絹茶菓必從儉素粧送止

許余稱套具勿為華美八戒違葬祭親死半歲則促

推蓬語卷之六

中

歸葬踰期治以不孝葬惟明器旌布祭惟果肴醢醢浮靡咸革九戒盛宴會淮商聚會務窮奢泰有終餓溝壑者每會羹果不過數品酒數行噫豈獨戒商抑亦可為四民之戒也

人生資物以為養耕食織衣所不可已特不當左右望而罔市利於富貴之中有私隴斷耳不為原憲之窶是所以為樂生也不為子貢之殖是所以為逸身也窶則華冠縱履而杖藜安可以言樂生殖則滿身戚醜而求益安可以言逸身是故君子貴治生而賤殖貨

貨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誠哉是言也、昔范文正公有鄰姬、晉謁苦貧甚、公問汝何生理、姬對曰、鬻糕、曰、日鬻幾斗、曰、日二斗、所入幾何、曰、日入錢四十文、曰、汝今日蒸四斗而止、徵二斗之入何如、姬如其言、糕肥而價省、人不之他所而之、姬不半歲大饒富、今之逐什一之利者、慎勿規近利哉、

有友人謁湖州唐一菴先生、顏色彫瘁、問治生之術、何為而可、一菴語之曰、天生人以耳目手足、能視聽行、持此固天以治生之道付之、足可自養、人惟不肯勤、渠盡耳目手足之用、是以貧苦、爾第勿惰其四肢、

推篷語卷之六

當勿憂貧、其人欣然謝而去、後二年謁先生、則已辭、美無向貧、簞食先生問之曰、近年為童子師、朝夕勤誨、童子雲集、賴此以充衣食、吾人慎勿惰其四肢哉、

凡十五章

還游覽之真

天地之間、景物非有所厚薄於人、人自有所順逆於景、方人當意適情順、則景與心融情與景會、而景物之美、若為我而設、一有不協、則景自景物、自物漠然與吾不相關、杜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月花、正謂情不能與景協也、雖則云然、古之至人窮亦如是、達亦

如是順亦如是、逆亦如是、何景非真、何物非樂、何山何水、何風何月、非吾與人之所共適耶、

世傳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好奇之士所願遨遊、故有志游五嶽、心希三島者、每見不酬其志而死、此皆妄心之所馳逐也、君子安常處順、不行險、不履逆、作德日休、只是福地、居易俟命、只是洞天、如彭澤所謂悠然有真趣、欲辨已忘言、如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現前悉成妙境、又何事崎嶇奔走、攀藤喘息而從之耶、若偶值一山一水、則不妨登臨、又不可當面挫過、

推篷語卷之六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尤寶惜、醉則踞之、戒子孫云、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經黃巢之亂、有監軍得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太師致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不與、全義大怒、笞殺監軍、夫德裕之留記、延古之復求、監軍之不與、全義之杖殺、可謂四癡矣、山石之為崇如此哉、

白樂天酷好遊、親形於吟詠、有詩云、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又有詩云、眼看筋力減、遊得且須遊、如此之類、不可枚舉、然郭若列子所稱壺丘子之

遊壺丘子曰務外遊不如務內觀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遊之至也求備於物遊之不至也然則壺丘子之遊其真善遊者與

嘗記堯夫洛下園池一詩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春縱游只却輪閒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小亭欄花自好儘荒臺榭景纔真虛名誤了無涯事未必虛名總到身讀此詩其胸中灑落可見矣記黃處士一詩偶向東湖更向東數聲鷄犬翠微中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樵客出來山帶雨漁舟過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閒相稱所恨求安計不同人生

推篷語卷之六

十一

可不管園林但不可無園林趣來耳

余過龍江登武安王廟慷慨悲歌徘徊終日而不能去曰嗟乎悲哉天之困英雄固若此乎及觀留侯廟然後收淚長嘯曰此固天之所以助漢也炎鼎方燃子房狀貌僅如一婦人女子躡足附耳坐籌畫策而成蓋世勳蹟功成身退見卓千古迺雲長以萬人之敵卒困於奴隸之手則以漢儘既灰有不能復燃者皆天也非人也英雄于是可無遺憾矣

士夫多蓄古琴古畫不若蓄古書可以資多識多寶奇物珍玩不若蓄美藥可以備急用士夫多接星人相

士不若接賢達之士可以備咨訪吐握風遠求十於千百豈可謂盡無其人哉語曰與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信矣

凡百玩好皆能奪志惟文房之物差可羅致然古人有嗜之成癖者殊可笑也昔東坡謂石昌言蓄李庭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之墓木拱矣墨固無恙世間事如此類者多如聚珍玩將以玩物不知為物所玩一更數年復為他有流散無定何常之有人閱世而常新世何人之能故在高人自能勘破嗚呼豈獨玩物而已哉

推篷語卷之六

十二

家蓄玩好不獨喪志亦有因之而召禍者吾鄉正德年間有名家蓄一古琴實未必奇也名聞於貴公貴公求之弗得其後罹之於法因囊裏獻貴公以示琴工工曰偽也聲嘶而弗越乃盛怒更搜括其家羅織之至破其產其人發憤而死嗚呼琴一物也有之不足以昭德私之適足以取禍然則尤物又安可專有哉古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凡九章

推篷語卷之六

長洲吳曜書
雲間顧濟刻

雲間李豫亨

元薦

訂疑篇

元薦氏曰今則信古則疑近則信遠則疑目則信耳則疑何者理有所未融也融之以理則百世一日也四海比鄰也而何疑於耳目之外哉竊觀萬物之變徵世風之會喜愕交前不能以無疑仰而思之苟裁之以理如冰之遇春如燎之遇風庶幾裁其無留疑乎故有訂疑之述故自附於思問之

義云

推蓬寤語卷之七

訂禮樂之疑

古之制位有貴賤故祀有大小而后土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以生者一也王者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而下成群而社曰置社大社國社為民祈報也王社侯社自為祈報也大夫而下無民人莫為立社又不得自立社故與民族居百姓之上乃立社以祈報之今國都至於郡縣皆有社獨置社亡耳民人雖有春秋社祭然無壇壝主位然則社祭即所以祭地

但有大小耳蔣道林先生謂帝王只郊以祭天社則便是祭地其說良然

古今官名國朝因置多有用以稱謂者卒未解其義漫考而著之司空昔禹作司空孔安國曰司空主空土以居人按空穴也古者穴居詹事秦官掌皇后皇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言給事太子庶子之職禮記曰古者周天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別其等正其位秦因之置中庶子官洗馬國語云夫差為勾踐洗馬漢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洗馬太子出則當道署一人在前導威

推蓬寤語卷之七

儀蓋洗馬之義也祭酒後漢以博士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韋昭辨釋名曰祭酒者凡讌饗必尊長老以祭酒先故曰祭酒徐廣曰古人具饌則賓中長者舉酒祭地示有先也太僕周禮有太僕下大夫二人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漢書百官表云太僕秦官掌輿馬秩中二千石中書漢除挾書律文籍往往而出並藏之書府內有延閣廣內石渠之藏又御史中丞在殿中堂蘭臺秘書圖籍又未央宮中有麒麟閣天祿閣亦尚書劉向揚雄典校亦在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書也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今以

中書爲善書之稱非也。太史左傳曰：天子有日官，即太史也。漢書百官表：司馬談爲太史令，漢太史令一人，掌天財、星律、祥瑞、妖災。凡歲將終，奏新年曆而已。今以稱修史之官，非也。修史自有史館，史官著作郎及佐郎、掌國史、刺史、漢初丞相遣史分刺諸州。武帝元光三年，初置郡刺史，掌奉詔條察諸州。秋冬入奏，後漢則屬官皆自辟除，以刺衆官及萬人，非違故古謂之刺史。

今官衙之庭除率曰丹墀，未詳所始。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建禮門內得神仙門、神仙

推蓬語卷之七

門內得明光殿、神仙殿，因得省中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賢列女以丹漆地，謂之丹墀。尚書郎據蘭含雞舌香奏事，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則丹墀之名厥有所自。

唐制謚議之法，無爵者稱子，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聞賜謚。曰先生，今三品以上乃得謚號，而無爵之謚遂絕。予以爲純白之士，雖不得出仕者，仁勿義友，君子順猶稱其貴，以爲加謚義無不可。又唐碑碣之制，五品七品以上立碑，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今無爵者法不得立碑，但立

石紀歲月，不螭首龜趺，亦無傷也。

庾生曰：父母凡死曰考妣，其義云何？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者親也，言其妣助於考也。高曾祖下亦加考妣字，祭先之禮。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牲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取其新物相宜。今人鮮用牲，惟設庶饌而已。

奠鴈，古禮也。詩云：雛雛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鴈冬北春南，親迎執鴈，取順陰陽往來。天時人事同和也。程謂鴈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得古禮之

推蓬語卷之七

義。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相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贊禮。執鴈乃士用大夫贊見之禮，於昏姻之人也。士宜執鴈，奚執大夫之鴈，取其攝盛也。右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鴈，失不再偶，可爲祥乎？冠禮三加，幘頭服公服，華帶納鞶執笏，與此同義。

奠酒之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神位前，既謂之奠，而乃自燒香酌酒，則非奠也。奠而有酌者，初酌酒則傾少酒於地，代神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蓋古者飲

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耳。今人直以奠爲酢。而盡傾之於地。非也。古用鬱鬯灌地以降神。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惟天子諸侯有之。大夫而下只是代宗先祭酒也。

道林先生雖不屑藝數之學。其於天文地理星歷律算諸子百家。往往能涉其大概。謂春秋一經。皆魯史舊文。孔子特取其繁亂者刪之。褒貶自明。初不假於傳註。謂古帝王只郊以祭天。社則便是祭地。園丘方澤之說。非古后世分合之說。亦俱失之。此則直破漢儒附會之陋。訂千古不決之疑。窮經者知此。可謂見卓。

推蓬語卷之七

千古識度前賢矣。

魯論云。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之義何取。稽之月會云。季冬日在婺女。是月命有司大儺。旁磔註云。季春惟國家之儺。仲秋惟天子之儺。此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儺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九門磔攘而已。舊說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危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可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墓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爲厲鬼將來。或爲災厲。故儺磔以攘之。此聖

人之創制。有難概以誕妄議者。竊謂季冬時方隆寒。陰氣瀰漫虛空。無處不遍。故爲儺以祛之。且時將向春。陽氣欲至。故先爲是以驅除之耳。此聖人扶陽抑陰之精意也。

古人律呂之法最精。故聞聲可以識治亂。吹律聽聲又能望敵而知吉凶。聞聲而決勝負。故云六律爲萬事根本。今之樂工。但知樂數。不知樂音。君子又以爲器數之末。不知審習。古樂愈逸。師曠曰。吾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嗚呼。元聲在天地間。未嘗止息。師曠不作。元聲其遂亡乎。

推蓬語卷之七

候氣之法。大抵因室縷周密。地氣上升。無所從出。則從管之疏漏處。潏然上升。氣至。灰飛。初非擇何管。應何律而後出。譬如炊飯。氣盛則乘疏旁出。亦非擇何竅而後升也。但以此法候氣應律。則可。若欲多截竹爲筒。實以葭灰。何何管灰飛。則爲黃鍾。恐無此理。惟黃帝始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是爲律本。此則千古不易之法。前律歷志云。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律之本也。噫。得之矣。

凡十一章

記名物之疑

世人以常有者為真以常無者為妄故聞習於常存而
置疑於暫亡昆吾之劍火浣之布西戎之所獻也皇
子局於耳目之見聞而不能博通於物理之變遽以
為無此物而傳之者妄後皇子而生者率駭所未聞
見其能不果於誣理者幾希矣

雷乃天地間聰明正直之氣所發洩故謂之雷神既有
神主其間則雷鼓雷斧之屬自然種種有之此氣聚
而成形也嘗記蔡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拾得雷斧
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然余曾
見太學董紫岡者迺祖御史公綸初宰上饒邑邑民

推蓬語卷之七

俗為大斛小斗以罔利公治之嚴有一民行使如故
一日雷攝斗斛于縣廨庭中以斗置斛內兩無所損
擊其人斃于傍其斧并楔為石所礙盤旋不得入地
乃祖得之斧狀似黃石楔如世銅所造藏於家近燬
于倭可見非擊後始結成也不特如此雷有異甚者
先公海樓任山東時夜聞迅擊聲烈甚各官舍皆驚
起明旦訊之迺一兄弟合夥生理弟私其財且匿記
籍雷攝弟跪於庭手擎籍擊而斃先公又言少時有
一人沈姓者以算術搬弄田塍為奸有年一日雷擊
之斃手擎冊籍把筆作書冊狀一如上云

珠以一顆重一錢者為至貴古云一顆一錢價千兩近
朝廷懸價求珠名珠屢有至者一錢者間有聞一顆
計重二錢五分索價五百兩底少區其粗如彈見者
謂頂亦披青但光如常珠未見其異余以為珠之所
貴重在於照乘若光不照乘則亦常珠耳雖巨何益
古云夜光之珠所重在光也故馬雖八尺不千里人
雖魁偉不百鈞亦何足稱其德與力哉

推蓬語卷之七

者必有至惡者以為之胚胎蘊蓄潛藏韜晦收斂避
迹韜光求不為人所羅致然後得以全其為寶若不
得已而為世搜取然後出為世用如自衛自衛非惟
不足為寶人亦不以寶視之矣此夫子所為蘊匱而
藏也非獨真玉即似玉者如保定之琳石亦出石中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石雖至堅可嚼而碎余嘗道遇道者以一草葉裹少石
及少藥授人入口嚼之齏碎余取試之則石入口漸
漸嚼之漸漸細如粉雖無甚味咽之亦無所苦以此
知古人所稱白石可爛及歸來煮白石之語亦自不

妄大都是仙家辟穀之術耳未必成仙古又有和玉屑服者云可長生若以烹石之理推之亦不過能使筋骨化為玉石視諸物差可久耳仙無成理

白者金精最為精粹霄壤之間凡寓形宇內者皆有白之一種如白兔白鹿白狐白龜白蛇白鴈白鼠白虎白鸚鵡白猿白狼白狸之類大抵此類獨少殊不易得又色白者眼多赤惟此與其類異初非本為別色既久而後變為白亦非類中之白其物獨壽也相傳之說謬矣人亦有白者今人謂之社日生是已然何嘗是社日生亦不見其壽考與衆獨異則其鳥獸昆

推蓬集語卷之七

蟲之白者亦非壽徵可見矣舉此以破世惑

大地間物有不可以理曉者吾於海陬有地名三沙者其一蜆砂岡袤亘數餘里掘地皆蜆沙丈餘不知上古何以聚蜆沙之多如此又如七里灘之驚卵石水底皆卵石歲有取者不見其損豈皆鑿山之遺耶此猶水底也水流而光潤理尚易知若金陵雨花臺諸山卵石遍地愈掘愈有不知諸山何以有是碎石而又皆成卵也其餘不可曉者尚多姑記一二於此凡物浮於水上者性多涼生於水中者性多熱生於水底者性多溫草木如蓮實性涼芡實性熱藕在地中

性溫魚蟲如海蜃河賊之屬性涼赤鯉河魴之屬性熱鯽魚鱖魚藏在土中性溫此因其所處而變其性也北方地高人性多寒南方地卑人性多熱亦類此予嘗舉似一疑曰油乃水類水能克火何以傳火則燃人不能對曰此同類之所以合體居也油乃菜豆椿麻草木之液蠟魚羊牛禽蟲之膏皆火之類其性極熱故能傳火而燃如燒酒醖酒竹木之類皆能燃灼亦與火同類故耳若油為水類火遇之且熄矣豈能焰焰而敘弗絕耶善觀物者當必首肯

推蓬集語卷之七

飛者棲木食木鷹鷂之毛猶木也走者棲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睜在風在地者睜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蟲陰物行必北首蟹海族行必東首鳥之雄者以左翼掩右鳥之雌者以右翼掩左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非獨物也男生而伏女偃其軀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此皆陰陽之氣定制始先善觀物者能識陰陽則其理迎刃而解

陽在上陰在下陽多小陰多大世稱鰲鯢為海宇間最鉅物然鰲世不常見鯢魚時有之此因大海勢最卑氣屬陰故也地之所產則惟交象為最鉅交象之外更無鉅者視海稍高其生亦稍小若冲霄凌漢者鶴鵠鵬鴈之外無聞也視地更高其所生尤小勢亢而氣陽故耳因此可以識陰陽大小之辯

水族陰類也故見火則聚從陽氣也蟹與蟛蜞略見火光則舉族類聚遂為漁父所得人皆知之魚亦好火光但隔水不得見則不聚以法制火入水中則羣魚見光相附而至可舉群得也予恐世人傷殘物命故

推蓬語卷之七

士

不書其法而特論著其理如此不獨此也凡蟲蛇之類夜出者皆陰類性亦赴火如蚊蠅蠅蠅燈蛾青蟲諸類是也推而廣之鬼亦陰類亦好火故享神鬼雖晝亦燃燈爇香從所好也母乃亦此意與

王元之蠹記云兔和寺多蠹僧為予言之甚具予愛其王之無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為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也又愛其王之所在蠹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頃又見楊文貞公作義蠹記云蠹擁王子出為童子所殺蠹竟淆亂不五日盡死夫以德而王分民而

居號令嚴明賦斂得度且首領亡則俱死不復事他姓若蠹者亦可謂善國矣

山氣多蠅水氣多蚊故固原宣府大同諸鎮多蠅每宴會必加罩於鼎俎以三關俱崇山故也邵伯寶應多蚊故有烈女露筋之跡以楊越巨浸故也又有限於地氣者如江南無蠍虎江北鮮蜈蚣以蠍虎多喜燥而蜈蚣不畏濕也又有局於地產者如東廣富巨蛇北虜多貂鼠以東廣地熱而蛇種蕃北虜地寒而毛

鴈北歸必銜蘆越關則輸之淮南子以為鴈愛氣力銜

推蓬語卷之七

士

蘆以避矰繳俗傳以為過海投蘆為桴以息氣力或云輸蘆以供稅供稅之說誕矣過海為桴之說何秋來獨無而春始蘆耶蘆避矰繳之說不知來時何以為避且使上林射鴈蘆何能避耶予考鴈從風而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秋冬過南食肥體重故借蘆以助風力耳塞北風高則無事此故投於鴈門關姑識之以俟明者焉

水緩則流直水急則流曲所以江水直河水曲有由致也非獨江河即小江小河凡緩者皆直急者皆曲直者徑直而流易曲者迂洄而流難今堪輿家水喜曲

而惡直者正謂水曲則流環抱而有情也黃河之水
縈迴九千里利濟冀幽并燕青齊諸方者曲故耳此
可見雖由天造其寔由水性之自然也

凡物一凝定必清者在上濁者在下只如流水之爲物
其體方動然亦分清濁大江大河其在上輕清者多
流動其在下重濁者多止而不流惟陡瀉者流至微
底其餘止在水面流行耳余嘗試之失物水次苟非
大輕浮者多在水中經日不離故處故知水近底一
段多是不甚流行李德裕取水江心一嘗卽知其非
真江心水正爲水不流動若卽上流水經過何能處

推寔語卷之七

七

辨其味之眞的耶此語似不曾經古人道出

鹽本煮海而成然有不盡出於海者有井山池木石種
類匪一井則劔南西川井凡八百二十二隴西有西
河縣鹽井漳縣鹽井及今滇南井二十餘山則永康
軍之崖沈括筆談謂鹽生於土崖之間池則冀之河
東有鹽池長五十里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又安
邑一池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晉陽雲中鴈門
渤海俱有鹽池靈州有七池慶陽有大小二池會州
一池寧夏衛有二大鹽池一小鹽池東牟有鹹泉池
五原有四池而石與木則皆胡地女貞國鹽生木枝

上淳泥蘇祿彭亨暹羅亦有鹽海西方鹹地堅且鹹
卽出石鹽湯口域有石鬻以爲鹽水竭鹽成甘水有
石鹽噫鹽日用物也尚有不能究知者又安能疑於
耳目之外哉

物性不同有不可常理測者如鐵非養生也而有食鐵
之兔便鐵之貊蓄鐵之獸火遇則化也而有餐火之
雞浣火之鼠不灰之木又有火王辟寒犀寔之室內
則不復挾纊又有龍鬚布冰蠶繭絲張之几筵則滿
座涼生西戎獻切玉之刀十洲獻起死之香人無以
聞見之隘而盡疑耳目之外也然特耳目之外卽
耳目所親記亦有不可知者如溫泉火井鹽池等類
是矣君子當知穹壤之間何所不有人知見自小不
能及耳

推寔語卷之七

七

指南車舊傳周公所作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
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爲指南之制越裳氏載之
周年而至其國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
漢末其法不存魏明帝始令博士馬鈞造之晉亂又
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宋武平關中得
之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南車驟迴轉
所指微差至齊祖冲之又造之今鹵簿中亦不復聞

矣世所用惟術家鐵盤用水浮鐵視其所指以定南北近年吳越閩廣屢遭倭變倭船尾率用旱鐵盤以辨海道獲之倣其制吳下人始多旱鐵盤但其鐵用磁石煮制氣過則不靈不若水鐵盤之細密也

列子稱二小兒爭辨一兒云日初出時如車輪其中時如盤孟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云日初出時蒼蒼涼涼及其中時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聞之不能決予謂人之目力矚旁則大而矚高則小嘗試觀小兒風箏竟其繩而放之旁則望之形狀又竟其繩而繩之頂則望之形小物非有

推蓬語卷之七

七

大小也目力有難易也初出如車輪中時如盤孟豈初出近而日中遠乎火性炎上日性炎下故置物於火之上則焚置物於日之下則燥日行南陸日照南故冬日可愛日行北陸日照頂故夏日可畏日初出蒼蒼涼涼以日之照尚在東日中如探湯以日照下正在頂豈近者熱而遠者涼乎中國當天地之中人生當四旁上下之正中日月行度初無遠近列子寓言以玩世耳何難決之有

吳人呼疾速為飛風未詳所始唐制凡細馬次馬送尚乘局者於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

乘者以風字印印右膊以飛字印印左膊然則飛風二字蓋取義於馬耳

世有兩字而呼為一字者如衡衡為衡舅母為姑者乎為諸不可為巨之類有諱惡字而呼為美字者如傘諱散呼為聚立箸諱滯呼為快子竈諱躁呼為歡喜之類今因流傳之久至有士夫間亦呼箸為快子者忘其始也故知中原音韻與北溪字義六書精蘊諸書暇中留心一考亦博物之助

凡二十三章

訂文史之疑

推蓬語卷之七

七

予嘗讀國子學正梅鷟語予曰尚書惟分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尚書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是漢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句尤為無謂大禹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偽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誓召還兵有苗格

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
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
有過在余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亂征仲虺
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傳說武成諸篇文多
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
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聞絲竹
八音之聲壁間是何人作俱為誕妄乃獻書者之飾
辭也梅作有成書不知今尚流傳否其言殊有理聊
記於此以俟知者辨焉

禹貢揚州三江既入釋之者曰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

推蓬語卷之七

七

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
余謂此註誤也當周之初尚謂吳中謂荊蠻斷髮文
身未通中國禹貢止稱島夷卉服而已況禹貢法費
疏鑿者雖小必書今松江之水入海未嘗費疏鑿也
何舍大江入海而特書松江也此蓋誌大江之入海
東為北江東為中江併大江經流為三江耳隨山之
文已自明載今北江中江俱未見故跡意當時洪水
方平水未歸一荊州之江尚分為九揚州之江則分
為三今始歸於一耳謂九江為洞庭者亦非

學庸語孟千古人人盡讀亦有承襲之誤者如大學缺

格物致知之釋近時諸公欲移知止而後有定二節
附於聽訟吾猶人也之下以補之而以古人明明德
節直接在止至善之句甚為直截足稱全書如論語
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為句不當如由也不得
其死然例而併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羿
則已然也如孟子馮婦章卒為善為句士則之又為
句不當以卒為善士為句而以則字屬下不成文字
如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當是宣王引見孟子於雪
宮非是宣王往見所以孟子以游觀事告之以宣王
在離宮游觀故也其問賢者亦有此樂乎與梁惠王

推蓬語卷之七

六

之問同而今解謂孟子館於雪宮而宣王以辭色驕
之切恐未然聊誌數條於此明眼者辨之
南渡之不振雖君臣之偏安實由時勢有不得不然者
高宗既渡江南勁兵盡失所恃者浙福兵耳以浙福
兵支遼金燕雲之兵其勢誠難況金帛括獻元術國
藏空虛高宗積貯數年不足支賞軍三次何以供恢
復之費使韓岳諸臣乘勝逐北一為敗衄然後興師
南渡問罪臨武林而陳則高宗無置足之地矣況康
王往質金時因善騎射以為將家子非徒區區庸懦
者晚年失攜拄杖令兩小黃門昇至僅乃勝之視之

乃精鐵所成由此觀之高宗至老年猶未嘗忘恢復但勢力不能耳其時值金世宗仁厚立國不欲深入宋地故僅僅以江爲守若銳意南征崖山之辱豈在少帝哉高宗君臣於此計之熟矣但不宜枉殺岳武穆遂爲千古忠義之恨渡江後諸捷不足多也

予讀元結惡曲惡圓二論曰嘻固哉元子之立論也其惡曲論云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其惡圓論云寧方爲皂不圓爲卿寧方爲汙辱不圓爲顯榮甚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夫天之圓夫古人曲學

推蓬索語卷之七

七

以附世固來汲黯之譏而易有曲成之文禮有物曲之利孔樂曲肱子思致曲則曲亦君子之所不廢也如葦如脂固來屈子之憤然易稱圓神禮著毀方內欲圓而外欲方知欲圓而義欲方則圓亦君子之所宜尚也惡曲惡圓固哉元子之立論也

日食易曉而月蝕難曉天之運行曆家以爲右旋蔡氏以爲左旋海潮進退其端何從日月光照有限其無日月處假何象以照之如所謂燭龍銜日者未審有無天地之體有限世所傳海外諸國相去數億萬里之遙天地混沌相去幾億萬年如康節元會運世之

說六合之外更有何物何所窮盡此皆不可以理測者緣人身撮爾微軀其知有限自不能周知至遠聖人存而不論可也譬如蟲中螻蟻浮游咫尺間雖竭其知欲知吾人禮樂揖遜几筵冠冕之煩縟必有所不能及矣

丹書曰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成寶夫地至廣大何以能成寶也蓋五行相生俱自土中而形見于外故生金生水生木生火而坤土之氣遂洩如水不外流而藏體于金火不外颺而藏體于木金木交併復歸真土則氣不散逸爲人物爲草木禽蟲而

推蓬索語卷之七

七

堅固不散盡成黃金氣不敗朽矣故曰遍地俱黃金也知此人能內固精神不外施用身中三寶亦如金之不敗朽矣其長生久視也奚疑

劉文靖公嘗謂學詩到李杜亦只是兩箇醉漢今見人有吟聯琢句動經旬日何爲也哉嘗謂亘古今來凡有一技古人已到至處如字于晉詩于唐已無餘恨今不過步其後塵況猶不能不貽昔賢之誚乎學人須於自性中理會有光風霽月氣象不妨吟風弄月以歸

昔人論司馬子長之爲文曰子長生平喜遊方少年自

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故其所得於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不窮殊不知古今好遊者豈獨子長一人哉而率不能入其間域則其奇偉跌宕之氣有不易及也且其遭李陵之難發憤舒懣洩之於文非尋常操筆弄墨者可比語有之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其子長之謂夫子長而後至唐而有李太白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將進酒問月諸篇天才跌宕差可與子長

推蓬絮語卷之七

七

北肩

顏氏家訓曰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技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繞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為足今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宋世范純仁言於朝欲於公卿家子弟有無出身人分位上帶左右字以分優劣寓意獎勵尤得成就人才之體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

書記莫不耕田養馬若能家保數百卷書終不為小人也由顏氏家訓觀之可見人家不可輕絕讀書種子雖然尤在祖宗積德無徒恃數百卷書可也應笑世人偶以仕途罹禍則令子孫無得讀書噫人之禍患即業農亦未必無之豈獨仕宦哉

文裕嘗語人曰文字當各寫胸次落筆成家如江河之潤日月之行乃可傳後近多繩趨尺步於一句一字摹擬曰吾學班馬吾學韓柳左矣故公有一札云過於摹擬頗傷骨氣昔宋時有優人詣館閣者衣破碎之服揚言於眾曰吾李義山也為三館諸公所牽摻

推蓬絮語卷之七

七

至此今日文選杜詩亦可謂牽摻盡矣公文章家語有深旨浸著其說

張千湖序史警曰故人談獻可自黃州破浪來迎握手命酒相勞苦出史警十餘篇相示純正剴切得古人論議所未到范曄論撰書之意曰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應有知音者張鏡與顏延之鄰居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牀坐聽曰辭旨清玄彼有人焉噫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知於大賢乃可貴耳然范曄諸君闔戶著書出門而遇同人抑何幸也後世有子雲孰若當世有子雲哉

辨晰衆理人出臆見以求勝是非蠱起此殆非也當知
理本一致見寔殊途譬如人面不同豈得一一如已
君子據理探微著之簡策以待知者理苟無舛必有
後世子雲金匱之好矣若人不我知則亦安之而已
而又何足憾乎知者一人勝如十人知者十人勝如
百人故老子有云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謝眺好獎與人才會稽孔閭粗有才華未爲時所知孔
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
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秦
少儀好爲詩初不甚工旣而以所業見山谷山谷贈

推蓬絮語卷之七

重

以詩當時以爲許與太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遂
得與少游齊名夫蠅蟻之微附驥驥而致千里閭巷
之人附青雲之士而施後世烏可不察哉

文徵明之祖文洪所著有括囊集偶閱其下第回丹陽
詩京塵漠漠染欄衫依舊書生跨蹇還防虎夜投淳
化鎮聽雞朝度句容關僕夫已熟驅馳事道路爭看
困悴顏六悞科場垂甘載鬢毛那得不斑斑言懷詩
十年書劍屬飄零憔悴青衫大學生有子策名粗畢
願衰年隨計未忘情風塵欺鬢蕭蕭短雨雪侵衣漠
漠輕爭似歸來故鄉好西山自買薄田耕予六度

屋正與詩同諸子但粗解文義未有策名者此則有
可媿耳

凡十六章

訂還方之疑

天地之大雖曰無垠然日月經行之內則自有限量中
國疆域萬里之外東爲朝鮮朝鮮界二千里而瀕海
南濱於海西南則爲安南一千九百里而至占城安
南占城之南亦瀕海其外海中諸國不過中國一大
縣耳北則沙漠出邊城之外二千里已南望北斗又
二千里則不可窮知其國度西則西域諸國天竺而

推蓬絮語卷之七

書

外則爲波斯大食亦不過五千餘里而止耳今觀中
國北燕南越暑寒頓異更極而南則九真日南其熱
尤甚更極而北則邊徼之地寒不可禁則昔人所稱
日月經行三萬里者似非誣也人所聞見狹故荒遠
之說得肆行耳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其盈海信大矣然
自朝鮮起至占城而西濱海之地可數而計也其袤
不過萬餘里巨海之外其徑雖風迅不常難以里載
然大約東至扶桑南至峽門西南至馬安諸國各不
過萬餘里而止耳扶桑日出之地沙撈越茶國日入之

地故予謂日月行度三萬里之說為足徵信云

淮南子地形訓言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此雖荒誕無稽大抵假寓言以自實其所稱之說耳東西南北之極舉其成數蓋不出三萬里云何以明之昔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定豫州為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朱子以為此指中國地段而言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漳泉諸郡極多風如西北多陰非特山高障蔽

推蓬集語卷之七

七

之故西邊不甚見日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故曰蜀之日越之雪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驗之可見天地不甚遼廓至中國之外雖不可以道里計然以中國驗之其外亦不過萬里其氣候已極而變窮矣曆家所傳四遊儀謂春夏秋冬四方上下各遊三萬里者其術雖合其所稱道里之數則構妄不經矣中國疆宇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道路行縈東西徑萬餘里南北袤亦萬餘里云嘗考東界朝鮮朝鮮之境東西二千里東瀕海則朝鮮之外亦濱海也西至嘉峪自嘉峪而西南則為西域河源葱

嶺天竺在焉南瀕於海海之南則為安南占城佛齊暹羅東則為日本東南則為大琉球西南則為淳泥西洋彭亨諸夷北連沙漠則九邊之外東為會寧府則金上京與女直相鄰地北為舊開平則元上京越沙漠為威虜鎮殺胡鎮成祖北征所至之地南望北斗北則為和寧元初建都於此自和寧北行四千里則為大澤又東則為北狄云此宇宙內疆域之大略也若夫齊諧之說所稱道里遼邈率多荒唐君子所不道矣

國朝區宇遠逾前代聊誌古今沿革大略於此京師古

推蓬集語卷之七

七

幽薊地左滄海右太行北居庸南河濟古稱天府之國遼金元嘗於此建都我太祖時為北平布政司成祖龍潛於此及繼大統遂建北京其時猶稱行在正統中始稱京師云南京古金陵地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都即此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嘗於此建都我太祖乃定鼎於此山東古青兗二州地漢於青州充州各置刺史唐宋因之東西分治元始合為東西道宣慰廉訪司山西古冀州地漢分冀西境置并州部刺史唐置河東道宋置河東路元置河東山西道宣

慰廉訪司陝西古雍州地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
三輔置涼州部刺史唐初置關內道已而置京畿關
內隴西南平等道宋初置陝西路後置六路元置陝
西行中書省及陝西漢中道廉訪司甘肅等行中書
省及河西隴北道廉訪司我朝始合為一置陝西
布政司而設行都司分治甘肅云河南古豫州地漢
置豫州刺史唐置河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
三道宋都汴置京東東西二路元置河南江北行中
書省廉訪司我朝置河南布政司浙江古揚州地
漢會稽郡兼統兩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

淮隆寧語卷之七

七

南道後增置江東道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
西為兩路元置江浙行中書省及浙東浙西二廉訪
司我朝合兩浙置浙江布政司江西古揚州地漢
領以揚州部刺史唐隸江南道後分為江南江西道
宋置江南西路元置江西行中書省及江西湖東道
廉訪司湖廣古荊州地漢置荊州部刺史唐貞觀中
領以江南道後增置十五道宋置荆湖南北二路及
京西南路元置湖廣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荆湖
北道山南北道湖廣道嶺北湖南道宣慰廉訪司
我朝合置湖廣布政司四川古梁州地漢置益州

部刺史唐貞觀中置劔南道後置劔南并山南東西
道宋為四川路後分東西兩路又分益夔利夔四路
元置四川行中書省及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福建
古閩越地漢以揚州刺史領之唐初隸江南道復隸
江南東道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宋置福建路元
置福建行中書省及福建宣慰廉訪司廣東古百越
地漢置交州部刺史唐貞觀中置嶺南道後分為嶺
南東道宋置廣南東路元置廣東道又置海北海南
道宣慰廉訪司隸江西行中書省我朝改置廣東
布政司廣西古百粵地漢領於荆交二州刺史唐以

淮隆寧語卷之七

七

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為嶺南西道宋屬廣南西路元
置廣西兩江道及嶺南廣西道宣慰廉訪司俱隸湖
廣行省至正末置廣西行中書省我朝因之雲南
古梁州南境為徼外夷地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部
刺史自唐至宋為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行中書
省及廉訪司又置曲靖臨安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元於此置八番順元等
處軍民宣慰司本朝洪武初以其地分隸湖廣四

三云

以二十八宿分屬 國朝之郡縣角屬河南之開汝亢
如之氏屬汝尾屬北直隸之順河真保永隆萬箕屬
順河保斗屬南京之應天鳳蘇松常鎮廬安太寧池
徽廣和滁陽淮浙江之杭嘉處湖溫江西之吉瑞袁
臨撫建南康廣饒南昌南安贛九江牛屬中都之揚
淮江西之九江浙江之溫湖嚴金衢紹寧台福建之
福泉延汀興邵漳廣東之廣湖南肇高雷瓊廣西之
梧州屬廣東之廣南肇高雷瓊惠福建之建福泉延
汀興邵漳浙江之溫嚴金衢紹寧台廣西之梧州屬

本推彙語卷之七

星

辰

山東之青危屬山東之青濟登萊東昌室屬山東之
東昌北直隸之大名河南之彰衛懷壁屬北直隸之
大名河南之彰衛懷奎屬兗州妻如之昂屬北直隸
之順德廣平真保定山西之大同畢屬北直隸之真
保山西之大同背屬山西之平澤四川之松潘疊溪
參屬山西之平陽潞澤汾遼大原貴州四川之順慶
松潘疊溪井屬貴州普安四川之成都保寧敘潼眉
嘉瀘雅永龍順慶天金陝西之西鳳漢平鞏臨慶延
寧洮文雲南之臨楚徵曲武山西之大遼解鬼屬陝
西之西鳳漢平鞏臨洮慶延寧洮文四川之馬雲南

以俟明者

本推彙語卷之七

星

之臨楚徵曲武貴州之普安柳屬河南一府星屬貴
州銅仁張屬河南之南陽翼屬貴州之黎平廣西之
平南慶潯柳桂廣西之廉四川之夔湖廣之彬安沔
永辰常衡長岳荆黃德襄武陝西之漢中軫屬四川
之平夔陝西之漢湖廣之靖武襄德黃荆岳長衡常
辰永沔安彬廣東之廉廣西之桂柳平慶平觀分野
之說如上所屬有一星而屬數府有二星而共屬一
府者况中國郡縣則有屬東夷朔方西域俱無屬或
星在南而屬在北星在東而屬在西其理殊不可解
雖星分翼軫之文傳自古昔君子所不道也聊誌之

與南土齊也

土高者多亢旱地卑者多雨澤地氣之升有厚薄也昔
有登高山顛者忽見山腰陰雲四合望若大海山顛

烈日如故少頃雲散下山則聞有暴雨平地水盈尺可見雨澤高下不同今西北屢有旱魃且多蝗東南則少蝗患而淫雨之淹沒則每歲而有可見矣今為西北計者宜多鑿池塘以貯積水多穿溝渠以引河流庶便車戽為東南計者則高其隄岸使不上越疏其下流使不壅滯則水旱不能為之災而民生有粒食之慶矣記曰天時有生地利有宜

輿地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瀕海之地鑿二三尺輒得水山陝之地鑿井數仞而不及泉者土之厚薄殊也海至南極地愈卑則為尾閭為沃焦山陝至西北極

推徑窮語卷之七

七

地愈高則為崑崙為葱嶺為流沙大磧及至西域則為飛梯為棧道所行俱攀山躋嶺無復坦途故曰形如倚蓋其語良是宋儒謂崑崙極高四邊俱下未敢以為信然

西戎種類最繁光武閉玉門關謝絕西域以西域國度最多故也漢時所使張騫大抵俱西域諸國若漠南無王庭則北虜衰弱亦甚矣北狄至劉淵父子而後盛種類頗少女真為金始女直為元始匈奴五種世居沙漠東北亦號韃靼其餘土麻擺里荒等種不過數國而已地雖廣漠大抵不生五谷渡瀚海而北人

民愈少聞有狗國等有無不可知矣惟西域則土產甚夥又多金銀明珠異寶號稱樂土海商遠賈多至焉

四海世傳有東西南海而無北海予究中國地形南濱於海則北越閩廣是也東連朝鮮朝鮮之東亦有海西通西域大宛月氏大食諸國大食之外亦有巨海大食之西有國不可勝數大食陀盤所可至者惟木蘭皮耳自陀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百日而至其國其地所產麥一粒長三寸瓜圍四五尺榴一顆重五斤桃二斤葉長三四尺穿井百丈方見泉胡羊高三

推徑窮語卷之七

七

四尺尾大如扇西地氣厚故也雖然此但可見東西海之所至耳自東西而極於北則無可考證蘇武在匈奴牧羊海上謂之北海安知非東西海之所通者也一目國又在北海外然則北海有無亦未可知大海之中有弱水不能負芥北虜之地有流沙長數千里人不能渡均一水土也而有弱水流沙何故蓋水至東極下東海之東又其下者故為弱水如莊生所稱尾閭沃焦之類地至西北極高流沙在古析枝渠坡虜境之外又西之西者與西域相近地最高故浮而成沙游蕩不定土高則成流沙水卑則成弱水高

卑之異也人以為異者特未察理耳

地極西北則寒極東南則熱極西極北則多風極東極南則多雨中國而外寒暑風雨更與中土異檐波國有城池種田天氣常熱地無霜雪孝臆國在平州中以木為柵有木柵五百餘所氣候常暖冬不凋落闍黎國自泉州發舶一月可到又無霜雪四時之氣常燠印都丹國地熱無雲此皆海外東南國度也吉慈厄國皆大山圍遶盤山為城多畜牧馳馬地極寒春下雪不消此中國外西北地也骨利國居回鶻北之瀚海海池出名馬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照煮羊

推蓬絮語卷之七

七

方熟天已曙矣此中國外正北國度也以極北日出早日落遲故晝長而夜短沙弼茶國係太陽西沒之地至晚日落聲若雷霆國王每於城上聚千人吹角鳴鑼擊鼓混雜日聲不然則小兒驚死此中國外極西國度也勿斯里國屬白達節制人有七八十歲不見雨者止有天江不知其源水極甘溢則四十日浸田水退而耕此中國外極西北國度也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作板屋無城郭乃日所出之地此中國外極東北國度也略舉數國而兩暘燠寒之候頓異如此且以證宇宙內疆域之遠近云爾

匈奴之國其種有五一種黃毛者乃山鬼與黃犛牛所生一種短項矮胖者乃獾與野猪所生一種黑髮白身者乃唐李靖兵遺種也一種名突厥其先乃射摩舍利海神女與金角白鹿交感而生射摩因手斬阿珍首領至今以人祭蘇一種乃塔巴赤罕之祖元朝秘史云蒼色狼與白鹿交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真是稱大蒙古都長壽稱皇帝世居沙漠東北六千里後居山陰號鞑靼地產牛馬無城池屋舍隨水草所居俗尚射獵帖木真四世孫忽必烈僭居中國稱帝噫北狄自匈奴突厥以後劉淵父子始入中國而

推蓬絮語卷之七

七

莫盛於胡元今幸二祖以真人定世汛掃無遺但百年生聚鞑靼尚強黃毛亦不絕歲寇中國可無履霜之戒哉

土官輕殺其俗教令使然且其人畏杖責而輕死故有少不順於其長指顧之間立取其首若甚易然曾有人宴於四川長官司客不敢舉箸彼以為肴之不精也少領其首頃間已取廚役之首獻堂下矣客為股栗彼適恬然不為意宣慰司法尤嚴忌即父子亦遠數丈相接恐有傷害長官司之長每見吾漢人不作禮藉松茅為茵蹲坐其上漢人即與立談談竟漢人

出戶彼卽褫衣冠具戎裝而還入深山中不得其所
往雖服中國教令而夷性尚存如此

凡十五章

訂山川之疑

余弟嘉林太學曾登太山云元君殿在山腰其日觀峯
乃是絕頂頂之左側有秦王封禪碑俗名無道碑碑
無文字或云歲久磨滅或云有套碑在上今不可知
石側有碑刻孔子小天下處予屢過河濟間惜不能
登也其山高四十五里盤礴三百里而上凡五十餘
盤望黃河如帶齊魯之山莫與京高矣噫登太山小

推蓬集語卷之七

量

吳

天下游聖門小群言信夫

峨嵋山在蜀爲最高峻蓋衆山盤礴而成山有三峯曰
大峨峯曰中峨峯曰小峨峯登大峨夜半可望日出
齊之泰岱楚之武當皆不及也李太白所稱峨嵋高
出西極天羅浮直與青溟連者非妄九月前可上十
月則雪已封徑不可上矣山之深邃處六月雪尚未
消山僧最富而衆多至五六百每辦半歲衣糧以待
冬春之用山孤嶺絕蓄厚僧饒每爲劫賊所覬覦然
不能劫者以僧俱擅擊刺之伎故也

武夷之勝古今共傳吾鄉陸文裕公經武夷先觀瀑布

泉甚奇羽士特出一朱匣爲公焚香開視曰此魏王
仙子頭也魏爲秦人嘗昇仙時所蛻骨今藏之二千
年矣公締觀見廣額獨異色滋潤可玩略無枯朽狀
公嘆異久之有石壁高數百丈當巖端陡絕處列朱
漆棺十餘口隱然可望問之山人曰此歷代神仙髑
髏也公曰縱荒誕然人跡不到豈有神工鬼斧闢巧
其間耶門生邀爲九曲之遊歷覽諸勝奇峯絕壑丹
崖碧潭誠兩都齊魯河洛間及會稽豫章諸處所未
有近聞上官以觀魏王子頭頗費迎送已瘞土中世
不可復見矣

推蓬集語卷之七

要

螺磯志云山在蕪湖大江中西北七里舊志云磯有石
穴廣一丈深巨測蓋蛟所居黃庭堅曾書螺磯二字
今穴已平而黃書亦磨滅矣有人云山之西江深處
有四十丈戊申秋有黑龍見黑處水瀑漲二三丈許
忽涸見底疑卽螺也我 太祖親征陳友諒戰郢洲
廟神曾著靈應回鑒幸其廟御製七言詩一首云龍
車鳳輦出皇都螺磯煙鎖在蕪湖千林紅葉秋來掃
萬里江山一樣摸蕩蕩長江俱左右明明日月照東
吳梅花纔報春消息瑞氣紛紛到處無嗚呼我
太祖經營四方日不暇給矣而猶投鞭賦詩照耀區

宇此其所以為聖文神武也

高大之山內多崆峒凡山以石為骨以土為皮以草木為毛以水泉為血今大山腹裏類可通行但人未搜訪鑿通耳即今宜興張公洞驪山金沙洞之類見矣山之高者其洞多在高山之卑者其洞多在下亦有全實無洞者山之卑小者也有洞之地中之氣上升蒸而為水滴則流而為泉山之卑小土實者則無泉以其中不崆峒也李白集云余聞荊州玉泉寺近青溪諸山山洞往往有玉泉焉則知泉自洞中氣滴而成果然矣遇有硫黃丹砂白礬則為溫泉

推蓬語卷之七

七

余嘗登岳麓山見大禹碑文其碑乃石壁數十丈鐫字如今刻刻後字蹟尚多字皆漫滅不知刻自何人乃科斗書應是三代時人刻也後人勦字後之漫滅處刻曰右帝禹刻實非全文也今見有楊升菴諸公譯文大都依約其字成文耳恐非實見大禹周流天下治水胼胝手足由已飢溺鑿龍門疏砥柱無刻而獨刻之岳麓何哉

嘗聞諸縉紳云大禹鑿龍門處其兩涯之石小者如舟大者如屋云是當時所鑿不知當時人工何以能鑿如是巨石且昇而置之兩涯也相傳大禹授天符射

河伯斷脩蛇禽封豨行游四方俱乘龍故有秦龍氏御龍氏所役使盡丁甲不妄其從行有防風氏會稽後至執而戮之其骨專車則當時之人工可知矣開萬世之太平雖禹之功孰非天之所命哉疏濟潔決汝漢排淮泗驅蛇龍而放之道人力殆不至是

筆談云溫州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未見圖牒祥符中因伐材始見尚未有名謝靈運為永嘉守凡佳山水處遊歷殆徧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也予觀鴈蕩諸峯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它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

推蓬語卷之七

七

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歸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之類皆是水鑿穴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觀筆談所記如此因悟武林之吳山有紫陽巖巖姑蘇之虎丘有千人坐劒池諸石奇峯壁立嶮峭可翫大都因城市密逼取土供築土洗石出耳若去城遠之山則未見有此奇秀者以此例觀與鴈蕩為水衝而成之意頗類黃河舊不得其源故有謂黃河之水天上來又有謂百

川入海海水復至崑崙流出為河以比丹家身中運轉之妙又謂張騫乘槎入河上與天河通見牽牛織女星此皆妄說河源雖遠大都因數千里無水積氣甚厚故迸出為泉百泓流衍遂盛實與今中國泉河相類人咤所未見故異其說及見海水日夜東流未知歸著何處故謂其周流復始殊不知海水聚蓄既盛水復升而為氣為雲為雨為人為物譬如糟粕燒酒潏然升為水氣氣降為酒亦猶水升為氣氣復為水初非二事大抵五行皆能流轉不窮如水能為土土復能為水今江干土崩入江即化為水而水之淤淀即成洲渚無足怪者一元之氣元自無定人所見狹隘不能通曉耳

推蓬語卷之七

卷一

元世祖至元二年窮河源時遣招討使都實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形勢具載元史其言黃河本東北流歷西蕃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即今世所傳河源圖是矣此所謂真河源也漢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為二水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此乃在今訪河源萬里外當時為

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諸公謂世之受蔽於外舍近而求遠者何以異此其說良然

客有為予談瞿塘之險者云水流兩山中兩崖壁立數十仞陡絕不可攀崖上多猿猱每飛石以投舟中舟中人虞為所中日色為兩山遮蔽不得下照水色沉黑水流急甚遇巨石則番噴而為雪浪江中石林立舟少涉之輒破塘有三峽轉屈間稍不謹則舟撞石崖不可救且水深無底不可著篙全賴舵師攔頭之力順流而下行一月或不及一月出峽溯流而上則須二三月方至萬里亭崖上挽舟者用鐮舟中用鼓

推蓬語卷之七

卷一

兩相照映方可行舟否則不能也峽門窄而上如環四五月中水大漲則舟不得過太白所歌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是也天下之險莫與倫比因語予曰若人未曾經此創見必成悸疾

灩澦堆在夔州巫峽口冬出水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水經云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以此為水候杜子美詩謂高江急峽雷霆鬬古木蒼藤日月昏景象如此則知客談蜀險語自不妄

古人第品天下之水謂江心水第一惠山泉第二虎丘

泉第三予以爲此非善論水者也天下泉源至多豈可以江南數水盡之其所第之水寒冽清澈予得而嘗之誠有之矣然水淡土薄泊乎無味孰若大江以北之水山東之趵突泉北都之神山泉泉河之七十二泉渾厚清融與江心諸水較量恐未可以優劣論使當時陸羽諸君生此其品量當不在江南諸泉下也姑誌之以俟知水味者評焉

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在遐荒絕域殆不可得而知其江河自西極達於東溟中國之大川者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水是爲中川者也其

推蓬寤語卷之七

里

泉

千二百五十有二水是爲小川者也若渭洛汾濟潁淇淮漢皆亘達方域通濟舳舻徙有于無利於生人者矣其餘陂澤魚鼈莞蒲杭稻之利不可備數予謂水泉大爲天下利源然亦能爲害故順之則利逆之則害民猶水也其毋逆水之性哉

辛氏三秦記云驪山西有溫湯先以三牲祭乃得洗不祭則爛人肉俗說云秦始皇與神女戲不以禮神女噉之生瘡始皇怖謝乃爲出溫泉洗之立愈漢魏以來相承云能蕩邪蠲疫今在新豐縣西後周庾信有溫泉碑唐置溫泉宮常所臨幸又京兆府藍田縣有

石門湯岐州郿縣有鳳凰湯同州有北山湯河南府有漣渾湯汝州有廣成湯天下諸州往往有之然地氣溫潤生物尤早卉木凌冬不凋蔬果入春先熟比之驪山多所不逮噫水有溫泉之湯池火有蕭丘之寒焰物理難一固如是夫

凡十五章

推蓬寤語卷之七

推蓬寤語卷之七

長洲吳騷書
未展等同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毗政篇

上

元薦氏曰謫劣陳毗政之篇或問於余曰位卑而言高可乎曰否否不然也夫越位而代之職踰守而參之議是罪之媒也迺士君子踴躍衡門茂明當世之務以待咨問此希文所為懷先憂之志也而何病乎謀猷之告乎書曰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雖百姓里居猶不敢忘君相之助也則是篇也非羹牆夢寐之所形見與

毗任用之政

秦王猛隱華陰山懷佐國之志聞桓溫入關被謁詣之捫髀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陶侃家貧有友人過侃其鄰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鄰人送隻鷄濁醪遂成竟夕之歡夫景略抱負王略士行致力中原固其素志然家方貧苦而汲汲以當世為事恒人視之若太迂濶矣而識者竟能轉之通衢知名晉世垂功不朽照耀丹青卒酬所志偉哉

宋夏竦為丹陽主簿上書乞應制舉其略曰若陛下以枕流漱石為達則臣居市井若陛下以金榜丹桂為材則臣未參科第若陛下以鳩杖台背為德則臣始逾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為勇則臣生不贅力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生並驅較其先後真宗聞言賞激召試中書是歲應中制科予建夏英公之請而又嘉當時能盡臣下之材也于是乎著之

國初令有司每歲薦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及山林隱逸之士洪武三年詔開科舉法六年詔科舉暫

推遷籍語卷之八

二

且停罷復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一大比是年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定鄰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永樂初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京量才擢用宣德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眾賢良方正之士今所在有司保舉赴京選用景泰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許在京四品以上官在外撫巡方面各府州

縣正官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
罪連坐舉主歷讀先朝諸詔可見薦舉之法亦自
不廢但後專重進士利無人力舉行耳

我朝佐命元勳每由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溢葉
琛則胡大海所薦王禕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其餘
自薦舉而致者不可枚舉正統景泰間法猶如故楊
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菴以儒衣
薦舉歷御史以至都憲况鍾以吏才薦舉仕至蘇州
知府並為一時名世自後進士科重薦舉漸湮天順
初吳康齋一薦遂為朝陽鳴鳳至今絕響矣

推選籍語卷之八

三

國朝科目肇自吳元年丁未始分文武二科廣求賢士
令三年一次充貢京師洪武三年庚戌下詔始議
科目之制自後屢年開科至洪武六年三月諭中
書省天下虛文相應非真實求賢之意宜暫停罷至
洪武十七年甲子詔禮部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
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試日文字略定洪熙元年
乙巳上諭南北人才約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
宣德元年始議南北中卷而制遂定永樂二年甲申
臨御策試御批於周述云環珮之文充實之學朕
用爾嘉擢居第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於周孟簡云

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爾
第三勉其未至固俾二蘇專美前世欽哉嘉靖八年
己丑臨御策試御批於羅洪先云學正有見言讜
而意必忠義擢之首者賜第一甲第一名我朝留
意人才如此但國初人才鮮少會試取士僅百餘
人今人才充溢解額有限其落於孫山之外者不知
其凡幾也沉淪丘園不竟其志惜夫

我朝天順以前官多久任如周忱巡撫蘇州自侍郎
而至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翱之提督遼東河南山西
凡一十八年此撫臣久任見於名臣錄者可稽如東

推選籍語卷之八

四

莞知縣盧秉安任至一十九年而清操不易臨行惟
受士民之詩陳璉知滁州十年而異政著聞當時亟
來綺衣之錫此守令久任見於郡邑志書者可考今
昔不異致也而久任不能與昔同何與

或疑云久任難行曰久任與超遷相為流通則不難矣
或先超遷而後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我朝如
魯穆由福建僉事為人剛正清慎超拜僉都御史歷
任二十餘年周忱由長史升侍郎巡撫江南在任二
十二年于謙由御史陞侍郎遇事敢為在任一十九
年此先超遷而後久任也如雲南布政張忱化孚吏

民秩滿九載超擢吏部尚書揚州知府王恕有惠政滿九載超遷江西右布政刑部郎中陸瑜明於法令在任十年陞山東右布政溫州知府何文淵有治本在任六年超擢刑部右侍郎此先父任而後超遷也雖然設用非其人奈何曰此聽於糾察之臣以時去留可也

內外一命悉歸銓曹三代以後皆然亦有少改其轍者唐制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高宗時乃遣郎官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即選其人宋神宗詔川陝

推選籍語卷之八

福建河南廣南等八路之官之轉運使立格就注免其赴選著為令二君所行是皆使選歸各省而未嘗拘拘於赴選矣今之議者謂小官選歸本省有五利謂選人省費京物價平隨缺隨補諳曉情偽祿養其親也其說似亦可用聊舉其言如右云

唐三品以上常食料九盤每日細米二升二合粳米八合麵二升四合酒一斤半羊肉四分醬四合醋四合瓜三顆鹽豉葱薑葵韭之類各有差木槿春二分冬三分五釐炭春三斤冬五斤四品以下各有差視國朝所給大官之料不既盛耶然月俸又在外正一

品俸月三百五十斛餘以次而降

我朝洪武定制於百官祿皆無甚厚薄雖九品卑秩亦月支俸五石不知始自何年方行折鈔之例京官三分本色七分折鈔外官二分本色八分折鈔大官俸多折俸猶可小官俸少折鈔愈少矣以縣官言之兩漢縣令秩六百石今知縣七品原定月俸七石五斗歲止八十石已多寡不侔況今折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猶不及兩漢一月之半今士受職之官必攜揭父母妻子十餘口有終歲溫飽之需有往返道塗之費又有推其餘以及三族之望此皆為士者俯仰

推選籍語卷之八

之私不可不恤也議者欲即以今制從九品月支五石為準等而上之每品皆加一石至正七品則為俸十石至正二品則為俸二十石皆不必折鈔少倣漢宣光武宋太祖詔意益卑不益尊噫苟若是其庶矣乎

宋制設宗學選疎屬資質明敏者教之使並得從事科舉今之有識者亦欲朝廷倣行其法而稍寬其取中之數如庶姓百卷取五宗室卷百卷取十庶宗室知所激勸有才者皆為國用而不至於虛生虛死其說良是謹著其說數十年之後恐必有能舉而行之

者

朱子嘗言漢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餘諸子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不免躬親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朱子所言漢法卽與成周封建之法相同又謂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駁駁四五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頃在漳州因登極恩宗室量試出官者一日之間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嗚呼宗室孤遺之給量試之恩比今祿米為何如而朱子尚有憂焉使朱子生今世不知宜何如爲憂也

推遷籍語卷之八

七

國朝之制親王之子則爲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郡王皆世世襲封郡王之子則爲鎮國將軍歲祿一千石郡王之子則爲輔國將軍歲祿八百石郡王曾孫則爲奉國將軍歲祿六百石玄孫則爲鎮國中尉歲祿四百石五世孫則爲輔國中尉歲祿三百石六世孫而下則世世封奉國中尉其祿米亦二百石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之差又有

冊封及宮室婚姻喪葬諸費皆給於官又有廚役齋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編於民祖宗之用恩可謂厚矣但恩而無節誠恐難乎其爲繼也

武職世襲國初立法最嚴永樂年間其禁稍弛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擊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姦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年十五出

推遷籍語卷之八

八

幼襲替俱比試正統十四年有被虜走回遇駕擊馬者天順初有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近年冒功買級則非復昔比而襲職益濫觴矣

宋世任子之令最廣卽位推恩郊祭推恩七品以上率有任子宰相之子卽授六品清銜任子有官至宰相者任子之子有復廢爲官者大抵宋以仁厚立國故於臣下率多崇厚國朝限以三品廢子故任子視宋甚少有任而不得官者方補廢再襲三品以下則無襲廢子例有官至方面而其子不免貧餓者有官

至監司而其子不能保立墓者一生賢勞王事康吏
慎不可為殊可念也若奏請如武官習禮之例公卿
子孫勅督學官寬選入泮稍視宋世恩蔭不絕讀書
種子豈非盛世優臣之典哉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一時名士在
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嘆
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
由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以為平緩曰子由
此除不離核文潛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我朝之
制一甲及第即入詞林其外吉士俱以考入不由大

推遷籍語卷之八

九

臣薦舉十年之內循資擢用十年之外即有司成典
翰官官掌詹之擢視宋稍異但中書舍人則與戶侍
相懸殊未易得也使宋制如今豈有不離核之嘆哉
元初惟才是用尚多儒者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
政大臣亦以吏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文
書者得入臺閣共筆劄累日積月皆可致通顯中州
之士見用浸寡况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
師其抱材蘊德者往往不屑為吏其見用尤寡久則
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秦不可與同中
國故南方之士愈微士甘沒溺於山林之間不可勝

道嗚呼才惟取吏罷科舉擯儒士此與秦之坑焚何
異甚至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為嗤豈非世道之一大
變與

灌夫為人剛直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稠人廣眾
薦寵下輩韓安國踈於財利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
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佗皆天下知名士元行沖
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如富家儲積以自資門下充
為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
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嗚呼人皆有灌夫韓安國
之心則天下不患於無才人皆存狄仁傑之心則天
下不患不能容才

推遷籍語卷之八

十

天下之物雖微且惡或中於人之所好木之朽折新好
之塵垢醫師好之糞壤老農老圃好之况自糞壤而
上乎故物有所遇則雖朽木糞壤而不棄苟不得其
遇則雖合抱之材蘭芷之美亦且以尺朽訾之凡草
目之况一材一藝之子能無遺棄於世用乎故君子
惜才中人棄才小人忌才
世路搶攘之時人材衰少雖有豪傑之士窮老在下無
由自效於世杜子美感時而賦西馬謂聞說真龍種
仍殘老驄驕哀鳴思戰鬪迴立向蒼蒼其取喻微矣

雖然名馬無求於人。人則自求於馬。名馬伏櫪閑廐。以時游息於水草之間。以自適其天。奚以哀鳴為哉。然則名馬之不見用。其咎在伯樂。其適在名馬。

杜少陵畫像古今題詠多矣。獨半山山谷二先生詩最高。略舉數語。半山詩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飢走半九州。病妻僵側子。臥榻攘攘盜賊森。戈矛山谷詩故衣未補新衣綻。空蟠臂中書萬卷。探道欲度羲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干戈嶢嶢暗寓縣。杜陵韋曲無鷄犬。觀二老之作。少陵以如彼其才。卒困于窮。以死傷哉。讀之千古可為興嘆。

凡二十一章

毗輔理之政

萬斛之舟機在枕。萬鈞之弩機在牙。萬里之邦域機在心。故人心運量此心。天下災祥利害立見。心正則天地俱正。心和則萬物俱和。非誑語也。下此則一司一郡一邑一鄉。孰非自樞轄守令之心宰之。蝗不入境。

虎北渡河其理良實

李昉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心惻然。有拯援之心。知為政術業則曉然明其人之賢否。知時政闕失

則時時有所更廢。而民命國政人材皆自一問得之。真宰相之度。

宋張商英初提舉京西南路。獻說曰。真壽者不死。真樂者不憂。真治者不亂。其說以長久冲澹為主。神宗異其言。召還上元。豐聖德詩。神宗曰。卿不廢學如此。除館職。竟為丞相。其後商英之業不甚彰著。竟不能副先資之言。吾無惜矣。獨惜夫神宗知美長久冲澹之說。而進用荆公。銳行新法。何與。

執古誼以律今。則近於迂。如伊川之諫折柳是矣。繩時憲而忘本。則近於流。如桑弘羊之創均輸是矣。徒粉飾而無其心。則近於虛。如王荊公之行新法是矣。事

浮華而無其政。則近於浮。如蘇東坡之醜蘇張是矣。若夫敦朴渾厚而無其迂。圓活詳委而無其流。弘博愷悌而無其虛。黼黻昭朗而無其浮。斯之謂天下之全才也夫。

識見差別。未可一律齊。宋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禁人增米價。公獨榜令有米者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更賤。民無餓色。杭州苦旱荒。有僧投牒欲造浮圖。范文正批牒令普布施。人或謂曰。當此儉歲。造浮圖不無傷

民耶。公曰。當令富者出錢。貧者得食。均有餘補。不足正救荒之策。只多得一座浮圖耳。間者迴服人之度量相越。乃如是。君子當機籌量。非庸流所及。

翔翔仕路者。或有遇事敢言。自以為氣節。鋤除強宗。自以為風力。苞苴不入。自以為廉介。殊不知與百姓皆無所補益。蓋氣節風力廉介。止盡得自己分內事。不會在百姓上做。得一段利益工夫。此惟真實為民。不矯飾近名者。然後能識此意。聞之木老。不然。因筆記于此。

輿圖各有所產。物性各有所宜。如橘過淮則為枳。貉踰

推遷語卷之八

七

汶則死是矣。君子之為治也。亦若是。齊其教不易其宜。同其政不易其俗。要使不過其則可也。若槩以吾法一切整齊之。把持之。則徒驅民思亂而已。非吾法不善也。駭其所未見也。咸陽思復見漢官威儀。漢官威儀豈三代之遺哉。慰以所習見聞耳。

蘇明允作諫論以明諫法。余有感於沈存中罷藉民車之事焉。往者宋神宗以虜將入寇。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為戰具。民大驚擾。存中入侍。神宗顧曰。卿知藉車之事乎。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虜以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曰。胡之來。民父子不保。何

暇恤車。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紛也。存中曰。車戰之利。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車。輜車重大。推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難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明日遂免籍民車。執政問存中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存中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為非耶。特著之以為進諫者之法焉。

今之郡縣視古之建國。今之守令視古之小國。諸侯設

推遷語卷之八

七

得行已所志。加惠一方。誠猶古之所稱化國。嬉遊怡愉。已與百姓相安。無怨無惡。即終身其職。庶幾孔氏所稱為邦百年者。猶為少也。況敢懷速化之志乎。今之所以欲速遷者。正為不能與地方相安。與官職相安。與上下相安耳。雖然。又當超遷加秩。璽書獎勞。然後得以久留也。故曰。鼓舞之在朝廷。責成之在銓曹。佐佑之在監司。

漢張勳為清河令。寬明自任。人不忍欺。待吏如僚友。視民如家人。吏有失謬者。是止之。弛慢者。勉勵之。鹵莽者。教誨之。貪饕者。廉察之。詭詐者。詰難之。不用誥詔。

者免去之。惟曲法戕民，以白為黑，事干人命者，使自理之。辭窮心盡，然後付之於法。若初情可憫者，猶寬之。民之爭財賄者，以義平之。爭禮法者，以情喻之。賊者使償其貲，傷人者使庭梓其敵。及殺人者付之法。其本心可恕者，猶出之。為政五年，怨慙不作。四民為歌誦，盜賊出境，姦邪革心。嗚呼，為理者顧不當如是耶。

恒言曰：致君澤民，致者致之於所未至也。其義易曉。澤之一字，厥有深味。要使膏澤下於民，百姓皆沐浴膏澤，歡忻鼓舞，樂其有生，耕田鑿井，生事饒裕，不為刑

推遷籍語卷之八

七

罰稅斂之所困，抑古稱惠鮮是其義也。假饒能以一切法制整齊之，謂之治，則可謂之澤，則未也。顧名思義，蓋思所以潤澤斯民哉。此聞之太老云然。

母見士君子出身事主，却即奔逐世塵，與波上下，將謂治國事與治身事無干，不知治國之法，就是理身立身之道，就可立政。寧靜則百骸理，情靜則百姓安。

凡十二章

毗閭閻之政

上之字下有真實愛養之心者，予於晉漢而下，得二主焉。宋太宗為宰臣曰：近年以來，每念百姓寒耕熟耘，

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軍旅，兩稅亦不忍俯督而況非理誅求乎。後周淮南飢，世宗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垂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仁人之言，其辭藹如。為人上者，知民為吾子，又念寒耕熟耘之苦，其忍輕下征求之令，通負之徵乎。

李惲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曰：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雖有飢饉水旱，民不離散行之數年，國以富強。成都黃惠濟承事，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

推遷籍語卷之八

七

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無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後裔繁衍，在仕路者比比。今在公者，誠如李惲之法，民間富室，誠如黃承事之法，則地方無憂水旱而陰德亦無涯矣。

莊宗與后畋遊，大雪，軍士寒凍，宰相請出庫物給軍，后不許。宰相論於延英，后居屏間屬耳，因取粧奩及皇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官中惟有此耳。請鬻以給軍。及趙在禮亂，始出庫物以資之。軍士負而訴曰：吾妻子已飢死，得此何為。董煟謂民雖告病，而上不知恤，海內既貧，而人主獨富，凡內庫所蓄

欲捐尺帛斗粟以及民而重如丘山嗚呼如莊宗者可以鑑已

宋蜀道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三各令有五母雞二母雞牀上有百錢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一夫爲盜誠哉是言使百姓知有生之樂豈肯蹈死亡之禍哉

乾德元年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卽蠲其租不俟報今州縣或遇災傷數次差官檢履生民先被騷擾

推遷語卷之八

七

之苦及以分數上計部又量爲裁損不及所勘之數吳下數郡又除起解錢糧升合不減所減乃在存留之內名曰免糧實不過百分中三四耳民間所得不償所費宋董煟謂宜以乾德之詔爲法良有見矣神宗行青苗法諸縣督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乾道間江西大飢民有食白膳土築殺者因時帥出勸農飢民入狀借錢販糶度荒帥判云紛紛黨議立三朝五十餘年積未消野老不知當日事尚持片紙覓青苗噫貨錢救飢與青苗錢自別豈可懲噎而廢食也

今之論治者率欲禁奢崇儉以爲富民之術殊不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虧則此盈彼益則此損富商大賈豪家巨室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正使以力食人者得以分其利得以均其不平孟子所謂通功易事是也上之人從而禁之則富者益富貧者愈貧矣吳俗尚奢而蘇杭細民多易爲生越俗尚儉而寧紹金衢諸郡小民恒不能自給半遊食於四方此可見矣則知崇儉長久此特一身一家之計非長民者因俗爲治之道也予聞諸長者云然爲筆識於此

推遷語卷之八

六

善役民者譬如植柳新其枝葉培其本根不善役民者譬如剪韭日剪一畦九日復剪不盡其根不止也每見江南差役率先富民今年如此明年復然富民不支折爲貧窶復遣中戶中戶復然遂致村落成墟塵市寥寂語曰富民國之元氣爲人上者當時時培養如公家有大徵發大差遣亦有所賴大兵燹大飢荒亦有所藉不然富民盡亡奸頑獨存亦何利之有焉養民者譬如養樹護惜其大者又灌溉其小者使之日長月益以至於大然後豐草茂林可以坐致未聞斬刈其大者以裨益其小者也

是猶摘巨樹之枝葉灑

大木之膏脂以界荆棘曰吾能養樹吾能養樹不知荆棘未必榮而巨木大材不終日而枝幹枯槁矣亦何救於林木之盛衰也噫東吳數郡閭里蕭然當必有憫念之者書以俟之

古人謂政在養民養取何義竊嘗譬之如養樹焉防其侵損去其蠹蝕時其澆灌其餘自生自長聽其時日之至而已不假搔剔之煩也又如養鷄雞焉鷄母覆育溫以暖氣氣數繞足橫裂迸開鷄雛自下生理亦全若稍不利用手略助之則其天不全子亦難育以此見爲政者順天時因地利不違人情覆育萬民一毫私知有不得與則物阜民安天下遊於耕鑿作息之天矣不然政勤而民勞吾未見其能理也著此以足柳子種樹之說焉

推遷語卷之八

九

嘗有感於捕魚一事古者魚不滿尺市不得鬻非惟惜物實欲使長養生息不可勝食也目見江南以漁爲業漁者衆多取魚之具爲網爲注爲塘爲網爲罟爲簾爲簾爲箔不一而足盡其族類而漁之無遺育無遺地無遺種欲其長養生息亦難矣故江南號稱多魚然亦不易得也嗚呼繁賦重役民且無遺牙矣豈獨魚病哉

余忠宣公曰東南民力自前已謂之竭況今三百餘年昔之盛者衰登者耗今其貧者力作以苟生富者悉力以供賦有持其產而易酒食人人皆望而去之者其甚於前世益遠其可重困之哉以余公之言質之今日之敝真如目擊而數計之也減賦省役以甦凋瘵豈無望於仁明君子

陸文裕書與所親論延平云此處却寬廣有田成段落源頭活水分漿而浸時正見秋黃之際至此雖描畫不能盡鮮魚白飯輕徭薄賦極可治生人世仙界無以過此府署在山隈皆列平巖環蔽堂宇流泉繞階

推遷語卷之八

十

除入廚中時時拄杖登高谿山皆入几席風俗甚佳皆朴實勤儉如古人卜居無以過此吾弟能飄然一來可商量也近吳俗澆獷差役重煩觀此一書不覺情神飛越

宣德九年巡撫周忱奏切見蘇松常三府所屬田地雖饒農民甚苦觀其春耕夏耘修築圩岸疏濬河道車水救苗之際類皆乏食又其秋糧起運遠倉經涉江湖風浪之險中途常有遭風失盜納欠數多凡若此者皆須倍出利息借債迨至秋成米稻價債之後僅足輸稅或有斂獲纔畢糶糧已空者有之兼併之

家日盛。農作之民日耗。不得已而舍其本業。去爲遊手末作。以致膏腴之壤。漸至荒萊。地利削而國賦虧矣。今之時。去宣德之時。又遠矣。昔乏則有儲。今乏則無可借矣。昔兼併日盛。今巨室亦耗竭矣。使文襄公當此時。不知其如何爲。秦也。

當今所在告疲。而南北之困異致。舉其所宜先者。北都則荏葦極目。急營屯田以備漕梗。輕南運。南都則賦役繁重。在輕徭稅以存流徙。均偏累。山東則一望白茅。而多不耕之田。山西則逼近虜穴。而鮮室家之樂。陝西則內綜八郡。外控三邊。供應疲矣。而鋒鏑之患。

推遷寤語卷之八

主一

獨先河南。則上供宗室。下樛黃流。不堪命矣。而衡繁之役不息。湖地濱海。時修倭夷之備。則斂繁而民益困。西江衝繁。且禦水陸之寇。則土瘠而民愈勞。謂湖俗爲慆輕。匪特郵驛之苦可慮也。而溪洞諸蠻。恒虞嘯聚。謂川地爲險遠。匪特大木之困可軫也。而夷漢雜處。時存消預。閩中地狹人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東廣地遠法疎。寇殘之後。撫恤尤艱。廣西爲夷獠盤據。諸縣俱被蠶食。將無民矣。雲貴爲漢夷雜處。外通一線之路。長戎心矣。噫。思其艱則當圖其易。懲其往則思簡於今。其可無慎慮哉。

天下有有田而富之家。有無田而富之家。有田而富者。其利雖自田而得。然每歲輸官兼之差遣。一遇飢饉。則租耗力乏矣。無田而富者。其利自商販中而得。既無輸官。亦無差遣。雖或征稅。所傷幾何。貧富之分。無所稽驗。差發多致隱蔽。是無田而富。猶不若有田而富者之可憫也。仁民者。恤有田之民。而無爲無田而富者之所擠排。豈非循良君子哉。

習俗移人。雖賢者不免。所以不免者。何爲毀譽是非所顛倒也。一郡一邑。相去不遐。各自爲作。如好訐訟。好鬪狠。好奢靡。相勝。好任狹。相高之類。風俗所靡。生則。

推遷寤語卷之八

主一

習見。不知其非。爭相誇尚。未至則求其至。既至則求其勝。雖賢父兄。戒之。仁師友。勸之。不能改也。然則何如。是在爲人上者之責耳。知其重而亟反之。俗亦易革。孔子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書云。風俗靡靡。公其念哉。

吳與越相鄰。雖然俗頗不同。浙東古千越之地。其地利微無。甚貧。甚富之家。山谷之間。有一畝之居。十畝之田者。祖孫相保。至累世不失。又其土瘠。故其小人勤身而飭力。其君子尚樸儉。而敦詩書。吳人輕浮好奢。稍有蓄積。輒事宮室輿馬。服飾侈盛。故雖一時炫耀。

可觀而子孫旋即衰頹田園屋廬為他家所有小民
至於貧無蓋藏此見之余忠宣公均役記今復二百
年矣而俗尚猶仍其舊豈風氣異齊有未易卒變與
吳人尚鬼祈禳最盛一過病患輒事齋聖樂神之舉晝
夜留連妄言禍福牲十餘只供一夕之須香數套僅
充一奠之用其他誘取不使聞知固有婦欺其天子
隱其父歟費無藝豈實有餘或典質而一縷無遺或
假貸而倍蓰計息以致貲產破蕩老稚流移浮原其
情有甚於盜此意出劉漫塘論俗文揆之今時義不
為過

推遷寤語卷之八

重一

處

自古今來折獄一節最為難事發言盈庭激為聚訟深
情厚貌巧飾策言巨奸每為所隱善人每為所誣况
案牘旁午頃刻之間情偽未悉立欲論斷官府以為
差可了事而不知受枉受抑者多矣況繫之犴狴獄
吏司卒攢攻隊索毒朴橫敲中人之產立可傾費堂
堊遠於萬里何從而知之匹婦含冤上干和氣易曰
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蓋言慎也

折獄貴英敏又貴有術偶得許襄毅二事聊誌於此東
昌一武職子路遇素善庠生同飲於肆是夜武職子
被殺於途且無首眾疑庠生執赴官不勝拷掠誣服

襄毅視生言貌知其冤也廉肆中知同飲又有二市
井少年公意必此人也且時新歲少年得銀必且治
衣物乃拘刷市賈人私厝見一人買布數疋追而鞠
之即歎服得首於空桑樹中庠生遂釋泰安富豪王
南捷人折股而死移他所賄鄉鄰知見者事久不白
襄毅乃隔處知見者先取一人叩其居人門戶姓名
牲畜甚詳復取一人問之不肯服公乃大聲叱曰汝
謂我不曾親見耶歷數王南家花牛石槽等牲畜器
物甚具且云先取者已盡言矣知見者疑公嘗私行
遂惶駭吐實得屍而事白觀此二事則洗雪沈寃焉

推遷寤語卷之八

重

處

可無術哉

每見馳驟宦途者率不能無意必見詞中稱勢能撼國
者則曰此必貴人也必欲摧折以收不畏強禦之名
見詞稱錢可通神者則曰此必富兒也必欲故入以
之不受餽遺之迹殊不知苟存此念則受枉抱冤之
子必多况端道揆者知法守倉廩實者知禮節其事
有未必然者乎君子奉法持正鑑空衡平不媿不畏
自有天知鬼神且福及之矣何必借此哉此聞之大
老云然

韓魏公鎮大名魏之訟牒最多事無巨細公皆親決雖

在病亦許通報決之臥內或以任勞過當勸公公曰
兩訟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在吾一言
其可輕忽歟文忠公時之大儒曰吾昔貶官夷陵欲
求史漢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披閱其
間枉直多是乖錯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
親害教無所不有每嘆曰夷陵褊小尚如此天下可
知也於是仰天誓心曰自爾遭事益加勤謹不敢少
忽以今觀二公享有榮遇豈非盡心案牘之報與
竹篋加於臂指加於手夾棍加於踝此官府之常刑
也聞之先府君云我嘗受教於大老先生凡施刑頃

推遷寤語卷之八

五

五

自上而下血不攻心若自下而上則血多攻心易失
人命自此凡用刑率慎憶斯語故生平不致傷戕人
命不肖謹識之為筆記於此以告夫式敬由獄者
嘗憶先大夫海樓府君守星沙其時楚府儀賓沈近湖
者與護衛甘指揮有隙因構楚府謀反事下會審皆
畏事閉門王府庶人動數十人與沈儀賓豪貴輒推
門而入喧競竟不白而罷巡撫東橋顧公璘以檄先
公先公曰是非公府不可乃請武昌廳事凡奏內
稱造弓矢鐵甲及違式器物等凡護衛工匠先公悉
名追入至三百餘人因開門俾王府庶人及儀賓等

盡入因問弓匠曰曾造弓乎曰無之又問甲匠曰曾
造甲乎曰無之數問數對如上儀賓遂不能誣與甘
指揮各受罪而解由是東橋顧公奇先大夫明決首
入薦剡遂有聲湖楚間

古今刑之嚴峻者剗剔而下商鞅相秦增相坐之法大
辟加鑿頭抽脅鑊烹車裂之制漢興有夷三族之令
當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殛骨肉
於其市誹謗訾詛者又先斷其舌謂之具五刑梁法
罪人賊驗昭然而不款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為塚
高一尺上圓方容四兩足立鞞二十笞三十訖者兩

推遷寤語卷之八

五

五

械及至上塚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日上測七日
一行鞭凡經鞭杖一百五十得實不承者得減罪論
文宣性忍暴恣行酷虐訊囚用車輻壓蹙或使臂貫
燒車釘或使立燒犁耳宣帝殘酷有上書誤者鞭二
百四十名曰天杖又作霹靂車以威婦人噫刑得其
當尚猶不忍況未必當乎為民父母者其尚慎念之
哉

緝捕之役在內有番手在外有巡快固地方爪牙然緝
獲賊人未必俱實稍見影響即恣擒捕設為棚弔拷
掠諸法有龜黿綢繒善才拜觀音四馬攢蹄箍腦搥

筋名色名曰私棧使人求死不得其間吐實者固多
自誣者亦不少也仁民君子何如但令司捕其鞠訊
一歸公庭情亦易見安用此輩之酷掠哉存心如此
民自不冤矣予嘗親見一二負冤之子聊記於此云
爾

說者謂魏文侯師李悝作刑書至唐律而始備最號中
正當代所行之律損益乎此其律凡十有二章一曰
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
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
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而大凡五百條焉予謂法律至

推蓬寤語卷之八

七

今固為大備然欲於斬罪之中原其情法更復古之
肉刑以墨劓則官大辟分為五等庶無枉死張橫渠
亦有是論其曰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
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文噫此真仁人之言與

凡二十八章

推蓬寤語卷之九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毗政篇

下

毗國計之政

國朝鹽課兩浙鹽場三十五處歲辦鹽二十二萬四千
五十七引二百斤零福建鹽場七處歲辦鹽一十萬
四千五百七十二引三百斤零山東鹽場一十九處
歲辦鹽一十四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引一百五十斤
零兩淮鹽場二十九處歲辦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

推蓬寤語卷之九

一

七十六引一百斤零河間鹽場二十四處歲辦鹽六
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百斤零廣東鹽場一十四
處歲辦鹽三百五十一萬四千六百七斤零後增四
川鹽場一十四處歲辦鹽一千一百三十三萬一千四百
斤零雲南鹽場四處歲辦鹽一百八十三萬四千一
百七十七斤零此見諸司職掌者如此見今歲辦又
改為小引大引本色存積常股折色諸名目而數亦
頗溢於舊亦有如舊額而不增者邇來鹽法稍壞建
言者欲一變通之而未可得也

公鹽室則私鹽行私鹽室則公鹽行此其勢相為低昂

者也。邇年鹽法壅滯，多由私鹽盛行，嘗見刑部尚書胡公河議疏云：山東河南并直隸江北之民，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大役？乞勅戶部計議從權，於兩淮兩浙招商額外多賣鹽引，令其買補鹽煎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顧役近河貧民，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日促田賦所入甚少，而養兵多費，專賴劉晏理財，亦惟興此鹽科耳。況我國家全盛，食鹽生齒數倍於昔，鹽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鹽也。今取而歸之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為大利。且鹽既官賣，民間私鹽漸少，巡邏之徒可減，鹽徒意外之慮可無，予以為此先達有見之言也。謹著之，亦欲以聞於司政者云。

推蓬語卷之九

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小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立官障護，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宜地其禁，尚書王粲覆議曰：聖人斂山澤之利，以寬田賦，收關市之稅，以助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以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宜如舊。胡寅以為琛之言皆未得中道，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然亦未

害息矣。予竊謂胡寅之說誠是也。任民煎煉，從民貨賣，所過關津重權其稅，則國得實利而民亦便矣。又省無限訟獄，無限巡邏。

四朝志云：應產茶以市馬之處，官屬許其自辟置，視其數之登耗以詔賞罰。此宋制也。余以為當今鹽法大壞，宜特設鹽筴經略司於兩京，專典其事，具載余所著國計三議中。若許為之長者，得如宋制，自辟置官屬，羅致天下有心計之士，日夜講求斂放之策，使支候易而稱掣速，私鹽絕而公稅輕，不數年間效可立見。財何患寡？國何患貧哉？

推蓬語卷之九

鹽者煮於海而不乏，米者出於地而無窮，以此易彼，誠為兩利。且可假此以足國裕民。今天下漕糧運轉，南北軍民困敝，誠得立法于行鹽地方，非粟易不可得，鹽各鹽商，非運米不可得，引行令納米通州倉，方准戶部支引，亦如國初輸粟入邊之例，行之數年，商人視便趨利，必且屯河南山東等地方，以儲粟米，或於穰歲糴米，儲積通州等地方，以待輸納，粟不可勝食矣。然後會計所入之數，將四百萬石正糧，以漸減運，而徵各處折色，以實帑藏，且甦南北困敝，軍民誠萬世之利也。

隋高祖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
面肉好又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是時錢既
新出百姓或私有鑄鑄三年詔諸關各付百錢為樣
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詔行新錢已復用舊
錢貨易不止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自是
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又京師及諸州邸肆
皆令立榜置樣為準不中樣者不入市予以為此法
甚有益於錢貨為理者誠能倣而行之錢貨何患不
流通哉

一代之興當有一代之錢今歷代相仍無所變革似非

推蓬寤語卷之九

四

更新之義故舊錢益多新錢壅滯地方所尚不同或
專用何代或專用何色或全然不肯行用錢貝不行
職斯之故嘗見宋慶元間秦銷錢為銅器買者科違
制之罪又禁銅器民間舊有者限兩月赴官投賣每
兩以三十錢酬之合須依倣此制令民間舊錢悉輸
官重鑄每斤酬直若干止許將國朝制錢行用則
錢得流通而國家擅子母相權之利矣不然新鑄雖
多輪廓雖好徒無益也

漢桓帝時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雜薄宜改鑄大錢事
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

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
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
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
猶不能保蕭牆之內也我明朱熊氏曰錢者特天子
行權之具耳上之威令果行焉雖沙礫可使翅於珠
玉桑楮可使肩於錦綺片紙隻字飛馳於天下而無
凝滯令苟不行彼金節玉璽旁午於市而人有不暇
顧者况銖兩之銅乎肌膚痛切雖愛子不戀於慈母
錢何恃哉劉陶為白面書生識鑒至此亦可尚已予

推蓬寤語卷之九

五

謂不獨劉陶即朱熊氏論錢貨而歸重於天子之威
令焉尤知本哉

宋世楮幣多行而今不行者非時異也實由官不蓄見
錢以權之耳宋世自祥符初行於蜀其時以富人十
六戶主之其後富民稍衰官始置務諸路行之民以
為便行之浸廣以一千萬緡為一界至以兩界相沓
而行原其本始實由官中常蓄楮錢數百萬緡稍遇
交子法減價即官買之故其價愈重此當時斂散之
微權也今散在民間一色惟楮而不見錢又不可
以納官稅民間豈肯行用楮幣不行朝廷坐失百

萬之利矣。善理國者宜亟圖之。

予考宋蜀中交子自祥符辛亥至熙寧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雖知巧有不能易至。熙寧五年接續兼放兩界。遂編於蜀之四路。天聖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萬。至紹聖則增為一百四十萬。至元符則增為一百八十萬。辛巳用兵。中外之數有數百萬。淳熙而後。十倍於此。紹熙慶元而後。溢錢至千萬之數。向者止行兩界。每界所印三千八百萬。為率寶祐增至三界。共有一億四千餘萬。則宋世所行楮幣。何其盛也。天下增一億四千餘萬緡。又增市舶錢二百萬緡。宜乎其富於今日也。

推蓬寤語卷之九

六

交子之法。起自宋之祥符。流通於蜀。其後民以為便。遂行江淮閩浙間。楮賤。官出錢以斂之。楮貴。官出楮以散之。居者以藏銀為得。行者以挾券為便。一夫可帶千萬緡。而無關津議征之費。官府之折納。商坊之課稅。悉取足於楮。是以錢楮兩重。宋世賴之。今則不然。官徵見錢。而予民則以楮幣。宜乎楮幣之難行也。須依倣鈔法。不泥其迹。用銅鑄造。如漢世貨布契刀之式。當千當百之製。貨布濶下而銳首。中為一竅。以通貫索。契刀其首如錢而下如刀式。當千當百。製亦如

錢。而形體稍大。須規模其式。而損益之。風遭鑄成。花紋明著。當千當百字樣。如鈔法行用。每省置官務。官為散斂。如宋四川河東湖北兩淮交子之法。凡州縣交納稅銀。許納銅幣。准數收贖。民間赴遠地生理。許納見銀。給領銅幣。前路行用。如此。則權其利於民。握其利於官。斂散周流。錢幣為一。誠能行用百萬。則朝廷增錢百萬。行用千萬。則朝廷增錢千萬。不必徵斂民間。而坐收千百萬緡之利。下省民力。上舒國計。舍是則別無長策矣。

推蓬寤語卷之九

七

宋時供億半藉市舶。福建廣南置官提舉。兩浙臨安明州秀州溫州江陰五處各立市舶官。監抽解。高宗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者。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又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來遠人。阜通貨貲。其時通計抽解興和買。歲計約二百萬緡。其所入之厚如此。我朝因懲倭夷反覆。遂嚴下海之禁。然濱海巨室。亦時時私通買賣。不絕。正德末年。嘉靖初年。倭夷以入貢為名。實與浙福巨家私相交易。若當事之臣。因而奏立市舶。如宋之制。則國家得無窮之利。而無兵刃之害。稍加防閑。亦無大患。奈當時

諸臣無遠見坐失此利卒使通番之人勾引倭夷入寇劫掠數載朝廷選將調兵供億鉅萬其與開市船之利害何啻什百千倍哉況其入寇之時尚以倣買賣爲名則其終始可見矣受誘而致死地無非冀通市舶而豈料其僞也今王直死矣海上尚不能保其無事防春之兵吾不知其所終已

國朝漕運十二總計用官軍十二萬有奇船一萬二千有奇運糧四百萬石國初尚用海運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於遼東永樂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石於北京十二年接運海運四十

推蓬寤語卷之九

八十一

一萬四千八百一十石於通州自是而後始專用會通河僭運海運遂絕近因連年河決始建沿海僭運議然聞膠萊廢河中爲山脚所阻曾經副使王獻燒鑿未成若果可通以裨國計似亦非小

運使許詞字廷章好言天下事其所措法率出人意表嘗擬漕務疏欲江舟達淮淮達汴至開封府陸運至衛輝入河若河澀則悉從陸別設官司招募不過百十里可達京師庶緩急得濟未上而卒觀其意一惟遡河而上河流深廣可以避開河之艱澀又鮮河水之淤決似亦可行是在憂國計者圖之也

予觀淮徐而上至山東江南北直隸地方廣輪數千里旱則俱赤澇則俱浸古稱沃壤今爲瘠土古稱富庶今爲貧窶傷哉陵谷之變遷也今之山東齊魯之舊邦也今之河南鄭衛之潰墟也今之北直隸燕趙之故都也昔如彼而今如此何哉議者曰山東河南北直隸一帶皆濱海之地潞河白河衛河沁水皆由直沽直瀉入海今須於河流將盡之地修築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爲長堤隨處各爲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鹽水之內以洩淡水之流如此則沿海數千里

推蓬寤語卷之九

九

悉成良田北方五穀熟則南方轉輸省南北俱富庶矣其議良然是在司計者之留念焉

土地一也南北不殊今山東陝西河南北直隸等處一望荒地狀若廣漠京邊賦稅轉輸全藉江南今江南困敝矣不預爲之處萬一地方多事則西北軍民將何仰藉計須於高亢之處按河舊迹以興新利設法屯種民食庶有所給嘗考我太祖憫念時艱鳳陽尤甚乃發罪人工役屯種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

屯種。今須舉行此法。凡天下間徒問軍人犯。不必解發驛遞軍衛等衙門止發拋荒田地處所分投墾種。不得住劄一處。致啓亂階。亦不得縱令逃亡漫無成績。如此數年。則江北粟米必裕。可以寬東南之漕。可以壯西北之勢。真萬世之長策也。

國朝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接濱海。北連沙漠。相去各萬餘里。南北直隸二承宣布政司十三總府一百五十九州三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一十四實計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此我朝輿圖所轄之大略也。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餘石。

推蓬寤語卷之九

京通二倉每年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各倉每年運米七十萬石。絹二十萬五千餘疋。絲十九萬七千餘斤。綿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餘斤。縣布一十三萬八百餘疋。每歲辦鹽一百一十七萬六千餘引。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此我朝歲入賦稅之大略也。京營并在外衛所中都承天各邊馬步官軍共八十四萬五千餘員。名兩京文武官二萬四百餘員。歲支俸糧共該若干。各邊鎮應發年例併新增調集軍馬等項銀四百四十五萬餘兩。各王府每歲祿米共八百五十二萬餘石。各府州縣廩膳生員三

萬五千八百餘。共該廩糧若干。吏五萬五千餘。共該月糧若干。此我朝歲出支費之大略也。以入較出。出者常浮。而入者常歛。是故歛者不可不益也。浮者不可不裁也。益非取諸民也。裕國而無傷於民。裁非損於公也。足用而無病於國。如此斯可以言善理財矣。如此斯可以言善植國本矣。

今之議者謂海運可復。講不知得其理。則可復不得其理。則不易復。海運之行。非沿海岸行之難。放大洋之難。海道出海。自劉家道出口。各有程途。各有宿泊。島嶼且近海岸。俱有淺灘。惟山東萊州一路地方突出。

推蓬寤語卷之九

土

海中五百餘里。不得不放萊州大洋。自此有白蓬頭石。礮成山。金嘴石等島。險始不可言。若得出揚子江沿海岸行至山東麻灣口。自麻灣口別撤入船運至海倉口。相去僅三百七十里。中間原有膠萊廢河一道。可以疏通到海倉口。再入海船運至直沽。一二日之程耳。元時一歲兩運。其易如此。若不出洋。其勢尤易。今海上無事。浙直福廣沿海一帶兵夫口糧難議裁省。莫若就令將備倭船隻裝載京運。前往直沽交卸。豈不尤便。私計如此。留意世道者采之。

近時泉河誌附論海運云。嘉靖初年海道副使王獻燒

斷馬家濠山海道遂通。惜功未及就而遽廢。今自膠州下海南至海門崑山一帶商船通行萬無一失。自昌邑新河下海北至直沽天津一帶亦舟船通行萬無一失。中間自膠北至昌邑陸地未通者百有餘里。然秋後霖潦猶可通。無復高山厚坂爲之限隔。稽之往牒。平度東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至膠州分爲南北。元人嘗治開新河店通海潮徑達安東。以避關洋之險。今當可訪而得此道。通計自海門抵天津不過千餘里。達之不過十餘日。且無放洋之險。牽挽之勞。批剝之費。視之漕河所得不知其幾什百倍。議者

推蓬寤語卷之九

生

乃以開鑿之難財力之困爲慮。殊不知爲國家建大計。苟利足償費。猶將爲之。况萬倍於此乎。今之膠萊廢河長不過百里。可執畚鍤以從。可計時日而就。縱大費亦一里千金而止耳。若海道一通。以江西江東湖廣之粟。照舊河運。以浙東西瀕海一帶。悉由海運。表裏相資。以甦漕卒之困。此誠經國至計。因附錄於此。以告有志世道者。

江水行萬餘里不決。而河水獨決者何。曰。江水源小而委大。故不決。河水源分而委合。故決耳。江自岷山發源。流出三峽至荆襄而始大。九江而下衆流俱合。江

水益大以深。其水又清。故亘古無決患也。若河水自星宿海發源泉百餘泓。始分爲九枝。復合爲一。迂迴而入中國。下龍門底柱。逾平陽經開封下徐呂而趨淮泗入海。其流反狹。僅有直沽青齊二道入海。鮮枝流可分。且石水斗泥。其沙漸淤。下流逾淺。遇夏五六月之交。大雨時至。衆水皆集。上流烏得而不決也。此其勢有不得不然矣。治河者當歲歲舉撈淺之法。使淤沙不得匯爲洲灘。則下流疏而上流自無患矣。謹誌鄙見。以俟夫司計者云。

推蓬寤語卷之九

生

淺澀則上流不得不橫決。我朝南有陵寢。北有京邑。尤宜慎其衝突。邇年因河流頻決。議者猶稱賈讓三策。欲內徙民居。以爲曠地。北放大河以入渤海。不與水爭地。此施之漢世可也。今東郡適漕運之途。清河乃舟楫之會。若推讓策於今日。則運道所經。或高爲隄岸。或卑爲黃流。柳子厚謂古法不可行於今者。此類也。縱如賈讓之議。河有淤沙。亦不能保其終不決。噲。但時時疏其下流。則上流自可無患。此事防未然之慮。若待決而後塞。則工力大費矣。

余忠宣曰。宋南渡後。河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非

漢之故道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漢武帝時無異又曰中國之地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海者一皆趨於東北古河自龍門卽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又曰河天下之濁水也凡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宋觀河所決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卽窮居大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蹤跡又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故河之南徙也難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迥其勢然非有他說也忠宣諸說與可謂知河事者通年每遭霖雨下流不能去

推蓬寤語卷之九

五

吳

輒決決則舊河旋沒而新決水泛溢無歸漕河所係匪輕殊爲可慮因著余公之說以裨河計云

嘉祐六年汴水淺澀常稽漕運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闕於此則爲木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稍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與役而衆議以爲未便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阻敗事宜勿聽役旣半木不足募民出雜積岸成而言者始息舊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爲駛直平夷操舟往來便之宋應天府今歸德州是今印州宿遷一帶河道

遇黃河水不通亦淺漫阻舟但以椿草築壩逼水若如宋人爲木岸狹河頗爲省易

熙寧六年開直河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卽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卽以濬川把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澀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得退背魚之助見河淤塞則用魚杷濬之今漕河淤淺只用筐鉢挑撈勞而無功當用木長三五尺削如魚之狀虛其中實以鐵外布鐵釘如蝟毛繫其首置河中往來拽之沙泥隨水而去惟多用及在流水中乃効宋濬川杷其制無傳疑亦此類

推蓬寤語卷之九

五

凡二十一章

毗邊備之政

我朝混一寰宇東南僅留交象一區界封陳氏不隸職方在西北則河湟幽燕綿亘萬里足與漢唐盛時相埒至永樂間捐大寧於兀良哈而京師肘腋始疎

宣德間徙開平於獨石而宣大藩籬漸薄其後內棄東勝外棄哈密雖利害稍與開大不類而謀國者安陋就簡往往踵為故事近霍文敏公條疏邊務數以此歸咎三楊識者以為確論今迤北諸虜得以出沒開平而朵顏等衛在大寧者雖號稱外臣歲時通貢實與彼聯姻鄉導黠驚日滋往歲花當父子節邀都督之階朝廷竟不能遠蓋可見矣嘉靖庚戌秋八月迤北虜酋俺荅者擁衆餘十萬自遼右寇密雲深入昌薊兩晝夜徑薄都城胡馬蹂躪幸即退去君子安不忘危蓋思為先事之防哉

推蓬語卷之九

未

國朝設九邊以限華夷洪武初立重鎮六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曰寧夏永樂初增設薊州正統間增設榆林固原是為九邊嘗考兵書朱驥巡邊至甘肅見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何以禦寇翼日大集轅門問先年大軍過虜於魚海先退者為誰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拘於衆三軍股慄因謹斥候嚴部伍軍容肅然又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今者世平易玩各邊大都如此任事諸臣能視此為例邊事何患不飭邊計可

患不充

洪武中宋訥上守邊策有曰備兵在乎足食足食在乎屯田今宜選其有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銀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事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取給葉文莊所行與宋學士之策相表裏使今日各邊

推蓬語卷之九

未

皆如此則糧粟奚可勝用哉

胡虜所以致強能為中國患者蓋彼得休息生養吾則徭役困敝彼得威殺專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均於下敗則恥歸於上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彼雖夷狄其賞罰信必能得人之死力金匱黏沒喝對宋使馬擴說道南朝劉起慶用兵一夕逃遁你看我家用兵有走的麼嗚呼夷狄且以信必致強況堂堂中國而顧有媿於彼耶此談邊事之要務併著其說

宋太祖不得邊險夷狄最強南方未一時勢難矣宋祖

乃注意謀帥命郭進李漢超等備契丹董遵海等略西夏專制久任至十餘年不易凡郡中榮權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牙爪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入朝必召對命坐厚爲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資富能養死士間諳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用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東南削平諸國宋祖將將之賢其誠萬世有國者之軌範矣木牛流馬自諸葛製之其法不傳久矣近見方士有其圖製且云傳得其法若制造可以行用其狀如小車

推蓬語卷之九

六

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機在舌軋之則機動而行但未曾造試誠訪其法而製之令各邊行用省人搬運奚啻數倍諸葛作之吾人述之可自諉弗能哉不特此也古法具載玉帳鉤玄虎鈴等經者尚多當不吝重賞構求知巧之士制造諸器以備不虞此邊鎮至要也

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劉裕伐秦爲魏軍所遏將軍朱超石等以車七百乘渡河北岸爲却月陣以太弩及稍千餘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豫州

刺史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唐馬燧鎮河東爲戰車冒以狻猊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過奔衝討田悅大破之前代名將用車取勝往往而有今日禦虜長驅若用小車倣古諸法拒之亦無難者

推蓬語卷之九

七

秦漢以來多以弩取勝今日北方軍器未見有用弩者嘗考歷代用弩取勝者孫臏拒魏馬陵萬弩齊發而龐涓死漢高帝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而匈奴却虞詡禦武都羌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而發無不勝盧毓節度四川爲大櫓連弩兵而南詔憚之宋師討李繼遷非萬弩齊發賊不易破景德澶淵之役非弩射殺捷凜契丹未易服以至劉裕敗魏河上之師韋睿走楊大眼之衆無非以弩輔車之效若今訪求強弩巧式製造供戰何勁敵之足畏哉今日軍伍不煩清解不煩謫充不煩預養不煩召募不至大更張駭世而兵自足民自安者惟有民壯一事若因今法稍加損益俾不失寓兵於農之意足可聖父有一仁人宦臨江府原無衛所附郭清江縣止編有機兵八百餘名亦設置教場四時操練一如軍制

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卽率以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今民壯貼欠皆是朋合別圖丁糧顧募等役尚未盡善稍稍變通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名小戶丁單糧寡者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視寇警之大小以爲發班之多寡雖不拘拘於井田府兵而實享井田府兵之利以今之法行古之制雖聖人復起必從斯言矣

疆場之兵守在四裔固王人之所有事也乃今邊鄙戍卒墩堡基置守密而力分似宜裁省煩細聚爲雄鎮使聲勢聯絡擊首尾應然後可以制禦狂寇今固難

推蓬語卷之九

軍

讀

於輕議也若腹內之兵終歲游食徒費廩餉一有警急輒事召募又焉用此輩爲哉議須除運軍之外其各省府衛分住劄官軍汰其老弱選其丁壯擇一空曠地面調集一處每三千人作一屯營而選參游數員轄之無事令其屯田有事調其征進三時耕耘冬隙講武如古涅中屯田之法每省量其邊腹或置二營或止一營氣勢雄盛力不單薄卽有小醜可朝發而夕俘也其各府小小盜警止須民壯兵快巡邏刈除足矣比而擬之若湖廣之有永順保靖二司廣西之有永定遷江五屯雖夷夏異致固皆地方所恃以

無恐也

唐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俱足粟麥必賤府兵亦成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敝爲富強也命行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贖罪吏九百餘人

推蓬語卷之九

至

讀

給以來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萬緡夫李泌韓重華所營屯田卽今大同宣府陝西諸邊之地而趙充國所屯卽今甘肅地也前人之事卽後人之師有爲者亦若是朝廷有大覽令大典章必有名公碩人嫻於辭令然後可以動衆唐封敖爲李德裕所器會昌初爲翰林學士屬辭瞻敏語切而理勝武帝使作詔書慰邊將傷

瘼者曰傷。傷。體痛在朕躬。邊士聞之爲之感泣。由此觀之辭之不可已也如是。

嘉靖丁酉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興師責問。先是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嗣爲陳暲等所殺。暲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竊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瞻等告變。且以黎寧爲請。朝廷遣都御史毛伯溫征之。夷人上狀爲登庸送款者甚衆。公懼夷性叵測。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雷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

推蓬寤語卷之九

卷之九

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立。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正朔伯溫遂定計。以十一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候。命公爲疏請。上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詔班師。此出毛東塘家乘因疏其略如右。

西南國度有鬼國。出利鐵。而人好鬪。故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邇年倭夷入寇。所募率多鬼國人。有白番鬼黑番鬼諸名目。白番鬼如倭形而悍黑番鬼卽

古所稱崑崙奴。其。吾。關而忘死。倭人率以五十金買一奴。阱之海舟尾。中遇戰則縱之出。以獸之給粗糲之食。不與同飲。食稍不閑之卽同儕亦加殺害。蓋天性然也。倭夷之取勝大率藉此。倭之野島人次之中國通逃人又次之。若掠鄉村農人止以供嚮道之役耳。

倭奴所住之所率通開四壁。前後相望。謹禍患也。聞其所居島中亦如是。每作食具必人自舉火。不與儕同。所作飯必用糯米所食鷄鶩鴨諸牲必去頭尾以火燎去毛。卽入口啖之。血流以爲鮮。美牛羊亦然。未嘗

推蓬寤語卷之九

卷之九

熟食亦能誦經。見佛像神像則作禮。亦有好奇善不肯殺人者。頭盡捻去髮而留頂髮稍短。趾如中國人而所穿草屨多圓。僅蔽足指。根則不著地。以便橫跳躍也。多智而善詐。來則假中國衣衣之以探消息。去則懸羊蹄擊鼓。使敵不敢追。其狙詐率類此。

器械精利。莫如倭奴。嘗見其所製鳥嘴銃一具。與中國所作迥異。用寶銅鑄成。以利錐碾成銃孔。光潤異常。不製木柄。惟緊繫於臂。實藥加丸。以火燃藥隨發。隨至。且無聲。無由閃避。可以射鳥雀。命中。况我兵乎。故中國十銃不足敵一。但倭亦自愛惜。不肯輕試。使以

此長技嘗謂中國其孰能當之哉見籍云器械不利

以其卒與敵也勝敵之術尤當以利器械爲先

倭夷戰具多舞雙刀刀長五尺餘雙刀所及丈餘鋒利

不可禦又加手舞六尺計開鋒一丈八尺有餘技又

閑習一奴舞刀而來上下四旁盡白僅見鋒鏑不見

倭奴無間可入我軍攔其鋒者無不立斃竹弓長八

尺以足踏其預立而發矢矢以海蘆爲絛以鐵爲鏃

鏃闊二寸爲燕尾重二三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中

則人立倒身無甲冬夏惟花布衫下體短袴輕捷如

飛亦有鎖子甲當是頭領所御甲尤精堅稍長一丈

八尺餘製亦工緻人又有臂力能生拔牛角一人力

不下數百觔又解陣法善埋伏數遶出我軍後兩面

夾攻故我軍常敗北倭奴能以寡擊衆恃此耳

倭夷入寇時海上方治兵甲藏兵之室竟夕聲吼旗端

五鼓時俱現火光又有異者華亭縣治試新銳方裝

藥加礮立庭次未燂火忽齊發聲響震一邑盡驚張

尚書經爲視師趙侍郎文華奏劾未報張自吾郡

嚴裝出城城門放砲砲碎飛鐵殺其輿從一人張震

于躬竟罹伏鎖之禍噫東南兵變不戢是禍張公凶

禍亦顯然象天人之際豈相遠哉

推蓬語卷之九

書

七

甚哉用兵之神也苟中機宜卽禽鳥走獸皆爲神用騎

劫之攻亟矣田單取牛千頭水以五彩束刃縛火捷

城而出卒收齊城李全忠之圍殆矣王處存以輕兵

三千蒙羊皮衣布之野李全忠軍望爲群羊爭趨之

遂爲所敗以至放鴿颺箏俱稱勝算馬鈴羊鼓盡是

神機頃刻之間變化不測俱在爲將者一心之運用

也若夫衛公之使鶴楚固之觸鹿與夫驅虎豹而徒

使股慄列象陣而竟假獅敗者兵云乎哉

用兵譬如圍碁碁有侵掉黏樞兵有坐作進退皆有法

度一失成規便遭敗衄拾死向前之語殊未得理使

推蓬語卷之九

書

七

爽秋不審成規冥悖而進能必爲長勝之家耶宋神

宗問顧臨以兵學臨對曰兵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

義者循理動靜之機安危所係觀臨之對談兵一事

豈可孟浪哉師出以律好謀而成固吾儒之兵法也

號令須素明軍士須素習若一旦渙號則不能信從宋

守約爲殷師自入夏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

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頗不堪神宗一日以問

守約曰然上以爲過守約曰軍中以號令爲先臣承

平總兵殷陞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

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臣守一障臣庶幾

或可以使人也。此卽匈奴殺其老上單于之故智。若軍中射其愛馬愛妻而不顧則無不可使射矣。

動大兵役大衆鼓譟之機全在賞罰得宜。然古今多有異論。或欲輕賞重罰。或欲輕罰重賞。皆非勵世磨銳之術。嘗觀兵法曰。民無兩畏。畏我侮敵。畏敵侮我。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言重誅也。三略曰。投膠於河以飲三軍。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言重賞也。罰不重不足以鼓避。賞不重不足以飲趨。古今成大業者皆恃此趨避之權耳。爲治者亦復如是。駕言蒲鞭示辱。或印刑忍不能予者。何足與成事哉。

推蓬語卷之九

素

嘗讀武經七書其所言量敵慮勝應變全衆之道雖變化萬端動若神明皆一將之任也。其所言不詭於王略者予竊有取焉。孫子曰。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吳子曰。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又曰。將用其民先和而造事。司馬法曰。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人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尉繚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矣。三略曰。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六韜曰。以同欲勵士。此七子者未嘗相沿襲爲書而其語若合符契。皆有得於王師說以犯難。

之旨則爲將之道斷可觀矣。若因敵之情因地之形因事之變而神之可生焉見便則戰見不便則止行吾所明者師之常也。而何庸述焉。

兵家之術有占驗有方位有符呪。雲日風角此占驗也。開生閉死此方位也。驅丁使甲此符呪也。大抵兵家神道設教多有驅使鬼神之法。亦自不可缺者。如今之演禽奇門最稱神應。雖方位有定然其驗處不專在此全在信香一品。攝召鬼神然後驅使如意。古人遇戰或大風揚沙或陰雲蔽日或空中神兵相助與夫神弓神彈神鎗之類勝敗之形頃刻變幻皆神之

推蓬語卷之九

素

所爲也。後之用兵者亦宜搜訪學習以冀萬全。母曰。我堂堂之陣焉則固而陋矣。

袁州府武衛志云。承平百七十年法網日疎。武衛尸其職而兵不教。戰流竄通徙。十之六七其存者率柔脆。聞砲鼓格鬪聲畏怖欲死。正德間華林蕭聚及寧濠所集皆烏合耳。平時佩虎釵金縷廩食粟者不能被介冑挾弓矢一戰顧鼓勇而陳。盡市井民兵國家所獲衛力僅轉漕歲數千人耳。嗚呼。此言確盡當今軍衛之病。觀袁州一衛而天下可知已。

唐李抱真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

藉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射歲暮都
試行其賞罰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
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曰昔太宗籍兩河強壯為
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
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為官
軍也此二者所行庶幾古寓兵於農之遺意其視竭
四方之力以養無用之兵者利害蓋相懸矣

晉書云平蜀之後其將問蜀士曰孔明言句何其瑣碎
士曰簡辭惟聖惟聖則可彼師旅之衆故當詳論嗚
呼臨軍固當詳論矣然志以帥氣正當遵淡泊寧靜

推蓬寤語卷之九

大

之箴以自諭也而竟以食少事煩營中星殞何哉
周世宗因高平之戰按誅潰將樊愛能何徽等以振軍
法遂能變弱為強戰勝攻克宋太祖始為周世宗將
與敵戰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陽為督戰以劒砍其
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劒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
部兵莫敢不盡死暨即位復斬川班直妄乞恩澤者
四十餘人因與臣下論及唐莊宗事拊髀歎曰二十
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兒戲
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劒耳嗚
呼若二君者其真得威克之道哉

凡二十八章

推蓬寤語卷之九終

往不肖侍中條長公筆楮抵今殆卅有餘年矣因憶
長公自幼性好博覽誦讀外有見輒好倣效之始有
師好詩輒學詩見祈禱有驗輒學祈禱嘉靖丙申先
中憲公收大瀉寇多集兵書長公輒喜談兵且好習
韜鈴星遁射弩諸法自楚歸吳卽捐夙好專業舉子
游膠庠間有聲時衡山諸公以書鳴輒學書波及於
古蹟名繪善鑒賞已而有以養生說進者輒喜談養

推蓬寤語卷之九

大

生蒐緝玄家語無慮數百種其于禪梵之說尤益精
詣至於醫卜課命相術諸家輒復涉其波津而闖其
閭域雖專家自以為莫及也噫長公天才亦既敏甚
哉今夏自京國歸以推蓬寤語授不肖俾校之大都
發抒其生平所好而樂之者而融通貫徹則視昔益
遠矣夫玉剖于璞劍露于匣其光芒照耀即途人皆
知寶之但敘述長公得斯之由以終校理之役則不
肖烏能以無言

隆慶辛未中秋日弟升亨頓首謹志

推篷寤語餘錄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萊峯先生手錄先儒格言四條

上蔡先生答胡康侯簡云承諭進學加功處甚善甚善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術乃可得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好事期待也非是小事如禪家透聲色關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小歇處然須籍窮理功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萬無見道之理

推篷寤語餘錄

明道先生云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相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益良知良能不喪失以昔日習

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籍溪先生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

考亭先生云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辟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已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著身已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

推篷寤語餘錄

西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右四條先生乞中江莫公書銘座右未報而謝世語載中江公跋中先生歷官廣西憲副以理學名於鄉今祀鄉祠

萊峯先生揭座右格言三十一條

純陽詩云不負三光不負人不欺神道不欺貧有人問我修行法只種心田養此生

草廬云敬字最難識有三義一曰敬畏二曰常惺惺法三曰收斂不容一物

六祖云慎勿觀靜及空其心

心能轉物即同如來

須向自求莫從佗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

重內而輕外已大而物小

人命無常呼吸間眼觀紅日落西山寶山用盡空回首

一失人身萬劫難

一回入去草薶鼻牽將來

虛心切已

見之未真養之未熟臨事乃爾

虛齋云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有才謀者

推蓬語餘錄

五

不多言惟見世之邪人佞人與細人始多言耳夫未
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文公訓子帖云大槩禮數只要恭謹詳緩不要倉皇顛

錯

以上十二條癸亥九月十五日後學周思兼謹

書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知此則天下無不

可為之事

井甃無咎修井也和靖謂學者吾人但好做四文功

夫

心中須常欲有所事不然便是放心

放教虛閒自然見道

衣冠瞻視手容足容之間出門使民守口防意之際

須去那不合做底事

戒之慎之曰慎一日造次顛沛常在于斯

言行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顧復無慮

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

門前逕路無令窄逕路窄時無過客過客稀時逕路荒

教君滿地生荆棘

以上十條九月十一日思兼謹書

推蓬語餘錄

從佗謗任他誹把火燒空徒自疲

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

乎事物之內

聖人三戒俱以血氣言血氣之治學之極功也

賊不打貧家兒

入頭處得了後不得辜負老僧

鬼道之盛其人道之衰乎

隨緣安分

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以上九條思兼謹書

先生聯通三教貫穿諸子所揭諸條皆古教精意可以占先生所自得云

萊峰先生與余往復十札子

昨承示回陽訣思之未得其要古德常言看牛法牛力大難看惟穿其鼻乃可制以譬心最難治惟得其要乃可定也弟正是未得穿鼻之法耳惟我公不吝指示萬感萬感無病者以死生二字穿鼻略有病當以知命二字穿鼻但不敢自比於夫子耳

記曰君子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今

推蓬寤語餘錄

五

人終日營營無非只是為名為利推原其故其開先處必有所在君子清明在躬方能於此看破

見田兄欲借陳上陽趙緣督二公金丹正理望慨賜幸

幸昨暮問道于豫齋居士彼云一點陽精原無定在

只當於日用上顛倒求之隨處皆是其言可謂有理

附聞

日來讀金筍寶錄初甚敬信後略可疑謹此參問于有

道平叔作悟真篇文既高雅氣亦磅礴且出入經傳

貫穿百家此歷代名賢所以共尊仰之以為參同之

後才有此書也今此書殊不相似何耶悟真作于元

豐政元是在神宗時矣今此書乃屢用朱子集註豈神仙住世至理宗時尚及見吾晦翁夫子耶幸為我決之

昨見田兄又欲借金碧經諸真玄奧諸書幸兄逕與之三教之所以竝傳總為無欲二字無欲故能垂拱而治無欲故能成佛無欲故能結成金丹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草草問

賤體已復常承垂念感感三教本同只是入門處稍異耳但當求其同處則邪狂之術無所容其喙矣晦翁之意出於左氏劉子一論古人已有定命之說其道

推蓬寤語餘錄

六

主於敬義即太公丹書也草草

舉示丹經四種約略誦過脩真或問清淨經註皆正言

高論然非金丹要旨也石函記詞義古雅似亦非參

同金碧之儔淺學之士未易窺測也惟柯山原本博

采真言燦若美錦令人玩味不能釋手愈讀愈愛愈

玩愈深正如暑天長路飢渴方深甘露在前美炙在

後豁豁間隔虎兕相守宛在目中未得入口奈何奈

何雲房有云神仙言語不關書徒積丹房萬卷餘明

當不須閒議論都來一句令元虛強猜妄臆疑惑轉

甚耳衡老二扇奉納幸照入萬萬不次

辱兄教愛感刻不自勝適讀丹經云太陽流珠常欲去人此指猿馬言也卒得金華轉而相因玉吾以真鉛為金華不識何以能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此必積久致然何以云有頃之間所謂解化為水竟是何物陽乃往和情性自然其功甚大全在金華一句此當求神仙子細論也草草不次

弟領至教多矣玄淵之旨未嘗不悟只是尚有形骸之隔所以不能無疑適承來翰諄諄數百言透徹明盡前此所未聞也精氣即金華積累即相因此言何等軒豁詳至又言若無主人賓朋無因而至尤為高明

推蓬寤語餘錄

七

弟今日敬服吾兄壓倒玄家諸公矣然弟尚疑兄秘而未盡言而翰末復以緘默為期此恐與絕道二字頗相背也適作文林扇方就大覺清淡如何草草承示房山之作更長一見識要知前輩作畫全在筆法與作字相似至於形似乃其芻狗耳仰見我兄識鑒之精友義之真切也敬服敬服草復

先生與不肖往復教翰大都究極理道多不能盡錄錄其關於玄教者如右云

萊峰先生示教空色戒

何謂色物皆色何謂空物皆空何謂色思其食則實思

其色則實何謂空得其食則空得其色則實非實慕之則實空非空履之則空是故食色之空空而實食色之實實而空空之為用大矣哉其食色之歸墟乎實也者食色之途也空也者食色之居也求食之途忘食之居則五臟絕求色之途忘色之居則七神滅當其絕當其滅孰知其食孰知其色空而已矣知其空融其實知其實守其空食者食非吾食色者色非吾色其知空也夫其知空也夫

萊峰先生為余雜題六首

性理抄跋

余少時與前輩論議至性理之學大率皆

推蓬寤語餘錄

八

能成誦余每自愧以為弗及後遊南北或與諸生較藝每有問罕能舉其要領蓋近世學者與前輩相遠如此今年秋中條李君以向時所抄性理語見示亦為之歎服今人誦習帖括往往取高第至於本領學問視之若第二義然中條乃能肆力於此辟之問水欲窮其源登山欲陟其顛可不謂知本之學哉唐人常言文選爛秀才半當時習尚與今相似然韓柳一出而陳言一切盡棄捐勿用天下事未可逆料要之用心于根本者猶可救藥也此聞之小山莊君云然余有感于其言漫識於此嘉靖己未重陽日萊

峰周思兼頓首書

來教云性理鈔米命塗抹殊未足以發揚盛美幸
改正之如欲刻行弟當另作也

傳燈摘語跋 昔陸遜拒蜀師先攻一二寨弗克曰吾
已曉破敵之策遂得大捷中條居士讀禪宗正脉遇
會心處輒為拈出父之成帙此卽陸公遺法也識得
此意可謂不出山門參遍天下修行人善知識嘉
靖辛酉五月萊峰思兼書於太玄草堂

來教云摘語甚妙不能釋手向來為珍語所困反
無所得今日始得一快也弟欲改作傳燈摘語何

推蓬語錄餘錄

如謹奉返

席上輔談跋 中條山人以丹書見示無慮數十冊讀
之頗久了無所得最後得此書如泛舟巨浸中初望
見畔岸為之忻然全陽不得志於宋又不欲事元蓋
隱君子也集後商山老人一跋尤高彼所謂商山其
志可想見矣或以石頭馬祖之流疑之非也中條平
生議論大要得於全陽為多全陽之學又來自海南
先生一派世之學者與其餐龍肝而不得不若啖豕
肉而致飽乃所願吾其全陽也夫 嘉靖己未五月
朔蓬萊山人書于紫霞仙館

來教云席上輔談謹為作一跋於后所以志喜也
幸改正萬萬

千文帖跋 昔人謂投壺非著意非不著意莫知所以
然而中余性好書終無所得中條君下筆輒佳學諸
家書時時亂真其得投壺之妙者耶

姚少師集序少師本禪家作禪家語不甚做策至作吾
儒家却甚精彩人謂和尚原從內典中發大知識或
者又謂此老平生全從儒家學問中得力二者未有
定論余謂少師若余當舉偈問之曰夢前雲版響
覺后蝦蟆啼蝦蟆與雲版川嶽一時齊請和尚道不

推蓬語錄餘錄

知渠甚麼生轉語 嘉靖庚申二月晦無懷道人周

思兼書

硯銘 李子遊於梵氏之宮有石臥於道左顧而相之
曰硯材也命匠氏琢而規之以為硯以示周子曰是
棄捐荒墟不為世所省視有年矣一旦遇識者得為
硯以廁於文士之左右詎非幸耶周子曰子不見犧
牛乎衣之文錦食以芻粟非不尊且顯也然終不如
孤豚今子之硯則幸矣竊以為不若山林之樂也李
子矍然改容起謝曰善哉吾乃得養生焉請為之銘
銘曰或徙之命也或琢之遇也徙之琢之伊誰使之

材也 嘉靖癸亥十月二十有二日蓬萊山人周思兼書于紫霞軒

萊峰先生見贈詩二首

擬古二首贈中脩先生 詰朝讀丹經與客談神仙黃芽與白雪議論兩悠然因之畫八卦須臾歷三田遨遊日月側想像崑崙邊雖為庸人疑庶得達者憐 攜手步叢林情意彌繾綣囊中惟道書所持不盈卷至理怡人心詎覺巖色晚驚塵日以新道心日以遠澹泊無所為因之成偃蹇

方港一先天墮一首

推蓬寤語餘錄

土

素

昔白沙先生有云文章功業氣節果能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雖有聞于時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白沙斯言固亦為逐于文章功業氣節者發然亦尚有三者之心在也惟明道先生有云雖堯舜事功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一語道得盡善學者能舍小務大窮之于微能理會程伯子所以道得盡并看破白沙子所以尚有文章功業氣節之心在則庶幾可與進於先天之旨矣

萊峰周公以豪傑之資文章功業氣節固所優為者予更欲其以必至聖人為久要試于此處理會何如也 嘉靖戊午秋湛一方與時書于泖湖舟中公其藏之以為左券它日再見毋負斯言云先天墮附錄有道參之月到庚辛際時當亥子間雷從布釜起風自玉園還上帝元開戶先王未啓關至無神至有生地復生天

拙作先天論呈萊峰先生一首

凡人之運用作為皆氣也是故經之為文章崇之為功業立之為氣節千種萬類未嘗不資夫氣是氣也函

推蓬寤語餘錄

土

素

於太始原於至虛盎然充然灌於百骸施於無極由心運氣因氣達心萬化生焉世人忘本浴末芸芸攘攘虛名既徇真氣亦戕違道始邈先天之道初不外此惟以其運用作為者而逆修之收拾神情還歸於心斂藏游氣原入於身身心既泰神氣乃舒澄之於靜操之於動存之於無守之於有復垢運用否泰循環既濟未濟以運水火朝屯暮蒙以配陰陽則二氣元精不期運而自運五行真氣不期合而自合其氣之未至無將無迎以待之氣之方至勿忘勿助以養之氣之既盈將恐將懼以全之氣之既安無過不及

以烹之。斯乃一濁之中。立觀三清之境。塵凡之內。已窺入聖之機。所謂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至藥。仕於此矣。於斯之時。滿空白雪。樓前黃花。非吾之文章乎。功修八百。行滿三千。非吾之功業乎。斷怯妄念。辟除陰邪。非吾之氣節乎。蓋惟內運而不外施。是故與天地同其恒久也。迨夫白液凝堅。黃芽滿鼎。氣始爲我有矣。氣爲我有。則宇宙在手。造化在身。無微不徹。無間不通。可以貫金石。入水火。回天地。轉日星。超生死。驅鬼神。植吾之正。兩儀萬彙。以正應之。保吾之和。兩儀萬彙。以和應之。身與天地。通一無二。參贊位育。又

推蓬語錄

五

章

其餘事耳。康節先生有云。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得斯旨矣。雖然。道果何始。始於天地。積諸陽氣而乾生。積諸陰氣而坤生。粲然麗者爲文章。叢然積者爲功業。統然震凜。然肅者爲氣節。然豈施於天地之外耶。地以陰柔之質。凝注於內。天以陽剛之氣。運旋於外。周流不息。包裹不已。是以亘萬古而長存焉耳。人能法天象地。把陰握陽。其能住世長年。厥亦明甚。所患勤而不遇。遇而不鍊。故不免牛毛兔角之譏耳。蔡峰先生深契玄旨。不鄙謫陋。示我方湛一先天論。因論其所未備。以復之。心曰。遇道高。德重之

士。試以斯語質之。必有與余同志者云。嘗詠妙道六十四絕。附錄二絕於左方。吞津納氣。原非道。枯坐灰心。假號禪。識得先天玄奧。誤採歸土釜。似烹鮮。石女泥牛。能說法。落花鋪地總譚玄。時人不解披宣旨。參互真機。屬上賢。

萊峰來教云。承惠高論。無任感慰。深足以破迷徒之謬。置諸几榻。可杜強猜之病。且文字高妙。殊堪誦誦。容求師潛大筆。補成一軸。挂之小齋。作靜修計也。

脩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一首

推蓬語錄

五

章

山色沉沉。松烟寥寥。空林之下。盤陀之石。石上有僧。結跏橫鉢。誦白蓮經。從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十片五片。異花狼籍。偶然相見。未深相識。知是寸心。今之人。是疊。是疊。翼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真妙義。合目冥心。子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裏。佛之意。兮祖之髓。我之心。兮經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達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王要使羣生得。光輝一萬八千土。土土皆作黃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天猶自問彌勒。我亦當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息。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驢乘匪端的。我亦當年不出

凡不欲紅塵沾步武。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皆實所。我亦當年愛吟咏。將謂冥搜亂禪定。今日親聞誦此經。何妨筆研資真性。我亦當年狎兒戲。將謂光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聚沙非小事。我昔曾遊山與水。將謂他山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山河無寸地。我昔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束。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無物為拳拳。師誦此經經一字。字字爛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珍且美。不在屑。不在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誦此經經一句。句句白牛親動步。白牛之步疾如風。不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日

推蓬寤語餘錄

卷一

用中日用不知一何苦。酒之騰。飯之膻。長者揚聲喚不迴。何異聾。何異瞽。世人之耳非不聰。耳中聰。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合聰不聰。合明不明。輓轡上下。浪死虛生。世人總識師之音。誰人能識師之心。世人總識師之形。誰人能識師之名。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如是則非但人恭敬。須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豈得背覺合塵之徒。不稽首而歸命。松雪道人為無象首座書

萊峰先生來教云。聽誦歌真是松雪得意之筆也。

非惟筆法精妙文字亦高

智通禪師坐禪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為不調相。後一為調相。云何風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云何喘相。坐時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云何氣相。坐時息雖無聲。亦不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云何息相。不聲不結。不羸。出入綿綿。若存若亡。資神安穩。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結。守氣則勞。守息則定。坐時有風喘氣。是名不調。而用心復為心患。心亦難定。若細其心。令息微微然。

推蓬寤語餘錄

卷二

息調則衆患不生。其心易定。舉要言之。不澁不滑。是調息相也。

中峰禪師坐禪箴 并序

夫非禪不坐。非坐不禪。惟禪惟坐。而坐而禪。禪即坐之異名。坐乃禪之別稱。蓋一念不動。為坐。萬法歸源。為禪。或云戒定是坐。義智慧即禪。義非情妄之可詮。豈動靜之能間。故知不離四威儀。而不即四威儀也。乃為作箴。箴曰。參禪貴要明死生。死生不了。徒營營至理。不存文字脚。有何所說為箴銘。或謂參禪須打坐。孤硬脊梁如鐵作。如一人與萬人敵。散亂昏沉。休放。

過或謂參禪不須坐。動靜何曾有兩箇。楊岐十載打勞疲。釘椿搖櫓消白日。心空及第知何時。不坐而坐。志還切。寸懷鯁鯁難教擊。說到無常與死生。眼中不覺流鮮血。如是坐。如是禪。不勞直指與單傳。寬著肚皮。只麼守。誰管人間三十年。如是禪。如是坐。蒲團七箇從教破。拍盲志氣無轉移。肯把身心沉懶墮。禪卽是坐。坐卽禪。是一是二俱棄捐。話頭一箇把教定。休將識鑿併情窺。坐禪只要坐得心。念死今日明朝。只如此。若是真誠大丈夫。一踏直教親到底。坐禪不怕坐得多。百歲光陰一刹那。老爺喫乳如大海。爲要掃

推蓬寤語餘錄

五

表

空生死魔。坐禪豈可爲容易。莫把聰明遮智慧。千七百則爛葛藤。何用將心來解會。坐到坐忘禪。亦空吐詞凌滅少林宗。只箇渾身也拋却。來待口開心已通。有志坐禪須與麼。若不如斯成懺懺。便拂性命也嫌遲。大事因緣非小可。擬將此作坐禪箴。不特自欺還誘我。

中峰禪師神光論

昭昭然盡宇宙之充塞。晃晃焉極色空之融混。無相可觀。無跡可尋。非青非黃。不長不短。隨機應現。而爲雪山午夜之星。顯露當陽。而爲龍潭所滅之燭。鑑體無

虧。而爲東平打破之鏡。照功不立。而爲毘耶無盡之燈。長年觸體而體不可分。終朝溢目而目不可覩。斯所謂神光者也。古德謂神光獨耀。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言獨耀者。乃一體而無二者也。神乎光乎。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虛含萬象。洞貫十虛。紫羅帳裏。撒珠鐵眼。銅睛莫窺。其彷彿枯木巖前。問路電光石火。孰辯其端倪。謂神光之不可覆藏。珊瑚枝。撐著月。謂神光之不可混濫。扶桑夜。夜日輪。紅神光非天生。非地湧。非內出。非外來。造化依之而轉旋。物象由之而生植。能成就一切。而十切不能成就者。神光也。能蓋覆一切。而一切不能蓋覆者。神光也。般若非衆生心能緣。其能緣者神光也。真如非一切法可混。其能混者神光也。西祖握露刃劍。佛來也斬。其所不可斬者。亦神光也。道人行處。如火消冰。衲僧面前。險絕無路。你恁麼。我不恁麼。你不恁麼。我却恁麼。箭未離弦。而中的。珠猶在櫛。而照空。皆神光之所著。不假他術也。天下學者。苟非廓悟於言象之表。少存知解。欲契吾獨耀神光之要旨。心日勞而功日墮矣。可不慎哉。

推蓬寤語餘錄

六

表

萊峰手教云。調息解坐禪。銘承玄鶴見。示甚見雅。

意幸爲弟轉謝萬萬又云適讀中峰法語後生參禪單提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做箇話頭小弟念慮紛紛只爲怕死今以此作話頭乃是添一結縛也如何如何

大藏經載玄神幾論一首

玄虛之中未有形質混成一氣亦無陰陽明淨靈通爲萬物母不依形不滯類自來自去自存自亡實無來無去無存無亡未有天地而有此氣既有天地此氣流行始有生死知其爲生死則知人物之初出於是氣是之謂先天之氣人物之生而爲靈明者故曰神

推蓬寤語餘錄

卷一

也神則依形而存形有神存形亡神亡存亡之幾原於母氣天地之間生人生物皆是氣所爲人之不死氣存則神存長生之道死心以生氣氣生故神壯害心者耳目口鼻意也耳逐聲目逐色口逐味意逐思慮五者幾也故幾息以死心情動欲動幾情欲之動其幾默然神離而形敝矣心死則情活幾息則性明是之謂體固未能出神入有出有入神則不能固夫至于出有入神變化之道也反於玄虛其幾原於生物之初陰陽之始有形之元非達於陰陽造化之妙者不足以語之故曰癸盡氣生陰消而陽長也得

之者形留神化反於玄虛能有能無是之謂幾也

序意 老氏教人攝生之道玄牝章乃其大要然幾之一字未嘗顯言之及參同悟真皆於幾之一言而深秘其旨欲明反晦豈若斯篇之簡明切要直指詳盡學者誠能先於修性然後求之參同悟真以爲修命之指南則此書亦無待於參師訪友而得之矣葵蘆序相傳唐乾元初有人於雲間千山得一碑刻玄神幾篆文多殘缺難辨後有道士時正光者博訪於藏經中得其全本其義與陰符相表裏逮僧葵蘆又爲之釋義而鐫于木其書大

推蓬寤語餘錄

卷一

行大抵鍊養之說最繁不如此篇之明白簡要宋

泣枯煮石道者識

李玉溪真人正心還丹口訣一首

跏趺大坐調元氣絕念忘形心不二呼吸絲絲合自然包裏神氣渾沌裏混沌無形如石墜鴻濛下手一大意寂然內照無令昏自然有箇時節至時節至今意洋洋天玄汪汪合地黃孩兒欲生景象別如癡如醉春心芳此時有心如無心常常以意作隄防熟境不得亂思想相將採取刀圭嘗忽如黑龜吐赤氣耿耿直上冲心王便當順意以隨之隱忍居心鎮搖蕩乃

是持入赤色門。木液將出好景象。露珠點綴蓮花下。金精木液會一晌。以意媒合入洞房。聲韻意濃勿縱放。鳳吸龜氣互交并。逼逼窄窄夫婦情。日月合璧陽精溢。須臾一點落黃庭。逆為丹母卽是此。黃帝出焉誰敢爭。又為反覆轉殺機。正心誠意乾坤清。嬰兒聲寂神氣寧。一日之上。一日程。立基百日得此名。漏泄天機君欲作。人前不敢露一語。輕泄漏慢族滅形。綴為歌訣啓天盟。看畢當須付丙丁。

俞琰席上輔談云。宜春李簡易號玉溪子。有心印經解。悟真指要。義皇作用等書。又有規中圖付長。

大推蓬語錄餘錄

卷一

沙彭石頗簡明。並刊於湖南近者。江西有翻刊本。又有彭石密語并跏趺大坐調元氣歌及注解。極分曉末句云。記此卽便付丙丁。乃下手真口訣也。當時彭得之。不忍焚遂流落於江湖間。得此書者。雖不咨問可也。

萊峰先生來教云。王溪口訣正爾渴想。乃辱手錄見教。捧讀如獲重寶。感激歌中頗用參同成語。卽此便是註脚矣。其言與徐雲龍相類。然其意亦不甚露。容徐味之。然後請教也。

8 回陽沖虛真人原道歌一首

原此道難形容。妙淵默體虛空。有象有形皆不是。茫茫蕩蕩又不中。一氣闢開何物色。造成天地賴渠功。輕而清者爲陽。散濁而重者凝陰。濃號曰後天。成氣質于中。造化却無窮。目前通辨理無常。往來寒暑還相同。或曰道或曰理。弗解名從何處生。生於天地不知始。聖人立教指人心。物物一從心上起。原此心又難比。無實象。無定體。放之沖滿大虛空。收來藏入微塵裏。清淨靈明粹沖和。善惡巧拙知能否。未著物時本湛然。散在六識迷依倚。七情一出破元真。千思萬慮從斯起。聖人教之返其思。還如父母未生時。混沌沌此如聾。嘔糞模糊似呆癡。此心此道能如此。從他生死自爲之。萬物凋時伊不凋。天地已處伊不已。學道人聽其說。心與道本無別。以道視心。心卽道。以心體道。心猶切。欲得此心會。此道丈夫之志。須剛烈。殺人慧劍快如風。累世冤親情斷絕。十二時中工不休。豎起眉毛眼出血。寂然之際半晌間。始覺有物光瑩潔。圓明些子若黍珠。輝今耀古無休歇。得此能超太極先。人中號作真英雄。輪迴從此不相干。方是長生玄妙訣。嬰兒姹女總閑言。虎龍烏兔皆比設。藥物火候與河車。抽添沐浴空饒舌。三千功八百行。古聖丹

經宜重敬道德陰符語義真莫教偏執專為命

俞王吾註陰符引用故實一條

陳澹然富而儒者也惟慕道延雲水士多年竟無所遇
洞賓詭為傭者一日陳與道友講陰符經未曉殺機
之旨洞賓抗聲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殺生
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陳乃大驚

萊峰來教云陰符二註青華寶籙柯山原本并納

三書玉吾其最高與其所引純陽故事所論殺機

尤妙

萊峰先生遺訓一通附

推蓬寤語餘錄

吾生四十有五年常有憂生之嗟雖未老而多病恐非
延齡之兆常見親友臨終始囑付後事至有哽咽不
能言者死後却爭競紛紛是誰之咎也及今尚無恙
預為此囑紹元方九歲紹節方八歲未知日後長養
成人否然不可不為之所者以息爭端云耳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處兄弟之道須要曉得此理兄弟

本同一氣如左右手互相扶持不獨道理當如此事
體亦當如此人家兄弟和睦外人亦不敢輕侮古人
以筋為喻一筋易折二筋合併急忙難折凡官司戶
役之類務要同心協辦庶可保全辟諸垣牆但倒一

堵餘堵相隨而仆此理甚明人弗察耳此所謂理一

也又要曉得分殊雖是兄弟各有室家豈得不私其
財彼心與我心不甚相遠務要各相體諒財上分明
不可一毫占便宜不獨道理當如此事體亦當如此
辟如綾羅絹帛必須經緯分明乃成丈疋愈精愈細
愈覺美好略有稀密便覺濫惡所以凡事均平自然
和睦到底官司戶役之類尤宜加意一有欺心爭競
即起古人謂得便宜處失便宜最可玩味一家仁又
要一家讓從仁不能久也識得此意雖分財異產亦
可雖同居共爨亦可

推蓬寤語餘錄

朱

吾不善治生無財物可以遺吾子孫惟有住房一所
薄田十餘頃耳此物非長久享用之物且據見在不
容不分其餘衣服什物俱不甚佳待吾夫婦身後讓
之亦易分也所謂長久享用之物却是何物積金固
不是積書又不是積德又近於因果畢竟如何方是
在吾子孫思之耳

楊慈湖先生遺書第十七卷有紀先訓一篇嚴陵錢公
子寔稱其字字可佩

朱文公年譜附錄有童蒙須知從學帖訓子詩三篇不
獨童蒙雖吾老年亦當日誦一過可也

魯齋先生遺書謂文公小學吾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

文清公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吳公廷舉好此二書山行水宿携以自隨延平先生答問謂上蔡語錄於學者日用處極有力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這片田地全要耕種則日漸開闢朱文公所謂有無限好處是也不耕則日漸荒蕪朱文公所謂有無限不好處是也吾平生只知貪逐世味將此田地一向拋荒雖饒倖富貴無分毫髮受用抱病終身尙羸瘦度日如朽腹之腸終不可以耐風雨不過苟延歲月而已吾子孫稟吾衰薄之氣不言可知必須以吾為鑒庶可以存吾宗祀所謂孝也所謂方寸地是何物則有聖賢典訓昭然具在可考而知也嘉靖壬戌八月十有九日萊峰書

推蓬寤語餘錄

卷一

先生遺訓在壬戌八月而捐館舍乃在甲子七月僅閱再歲耳嗟嗟先生留心誠明之學其殆幾乎前知者哉且其語溫柔和厚所以訓示子孫者皆身有之碩德生人之坦途也苟人踐斯言則身安德滋極歸福斂而家可長久矣噫是訓也豈特其

子孫當佩服已哉

諸名公跋萊峰先生手簡九通

此萊峰先生與中條李君相往復辭翰也先生歿中條傷今思昔戚戚有山陽之感乃撫所遺藁而成冊無慮數百言要之才峰峻整霞布雲流遂為藝林成一種雅語嗟亦奇矣先生平生風節聲稱具在頌口不能殫述此蓋鳳毛麟甲特其緒餘耳令人讀之不獨先生之手澤千載長新而中條不沒友之心亦宛乎其生年矣鳳峰沈愷跋

推蓬寤語餘錄

卷二

余友萊峰周君喜談理學篤信經傳與余言輒舉濂洛諸大儒語旁引曲證獨未暇及二氏也今觀其與李子中條往來尺牘不下數百幅多玄言梵語及品鑒書畫類鑒鑒有若此者從所好也君博雅清修刻意問學以是善病九好之不置年未五十已修文地下今牘中所謂生死結縛催玉壺鉛汞飛走者君自悼也余雅重君覽觀手筆不覺潸然乃若愛其人寶其遺蹟而欲襲藏之以傳也如李子可謂有交誼始終者不獨鑒賞於毫墨間也平泉林樹聲跋

萊峰周君宅心簡質賦性圓通早涉藝文善談名理每從余遊期相切劘銳志聖學聞若溪有唐一菴先生趣

掉過之歸而充然有得嘗手錄儒先格言如明道論仁
晦翁論收放心稽溪論易上蔡論進學等篇屬余書銘
座右以時規警余未之復而君病且卒矣悲夫今所存
手澤與中條李子往復尺牘累數百幅覽其指義自書
法詩歌文史圖畫物曲之細委靡不畢究而間出入於
二氏又若一切欲屏諸好自托於無爲者異乎余所聞
豈君之學其至者固不盡是抑亦良賈際藏余秘弗洩
非好奇博雅如李子莫之相發耶大都人情薄玩好者
則有逃空之思折羣疑者必歸聖學之正則君之志於
道也其先後所入之途有可考者余故并著之而因以

推蓬寤語餘錄

畢

君手錄格言歸李子俾戢焉以識君用心之大者中江
莫如忘書

往余視學浙中萊峰周子以書寓余索金丹諸書俱余
所未蓄心頗訝之迨余轉官河藩便道過家值周子疾
特過訊焉周子自謂利名關已勘破獨生死關未透余
笑曰二關等耳昔人不愛尺璧而惜寸陰惟圖所不朽
者云爾豈未明乎死生之分邪既別去二年周子竟病
死余聞而傷之然每念其人篤學好脩足以自立可無
遺憾年之修短奚較哉中條李子集所貽簡牘竝裝爲
冊可謂能敦父要之誼者一日持以謁余余因敘向所

與周子論者歸之中方范惟一書于天游閣

嗟乎此吾友萊峰周子之遺筆也周子與李中條相厚
善往來尺牘何啻數百幅要皆談玄說禪論詩評畫無
一俗態語中條雅重周子之爲人且惜其蚤世而尤珍
愛其手迹也遂彙而成冊以圖不朽余覽之不覺墮淚
夫周子力學好古於書無所不讀充其志將何遠不可
到獨以多病之故不免爲生死障所縛乃採拾僂釋氏
之筌言句索而字考之後頗悔悟自取五經及濂洛諸
書沉潛詠詠訢訢焉若將有得而志不克終竟以病弱
不起嗚呼玉樹已傾餘音猶在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

推蓬寤語餘錄

吳

人可乎此固中條君之意若執此槩周子之生平則未
矣嘉靖乙丑五月之吉陽翟子夏時書

李君中條所藏周叔夜手簡百餘首余讀之悲不勝若
猶見叔夜者叔夜強記能文章以多病好學古書盡自
娛不絕人不休而行義尤卓余素嘉重之中年慕禪教
終日趺坐寡交與每見余必雅嗜余之能靜余曰靜而
無靜者曰靜以靜求靜愈不靜矣叔夜深然之別踰年
而公且化去豈竟涉此廉纖耶今讀其往來簡大都俱
談玄旨論古書盡無異少時事若寧有自累於道而不
欲解其縛者如中條可謂幻出公面目矣難友哉書此

以當長靚嘉靖乙丑秋九月之吉方川子冀情謹書

曩余見同年周子叔夜與中條李子者友也蓋真莫逆云周子亡李子以其平日所授於周子赤牘數百番粹而爲冊者四裝池甚工余惟今人情務趨勢利方其附貴達相引重獲其塊紙手之恨不十襲藏也稍勞去雖平生慕之其言棄如唾餘漫不知何所云者此劉孝標所恨在今日尤當慟哭矣李子不忍忘周子愛其人因珍襲其手筆死生之際若此不有以重交情警淡夫哉乃李子亦貴介周子所致書長箋短幅惟論學說理談禪論詩評畫琢帖絕無兒女子語一一足示人者此又

推蓬寤語餘錄

卷一

足以考周子素致矣周子素多病故極究心佛典間及金丹養生之術亦欲爲長生計耳而年止四十七豈固有定命耶嗟乎嗟乎哲人早滅而遺言獨存片金碎玉固世道所共惜也矧余有同進之誼者乎李子出以見示且欲余識一言拈筆淚落乙丑夏五月文石朱大韶書於環樓

往予與周子萊峰論學蓋嘗窺其大者云其言曰吾于世間窮達得喪已無復嬰情獨未悟死生耳予曰爲學如用兵須從險處設關據守然後可下城邑子旣未悟死生則以生爲樂其於窮達得喪豈能不嬰情哉周子

僂而思惕然惑焉於是日閉戶誦老子參以易而未益

乃獨契釋氏無生之旨謂其直截可到一日訪予悟園忽嘆曰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予笑曰子悟矣悟矣旣別去未幾而周子已仙逝其友中條李子悲其志手其所與往來尺牘以視予予讀而悲之大都言脩性與命其要在敬義其至則統三教而歸于一嗟乎卓哉斯言其殆旣悟之後歟周子之學方日進而重塊予之不逮也予獨慨夫道妙隱而狂術興焉志如周子又不幸夭滅不能鉤深極玄以悟來學則夫悲周子者豈獨私一周子哉予故詳敘之以復李子幸相與砥礪斯言以卒周子之志歲乙丑仲秋弘宇王會書于悟園

推蓬寤語餘錄

卷一

雪浪閣中

叔夜一同巷故等夷學宮尋竝徵華先生門已後予第前出提刑斬黃諸路而踪其功令蓋長事師律之有年無何而報坊矣哀哉此叔夜條刺也李生一酬酢人語爾令今籍績而簡授之人不當爲懷鈴之臣哉週快閱之詞製俱相詭無一字空設而體非根核技乃獨妙風生神騁句健筆酣宜令饒年長視迷造命時而竟中道殂也則何哉夫其繕書卒迫冲融滌滓陰言回環精腴長郁不濯不寐非促非遽何以病也而遂卒乎至如變

醜養癸清心持戒根據二宗脩命居寂不謂無一溉之裨而屈頸願息剗跡埋聲匿數甲子憔悴枯鱗甫及微之原職述爲鬼錄此余所欲問於天而攬涕歔宣者也叔夜善舉子文同門友若弟爭下之至爲斷楚路官緝無擾而理疑蓋公曹參者流居鄉恬薄不忤而求今時推尊其人一無宜嗇於秩卑於鄉窘於時貧且逝於身而乃前死哉叔夜授余勸之書曰僕嘗評孟君靜中之有動吾子動之有靜孟以篤死子以窮長余嘗其言守而勿虧而叔夜之命僅倫於孟則豈所謂動靜之說不足徵邪抑又不以文字語割之嚶嚶嗷嗷耶嗚呼豈其

推蓬寤語餘錄

卷一

子

以不究於時內自憂沮懣結羸苦致早鬱鬱死耶叔夜不久仕人世又無盡信愛之者中條生爲之傳其嚇跪排彙而帛縵之則亦可爲信善大雅矣雖然宋齊丘以化書道術德仁食儉六語稱雄其時而高簡亢怡多類關尹之言至善所云一字二往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籌九藥諸章則又盡祖釋氏神仙方伎家而籍吾儒言文之其謂授自蓋公訓於參乃李聃指經言也則又不宜有所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咒土偶之文儒者以其文峻潔而頗流巧刻然無有朱象先尊事之而標揭示人則

惡識所謂關尹哉余往復叔夜析答之詞則以其文盡關寤語而究其敷述道德用以成事居官而官則善持已而身益廉殆夫齊丘嵩之流而年亦未終可稱於世又頗似之而彼二人者前後相發明二氏而得仙道者也假令不遇李君有朱象先之契者而何以知叔夜之所具長如斯夫嗟夫知言者希哉中條則誠大雅之士矣歲乙丑處暑太冲袁福徵書

推蓬寤語餘錄

卷一

子

而士君子修爲之型範不因可概觀哉余撰次寤語既成編矣而良友之遺墨尚新採擷之格言猶在與夫玄章梵語出自琅函哲訓仁言傳諸膾口皆修身養性之不可缺者烏可弗志也故復錄而存之夫言詮者心性之餘也經歌契論者頓覺之餘也得其言而復廣其流布於世者又餘之餘也故不敢指此爲寤而直以爲寤之餘哉雖然不肖寡學昧質不辭勤苦著意究竟今茲幸手一編藉以請正於有道大都得於良師仁友居多然非吾郡多賢又安所取衷哉因識末簡以自

喜云晚學李豫亨謹識

圖

圖

導海先生著寤語九卷復益以餘錄殆猶江河之餘
潤清廟之餘音也渢渢乎讀之有遺味矣或曰天下
之道術衆矣錄漸止是乎曰吾聞君子務遠且大者
誠得其本則器數土宜也名物筌蹄也矧多言以爲
富乎今先生言上綜往昔下揀當世高入青冥深入
黃泉博而不穢簡而有體語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
不知要者流散無窮然則先生其真知要哉趙謙光
再題

推篷寤語餘錄

推篷寤語餘錄

長洲吳肇青
家等同刻完

隆慶辛未
民忠敬堂雕梓

推篷寤語自敘

舟之亡所見者篷蔽之人之惜所知者寐障之舟
匪篷則丹厓碧流在望矣人匪寐則開戶發牖昭
如矣非心目不及也物翳之也物翳去則心光目
色朗然嗚矣余夙慕古人奇節軼行操鉛槧以干
有司之知恒欲稍稍施用於世顧性拙命奇迄不
如志馳逐而不知止久矣夫余之寐也歲庚午始
捐舉子業謁

大曹選將從遊搢紳先生以求通余寐焉挂帆北征

時適春莫每推篷坐舟次縱觀淮徐齊魯之風物

推篷寤語自敘

一

仰瞻太山之磅礴北顧黃河之奔流蓋天下之大
觀幾得其半矣迺喟然歎曰偉哉山川天其假此
以通余之噴噴耶夫六藝之圃至廣道德之淵至
深其高達于無上其卑入于無下藏若江海達若
康莊學者曠然而通爽然而明則內外之分弗淆
榮辱之情靡忒卽鍾彝竹帛猶且與吾性不相涉
入也況乎挈量進退于咫尺間哉余自少迄茲鑽
研故紙汎濫諸家窮晝夜之力不廢且濡染先公
遺訓咨諏先達名言孜孜惟恐不逮者歷廿餘年
矣茲遊也迺因舟中多暇憶夙昔所知解表見古

今嘉聞懿行可垂世則者間附已意形之楮素累數百條總若干卷庶幾啟昔之寐而爲今之覺乎雖然昔人有言夢中說夢自以爲寤矣勿勿然與人言之不知其尙寐也余之寤也毋乃類此其方夢也不自知也夢之真醒也不自知也同余夢者亦不知也惟先覺者知之今學士大夫高明俊爽輝映先後其於道德間奧固有神悟而心解矣余也幸觀太山之崇高與黃河之縈帶且仰觀

夫子宮闕之宏麗矣而非求如歐陽子之文章與韓公之才抱若蘇子所稱者以盡余之大觀則又烏能

自已也因名曰推篷寤語以俟當世之先覺君子

昔

隆慶庚午四月既望雲間李豫亨元薦甫敘

跋寤語後

昔華胥子既夢寤而以其言質之天倪生也天倪生曰若今夢耶寧向者之非寤乎華胥子惘然失疑其為囈語也此昔人蕉鹿之辨喻寘於至道者夢與覺兩忘之也予讀李子中條所著寤語該洽古今罔羅前聞貫穿百家蘊一焉足起人意者信

李子寤矣因假其言以寤世
 耶子思夫世之難寤也彼
 瞽於見聞為華胥之徒者安
 知不以李子為嚙語耶雖然
 啟矇發瞶在李子則既寤
 矣迺若冥於至道而夢覺兩
 忘得之言詮之外者世亦安
 得天倪生而質之

雲東病叟陸樹聲跋



推篷寤語九卷餘錄一卷

浙江范梈杜家天一閣藏本

明李豫亨撰豫亨字元薦松江人自序謂舟之亡
 所見者篷蔽之人之僮所知者寐障之此書欲居
 昔之寐為今之覺故曰推篷寤語分測微原教本
 術還真訂疑毗政六篇共三十類五百五十章黃
 虞稷千頃堂書目作十二卷今原刻實止九卷蓋
 虞稷誤也其書叅掇前聞附以已見多涉釋道二
 家言原教還真兩篇尤為駁雜餘錄一卷則豫亨
 哀其友人周思兼往返書翰附綴於後所談皆修
 真鍊性之說益不足道矣

三事遡真一卷

〔明〕李豫亨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

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事遡真

一卷》提要

三事遡真題辭

飲食衣服居室人生所資以養雖為心
欲之感亦性之生理不可一日無也但
用之有善不善而賢不肖由茲分矣夫
飽煖安居之外皆可已也不得已而用
者率其素履用之善者也可已而

三事遡真序

者侈為美觀用之不善者也夫可已而
不已者於身有何加損特因門面放不
下以至此耳何謂門面昔富矣而今貧
不能忘昔之富而甘今之貧人富矣而
已貧不無艷人之富而恥已之貧名位
亞矣務僭飾以求同門第耦矣務強力

以求勝縕袍則恥於狐貉豆羹則媿於膏粱艸萊則病於華屋凡若此者皆門面之說也苟知乎此不為所動種種陪奉可一笑而破又何飽煖安居之足計耶而顧營營朝夕無頃刻停其用心亦錯甚矣昔舜嘗耕稼陶漁雖至聖未嘗

三事遊真序

二

良知者性之靈渾然平等本無揀擇本無憎愛識則自生分別非其生理之本然也譬之明鏡之照物明體渾然妍媸黑白一照而皆真以照為明奚啻千里知與識毫釐之辨也此師門之宗說今為中條李子誦之君久有志於學嘗以

三事遊真序

三

三事遊真冊示予予得展而翫之疊疊千餘言於治生之道多所發明其所引證與物同求而不同貪同得而不同積性一變而為情情再變而為欲至人室欲以馭情反情以歸性皆卓然有見之言蓋私淑良知之學而有自得者也予

嘗登君之堂木榻竹几圖書數秩出山
穀野菽宴坐終日衣冠楚楚靡陋靡華
拂塵玄談抵夜分無倦色此於宗旨似
有定見踐諸身而喻諸人匪空言也此
外更有向上一機終日吃飢未曾咬着
一粒終日穿衣未曾掛着一縷終日安

三事遯真序

四

居未曾戴着一瓦一椽致虛而不滅照
應用而不起想此世出世法變識為知
之玄樞也豈惟有補於治生千聖學脉
亦從此可窺其樊矣

萬曆庚辰秋孟之朔八十三翁龍溪王
畿書于復陽堂中

寶顏堂訂正三事遯真

雲間李豫亨元薦甫著

陳繼儒仲醇甫訂

沈從先尊生甫校

有生所必資者有三事寒欲衣饑欲食蔽風
雨欲居此通古今無貴賤一也上古崇質任
朴民生易足及其後古意寢亡情動於欲而
泰侈生焉於是始舍其本來之真而務徇其

三事遯真

一

外得則驕不得則爭驕則僭僭則無上爭則
亂亂則無下蓋緣此三事而喪失其真者天
下皆是也余安能以空言障其狂瀾哉因為
原本所由始及古今英茂之士其成行可為
世則者不揆輒為拈出綴於篇名曰三事遯
真以與天下之還真君子共之

原初章第一

上古法制未脩厥民蚩蚩有巢氏教之茹毛取

皮以蔽前後自是而衣作燧人氏教之鑽木取火以之熟食自是而食作有巢氏教之構木爲巢以避禽獸之害自是而居作後世始有衣裳之制粒食之利宮室之華其視邃古亦過文矣今何時也而更文繡之芻豢之雕鏤之耶

古者采椽茅茨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後世始并幹增梁文檻修堊憂辟土飾矣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後世始緝繡羅

三事總真

二

紃中者素紃錦冰常人而被后飾矣古者汙尊坏飲器用卽竹柳陶瓠燔黍食稗以相饗而已後世始銀口黃耳金壘玉鍾酒食殺旅重疊燔炙滿案矣夫如是民安得不貪生安得不困哉是以君子揆厥本始毋蹈時好自然財衍而力有餘

古者王政五十然後食肉則未五十者皆蔬食也七十然後衣帛則未七十者皆布衣也室西

南隅爲奧室西北隅爲龜前名曰堂後爲寢則庶人居皆兩楹也居今之世其能五十肉食乎其能七十帛衣乎其能庶人居皆兩楹乎噫此財力所以日蹙也誠酌古制不使過享則庶幾汗尊坏飲古也食前方丈非食之初矣衣其羽皮古也輕暖足體非衣之初矣穴居野處古也棲題數尺非居之初矣古之時也若彼今之時也若此凡作事必思惓惓毋任欲而恣靡麗之

三事總真

三

稽實章第二

自醇古以至今日自今日以至終古其居處衣服飲食同自帝王以至衆庶自聖賢以至凡民其居處衣服飲食同自嬰孩以至少壯自少壯以至老死其居處衣服飲食同所以致斯者萬有不同焉億有不同焉極於無算有不同焉善惡賢愚貴賤貧富自此分矣聖人則握其機要

歸於易簡單之惡之 之具足而止

人身之生淨裸裸赤洒洒一絲一縷皆裝綴也
一顆一粒皆補塞也一椽一瓦皆麗贅也而執
之爲已有固之爲已私則過矣夫有生營營朝
夕自謂取之無盡至于懸崖蹈空之際所營剩
物皆付烏有然後悟昔年所成全匪實相

衣有青黃朱碧粗精厚薄其蓋形一也食有鹹
辛甘苦腥羶淡素其充腸一也居有崇卑廣狹
三事週具

四

巧拙新故其蔽風雨一也不惟其形之蓋而擇
異色異質焉不惟其腸之充而求殊味殊品焉
不惟其蔽風雨而較美輪美奐焉何所益於我
乎君子苟取其益於我不必其勝於人則衣制
食具居完而不勞矣

寒弗禦也故衣非寒弗衣矣饑弗充也故食非
饑弗食矣風雨弗避也故居非風雨弗居矣鳥
有羽獸有毛何衣衣之求爲蔽體也而文綺是

求以悅人目焉不已侈乎饌飲露蝟噪風何食
食之利爲適口也而甘旨足需以悅吾口焉不
已過乎鳥林棲獸野宿何 居之求爲容息也
而雕鏤是飾以快人觀焉不已傷乎是故君子
職其事則原其本受其養則思其初豈徒以徇
時尚悅俗目爲也

充腸之外皆冗食適體之外皆剩衣燕息之外
皆閒居世人務悅口文身隆棟何爲哉夫悅口
三事週具

五

一已也戶盤綺食會衆賓無算矣文身一人也
葩羅奇綺飾觀美無算矣隆棟一居也苑圃供
燕樂堅久貽子孫無算矣以其無算約之身以
其過享還之朴則天下不騰僞

上衣下裳實也彰施五彩則文矣朝饗夕飧實
也鐘鐃列鼎則文矣上棟下宇實也畫棟雕梁
則文矣君子寧實其文毋寧文其實實者文之
所由生也過文則奢奢則僭文者實之所由傷

也務實則儉儉則不偏奢而偕惡孰大焉儉而不偏美孰大焉故君子之行也辨之

室以安身也而朱綠玄黃以繪飾之則捨原而狗視矣食以適口也而藻繪華鮮以陳設之則捨實而飾觀矣衣以蔽體也而錦綺美麗以眩耀之則捨具而奪目矣夫初之制爲身也而終之至於悅觀焉又廣之以悅人之觀焉又極之以示威以逞華以悅四海之觀焉不已失其初

三事觀其

大

乎聖人則務朴而遠奢

人生日費多者萬錢以者亦不下十百雖奢儉不同究其有當於吾身者十不一有何則爭名競利總是虛花飾聽美觀非實際虛費煩而實用罕也若能節以制度須從實非因三事不妄求全則貧者未必貧而富者亦徒富矣

崇養章第三

道者不可一日離三事者亦不可一日離朝而

饔夕而殮一日不再食則饑矣夏而蓐冬而裘終歲不製衣則寒矣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木處土處則顛病矣雖九流異致三教殊陳寧復有能外此事乎許衡有云學者以治生爲急治生者治三事也三事不備生何賴焉高者濶視而不之務卑者沉溺而不知返悲夫胥失其中而道日遠爾

三事觀其

七

饑無食渴無飲則耳目乏用而毀生矣夏無葛冬無裘則發渴裂肌而傷生矣木處土處則不免病與顛而生捐矣是三者外也而重妨乎內人苟不失其養慎外固內以無利其天則三事所係莫重焉故曰豈直爲尺寸之膚也

大體小體孟氏論著彰彰辨矣然匪岐爲二事也養大體奚越養小體之中能養小體無失其大體所謂以人欲作天理者也是之謂大人專事小體因棄其大體所謂汨天理窮人欲者也

故謂之小人其辨特幾希間耳議者欲舍口體
求心志曰吾從大體焉豈孟氏旨哉

許行癡學也衣褐捆屨織席以食受一廛爲氓
不能外三事也仲子廉士也身織屨妻辟纊以
易粟居於陵不能外三事也許行與仲子豈不
欲高世絕俗哉而卒不能去者爲有生之所必
資也而處之無術烏足謂之知道

三事匪惟自養蓋亦因之而養人有勸率之道
三事邇真

焉解衣推食致韓信之不忍倍供帳飲食如王
者能使九江王布之大喜過望然則三事之權
可徵信已出大資粟撤小殿材留版袴待有功
皆明主所務也可無念諸

飽食暖衣逸居三事備矣而不之教則近禽獸
蓋緣禽獸知私已而不知公物吾人率教則知
養父母給公上蓄妻子朋朋友不自私其衣食
居以與人共其異禽獸遠矣故曰明倫之道不

自私爲先

合道章第四

友人數從余聞三事指緒語人曰三寶哉弗可
弗務也余聞之曰嗟嗟此不善傳余真者也是
三累也奚其務夫人所以入道多艱者受此三
事之累也使菽粟如水火叩門無弗與矣何爲
貪大裘萬丈廣厦萬間無盡藏矣何爲求今稍
爲提醒共期道此三累耳果道心澄是入道之
三事邇真

門也吾將逍遙遊於德義之圃且共三事相爲
忘矣豈若買人數刀錐作生計哉胡可以爲實
也

人賴三事以生所以累作聖者以此三事也果
無此累則舉世皆聖亦易然爾老子曰人之所
以有大患者以有此身能不離于患而不牽于
患者斯可以語成人矣

夫欲學道者治生則往來輟輟而無暇行解不

治生則衣食奔走朝不謀夕於道不已妨乎曰不然治生固所以資道也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無憂不積無失其於道也幾乎迹每同人心常異俗

蔬食菜羹薄矣其視藜藿不充者何若芻巾布袍微矣其視鶉衣百結者何若茅茨土堦陋矣其視環堵不蔽風雨者何若故雖至薄猶可勝于人也受其養則思顧其德曰吾德之涼恐不

三事題真
足勝養也而遽以貪饕怨尤哉故饑渴僅充猶思務德爲急

三事欲也所以處此三事道也今之君子舍道則從欲舍欲則從道不知舍道無欲舍欲無道道卽欲欲卽道徇欲則失道徇道則得欲故曰君子憂道不憂食此徇道得欲之旨也

士耻惡衣惡食與士而懷居聖人皆不與其爲士夫士之所以異凡民在于志道役志于衣食

役志于安居是逐外忘也而惡乎士道者能處其食其衣其居而不其理之謂

酌宜章第五

人生幹當三事足了此生乎曰否也人生棄捐三事足超此生乎曰否也不幹當不棄捐足任此生乎曰否也然則何如則是曰明明求財利惟恐不及則溺溺斯沉食壤飲泉辟兄離母則離離斯廢悠悠時日荒棄職事而聽其自至則

三事題真
怠怠斯罔功君子及時慎修德業憂勤惻惕則既無忝所生而又不虛所養

鴻冥鵬舉不以三事爲念者固非蜂合蟻引獨以三事爲念者亦非何以故無食無衣何以卒歲賢如韓退之猶嘆一飽之無時三事可不念乎鄙鳩金谷寔兆釁端才如石季倫猶賈墜樓之禍三事可獨念乎然則何如曰時開其原而勿過於貪頻引其流而弗使之積則游世如庖

丁之游刃而弭患矣

人之養生猶漑苗然乾則苗槁澇則禾朽故自
養必先治生治生則衣制食脩各有寧宇無非
分之求矣必須知足知足則布衣蔬食僅蔽風
雨無一朝之患矣不能治生而怠荒是耽不知
止足而華美是眩貧者不資身救死不贍富者
不成名流蕩日奢其爲生累多矣況於道哉故
曰豐約得中謂德取合合宜謂義

三事通典

士

聖門衣敝緇袍亦有肥馬輕裘不與物共矣發
憤忘食亦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矣居無求安
亦有高堂數仞棖題數尺爲得志矣其人之知
愚賢不肖相去何如也由斯以觀則三事不可
廢亦不可踰廢則忘軀踰則任欲忘軀毀生任
慾滅天是故聖人畏之也

匹匹之貧與銅山之饒也而有不同者清濁
岐之也緇袍之凍與綿衣之凍也而有不同者

義利限之也魯男子之不納與秦舍人之不納
一也而有不同者仁不仁隔之也夫君子之于
清濁於義利于仁不仁其眚幾至耿耿矣烏可
弗察也

勵功章第六

天子受三事于天臣受于君民受于臣交相養
也天子慢天虐民棄臣則失養況臣民乎是以
服之舉臣也力耕供賦而無怠事臣之承君也

三事通典

士

精曰協恭而無廢事君之承天也法乾不怠而
無隱事

有功而冀食非素餐矣有功而授衣非災服矣
有功而安居非虛拘矣是三事皆由功而致也
曷可少乎哉故古人謂之通功謂之程功今夫
食人食衣人衣居人居蓋盡天下也而能量其
功足以不媿其所受者幾何哉

服其服則思擔其患食其食則思終其事居其

居則思隆其報仰天附人無慙無作則享千鍾
被文繡住萬間亦何踰焉不然雖藜藿麻枲茅
茨亦越分也可濫受乎

借財以爲養者雖禮義弗之顧不知腹非盜囊
也何以常貯不道之物越貨以修義者雖名節
不暇恤不知口非俞廩也何以常入無義之肉
夫噤爾嗟來乞人猶不之取矧爲口腹而甘蹠
躋之行不之耻亦倒置甚矣雖然得入而患從
三事通典

惡積而殃及又安得甘美而常食之

因財以濟患者以爲有患可以倖免也不知患
因財生散其財而患自息矣因財以市寵者以
爲得寵可以庇身也不知辱由財至去其財而
辱不生矣噫無辱可以當榮無患可以並福此
聖人大常之道也彼務求其榮適以竇辱求其
福反以召禍屈伸之幾天地之恒也焉能乎
使饑而可念則西山無餓夫矣使寒而可念則

孝感無凍士矣使居而可念則北海無露處矣
何則忠誠激于內志烈動于外雖饑寒暴露弗
恤也是故君子惟緣德以度享不慮而喪德德
者人之所由生也虞形喪生君子不爲矣

導安章第七

華飾宮室增置臺榭而廼憂譏憚譏焉曾不若
專屋狹廬者之安也餘微治細組織文章而復
荷重責焉不若短褐掩脰者之溫也敝族重
三事通典

疊燔燹滿案而顧畏上憂公焉曾不若食苽啖
糲者之飽也如是則可以識安飽涼溫之分矣
從其安不務其廣求其溫不責其纖致其飽不
就其甘斯可以語知矣

未嘗不重裘也而有懼心則股爲之慄矣未嘗
不列鼎也而有戒心則食不下咽矣未嘗不裋
褐也而有憂心則達旦不寐矣何者心爲形役
惑於利與害也夫苟恬其心則鶉結即狐貉何

慄也定其心則糗艸卽芻豢何戒也偷其心則曲肱卽裋褐何憂也是以君子不務豐其外而惟寧其內之爲務

心憶者能忘饑饉爲憶塞也心忿者能忘寒寒爲忿奪也心激者能忘痛痛爲激翳也夫饑與寒與痛身也而心之憶之忿之激能易之則身之不足敵心明矣廼過爲身計而勞役其心初裕養或反爲身累焉惟刑辱嬰病患而不知止

三事邇真

去

嗚呼可謂能權乎君子以是定內外輕重分食而飽居而安衣而狐貉君子所不廢也然有志于求則爲物役矣其得之也喜其失之也悲由外而動中亦靡所不至哉故因其時量其位度其地斯可不喪已而徇人

語有之六十不造屋七十不製衣居與本身所切也古之人猶量時計享不肯役心於無用况非所常用而肯役役於美觀眩聽已乎故君子

汰浮華簡精實稽其所享而後致力焉若冗功剩物黜不加念豈爲物役哉

守先王之道雖傳食不爲泰爲飢渴之害雖單食見于色何則其識見所旁燭有廣隘也余觀饑食困眠盡一世矣然能知眠食之味或鮮矣廣廈細旃非安也鱗腊鳳髓非飽也蜀錦越綺非暖也然此飽暖當求何處曰能于心不愧不作卽粗糲敝陋奚以媿且惡焉此之謂真安樂

三事邇真

去

法此之謂真飽暖門

徵聖章第八

嗟乎吾觀夏商周之興衰而知三事之當慎也夏之興也以卑宮室以惡衣服其衰也則峻宇雕牆甘酒嗜飲矣商之興也以解網三面以身爲犧牲其衰也則酒池肉林瑤臺瓊室矣周之興也以卑服以不遑暇其衰也則車轍馬跡求金求車矣帝王尚然凡人乎知國家之興衰

可以 鑑人生之豐儉

大禹胼手胝足以有天下 宜其享有榮盛也而顧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何夫有生所必資者衣禦寒食充腸居宴息而已苟足其資聖人不復加也獨念夫萬世之民物誰復爲之計久遠於是農殖嘉谷粒我蒸民而後聖人之心遂其視榮享一己者廣隘何如故曰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

三事邇典

大

伊尹大聖人也樂堯舜之道非外取予也曰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而已孔子大聖人也與門弟子論仁亦不外取舍也曰富貴不以其道弗處貧賤不以其道弗去而已夫一介不以取予非道非義豈得以間吾堯舜在是矣終食不能違仁富貴貧賤豈得以動吾仁道在是矣堯舜不出取予焉取予不出三事焉三事定而後取舍得取舍得而後仁道全仁道全而後

堯舜可至若曰三事不關作聖吾不信也

自孔子之居常言則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夏則絺綌冬則狐貉此其所爲衣食居也即使孔子得志行天下其所服御奈何曰帝事神孝親必制禮樂議度數其所自享亦當不出此矣不然何以上嘉堯舜禹曰有天下而不與又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蔬水曲肱孔之所爲衣食居也簞瓢陋巷顏之

三事邇典

尤

所爲衣食居也此與舜之飯糗茹艸何異世人以憂貧私窺聖賢心則曰孔顏樂貧不知聖賢視富貴如浮雲視貧賤亦浮雲也知貧而樂非忘貧矣觀世人之憂則知聖賢之樂

古人有言賤不雕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匪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何可以賤自抑以貧自沮乎故君子所貴在守道不在求榮在修身不在黷貨苟惟仁處惟義求臨財不苟見利思

我雖處下而名益彰居約而行益顯巖穴壅壅
短褐皆黃扉金罍玉佩也

標賢章第九

或問曾參家貧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
出金石然乎曰暫耳孔子厄於陳蔡七日而從
者病莫興弟子且慍見矣又問閔損始見夫子
有菜色既而被夫子文寢深後有芻豢之色然
乎曰感耳公西赤適齊而冉有爲其母請粟矣

三事通典

子

又問原憲居魯蓬戶甕牖上漏下濕見子貢之
結駟不以爲病然乎曰守耳陳之富人脂車百
乘觴子路子期於韞丘而子路且願終無復見
夫子矣甚哉外之足以移內也故內不固則不
立外不慎則無資吾安得固內慎外者而與之
言學哉

德之所樹不玉而堅名之所宣不椒而芳不務
樹德而惟口腹之憂不務修名而惟軀殼之戀

是亂本末而易置之也故原憲緼袍矣賢於季
孫之狐貉趙宣孟魚食矣甘於智伯之芻豢子
思銀珮矣美於虞公之垂棘誠汰浮末而務本
實也

物生於天布於地巧者盜其資賢者得其名子
貢以著積顯於諸侯然視顏淵之屢空有間矣
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然視原憲之短褐亦
殊矣是以尊道者修身以外財黷貨者內末以

三事通典

王

傷道蓋道與財低昂所由權也惟君子善審
古之君子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故曾參閔
子不以仁孝易晉楚之富伯夷叔齊不以廉靖
易諸侯之位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匹夫
爭名則其所輕重固有在矣人適以六尺之軀
造無聞之業以一時之饗貽百年之譏人非鬼
責恬不知忌誠觀三事之利而未見三事之害
也

無赫赫之勢則無戚戚之患無炎炎之威則無
忮忮之虞昔李斯包丘子同師荀卿之門李斯
入秦爲相執萬乘之權制禦海內荀卿爲之不
食何者逆觀其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
修道白屋之下安於厦屋芻豢由此言之則利
害之末計可觀記也已人務崇其勢位不惟其
禍患之虞其不爲荀卿之私憂者無幾矣

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孫叔敖妻不衣帛彼皆
三事邇真

身爲上卿手握國政雖欲窮奢欲無難然皆僕
妾同衣庸夫同食豈無見事壞之間固別有重
而不屢屢在衣食間耶故君子寧鷄廉無寧虎
飽寧蚓伏無寧狼貪

吾觀蘇屬國之囑囑顏魯公之乞米與司馬相
如之家徒四壁隕然傷古之賢哲未嘗僅以貧
窶易其心也彼解龜染指錦袍辱賜郾塢金谷
寔玷禍階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嗟嗟人以

名殊道以世異習俗之相牽賦性之偏駁有聞
矣古今人豈不相及哉矯偏轉俗易乎世而不
徇其名是在獨行君子

或問三事既治其取予得理天則將焉學以
無媿所受哉曰能饑能寒能爲風雨摧剥者
軀殼也外之巨五蘊也其中有不饑不寒不
被風雨者存所謂性也內之細五蘊也性一
變而爲情情再變而爲欲於是爲三事所牽

三事邇真

引而性鑒聖人則窒欲以歸情逐情以歸性完
具天真克盡性中之妙用至於參贊位育與天
地生民立心立命始爲以人弘道而天命在我
牢實在身此之謂至人亦謂之仙謂之佛謂之
聖人

寶顏堂訂正三事邇真終

三事迦真一卷

內府藏本

明李豫亨撰豫亨以有生所必資者衣食居處三
事因爲原本所由逮及古今事迹可爲世則者綴
於篇前有王畿序稱其卓然有見能私淑良知之
學然豫亨篤好內典所作推篷寤語已淪虛寂之
宗而此書中人身之生淨躰躰赤灑灑諸語尤近
禪門語錄矣

來瞿唐先生日錄十三卷

(一)

〔明〕來知德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來瞿唐先生日錄序

來先生註易本心契著錯綜妙義予爲刻而流布之其日錄十一卷爲內篇者六爲外篇者五予覽竟作而嘆曰嗟乎古人寄慨于隙駒傷逝于流水夫豈獨此日哉故湯警日新書彙三省乾乾之行體天而德盖人生而不聞道俯仰日月積愆累尤與瓦礫草木同擲亦不可得聞而行之則水流物生同槩點瑟無非是物是則所謂同天地而行江河者豈易言哉先生塵視富貴沉心學道于求溪山中三十餘年居瞿唐先生日錄

序

子之陋巷坐堯夫之安樂其才故豪敏而爲學學故博悟而爲性性者命于天而與天遊者也說天莫辨乎易故先生所爲弄圓圖太極圖神明乎濂溪先生之旨而悟夫天地古今治亂消息之所以然以其悟者證澈曾顏真實之學故合大學古本要歸於格物格物卽證以克己而剔欲認理于作止語默之間工夫人事造化天道故其動履準繩而言戒文章予于知謂之省覺驗于用謂之省事抽于文謂之字義游于聲謂之詩賦放懷聚廊歸宿仁義先生漫以李向

自託而斷然以公卿難到聖人可學自許非欺我也
先生初舉孝廉卽却百金饒遺于兩尊人生而孝養
歿而廬墓水蘂之操終身一轍行藏之際有同水雲
此豈肯處士之虛聲揚文人之浮采可同年語哉予
故併刻此錄與易註偕行俾覽先生書者知下學也
達爲日新實境不致抱隙駒逝水之嘆也萬慰幸甚
歲端月關中張惟任仲衡父撰

瞿唐先生日錄序

三

來瞿唐先生日錄序

自郭青環先生推舉來先生于朝而海內知先生有
易註與日錄兩書直指仲衡張公重授之梓流布於
世而余不佞因得澄覽其所稱述蓋先生于易義中
悟錯綜其數一語此千年秘密而所註明通簡切不
爲浮蔓足與蔡虛齋先生蒙引相伯仲日錄一書又
先生歲時所歷閱身心所磨鍊非若俗儒文字之解
與氣魄擔荷之能也先生抱才故不凡自爲孝廉入
京師得薛敬軒先生語錄有所開悟以壹力問學余

瞿唐先生日錄序

一

細展其弄圖格物諸圖則淵源于周茂叔之無欲主
靜而瀟灑脫落于邵堯夫之堂室所云三欲迷五性
證格物于克己而省事省覺息思不放在在勤行斷
然以聖人爲必可至卽謂濂洛以後一人可也然道
同太虛而教者所指與學者之各有所入譬之日月
光本無全虧而隨眼力所到歸之見日月而止先生
指宋儒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與靜坐默認及象山
之主靜新建之致良知以爲涉于禪宗而竊竊然辨
之不敢謂然也佛老之教與吾儒軌物誠黑白相反

而其微而至者則可以心證不可以言傳先生以形
爲俗流氣爲僊佛神爲吾儒又抵呵佛氏此杜祁公
未讀楞嚴時語也夫儒者之道修身見世時措之宜
先生慨今世制科法倣遠邇三代養士之意欲去科
目而僅存貢之一途將舉末法而結繩之令先生而
用于世未必其盡合矣嗟乎道無奇亦無無奇遊世
卓吾老人欲以恠破天下之常而竟以恠殺其身
先生欲以平常救天下恠異之習不免執常而岐其
同中庸其至難言之矣孟氏有言君子反經而習則
韋唐先生自錄序

吾從來先生焉以問仲衡先生謂何武林黃汝亭譔

來瞿唐先生日錄序

夔之梁山蓋有瞿唐來先生云先生躬曾閔之至行
秉箕穎之亮節抗意雲表游情物外誠士林之清修
而明世之高蹈也始以弱冠歌鹿鳴上春官後緣太
孺人病焚引侍養抱終栖雲壑之志越二十餘稞有
司不一見其面而鄉里士民薰其德以善良真有若
陽城之居晉鄙者予壬申春來爲夔守行部次梁山
躬先生之廬乃先生復惠顧秉燭款語坐逾夜分先
生所談吐皆根極理要予時兩院亦廉知先生賢下
韋唐先生自錄序

有司以元纁旌先生爲三川高士欲致先生一見而
不可得乃先生每與予語必囁其間出所著日錄及
詩文凡若干卷示予予受而讀之知先生獨探理窟
不落言筌至其詩賦時出奇嘲語飄飄有凌雲氣寄
興於寥廓而歸宿於仁義以遊逍遙之虛卽莊周所
謂至人者非與庚辰夏予以學使將出蜀避暑龍泉
山中先生不遠數百里相送贈古風四章予無以別
先生乃次其集而序之庶幾誦先生言如見先生云
萬歷庚辰夏五望日番山人郭棐篤周甫譔

來瞿唐先生日錄序

蒼然者天而已天惟得一故時而風雲雷雨時而空廓人不可得而測者以其一也先生戊辰歲遊吳余得侍先生登燕子磯見先生援筆即成數十韻先生天才本高又無書不讀而又加之以講格物之學靈根湛然無欲且山林日久涵養愈深時時不改其樂故其爲文如鞭風駕霆周游六合之外而卒歸於一使人莫知端倪若詩中崑崙崑崙在何處是也禪家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非先生

瞿唐先生日錄

一

之文矣乎郭督學服先生爲至人傳刺史一見大學古本卽汗出以先生千載真儒直傳仲尼之絕學雖朱程復生亦必屈服董四府以清和二聖比先生信不誣矣然此皆先生所種花木爾若先生所解大學古本兼新盡太極圖弄圓諸篇則先生之堂奧也四省錄先生之棟宇墻墉也此不過園林別墅所種之花木其不可曉者則奇花異木也人見者止此安得窺先生之堂奧乎蓋先生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不拘拘於繩趨尺步之間其人

品絕似康節而其才則十倍於康節且康節居洛與諸宰執交偶有一字一句人卽傳之先生居萬山之中知先生者惟木石鹿豕且先生見人杯酒之間長自比李白絕口不言理學故宜海內知先生者尙少必如是而後其論始定萬歷乙酉仲冬一日吳會張子功識

瞿唐先生日錄

二

三

來瞿唐先生日錄序

日錄者瞿唐先生日所錄也曰來瞿唐先生日錄者郭督學夢菊公名之也先生所著有四省錄釜山稿悟山稿八關稿鍊鳳稿快活庵稿遊吳遊岳諸稿夢菊公總名之曰來瞿唐先生日錄云先生之家世有碩德曾大父曾作宜良令有善政致仕後以俸金貸人終身之日盡焚其券大父好浮屠家貲皆捐焉父諱朝拾金還主先生生時母丁夢空中駕鶴至庭鶴欲鳴其人撫其頂曰不不不

瞿唐先生日錄前引

故先生別號不子至稍長先生常夢鶴立十二巫峰之巔故先生又號十二峰道人已前俱見嘉靖壬子中式第五明倫堂石砌偶生靈芝五葉奪目識者已知先生不凡矣先生辭作興百金大巡喻吳臯公喜此榜得人以清節可風表其門過京師見薛敬軒錄遂潛心理學而人未之知也尋以父病殫母病目焚引侍養及父母沒廬墓六年時夢菊公守夔謂先生詩錄其文蔚然有陶韋之風流學錄其理淵然得薛胡之正脉董願菴公謂先

生由由然與人相偕春風藹然得聖人之和一介不取與得聖人之清范兵憲羅岡公謂先生楊馬之文曾閱之行大巡孫肯堂公旌先生爲三川高士余舊時去成都得登先生之廬觀其松竹悠悠宛然太古無懷氏之民也先生事伯兄如事父以田租代姪勞力之不足族中子弟貧寒者乃養之教之名其所居爲快活庵凡六經百家諸書無一不讀樂道甘貧擁膝長吟常自比李白所著詩中更無一愁字先是先生戊辰遊吳過京師古建吾

瞿唐先生日錄前引

公送先生遊山資不受余竊疑之至丁丑先生遊峨眉余與家兄送至忠州周東郊公送遊山資先生亦不受至舟中余問之曰何以不受先生曰鴻鴈啄人間粟決不能摩霄余私語家兄曰願庵公長謂先生有伯夷之清於茲見矣然亦止知先生文章道德爲一世之人豪也及癸未先生復遊鐵鳳余於笈中見所解大學古本余讀之汗出始知千載真儒直接孔氏之絕學者先生也雖朱程復生亦必屈服豈知孔氏之學至今日方大明也哉

夫以先生之才之行之學乃祖宗列聖教化養育所間出者鳳毛麟角世不常有蓋非止三川之士而已也逆知先生必不能遂長往山林之願但孔子且有莫我知也之嘆余與先生同郡固先生之鍾子期也因僭以先生始終大略明白直書之引於篇首諒天下後世必有名筆敘先生之書者先生諱知德字夾鮮瞿唐其別號也世爲夔州梁山人其曰自比李白蓋先生自炙其面必有所激因有所託而逃云萬歷癸未中秋日夔州傅時望撰

卷之三

三

來瞿唐先生日錄總目

內篇

一卷

弄圓篇

河圖洛書論

二卷

格物諸圖

三卷

入聖功夫字義

四卷

省覺錄

孔子謹言功夫

五卷

省事錄

羅唐先生日錄總目

九喜楊記

四箴

諭俗俚語

革喪獎禮約

六卷

理學辨疑

心學晦明解

讀易悟言

闕 有易註別刻單行

外篇

一卷

釜山稿

客問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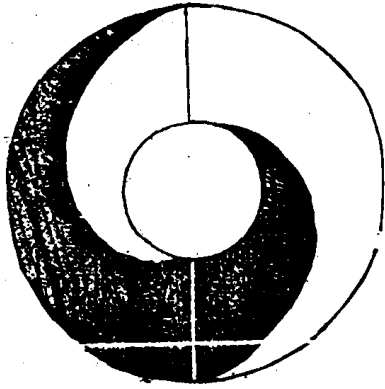
二卷	悟山稿	賦詩
三卷	遊義眉稿	賦詩
	快活庵稿	齋居日四禁詩
	八關稿	詩
	遊吳稿	詩
四卷	重遊白帝稿	詩
	求溪稿	詩
	買月亭稿	詩
	餞鳳稿	詩
五卷	遊華山稿	詩
	遊太和山稿	詩
	續求溪稿	詩書雜著
六卷	優哉閣	
七卷	大學古本	

來瞿唐先生日錄 弄圓篇

弄圓篇

我有一丸黑白相和雖是兩分還是一箇大之莫載
 小之莫破無始無終無右無左八卦九疇縱橫交錯
 今古參前乾坤在坐堯舜周孔約爲一堂我弄其中
 琴瑟鏗鏘孔曰太極惟陰惟陽是定吉凶大業斯張
 形卽五行神卽五常惟其能圓是以能方孟曰弄此
 有事勿忘名爲浩然至大至剛充塞天地長揖羲皇

太極圖



白者陽儀也黑者陰儀也黑白二路者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其氣機未常息也卽太極也其中間一團乃太極之本體也

此圖與周子之圖少異者非求異於周子也周子之圖散開畫使人易曉此圖總畫解周子之圖者以中間一圈爲太極之本體者非也圖說周子已說盡了故不必贅

○易以道陰陽其理止此矣

○世道之治亂國家之因革山川之興廢王伯之誠偽風俗之厚薄學術之邪正理學之晦明文章之醇漓士子之貴賤賢不肖之進退華夷之強弱百姓之勞逸財賦之盈虛戶口之增減年歲之豐凶舉辟之

程唐先生日錄

弄圖篇

二

詳略以至一草一木之賤一飲一食之微皆不外此圖程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于此圖見之矣

○程子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有此兔亦可畫八卦不知程子兔何可以畫八卦學者也須在此研究某平生無過人處只是見古人一句書一件事就下一個死心窮究

○朱子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此句說得少差有物方有理程子說在物爲理說得是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圖卽是此道理所以某以月本有盈虧非受日光

○畫此圖時因讀易七日來復見得道理原不斷絕往來代謝是如此因推而廣之作理學辨疑

○七日來復諸儒解之者多然譬喻親切者少來復就譬如扇鐵扯風扇相似將手推去又扯轉來來復者是扯轉來也皆一氣也

○將此圖玩得久就曉得長生所必無之事而講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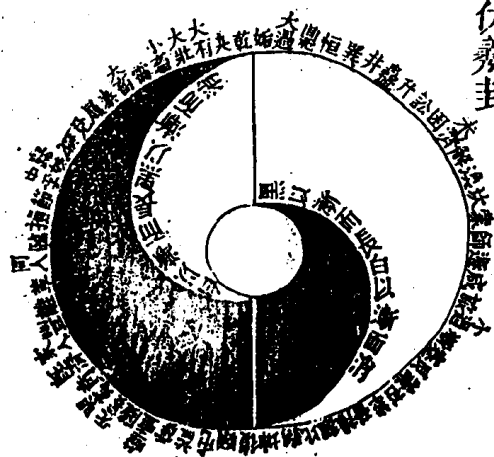
程唐先生日錄

弄圖篇

三

寂者亦不知無不終無必至於有有不終有必至於無也二氏自不能入我之心矣

伏羲卦



陽以漸而	長	復	臨	泰	大壯	夬	乾	陰以漸而
坤	剝	觀	否	遯	姤	漸	長	

龍唐先生自錄

四

○白路者一陽復也自復而臨而泰而壯而夬即爲

乾之純陽

○黑路者一陰姤也自姤而遯而否而剝即爲

坤之純陰

○復者天地之生子也未幾而成乾健之體健極則

必生女矣是火中之一點水也姤者天地之生女也

未幾而成坤順之功順極則必生男矣是水中之一

點火也故乾道成男未必不成女坤道成女未必不

成男

○坤而復焉一念之醒也而漸至於夬故君子一簣之土可以成山

○乾而姤焉一念之差也而漸至於剝故小人一爇之火可以燎原

○學者只將此圖黑白消長玩味就有長進然非深於道者不足以知之觀此圖者且莫言知造化性命之學且將黑白消長玩安危進退四個字氣象亦已足矣了得此義便就知道知退知存知亡便即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龍唐先生自錄

五

故脩德凝道之君子以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結之

○卦乃伏羲所畫也初畫此圖時也無傳授只見得

天地間止有此陰陽止有此消息盈虛生死始終大

小長短之理畫圖于壁每日玩之亦非求合于伏羲

之卦也偶一日見序卦此圖合之可見造化自然之

數非有所安排也而伏羲千古之秘于此圖盡泄矣

○張橫渠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絕

學爲萬世開太平做儒者必須如此不要做小小伎

兩

龍虎先生目錄

弄圖篇

伏羲八卦方位



龍虎先生目錄

弄圖篇

七

兩

儀

一 如標竿故有專有直
 一 實故主乎施
 一 奇為陽之儀

一 偶為陰之儀
 一 虛故主乎承
 一 如門扇故有翕有關

陰陽之理

伏羲只
 在一奇
 一偶上
 生出六
 十四卦
 又生出
 後聖許
 多文字

四

二

一陽上

加一陽為太陽
加一陰為少陰

陽自然老之象

陰自然少之象

象

二

一陰上

加一陽為少陽
加一陰為太陰

陽自然少之象

陰自然老之象

一乾

太陽上

加一陽為乾
加一陰為兌

二兌

八

三離

少陰上

加一陽為離
加一陰為震

四震

五巽

少陽上

加一陽為巽
加一陰為坎

六坎

卦

七艮

太陰上

加一陽為艮
加一陰為坤

八坤

卦

之

卦

卦

卦

卦

卦

卦

○二分四四分八自然而不假安排則所謂象者卦者皆儀也故天地間萬事萬物但有儀形者即有定數存乎其中而人之一飲一啄一窮一通一天一壽皆毫釐不可逃者故聖人惟教人以貞以成大業

○八卦已成之謂往以卦之已成而言自一而二三四五六七八因所加之畫順先後之序而去故曰數往者順

○八卦未成之謂來以卦之初生而言一陽上添一畫為太陽太陽上添一畫則為純陽必知其為乾矣

霍唐先生自錄

弄圓篇

七

八卦皆然其所加之畫皆自下而行上謂之逆故曰知來者逆與謂子朱子所說略不同

○以一年之卦氣論之自子而丑寅卯辰巳午者順也今伏羲之卦將乾安於午位逆行至于子是乾兌離震其數逆也

○以卦之次序論之自乾而兌而離而震而巽而艮坤乃順也今伏羲之卦乃不以巽次於震之後而乃以巽次於乾之左漸至於坤焉是巽坎艮坤其數逆也故曰易逆數也

○伏羲八卦方位自然之妙以橫圖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不假安排皆自然而可謂妙矣伏羲乃顛之倒之錯之縱之安其方位疑若涉於安排然亦自然而然也今以自然之妙圖畫於後

以相對論

此三陽對三陰也故曰天地定位

霍唐先生自錄

弄圓篇

七

此一陽對一陰於下少陽對少陰於上也故曰水火不相射

此太陽對太陰於下一陽對一陰於上也故曰山澤通氣

三

此一陽對一陰於下太陽對太陰於上也故曰雷風相薄

以乾坤所居論

○乾位乎上君也左則二陽居乎巽之上焉一陽居乎坎之中焉右則二陽居乎兌之下焉一陽居乎離之上下焉宛然三公九卿百官之侍列也

○坤居於下后也左則二陰居乎震之上焉一陰居乎離之中焉右則二陰居乎艮之下焉一陰居

瞿唐先生曰錄

弄圓篇

三

乎坎之上下焉宛然三妃九嬪自媵之侍列也

以男女相配論

○乾對坤者父配乎母也

○震對巽者長男配長女也

○坎對離者中男配中女也

○艮對兌者少男配少女也

以乾坤橐籥相交換論

○乾取下一畫換於坤則爲震坤取下一畫換於乾則爲巽此長男長女橐籥之氣相交換也故彼

此相薄

○乾取中一畫換於坤則爲坎坤取中一畫換於乾則爲離此中男中女橐籥之氣相交換也故彼此不相射

○乾取上一畫換於坤則爲艮坤取上一畫換於乾則爲兌此少男少女橐籥之氣相交換也故彼此通氣

程子謂雷乃天地之怒氣某以其所說之非者

其原蓋出於此觀其澤山之卦曰一氣感應以

瞿唐先生曰錄

弄圓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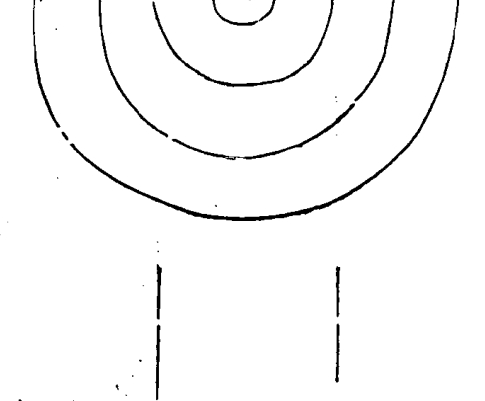
三

相與止而說男下女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又觀

孔子釋山澤之卦乃曰天地絪縕男女構精萬

物化生可以知其非怒氣矣

一乾
二兌
三離
四震
五巽
六坎
七艮
八坤



八卦通皆乾坤之數

--	--	--	--	--	--	--	--

瞿唐先生目錄 弄圖篇

兩

○天一地八乃天地自然之數也乾始於一坤終於八今兌二艮七亦一八也離三坎六亦一八也震四巽五亦一八也八卦皆本於乾坤於此可見故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坤毀無以見易一部易經乾坤二字盡之矣

○讀易且莫看爻辭並繫辭並程傳本義且將圖玩玩之既久讀易自有長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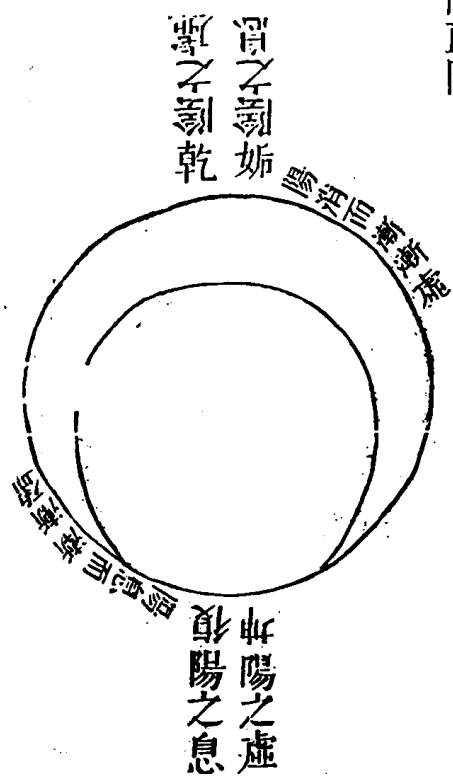
○伏羲之卦起於畫故某前數條皆以畫論之若宋儒謂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山鎮

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則謂其合天地之造化不以數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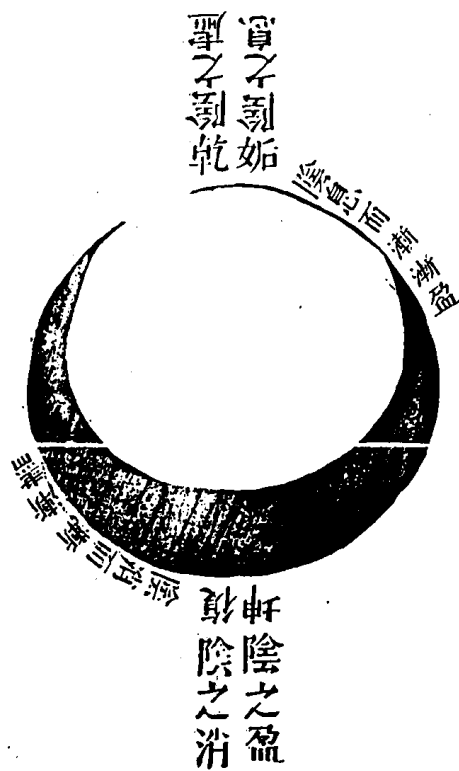
瞿唐先生目錄 弄圖篇

五

陽面圖 消息虛盈



陰直圖 消息盈虛



聖唐先生目錄 弄圓篇

○復者陽之息也

乾者陽之盈也

姤者陽之消也

坤者陽之虛也

○姤者陰之息也

坤者陰之盈也

復者陰之消也

乾者陰之虛也

○大地陰陽之理不過消息盈虛而已故孔子有曰

息必盈盈必消
四字循環

息必盈盈必消
四字循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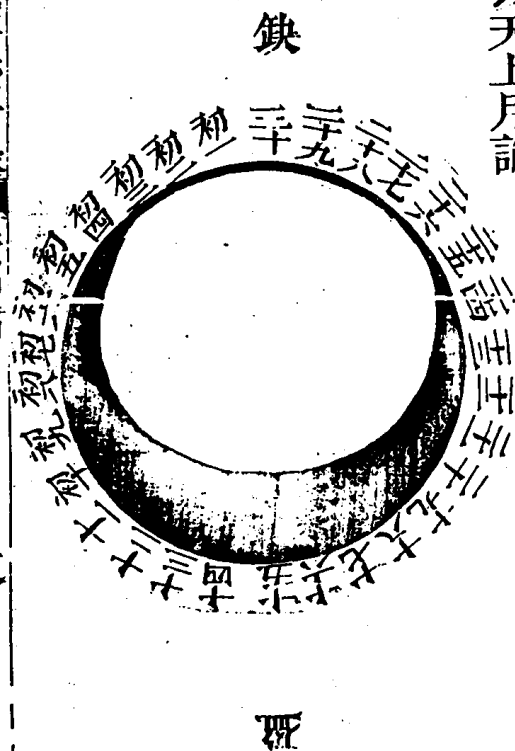
君子尚消息盈虛

○坤與復之時陽氣通是一樣微但坤者虛之終而微也復者息之始而微也乾與姤之時陽氣通是一樣盛但乾者盈之終而盛也姤者消之始而盛也
○乾與姤之時陰氣通是一樣微但乾者虛之終而微也姤者息之始而微也坤與復之時陰氣通是一樣盛但坤者盈之終而盛也復者消之始而盛也
○息者喘息也吸呼之氣也生長也故人之子謂之息以其所生也因氣微故謂之息消者減也退也盈者中間充滿也虛者中間空也

聖唐先生目錄 弄圓篇

者中間充滿也虛者中間空也

以天上月論



龍唐先生目錄

弄圓篇

○月缺于三十日半夜止

盈于十五日半夜止

○初一日子時息之始息至十五日而盈

十六日子時消之始消至三十日而虛

○初一日與二十九日月同是缺但初一日之缺乃

息之始二十九日之缺乃消之終

十六日與十四日月同是盈但十四日之盈乃息

之終十六日之盈乃消之始

○初二日與二十八日相同
初二日息
二十八日消下彼此

初三日與二十七日相同

初四日與二十六日相同

初五日與二十五日相同

初六日與二十四日相同

初七日與二十三日相同

初八日與二十二日相同

初九日與二十一日相同

初十日與二十日相同

十一日與十九日相同

十二日與十八日相同

十三日與十七日相同

十四日與十六日相同

○月初一日起于卯時之初刻初二日正卯初三日

卯末辰初初四日正辰初五日辰末初六日巳初初

七日正巳初八日巳末午初初九日正午初十日午

末十一日未初十二日正未十三日未末申初十四

日正申十五日申末 自初一日卯時初刻起至十

五日申末止乃由息而盈即經之三五而盈也

○十六日起于酉之初刻十七日正酉十八日酉末
戌初十九日正戌二十日戌末二十一日亥初二十
二日正亥二十三日亥末子初二十四日正子二十
五日子末二十六日丑初二十七日正丑二十八日
丑末寅初二十九日正寅三十日寅末 自十六日
酉時初刻起至三十日寅末止乃由消而虛卽經之
所謂三五而缺

○虛之終息之始陰陽通是一般微以天上月譬之
如二十九日夜之月至三十半夜是虛之終也三十
晝唐先生曰錄弄圓篇

三

半夜至初一日夜是息之始也其月通是一般缺亦
猶冬至前十月之日與冬至後十二月之日同一般
短也

○盈之終消之始陰陽通是一般盛以天上月譬之
如十四日夜之月至十五日半夜是盈之終也十五
日半夜至十六日夜是消之始也其月通是一般盈
亦猶夏至前四月之日與夏至後六月之日同一般
長也

○天地陰陽之氣卽如人呼吸之氣四時通是一樣

但到冬月寒之極氣之內就生一點溫厚起來所謂
息也溫厚漸漸至四月發散充滿所謂盈也盈又消
了到五月熱之極氣之內就生一點嚴凝起來所謂
息也嚴凝漸漸至十月翕聚充滿所謂盈也盈又消
了

○陰陽之氣如一個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未曾斷
絕特有消息盈虛耳朱子說陽無驟至之理又說一
陽分作三十分云云雙峰饒氏說坤字介乎剝復二
卦之間云云通說零碎了似把陰陽之氣作斷絕了

晝唐先生曰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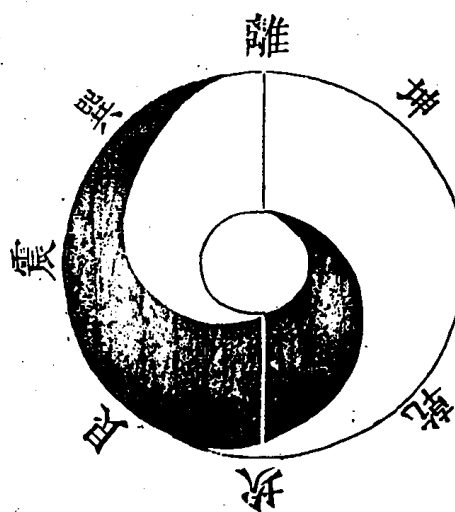
弄圓篇

三

又生起來殊不知陰陽剝復就是月一般月原不會
斷絕止有盈缺耳宋儒邵子與朱子此處不曾經心
理會看得不分曉所以說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

○周公碩果不食譬喻極親切果長不至碩則尙有
氣長養至于碩果氣候已完將朽爛了外面氣盡中
間就生起核之仁來可見氣未曾絕

文王八卦方位



禮唐先生曰錄

弄圓篇

○諸儒因邵子解文王之卦皆依邵子之說通說穿

繫了文王之方位本明而解之者反晦也殊不知文

王之卦孔子已解明矣帝出乎震一節是也又何必

別解哉朱子乃以文王八卦不可曉處甚多不知何

說也

○蓋文王以伏羲之卦恐人難曉難以致用故就一

年春夏秋冬方位卦所屬木火土金水相生之序而

列之今以孔子說卦解之于后

○帝者天也一年之氣始於春故出乎震震動也故

以出言之齊乎巽巽者入也時當入乎夏矣故曰巽

巽東南也言萬物之潔齊也蓋震巽皆屬木之卦也

離者麗也故相見乎離坤者地也土也南方之火生

土方能生金故坤艮之土界木火於東南界金水於

西北土居乎中寄旺於四季萬物之所以致養也所

以成終成始也坤順也安得不致役故言致役乎坤

兌說也萬物於此而成所以說也乾健也剛健之物

必多爭戰故陰陽相薄而戰坎陷也凡物升於上者

必安逸陷於下者必勞苦故勞乎坎艮止也一年之

禮唐先生曰錄

弄圓篇

氣于焉終止而又交春矣蓋孔子釋卦多從理上說

役字生於坤順戰字生於乾剛勞字生於坎陷諸儒

皆以辭害意故愈辨而愈穿鑿矣

八卦所屬

坎

一者水之生數也六者水之成數也坎居于子當水

生成之數故屬水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秋其數九冬其數六皆以成數言

離

二者火之生數也七者火之成數也離居于午當火

生成之數故離屬火

震巽

三者木之生數也八者木之成數也震居東巽居東南之間當天二地八之數故震巽屬木

兌乾

四者金之生數也九者金之成數也兌居西乾居西北之間當地四天九之數故兌乾屬金

艮坤

五者土之生數也十者土之成數也艮坤居東北西南四方之間當大地五十之中數故艮坤屬土

瞿唐先生百錄

弄圓篇

三

○何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皆從卦上來天地二字即陰陽二字蓋一陽一陰皆生于子午坎離之中陽則明陰則濁試以照物驗之

陽明居坎之中陰濁在外故水能照物於內而不能照物於外陽明在離之外陰濁在內故火能照物於外而不能照物於內觀此則陰陽生於坎離端的矣坎卦一陽居其中即一陽生於子也故爲天一生水及水之盛必生木矣故天三又生木離卦一陰居其

中即一陰生于午也故爲地二生火及火之盛必生土而生金矣故地四又生金從坎至艮至震巽乃自北而東子丑寅卯辰巳也屬陽皆天之生至巳則天之陽極矣故至午而生陰從離至坤至兌乾乃自南而西午未申酉戌亥也屬陰皆地之生至亥則地之陰極矣故至子而生陽艮居東北之間故屬天生坤居西南之間故屬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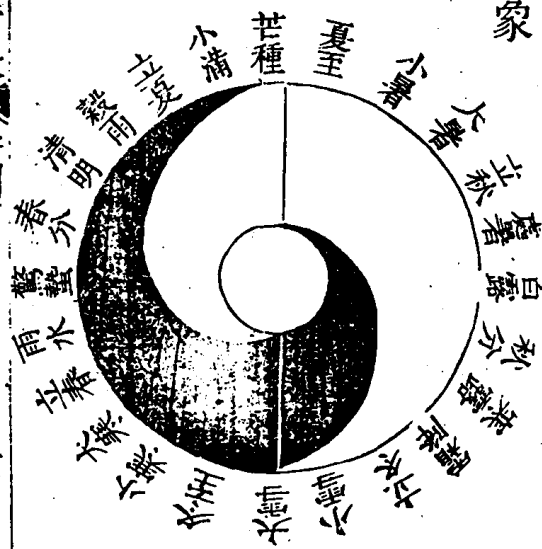
○何以六成八成七成九成十成也蓋天地萬物非土不成故數至五即成之五者土之中數也如水旺於子而基於辰此生一而成六之意也餘倣此

瞿唐先生百錄

弄圓篇

三

年氣象



在唐先生自錄

弄圓篇

○萬古之人事一年之氣象也春作夏長秋收冬藏一年不過如此自盤古至堯舜風俗人事以漸而長蓋春作夏長也自堯舜以後風俗人事以漸而消蓋秋歛冬藏也此之謂大混沌然其中有小混沌以人身血氣譬之盤古至堯舜如初生時到四十歲自堯舜以後如四十到百年

○此已前乃總論也若以消息論之大消中其中又有小息大息中其中又有小消小息中又有小消小消中又有小息故以大小混沌言之

○何以大消中又有小息且以生聖人論堯舜以後乃大消矣至周末又生孔子乃小息也所以祿位名壽通不如堯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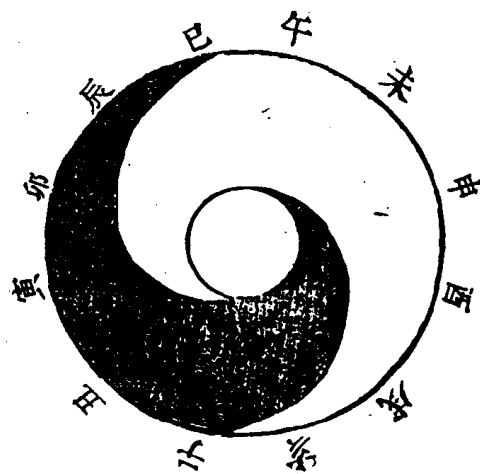
邵子元會運世只就此一年算

聖君七主自錄

弄圓篇

一日氣象

大 混 沌



瞿唐先生百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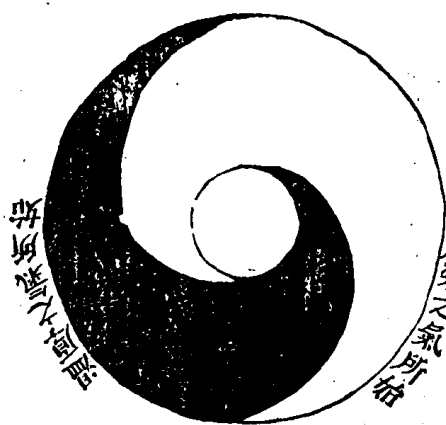
弄圖篇

无

○萬古之始終者一日之氣象也一日有晝有夜有明有暗萬古天地即如晝夜

○做大丈夫把萬古看做晝夜此襟懷就海濶天高只想做聖賢出世而功名富貴即以塵視之矣

天地形象



瞿唐先生百錄

弄圖篇

无

天地形象雖非如此然西北山高東南多水亦有此意

○天地戌亥之交其形體未曾敗壞在此圖看出以氣機未常息也

○天地惟西北高東南低以風水論是右邊白虎太極盛矣是以歷代帝王長子不傳天下通是二房子孫傳之以人材論聖賢通生在西北一邊以山高舜秀出於天外故也以財賦論通在東南以水聚湖海故也以中原論泰山在中原獨高所以生孔子舊時去遊岱岳一日路上見一山聳秀問路邊人答曰此王府陵也次日行到孟廟在其下始知生孟子者此山也

○以炎涼論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於西北

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嚴凝之氣其氣涼故多生聖賢溫厚之氣其氣炎故多生富貴
○以情性論西北人多直實多剛多蠢下得死心所以聖賢多也東南人多尖秀多柔多巧下不得死心所以聖賢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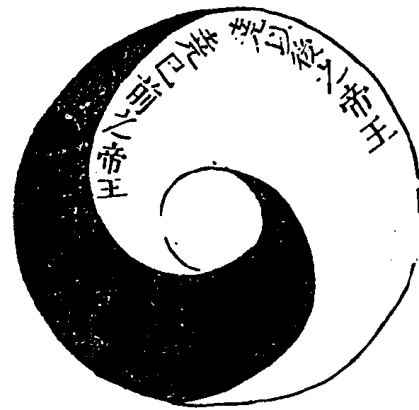
○人事與天地炎涼氣候相同冬寒之極者春生必盛夏熱之極者秋風必悽雨之从者必有久晴晴之从者必有久雨故有大權者必有大禍多藏者必有厚亡知此則就可以居易俟命不怨天尤人

三才圖會

三

帝王圖

大混沌



聖賢生首錄

弄圓篇

三

○天地到了堯時純陽了所以生堯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已前之聖人陰浮在上風氣未開功業文章未甚顯著堯以後之聖人陰沉在下遭際時艱所以盡善未盡美

○所以說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說順乎天而應乎人湯武以之湯武本是聖人如生在堯舜之時揖遜之事決能做得因他生在亂世天下生民俱陷於水火之中他只得出來救民觀武王泰誓曰予小子既獲仁人是也

○所以做大丈夫看我生在甚麼時候要自立如生在天地氣運衰之時爲天地氣運所限祿位名壽決不完全如孔子之春秋孟子之戰國皆自立於大地者也

○有伏羲則必有堯舜有堯舜則必有大禹有人禹則必有湯武有湯武則必有五伯自然之勢也

○以天地大小混沌試驗天地將到戊亥必定天下相殺數百年乃纔昏

○時勢不同所以聖人之性反不同故在唐虞則曰

瞿唐先生自錄

弄圓篇

韋

崑訟可乎在文武則曰詒厥孫謀如無飲我泉我泉

我池始終與揖遜隔一關

歷代文章

大 混 沌



瞿唐先生自錄

弄圓篇

韋

○堯已前風氣未開七政未齊庶績未熙則文章必不同矣故孔子刪詩書斷自堯典

○漢文辭勝其文濃其味厚宋文理勝其文淡其味

薄漢文如王妃公主之粧珠寶羅綺燦爛搖曳宋文

如貧家之女荆釵布裙水油盤鏡而已而姿色則勝

於富貴之家也

○漢唐應制之文猶傳于世至本朝應制之文即無

一篇可傳其文可知矣文既不可傳于世則所刻程

式之文皆木之災也終何用哉蓋政事可見人之德

行文章不可見人之德行政事者躬行之事也文章者口說之語也故當重政事之科

○七篇珠玉不如一字之廉五策汪洋不如一字之儉廉者不苟取儉者不苟用爲官得此生靈安矣

三

以周家論

小

混文王

沌



觀唐先生曰錄
弄圓篇

圭

○以小混沌論周至六國乃戌亥矣所以只是相殺及剥之盡乃生漢高祖以皇朝論元乃宋之戌亥也

純是一團陰

周之后六國

漢之后三國

唐之后五季

宋之后金元

歷代人材

舉孝廉

大 混 沌



瞿唐先生自錄

弄園篇

美

○昔人有云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看來今之士也賤秦之士也貴秦之士不過曳裾王門而已今則呼喝搜檢披髮以見有司其去曳裾者遠矣且倣文章反擬論古人以古人三上相書河汾獻策而不知已之醜也使妻妾見其披髮豈不相笑於中庭乎

○爲世道計者養士安民二者而已蕭何告高祖養其民以致賢人鄧禹告光武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二人皆爲功臣之首則二者有裨于世道不小也三代安民之法在于井田取士之法鄉舉里選安民之法

李斯廢之儒者罵不絕口取士之法楊廣廢之而儒者更無一人言及何也自諱也以已亦曾披髮也譬之夜奔之女彼此相罵獨不及此事以我亦曾夜奔也

○某常疑漢文帝天下富庶屢減田租之半后又盡除之景帝卽位方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旦匈奴長犯邊不爲不費何以如此富庶也以其不設科也近日設科三年間費了幾百萬錢糧民安得不窮也哉漢猶近古人四十方入仕所以漢多循良因隋設

瞿唐先生自錄

弄園篇

美

科至唐則士皆賤矣所以正樂府十首內有賤貢士一篇

○漢惟其不設科所以人無所倚而不敢放肆如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却說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懲勸如此人安得不學好楊廣乃天下極惡之人居喪不敢公然食肉猶令人潛以竹筒貯之漢舉孝廉其遺風到隋猶凜凜也

○宋儒每議科目陷士子於不肖故以少年登科爲不幸也然宋偏在一隅天下無學不能復三代之制

○或問十余曰欲士子之貴重可以復三代取士之法乎曰俄頃之間卽復之矣或曰將何以復之曰廢科而存貢卽復之矣蓋漢之博士弟子卽三代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于學者也卽今之歲貢也科者爭奪之法也貢者揖遜之法也楊廣設此爭奪之法將士子不置灰土而賤矣今欲復三代之法只看三年間進士舉人貢士出幾多人却將天下生員筭看該幾個人貢一個如一百個貢一個則縣人有五百生員者每一年當貢五人矣不足一百之數或兩年一貢或三年一貢其府四州三縣二額設廩膳猶如舊數以錢糧已定故也止是貢論生員多寡提學考校亦有定數必要考三場一省或提學五員或四員或一員筭每日可看幾卷至貢入太學祭酒考校有資性才華好者登記冊籍以爲他日選官之備及選官后惟以政事取人則天下之人皆知文章不能定終身之富貴惟政事可以求終身之富貴則十年之間不惟可以損幾萬錢糧而做官將必有伯夷之清出矣

霍唐先生曰錄

弄圓篇

○此法一行有八善焉不濫費錢糧一善也提學考校之精二善也監司惟論政事考察不以青白眼視人無焚香噴目之誚三善也至貢時人稍長練達事體四善也人皆勉強清慎勤以求遷轉人人向上學好矣五善也不論南北中卷而取士均平六善也不披髮見有司貴重士子七善也鄉學升國學黜楊廣而遵禹湯文武聖人之制八善也然非赤心報國者不議及此

霍唐先生曰錄

弄圓篇

弄

○或者曰人必及時效用若貢則必年長矣何以能效用哉曰此正欲其年之長也玷科名者皆年少也方當風出之時卽有民社之寄豈不玷科名哉青年不玷科名者十中止一二耳蓋鵲雖至老終與人報喜梟雖至少終與人報惡使其爲良吏也縱向首何害使其爲酷吏也縱少年何益且四十強仕三代之制也夫以孔子大聖也四十而后不惑孟子大賢也四十而后不動心遽伯玉賢大夫也五十而后知四十九年之非百里奚賢相也七十而后之秦以至馬援嬰繇武公做戒榮公九十六公八十轅固九十而

指公孫宏曲學阿世人苟爲善固不害其老也

○或者曰科以待非常之材貢以待庸下之材必兼設而後可曰縱有非常之材不出生員之中未有非常之材可以登科而反不能補一廩者也蓋人必拂逆而后動心忍性譬之金必銷鎔而后成器譬之木必繩墨而后成材鄉學國學乃銷鎔繩墨之地也矜傲者于焉而挫其銳惰慢者于焉而致其恭所以三代聖人養士皆鄉學升之國學所以士之成材也易試將人家子弟就看出來了子弟到八九歲時在父

聖賢先生目錄

弄園篇

卑

母之前矜傲常哭泣送至館中先生卽有規矩準繩可知矣漢末行九品中正之法議者曰鄉舉里選者採毀譽於衆人之中九品中正者寄雌黃於一人之口今以一日而卜終身之富貴是寄雌黃於一人之口也若養于鄉學養于國學則涵養非一日矣

○董仲舒對武帝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是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置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斯言得之

○披髮見有司因設科既久人率以爲常不以爲異若三代之時有一士子披髮去見有司豈不爲天下大怪異之事其妻子不相笑于中庭者鮮矣楊綰云國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嫗母自忘其醜一至於此

聖賢先生目錄

弄園篇

卑

以秦始皇論

一人混沌



一人力可
拔山不過
如此則爲
人出世者
必有其道
矣

禮唐先生百錄

聖

○文武之子孫過其歷祖龍不二世而亡者仁與不
仁而已始皇并六合卽坑儒生焚六籍築長城廢井
田廢封建自以爲天下可以力得矣不知三代之得
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釋箕子囚式商
容開封堯舜禹湯之後大賚天下者得民心也約法
三章亦可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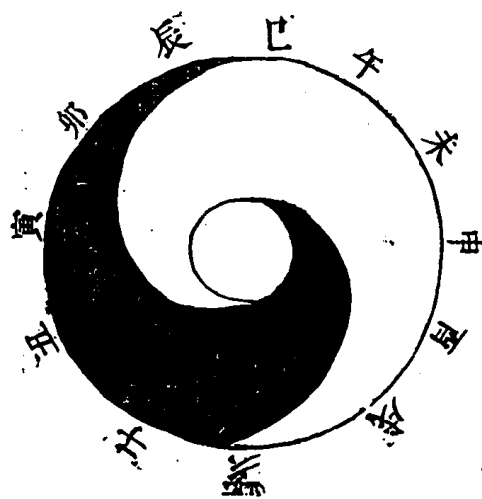
○立國須以禮義宋至欽徽北轅之時金人以張邦
昌立爲帝而宋更無一人從之者蓋宋人人講學所
以至衰弱之極不廢君臣之義至國亡之時猶有文

天祥起義兵陸秀夫張世傑死節以其知禮義也暴
秦惟其以法繩之所以陳涉一呼天下瓦解決有由
矣秦何有一人死節並起義兵哉

禮唐先生百錄

聖

混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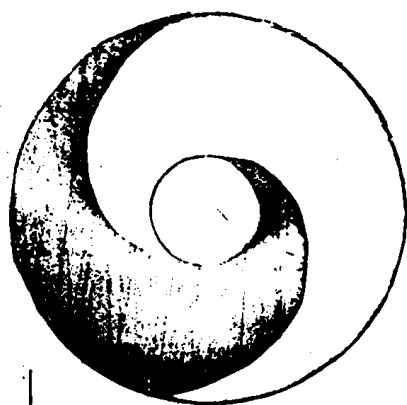
聖唐先生目錄

弄圓篇

○人生在世乃浮生也一日雖有十二時止有九個時生有三個時亦如死如亥子丑三時夢寐之中雖生猶死也不知身在何處雖帝王聖人亦是如此非如死而何及雞鳴而起孽孽爲善者亦惟日不足也孽孽爲利者亦惟日不足也爲善者上同平堯舜爲利者下同於盜跖同堯舜者長生者也同盜跖者夭折者也知一日之混沌知一人之混沌則知所以出世矣

教

天下混沌



一陽
一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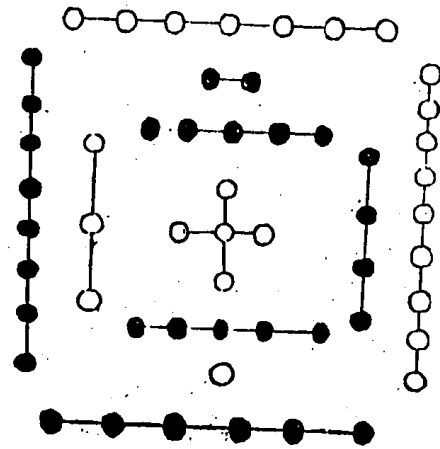
聖唐先生目錄

弄圓篇

○有一个一陽就有二个陰對待所以二氏之教與儒者並行也
○舊時去閱藏經全然無半毫理茲蒞乃尊如神明飾以縹緗貯以樓閣人看之者不敢輕易必燒香淨口淨手蓋緣天地有此形氣卽有此邪正正長不能勝邪故麒麟鳳凰世不常有鸞鵲虎豹到處皆多
○天地有此二氏出者以有此形氣故正長不能勝邪也人尊信之多者以亦有此形氣賢者少而愚者多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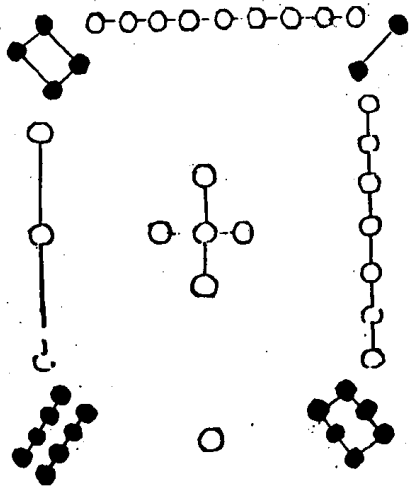
圖書論

河圖



洛書

書



唐先生曰錄圖書論

吳

○以河圖論之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故陰由二而四而六六而八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陽由一而三而五而七而九

○陽息於北由北而東而南而西故天一至天三七天九以漸而盈盈極則消而虛矣陰息於南由南而西而北而東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以漸而盈盈極則消而虛矣

○以相連論一而九十也三而七十也二而八十也四而六十也故五為中數故天地生數遇五而成

天地成數遇五而對若以四旁論後為一前為二左三右四中五後六前七左八右九中十皆自然而然不假安排

○偶者陰陽之對待奇者陰陽之運行奇者氣行於天偶者質具於地孔子繫辭天尊地卑一條以對待而言也剛柔相摩至坤道成女以運行而言也○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一九成十三七成十五加以五故天數二十有五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

十二八成十四六成十又加以十故地數三十

○後一六者水生成之數也故居北前二七者火生成之數也故居南左三八者木生成之數也故居東右四九金生成之數也故居西五十者土生成之數也故居中央

○以四象八卦論乾兌皆居一太陽之位然乾陽卦兌陰卦離震皆居二少陰之位然離陰卦震陽卦與坎皆居三少陽之位然巽陰卦坎陽卦艮坤皆居四太陰之位然艮陽卦坤陰卦以河圖數論太

霍唐先生曰錄

圖書論

巽

陽居一而數九是乾得九陽之數而兌得其一之位也故乾一兌二皆屬太陽少陰居二而數八是離得八陰之數而震得二陰之位也故離三震四皆屬少陰少陽居三而數七是坎得七陽之數而巽得三陽之位也故巽五坎六皆屬少陽太陰居四而數六是坤得六陰之數而艮得四陰之位也故艮七坤八皆屬太陰

○一六爲友者一爲老陽之位六爲老陰之數也居於北四九爲友者四爲老陰之位九爲老陽之數

也居於西秋歛冬藏有老之義故居西北三七爲友者二爲少陰之位七爲少陽之數也居於南三八爲友者三爲少陽之位八爲少陰之數也居於東春作夏長有少之義故居東南

○以洛書論之陽生於北長於東盛於南而消於西故天一天三天九盛之極至天七則消矣陰生於南長於西盛於北而消於東故地二地六地八盛之極至地四則消矣此與河圖一樣中五雖少地十然四偶交錯各十亦天五地十也

霍唐先生曰錄

圖書論

巽

○一九爲老陽三七爲少陽居乎四正二八爲少陰四六爲老陰居乎四隅五居乎二老二少之中○太陽之一得五而爲太陰故一與太陰相連少陰之二得五而爲少陽故二與少陽相連少陽之三得五而爲少陰故三與少陰相連太陰之四得五而爲太陽故四與太陽相連不過此數變化無窮故天數五地數五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陽卦一爻變則爲陰卦陰卦一爻變則爲陽卦故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以二圖總論之圖之東北與書相同而西南不同何也蓋圖之陰陽皆主陽極陰極而言故一陽由左旋至九而止一陰由右旋至八而止書之陰陽以盛衰消長而言故陽盛於南而九陰盛於北而八至西則陽衰故天七至東則陰衰故地四此所以東北相同而西南則異也雖西南各異然東北西南皆一奇一偶相配又何嘗異哉

○以伏羲圖論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

翟唐先生曰錄

圖書論

辛

之一六九有四七有二者陽中之陰也八有三六有一者陰中之陽也伏羲畫卦之時不求與洛書同而自與洛書同以文王圖論一六爲水坎居其北二七爲火離居其南三八爲木震居其東四九爲金乾兌居西五十爲土坤艮夾乎金火木水四位之間亦中央土也文王畫卦之時不求合乎河圖而自與河圖同可見只有此數理一無二所以俟之不惑考之不謬也

○以十數當中折斷論一與六對二與七對三與八

對四與九對五與十對本天地自然之數也河圖則一二三四五在內六七八九十在外而陰陽相間洛書則一二三四五相連六七八九十而陰陽比肩相間者一倡一隨比肩者或左或右其實一而已矣

○天地間只有此數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數河圖洛書鋪列位次不同顛之倒之上之下之皆成文章正孔子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於此亦可見矣

翟唐先生曰錄

圖書論

壬

○以質言五行生成之序水火木金土也以氣言五行運行之氣木火土金水也圖則相尅者相對書則相生者相對圖雖相尅然自東之木生南之火自南之火生中之土自中之土生西之金自西之金生北之水是尅而又生也書雖相生然北之水尅西之火西之火尅南之金南之金尅東之木東之木尅中之土是生而又尅也縱橫交互則生成之序運行之氣皆其中矣

○圖書中天五五點下一點天一之水也上一點地二之火也左一點天三之木也右一點地四之金也中一點天五之土也此五點若專以五行之土論前後左右四點辰戌丑未之土也中一點中火之上也五者流行乎前後左右貫徹乎辰戌丑未故天地得五方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所以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推而至於千千萬萬無非此五者而已

○此天地自然之八卦也是未畫卦之先而卦已備

聖唐先生曰錄圖書論

三

矣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有大地之八卦有伏羲之八卦有周孔之八卦有吾心之八卦能了此則八卦不在四聖而在吾心矣

○參天兩地何也蓋天地之數皆始於一而成於五一者數之始五者數之祖也故金木水火非上不成質仁義禮智非土不成德以自然之數論之天一地二少其五天三地四多其五惟天三地二合其五故聖人參天兩地而倚數言依此五以起其數也非有心以參兩之也若依朱子圓者徑一圓

三方者徑一圓四之說是參天四地矣是有心以參兩之矣

○洪範九疇箕子所作洪範者大法也當時武王問箕子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保合其居止何以上下相安彝倫攸敘箕子乃紂之舊臣難以顯言紂無道殛死不可傳以大法乃以紂比鯀武王比禹言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則殛死禹乃嗣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曰天錫者即中庸之天命仲虺之天乃錫王勇智魯頌之天錫公純嘏也漢儒與宋儒不知箕子以禹比武王真以九疇乃禹之言殊不知禹聖君也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以關石和鈞而且貽之子孫况一王之大法禹反秘之不傳必俟千年之後至於箕子方傳之乎其謬也甚矣且九疇者即九德九經之類也孔安國劉歆又以禹治洪水神龜負文遂成九數宋儒復信之是謬中又生謬矣洛書言數洪範言理何相干乎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

聖唐先生曰錄圖書論

三

伏羲之時已有洛書矣孔子之言乃其証也不得不辨于此見諸儒証疏之差

瞿唐先生日錄終

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目錄 內篇第二卷

發念處即遏三大欲 凡五條

三欲試驗 七條

三欲所屬 三條

三欲連環 三條

三欲爲千欲萬欲之根柢 三條

三欲中五性 三條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三條

三欲近似 二條

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目錄

五性圖 一條

五性爲三欲所迷圖 六條

一理圖 四條

本來面目 三條

三心圖 共十九條

第一未發之心 二條

第二誠意正心之心 八條內附動靜合一又六條

第三富貴利達之心 三條

四勿 五條

常觀浴沂舞雩氣象 一條

過了人欲關就是伊尹氣象 一條

一理合于造化 一條

樂二條

總論 一條

格物諸圖目錄終

唐先生口錄 格物諸圖目錄

二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引

德生蜀中僻地少時不揣妄意聖賢然無傳授且愚劣雖有此二者而學聖賢之志未嘗一刻忘也乃以孔門之學先於格物欲窮極事物之理乃取六經並秦漢文章日夜誦讀及過京師見薛敬齋錄始知學當求諸心歸來遂爲四省錄一曰省覺謂心有開明覺悟處卽錄之也二曰省事謂自家行事或見人行事或行事之當理或跌蹶卽錄之也三曰省言謂讀書唐先生口錄 格物諸圖引 十古人之書有悟處卽錄之如大學古本是也四曰省藝如吟詩如彈琴如古人見舞劍而悟草書之類蓋因粗以悟精也乃刻一大圖書寫願學孔子四字以警其心錄之既久自反身心無愧無忤知其良心未破但作聖功夫無下手泊岸處乃遊吳並五岳欲會近日講學之士又每每不相值思宋儒終日端坐欲識仁體者有之以存養爲主人者有之又近日講致良知意此學在於靜坐也乃靜坐絕妄想如此者數年茫然渺冥全無入手處自覺其爲禪學既無師指

明又無友審問終日山林中委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無處下手把捉不住及先父母相繼見背制中六年斷酒肉辭室家羈孤無聊人不堪其憂制方闕登太白山見此心之所以徃來者非有他也乃三欲也蓋孔子之三戒孟子之三好也數夜即輾轉不寐思孔門講仁孟軻講義宋儒講敬說禮近日講知千載之下又安知不有講信者出乎又思孔門講仁宜講仁之本體矣而又罕言仁者何也又以克已復禮爲仁能近取譬爲求仁之方何也孟軻講義亦不言義

聖唐先生目錄 格物諸圖引 二

之本體而乃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何也又思大學頭上即教人格物格物二字與五性合不相下此又何也心上之理與簡冊上文字二處全不相合思之又思日積月累方知五性無聲無臭無形而難知物欲有跡而易見五性本體上半毫功夫做不得惟當於發念上做功夫遏人欲者即所以存天理也人欲既遏則天理自然呈露而情之所發事之所行皆天理矣始知三欲者千欲萬欲之根柢即克已功夫條目也乃四勿中物欲之大者故孔子又摘出言

之特今之學者皆以爲粗迹尋常之話不體認之爾何也克已復禮孔子告顏回之爲仁者也顏回在當時已直任之無疑則顏回之用功惟克已無他道矣及顏回沒孔子稱好學者獨顏回乃曰不遷怒不貳過則顏回之克已者不過此不遷不貳二端而聖門端的功夫亦不過此二端也又讀易見孔子大象云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夫慾忿則不至於遷怒窒慾則不至於貳過不好勇則慾忿矣不好好色則窒慾矣此心一旦豁然始知格物之物非宋儒物理之物也亦非近日儒者事物之物也乃物欲之欲蓋已也忿也慾也怒也過也色也勇也得也皆大學之所謂物也克也懲也窒也不遷也不貳也三戒也皆格物之意也孔子先後之言未嘗異也格物克已乃聖門有頭腦的功夫故大學之教首言之而又以之教得意門人也德因此大有所悟始知宋儒默坐澄心欲識仁體欲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者不過禪學而講敬說禮又講致良知者都合此心混雜于天理人欲之區枉悞後生晚進深爲可痛皆非孔氏心

聖唐先生目錄 格物諸圖引 三

印也因大書發念處卽過三大欲八个字于壁以常
警心而續書諸圖云萬歷乙酉十二月念二日

格物諸圖引終

聖書先生曰錄各物諸圖引

四



重刻格物諸圖前語

武林楊澄



斯道之晦明天乎亦人乎恐人不得而與天實爲之
也孟子敘道統之傳自堯舜以後皆以五百餘歲言
之蓋歸之天也孔孟千年之後濂洛關閩迭出六經
皆有註疏以爲斯道至此大明矣而豈知微詞與旨
頭腦功夫尙有未明豈天意尙有所俟乎吾常反復
觀先生之履歷而知天意欲先生之明道也先生篤
孝友中式後俾父母俱病先生卽焚引侍養不得立
瞿唐先生曰錄格物諸圖前語 一
功業于世此天意也丁丑歲先生往南岳註易以破
舟先生遂客求溪求溪近夷徼萬山之中人孰得而
知之若在南岳人猶有知先生者此天意也張江陵
爲相禁海內學者聚生徒講學先生遂自比李白人
皆不知先生以詩人目之此天意也求溪註易成丙
戌歲欲于華岳訂証以不服水土而還復客求溪此
天意也天意欲先生明孔孟之道故俾先生行拂亂
其所爲三十年來悠游于林壑之中得以大肆力於
正學剖析其理于絲毫忽之間皆天意也格物二

字未授先生曰訣之先講如聚訟宋儒曰格至也知猶識也窮極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在近日儒者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則又指物爲事矣先生獨曰格物二字卽克己二字也何也懲忿窒欲四字孔子之言也及孔子稱顏子爲好學乃曰不遷怒不貳過故先生教人以發念處先遏三大欲盖不好勇則能懲忿而不遷怒矣不好貨好色則能窒欲而不貳過矣始知勇也貨也色也忿也欲也怒也過也皆大學之所謂物也戒也懲也窒也不遷也不貳也

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前語 三

也皆大學之所謂格也此夫子所以告顏子以克己而其目則四也直指明切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吾友張成夫拜先生于求溪臨別索言先生與之曰爲學如燒窯切不可助長火候功夫到煙自生清亮仲尼到而今千載道已喪只因名利關終日作膨脹因此自沈溺墮落深萬丈仰視魯仲尼仲尼在天上不須求花譜鴛鴦舊花樣只于心上覓何處是蕩蕩澄澄將此言書于壁每日誦之及澄見先生問先生曰蕩蕩何以用功也先生曰去其所以戚戚者則不求蕩

蕩而自蕩蕩矣 謂曰何以去戚戚先生曰口之于味以至四肢之于安佚欲遂其氣質之性能不戚戚乎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不戚戚乎盖所以戚戚者乃物欲也卽大學格物之物也戚戚二字卽易之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也 證曰朋從爾思朱程以爲朋友從其所思先生以爲戚戚何也先生曰朋友豈能從吾心之所思盖天下惟朋字不正乃念頭惡處妖星厲鬼之類也從者聚也言邪念從聚于吾之心思卽妄想心也及觀先生占詩有云撤去

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前語 三

諸般愛明鏡光塗塗提起鏡來照仲尼在裏頭又云說與種花人種花只鋤草又云今日醒一醒明日悟一悟一日復一日就生登天步立在崑崙巔絕日四面顧下見紅塵起千條萬條路皆此意也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自孔子沒后因佛氏混雜學者通不求下學惟求上達故欲識仁體觀喜怒哀樂未發氣相求本來面目以至千載之餘尙不得接孔氏之絕學獨先生曰遏人欲者卽所以存天理也故惟于下學遏人欲上做功夫先生旣先知先覺又

以發念處卽過三大欲八字開示後學當禪學混雜之餘聖學將絕之後先生挺出獨能以孔氏之學表章之先生之功蓋不在禹下也譬之人欲適越國者通從北行獨先生教之曰爾從南行某日某處某日某處卽至越矣先生之功豈在禹下哉先生惟以格物爲功湛然無欲故求溪元日詩云耳熱反看真箇事紅霞高照玉壺冰又云幾番獨立通明殿朵朵紅雲捧至尊其無欲氣象不覺發之辭章如此證又問先生曰在明明德宋儒以爲虛靈不昧先生獨以爲

瞿唐先生百錄

格物諸圖前語

四

卽達道何也先生曰在明明德一章經也所謂誠意以下傳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卽乃釋古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二句也當時親炙者卽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夫老也長也孤也卽五倫也乃達道也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乃明明德也上老老而后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後民不倍卽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此所以能明明德于天下也當時親炙者釋經文已解明德卽達道矣若曰虛靈不昧尙

屬于心豈能達之天下哉此千載不傳之秘先生獨能悟之所以功不在禹下也先生之詩亦不苟作證問先生元日詩我有春情滿壯懷何以爲春情也先生曰春情者仁心也證又問必生芳草傳消息方遣流鶯說去來此二句何也先生曰仁性不可言惟發之惻隱則可言之故必傳其消息而後可說去來也若渾然在中之仁安可言哉證又問紅日幾番輝白玉赤松今已變黃梅此二句何也先生曰紅日白玉言我良心本無私欲赤松仙人也黃梅禪僧也言天

瞿唐先生百錄

格物諸圖前語

五

下學者通講禪矣故先生之詩不可以粗淺看之不然春情二字不知說何事卽此一詩而他詩可知矣得先生指教一言一句皆是學問此所以功不在禹下也求溪在萬山之中先生雖不求人知然聞然曰章正所謂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其先生之謂與先生常對證曰某非聰明過人但好古敏求能沈潛反復耳先生註易求溪十年朱子語錄以易經象失其傳故易註止以本卦之義註之不及其象先生曰易不可爲典要易不立象易不作可也註易者

不知其象不註可也遂登華山靜坐悟象之理及病復還求溪數十夜不寐將象悟出又將易重解一番訓釋精到他日必與書經蔡傳春秋胡傳詩經集註並傳先生有浩然歌云我登天兮天不高我涉海兮水不多蓋爲此也其篤志若此先生中式後初入京有一舊布袍止加新綿短者續之破者補之父母喪後止衣麻衣譚侍御訪先生于村落倉卒無款止以萊待之先生談笑自若不以爲意既篤志又能甘貧宜乎先生之悟道也澄受知先生有年讀先生格物瞿唐先生日錄格物諸圖前語 六

諸圖始信傳達吾公謂先生直接孔氏之傳雖程朱復生亦必屈服斯言爲不虛故以天生先生欲明道之意並澄問答序之于首云

發念處卽遏三欲



○此殲厥渠魁功夫也蓋此三欲乃形氣中之元惡殲此渠魁其餘手足容恭容重等件不過脅從功夫耳故德以遏此三欲去行四勿功夫卽易易者此也○學者把此三欲通忽略過了非死心學聖人者不能去此欲也過此一關渣滓渾化卽聖人矣且如以好勇論此血氣之勇但此心微有不平處就是勇字渣滓未化莫看容易了

瞿唐先生日錄格物諸圖 一

○此三欲又絕不得絕則釋氏矣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雖人欲亦天理矣詳見後

○學聖功夫要下得手凡人見火而不入於火者知火之能焚也見水而不入於水者知水之能溺也見米麵飯而必食者知其能養人也學者學聖必見惡如見水火見善如見米麵飯如此則天理人欲判然分明方能學聖若只講敬說識仁體說體認天理說致良知恐止把做一場話說通是不曾苦心力終

下不得手

○此三欲雖分三者其實不過要富貴有富貴三欲
逐矣世人只是要高爵厚祿家中有金銀財帛此好
得也要嬌妻美妾歌兒舞女此好色也要人人通仰
視他畏懼他尊敬他凡出一言人皆不敢違背通奉
承他傲得氣此好勇也聖人之言雖分三者其實富
貴其總管也

瞿唐先生目錄 格物諸圖

二

三欲試驗 七條

禽獸

人生天地與禽獸一般人特靈爾試觀禽獸不過此
三欲且如家雞見食則呼其同類非其類則逐之此
好得也見雌雞則着戀此好色也見雄雞則鬪此好
勇也野雉占山岡此好得也捕雉者以囹音去即鬪
此好勇也如不鬪取其雌者於側此好色也牛馬亦
然蓋有此形氣即有此三欲常人用形聖人用神即

瞿唐先生目錄 格物諸圖

三

以禽獸之形神論之四靈蓋禽獸中之聖而用神者
龍得木之神故脩長神化莫測雲雨從之而為鱗之
長鳳得火之神故周身文章非時不見而為羽之長
白虎得金之神故亦不履生草不踐生蟲而為毛之
長白虎亦麟類見通考龜得水之神故五色似金玉知吉凶而
為介之長所以四靈即出類拔萃與禽獸不同然則
人用其神過此三欲豈有不出類拔萃而為聖人乎

罪人

即禽獸而罪人可知矣試去囹圄中觀罪人不是好

色謀殺親夫或奸有服之親便是好得却殺人財或
盜庫銀好勇毆死人除此三件無罪人矣縱有假雕
印信之類無非好得心所發也三欲爲千欲萬欲之
根柢到此處方看得端的

常人

卽罪人而常人可知矣人生在天地間終日只想積
幾多金銀買幾多田產起幾多房屋此好得也長成
人卽慕少艾此好色也日不眠夜不睡只想富貴勝
過人氣在不肯下此好勇也與人少有一言不合卽
瞿唐先生日錄格物諸圖 四
懷恨於心或卽怒氣相加亦好勇也

讀書人

卽常人而讀書人可知矣讀書人中式後卽忘前日
窓前燈火之窮困就約三朋四友飄蕩無度就借銀
買妾此好色也就求有司作興此好得也就揚頭扯
袖眼裏就以資格空人畧年長前輩疎布衣舊友把
平日做秀才忠厚渾朴氣象通改了一時化爲兇狠
強暴之人居鄉則凌虐鄉里居官則淫刑濟貪平生
所講究五經四書非止爲榮祿進取之梯實乃虎狼

生翼之具此好勇也其好色好貨好勇之極有可醜
可笑可畏可痛不可明言而筆之于書者夫以我之
良心爲仁義之府乃天下之至寶所以爲聖爲賢參
天地贊化育者皆此至寶也凡世上一切軒冕金玉
皆不足以尙之今乃反爲中舉中進士滋其勢力好
勇好貨好色將仁義之良我之至寶一時秣喪散漫
凡民不足責矣以讀聖賢之書中式之人卽三代鄉
舉里選之士漢之得舉孝廉者也中式後爲之豎標
豎坊以表揚之今乃若此是棄天爵而要人爵舍靈
龜而觀朵頤爲外物而反喪至寶矣反不如鄉人田
舍卽種田輸租安分守己之不喪良心也孟子耻不
免爲鄉人今反鄉人之不若居鄉人之下沒世無善
可稱甘與草木同其朽腐是讀書猶未讀書也豈不
可哀之甚哉正昔人鶴媒詩云嗟爾高潔非凡禽胡
爲狗食移此心也然可與知道者談不然是彈高山
流水于閭閻人鮮不以爲迂矣

賢人

卽讀書人而賢人可知矣如魯南子學柳下惠顏叔

子執燭卽千載有名非不好色卽成賢人乎如陽震夜金范丹塵甑卽千載有名非不好得卽成賢人乎如顏子犯而不校師德唾面自乾卽千載有名非不好勇卽成賢人乎

西方聖人

卽賢人而西方聖人可知矣釋家佛出來曉得世間人好色他就不娶妻祝髮爲僧曉得世間人好得他就高山上打坐談空說寂以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曉得世間人好勇他就以慈悲爲本

龍唐先生曰錄

格物諸圖

六

他全然反了世間人之事他就爲西方聖人雖是異端三綱五常盡廢然一塵不染較之讀書人奔競名利鐘鳴漏盡猶不知止者有愧於彼多矣而今天下浮屠反多於儒學非除此三欲者卽爲聖人乎夫以沉溺於三欲者卽爲罪人除革乎三欲者卽爲聖人而作聖功夫在於格物愈見端的矣

吾儒聖人

卽異端聖人而吾儒聖人可知矣聖人雖清淨渾化無三欲之可言然載之於經亦有可見者如云不殖

貨利不邇聲色亢恭克讓溫恭允塞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無然畔援無然歆美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溫良恭儉讓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孔子告哀公脩身就說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尊賢就說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自聖人以下沛公一亭長也與項羽爭天下范增看他出來說他前在山東貪財好色今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則作聖之功不外於格物而格物必先於三大欲其功夫端的矣若學者做功夫先過三欲去行四勿功夫卽容易了不過時龍唐先生曰錄

格物諸圖

七

覺照而已若被三欲牽纏出不得世隨人講性命之學千講萬講終是葛藤

三欲所屬 三條

色類

女色正所好之色也凡五色可愛人者皆是如愛人富貴愛絲竹音聲愛戲局愛花木皆色心所發也

勇類

刀劍殺人正所好之勇也至於凡欲勝人者皆是如欲富貴勝過人欲長生之類是也故孔子又以鬪名之如石崇鬪富今人鬪促織鬪雞鬪馬鬪舟競渡之類

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大

貨類

金銀正所好之貨也凡田產珠玉爲我所得者皆是故孔子又以得名之故謂女人曰奇貨蓋貨指其物得則在我也

三欲連環 三條

色中勇貨

如隣家處子所好之色也不顧死命踰牆相從是勇也處子奇貨爲我所得是貨矣

勇中色貨

舞劍視人勇也然好勇豈空好哉必其色有可愛之事方去爭鬪如爭妻是妻可愛也爭田產是田產可愛也爭得過來是貨矣如獵狩提槍刀是勇也見所獵之物走動色色可愛是色也得鹿歸是貨矣

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九

貨中色勇

金銀珠玉貨也色色可愛色也連城易之勇也又如我不肯而寧可碎首殺身完璧歸趙亦勇也

三欲爲千欲萬欲之根柢

三條



色

舉火戲諸侯是也諸侯豈可戲色其根柢也

勇

殺妻求將是也妻豈可殺勇其根柢也

貨

七月大水三峽黑石十船九歿乃翻鹽井以橫黃金

是也險豈可冒貨其根柢也

瞿唐先生百錄

格物諸圖

十

凡此之類甚多不可悉舉但舉一事卽見之矣

細思起來此身諸般之欲何處不是此三欲發

根故爲千欲萬欲之根柢

三欲中五性

三條



色

隣家處子色也我欲上祀祖宗下延子孫去聘定他是仁愛之心所發也請媒妁行六禮當輕當重當前當後中間有判斷是義也行之無過不及有節文是禮也閭閻相當無他日之悔是智也男女以時期日不爽是信也

貨

瞿唐先生百錄

格物諸圖

十一

金銀貨也我遠行人送我贐此心感謝卽時動惻隱之心仁也此心商量判斷當受不當受義也交道接禮賓主百拜禮也知其受之有名不傷於廉智也始終無詐僞之心信也

勇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勇也憫生民塗炭之已久仁也此心權度當此生民塗炭之時救民事重君臣義輕義也未嘗殺一不辜禮也知天命之在我予弗順厥罪惟鈞智也予小子旣獲仁人祇承上帝上丕降

上帝生我之聰明下不失生靈之仰望信也

聖哲先生曰錄 各物諸圖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三條

色

同一男女相見也行六禮者謂之婚踰東家牆者謂之淫淫而不顧人道者謂之娼不論倫理者謂之聚麀

勇

同一以刃殺人也救民者謂之義占人疆土者謂之侵以下殺上者謂之叛

聖哲先生曰錄 格物諸圖

主

貨

同一金銀入手也交道接禮謂之幣受君之祿謂之俸貪民之財謂之賊劫掠人財謂之賊

若離絕人事卽釋氏矣惟格去物欲之私雖人欲實天理矣所以爲同行異情也

三欲近似 三條

色

以攜妓爲躡弛風流

得

以貪財爲學者莫先于治生

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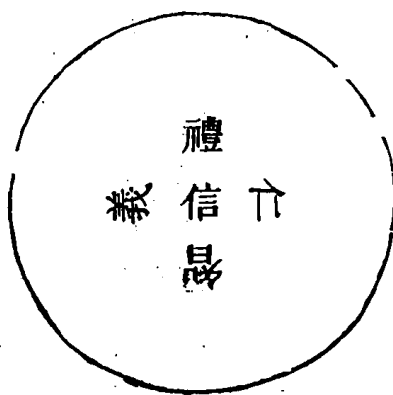
以客氣爲養浩然之氣

此之謂認人欲爲天理

崔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古

五性圖 一條



崔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五

凡物有形有氣有神如天地是形也屈伸往來氣也所以主宰之者神也仁乃木之神禮乃火之神義乃金之神知乃水之神此神字卽命也性也道也理也太極也但隨處命名不同耳與生俱生與形氣原不相離如天依乎地地附乎天相似然雖不離形氣實不雜於形氣天生出堯舜出來方分一箇道心人心到了孔子又分一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雖如此分得明白但因他粘搭在形氣上又因佛氏出來混雜一番所以自孔孟以後儒者通不曉

得下功夫說識仁體說致良知說隨處體認天理通
將功夫用錯了殊不知五性無聲無臭何處下手惟
格形氣上物欲則五性自呈露矣此孔門傳心至捷
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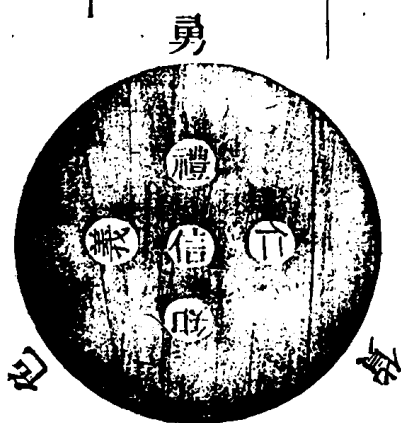
聖學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夫

五性爲三欲所述圖

六條



聖學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七

五性其植立如松栢三欲便是纏松栢之藤蘿格物

功夫是斬藤蘿之刀

五性其光明如日月三欲便是遮日月之煙霧格物

功夫是吹煙霧之風

五性其散布如金三欲便是汚金之泥沙格物功夫

是陶泥沙之水

五性其美粹如玉三欲便是包裹玉之頑石格物功

夫是鑿石之鑽

五性其尊重如君三欲便是迷君之妖豔格物功夫

是斬妖豔之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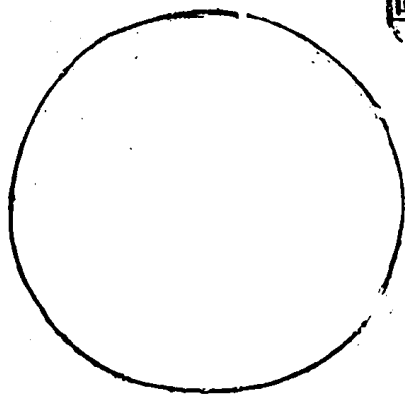
五性其生意如嘉禾三欲便是雜嘉禾之草格物功
夫是薅草之鋤

千古聖學不明只爲五性搭附在形氣上

皇朝七巨目録

各勿者蜀

一理圖 四條



皇唐先生目録

格物諸圖

九

五性雖是五者乃一理也觀孔子說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云云 仁者見之謂之仁
智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
矣又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說春作夏長仁也秋
歛冬藏義也四德可以統言者以其一理也譬如一
個縣令從東門出來名爲仁從西門出來名爲義從
南門出來名爲禮從北門出來名爲智又譬如天上
一個月落在山東之川者名爲仁落在西蜀之川者
名爲義落在浙江之川者名爲禮落在陝西之川者

名爲智所以說天理本然上做不得功夫以理無聲無臭無定在故也以發念上論譬如一人幹錯了一件事此心正惶恐羞愧是羞惡之心也曉得自家不是乃是非之心也正當羞愧之時忽有客到與之揖讓爲禮是恭敬之心也正當爲禮之時偶見孺子入井俱驚惶去救乃惻隱之心也一時四心俱出何處把捉只是遏人欲天理自見矣又譬如居官者甘受人夜金是無羞惡之心也送之不以禮而接之是無恭敬之心也將事卽屈斷是無是非之心也又將不

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壬

送金之人鞭笞是無惻隱之心也沉溺物欲一事四心俱喪而五性乃一理猶可見矣

○五性皆理也仁可以兼管四德仁但可以識其用不可以識其體如仁之于父子爲子者冬溫夏清昏定晨省皆仁之發用也惟可以識其用故可以踐行其用何以不可識其體五性在人身渾然一理譬如一桶水貯在一處未曾分散脚下一面有四孔從東邊孔來者是惻隱之心也從西邊孔來者是羞惡之心也南北亦然如此模樣他渾然無聲無臭何以

識得他體說識仁體只恐仁字還看不分曉所以程子又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殊不知仁止可如此說矣如別說不說得高遠便說得卑近

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壬

訓人爲非何哉又教人二三歲得之未晚只恐除了訓人字再訓不得了程子又要把仁只消道一公字假如說仁者公也親親爲大仁者公也喪其公而不知求說不通矣不如仁者人也說得不滲漏說得穩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故要道一公字殊不知義禮智皆公理不特仁爲公理也

○大抵仁字乃天賦我渾然無私之理也爲善之長可以兼管四德者也所發者則惻隱之心也當時孔門言仁有就心之無私而言者如不先其所難而先

計其獲是私也惟力行是先其所難矣又不計其獲
故力行近乎仁而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亦在中也
巧言令色私也剛毅木訥其言也詎非巧言令色矣
故近乎仁如說三月不違仁皆就心之無私而言也
有就事之無私而言者求仁得仁殷有三仁是也有
就用功無私而言者克己復禮爲仁是也有就功業
而言者如其仁如其仁是也有就惻隱所發而言者
愛人予之不仁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體仁足以長人是也有就兼管而言者恭寬信敏
惠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是也張子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
仁此數句說得極是

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三

本來面目

三條

○本來面目四字非儒者之言也乃釋家之言也近
日儒者要求本來面目要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是
皆泥於釋家圓明光輝之說也德姑就其言而曉之
○如仁之於父子仁乃本來面目也爲子者聽妻子
之言有私財好勇鬪狠則爲不孝而仁之本來面目
失矣今不聽妻子之言不有私財和氣婉容則必溫
清定省幾諫諭道所行者皆孝之事而仁之本來面
目見矣此即求仁功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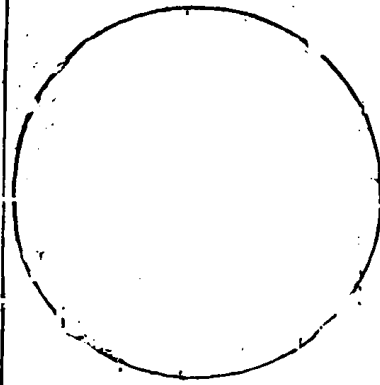
○如義之於君臣義乃本來面目也爲臣者爲妻妾
之奉官室之美好得好色淫刑酷暴則義之本來面
目失矣今不爲妻妾之奉官室之美不貪不酷廉謹
寡欲易直慈良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有
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而義之本來面目
見矣此即集義功夫也

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三

三心圖 一條



此 永 發 之 心

瞿唐先生目錄 格物諸圖

三

○此未發之心也若以做功夫論乃閉城門心也釋氏用此心作功夫終日無天無地無人無我打坐所以說出話來一箇套子如說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又如不見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非聖人非不聖人又如非因所生非緣所起非有相非無相非自相非他相非一相非異相非即所相非離所相非同所相非異所相非即能相非離能相非同能相非異能相又如非有想非無想非有非非想非無非非想之類皆

是總歸一箇圈套打破了左來右去不過是二邊不住中道不安的功夫就說此等話出來了然終何用哉三綱絕矣吾儒要出來應世務要明德新民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全在人情物理上做功夫所以格物為入手功夫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求本來面目即是禪矣

○大抵天地有此形氣五性藏附在形氣之中常不能勝形氣所以正常不能勝邪君子常不能勝小人少時去看釋氏藏經所說之話全是妄誕之話何曾

瞿唐先生目錄 格物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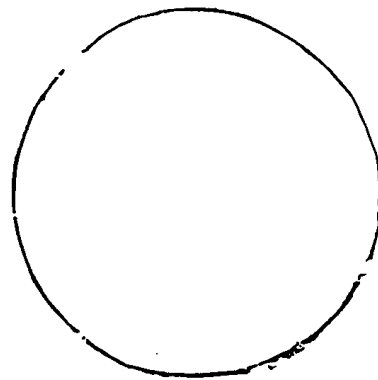
三

有半毫理然往往高明之士皆尊信之如蘇子瞻何等才華一向尊信他陸象山雖自以為先立其大不是禪學然觀語錄中如云獅子咬人狂狗逐塊六經註我我註六經汝耳自聰汝目自明又如管歸一路此等話自不覺流而為禪矣人要他著書他又說道在天地有個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便減得些子此皆禪語令後生晚進無處適從深為可痛其實中心不足道理尚未透徹乃說此禪語使人猜想但看孔子決不說此禪機藏頭之話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有鄙夫問必竭兩端再無一句隱語方是儒者論起程子不曾留心于佛他說學者于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避之但他所用功夫至於敬去終日端坐如泥塑人自不覺流而為禪傳流至李延平一向通講默坐澄心所以然者只因格物二字體認不真不知聖門有此頭腦功夫故耳自佛氏出來混雜此一番我等不免多說了幾句話不然道不得明世變江河一至於此

三心圖

附動靜合一共二十條



誠意正心之心

聖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毛

○學者臨關功夫最難關一開差之一毫謬以千里譬如美色人分明曉得是妖豔之物但有此形氣目之於色所愛者美色也美色在前念頭一動理不勝氣此念一去如決江河矣所以聖人說脩身正心又於心上抽出一箇誠意功夫出來曉得人有此形氣意念所發義理少而物欲多又說箇格物功夫在頭異於釋氏者正在於此格了形氣上物欲則是非之心呈露凡事臨前尺尺寸寸曉然明白所以意方誠得如沈溺於物欲恣肆形氣之所好愛則凡事通糊

塗了如紂只爲迷惑於妲己此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也就凡事通糊塗了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而惻隱之心喪矣崇信姦回放黜師保而是非之心喪矣郊社不脩宗廟不享而恭敬之心喪矣力行無度穢德彰聞而羞惡之心喪矣

○忿懣恐懼憂患好樂皆人心也皆妄心也通在形氣七情上生出來卽有我之私也所以說格物二字卽克己二字也人不能克去己私反去奉承此血肉之軀則口之於味耳之於聲鼻之於臭目之於色四

禮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无

肢之於安佚凡其可以奉承而如形氣之所願者無所不至矣旣無所不至則與禽獸不遠矣有所忿懣如明帝以杖撞人一時之忿懣也令狐綯爲李義山題詩終身不開其廳終身之忿懣也皆是拂逆我形氣上心意的所以有所忿懣也有所憂患如說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子孫是我形氣上所生的所以有所憂患也有所好樂如共王之好營宮室漢武之好神仙皆是也皆是我形氣意歡喜的所以有所好樂也有所恐懼如做諫官君有過正當諫恐觸逆鱗

打死了就不諫甘贖厥言責之職此性命是我形氣上要緊的怕壞了性命所以有所恐懼也左來右去都是奉承此血肉之軀陰濁旣盛陽明通不見了所以聖人教人只去把所奉承血肉陰濁物欲格了則陽明自然顯出來了孔孟已後儒者不曉得做功夫認格物二字不真專去五性陽明上求殊不知五性無聲無臭何以做得功夫及程子諄諄涵養須用敬以直內一句作主喜人靜坐不知敬以直內敬字卽禮字卽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也禮字說得寬敬字說

禮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无

得有把握所以下一箇敬字大學頭腦功夫在於敬聖人已先說矣盖人有此身莊敬而多欲者曾見人整齊嚴肅坐如尸立如齋而却眷戀功名富貴不肯放手者故大學頭腦功夫不以敬爲先然說一格字致字誠字正字脩字則敬亦不必言矣

○程子以敬者主一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無適言不之東不之西朱子言無適乃不馳騁走作之意又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功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旣整齊嚴肅此心又不馳

驚走作不之東不之西非禪而何禪家坐下也眼觀
鼻鼻觀心也不之東不之西豈能安得百姓解孔子
脩己以敬以安百姓解不通矣程子又說上下一於
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所
以朱子解脩己以敬到此處遂不解但云脩己以敬
夫子一言至矣盡矣殊不知敬者天理也乃吾性之
禮偶然所發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此一字乃齋
明盛服非禮不動八箇字之總名也齋明八箇字乃
敬字下手功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執

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三

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則敬之規模氣象也非長
令此心未發不之東不之西終日端坐以爲敬也蓋
身心上非禮即動不得若在禮上事也動得若一時
靜坐偶然思起親來不成說此心要不之東不之西
不當思親如此就不是了如周公其有不合者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哺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二聖人皆非敬
矣蓋聖人之心當靜時亦有不之東不之西之時及
動時行事無一毫人欲之私縱拚手胼足勞心焦思

亦敬也若不之東不之西終日端坐是禪學矣

○論起敬字學者豈可離得如文王之敬止孔子之
脩己易之直內禮之母不敬皆學者至緊功夫但冥
心閉目此心不之東西以爲敬就差了正所謂差之
毫厘謬以千里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
之矣於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程子將敬字略看差
了所以如釋氏在心之未發上用功夫殊不知敬義
二字皆天理也能義以方外者必能敬以直內不能
義以方外者必不能敬以直內此內外合一之道也

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

三

釋氏既能敬以直內何以不能安百姓程子不曾詳
直方二字蓋人心之所以不直不方者以其心之有
私欲也禮義者吾性天理之公也以此直於內方於
外則內外皆天理之公而無一毫邪曲之私不期直
而自直不期方而自方矣如無思無慮時此心寂然
不動不之東不之西無邪曲之私者固敬以直內也
如有思有慮時此心東馳西鶩皆天理之公而無一
毫人欲之私思無邪者亦敬以直內也此之謂聖學

此謂動靜合一

詳說
見下

○蓋敬者禮之所發此心已打起精神矣此默坐澄心者所以爲非敬也譬如爲人臣止於敬有官守者盡其職固敬也若爲諫官君有過面折廷爭東引西証亦敬也如非天理之公乃邪曲之私如好色之類雖心之至于一無適如坐禪之類雖身之整齊嚴肅皆不得謂之敬矣故曰敬者天理也乃吾性之禮偶然所發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如入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見大人君子即時生敬通是不曾留心商量計較如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非納交要譽

瞿唐先生曰錄

格物諸圖

三

純是天理惟其純是天理則事事皆天理所以可安百姓非終日端坐此心不之東西謂之敬也所以說程子看敬字略差了

○程子將敬字略看差者何也他只將敬字在威儀氣象上看不會在天理上看觀其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功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可以知其將敬字不在天理上看矣蓋吾性之理本一也其所發者自其惻隱而言謂之仁自其恭敬而言謂之禮自其羞惡而言謂之義自其是非而言

謂之智程子全在威儀氣象看所以教人整齊嚴肅殊不知敬雖離不得整齊嚴肅然要曉得是天理所發

○程子惟其不肯打動此心故人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殊不知古今聖賢與天地同其大者莫如孔子孔子刪述六經費了千辛萬苦如繫辭等書稿也不知易幾遍觀其讀易韋編三絕猶曰假我數年至今文章炳如日月何曾害道哉若說文

瞿唐先生曰錄

格物諸圖

三

害道文行忠信之文博我以文之文君子懿文德之文文不在茲之文豈又一樣文乎文既害道孔門四科不必言文學矣若周子虛車之說就無病痛矣文能載道何害于文程子本闢佛只因他功夫近于禪不肯打動此心所以門人就說天下何思何慮蓋因爲師者往日端坐如泥塑人故不覺流而爲禪矣甚矣用功不可差毫忽也

○程子說主一無適之謂敬謂此心不之東之西也殊不知此心之東之西者何也乃妄想心也即有所

好樂忿懣等心也。卽格物之物也。今旣知格物功夫，則此心自然不之東西，不消下一敬字矣。聖人所以不以敬字爲先也。所以然者何也？蓋主一無適，乃閉心功夫，可以相從。天理人欲，于混雜之間，說箇格物，則止遏人欲，好色好勇，好得之類，明明顯顯矣。所以程子門人無處下手，不覺流而爲禪矣。況今日科舉之學，興人已不知聖學爲何物。間有一二高明之士，出來所立門戶，全在雲霄之上，一點下學功夫，不講所以聖賢日益稀少，噫可哀也。

動靜合一

○此格物誠意功夫，心中之動靜也。

○靜坐之時，如心思道理，此之謂靜。亦動如禪家靜坐之時，不敢開關，思道理，謂之理障，是靜而不能動者也。德所以說思無邪，亦謂之敬以直內者，此也。

○行事之時，全在天理，此之謂動。亦靜如富貴利達之學，是動而不能靜者也。

○朱子言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王

聖唐先生有錄格物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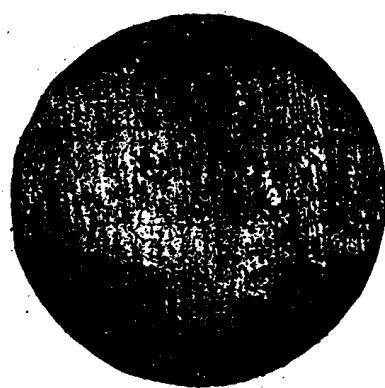
王

宰將周子靜字略認錯了。他見程子說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因有此說，殊不知周子主靜立人極，本註云：無欲故靜。有此四字，周子也。恐人認錯了靜字，故註此四字。經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周子靜字在此處來。言聖人無欲，主靜立人極，以爲靜坐之靜，是禪學也。安能立人極哉？○儒釋之分，只在誠意把意上說。個誠字，教人如好，好色如惡，惡矣。則天理人欲判然分明。如只是整齊嚴肅，終日端坐求識仁體，則此心終不分曉。

○何以此心終不分曉蓋此心整齊嚴肅不之束不
之西就是无妄了文王于无妄卦云无妄元亨利貞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程傳乃曰雖無邪心苟不
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觀文王並程傳之言則坐
禪者雖無邪心不合正理矣所以聖學頭腦不以敬
爲先

三心圖

三條



富貴利達之心

程先生自錄格物諸圖

卷

○此人心也全在形氣上用功夫口之於味要喫好
的耳之於聲要聽好的目之於色要看好好的鼻之於
臭要聞好的四肢要好處安佚要宮室之美妻妾之
奉所識窮乏得我左來右去只是要奉承血肉之軀
所以未得富貴終日終夜勞心焦思以求之既得富
貴則患得患失高爵厚祿猶不知退避必至於殺身
亡家而後已也

○宋儒不知格物二字所以伊川先生說孟子才高
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以德論之可依據者

莫如孟子也孟子說天理人欲說得分曉所以德姐今講功夫就與孟子一般別人講高深我只講卑淺別人講精細我只講粗大別人要識仁體我只格形氣物欲反似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磨之不磷涅之不緇南子可見獵亦可較

○伊川先生曰太抵人有此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此言說得極好伊川先生雖不知格物功夫而此言暗合也

聖唐先生曰錄各勿者圖

三

四勿

五條



○三戒四勿皆孔子之言但四勿說得密兼物欲之大小而言之三戒說得疎乃在四勿中抽出物欲之大者言之故德以發念處先遏此大欲然後覺照些小功夫即易易矣此先後緩急之序也非舍四勿惟遏三欲也

○勿者無也莫也戒者慎也警也易註洗心曰齋防患曰戒論起勿戒二字皆禁止物欲之辭但戒字較

聖唐先生曰錄格物諸圖

五

勿字尤重所以用此字于三大欲之上如曰少之時勿好色則其言緩矣

○宋儒知此四勿功夫作四箴止因他不知格物二字所以將此四勿中之三大欲通忽略過了德非立門戶也蓋將孔孟要緊之言表章申明之耳伯夷之清止不好得而已即為聖人之清此等功夫可忽乎故將三欲格了查滓渾化即聖人矣

○如說識仁體致良知每日做功夫就不明不白了正北溪陳氏所謂枉誤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

欲混雜之區爲可痛也惟格此物行三戒四勿功夫則明明白白登堯舜周孔之堂矣

○四勿功夫細密行之亦有捷法如程明道以無不敬思無邪二句作主也好以不愧于屋漏一句作主也好以言忠信行篤敬二句作主也好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句作主也好此時時覺照捷法通是聖人之言但看我氣質之偏在何處因病而藥知其先後緩急之序斯可矣大抵聖人之言總歸于無欲

常觀浴沂舞雩氣象一條

○此正反觀其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也蓋行四勿細密功夫雖有捷法又要常觀浴沂舞雩氣象則身心不至局促宋儒自程子以後其徒通把學講壞了德爲此日夜痛息龜山先生乃程子親授門人傳至羅豫章又傳至李延平通觀喜怒哀樂氣象延平先生乃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意之發亦退聽矣此言至於今日數百

皇朝先生全集

格物諸圖

聖

年間使天下學者皆流爲禪深可痛息以此作功夫即易經恒卦田无禽即仙家所謂只將水火煮空鑪者也殊不知此非聖學也乃釋氏閉城門功夫也聖人之學在於誠意上用功夫先于懲忿窒慾若延平此功夫乃在誠意上一層默坐澄心無天無地無人無我無喜無怒無哀無樂何以能如堯舜禹治歷明時誅四凶八年於外何以能如湯武救民水火何以能如周公坐以待旦輔幼君誅管蔡何以能如孔子周流四方欲行道以濟時哉若延平此功夫只在深

山打坐廢絕人倫可也故學者行四勿細密功夫又
要常觀浴沂舞雩氣象則功夫細密既不空疎襟懷
洒落又不泥滯既高出塵冥又兩腳實地正所謂致
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矣

過了人欲關就見伊尹氣象一條

○行三戒四勿功夫過了人欲一關則襟懷洒落就
是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
駟弗視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人如其
義也如其道也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等氣象了周子教人志
伊尹之所志正在於此

一理合于造化



○人欲既消此身雖是血肉之軀乃一團天理矣既是一團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則能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隨我素富貴貧賤患難夷狄只是此一理即無入而不自得是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此心光明如光風霽月隨他萬事萬物紛紜轆轤在前吾性所發足以有容足以有執足以有敬足以有別本諸身徵諸民

羅唐先生自錄

格物諸圖

墨

考三王俟百世以功業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一貫之妙在此矣

樂



○樂也者學之成而手舞足蹈不覺其皆道也孔子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也蓋義精仁熟則道即我我即道從容中道從心所欲不踰矩學必至於樂然後爲學若未至於樂猶與聖學隔一關

○此樂字生知安行者有師指授三五年即能領悟若困知勉行者必二三十年日積月累執持既久

羅唐先生自錄

格物諸圖

墨

融融化方知此樂也不然其不以登山臨水歌兒舞女爲樂者鮮矣驟語此樂未免說夢也

總論

○太抵爲學有個初頭功夫有個中間功夫有個收拾功夫初頭功夫與於講是也蓋人之資稟不同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有困而知之有安而行之有利而行之有勉強而行之初頭之時縱聖人之學亦必有所感發興起感發興起者感發興起以爲善欲明善復初以爲聖人也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也如張橫渠少時談兵李延平少時豪勇夜馳馬數里

龍唐先生自錄

聖

格物諸圖終

莊敬則威嚴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所謂天神者只是熟莫知其然而然也若終日只去執持莊敬不去格物則外貌雖莊敬而中心實鄙詐矣此莊以蒞之次於知及仁守也噫非沈潛苦學者惡足以知之

入聖功夫字義敘

豫章王必恭

此入聖之梯航也不知此則莫知適從矣先生接引後學于大學古本格物圖省覺省事錄之外復作此字義先生常曰聖人可學公卿難到讀此則聖人果可學特患人無志向爾先生之學不立門戶惟以孔孟遺言表章之又不求人知自丁丑歲去客萬縣求溪注易于今十三年矣求溪在萬縣江之南萬山之中人孰得而知之先生常對必恭

瞿唐先生自敘

入聖功夫字義序

一

曰學者做工夫急欲人知此大病痛初入求溪之時鄉人不知先生所爲何事獨郭夢菊公見先生文集謂先生詩錄其文蔚然有陶韋之風流學錄其理淵然得薛胡之正脉他無所知者先生既不求人知且先生依乎中庸無驚世駭俗之事所以海內知先生者尙少正所謂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宦蜀中者如撫巡徐華陽公代巡喻吳臯公孫肯堂公何淵泉公督學郭夢菊公郭青螺公分巡范羅岡公張嵩淮公及府縣諸公謂先生梁州高

士者有之清節可風者有之東川高士者有之三川高士者有之天下高士者有之孝廉經世者有之清和入聖者有之一代大儒者有之天下一人者有之以所居之室左爲皞皞室右爲囂囂楊者有之以其堂爲明道堂悅我堂者有之以先生人品絕似康節而才則十倍於康節者有之諸公可謂知先生矣然皆仰先生人品之高欲一見先生而不可得者恐猶未深知先生也獨傅達吾公謂先生千載真儒直接孔氏之傳雖程朱復生亦必

瞿唐先生自敘

入聖功夫字義序

二

屈服乃深知先生者蓋達吾公萬縣人先生客萬縣求溪有年凡先生一舉一笑一言一動肝肺中之事達吾亦深知之故達吾自謂爲先生之鍾子期者此也必恭从聞先生有入聖功夫字義屢次請見此書先生笑而不答至今年方得梓之此字義與吾友李先春讀之反復蓋聖人復起不易其言者如明德二字舊時以爲虛靈不昧先生獨曰此五倫見之躬行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者也何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乃釋經文古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也當時親炙門人已以
老老長長之五倫釋之矣若虛靈不昧安能明明
德於天下也哉此聖人復起不易其言者也格物
二字舊時以爲窮極事物之理先生獨曰格物二
字卽克己二字也當時之門人傳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非克去己私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非
克去己私乎克明顧諟非克去己私乎此聖人復
起不易其言者也一貫二字舊時以爲一理而貫
通萬事先生獨曰一字乃聖賢傳心秘訣之字也
聖唐先生百錄 卷八 聖功夫字義序 三
始於堯舜文武非孔子之言也蓋惟精卽格物也
惟一卽此一也純一不已卽此一也所以孔子又
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夫以一而行天下之達道以一而貞天下之動非
一貫乎所以曾子明之以忠恕也先生常與必恭
曰忠者盡乎天理之心而不間以一毫人欲之私
者也一者純乎天理之心而不雜以一毫人欲之
私者也忠字就此心於天理上盡了無虧欠說一
字就此心於天理上純了無夾雜說曾子以忠恕

明一貫者以此所以不說吾道一理以貫之止說
吾道一以貫之吾道一以貫之雖不外乎理然與
吾道一理以貫之其差別語意卽如由仁義行非
行仁義也之意蓋一者無欲也渾身皆無欲也卽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也若單說一箇一字則一字
重而理字輕五官百體皆說在其中矣若兼說箇
一理二字則理字重而一字輕此身猶見得理則
五官百體與理猶分而爲二也此毫厘之差非死
心學聖人者不能辨之此聖人復起不易其言者
也先生又說仁無義禮智信則不爲仁矣義無仁
禮智信則不爲義矣禮智信亦然故一性出而四
性從之五性不可缺一猶五官五臟不可缺一也
此皆孟子以下無人發之者此聖人復起不易其
言者也宜乎兩洲謂先生功不在禹下也先生人
品甚高每日獨坐畫一太極圖於壁時時坐蒲團
玩之此圖與周子不同乃先生悟造化之理而畫
之者誅茅爲草堂自名爲快活庵以所飲之酒名
爲快活春所臥之榻名爲九喜榻其學以無欲爲

三人品絕似孟子楊兩洲見先生還其友人問兩洲曰瞿唐公何如人兩洲曰不枉見有司高談仁義蓋再生之孟子也事伯兄卽如事父今年徐華陽公送銀十二兩卽分其半與伯兄甘貧樂道忘食忘憂不知天壤之間有何富貴真疏食水飲樂在其中而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者薛敬軒與陳白沙二公凡宋儒有言之不是者二公絕口不言再不論其是非獨先生與王陽明有不是則辨之先生常與必恭曰此論天下公理之是非非論其

瞿唐先生百錄 聖功未字義序 五

人品也若摘人之短言人之過豈但非吾儒之事蓋小人之尤者若論公理有何害哉卽孟子所謂予不得已伊尹所謂非予覺之而誰孔子所謂弗明弗措有何害哉譬之官道天下之公路也路有南北或論當南行或論當北行此特論天下之公路耳與人何相干哉若先生與程朱同時亦直諫多聞之友也先生之學一字一句皆從心悟見人則以聖人可學爲言郭青螺謂先生心無區囿學有淵源蓋以此也必恭旣得字義捧讀因問先生

入聖功夫靜坐何如先生曰此一種功夫乃程子因孔子敬以直內洗心退藏於密此二句說所以下此功夫程子高明不墮空寂若他人不免有此病爲學要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於人情物理上做工夫自下學而上達矣孔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孝弟忠信乃其的當功夫也蓋無欲故靜聖人立人極不過無欲耳若入聖在靜坐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八聖人皆如彌勒佛之閉目靜坐矣先生註易求溪程傳本義皆以象失其傳

瞿唐先生百錄 聖功未字義序 六

皆言理而不言象先生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孔子之言也易不知其象易不註可也求溪十年後去遊五岳復至求溪居一樓十夜不寐偶思見豕負塗一句遂悟其象常與必恭曰易象未失其傳易有錯有綜有互有中爻皆備於圓圖序卦之中特宋儒不潛心考究耳先生之易六十卦有二十與宋儒不同三百八十四爻有一百五十爻與宋儒不同如註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遠非宋儒所可及雖先生山林中

近三十年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然亦聖朝治化
休隆天啟文明不借才於異代若有神以助先生
也前年必恭去拜先生先生正註易亦要存亡吉
凶明白親切雖親授孔子口訣亦不如是也故孔
子已後知易者獨先生也蓋先生原未讀易先生
之易先畫太極圖而以易証之則先生胸中原有
易矣故一見易而豁然也易象與錯卦綜卦自漢
儒歷有宋四大儒及精其易如康節者皆不能悟
先生獨悟之則先生非親受業於孔子者乎先生

建唐先生自錄

入聖功未字義序

七

之互錯綜三體自然圖與伏羲之圓圖文王之圓
圖此三圖者皆天地自然之象數歷萬古不磨者
也信乎千載真儒直接孔氏之傳雖程朱復生亦
必屈服達吾公真先生之鍾子期也必恭於字義
中有發前賢所未發者恐人忽略僭爲旁註標出
非敢阿私所好古人云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
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鳳毛麟
角先生雖不求人知闡然日章自有知先生者刻
成之後因書數字弁諸首以告天下不深知先生

者

序終

建唐先生自錄

入聖功未字義序

八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入聖功夫字義目錄

躬行四條

心七條

志八條

太極十條

命七條

性十七條

良知三條

瞿唐先生日錄

義利三條

道十五條

德十條

理四條

忠附信恕共七條

才三條

敬七條

誠四條

中庸三條



老佛四條

格物一條

一附一貫共十一條

讀書一條

瞿唐先生日錄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入聖功夫字義

躬行

○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以孔子而猶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況學者
乎又曰君子之道四邱未能一焉有所不足不敢
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必至慥慥此之謂實學

○聖人雖可學無志者不必論矣有志者豈能徑造
所謂躬行者豈有別道不過出孝入弟人情物理
上用功夫張橫渠云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近日

薛文清公亦用此法此便是四端擴而克之功夫
其次致曲功夫劄記者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無非克己無非格物無非寡欲無非懲忿窒慾無
非求放心將此種功夫時時覺照戒慎恐懼終食
不違有事勿忘此之謂慎獨此便是躬行漸次功
夫如此去躬行久久成熟美大聖神自然馴至矣
非粗心浮氣即去躬行也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者所以辨理欲
也辨理欲將來脩德遷善徙義也若不能脩德遷
善徙義講之何益又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
居之仁以行之學聚問辨者正欲寬居仁行也使
不寬居仁行學聚問辨何益又曰脩禮以耕之陳
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愛之
耨者薅草也講學以耨之者去其人欲也不能本
仁以聚播樂以安則耨之功亦枉矣耨之何益
所以王陽明說博學之即是行之功夫陽明之意
以不能行其學猶未博也其問猶未審也以知行
合一異於宋儒在此雖其言不免傷於快然無非
欲人躬行之意

○學者若不能慎獨克己躬行實踐乃去終日講學
講之何益如司馬君實不講亦不害為君子若有
文章無德行則其文皆虛文飾輪轅之虛車也終
何用哉且如王介甫臨川集一百二十卷矯矯下
以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東坡謂王氏之文未必不
善而患在好使人同已神宗在藩邸已聞其名及

卽位頒其所脩詩書周禮義于學宮以取士新義
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賢傳註一切不
用天下皆習王氏之學以取科第蔡京乃卞之兄
人相後遂尊崇王氏詔配享孔子及政和三年復
追封爲舒王又封寧爲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
但其人賦性很愎有客氣所以新法之行附已者
以爲通變不附已者以爲俗學就說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又說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
必行通不是話了原其心雖未曾立心爲姦然其

聖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夫字義

三

性執拘不能克去已私安能從祀故宣和之亂龜
山上言今日之禍安石啟之遂罷祀廟庭正所謂
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也又如禮記乃戴聖所
纂鄭康成注之卽所謂小戴也唐真觀初以有功
聖門從祀孔子廟庭戴聖在漢爲九江太守不法
何武爲揚州刺史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
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盜繫廬江
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漸
服聖身爲賊吏子爲賊徒縱有功聖門豈可從祀

然真觀從祀至今近一千年矣歷宋朝無限名
不能查出至嘉靖庚寅議大禮方罷祀可見難將
一人手掩得後世目也嗚呼人之躬行可不慎哉
故君子慎獨

心

○心者身之主宰以氣論心屬火其脉絡通乎五臟
百骸故能爲一身之主因屬火火然物故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

○心有形有氣有神形者心之體也氣者息之呼吸

聖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夫字義

四

也神者性也附於心之仁義禮智信之理也天所
賦我之性故有善無惡但理附於形氣之中卽有
善惡矣

此二條論心字義

○堯舜分箇道心人心論起來止是一心無二心然
理附於形氣不容不兩分矣理附形氣之中無聲
無臭不睹不聞無依憑有感觸方發見故曰道心
惟微人所稟氣質之性剛柔善惡不同若惟縱其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則滅天理而窮人欲矣心之

所思所想者皆行險僥倖之事豈不危殆故曰人心惟危故常人爲形氣所勝道心遂不發見矣雖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暫息然暫時發見暫時昏蔽惟聖人則無形氣之私純是天理所以常人多而聖人少也

○堯舜教人以精一功夫無非教人去形氣之人欲而存天命之天理精字從米以一字論之一對二言一是米二是蕆稗糠粃精以擇之者擇去蕆稗糠粃而存米也以精字論之精對粗言一是熟米

翟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夫字義

五

之潔白者精是春得熟簸揚得淨也二說不同然要之皆去人欲而存天也

此二條堯舜論心之祖

○是心也自其爲一身之主曰大孟子曰先立乎其大從其大體爲大人是也凡人稱所生之父爲大人是尊此心爲親也又稱爲天君是稱此心爲君也以官爵論曰良貴曰天爵充之曰美曰大曰神曰聖是天地間之至尊至貴者此心也而人之至尊至貴者亦莫過此心之仁義道德也守之既貴

行之又利廓之配天地故喪其心而不知求宜乎孟子哀之周子亦云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明道先生亦云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故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以心重於天下故也

此一條論心尊貴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所以異之者此心也若喪失此心違背天理無仁無義不孝不弟卽禽獸矣雖身都將相金穴財山與此心何加損哉王陽明亦云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千百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禽獸者此也正孔子所謂罔生

此一條論喪心

○不可在一顰一笑一步一趨上學聖人只在心上學若要說如何溫而厲如何威而不猛如何恭而安如何申申如也如何天天如也如此去學聖就差

此一條言學聖在心

志

○志者心之所之如我心要想行到某處必要忙忙行到方是志若心要想行到某處却又說行不行或行得緩就不是志了故有志聖學而不能躬行得到者終是志衰

此一條論志之字義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故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志學之日已不踰矩矣孟子曰志之所至氣

聖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七

必至焉故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故能養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則志之所至之時已充塞天地矣朱晦庵幼時章齋先生授之孝經晦庵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也非人則晦庵幼時立志已非凡品故學者莫先於立志

此一條論古聖賢自幼立志之大

○有一樣人小小未曾立志乃因跌蹶或因困窮偶然發憤而立志者如越王勾踐因敗於吳棲於姑

蘇遂臥薪嘗膽夏月持火冬月持冰其立志如此後遂擒吳故曰勾踐事吳班超少有大志傭書養母乃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從事筆硯乎左右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之志後果出征西域封定遠侯蘇秦家貧不禮於嫂發憤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後相六國故曰蘇秦之相六國家激之也蘇秦爲人固不足道某寫此止見古人如此發奮也

此一條言古人立志發奮取富貴雪耻

聖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八

○有因蒙大難而發憤立志爲文章者如司馬遷因宮刑遂脩史記成一家之言至今謂之遷史觀其報任少卿書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炙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垂空文以自見觀司馬子長此書則古人皆有所感激立志爲文章可知矣

此一條言古人立志發奮爲文章

○人之氣質不同志向因之不同故有志道德者有
志功名者有志富貴者以三等評論之道德上矣
立功名者次之富貴又其次也然人情多愛富貴
孔子亦曰崇高莫大於富貴又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是聖人雖絕學亦未嘗不近人情也然志
於道德豈貧賤之人方可志而功名富貴者即不
可志哉是道德未嘗碍功名富貴也且如堯舜爲
天子富貴矣堯舜則開精一之祕其仁如天其德
好生無往而非道德乃得其位得其祿得其名得
其壽後之聖人皆祖述之是道德未嘗碍天子也
至於商紂亦爲天子乃力行無度穢德彰聞崇信
姦回放黜師保所爲者皆反道背德之事豈不爲
天下僂哉周公與曹操皆爲宰輔以輔幼君周公
則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皆道
德之事是道德未嘗碍宰輔也至於曹操之爲宰
輔爲鬼爲蜮至今稱周公爲聖人而罵曹操爲奸
鬼豈曹操亦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天下後
世亦謂之奸鬼哉看來栽培傾覆皆存乎其人爾

蓋道德存乎我富貴存乎天使我有此富貴也雖
千方百計辭之而不能去使我無此富貴也雖千
謀萬巧招之而不能來而乃既得富貴背去道德
愚亦誠甚矣故富貴之人不可志向之錯

此一條言人志向有三等道德未嘗碍人富貴
既得富貴之人還當志道德不可立志之差

○聲名財利多能奪人之志故曰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豈但聲名財利能奪其志至於小事亦然程明
道亦云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

事最近然一向好看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
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
一用於此非惟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
志也

此一條聲名財利凡百玩好皆能喪人志

○人未有無志而能成其事者自古人班超司馬子
長諸人觀之或有志立功異域或有志爲文章成
一家之言皆能成其志而況於心學乎若有志於
心學既不至異域費我之力又不做文章費我之

心又況仁義禮智信乃我之固有又不俟外求吾

惟慎獨過人欲以存之而已此功夫又簡易不煩

瑣孔子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

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

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

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又不勞攘費思慮孔子

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

何思何慮又不似禪家離了父母捨了妻子斷了

酒肉去荒山野箒終日端坐左右在人情物理五

聖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上

倫上做功夫又尊貴不卑污故曰富莫富於蓄道

德貴莫貴於為聖賢人能得此種功夫之味識此

種學問之趣雖隋珠在前趙璧在後亦莫之顧也

故緇視珠王塵視冠冕而乃曠安宅而弗居舍正

路而弗由者無非欲肆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爾

此一條言志心學之易志心學之尊貴

○即今科舉之士雖有司呼喝搜檢披髮以相見與

三代之士迥乎不同有志者必鴻冥鳳舉然時勢

不得不然耳鴻冥鳳舉者豈多見哉為今之士若

於平時肯講究如何而中和如何而天地位萬物

育如何而格致誠正如何而脩齊治平誦詩讀書

做舉業以應舉凡一切升沈得喪俱置之不問及

爾登第之後將平日所講究學問舉而措之則登

第者乃仁義道德之舟車也何人不可成何聖賢

不可做哉即今薛文清公王文成公豈不登第豈

不居高位而二公皆為名儒二科舉亦未嘗累人

也今則不然入塾之時師之教者富貴也士之

立志者富貴也父母之所望者富貴也妻子親戚

聖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上

之所欣慕誇張者富貴也不知心學為何物及

爾登第果然紆金曳紫聲勢赫耀不惟士之志已

遂而父母妻子親戚之志願亦遂矣一旦物故與

草木同其腐朽回視薛王二公千年萬年不死皆

在天上矣二公且不能及又何望其堯舜周孔之

聖人哉有角而不能載仁義道德有車而不能駕

仁義道德可嘆可嘆可惜可惜

此一條嘆科舉之士不肯志心學

太極

○極者至也無以復加也若可復加是不及矣若過於極是太過矣皆不可以言太極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是也

○在造化上言理曰太極離不得天地萬物離了天地萬物是老莊之說矣在人所賦之理曰至善曰厥中若在造化曰至善曰厥中說不通矣其實理無二理人與造化一而已矣特命名不同爾

○周子恐人認太極為有形之物故曰無極朱子與

龍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夫字義

三

陸子因此二字講幾年講千萬言陸子說周子不是朱子說周子是講到臨了朱子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陸子荅云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願承末光以卒餘教占人爲一字一義其爭辨如此非如今人苟且就過其實周子加無極二字無害

此三條論太極名義

○太極之理在天地卽月卽萬川之意譬之於樹有一樹之太極有一枝葉之太極有一花一實之太

極有華於春樹之太極有華於夏樹之太極何也蓋凡物皆有元亨利貞物之初必萌芽而生既生了方長長了又既而衰變又既而剝落歸根復命到了歸根復命貞下又起元矣故春夏秋冬之樹皆有太極故曰一物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故有終古之太極有萬年千年百年之太極有十年之太極有一年之太極有一晝一夜之太極此一條言天地萬物統一太極

○太極雖理離不得氣周子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

龍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夫字義

四

生陰此二句本於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二句來不是有太極方有動靜太極卽含動靜動靜乃太極之本體生陰生陽乃太極之流行也陽極于六則陰生陰極于六則陽生故五行旋相爲本冬水爲春木之本春木爲夏火之本夏火爲中土之本中土爲秋金之本秋金爲冬水之本五行旋相爲竭春木竭冬水之氣夏火竭春木之氣中土竭夏火之氣秋金竭中土之氣冬水竭秋金之氣爲母者以氣爲本而生其子爲子者因生而又竭

母之氣一死一生一代一謝遂成四時此太極自然之氣也

此一條論太極之氣

○既有形氣卽有象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天地自然之定數也天地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聖人參天兩地而倚數倚者依也參其天而兩其地則五矣言數必依五而起也故天地之數必成於五天地之數以五而對對其五則十

聖唐先生曰錄入聖功文字義 五

矣何以天地之數成於五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河圖一六居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七居南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八居東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九居西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十居此河圖自然所居之位也何以天地之數對於其五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一對六也故一對六二對七三對八四對九五對十至十而止此河圖自然各對之數也數之對既至十而止以十計之一者八卦太陽之位也然不及于五不成其

聖唐先生曰錄入聖功文字義 未

數一二四皆然除其一則九矣故九爲太陽二者八卦少陰之位也除其二則八矣故八爲少陰三者八卦少陽之位也除其三則七矣故七爲少陽四者八卦太陰之位也除其四則六矣故六爲太陰此四象也周公定六爻不曰陽而曰九不曰陰而曰六者以一二三四雖是陰陽不及其五不成其數所以以九爲太陽以六爲太陰也以四象分之陽每一象得其九四九得三十六數陰每一象得其六四六得二十四數以六爻分之陽每一爻得三十六六爻得二百一十有六矣故乾之數二百一十有六陰每一爻得二十四六爻得百四十有四矣故坤之數百四十有四乾坤共三百六十六數乃一年之數也六爻雖周公所定然陽極于六陰極于六乃自然之數非周公安排又以六十四卦六爻分之陽爻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二數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得四千六百八數乾坤共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此加一倍法孔子言之邵子得之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者此也此太極自然之數也

此一條言太極之數

○故有此形氣卽有此象數有此象數雖天地且不
能逃而況於人乎人初生時既有此形氣卽有定
數一死一生一富一貴一貧一賤一行一止一飲
一啄皆其定數姑引一人言之如鄧通爲黃頭郎
旣爲黃頭郎決不能富貴矣不料文帝一夕夢登
天未得上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遂上顧見其衣
後穿及覺而之漸臺見鄧通形貌與夢中相合衣
翟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七

後亦穿卽寵幸之擢爲太中大夫使之貴賜銅山
使之富自古富貴寵幸之人有因技藝而得者有
因便佞善承奉而得者有因才能而得者有因外
戚而得者今皆無所因乃夢而得豈非一定之數
耶旣得富貴宜乎不貧賤而餓死矣後景帝時下
吏依然餓死可見一定之數不能逃也有此橋柄
所以先生
奔功名
如草芥

此一條言人有一定之數不能逃

○生出大聖人來知天地間有此氣有此數有此太

極之理故不於氣數上做功夫乃於太極之理上
做功夫故在天地謂之太極在聖謂之一貫有此
太極故萬物從此出有此一貫故萬應從此出故
聖同天

此一條言聖人能體此太極之理

○常人則於形氣上做功夫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
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皆欲
遂其所欲必須要箇富貴方能遂此欲所以舉世
之人求此富貴奔忙到白首至於殺身亡家而不
止者無非奉承此血肉之軀耳殊不知既有形氣

翟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太

則有象數既有象數則有成有敗有聚有散有吉
有凶有禍有福所以某常說古今繼體之君止知
一箇安字不知一箇危字古今宰相止知一箇進
字不知一箇退字古今積財之人止知一箇積字
不知一箇散字惟其不知危字所以不善於危惟
其不知退字所以不善於退惟其不知散字所以
不善於散見到此所以先生胸中湛然無
欲必恭云又省悟一番

此一條言常人惟於太極形氣上做功夫

○自科舉之學興讀孔子之書者也不知心學為何物朱子集近思錄人乃譏之曰入太極在篇首是遠思非近思矣殊不知人不知太極之理則不知理之本原何以講學

此一條言學者當知太極

皇唐先生曰錄

命

○命者令也在尊者教令乎下方可曰命故曰大命曰君命曰父命朱註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是也

此一條言命字義

○此命字有三義天命之命以命令而言也莫非命也生死有命之命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命也之命以命數而言也然命數有兩般不同莫非命也死生有命之命以命數之貧賤富貴夭壽

皇唐先生曰錄

幸

窮通而言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命也之命以命數之稟氣清濁厚薄上智下愚賢否而言也北溪陳氏亦常辨之矣

此一條言命字有三義

○然命字之義不同何也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萬物得化生之後即有形象矣有形象即有一定之數所以天命之命以命令而言也萬物受形之後以命數而言也以命言者兼理與氣而言也以數言者專以氣言也

此一條原命字不同之義

○如以氣化論天下雷行物與无妄當春發生之時是命令也百草萬木皆於此時萌芽矣但萌芽之後有在地之肥處者有在地之瘠處者肥處長得快又長得大瘠處不免遲而小矣又或在陰厓日所不到之處又加之以地瘠則較之地瘠之處又遲而小也故雷行物與命令雖同而草木受氣之後有此數等不同也

此一條言命之氣化不同

瞿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三

○如以形生論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女受男氣之時是命令也及受氣之後一戒其形則有數矣所以氣數不同也故人之生有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而貧賤富貴夭壽窮通智愚賢不肖不同者蓋因父母之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其形性不同子遂因此不同一也又或父精母血受氣足與不足其不同二也又或有鍾天地古今之氣運者如五帝三王周孔是也或有鍾天下一時之氣運者或有鍾一方一郡一邑之氣運者其氣運不同三也又如人

受父之氣多則形貌與父同受母之氣多則形貌

與母同或與母之兄弟同皆一氣故也天地乃萬物之大父母則人所居之地方即父母矣或所居之地山川秀特或山川醜惡人居於此方目之所視耳之所聞足之所履口之所飲食者此方水火之熏蒸草木之滋味日夜之所長養者皆在此方又或父母祖宗骨血皆埋藏此方則其氣之所通亦猶受父之精受母之血矣所以山川秀特者出人亦秀特山川醜惡者出人亦醜惡故太平之人

瞿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三

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風土不同故也故橘踰淮而北為枳鸛鶴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物且如此而況於人乎此不同四也故受父母之氣雖同而受氣之後有此四者不同矣同年月日明而窮通壽夭不同者讀此段了然

此一條言命之形生不同

○聖人則以天命我之理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故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而至於我之形氣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而已故曰居易以俟

命故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與命也故
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故曰進以禮退以義得之
不得曰有命近日盧齋先生亦曰命好德不好王
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回任貧夭亦此意人之
脩身能如此惟知其理而不知其形氣則宇宙在
我之手命自我立謂之自造其命命之不好者亦
好矣如莆田黃伯固合州鄒立齋二公皆夭而無
子然二公皆爲千古之人是無子而有子無壽而
有壽也又如國家大難當捐其軀乃過涉滅頂可
謂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圭

謂命之極不好矣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之謂
雖禍亦福也如安祿山反令狐潮圍張巡城四十
餘日以天道誘之張巡曰君京識人倫焉知天道
此雖孔門名儒之言亦不過此後雖力竭城陷然
成仁取義有何愧哉此亦命不好亦好之一端也
若偷生一時不免遺臭萬年天下古今豈有長不
死之人近日忌陽明先生者謂先生始赴濠約後
持兩端遁歸爲伍太守強留會濠攻安慶不克乘
其沮喪幸而成功陽明先生一代大儒豈反不如

張巡知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哉蓋應變有術縱赴

必兼立此一段方顯陽明之人

濠約亦兵家之術也豈不開夫之獨行遇雨若濡
有愠乎王允之于董卓溫嶠之于王敦顏杲卿之
于安祿山皆用此術縱約無害也若無而強誣一
代之大賢其心亦太毒矣然功高人必忌之忠肅
虞公采石之戰以八千卒卻金虜兵四十萬其功
可謂偉矣而忌之者猶曰適然則忌人功者亦古
今常事也若常人不知天命之理惟奉承天命之
形氣命窮者只欲其通命貧賤者只欲其富貴奔
趨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圭

必至死及到終身之時命窮者依舊窮而貧賤命
通者依舊通而富貴人身便是銅造化便是炭與
火命原是鐘造化鑄你一箇鐘命原是磬造化鑄
你一箇磬百年之間其中可憐有許多齟齬許多
伎兩將心術通壞了依然只由造化由不得人心
所願造化有知豈不一笑張乖厓云應被華山高
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果然爲此浮名虛利將天
真都盡喪

令人心痛

此一條言聖賢君子能盡天命之理而常人則

惟奉承天命之形氣

○故天之將降大任於人必令他受其苦方增益其所不能如孔子少孤爲大聖李密少孤母適人爲孝子范希文少孤母適朱遂姓朱祥符八年進士朱悅是也後爲兖州推官方復姓更名范仲淹所以更名表云乘舟偶效于陶朱入境遂同于張祿盖以范蠡范雎比之也爲名宰相衛青少爲騎奴爲名將古今少孤苦而爲豪傑者非止一人略引此以見命不好而能立命者之一端也

皇朝志林卷八 臣力大守履

性

○自孟子說性善性字已講明矣宋儒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又分箇氣質之性則性字難明矣

此一條言性之字義

○堯舜說箇道心人心則卽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矣至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發孟子所未發已說盡矣盖天地之性自道心一邊

瞿唐先生百錄 人聖功夫字義 美

而言也無聲無臭形而上者也理也道也氣質之性自人心一邊而言也有形有象形而下者也氣也器也理附乎氣器寓乎道本不相離若以一而言之理卽氣氣卽理道卽器器卽道若以兩而言之寓乎軀殼之中者純是天理故曰性善若軀殼則因人所稟氣質有剛柔善惡卽有善有不善矣此一條言性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

○氣質之性有善有惡者皆因人之所稟聖人稟得天地中和之氣氣生得清質生得粹所以生下來

就不雜於形氣就能生知安行然生知安行中又有分兩不同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稷之稼穡夔之樂皋陶之刑一節皆生知安行而不能兼通譬之於天春生與天同而不能兼乎夏長秋歛與天同而不能兼乎冬藏惟孔子貫乎四時所以古今獨稱孔子爲聖之時也賢人則清濁相半必要加善反之功下此困勉行者必一人一能之已百之人一能之已千之方反得過來如薛文清公生時五臟露如水晶其清透骨有此異質

瞿唐先生百錄

入聖功夫字義

毛

所以爲名儒以藝論之如倉頡之字蔡倫之紙皆一節之聖皆天所生氣質一節之入于聖者

此一條言人氣之性聖愚不同

○性卽理也心統情性則心卽性也聖賢說話有將人心通作理說者如言仁人心也盡其心知其性存其心養其性通作理上說

此一條言心卽性

○人心有出入存亡性無出入存亡性者與生俱生與形俱形不以堯存不以桀亡我固有者也何以

見得不以堯存不以桀亡且如孺子將入井一街一市人無大無小通驚惶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豈一街一市之人無大無小通皆堯而不皆桀哉性無出入存亡于此可見

此一條言性無出入存亡

○性字上加不得功夫易經閑邪存其誠是言聖人已具真實無妄之理而又閑邪乃純一不已之心無數亦保之意至若學者惟操存此人心戒慎恐懼時時覺照使不放失就是存天理功夫蓋此性

瞿唐先生百錄

入聖功夫字義

毛

此理本純粹至善無聲無臭又增他不得又減他不得又污濁他不得惟人欲遮隔就不能發見矣所以遏人欲卽所以存天理也譬如日月何等光明偶被雲霧遮隔就不明白雲霧一開依舊光明人欲譬之雲霧有聚有散做得功夫性譬之日月做不得功夫所以某常說不當依程明道要識仁王陽明要致良知還當依孔子蓋仁智無聲無臭原無面目何以識得他何以致得他孔子有明訓克己復禮爲仁物格而后知至只是克己格物遏

了人欲仁智即發見矣何必于仁智上求所以子罕言仁又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孔子未嘗教人識仁教人致良知也還依孔子何等稱當必恭

王二公亦必屈服

此一條言性上做不得功夫

○何以盡性即盡人物性而與天地參蓋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天地萬物止有此一箇太極之理止有此性特人與萬物分散之耳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我能盡此性則我即天

聖唐先生曰錄入聖功未字義

三

地矣即易簡之理得而成位乎中之意說箇參天地似甚大其實盡了性即了手

此一條言盡性之能事

○五性本于五行人乃天地之心陰陽之會鬼神之交所以五行之性通寓于人身軀殼之內若分言之仁屬木木在春生木其形也春其氣也仁其神也春有發生之意故曰仁者心之生理生即有愛之意故仁主於愛父母乃生我者故愛莫大於愛親故宰子欲短喪孔子曰予之不仁也故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愛即有惻隱之意故發之情爲惻隱有惻隱之心必能行不忍人之政故體仁足以長人因春在四時之首故曰元者善之長也使無春安能有夏秋冬故仁包四德故曰乾元者始而亨也利貞者性情也此之謂仁之性千古之儒說仁此便是

識仁

○仁乃吾性性者萬物之一原故仁者以萬物爲一體既爲一體所以醫家以一身之痿痺氣不到者爲不仁故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以仁乃人

聖唐先生曰錄入聖功未字義

三

所性而有人人皆具人所同然故也

○釋氏以慈悲爲本梁武帝以麴爲犧性豈不是仁但廢了禮又不是仁了又是私了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

○仁故主于愛但勢有所不及亦不能行之如下井救人子貢博施濟衆之類皆勢所不及者又如天旱家中糧食止可養父母救不得外人外人縱當面餓死此心見之亦有所不忍然亦無如之何皆勢所不及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聖人之仁心雖無窮而勢則有限就譬如日月一般日月無私照萬國九州照得到者皆其所照照不到者日月亦無如之何也如陰崖草木日月年年月月照不到亦勢所不及矣如必要照得到就是私了如今人不敬父母而反去奉佛者通是一團私

○禮屬火火旺于夏火其形也夏其氣也禮其神也萬物齊乎巽相見乎離萬物在此長養潔齊有齊整相會之意故曰亨者嘉之會也大大小小草木

霍唐先生自錄 入聖功夫字義 圭

通暢茂有三百三千禮儀威儀之意火不可近故禮主於嚴相見必相敬故禮發乎敬

○義屬金金旺于秋金其形也秋其氣也義其神也秋萬物搖落又金堅有斷割之意又萬物美利告成有宜於人之意故曰利者義之和也

○智屬水水旺于冬水其形也冬其氣也智其神也水能照物于內故有知是非之意又冬嚴凝有貞固之意

○信屬土土貫乎四者之中所以河圖洛書土皆居

中也土有敦厚篤實之意故信者土之神也所以臨卦復卦艮卦曰敦臨曰敦復曰敦艮者皆因坤土艮土也 引証更切

此數條分而言五性

○若以五性合而言之不過一理譬如一座城開東門自東門而出者仁也開西門自西門而出者義也禮南智北亦然四端發見就譬如人之五官五臟不可缺一以仁言之仁無禮則將以麵爲犧牲非仁也無義則不能裁割斷制流于兼愛非仁也

霍唐先生自錄 入聖功夫字義 圭

無智則下井救人其蔽也愚非仁也以禮言之禮無仁則儀文雖具情意不相洽浹非禮也無義則品節儀文不得其宜非禮也無知則冥行妄作非禮之禮非禮也以義言之義無仁則斷割傷于慘刻非義也無禮則裁制之間無天理節文非義也無智則凡事不知輕重權度非義也以智言之智無仁則以揣度過察爲明非智也不節之以禮裁之以義則必以索隱爲智其蔽也蕩非智也以信言之仁義禮智無信則四者皆僞矣信無仁義禮

智是尾生之信其蔽也賊非信也因五者不可缺一所以孔子告顏子問仁而曰克己復禮為仁言仁而及於禮子張問仁孔子告以恭寬信敏惠言仁而及於恭與信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曰禮可以義起因說一箇五箇通在裏頭所以單言也可總言也亦可

必恭云此一段發孟子所未發

此一條言五性不可缺一合而言五性

○五性金木水火土有形有氣有神人于金木水火

聖賢先生白錄 入聖功夫字義 卷一

土形上用功夫者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是也氣上用功夫者求仙而欲長生求佛而欲不生不滅是也神上用功夫者君子所性根於心生於色昧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堯舜周孔孟軻是也形上用功夫者朝華夕落氣上用功夫者水中捉月惟神上用功夫則以萬世為土與天地同不老矣常笑李德裕平泉莊記云鸞平泉莊者非吾子孫也以一石一樹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為權豪所奪則以先人所

命泣而告之而不知身死數年之後皆化而為煙散而為霧矣此形上用功夫朝華夕落之驗也作此記出此語可謂愚之甚矣反為識者所笑然古今之愚豈獨一李德裕哉於此又見蕭何之賢

必恭云達吾公謂先生千載真儒者在此

此一條言獨聖人於神上用功夫

聖賢先生白錄 卷一

良知

○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既然說不慮而知則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慮也常人不慮也賢人不慮也聖人不慮也今說致良知致字有功夫則是慮而知矣蓋良知本我固有特物欲有所蔽則良知不能發見故聖人先教人格物格去其物欲則良知自然發見矣物欲者即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之物欲也有此物欲則良知皆遮蔽矣

聖唐先生曰錄

卷

○良知即五性中之智也乃天理也發而爲是非之心者此也即誠明之明也所以說自誠明謂之性言有實理自有此實知乃不假脩習所性而有者也蓋實理中原有明天之所命者如此聖人之完具者亦如此故謂之性未能有此實理者必明方能誠蓋未能有此實理即有私欲矣必去此私欲復其實理之本體方能明而誠故曰好學近乎智好學者擇善之功也即講學以耨之也耨之者去其草也去其草則嘉禾自長養矣

○譬如居官清廉一介不取諸人雖愚人亦知其好官豈但居官者自知之是清廉之官人皆知其好官者乃是非之心不慮而知良知也但有所好樂好樂妻妾之奉宮室之美有所憂患憂患子孫無大財產所識窮乏無以得我即污濁不做好官而良知盡喪矣若要做好官必格去有所好樂有所憂患之物欲則有以復其良知之本體所以說致知在格物

此三條言良知必恭云此後一段

聖唐先生曰錄

卷

義利

○五性獨以義對利者公私之間而已利非特指財貨爵位也如專以財貨爵位之多寡輕重高下爲利則舜受堯之天下乃利而陳仲子乃義矣盖凡事但有一毫私心就是利且如世間人有夫有妻有父有子有君有臣乃天地之常經夫倡婦隨父慈子孝君仁臣忠乃天地之通義佛家出來祝髮爲僧不娶其妻離了父子背了君臣却去高山峻嶺打坐以求空寂以彼之甘淡薄受苦楚較之世

聖唐先生曰錄

毛

人夫倡婦隨如鼓瑟琴父慈子孝每食必有酒肉君仁臣忠富貴榮顯者彼若可以言義矣然彼之甘淡薄受苦楚者都是一團私乃利也非義也若以細事論道途爭險易之利冬夏爭陰陽之和通是利

○宋儒說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此言說得精若無所爲而爲則無意必固我之私乃聖人矣但無所爲而爲可以言三代之士在今科舉之學說不得豈有科舉無所爲而爲乎白沙先生子入試揭曉

夜有詩云靜觀今夜心四海皆名利此言說盡人情故無所爲而爲在今日科舉之學說不得

以觀世道

○有事同而心異者如韓侂冑與岳飛同不主和議然岳飛心公義也侂冑爲已利也

此二條言義利

聖唐先生曰錄

毛

道

○道者路也事物當然之理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因人所共由故以路字名之孟子夫道若大路然是也有物必有則故曰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如父子是器父子有親親字是道君臣是器君臣有義義字是道手是器手容恭恭字是道足是器足容重重字是道

此一條言道之字義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就造化根原說來橫

瞿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三

渠因此言遂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就人性上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與孔子天下之達道五雖同但子思則就人性上事事統言之孔子則專言性之五倫也若可以適道道不遠人則多在人事上說至若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兼孔子之一陰一陽張子之氣化子思之率性孔子之達道五並道不遠人可以適道而統言之也

此一條言聖賢論道字不同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甚言其道不可不聞也如反孔子之言說如不聞道長生也不可何也人不聞道昏昏昧昧枉過一生與禽獸一般長生何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生死是至大之事朝夕是至近之時以四字抑揚言之見道不可不聞此與孟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語意相同行一不義是至微事得天下是至大事不以至微而易至大此可見此心純是義矣

瞿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早

此一條言人當聞道

○自孔子已後到了子思之時道字依然說不明所以子思說箇率性二字出來又恐人不知何以率性又說箇率性下手功夫又說箇率性率循的節次戒慎恐懼者率性之功夫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率性之節次也天地位萬物育者率性之能事也見道之所以大也此一條言道非自外乃率其性

○性不離乎形氣而形氣之所發於外者不過喜怒哀

哀樂而已如無慎獨功夫使之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皆不得其正安得謂之道故子思說箇功夫節次二體出來

○大凡人欲必從喜怒哀樂以發於視聽言動方成人欲未有宵冥空寂而成人欲者聖人遏人欲功夫其字通下得猛如戒字慎字恐字懼字大學格字易經懲字窒字克已克字寡欲寡字通無寬緩舒徐之字蓋人欲之來如對敵也

○人之喜怒哀樂最害事有一樣人也不爲惡但拒

聖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夫字義 里

諫人說他一言半句不好他就發怒只是阿諛他就歡喜且如王介甫何曾爲惡只是性很悞小人諂諛他他就以爲有才知通變若正直君子去諫他他就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如司馬君實范堯夫張天祺通因他去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禍毒天下益深可見喜怒哀樂最害事所以說有所忿懣則不能得其正介甫是也

此三條言性發於情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最害事必戒慎恐懼以慎其獨方能發皆中節而

率夫性也

○率性之謂道一章大意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以率性之謂道也蓋道也者卽吾性之理人不可須臾離者其可離則外物而非道矣故君子有不須臾離之功雖人所不睹不聞之時亦戒慎恐懼惟恐人欲內萌若人欲一萌則情之所發喜怒哀樂不得其正矣性不可得而率也所以然者何也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之中雖人所不睹不聞而已所獨睹獨聞如十目所

聖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夫字義 里

視十手所指所以君子必戒慎恐懼以慎其獨者此也既戒慎恐懼以遏人欲則吾性之本體不爲人欲所遮隔障蔽此心如明鏡止水矣故方其人心之未發也吾心廓然大公一團天理謂之中及其人心之既發也物來順應一團天理發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性之本體也故曰天下之大本言天下萬事之理皆由此出也和也者性之大用也卽率性之謂道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也言爲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所謂率性之謂道者蓋因加了

戒慎恐懼功夫又由中而至於和率循其自然天理之性所以謂之道也既至此中和地位則天地位萬物育矣蓋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必如是則吾性之能事畢矣

○戒慎恐懼一條言必如此下功夫而後能率其性也莫見乎隱一條乃足上條之意言因如此所以必戒懼以慎其獨也非上一條乃存養下一條乃省察也舍了戒慎恐懼又何以慎獨功夫宋儒作二事看是樓上加樓屋上加屋矣殊不知戒懼

聖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聖

二條乃下學功夫到了喜怒哀樂二條是聖人之事專言理矣

○喜怒哀樂一條言如此如此即是率性矣天下之達道也一句正應率性之謂道句言如此就是道了故名之爲道

必恭云千古之下說率性之謂道方說得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此三條反覆言率性之謂道見宋儒註疏之差○戒慎恐懼乃覺照此心功夫時操存時時不放就是矣所以說不可須臾離也不睹不聞曰隱曰微皆就此心言非寂靜之時也某常說李延平先

生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爲何如

而求所謂中者此終是禪學若危坐終日以求其

中則未危坐之時又須與離矣殊不知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乃理也理安能危坐以求之李延平

又說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若見雖一毫私意之發亦退聽矣若依此言則未

默坐之時又須與離矣所謂不可須臾離者是把

戒慎恐懼逼人欲以存天理作一箇課程朝也是

此課程逼人欲以存天理不須與離暮也是此課

聖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聖

程逼人欲以存天理不須與離一事也是此不須

與離萬事也是此不須與離默坐澄心之時也是

此不須與離續紛多事之時也是此不須與離常

時事君事親處友也是此不須與離變時刀鋸在

前鼎鑊在後也是此不須與離在孔門也是此不

須與離故曰君子無終食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

必於是在孟子也是此不須與離故曰是集義所

生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之謂

思無邪此之謂無不敬人而人至於至誠無息

翟唐先生曰錄

聖功夫平義

聖

無息者此不須與離也純一不已不已者此不須與離也雖是聖人查滓渾化然聖人豈無人心但聖人義精仁熟雖有人心然從心所欲不踰矩人心亦道心矣故曰閑邪存其誠言龍德中正之聖人既至誠無妄矣而又閑其邪也故曰無斁亦保故曰死而後已既至至誠純一則此心純是一團天理無意必固我之私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故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之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故能盡人之世盡物之性與天地參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故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既配天矣豈不天地位萬物育

此一條言能盡不須與離之功則能率性矣故天地位萬物育

○大學中庸首章皆聖門頭腦功夫中庸戒慎恐懼者遏人欲也遏此人欲則未發爲中已發爲和而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而天地位而萬物育矣大學格物者遏人欲也遏此人欲則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孔門之言無二也大學言明德中庸言達道道與德一而已矣

段皆千古不易之言

此一條言孔門大學中庸首章立言皆相同此

翟唐先生曰錄

聖

德附明能

○德者得也道與德相離不得天賦我五性之理散于五倫事物其理之當然者謂之道將此道凝聚於此身謂之德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知以知此道仁以體此道勇以強此道謂之達德者此也蓋德字有功夫即大學之所謂有諸已也故曰據於德據者據其實也實能事親則孝即有諸已矣實能事兄則弟即有諸已矣

○此德字德者得也一字盡之矣謂其躬行心得也

瞿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善與惡皆可稱之如書言紂穢德彰聞如史言唐之君閭門慙德皆言其惡德也禽獸亦可言之如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是又言禽獸之善德也天地造化亦可言之如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是也

○書言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曰寬曰柔上九字皆氣質之性此又以天賦我氣質之性我得於天者言之此九者皆德之善者也但恐其有偏故又

足以下九字欲其得中也

○如文公言仁者心之德此又以天賦我之性我心之所得者而言之也

○命於天者爲性受於人者爲理見于事者爲道得于我者爲德一而已矣

此五條言德之字義

○若明德則專以五倫躬行心得言之故孔子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而門人釋之曰士老者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

瞿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不倍釋治國在齊其家者亦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蓋一家之中止有父慈子孝昆弟之交三者而已而事君治民即在其中故敬止之中言此五者必恭云此一段文公屈服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故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所藏乎身不想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數條皆言爲人上者將五倫躬行心得而後民化

之也則明德二字不待辨而自明矣

天生先生傳
斯道大明方

有此
議論

○此明德二字而今學者通忽略了孔子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第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于掌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父子定若元宗幸

聖唐先生

告錄

入聖功夫字義

一

聖

蜀與肅宗相別旅途之間肅宗良心發見南向號泣父子之間何等感傷及元宗還長安居興慶宮李輔國與張后謀遷於西內肅宗畏張后不敢詣內元宗不憚卽不如輩則父不底豫矣何以化天下也天下若父慈子孝兄弟恭親親以及人之親長長以及人之長則民決不爭訟既使民無訟則興仁興讓不必守令不必監司而天下自太平矣所以孔子說父子兄弟而天下定孟子說親親長長天下化治天下可運于掌宋儒將

明德二字忽略過了不曾將大學全本詳看

必恭
云一

本大學
通透徹

○大抵大人之學雖上下可通其實帝王之學也春秋之時臣殺其君者有之子殺其父者有之他如新臺有泚以至二子之乘舟姜氏如齊遂有車中之烈禍故管子曰桓公云寡人有所行不幸而好色姑姊妹有不嫁者禽獸聚應羸豕踣躅五倫之實也从矣故孔子推本堯舜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之言乃曰大學之道在明明

聖唐先生

告錄

入聖功夫字義

一

聖

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所以詔天下後世見帝王之學是如此豈知後儒又解爲虛靈不昧無怪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

此四條言明德

理

○理字與道字大抵相同但道字就散見通行上說理字則就當然恰好尺寸不可移易上說如大路是道乃天下古今之所其由者然此大路恰好在

此處乃當然尺寸之不可移易者移易在別處則

偏旁曲徑非大道矣故天下古今所共由者此道也天下古今所不易者此理也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是道然慈者乃爲父當然不易之則爲人父止於慈則父盡父道矣孝者乃爲子當然不易之則爲人子止於孝則子盡子道矣君臣亦然手容恭者道也然容恭者乃手當然不易之則若垂簾不成禮則失其當然之則矣非道也足容重者道也然容重者乃足當然不易之則若倚邪不成禮則失其當然之則矣非道也

聖哲先生曰錄人聖功未字義

平

○理字曰天理者見其原于天命之性也欲字曰人欲者見其出于形氣之私也

此二條言理字義

○性者理也道者理也誠者理也但性自天所命人所受上說道自率其性散見于事物上說誠則理之眞實無妄者故大學中庸止言性言道言誠而不言理以性道誠皆理故也

此一條言理字該得寬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蓋理卽性性

卽理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天地是此理萬物是此理人人是此理豈不同然若稍有不同卽不能同然矣人能克去己私不喪失此同然之心則良知本體發見此心如明鏡矣以之照物妍者自妍媸者自媸所以能同然

此一條言人能克去己私則理自發見

忘附忠信

○忠者盡已天理之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忠如仁之于父子也我則爲人之父盡其慈之心而無餘爲人之子盡其孝之心而無餘而仁盡夫已矣義之於君臣也我則爲人之君盡其仁之心而無餘爲人之臣盡其忠之心而無餘而義盡夫已矣又若爲人謀事乃披心剖腸一片天理不夾雜絲毫人欲此便是忠若少夾帶一毫私意而不能盡一片天理之心不得謂之忠矣

必恭云忠字明倫

程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卷

此一條言忠字義

○程子解盡已之謂忠解得是但盡已二字天理人欲皆可言之如盡已去好色盡已去貪財皆盡已也所以後來學者只將忠字當一箇盡我一片心五箇字看而天理人欲夾雜其間不能分曉惟曰盡已天理之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忠字曉然明白矣

此一條論宋儒解忠字

○盡已卽孟子盡其心之盡無剩餘之意卽如囊中

有一斗米我潔淨倒囊與人方謂之盡如或留得有一半升或半合亦不得謂之盡

此一條論盡已

○忠者盡已天理之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忠信者以實天理之心而無人欲之私之謂信忠信有功夫非資質也孔子曰主忠信王是賔王之王教人下箇確實的心在學者卽思誠功夫若聖人則自然至誠矣孔子曰言思忠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言忠信忠信所以進德也通是有功夫如

聖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卷

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必爲人謀方說得忠如不爲人謀豈有空忠之理如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必與朋友交方說得信如不與朋友交豈有空信之理聖人資質生成忠信常人亦有資質近忠信者但聖賢立論說忠信通就功夫上說故五性仁義禮知信非別有信也仁義禮知皆實心實事卽其信也

○忠信大抵只是誠實爲善意而又分此二字者忠字說得懇密故事君曰忠爲人謀曰忠信字說得

十淡故與朋友交曰信與國人交曰信

此二條論忠信

○若以忠對恕忠是盡已天理之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忠恕是推已天理之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恕宋儒說忠恕猶形影無忠做恕不出此二句說得極好但不曾提醒天理出來蓋人能忠則千恕萬恕從此出未有不能忠而恕者孔門看得此二字真所以將來釋一貫

此一條論忠恕

禮唐先生曰錄入聖功未字義

聖

○恕者仁恕也因是仁恕自孔門已後來學者通認不真通作饒人之意而今官長出告示亦云決不輕恕亦把恕字當饒字矣宋儒作推已而某又添天理之心數字者欲其明備也觀孔子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曰勿施于人則我所欲者方施于人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也若有半毫人欲之私夾帶于其中必不能勿施于人矣又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則勿施于人若少有半毫人欲之

私夾帶于其中必不能違道不遠矣

此一條論恕必恭云添天理二字

才

○才本是人之能但與性字一般也分一个性字氣字出於天地之性者則所能皆善出於氣質之性者則所能有善有惡孟子從性善好的一邊說來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必恭云才字一段亦發前賢未發

此一條言才有兩樣

○有一等人分明天生一段才華且如晉當危難桓冲以精兵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又如唐太宗欲取長安衆人以無糧草爲

聖唐先生自錄入聖功大字義 才

辭太宗曰兵貴神速吾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大事去矣果克長安又如寇準議親征曰陛下欲于此不過五日此料事之才如筮如龜皆古今人所不可及者至若韓信寄食漂母受辱勝下本鄙人也及得富貴不識保身之幾通不足取但用兵一段才華多益善眞如僚之九庖丁之牛由基之射所以陸士衡稱其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與騰跡虎

噬者此也又如古今詩人分明有一段別才且如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春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二三人上方月曉閒僧語下界林疎見客行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巷南巷北人招飲一晴一雨花耐看通是眼前景致口頭語令人

可愛其不善於詩者雖勉強效顰能學其易不免落俗學其難不免黥鬼又如一縣令前來此縣者也是如此錢糧也是如此人民後來此縣者也是

聖唐先生自錄入聖功大字義 才

如此錢糧也是如此人民有一樣縣令就做成一朵花有一樣縣令礙嘆瞽瞍一縣之事如亂髮亂絲不能剖析爬梳此皆其才不同也故孔子嘆才難辨近日之才與古之才不同然亦皆才也

此一條言天生才不同

○才最害事人當善用之孔明張良郭子儀善用其才者也曹瞞則成鬼蜮矣所謂善用者正橫渠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

此一條言人當善用才

敬

敬是遏人欲存天理心之疎然而不懈之謂敬蓋敬乃五性中禮之所發乃天理也聖人取來作功夫教人敬以直內因敬字有疎然意所以將他來作功夫左右是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就是敬了宋時儒者通講敬字就與近日儒者講知字一般因通講敬字所以說格物致知也須敬誠意正心脩身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通歸管一路殊不知格了物則全是天理宋儒格物二字認不

程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堯

真所以陳北溪如此說意既誠心既正則敬不必言矣

○宋儒解敬字以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主一無適爲敬也是但去終日端坐乃曰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是以釋氏之終日端坐爲敬也此言又差之太遠矣蓋敬無常主如要力耕養父母疎然起一念去勤耕苦種就此一念天理之心不懈即是敬矣如要孝父母冬溫夏清疎然起一念去冬溫夏清就此一念天理之心不懈即是敬矣如

事君有官守者疎然盡其職卽是敬若少有一毫爲身爲家之私卽非敬矣有言責者疎然盡其忠卽是敬若少有一毫爲身爲家之心卽非敬矣故說敬字乃至于遏人欲存天理疎然而不懈者此也

○端坐也是敬但敬中之一事耳所謂敬者無動無靜無常無變無內無外皆敬也故曰無不敬如坐之時手容當恭若一時少覺照垂簾不恭卽是人欲卽是不敬乃疎然而容恭則存天理而敬矣足

程唐先生曰錄入聖功夫字義 李

容當重若一時少覺照倚邪不重卽是人欲卽不敬乃疎然而容重則存天理而敬矣故曰端坐也是敬但敬中之一事耳

○程子說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矣某說此言差之太遠者何也蓋釋氏冥心閉目終日端坐無非求其空吾儒之敬是件件求其實如入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敬神也非空敬也如見大人君子不期敬而自敬是敬大人君子也非空敬也靜之時敬是恐此一念少有人欲之私也非空敬也動

之時敬是恐此一事少有人欲之私也非空敬也此之謂件件是實如此脩己以敬豈不安人安百姓所以孔子說敬義立而德不孤如釋氏冥心閉目終日端坐則孤絕矣豈能德不孤而安人安百姓哉

○大抵敬字卽是戒慎恐懼功夫但戒慎恐懼就心之兢業時時覺照防檢上說敬之一字就心之疎然整齊嚴肅上說而要之皆逼人欲而存天理也

○孔子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句非始於孔子

聖唐先生目録

李

也乃祖以禮制心以義制事二句來敬字卽禮字

○自堯舜開精一之傳敬字卽有矣如堯之欽明文思湯之聖敬日躋文之緝熙敬止以至戒成王之敬之敬之皆言敬也至孔子將來作功夫曰君子敬而無失曰執事敬曰敬事而信曰行篤敬曰事思敬未常教人終日端坐以爲敬也至程子以涵養須用敬乃終日端坐如泥塑人乃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教所以

爲隘也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

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論起

程子雖說釋氏有敬以直內之地亦不曾說釋氏

之是但門人見得程子喜人靜坐又見程子終日

端坐又見程子要識仁又見解主一之謂敬者曰

此心不之東不之西所以門人弟子就說天下何

思何慮通在釋氏一邊去了至楊龜山李延平通

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以默坐澄心爲學載之史

書稱之至本朝薛敬齋陳白沙二公再不言古人

聖唐先生目録

李

解經之是非獨王陽明一人肯辨論又將程朱陸

子抑揚太過所以嘉隆已來講學之士皆傳蕙嶺

之心而文以尼山之言矣可哀可痛某生最晚但

仁以爲己任又不容默如不辨出此一種功夫害

天下後世其毒非小蓋昔人所謂予豈好辨哉予

不得已也所以說了又說反覆辨論

謂疎然不解之謂敬可見
聖學功夫差不得毫忽

此七條論敬字

誠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有在天之誠天命之性付與人物之實理是也有在人之誠反身而誠是也因聖賢不同所以分箇至誠思誠

○天道之誠卽太極之實理理無聲無臭何處見其誠蓋理乘氣機以出入故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以氣候論如春來氣候便漸漸溫厚秋來氣候便漸漸嚴凝以動物論春來便鰓祭魚鴈北來秋來便豺祭獸寒蟬鳴以植物論春來便草木萌動秋來便草木黃落以花木論春來開桃李秋來開菊冬來開梅今年是如此明年是如此千年萬年也是如此若以一物論黍千年是黍不變而爲稻稻千年是稻不變而爲粱此便是天之誠

○人之有此實理乃所性而有者也天所賦之理本實但因此理寓於軀殼之中未免有實不實矣其曰不實者乃人欲也若實理之本體豈能增減惟聖人渾然具此實理所以泛應曲當遇子自孝遇父自慈遇臣自忠遇君自仁實理隨處自然發見各足無有欠缺聖人以下未免有私意遮隔所以

有思誠之功

○誠字兼得忠信忠信兼不得誠所以說一个忠信又說一个誠

瞿唐先生日錄入聖功夫字義

中庸

○中字自堯舜有允執厥中之言中字已儒者知之矣至周末異端起以道別有一道故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所以孔門將中字下添一庸字

○庸不出於中之外言此中乃平常之理也如夫婦父子君臣朋友兄弟其理皆日用之所常行者豈不平常朱子解中庸二字較程子更優

○平常對怪異而言平常者怪異之反也如明帝時

釋唐先生言錄入聖功夫字義 奎

偶說起西域之佛自佛入中國古來止有士農工商此四民者乃民之平常也今添一僧是民之名怪異矣自黃帝製衣冠人皆戕然而冠於首乃首之平常也今則祝髮而顙其首是其首怪異矣人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雖刺一針亦必畏其痛此人身之平常也今乃以此身乃假合暫聚生老病死無非苦惱指其身爲臭革囊雖食虎狼飽鷹隼燒烈火亦未爲不可此身之怪異矣一陰一陽之謂道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有夫必有

釋唐先生言錄入聖功夫字義 奎

妻乾道也坤道也乃夫婦之平常也今乃不娶其妻而孤其夫是夫婦之怪異矣父子兄弟兄弟第一家中與仁興讓此父子兄弟之平常也今離其父子背其兄弟居於深山野箐之中指父子兄弟爲俗眷是父子兄弟之怪異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君君臣臣此君臣之平常也今避其徭役認其師爲法王是君臣之怪異矣天子有故則殺牛諸侯有故則殺羊士有故則殺犬豕庶人有故則食珍此飲食之平常也今乃不殺生而名其饌爲伊蒲塞是飲食之怪異矣人之宮室前爲門中爲堂後爲寢此宮室之平常也今名其居爲淨土爲化城爲梵宮是宮室之怪異矣聖人之道只是平常惟其平常所以反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譬之畫師聖人之五倫如畫狗馬如頭足少有一毫畫錯了人皆得而指之曰此非狗也此非馬也佛敎如畫鬼畫頭長也好脚短也好眼斜也好面黑也好人不得而指之何也鬼人所未見者他說个前生後世天堂地獄以聾天下之耳以瞽天下之

曰愚者畏而不敢言其非所以佛教盛行於天下
必恭云佛委
係是怪異

老佛

○歐陽忠公云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
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坐于陋巷簞食瓢飲外
不誘於物內不動于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
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
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
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
也此數語足以破千古神仙之疑然天地間理外
事甚多蓋造化之氣揉雜不齊精氣游魂變動不
常

聖書先生曰錄

人聖功夫子義

資

一如秦始皇二十八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六尺十
二人見于臨洮觀有此長大之人則神仙有可知
矣然皆天之所生非人力所可致也

○致堂胡氏云佛不親其親而謂異姓爲慈父不君
世主而拜其師爲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爲罪
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毀
形而不耻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爲善則無辭
讓同我者卽賢異我者卽不肖則無是非是絕四
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

戎狄則背違之而毛鱗蹄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爲人已矣必欲爲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只此數句卽足以闢佛矣不必再說佛之別條也。○然必芻蕘髮之徒遍天下而反多於老何也蓋他也有能動人處唐李文公翔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師曰李翔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惕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蓋佛經通是喻言黑風者暴風也飄入鬼國者覆舟也黑風吹船飄入鬼國喻人暴氣足以僨事有此動人處所以高明之士往往陷於其中而佛反多於老

釋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夫字義

充

○佛家欲張大其祖宗就說佛乃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母自右臂而生老氏亦如此張大殊不知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造化之正理也故天地之人物非形生則氣化如稷契聖人之生此天地網緼以氣化而生者也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聖人之生皆男女構精以形化而生者也雖氣化形化不同然皆如常人之產豈有

自右臂生之理哉欲張大其祖宗以愚惑世人故其謬妄至此崇信佛老者見先生四段有愧此四條論老佛

釋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夫字義

上

格物

○格物已見格物諸圖一冊格物者格去其物欲也格去其物則無欲而一矣此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得此三字聖學就下得手宋儒將格物二字認不真又將一貫一字認不真無處下手所以程子說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所以終日端坐

程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夫字義

上

附一貫

○一對二而言如言白米淨淨純是白米再無一粒紅米謂之一若雜一粒紅米即二矣如言曰金淨淨十分是白銀再無一毫銅謂之一若雜一毫銅即二矣

此一條論一字義

○王弼曰一者數之始也物之極也極字與太極之極字同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此數句說得是不可以人廢言孔子說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蓋言吉凶惟以貞而勝不論其吉凶如富貴吉矣苟乃不義之富貴則不貞矣雖吉亦凶也如殺身舍生凶矣而成仁取義則貞矣雖凶亦吉也是吉凶不論其吉凶惟以貞而勝也故天地之道有此貞固之理所以顯示兩儀而觀日月之道有此貞固之理所以懸象晝夜而明天地日月如此而況于人乎故天下之動有吉有凶惟以貞而勝

程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夫字義

上

所以然者何也以其無欲也惟其無欲所以不論吉凶不能勝若少有一毫之私欲豈能貞而勝哉蓋貞則不僞妄一則不駁難皆是無人欲之私但不駁難方能不僞妄所以說貞夫一此句正應貞勝一句天地日月特引言以見貞之義大也孔子告哀公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蓋言無欲則足以脩德而凝道矣非誠也故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亦是求其一而無欲

必恭云此全重貞字最是

程先生

入聖功夫字義

志

○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則孔子所以接堯舜之心傳此一也所以開萬世之心學者此一也此一字乃心學喫緊功夫不必別求宗旨矣此一字不明又何以望入聖人之堂室

○打通此一字則聖賢功夫無非求此一而已知者所以知此一也行者所以行此一也故孔子告曾子子貢皆以一字告之故大學頭腦功夫教人格物格物者格去其物欲所以求此一也中庸頭腦功夫教人戒慎恐懼者防檢其物欲所以求此一

也乾卦孔子教人以誠其曰進德者進此一之德也居業者居此一之業也坤卦孔子教人以敬其曰直內者直此一於內也方外者方此一於外也以此方入聖方有頭腦方有歸宿不然終日所講不過葛藤

此三條反復論一字

○學者要想孔子獨以吾道一以貫之一字與曾子子貢說之之故

○既得此一即樂矣蓋仰不愧俯不作反身而誠豈

程先生

入聖功夫字義

志

不樂既然樂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做隱者即做宰相何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之亦囂囂明着衣冠高談仁義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豈不是做隱者即做宰相做宰相即做隱者何也斷斷分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口出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如此無欲

故能放君子桐而不爲纂故能誅監殷而不以爲
忍蓋一絲不掛一毫不染惟知容天下之賢惟知
愛天下之民惟知有國家之社稷故雖有宰相之
貴而其無欲則忘身忘家即隱者也豈不是做宰
相即做隱者後世若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屬
續之日家無餘貲亦庶幾近之蓋無欲即樂所以
周茂叔每教人尋孔顏之樂者此也何等人品方說得出

此一條言無欲即樂

○無欲即與天同純是理矣所以在造化爲太極在

聖唐先生曰錄人聖功夫字義

聖人爲一貫

此一條言聖同天

○一貫此二句也容易看近日學者因將忠恕二字
釋一貫就千講萬講朱註說一理渾然而泛應曲
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此
四句解得極是蓋大道理原不過如此若近日學
者解一貫忠恕全不是話了但朱子雖解得是還
畧差些微不如解一即惟精惟一之一純一不
之一一以貫之譬天地之有太極而萬物從此出

也蓋一字乃古今聖賢常說之字非孔子突出也

聖賢說話止有一箇一無有兩箇一堯舜惟精惟

一文王純一不已先孔子而生者有此一字孔子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此一字從此來也孔子說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說所以行之者一也以

一而貞天下之動以一而行天下之達道非一貫

乎又說同歸而殊途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皆一貫

之意後孔子而生者亦曰聖可學乎曰一爲要一

者何也無欲也人之所以學聖人者不過學此一

聖唐先生曰錄人聖功夫字義

而已矣但天下之動貞夫一等話皆論理不曾說

到我身上來既不曾說到我身上來則我與理相

爲對待猶爲二也獨精一之一純一之一則我即

理理即我矣故孔子不曰參乎吾道一理以貫之

乃舍理字而曰吾道一以貫之可知矣蓋有此忠

千恕萬恕從此出有此一千事萬事從此貫所以

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者無欲也無欲則我此身一團天理無意必固

我之私如精金一般再無一點銅如美玉一般再

無一點瑕查滓渾化所以謂之一一字本是理但我無欲而純是天理故不謂之理謂之一既一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所以遇親則孝遇君則忠遇友則信可以見南子可以應弗擾可以去獵較即天地有太極而物各付物矣又譬之神仙家說養成一粒粟米丹穿山透海也是此一粒丹騰雲走霧也是此一粒丹騎龍駕鳳也是此一粒丹點銅變鐵也是此一粒丹之意朱子將

陳唐先生言錄

人聖功夫字義

貞夫一解作理所以行之者一解作誠無惟近日講一貫忠恕者紛紛也

○陳北溪云天只是一元之氣流行不息如此即這便是大本便是太極萬物從這中流出去或纖或洪或高或下或飛或潛或動或植無不各得其所欲各具一太極去箇箇各足無有欠缺亦不是天逐一去粧點皆自然而然而從大本中流出來此便是天之一貫處宋儒說一貫此條說得極是

此三條論一貫

○一也是天理之心去貫萬事無一毫人欲之私忠也是天理之心去行恕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將

忠恕釋一貫

必恭云何等見解明白

此一條言曾子以忠恕釋一貫

陳唐先生言錄

人聖功夫字義

七

讀書

○天下無不讀書之聖人但聖人緊要功夫在格物在克己教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要格了此物欲使此心湛然無欲不萬起萬滅無思無慮如明鏡止水也未嘗教人終日靜坐也自程子喜人靜坐以文字乃玩物喪志不多讀書張敬夫說程子在沿讀易有一簞桶人問伊川未濟男之窮也一句如何說伊川不能答其人若曰三陽失位故伊川作易傳到此卦云此義也聞

程子先生遺錄

李

之成都隱者此語火珠林已有朱子說程子不讀雜書所以被他動了所以所傳之徒通講默坐澄心至陸子與邵叔義書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所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雖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葉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此言分明是說朱子自此書一出天下學者欲直指傳心

通引稷之不能審于八音夔之不能詳于五種來作証而幾于廢書矣可哀可痛朱子豈不知心爲原而文字爲委心爲萌而文字爲葉哉窮年卒歲在文字固不可若窮年卒歲閉目打坐可乎不可乎是真正惠可矣朱子說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夫援引後來學若如此何故何故且始終發露如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又曰耳自能聰目自能明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皆禪語也此

程子先生遺錄

李

皆是偏處惟當依孔子孔子教好古敏求就好古敏求教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就多識前言往行教天下何思何慮就無思無慮人之心左右令其湛然無欲如明鏡止水就是豈靜坐方能湛然無欲而讀書即不能湛然無欲乎大抵天下無讀書成心病之人但讀書要識痛癢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心譬如人家陽宅基址此乃根基也且人家只空空死守此根基起房屋者爲此根基也種桑麻者爲此根基也栽松柏竹木者爲此

根基也如此知痛癢何害於讀書吾恐天下後世如
忠可而真指傳心故終之以讀書焉

聖哲先生日錄

卷一

來瞿唐先生日錄省覺錄序

覺悟始於定志志愈定則悟愈精嘉靖丙辰先生
入京見薛敬軒錄卽題絕句于京師壁云昔年行
遠不知遠今日登高始覺高知遠知高天近午泗
濱佇日駕飛舸又題了心歌尾云泰山巖巖海汪
汪洙泗真源派許長蘭橈桂槳駕一航排闥登
宮墻大叫仲尼坐明堂鳴球佩玉共趨蹌回琴點
瑟繞鏗鏘又題看花篇尾云南山峨峨石磊磊天
風吹爾作海水孔子孟軻生一遭錢鏗喬松萬遇

瞿唐先生日錄省覺錄序

一

死假令不得其中意縱生萬遍亦如此跋烏白曰
啄人髓鑿石得火倏忽爾歸來乎歸來乎山有蔎
水有芷窮鬼笑錢神錢神笑窮鬼又昭君解云自
甘命薄付紅顏玉黛金鈿長不掃觀數詩則先生
甘貧樂道之志少時已定矣故先生常云丈夫得
志無窮達先生之樂道猶世人之樂功名富貴也
此數詩散入于諸稿之中昨見年譜始知皆丙辰
年所作又戊寅先生遭謗乃題云他山玫瑰處偏成
玉苔李時來也自甜誰道南山高萬尺行行便到

祝融尖又題新畫太極圖云箇中原有先天易壁
上新添太極圖曰與包羲相揖讓人間那得此凡
夫言者心之聲觀前後之詩則先生覺照之功造
次顛沛未嘗一日作輟故先生嘗對人曰公卿難
到聖人可學夫以先生用功如此之密則聖人豈
不易學哉此孟子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一章之意
先生約爲八字海內聞此八字者卽有領悟先生
起頑立懦之功甚大而不知良上心獨苦先生用
功如此其密也用功之密者以志定故也學者必
瞿唐先生日錄省覺錄序

後學王廷章識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省覺錄

○學者惟變化氣質最難聖人教許多門人都是因
病而藥變化氣質

○從來聖人不曾教人不讀書但讀書要識痛癢如
讀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便思學是學何事習是
習何事悅是悅何事都將身心體貼出來便不枉
讀書了若不能領悟讀五車三十乘也是閑

○孔子以顏子好學乃曰不遷怒不貳過學者多忽
瞿唐先生日錄省覺錄
畧了蓋七情之中惟怒最害事而過者亦人不覺
察之常也因顏子平日領夫子克己復禮之訓視
聽言動皆以禮所以不遷不貳若已還克得未盡
禮還復得未純則未免於遷之貳之矣此處學者
將四勿功夫體認既从方得不然將不遷不貳不
免輕看

○某常教人不必致良知者何也蓋良知本我所固
有非由外鑠我也譬如山下出泉泉脉日日流行
本山所自有者也但或土泥淤塞則泉不流矣惟

決去其土泥則泉自流行又何必於泉上用功夫哉泉脉者天理也土泥者人欲也故致良知惟遏人欲

○人無欲以義理為主自冲淡自寧靜自不東補西湊

○學者志衰只是見小

○形與性相爲附麗而不可離者也形勝性則天地之性皆管屬於形性勝形則五官百體皆管屬於性形勝性者常人也性勝形者聖人也然則欲性

瞿唐先生自錄省覺錄

二

勝其形何道以能之惟去其形之所欲而已口之于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四肢之於安佚者皆形之所欲也無欲則聖人矣

○問絕四之後此心景象如何予曰如明鏡如止水曰有物感之時此心又何如予曰亦如明鏡亦如止水蓋此心雖有外物之感然物各付物妍者吾與之以妍媸者吾與之以媸明鏡止水有何與焉曰若無物感此心有思慮之時又如何予曰亦如明鏡亦如止水蓋雖有思慮然所思慮者皆天理

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之謂動亦靜也於明鏡止水又何與焉蓋心之動者乃氣而有主不動乃理

○凡曰知者謂其真知此理也學知困知皆涉于聞見之知者也若能真知其理雖聞見亦何害哉故曰及其知之一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聖人之言自是確實

○學者纔能覺卽能變舊習纔能覺便長進

○天地惟誠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萬古如此聖人無欲所以居天下廣居立天下正位行天下大道巍

瞿唐先生自錄省覺錄

三

乎有成功煥乎有文章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無欲則一團實理故誠

○天之與我也管攝之以數我之事天也奉若之以理管攝乎我者富貴乎我也貧賤乎我也奉若乎天者富貴不以道得不處也貧賤不以道得不失也不由乎命惟由乎義吾身皆天理則我與天一天而天卽我矣故不怨天人之處我也責備之以理我之處人也安遇之以數責備之者毀譽乎我也

予奪乎我也安遇之者毀之者不以道曰此數也奪之者不以道曰此數也惟論乎數不論乎理吾身安所遇則我與人一人而人卽我矣故不尤人○悟道要如酒醉已醒了有明師指之方句句有覺若猶未醒只是夢中說

○張橫渠云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此言恐不是若絕四之外心可存處是又卽禪家所謂以楔而逐楔也近思錄云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

聖唐先生曰錄

四

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如橫渠此言卽念中字意也

○要曉得人心原無欲

○三戒是閑邪功夫敬字是存誠功夫譬之脩煉家必將此身築塞煉已身上無病痛方可溫養三戒

卽去病痛功夫也敬字卽溫養功夫也若身上尙有病痛豈能溫養哉

○丹鉛錄云萬漚起而復破水之性未嘗忘也萬燈起而復滅火之性未嘗忘也漚燈情也水火性也情與性魄與魂也如依此錄以魂魄認作情性則情性二字還看不真可見聞道由于頓悟苟不能頓悟而惟出入于聖賢文字之間雖華顛鉅儒讀盡五車三十乘亦不能知之殊不知性字卽是理字魂魄通是氣依于體魄而不離及死則散者魂也有形體死而不散者魄也天屬魂地屬魄曰與火屬魂金與水屬魄氣體之外又言魂魄者蓋以氣體之神而靈者言之也

聖唐先生曰錄

五

○道在心無存亡人之心有存亡

○羅仲素從楊龜山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襲聞伊川先生說甚好仲素卽嚮田裏糧至洛見伊川其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古人之篤志若此○志向大功夫不小者狂也功夫小志向不大者狃也

○能盡其性則生亦可也死亦可也何也蓋能盡其性則我即天矣又何死生之足云仲尼以萬世爲生亦此意

○心中無一物就能與天地參

○人千病萬病只是要粧點粉飾令其好看令其適意以承順此血肉之軀

○神龍無欲故變化莫測聖人無欲故處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而未嘗有意必固我于其間

瞿唐先生日錄

省覺錄

本

○人心本靈活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在人覺照爾聖人仁義禮智存于心覺照得熟故晬面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因熟了不知所以然而然所以說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心中方有一毫欲心便粗

○黃勉齋序晦庵集云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講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自以爲悟若立

論愈下者則又崇辨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于空無下者溺于卑陋其害豈淺鮮哉此言正中今日之病

○窮理不難但既窮其理矣以理而見之躬行爲難精義非難必有事焉而集義爲難使不能行其理集其義則窮之精之者猶未至也○故知德非難而成德爲難是以有宋周程張朱許多門人日講窮理精義而反不如司馬君實不言而躬行確實也

瞿唐先生日錄

省覺錄

七

○天之生我有氣有理魂魄者氣之神情性者理之神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聖人垂教萬世豈虛語哉故人能聞道縱四十已後未能晚也張橫渠少年談兵喜獵李延平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及後聞道少年之事亦何害哉聖人教人不曾教人生出來八歲之時就無過許人改過故不遠復者即曰元吉

○王陽明云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

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憤怒嗜慾
正到騰沸時便廓然消化得此非天下之至勇者
不能也陽明此條乃覺照切實功夫後學收心者
不可忽也

○萬箇公卿不如一箇聖人然公卿難到聖人可學
學者做不上去只是志衰程子曰學者爲氣所勝
習所奪只可責志此言說得好當玩之

○學者惟克己主敬窮理三件事程子以主敬爲入
門朱子以窮理爲入門某則以克己爲入門

傳習錄

入

○世儒只知冥心閉目是靜不知此心如有思慮當
人事擾攘之時皆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也是靜何也蓋理主于一而不動我既主于理則
凝然不動矣卽所謂人生而靜也從來儒者惟周
茂叔知此故曰主靜立人極

○周子曰無欲則靜虛動直孔子謂人之生也直此
直也孟子以直養而無害此直也蓋陽明則直故
就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常人之目只見其利不見其害只見其得不見其

失只見其一已不見天下國家只見一時不見萬
世

○聖人作易惟教人以中以正楊誠齋文節公知此
意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故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某平生以此作欄柄日間惟知此夜間
惟知此日間知此所以不東奔西馳夜間知此所
以不東思西想

傳習錄

九

○天下古今有治有亂人之一身有窮有通有吉有
凶就如天上之月缺了又圓圓了又缺所以聖人
作易教人以正教人以中既中既正聽其天之命
我窮通吉凶矣圖也可缺也可

○學者只是看此身原是參三才靈萬物出來世上
要成一个人要繼往聖開來學所係匪輕則朝夕
之間自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矣

○莫要看堯舜周孔太高了要想均是天地之人何

以聖人不可做但看顏子少年就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只在人志向如何耳如孟子集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能如此就是聖人矣

○堯舜傳道說人心道心通就心之發動上說孔門說誠意者此也所以某說戒慎恐懼非存養者以此堯舜原不說存養存養之說蓋因佛氏而起也何也道心乃與生俱生我之固有未動之時純是道心何必存養惟方動之始此人所不知而已獨

瞿唐先生由錄

省覺錄

十

知之之時乃有人心所以當戒懼慎獨

○人不怕有過但患不能改耳如湯聖人也而仲虺稱其改過不吝自古英君諍辟皆改過不吝

○問天地陰陽止二者矣而又有五行何也蓋五者中數也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天地雖是陰陽其中有變有合故天干逢六則合地支逢六則變所以天地間萬事萬物皆不能出其五如以人身言有五體五官五臟以人身之道理言有五性五倫五事以萬

物言有五蟲以養萬物之物言有五穀五色五臭五聲五味皆不出其五若陰陽無變合是死物也天地亦幾乎息矣

○下學方上達無下學功夫卽上達不得

○人無禮義則卽與禽獸一與草木一有禮義則卽與天一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養父母不過酒肉也而乃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而無禮義則比之犬馬者以此

○人心如鐘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不叩則不鳴

瞿唐先生由錄

省覺錄

十一

隨其叩與不叩無意必固我之私此正學也或不叩而鳴或大叩小鳴或小叩大鳴此有意必固我之私詞章功利之學也若不許人叩清淨自在而坐此禪學也

○天地惟誠實有此理所以千古此天地萬古此天地動物千年是動物植物千年是植物所以不變白無間斷實有是鏡實有是水所以能照物若水濁鏡有塵必不能照物也人心惟實具此五性之理所以虛靈不昧可者人同曰可否者人同曰否

若有人欲之私則不誠矣必不能明所以物格而後知至故學者此心必如水鏡無私方能照物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見獵有喜心乃習心也昨遊關中始見張橫渠所生之地在大山之下

○讀書有法要讀得自在不覺勞苦每日當有課程看每日何書口當誦誦口方覺勞苦矣即轉而于手手書寫方覺勞苦矣即轉而于脚或出看田園或赴會所或應賓客朋友又如家貧子路負米曾

羅唐先生自錄省覺錄

三

子耕作梁山歌是也人生在世豈能出五行之外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調者筭度也一家之調度也既有其家雖寒儒家貧然上父母下妻子外而親戚朋友一家日用豈無調度故既口誦讀手書寫之外又當移脚脚移方覺倦怠則于書房中冥目靜坐心主乎息息依乎心澄此心于不識不知之天令其皞皞如也既靜坐之外乃出而徑行或臨水邊或坐山麓或就松風或移竹影乃轉而用功乎心或作新文或改舊句使五

體五官轉相效勞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而一切聲利得失聽乎其天置之度外而不問不使其填塞此物于我之胸中則此心寬舒自在優游厭厭雖讀書猶不讀書心與理相為浹洽自不覺其日進而月長矣此雖舉業當如是要之正學功夫亦不外此也康節云心不過一寸兩手何拘拘身不過數尺兩足何區區何人不飲酒何人不讀書奈何天地間自在獨堯夫某一生讀書不忙惟用此法是以嘗自在不覺勞苦每日長歡喜手舞足蹈

羅唐先生自錄省覺錄

三

而自得以其心與理契也雖千事萬事紛紜叢雜在前此心亦不震動今人讀書多是進銳多是無恒多是以酒色財利功名得失夾雜交戰於其間又或本中人以下之資而所友非其人無夾持之功是以鹵莽滅裂讀則悶倦故心於理不相契身與道不相干偶登第之後即買櫝還珠墮甑不顧者決有由矣

○人之爲善者此心也爲惡者此心也見妖怪者此心也見祥瑞者此心也故先輩云一念之善景星

慶雲一念之惡妖星厲鬼盖心之所至氣必至焉
高宗夢帝賚良弼者以恭默思道也孔子夢周公
者以志欲行周公之道也近日吳康齋夢孔子文
王朱子者以志在心學也心之所思氣之所感有
是心卽有是夢矣人死一夢而已鄉村人將死時
言見閻羅者正此意也盖平日講死之事乃閻羅
所掌心之所思在此將死而偶甦豈不見乎

○聖門不說陰德報應者何哉盖道我所當行德我
所當得非本分之外加毫末也如說報應是私矣

瞿唐先生日錄

省覺錄

古

是有心爲善矣故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
之學爲醇正而陰德之說止可以諭鄉人俾勉其
爲善若陰果之說愈荒唐矣

○人心無氣象惟無欲者自得之而已在平居時此
心常有六月天氣寅卯日出之時松竹之下清風
微來此一个氣象在勢利中此心常有萬仞之山
一道瀑布飛泉我獨觀於其旁此一个氣象在塵
世堀堞之中此心常有登五岳之巔獨立於其上
杯峯山川此一个氣象處親戚鄉黨此心常有冬

日無風衆人同焉暴日梅花爭發置酒賞之不忍
摘伐此一箇氣象

○鳥獸各有自得之性如麋鹿之在山鳬鷖之在水
皆有自得之性焉家中養鵝鴨秋成穀熟之時田
中有穀如無水亦不多食若三五日不得水偶至
水中卽刷羽泗水徊徘徊飛揚不勝其喜焉盖水物
故也北人養鵝稻根非不具也然汚濁不似鵝形
者無水不得適其性故也世之爲利祿而如北方
之鵝者無限

瞿唐先生日錄

省覺錄

古

○先輩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又云月到天心處風來
水面時此景極有興趣識得此趣便是鳶飛魚躍
活潑潑地我終日有此趣便就坦蕩蕩無入而不
自得所以塵視冠冕然識此趣豈幸得哉孟子集
義功夫所到也

○顏子惟他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方見得他用功密處盖志道之人乍晴乍雨
或作或輟所以仰彌高鑽彌堅瞻在前忽在後矣
卓見者見分明也未由者未能信手拈來也

○人見富貴卽敬之及見富貴之人行事不合道理心私賤之然則敬富貴者非真敬也敬其炎熱而已人見貧賤卽鄙之及見貧賤之人行事若合道理心私慕之然則鄙貧賤者非真鄙也鄙其淒涼而已故學者當修己不可俾人外貌恭敬而心私賤惡

○天下之人氣性之偏就與天下之山相似山有偏於東南者有偏於西北者有上偏而下正者有下正而上偏者有大勢偏而小處正者有遠望正而

霍唐先生申錄

省覺錄

夫

近處偏者有偏而甜輒者有偏而猛暴者其間方圓正直獨立不倚者萬無一二余曾見一家之人有其夫性嗜羊肉其妻惡其腥雖點污之器亦必澆之他室此夫妻之性各偏也其父種松以其青青可愛至於子盡伐之更種櫟以其便於取薪此父母之性各偏也兄嗜牛脯其弟好佛以殺牛者有大罪至其家見其席上設之卽合掌念佛此兄弟之性各偏也夫一家之人父子夫妻兄弟其氣性各偏殊如此况天下億萬之人乎故當時介甫

之爲相非立心誤國也但偏執而自不知耳故學者克自己之偏須當如天下之山當闢則闢當培則培

○命不如人則當勤苦勉強立身揚名以造其命勤苦者勞其筋骨凍餓其體膚也使能立身揚名爲聖爲賢則前之命不好者實命之好也非造其命而何蔡虛齋有云德好命不好顏回任貧天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卽此意

○世間有富貴之君子有貧賤之君子有爲君子而

霍唐先生申錄

省覺錄

七

享一世君子之名之君子有理光鏤彩沒世不聞之君子有少年不羈晚年聞道之君子有遭逢世變忠義發於一時偶然之君子有妻非成其貝錦東顧西窺之君子有富貴之小人有貧賤之小人

○人之辱人或呼爲小人或指爲禽獸彼必不平以

爲辱已之甚矣及觀其所作所爲皆小人禽獸之事夫不當其名而甘爲其事豈人之不明也哉不反已故也故反已自訟能知已之罪過之人絕少

○聞人謗已不動心便是實體得不怨天不尤人功夫久之查滓便通融化

○力除閑氣固守清貧此康齋實歷語

○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罔者無也言視有如無也此君子之過於勇也小人以壯爲壯君子以無爲壯不動聲色以勉待勞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豈

瞿唐先生百錄 省覺錄 九

不過於勇哉故有形之勇易無形之勇難

○要高恐高成孤絕要高又要平實要深恐深欠光明要深又要洒落要淡恐淡成懶散要淡又要細

密

○凡雇工人小厮之類或得一菜一飯必欲與父母

者窮困已久窮則反本良心發見故也公卿宰相

之子及富家郎反不愛敬父母者安逸已久溺其

良心故也

○唐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元宗時詔舉人減尚

書論語策加試老子夫以此設科取士可以觀學術矣而何望天下後世之愚民不日趨於老佛也

○在山中二十餘年顏子不遷怒功夫十年前以覺可能至於不貳過則不能學蓋大過可以不貳至於小過則難小過多在言笑毫忽之間失於覺照偶然而出又因飲酒幾亂聖人惟酒無量不及亂然則亂也者非小過乎

○不好貨則廉不好勇則謙不好色則身心安靜精

神完固學者其庶乎

瞿唐先生百錄 省覺錄 九

○儒者將以應世不似佛家終日只在虛空中作伎倆而已如達而出來就要幹功業爲國爲民掀天震地如窮而不出來便要明道淑人以先覺覺後覺不可埋頭塞耳繩趨尺步腐草無輝

○學者講學專要勝人始終是好勇的氣質未變道理無窮彼此講明卽是不必言自我出門戶自我立也

○毀譽者人之常情也見人毀我而怒譽我而喜亦人之常情也殊不知毀譽在人我何與焉止論不

若自修學者已知如此做功夫矣至若譽我者將何如哉亦惟勉強自修以求不負譽者之望而已且又人情巧詐見人卽誇獎以爲歡喜之緣此正近日之所好尚者我雖至誠待人亦當曉得切不可見人謗我而怒誇我而喜喜則志驕矣

○人生有我之偏有稟剛惡而偏者有稟柔惡而偏者有公卿世胄其所見者皆富貴僭擬之事所交者皆諂諛奔走之人養成自高自傲而偏者有少有才名偶得明公品題自以爲是而偏者有風俗

聖唐先生自錄

省覺錄

三

不同五方皆有性因習氣而偏者故克己之功非止一端大抵蔽蔬菜者其病易治茹肥膩者其藥難醫

○常見人居山者則說狩獵之話居澤者則說舟楫之話居市井者則說貿易之話居儒林者則說翰墨之話居京師者則說百官宗廟之話居邊徼者則說虜掠戰鬪之話近僧人則說後世近道流則說金丹頭之所戴足之所履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耳爲箕良治爲裘近朱則赤近墨則黑故習俗

移人賢者不免故孟母三遷政欲掃除舊習當如臨陣對敵以勝爲主

○凡講心學不可亂與人講必俟其問之諄切而後言之近日有一等讀孔顏之書者說及孔顏心學不惟不聽卽齟齬牙瞋目罵不絕口者此等之人可以言哉孔子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大聖也必待鄙夫問而後告使不待其問而告不幾於痴人前說夢闔閭中彈高山流水之調哉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

聖唐先生自錄

省覺錄

三

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故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不叩而自鳴者爲妖鐘鋼刀賣與烈士紅粉賣與佳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古今類如此

○力量不足強去買田強去起樓豎榭自家苦楚自家呻吟何益之有不富而潤屋不可笑哉問道之人食決不求飽居決不求安

○孟子得集義功夫義理心上爛熟所以開口有好議論近日只講空寂所以三句不離本行

○要常想難得而易失者時難進而易退者學便有長進便不知老之將至

○人在世間好勇好貨好色皆其切實之病史謂沛公前在山東貪財好色今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御其志非小孟子說王猶足用爲善蓋爲其好勇好貨之類直言之而不諱足用爲善者此也孔子乃分爲三等少好色壯好勇老好貨蓋三者皆人之欲也非少時不好勇好得也但少時急於好色緩於勇貨壯時急於好勇老時日暮途窮急於好貨故孔子就其急處言之人能超脫於此三者則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之域矣此切實功夫學者都以眼前錯過了

瞿唐先生日錄

省覺錄

三

○聖人無病賢人善醫病凡民一身通是病有一等凡民不知己之有病有一等凡民也知己之有病也曉得痛癢只是諱疾

○程子人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譬之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一理也至白者易汚此一理也詩中幽王

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一理也此言說得好極透人情蓋做好人乃十目所視者做不好人人已知其不長進不責備矣然則做學者豈可使人不責備哉故做真儒必每每受人之謗

○閒者不論我隱逸在極靜處不論我在仕途極動處只要我心閒妙哉妙哉說到此處恐天下知此境者少天下何曾尋得一箇心閒的人出來蓋無欲方閒無意必固我如明鏡止水者此閒之象也

瞿唐先生日錄

省覺錄

三

○聖賢功夫在朝夕日用上講求以求所謂大中至正而已不在矯強立異此道在富貴如堯舜爲天子也行得在貧賤如仲尼爲匹夫也行得蓋遵道而行不論貧賤富貴也如陳仲子豈不苦節梁武帝豈不將身通捨在寺上然矯強立異竟成其私所以孟子說自繫馬千駟以至一介不以取與人者無非求其大中正而已千古聖賢俟之不惑考之不謬者正在此

○仲尼顏回之樂周茂叔每每教人尋之此樂豈只聖賢有哉常人亦有之但自家去苦楚耳蓋因人

氣稟原好勇好貨好色凡宮室飲食男女通要勝過人不肯安常處下終日只將此數件在理料又加以近日科舉之學與東名不成西利不就其間就有許多勞擾只在奔波過歲月所以不知孔顏之樂

○經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彼此對面遊心千里人豈知之哉學者毋自欺功夫惟當自覺照而已常思遊心妄想萬起萬滅亦無益也既妄想無益何不俾此心寂然瑩然

瞿唐先生日錄

省覺錄

語

○仁乃生生不息之理孟子說乍見二字極說得好蓋乍見之時良心偶發無物欲沉滯於中全是一團天理所以爲仁之端程子在乍見二字看得真所以說心如穀種生之性是仁

○從孔氏之學曰就其切實從釋氏之學曰就其妄誕空而復追其空非妄誕而何深造自得非切實而何

○孟子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世間這樣

丈夫何處做去只是無欲

○人之資質美者多做名卿名相但較之爲學又不免偏終非中庸且如人氣節要剛大而襟懷又要洒落如汲長孺儘有剛大氣節但恐止成就得剛直一邊臨事固要公直而存心又要忠厚如張九齡豈不公直但又恐近刻薄此度量要寬洪而檢身又要細密如劉寬輩儘寬恕但或者少細密探討蘊蓄要深厚而志趣又要高明如張華揚雄輩豈不博古通今但高明意思終少此孔子所以以

瞿唐先生日錄

省覺錄

語

清以忠許人而不許人以仁正學之當講正在此也不然止成一節之士

○驕心吝心妬心貪心慾心好殺心皆心也至於此心發覺有罪愆則悔心生焉是悔心也正天地一陽初復之心也可見人雖賢愚不同此良心無時無刻不存止因私意蔽之故諸心生耳此所以克已功夫爲學聖第一條

○學者做功夫要覺其所不覺何以謂之不覺且如性好多言此氣質之性之偏也心雖知己之多言

或者偶然不覺而出便要常常覺照我多言處此之謂覺其所不覺也或性好猛暴或性好矜誇皆是此功夫臨陣對敵要強人之所不能強忍人之所不能忍久而久之便是把氣質變化過便是將生鏝炒鎔成熟饒便是把瓦坯燒過成甃

○腹中當一饑一飽不可時時飽此天道盈虛人事消長之理也說及此處信手拈來處處是道

○學者涵養得深厚沉渾最妙

○豪傑之士處於富貴之中若不知處富貴即成一

聖唐先生曰錄

省覺錄

箇大俗漢

○無求到處人情好雖是一句常言不可以輕忽之
○先輩云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近日學者以此句論君子小人之儒可謂誚儒者之心其議論誠精矣但自楊廣設科之後讀孔子之書以應科者果有爲乎果無爲乎故科目陷士子於不肖於茲可見

○前輩說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學者做功夫須做到命不足道處方能自得

○見道分明即樂○莫作一鄉一郡人

○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蓋男女之交感乃天地之氣化非男女之私也釋氏不知此義乃以男女爲恩愛妄緣而生此處大頭腦既見得不透則小肢小體又安能見得透所以釋氏將居處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如重擔親戚如冤家

○聖賢說話說箇小人而無忌憚也人只是有所忌有所憚就做好事了中人爲善畢竟如此故曰君子懷刑

聖唐先生曰錄

省覺錄

○肥藏厚髀人皆貪之而不知病我腸臟者此物也美姬艷婦人皆貪之而不知損我精神者此物也高爵厚祿人皆貪之而不知禍我身家殺我子孫者此物也三者於我何加焉人乃貪饕不已以至殺身亡家者弗思故也佛雖異端之教非吾儒中庸之道然彼知世人所貪在此三者乃盡去而黜之故中國梵刹遍地以爲西方之聖人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畧通要謹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遁功夫吉凶悔吝

通在此上面生

○儒者惟不知老之將至就能死而後已嘆老悲窮不免白髮嫁人

○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箇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

○爲學如燒窯火候到了自然煙清脚亮

○做官太慈愛行不得太猛暴堪不得

○義理無窮讀書到老不曉得到老

○大丈夫以天下爲一家以萬物爲一體既不知事

聖賢先生曰錄

省覺錄

无

親從兄則一家之內且乖戾矣况仁民愛物乎故曰君子務本孝弟爲仁之本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好勇好貨好色殺身也是此三件亡家也是此三件殃及子孫也是此三件不好勇好貨好色保身也是此三件保家也是此三件揚名後世也是此三件

○長要想自家一身乃太倉中一粒江海中一滴甌中一毛何以充塞古今便有長進

○凡立身行道之人受人無根之謗就當知是我之數不當歸罪於所謗之人其進以禮退以義猶夫初也誰人背後無人說此雖俚言可採擇焉好察邇言其此之類乎

○有三五十年之身有千萬年之身

○君子行事苟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雖事出於人情之外亦不失其令名

○孟子說養志蓋心爲上體次之所以養體次於養志也曾子養志孟子止以可許者以人子之分無

聖賢先生曰錄

省覺錄

无

窮耳今人養體且有歎矣况養志乎蓋緣科目之設人生八歲之時不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且教以文章技藝之末都養成驕傲猛很所以成材也難

○科舉之士倘有拂意處不可怨天尤人要曉得自家內中必有一件不如人處非學不如人則命不如人居官亦然不能陞擢者非政事明敏行已清卓不如人則命不如人以此自處便心長安泰

○學者能學爲君子如偶然不幸縱遭天來大禍其

君子之名愈光蔡西川遇黨人之禍其禍何禍哉
死後趙章泉哭之以詩云鵲叫春林復通時鴈回
霜月忽傳悲蘭枯蕙死迷三楚雨暗雲昏礙九疑
早歲力辭公府檄莫年名與黨人碑嗚呼季子延
陵墓不待幾辭行可知千古之下哭西山者獨此
詩爲冠然以名黨人之碑爲榮則當時之禍反
不爲西山之重哉

○古今無不受謫之聖賢以方正故也媚世取寵則
鄉愿矣

聖唐先生自錄

省覺錄

三

○人做儒者要識天下人之情性天下之人有傲氣
得一點根蒂沒得的且如孔子講道於宋宋卽將
木伐之講道者孔子與門人相講也與宋何干講
於木下與木何干卽孔子而我等愚劣可知矣卽
宋人而天下之人可知矣

○世人做情人貧賤忽畧人老醜乃是世人常態若
吾儒將此放在心上終是查滓未融

○孔子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這恕字
如體認不到豈特外人豈特百姓就是父之於子

也體不到母之於女也體不到夫之於妻也體不
到所以說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

○中也者天理人情之至也梁武帝宗廟以麴爲犧
牲商紂暴殄酒池肉林皆不近人情非天理之自
然所以均敗亡

○元城先生自選謫時以父母惟其疾之憂遂絕欲
自絕欲三十年來氣血意思只如少年終日接士

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每日觀書未嘗
晝寢歲時家廟跪拜七十有二未嘗廢闕心嘗前

聖唐先生自錄

省覺錄

三

知兩月前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皆絕欲之驗
也

○做王公有王公不可了之心做宰相有宰相不可
了之心做百官有百官不可了之心做庶人有庶
人不可了之心做僕更有僕更不可了之心做婦
人有婦人不可了之心做婢妾有婢妾不可了之
心做乞人有乞人不可了之心了之心是出世之
人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
心純一無偽不起不滅之心也明鏡止水也

戲之則喜當喜而喜之心也鞭之則哀當哀而哀之心也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曰可謂切問矣胡子曰將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上面做功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功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却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愚常說人千思萬想千計萬較左右是奉承此血肉之軀此軀

聖唐先生曰錄

省覺錄

三

好勇好貨好色萬般都從此三者之根發生而已將此三者根苗斬斷就事事擺脫得去

○人之爲善非朝爲善而暮卽成善人之名也惟君子以小善不可忽也久而久而萬善聚於我矣人之爲惡非朝爲惡而暮卽成惡人之名也惟小人以小惡不足損也久而久而萬惡聚於我矣故曰泰山之雷穿石彈極之綆斷幹

○有人從余游甚稱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挫其銳解其分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

天下谷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以爲處世之道莫過於此矣余曰此老子平生佛口蛇心之術一團私意安得如孔子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恭寬信敏惠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何等光明何等省事所以孔門之道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無意必固我之私所以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老氏安足置之齒哉然

聖唐先生曰錄

省覺錄

三

老子之言亦有不可廢者如身與名孰親身與貨孰多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皆名言又不可以人而廢也

○妄想心有種種焉有無根霄壤之想有有根平常日用之想有過去追悔之想有過去自慶自足之想有未來圖謀之想有希望其來將來不來既來復去鬱結不安之想有臨關對敵之想有喜後怒後之想有平生所戀熱景載夢載覺新舊往來不斷之想有知絕妄想晝夜執持一時未曾覺照個

爾入心之想有知絕妄想持守不定一寒一暴之
想有知絕妄想想別物以止妄以楔逐楔之想有
知思道理夾雜私意以行之之想有氣稟執拘認
人欲爲天理之想有空想其邪想之不行之想有
實想其邪必欲見諸行事之想萬起萬滅種種雖
有不同然原其所想者不過好勇好貨好色三者
而已故勇貨色三欲者千欲萬欲之樞紐也千妄
萬妄之根柢也斬根斷紐方可學聖

○獨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也慎獨者慎其已
聖唐先生曰錄省覺錄

所獨知而不自欺也人之一身手持足行目視耳
聽人皆得而見之惟心人不得而見已所獨見所
以聖賢做功夫教人慎獨此千載理學之秘訣也
然是獨也豈已所獨坐而後可慎哉凡每日間處
妻子奴婢事父母君長接鄉黨賓客臨民聽政飲
食言語大而萬事萬物之煩以至毫厘絲忽之微
靜而閒寂淵默之時以至堀堞轆轤之際少欺其
心皆非慎獨也今之學者多喜人終日端坐殊不
知坐與行視與聽皆此身之所不能免者如心少

有所欺則終日之端坐亦猶終日之端行也孔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其
至切之功夫矣豈教人終日坐哉若終日端坐無
天無地無人無我畢竟是禪

○孟子說人皆可以爲堯舜初學聽之似駭然非
大言也千古聖人此心此理而已如我一念合天
理則就此一念便是堯舜若過此一念不學好即
盜跖矣一事合天理則就此一事便是堯舜若過
此一事不學好即盜跖矣道理本平鋪在面前堯
舜不曾增些子凡民不曾減些子求之即得欲之
即至所以孔子說回三月不違其餘日月一至
○人多在困窮拂逆上增益其所不能此孟子之言
人皆知之至於志得意滿上失了涵養減了聰明
損了德行而人則莫之覺也

○義理者吾日用之飲食也窮達者吾軀體之肥瘠
也吾朝餐而暮飲者惟此義理焉至於吾身之肥
瘠聽其自然可也若惡此身之不肥舍日用菽粟
之飲食求參耆熟藥以助之不幾於愚乎

○有德者之言如天地所生之草木枝葉花實雖濃
淡不同其生意自然可愛蓋元氣在內故陽春生
百媚也若不修德立行徒工文辭終是剪絲爲花
近日人論朱子止齋二公之文言朱子之文平實
穩當占得地步寬止齋之文排濤逐浪畢竟終落
第二着是也

○人惟恐懼所以不憂不懼若放蕩禮法則長憂長
懼正俗言所謂怕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也蓋能
恐懼修省則隨處體認天理卽孔子所謂內省不
懼唐先生曰錄省覺錄 美

疾矣所以臨事變之偶來不憂不懼恐懼者未事
之前以理言也憂懼者臨事之際以事言也

○古之婦人如杞梁之妻何曾讀書然節義凜凜如
大丈夫者不昧此良心也蔡文姬豈不讀書然卒
失其節者昧良心故也故良心一發擴而充之卽
浩然至大至剛塞乎天地

○近日學者把性命之學又是一樣看把眼前終日
所行事又是一樣看此其故何也蓋緣他平日將
二氏之學終日講究所以分而爲二矣殊不知吾

之終日所行者非性命之學何學也天地間除了
五倫人情物理之外又更有甚性命之學古人說
箇參天地贊化育博厚高明悠久不過五倫之道
而已且以堯舜言之做了許多功業孔子贊他惟
天爲大惟堯則之然不過盡君道而已堯舜亦盡
其性而已非性命之學而何不知性命又終日所
學何事

○人之學聖賢者氣質爲先學問次之且如子路之
勇敢宰予之言語得一大聖人爲之依歸子路始
懼唐先生曰錄省覺錄 美

終從勇敢一路宰予始終從言語一路至若顏子
則不然顏子資質甚粹至今想其爲人生下來大
半已有亞聖氣象了

○楊之道主于方墨之道主於圓主於方者其理當
圓而亦方也主於圓者其理當方而亦圓也聖人
之道則不然惟觀乎理而已理當方則方理當圓
則圓近日儒者謂楊氏穿裘者也墨氏穿葛者也
穿裘者六月亦穿裘穿葛者冬月亦穿葛子莫執
中又穿裘又穿葛也聖人則不然時當暑當穿葛

則穿葛時當寒當穿裘則穿裘此論亦好

○凡春來百鳥鳴及蛙鳴秋來蟬鳴皆有自得之天機但彼自不知耳天人不雨偶然下雨此天地之交感也所以萬物長養發生若或助之其自得之妙但人莫之知耳而天地亦莫之知也學者做功夫其自得之妙亦當如天地萬物要之氣之自得理之自得其妙一而已矣

○不貳功夫難於不遷怒

○近日有一等人也知此身原是浮生非堅牢从住

瞿唐先生曰錄省覺錄

无

於世之物也知光陰乃百代之過客當及時行樂却乃買歌兒舞女朝酒暮肉招賓拉友登臺臨榭自以為樂矣此等之人見得陰陽消長之理一斑半點與終日營營於名利鐘鳴鼓響而猶夜行者固殊然與孔門之樂終隔一關若以孔門之樂論之非樂也乃欲也蓋此樂惟富貴之家有之有歌兒舞女則樂無之時則不樂矣有朋友臺榭酒食則樂無之時則不樂矣是樂因物而後有也殊不知無欲即樂若無欲之樂則不論貧賤富貴不論

動靜冷暖做官也樂做百姓也樂住樓閣也樂住茅屋也樂啖菜也樂啖肉也樂平常也樂遭變也樂身也樂心也樂少也樂老也樂學者必到此樂方是學瞿唐先生曰嗚呼此樂不講久矣安得與斯人而共樂之

○謙與諂畧相似然謙也者不自有之事也修德之心也諂也者媚人之事也取寵之心也外貌雖畧同而心術則萬里矣故自卑尊人之事在君子則為謙在小人則為諂儉與吝亦然

瞿唐先生曰錄省覺錄

无

○倘來之福以義處之如我所不當得則雖福亦禍倘來之禍以命處之如我所不當得則雖禍亦福以此作柄故遇大福大禍即凝然不動

○一箇淡字最妙人淡於貨利聲色淡於世味則無適而不可矣豈惟人之心事行已哉至於人之文亦然潘岳閒居賦與陶潛歸去來辭皆恬退之言也然潘之言誇陶之言淡是以陶高百世人皆學淡而不可得焉豈惟人哉天下之水以淡為上山之淡者則即畫也故君子之道淡則不厭交淡則

成

○近日學者多講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夫喜怒哀樂未發即發而中節之理而已此理未發渾然無朕理豈有氣象也哉講氣象者泥佛氏光明圓輝之說也

○不要學婦人搽脂粉要真率做箇模樣便是搽脂粉有心費力去做的都是搽脂粉就是婦人不是男兒

○騎驢覓驢是舍其心而不求而求之章句之末卽

唐先生曰錄

省覺錄

甲

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騎驢不下驢是守着此心而不能空也禪家惟有此後截所以將世間有色之物皆爲空所以三綱廢弛得罪名教

○知命者不立於巖墻非真有巖墻也履虎尾而依冰山者也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非真有洊雷也放于桐而克終允德棲姑蘇而嘗膽者也

○將勤補拙以勞折災

○言秀而必曰順者有順而後可言秀也縱父母有不是處姑且順命又敬不違者卽順也蓋孝字管

得大古人云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

云云至於一草一木伐之非時且非孝則孝正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者矣孝字豈不管得大至於在父母面前朝夕奉養服役之間必要加一箇順字天下未有不順而能孝者未有孝而有不順者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陳氏言此處見得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堂眞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

唐先生曰錄

省覺錄

甲

累人果如此不論做官做百姓何等省事何等心閒古今做聖賢者箇箇是如此

○人少時浮薄剛傲及老則忠厚謙虛此善變乎少者也窮時狂妄輕淺及達而登第居要地愈朴實謙退此善變乎窮者也然老而善變者十有三五達而善變者萬無一二

○學者肯檢點起來若心不在時何處沒有過失且如見下等之人較之敬上等禮節言語就減些分數以孔子使民如承大祭之言論起來我等豈不

時時有罪過所以伯玉使者說寡過未能孔子稱之看來寡過未能亦實事也

○君子之與小人非不知其等較然也人却甘爲小人之事而不學君子聖賢之與王侯公卿人非不知聖賢之爲貴也人止知慕王侯公卿富貴而不學聖賢

○有富貴而無日不憂者有貧賤而無日不樂者止在聞道與不聞道論

來瞿唐先生曰錄

孔子謹言功夫四十條

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此第一○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仁者其言也詡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此第二○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巧言亂德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此第三○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佞人殆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惡夫佞者此第四○亂之所興唐先生曰錄孔子謹言功夫 畢

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駟不及舌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免於刑戮此第五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況其適者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易其心而後語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此第六段○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古者言之不出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敏於事而慎於言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禮唐先生曰錄孔子謹言功夫 罍

胡不慥慥爾此第七段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夫我則不暇始吾於人也誰毀誰譽今吾於人也慎言語言思忠非禮勿言似不能言者時然後言言必有中此第八段

右孔子謹言功夫四十條先雜之省覺省事錄中恭偶一日讀之問先生先生曰爾當自悟次日恭對先生曰此條有八段意先生首肯初一段總言君子當訥其言予欲欲字與欲訥欲字相應第二段言仁者必訥言第三段言不訥言為德之棄弟

四段言言之害人足以覆邦家第五段言言之害已足以取禍第六段言言有慙枝多游屈躁隱瞞失言失人數弊惟寡則吉也故不可不慎無所苟易其心而後語第七段方言君子進德居業脩辭立其誠言行相顧乃慥慥篤實君子此一段正弊緊正功夫第八段言我不暇干祿惟謹言而已然必時中方為聖人之言也此雖先生組織孔子之言成文然有頭腦有鋪設有收拾先生之筆非苟下者恭因摘出之

禮唐先生曰錄孔子謹言功夫

罍

後學王必恭識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君子處事無適無莫義之與比王安石新法王于必行所以其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惟其心之至於必行所以其言如此不覺其言之非也執拘之害一至于此

○王陽明文集或問客氣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于吾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此說非也主與客對主是天理客是人欲主客二字猶言內外也凡人好高不肯下人倨傲凌虐人通是血氣之私乃人欲也曰客氣未易消磨者即人欲未易消磨也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小人客未必皆如此

○林見素乃本朝名臣題嚴子陵詩乃不足之何也今人同窓讀書至厚之友偶見一人登第遂彼此參商者甚多况故人爲天子乎以足加天子之腹其懷抱可知矣嚴子陵不可少者也見素之詩過

矣孔子稱不事王侯者爲志可則孟子稱伯夷爲百世師如見素之詩則孔孟之言皆不是矣

○趙飛燕入宮披香博士淖方成在成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當臨而知八月有凶淖其賢也哉

○雞鵝范子其母未嘗與之喙也氣足之時便自橫逆裂開或出之不利人或以手略助之其子下來必不長進此正掘苗者也人之富貴功名通是如此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二

○王用三舉失前禽不獨天子之於民如此也凡人處鄉黨朋友奴僕通當開一面網

○某常教人過人欲者以人至于無欲則百事可做且如殺戮天下之大事也我惟無欲無意必固我之私則殺戮亦是天理如堯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豈不是殺戮亦是天理如有欲有意必固我之私雖爲善亦是人欲如公孫宏之布被王莽之謙恭韓侂冑之欲恢復中原豈不是爲善亦是人欲

○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赭者赤也言赤身見體也故孩提不衣者謂之赤子赭其山者將樹伐盡而赤身也註解赤色者非夫以遇江風而伐山樹正俗言所謂桑樹着箭柳樹出漿也人君遷怒之害一至于此七國反而殺鼂錯李陵降邊而衛刑司馬遷大率類此夫以孝景孝武且如此况其他乎故明主愛一顰一笑

聖唐先生自錄

三

○古今宰執權臣敗露之後籍沒其家貨皆巨萬若以斯人而愚也然雕刻百工鑪錘萬物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類非愚者所能若以斯人而不愚也積錢數萬終何用哉如梁冀既誅收錢貨斥賣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田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籍元載家鐘乳八百兩胡椒八百石今天下之積錢者能如二人亦已足矣然皆碎首殺身不得此錢之用則此錢不積亦可也老子曰身與貨孰多積錢以殺身身貴乎錢貴乎此

老子之名言孔子所以稱其猶龍也善此以爲見錢卽垂涎者之戒

○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故聖人於泰卦之終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於豫卦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於豐卦曰闕其戶開其無人三歲不覲噫聖人之情見矣

○世有難處之人我若處之使我獨爲君子而使彼甘爲小人亦非忠厚惻怛之心也此中也須有委曲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正在此

聖唐先生自錄

四

○學者幹出大事業惟在志向何如耳莆田黃伯固公見武宗北狩人心危疑伯固時在制中乃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賤夷馬革自許何愚益有志于殉國也後補武選郎中乃疏六事此一疏與胡澹庵之疏皆日月爭光疏內請誅江彬彬果大怒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幸得甦以詩還第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死不悔也嘗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年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人往往以彼易

此何耶其素志如此所以幹出此事

○豪傑之士不偶於時者每每于詩歌言其志寄其興某所以說詩最難解今之解杜詩者每每因其字句而解之而言外之意則未之發間有發者易至于鑒如陶靖節述酒一篇獨湯公漢以爲恭帝哀辭蓋劉裕既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帝偉自飲而卒又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故哀恭帝之詩託名述酒使無湯漢此詩亦不知何說也蓋湯漢鄱陽人靖節乃陶侃之曾孫

觀唐先生自錄

省事錄

五

亦鄱陽人後乃徙家潯陽也

○唐介陳宰執文彥博之過貶英州別駕介未至英州彥博奏出介至重是陛下因臣而退敢言之士願召用之尋復召用此皆前輩好事

○世無爲善之小人而有改節之君子爲惡之小人不足責改節之君子深可羞

○天地理一而氣異何以理一五性之理具于人身人人同然是可見理之一也至于人之形體則長短大小千人萬人皆別此可見氣之異也史記秦

始皇二十八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六尺十二人見于臨洮晉元帝咸寧二年陳武帝永定三年皆有長人見由此氣異推之則此亦不足爲異也猶有怪異異于此者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滅也故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光武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猶盛野蠶成繭被于山阜人收其利一治一亂一剝一復要之皆天數也未

觀唐先生自錄

省事錄

六

得天下時渾沌冰合既得天下後野穀旅生野蠶成繭帝王自有真于茲見矣

○人情好尚不同唐李洞慕賈島爲詩銅鑪其像事之如神自今觀之賈島之詩未爲高也人情之僻如此

○人心思慮妄想種種只是擺脫不得人欲蓋有一件事必定有四般心起意是個心期必是一個心留滯于此事是一個心成于我是一個心豈不干思萬想且如唐太宗取天下初起意之時恐父不

肯就與裴寂商議將晉陽宮人侍父及期必此事之成就卑禮于虜與他借兵及期必之心膠固就與尉遲敬德謀殺其兄及後方成其事在中間何等勞攘何等思想若是聖人之事則不然聽其天命人心之自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故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惟其無欲所以無思無慮

○輪迴之說某知無此理伊川謂不可以既返之氣

翟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七

復爲方伸之氣此言亦正當陳北溪亦云若果有輪迴之說則是天地間人物皆有定數常只是許多氣翻來覆去如此則大造都無功了須是曉得天地生生之理方看得他破此言亦正當然世間人亦有輪迴者何也此某所親見者以此觀之可見萬事屬心輪迴之人多是讀書不得志之人多是禪僧念頭偶妄動者多是孩子之氣壯者益心志之專氣尙未散所以輪迴也于此猶見萬事屬心

○華歆初然與管寧爲友之時皆欲爲君子也後爲曹操鷹犬者此一念之差耳凡婦人淫亂如牆有茨之詩株林之詩而至于醜不可言者其初皆如于一念之差及後良心已喪亦不自知已之醜矣

○凡事要渾涵莫露圭角處小人猶當渾涵易夫九三是也

○天下勢而已更始爲帝之時則封光武爲蕭王及光武爲帝之時則封更始爲淮陽王王莽與趙匡胤俱爲臣子俱當國運孤兒寡母之時匡胤成其事則爲宋之太祖王莽不能成其事則爲逆賊堯

翟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八

舜之道孝弟而已疾行先長者且謂之不弟唐太宗殺其兄淫其嫂而封子明儒者稱其爲希世之賢君故勢之所在則天下以榮以辱道非其所論也道之所在則天下以是以非勢非其所論也所以世間無公道有公論公道可以假借公論則一毫不能假借也使無此公論亦不成世界矣故培植禮義扶持綱常者此公論也故生前則惟富貴死後則惟文章故宰我曰以子觀于孔子賢于堯

舜遠矣以其立教垂世也

○樂善錄有云昔有二士大夫以前程所夢於京師二相公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宦轉遷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此人愛財不義陽間取此一項故此間勾此一項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敢妄取果至監司又云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後一人受鄂州教授一

翟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九

人受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者死鄂州教授爲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卽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活後鄂州教授歷官至興郡平生不信此陰間怪誕之事但造化有此乘除之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寒極則熱熱極則寒夏日長則夜短冬日短則夜長故與以翼者兩其足與以角者去其齒雖無

陰間茫昧之事而陽間實有此乘除之理也書此以爲後生小輩不讀書不專積財不儉用而享用太過之戒

○凡人君恃已之聰明者必昏恃天下之安者必危隋煬帝之時天下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一百五十五里唐元宗之時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二君恃已之聰明恃天下之富庶乃任意聲色宮室是以一則亡國一則出奔也而况庶人之家恃其富貴乎宜乎早縮銀黃風昭民譽之子冬月而着葛也噫豈獨一樂安哉

翟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十

○隋煬帝丙辰丁巳之年甘言以媚獨孤謀廢兄而殺父此念一起惟煬帝知之雖妻子亦不知也豈知丁巳之年卽生秦王世民哉謀天下之心方起取天下之人卽生冥冥之中赫赫可畏也戊寅年天下卽歸之唐僅十九年耳何相報之速也書此以爲世人念惡之戒

○自漢以來佛氏塞吾儒之路人人通講空寂矣假
如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一句話不是孔子所說
乃出於漢唐宋儒之口今之儒者必定駁他說學
當求諸心何以要識鳥獸草木之名辨駁者紛紛
矣

○君子小人公私之間而已宋世岳飛韓侂胄皆主
恢復中原者然岳飛爲國侂胄爲己岳飛秦檜殺
之侂胄史彌遠殺之事雖同殺雖同而心則異矣
是以至今三五百年之後尙爲岳飛不平立廟祀

霍唐先生自錄省事錄

十一

之而以侂胄死有餘辜

○張乖崖鎮蜀過華陰寄陳圖南詩云世人大抵重
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
盡得浮名少時讀此詩以爲何以天真喪盡而後
得浮名恐乃美圖南之言也及今歷世既久閱事
已多始知乖崖之言不虛其間不喪天真者千百
中無一二也

○白樂天以詩文風流一世當時士人好尙爭傳雜
林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與劉禹錫同游時人

謂之劉白而不陷八司馬黨與元稹同游時人謂
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馬黨又與楊虞卿爲姻而不
陷牛李黨其亦和而不流者乎

○學者下功夫要勉強如資質之弱者不能爲仁必
勉強爲仁不能行義必勉強行義日用之間靜坐
以養心持敬以養德讀書以該博自此外至於功
名富貴毀譽爭奪屬之於天者則必聽其自然如
天到春生時自然生人不能強其生到殺時自然
殺人不能強其殺人能一切儻來聽其自然則即

霍唐先生自錄省事錄

十二

天之自然矣故康節有云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
之外更無天此言是也聽其自然故百事簡放心
閒故天下何思何慮

○人能聞道則中心有主心中有主則手有霸秉手
有霸秉故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故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二女果若固有之故美
里演易陳蔡絃歌厄窮而不憚在陋巷不改其樂
此方是大丈夫孟東野落第詩云曉月難爲光愁
人難爲腸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刃傷又云一夕九

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又云
江籬伴我泣海月投入驚失意容貌改畏途性命
輕及登第後同年春燕云盛氣月中積英名日四
馳塞鴻絕儔匹海月難等夷鬱折忽已盡親朋樂
無涯云云其未第也憂之無聊其既第也喜之不
勝則心中無主手無霸秉可知矣

○楊廣殺父世民殺兄吳起殺妻忍心至此只是爲
利名所以利各一關人多打不破

○世之享福者有二焉有清淡之福有誼閑之福世
謂唐先生曰錄省事錄 三

人見誼閑者以爲享福則尊之敬之雖素不相識
者亦奔走結內見清淡者以爲不享福也則鄙之
略之雖五服之親閭巷之友亦不瞻顧而不知書
之所謂五福者非誼閑也其曰富貴康寧攸好德
考終命與世人以誼閑爲福者異矣因作口號于
壁間與有道者共品題焉其辭云世有二福世人
碌碌不慕仁義止慕金玉我雙表之諭彼鄙俗蓄
淵明琴種東坡竹讀伏羲書歌梁甫曲身賤心不
賤家貧道不貧也無榮也無辱此之謂清淡之福

玃七葉貂握五等玉迺三千客食萬錢肉財富
亦富父貴子亦貴有時榮有時辱此之謂誼閑之
福清淡之福存乎我誼閑之福存乎天天乎天乎
我乎我乎二福二福就可無求而自足

○人見富貴即敬之我若富貴人豈有不敬我者乎
然則敬我者非敬我也敬富貴也我何與焉人見
貧賤即慢之我若貧賤人豈有不慢我者乎然則
慢我者非慢我也慢貧賤也我何與焉富貴貧賤
倘來之物與吾身原不相干孔子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有命在天非不相干而何人不知與我不

南

相干見得富貴來人即敬我富貴去人即慢我捨
死去求富貴再不肯放手在裏面用了無限的伎
倆到了收拾結果處命當富貴的依然富貴命當
貧賤的依然貧賤

○少時讀孟子讀到殘賊之人謂之獨夫似此言太
過了後見一官貪酷事發百姓離散了無人相隨
分明畫出一箇獨夫氣象出來益酷字仁即殘貪
不義即賊殘賊即貪貪酷二字

○世傳虎負三子渡河之術昨見許松舉載之詩集
中云猛虎哺三子一彪特梟張母或少防閑三子
輒被傷下山欲渡河一渡一可將母心重躡躡負
彪過廣洋空回渡一子帶彪復回翔以彪置彼岸
一子渡復忙再回取彪去七渡不相防性靈物均
有以知制剛強若唐高祖之於子太宗有征伐之
功固不足言至宋太祖之於德昭可謂不知渡河
之術者矣文獻通考載沛縣一富人家貲巨萬生
一女招一媚女甚剛惡生一子未週年富人有疾
瞿唐先生百錄

省事錄

五

請族人手書家產盡與媚其所生之子止遺一劍
俟兒十五付之其後果不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
太守何武得其辭顧謂掾吏曰女性強媚貪鄙畏
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不能全護故寄與媚耳
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度此兒智力可以自
居此凡庸智慮何宏遠哉悉斷貲與兒聞者嘆服
益人到行不得去處必須通之以術孟子曰是乃
仁術也言仁賴術以行也若富人者其益知渡河
之術者乎

○天下之事早發泄者十有九不克終焉凡雨卡

早日出之早人功名富貴之早形體胖大之早福
澤享用之早孩子言語知識之早聲名洋溢之早
幾事發露之早皆不克終故人當流於既溢發於
持滿故享大富大貴之人及立身行道之人必少
年貧寒受盡萬般苦楚者

○秦始皇葬驪山六年之間豈知爲項籍所發耶豈
知爲牧童所焚耶誰逆料至此爲人身後事不可
知於此可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者愚亦甚

瞿唐先生百錄

省事錄

六

矣然則何以酬世哉孟子曰修身以俟之是也
○履盛滿而不知止非特宰相爲然也有宰相之滿
有左右近侍之滿有監司守令之滿有庶官吏胥
之滿有百姓財產之滿有商賈貿易之滿有百工
技藝之滿有婢奴僱積之滿皆當審我福澤之大
小量我受用之淺深以求所以處滿者不可只想
前掙忘了回頭不知回頭必有天災人禍譬之於
水有江河之滿有溪澗之滿有池塘溝洫之滿有
蹄涉之滿有坳窰之滿有鍾蓋之滿均之滿則溢

滿則覆也宰相特言其大者耳蓋江河之滿必定裂土石漂田宅決堤防其害甚大故履滿不止特以宰相言之噫滿之禍慘哉

○文王之胎教孟母之三遷是矣然叔梁紇之與鮒及瞽叟何曾教其子哉堯舜又何嘗不教其子哉故曰其子之賢不肖天也此言爲正但不可以此言而廢教其子

○凡人一子多不孝富貴之子多傲雖不盡然十有三四所以然者姑息之久故也故易戒父子嚆嚅

瞿唐先生白錄

省事錄

七

聖賢言語句句實歷

○凡臨事莫急須調停調則酸醎適口停則南北適中急則敗事

○天下有十三忌大富爲人所忌大貴爲人所忌文學爲人所忌政事爲人所忌大功爲人所忌大名爲人所忌顏色爲人所忌立身行道欲爲聖賢爲人所忌躡等踰階而前進不文循資之例爲人所忌君王寵信太過爲人所忌少年高科爲人所忌日外有位塞後人輪次之路爲人所忌山林養重

守不見諸侯之義爲人所忌此特舉其大者而言耳以至百工技藝小事小術莫不皆然非老子道路練達世故屢遭顛蹶者不足以知之謙退二字其醫忌之藥乎

○或問旣不信閻羅人死去每每見之或限就死之期日不差時刻何也予曰人生死不過一氣而已其死不過一夢而已獨不見人有男女之欲其夢必不清蓋欲後精神耗散所以不清至病時亦不清蓋病時榮衛不調氣多不清所以夢亦不清至

瞿唐先生白錄

省事錄

六

於多事擾攘之時或遭患難夢亦不清蓋患難多事心官失職故亦不清夫有欲與多事夢且不清而况將死之期氣欲升上體欲歸下魂魄俱不相附矣又有夢之清者乎且萬事屬心閻羅之說淪民之肌治民之體於世上非一朝一夕矣蓋熟景也譬之人在他鄉終日思家夢裏夜夜在家鄉至於老來所夢者皆少年之事皆少年之朋友益少年血氣精壯亦熟景也然則人終日說閻羅死豈有不見者乎南人不夢駝以原未見駝也亦此意

○寧爲剛儒母爲諛儒寧爲通儒母爲腐儒

○吳王厚葬閭閻越人發之秦王大作邱壘多其瘞藏後盡發掘暴露正所謂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焚宗也始皇墳陵在驪山下以水銀爲百川江海以人魚爲燭從死者無數工匠盡閉焉墳高五十餘丈周廻五里餘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而孰知爲牧羊者焚也隋煬帝葬吳公臺下唐平江南復改葬雷塘東坡詩云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一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

瞿唐先生自錄

省事錄

九

擒虎陳亡於隋隋亡於唐讀此詩令人忼邑酸惻獨漢文帝霸陵簡素皆用瓦器以張武爲復土將軍復者反還也出土容棺棺既下又還舊土爲墳今之三朝復土還是漢時之意信乎文帝爲真聖人近來說者謂其當在成王之上於茲益見矣○古今人材鍾天地山川風氣出得少則精出得多則渙散而不精且如堯舜時風氣初開天地氣何等完聚人生得少其氣絪縕聚而爲一身所以生出五箇人出來是何等人個個是聖人迄今漢

唐宋已來光岳既分風氣日漓設科取士人生漸

繁風氣渙散一個一個各分些去了所以不產聖賢譬之結瓜結葫蘆相似結得少則大結得多則不得大而病之者亦多楸柚亦然又譬如漉酒相似取得少則濃取得多則淡若再取得多則無酒而全是水矣所以若有一代君相之興必定干戈擾攘水旱相仍四海之內東據西割土崩瓦解生民塗炭無聊剝之極矣而後聖君賢相挺生從而復焉

瞿唐先生自錄

省事錄

十

○人莫愁無富貴只愁富貴來我收用不得應隨游於太倉能看而不能喫也○財之爲物誰人不愛但有聚必有散乃必然之理其散時非天災則人禍也天災如水火之類人禍則盜賊訟獄之類是也皆所以散財也古人如麥舟之濟皆是散我之財但周人之急救人之難名爲義舉乃歡喜錢也若水火與訟獄不惟散之無名亦且去之悽慘散財雖同其所以散之則異矣故理當散財處則當自反曰此吾財當散也莫似

俗人惡求千貫易善化一文難

○人家爲子者於父母死後多用浮屠作齋事以求免罪苦余每每於生前驗之余壬午年病瘡將近半載親戚爲余禳解余以親戚之情不能禁之禳解之後余之瘡猶夫初也夫生前燒紙然燭旣不能消人之病疾則死後燒紙然燭又安能解人之罪苦乎其不可信也明矣

○求進富貴固難而求退富貴尤難蓋求進富貴不過奔波苦楚而已求退富貴不得其退必有巨禍

瞿唐先生自錄

省事錄

三

矣故持虛常易持滿常難虛舟可以蕩漾於江湖之中滿載逢波濤則覆某親見世間求退富貴不能而取巨禍者數人嗚呼慘哉

○凡富貴之家最忌爭秋奪伏日色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曰善辭者其詞婉而可以感動人也後世若張籍在他鎮幕府中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却而不納作節婦吟其詞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

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此言婉可以動人若絕交書不免惹禍

○催壽殺有九焉背逆君親傷乎人倫一也豔婢妖女消乎人髓二也功名富貴快乎人意三也衣服飲食過乎人分四也積攢慳吝滿乎人量五也營求算計達乎人數六也怪巧機械戕乎人醇七也暴粧驟扮驚乎人目八也遺老棄舊拂乎人情九也有此九者必定損壽故名爲催壽殺非麻衣所能知之間或不然必定無子或有不肖

瞿唐先生自錄

省事錄

三

○方孝孺是何心如瑞是何心

○平生爲善必有報其爲善之一事出焉不可因其時有橫逆而懈其爲善之志也平生爲惡必有報其爲惡之一事出焉不可因其時得便益而長其爲惡之心也斯言也其卽餘慶餘殃之意乎看聖人下個餘字最妙此皆近日歷歷經驗之事聖人之經一句一字未有放空者

○凡富貴之家其子孫不肖者才有四五爲父祖者

乃嚴刑刻意以束縛之其不肖者愈不肖焉其理何也三伏暑熱秋風必至此一理也水滿則溢此一理也金銀寶貝藏之已久必定變怪桑田渤海遷徙不常千年田地換百主此一理也人家止有如此氣運此一理也故挽回不肖之輪推轉不肖之樞當必有其道矣爲父祖者如二疏之散其財可也今乃千謀百計廣置財產以爲他日子孫牛馬之策是築長城而欲一世傳萬世者也惡然而不以濯又益之以火豈不愚哉又譬之秧苗田太肥則必倒折今又加之以糞是益其死也惟將糞土取去一層則苗自中和矣或者不得已乃自解曰堯舜之子且不肖夫曰不肖特不肖於堯舜耳若爲繼體之君猶可與明帝德宗比肩豈今之不肖哉

○梁武帝天監三年與誌公和尚講禪于重雲殿誌公忽然歌樂復泣悲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侯賊起且至焉

瞿唐先生百錄

省事錄

五

中間銜悲不見喜梁武帝天監至大同三十餘年天下太平是樂哉三十餘也享國四十八年是悲哉五十裏也侯景八月十三至丹陽是但看八十三也武帝聽朱异之言是佞臣作欺妄也侯景作亂在戊辰是龍時侯賊起也武帝已巳至庚午年餓死是馬中間銜悲也句句皆驗唐太宗問李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後則天之事亦句句驗是以天下之人不敬父母而敬佛氏不重道義而重命數大段有以倡之者然則五帝三王豈無是事乎益聖人在上果日當空則陰邪自不見矣○韓退之云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看人間比夢間邵康節云堪嘆五伯爭周燼可笑三分拾漢餘何似不才閑處坐平時雲水遠衣裾康節覺超度迥出

○宋光宗紹熙二年都城市井有取程頤語錄語雜以穢褻盛行于市朝廷知而禁之後三年僞學之

瞿唐先生百錄

省事錄

五

禍乃作可見朱程周張之生于世所關匪輕而世道之治亂其數不能逃也

○陳希夷嘗有言落便宜處得便宜康節亦有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故曰蘇秦之相六國家激之也大率皆此意然天實爲之非人故意如此爲也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云云

○凡人詩文心志在此福澤亦在此孟東野詩云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

崔唐先生百錄

省事錄

美

所以東野一生貧困邵康節亦貧儒也則云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康節雖貧其心事海濶天高鳶飛魚躍逍遙于雲漢之中而高出于富貴壩捧之外所以康節名高千古間道與不間道其差別至此

○築長城非始于秦始皇也周至昭王時已築長城矣六國燕趙之近邊者皆有長城噫王命南仲城彼朔方詩人以爲美談至于始皇皆以爲勞民傷

財而歸罪之者焚書坑儒不施仁義君子惡居下流故也故爲仁不富爲富不仁出于陽虎之口則爲勦說出于孟子之口則爲格言

○周之興也婦人采葛爲紵爲絺服之無斁至今猶可以想其勤儉忠厚之風及其衰也舉火戲諸侯方買一笑噫不亡國哉

○陳後主將亡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又有一足鳥集于殿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劉豫有羣鳥鳴于內庭曰休也是歲金主

崔唐先生百錄

省事錄

美

廢劉豫此豈有是理蓋天地之氣採雜不齊故理外之事甚多所以某以堯時十日竝出爲必有之事者以此且如腐草化爲螢田鼠化爲鴛雀入大水爲蛤如不是年年有豈不是怪異之事

○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此和順王公雲鳳之名言

○大丈夫生而桑弧蓬矢欲其有志四方當以四海

爲一家千載爲一日古之君子照耀古今者若子
夏之寓居西河周子之居廬阜朱子之居建寧陸
子之居象山蘇子之居許邵康節司馬光張齊賢
之居洛陽孫明復之居泰山胡安國之居衡山以
至諸葛亮之南陽王粲之荊州李太白之徂徠管
寧之遼海嵇康之山陽其間豹隱龜潛於名山大
川者不可勝紀夫所以寓居於外者何哉蓋居外
則山川之歷涉朋友之觀感旅況之備嘗未必不
益胸醒心探奇收春爲我道德文章之一助益友

霍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壬

天下之士者方可爲天下士也若朝夕於妻妾兒
女之恩愛朋友親戚之往來見俗人冷眼炎涼遂
沉溺於買田問宅誇金鬪玉之間縱奇人節士其
不爲井底蛙者鮮矣故學者必登泰山觀東海以
大眼孔

○世傳种放聞陳希夷風往見之希夷曰君當有顯
宦但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所忌子名當有物敗
之後真宗召見待以殊禮卒爲王嗣宗所排康節
有安樂窩吟云安樂窩中三月期老年才會惜芳

非酒防酩酊須生病花恐離披遂便飛飲酒莫教
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披離披酩酊惡滋味不作
歡欣只作悲所以康節屢詔不起如种放者蓋離
披酩酊者也不及康節遠矣嗚呼古今豈特种放
哉种放猶離披酩酊之小者也甚者履滿不止離
披酩酊以至於殺身亡家者焉康節又有先幾吟
云先幾能識是吾儕慎勿輕爲世俗吟把似衆中
呈醜拙爭如靜裏且詠諸奇花萬狀皆輸眼明月
一輪長入懷似此光陰豈虛過也知快活作人來

霍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壬

又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卽爲殃與其病後
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又美酒飲教微醉後好
花看到半開時這般意思難名狀只恐人間都不
知皆是恐離披酩酊之意又古人云受恩深處宜
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恩
愛反爲讎此皆恐離披酩酊者也愚嘗觀古今宰
執與夫左右信任之得寵者其受恩之深而不知
先退得意之濃而不知早休以至昔日之恩愛反
爲讎恨而離披酩酊者無限然前車之覆後車竟

不知戒者何哉豈真如康節所謂只恐人間都不知哉又洞庭老人詩云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恐世人知乘除者少知乘除則不至於離披酩酊矣易曰知進而知退知存而知亡其惟聖人乎信乎知乘除者絕少而良夜月明決不肯收釣筒也

○時至日熟無可奈何花落去余一友人中甲榜年未及五十遂爾物故子幼妻孀欲挽留半刻不可得也故爲人在世須立身行道與乾坤同其悠久

崔唐先生百錄

省事錄

三

不然謝電光陰亦猶草木之靡朽也生於斯世亦何益哉

○世間入水必定溺死入火必定燒死上樹太高其墜落必定粉骨碎首此三件事不消問卜噫可寒也可寒也蹈仁而死由正路而顛蹶者世豈多見也哉

○或有一人居官極貪還家之日將金銀財帛與諸兄弟平分士林極稱贊之一人在側曰濫取濫與何不當時不貪乎愚曰也難盡沒其善猶勝於貪

而不分與兄弟者若俸金祿米之應得者分與兄弟則合孔子教原憲之道矣然此等聖人之事安可易得不得中行而思次之意也

○古今宰執恃寵弄權以至喪身亡家者不足言矣其間患失而又畏禍者乃植桃李於門牆收參朮於簾簾自以爲縫補牢籠莫之滲漏矣是蓋畏影惡跡而疾走者也與恃寵弄權者等爾故富貴路上人千機萬巧千計萬較不如知一個退字

○不修身而欲求令名於世者猶貌本醜而欲妍影

崔唐先生百錄

省事錄

三

於鏡也無是理也修身而無令名於世者猶糞多力勤爲上農而有旱乾水溢之災者也有是數也理有常主數乃偶遭故誠能動物不誠未有能動者

○王充作論衡以堯舜桀紂一切皆歸之時命若如此論則人皆不學好矣豈論之衡乎俗人毆人乃曰命裏不遭柳鎖毆人亦無害正坐此亂說殊不知服烏頭附子方中其毒豈有與梗米麥麵亦中烏附之毒者哉

○數存乎天理存乎我到了理處就莫要言數到了數處就莫要言理自古爲聖爲賢通是如此且如爲子孝爲臣忠理也我爲子必定孝爲臣必定忠盡其所當盡者至於吾身所值生死貧賤富貴一切通歸之於數故到了理處就莫要言數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數也我如偶遭貧賤夷狄患難就不要說我平生無愧無忤何以遭此只去怨天尤人就不是了故到了數處就不要言理文中子見辨命論嘆曰人道廢矣言劉孝標知天道而不知人道也此言得之

聖唐先生自錄

聖

○聖賢之言各有所發故各有輕重也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君以此一章將聖人之言爲定論則陋風之詩凡場圃納稼之言皆細民瑣屑之事非王業之根本矣不載之經可也

○閨門乃萬化之原聖人於閨門上便謹戒一番如三女之卦皆以貞戒之至於三男之卦則不然者可以觀聖人之意矣漢唐已來王姬不執婦道公主奴僕其夫至於死而不惜者蓋許其公主再適

人也江牧之辭婚表可見矣夫公主之夫可謂矣人乃辭之不可以見當時公主之風乎中宗之安定公主元宗之齊國公主肅宗之肅國公主皆三適人其餘再適者不可數計王姬且如此況百姓哉故要教天下以節義也要上頭人有風教故關雎之化行於南國

○古人場屋不得志之士多作異書假名姓以訕宰執碧雲騖之類是也然卽此書涵養之淺薄可知矣又何望用於世也若涵養得定用舍窮達隨遇而安立德立言無施不可何苦枉用此心

聖唐先生自錄

聖

來瞿唐先生日錄

九喜惕記

○一喜生中華○二喜丁太平○三喜爲儒
聞道○四喜父母兄弟壽考○五喜婚嫁早

畢○六喜無妾○七喜壽已踰六十花甲之

外○八喜賦性簡淡寬緩○九喜無惡疾

君不見鷹隼乎志在腥腐頭目四顧而其念未嘗一

刻不遑遑也若蟬則不然不飲不食無求于世長鳴

千木杪之間其自得之意不可名狀某數年以來萬

聖唐先生日錄

三

念已斷惟註易一念耳每一入枕即酣寢自如此心

廓然寂然明鏡止水及爾覺寤無意必回我無畔援

欲羨仍復酣寢然其原有九喜焉亦如蟬之無所求

也因名其榻而記之

萬歷乙酉冬十月望日

四箴

醉箴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溫克何如惟莊惟默聖人不亂
君子不語不亂不語醉之箴矣

刑于箴

萬化本原五倫首行跬違之則怨近之不遜嗃嗃則
厲嘻嘻則吝不嗜不嗜不遠不近惟和而嚴惟寬而
敬夫婦有別此道斯盡

言箴

聖唐先生日錄

三

天地成化桃李成蹊一鳴則驚太音則希廟有金人

野無童毀走者猩猩飛者鸚鵡駟馬難及白圭易磨

守此括囊畏彼懸河同之爲蘭甘之則醴寡而者

訥而君子

九德箴

堯舜之道厥中允執執中如何九德爲質惟此九德
不剛不柔發乎情性不沉不浮止乎禮義不人不流
譬彼五味以申爲主不過于甜不過于苦譬彼五行
以中爲難當火則熱當水則寒堯舜在上五臣在下

都俞吁咈發此大雅孔子祖述心印是把握不鳴則
河不生馬知德者鮮成德者寡無有乎爾誰真誰假
舍此九德吾道安歸書之座右是則是佞

古人之寬裕剛直簡約冲淡而光明正大者方
成君子此之謂德若小人則詭隨幽暗猛暴忿
戾不勝其人欲之私矣又何德之足言但德之
出于氣質者恐其偏耳故唐虞之廷發此九德
每一德之下以一字足之欲其不偏也孔子祖
述堯舜其門人稱孔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
安皆自九德中來自漢唐宋以來儒者不講九
德也久矣此成才之所以難也某因表而出之
作九德箴

龍唐先生自錄

省事錄

論俗俚語

積善也是寶積金也是寶積金人偏多積善人偏少
積金又積善雙雙豈不好但我命若窮要金何處討
不如只積善安命也罷了專心去積金有日化成草

莫貪利須要高明

敬親也是敬敬佛也是敬敬親不敬佛佛也不嗔恨
敬親又敬佛佛也咄不應他是西方人與我不相認
若說求生死死已前定不如只敬親心盡理亦順

莫信邪須要正大

龍唐先生自錄

省事錄

做官也是人做民也是人天地生人時都是一般身
若論做君子官民通可能民若能立志堯舜與同羣
官若不立志盜跖與同行流芳民即官遺臭官亦民

莫自委須要發憤

緊行也是路緩行也是路原來這前程前程有定數
長笑心忙人急走盡朝暮今日某處行明日某處在
豈知算不來脚踏難行步依舊緩行人同日到去處

莫欲速須要從容

死生有命吟

錢鏐視顏回顏回誠天矣天地視錢鏐錢鏐亦早死
五十笑百步長短亦走耳不患壽短長惟患愧此理
一朝能聞道生順死亦美終身不聞道枉過生亦鄙
世有長生術吾將越千里死生既有命不須置之齒
而何不安命修身成君子

富貴在天吟

人皆爲富貴朝夕紅塵走豈知傀儡場變態常不久
古稱陶朱富至今還在否笑爾原憲貧廟血配魯叟
挺然爲丈夫貧賤亦不朽孜孜圖富貴百歲成芻狗
富貴假能求執鞭亦非醜富貴既在天非我所可有
而何不樂天奔忙到白首

瞿唐先生自錄省事錄

三

草喪葬禮約製布作樂設會三事

古人制禮有吉凶焉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者取之
陰陽皆稱情而立文也送終乃禮之大古之聖人
制禮甚嚴凡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皆有一
定之制昭昭垂之於經所以厚風俗益世教者
不淺漢去古未遠居喪使婢在側丸藥卽終身黜
落至隋煬帝可謂古今之元惡矣居喪亦不敢公
然食肉至宋儒有欲以酒飲人者乃曰既不能以
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則宋世守先王之禮教
者亦嚴洪武戊申年御史高元侃言京師猶習元

瞿唐先生自錄省事錄

美

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流俗之弊至此已甚京師
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倣況送終尤禮之大者不
可不謹乞禁止以正風俗上是其言卽命禮官定
制今載之大明律中十惡一曰不孝內有居喪作
樂之條八議所不赦梁山去京師乃爲遐方二百
年來猶習元俗某舊時居喪雖盡革其習但不才
涼德豈能化于鄉人今之鄉人雖依某革其浮靡
然猶剪麻布散帛客名爲孝帕親方死卽鳴金鼓

弔客來卽設酒誼譁如賀客然甚至强孝子飲酒者乃揚言云父母是老死飲酒無害此風俗之至惡者也殊不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之縷各有精粗今不論精粗而亂加人之首若以此布爲貴與又何士大夫家官長來弔不敢以此布加官長之首而止敢加於鄉人則此布又賤矣梁山麻布一尺所值銀不過四釐在主人以長短爲厚薄在客以長短爲喜怒其可笑至此殊不知羔裘冠禮不可弔白馬素車弔客當然而主以反以素布加弔客之首何哉蓋猶沿元人尺布裹頭之舊此孝悌所當革者一也酒所以合歡禮父母死三日不舉火人子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斬衰之喪旣殯食粥齊衰之喪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醢小功總麻不食醢酒來弔之客非大功則小功非小功則總麻菜果醢醬醢酒皆不敢食又敢飲主人之酒乎至於凡氏無服之喪有匍匐之義亦不忍飲酒在主人三日不舉火不能設酒在弔客不敢

飲酒若公然飲酒正宋儒所謂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也此飲酒食肉所當革者一也樂者樂也先王所以飾喜也樂必發於聲音以其喜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故隣有喪春不相者謂其喧鬧而樂也有小功之喪者且議論而不及樂事况父母之喪可以喧鬧而用金鼓之樂乎且聞樂不樂聖人有明訓居喪用樂皇祖有大法今不遵聖人之教違祖宗之法而甘爲十惡大罪之人乎此鼓樂所當革者二也蓋蓼蟲不知其辛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行喪禮而不自知其非舊習然也傳曰挾泰山以超北海曰不能是誠不能也今不費已之財不廢先王之教乃折枝之類也某願同鄉以折枝而行之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因書此約與吾鄉之人共爲君子以成美俗萬歷壬辰十月十日來知德書于求溪草堂

理學辨疑序

鄂渚周文

先生見人常曰聖人易學公卿難到常誦孟子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辨疑中如辨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辨地下非水辨日月每日一周天辨日食其切已功夫入聖功夫字義中辨明德二字格物二字一貫二字以至易經序卦貞勝二字錯綜二字竝卦爻中數百疑見道分明孟子以下一人而已有功聖門恐非宋儒所可及也蓋先生之學不求人知家居衣

聖唐先生自錄理學辨疑序

服朴素如樵人漁子滿腹珠玉一毫不露見人則飲酒敘寒溫談笑自若絕口不及心學初見薛敬軒錄卽以領絹大書願學孔子四字繫之於臂林下近三十年義理沉潛反復忘食忘憂已非一日正所謂欲得虎子必入虎穴者也註易求溪十四年而後成志堅可知矣所以諸儒不可及

重刻來瞿唐先生自錄理學辨疑

太極

或問宋儒已前皆不知太極爲理至宋儒乃指爲理又不明言其何理此何理也曰仁義禮智信之理也仁義禮智信之理一也自天命而言謂之性自率性而言謂之道自物則而言謂之理自無偏倚過不及而言謂之中自有諸已而言謂之德自極至而言謂之太極譬如起屋相似性字自根基上說道字自道路上說理字自尺寸不可易上說中字自規矩上說

聖唐先生自錄理學辨疑

德字自蓄積上說極字自關門一掃統括微妙上說○或問何以知其爲仁義禮知信之理也曰天地之道陰陽盡之矣陰陽變合而有金木水火土是五行也有形焉有氣焉有理焉其形則天地萬物有形象者是也其氣則五行之代謝往來一呼一吸是也其理則五行之神仁義禮智信是也故天地有許多萬形萬象飛潛動植然皆屬於五行除了五者之形則無物矣如以形論長而瘦者屬木短而肥者屬水尖而下大者屬火圓而下大者屬金平正者屬土如以

色論青者屬木紅者屬火白者屬金黑者屬水黃者屬土以物論鱗者屬木羽者屬火毛屬金介屬水裸屬土是也其中有許多氣然不過一呼一吸除了呼吸則無氣矣形氣中有萬般理然皆管于五性除了五性則無理矣且以仁言之仁者愛之理愛字管得寬愛親也是愛愛民也是愛愛物也是愛義禮知信亦然不特此也天下有許多樂器如鐘鼓管籥之類然皆管於五聲有許多字點畫形象然皆管于五音有許多禽獸草木之味然皆管於五味有許多綠色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二

然皆管於五色則天下之理又有出五性之外者乎○聖人當時在五形上看出五性來雖是五性總是一理所以隨其大小上下縱橫通說得如以五行單言仁屬木禮屬火義屬金知屬水信屬土此各有屬也若又以木單言木仁也枝枝葉葉文理燦然若鋪張陳設仁中之禮也大者為幹小者為枝截然判斷仁中之義也強幹弱枝明明白白不相悖害仁中之智也栢千年是栢松千年是松仁中之信也又以火單論火禮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能活人禮中之仁也

見木則然見水則死滅然則禮中之義也能照物禮中之智也性至于熱千年不移禮中之信也若以五行天地萬物總論天覆地載煦育萬物仁也高崖深谷截然斬斷義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也不相悖害皎然明白知也日往月來寒往暑來不爽毫厘信也若以天上日單論垂下照萬物仁也冬寒夏熱截然判斷義也春分以後行北道秋分以後行南道往來于天無過不及禮也貞明智也朝升夕沉信也五性之理原無定在亦無定體宋儒要識仁體就錯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三

了某常譬喻五性如一桶水有四孔從東孔來者卽惻隱之心也從西孔來者卽羞惡之心也以五性原一理也

○五性之無定體以其本於五行也然五行一陰陽也陰陽原無定位且以天地論之天秉陽地秉陰此以清濁論陰陽也以天獨論之曰為陽月為陰此以晝夜論陰陽也星為陽辰為陰此以明暗論陰陽也以地獨論之火為陽水為陰木為陽金為陰土之剛者為陽柔者為陰此以形質論陰陽也以五行分論

之甲木爲陽乙木爲陰丙火爲陽丁火爲陰戊己庚辛壬癸皆然此以受氣論陰陽也以一歲論暑爲陽寒爲陰此又以情性論陰陽也以一日論之晝之寒暑皆陽夜之寒暑皆陰此又以明暗論陰陽也以人一身論之頭爲陽足爲陰此以上下論陰陽也以頭面獨論之目屬陽耳屬陰鼻屬陽口屬陰此以尊卑論陰陽也以口獨論之以體言則齒爲陽舌爲陰此以剛柔論陰陽也以用言則齒爲陰舌爲陽此以動靜論陰陽也陰陽原無定位既無定位理亦無定在

瞿唐先生自錄

理學辨疑

四

矣譬如論中相似人家兩座屋以天井爲中到上堂

以堂之中爲中若入房以房之中爲中是也

○朱子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物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根若如此論是孔子之言未明備必俟周子之言始明備矣蓋孔子之言已明備無欠缺包括無極在其中矣周子恐人認錯了太極二字爲有形之物故云無極正所以解太極也朱子說平了

○邵康節常時左來右去將陰陽剛柔老少算去如

說暑者日之爲寒者月之爲晝者星之爲夜者辰之爲又如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又如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以至皇帝王伯此等話左來右去都是四象上推算去如聖人之言則約而達如說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往一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數句盡之矣後學要把造化大頭腦理會得熟去看皇極經世卽易易矣不然如說晝者星之爲不知說甚

瞿唐先生自錄

理學辨疑

五

麼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不可執泥是生三字蓋無先后也

天地

○或問天地之形邵子依附之說是矣朱子之說何如朱子說天地間只有陰陽二氣這一個氣磨來運去磨得急了拶得許多滓渣在裏面無出處便結成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又說天初生想只是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

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又說五峰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者却變而爲剛此數條通說錯了以朱子前說恰似天地纔初生這一番至於五峰螺蚌之說猶可笑也鴻荒之世至宋不知幾萬年矣尙有螺蚌哉此朱子篤信之過也殊不知天地乃無始無終者也止有一明一

暗唐先生曰錄

理學辨疑

本

暗爾明了又暗暗了又明所謂萬古者一日之氣象是也到了暗時雖然昏黑不會墜敗就似人夜間睡着一般其氣尙流通人睡着之時人雖不知然氣息一呼一吸未有一息之停是以知天地雖昏黑其氣機呼吸未嘗停也然何爲而昏黑也爲無陽也蓋天地到了戌亥純是一團陰氣通是此陰氣煙霧塞守日通無光了所以昏黑然雖昏黑天地之形質未曾壞敗春華秋實之草木並凡有血氣者皆不生了至於陽生于子天依舊開了以天屬陽故也天雖開然

陽尙微至於寅之時陽盛了三陽開泰天地交構所以依然春華秋實生起血氣之物來

○或問朱子云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北溪陳氏亦云地是水載不知是否曰此正坐不理會造化大頭腦也地既是水載矣水之外又何物耶水之外如又是地則地之外又何物耶將振河海而不洩此一句說不通了蓋地雖如此厚載周身全是氣地卽譬如飯甑中米其稊籊之氣就譬如甑中氣經曰山澤通氣竅於山川是也卽今江淮河漢日日流下海海縱

大流至一年普天下皆水矣何以古今流而不絕滿而不溢耶益化而爲氣也天下之水盡向東南流東南者消方也故曰化而爲氣也何以知其化而爲氣也蓋五行各有象生者木之象也長者火之象也收者金之象也藏者水之象也故曰坎者陷也冬月水旺之時江淮河漢止有此水此本象也至春到東方水去生木木上通是水了水氣漸漸浮而散漫又到南方五六月大雨時行至此水浮在上水氣盡竭矣

氣者水之母水者氣之子氣凝則水小氣散則水大

水小者水旺也水大者水衰也故東南乃水之消方西北乃水之長方水汜濫長者乃水氣之消也凡下雨雲走東決無雨雲走西雨必大以其生方也故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木竭水之氣火竭木之氣試將一碗水潑在衣上將木火然起一時化而爲氣乾了水向消方化而爲氣于茲驗矣說水載地者不知水之義者也程子說海水潮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此言得之矣

瞿唐先生百錄理學辨疑

八

○水火相見不得易言水火不相射者言相見而不相害也言氣之交感也永見火即飛所以到冬月水旺火即絕了到夏月火旺水即絕了陽水絕於已陰水絕於午水汜濫者水氣正在消散所以堯舜禹正當巳午之時六陽極了所以十日竝出洪水汜濫於天下此至妙至妙之理自古聖賢不能窮者也說水載地者不知水隨氣以消長者也故富貴之家炙手可熱者秋風將到矣正水汜濫者水氣正在消散之意也

○天地有此許大形體就載得此許大水五行金木水火土皆在天地之中不出天地之外譬如人身有此形體即有此血脉血脉只在身上流轉不在身外以人身論腎屬水即海也所以海水鹹說水在地全然不會理會五行之理

○地在中周身都是氣地常長特人不覺爾何以知其地之長也某遊峨眉山登八十四盤極險峻之地見新崩痕跡僧曰此等去處年年有雨即崩或崩一丈者有之或崩三丈者有之某即算只說一年

瞿唐先生百錄理學辨疑

九

崩一分十年崩一寸百年崩一尺千年崩一丈萬年崩十丈十萬年崩百丈百萬年崩千丈千萬年崩萬丈萬萬年崩十萬丈則此山化而爲平地矣何以萬古猶此山也地常長而人不覺于此可知矣海之長亦然

○程子云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天中一物耳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朱子云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此二段極說得是

○朱子說自古無人窮得北海殊不知天地北邊高何處有海

○或問山與海俱長則海終日流塵於中以一年長一分論之則萬年卽十丈高宜長而爲山矣何以萬古此海也此亦自古聖賢不能窮者也曰地道流盈而益謙此地之常也既有所長必有所消蓋天地之形體就似人之形體相似頭千年是頭足千年是足山北西千年是高海東南千年是低此一定之形體也山既漸向東南而消海亦漸向西北而長一消一

觀唐先生曰錄

理學辨疑

十

長盈者流之謙者益之消一分則長一分長一分則消一分此至妙至妙之理也水常對東南一邊行土常對西北一邊退行是消退是長

○人在世間長了一分富貴就消了一分聰明長了一分聰明就消了一分富貴非達陰陽造化之妙者不足以識此富貴屬陰濁一邊聰明屬陽明一邊

日月星辰

○或問日行有長短何也曰此因地也日月者地中陰陽之精也故日行高低不離平地之氣冬至以後

一陽生此氣之長也陽氣主於升鼓萬物之出機故漸伸而高日隨氣而亦高故晝長夏至以後一陰生此氣之消也陰氣主於沉鼓萬物之入機故漸屈而低日隨氣而亦低故晝短

○或問日之行一日一周天如此山河大地縱飛亦不能周天或者以日爲驥步驥不過日行千里耳安能周天縱一時行一萬里一日十二時地之體豈止十二萬里哉自古聖賢皆不能窮之不知何以能周天也曰此正論造化者當默識其大頭腦也既理會

翟唐先生曰錄

理學辨疑

十一

得大頭腦則其間左來右去闢竅自然通矣蓋日月皆此地陰陽所發之精英也既爲所發之精英則不離乎地矣安能不周天乎試將一枝燭置於竹筒內放在廳中間棹上廳之燭照去瓦上有一圓光卽譬之日也將手把竹筒一斜側少傾斜間瞬息過了廳此日周天之義也何以驗日月爲地陰陽之精英余遊峨眉山欲見佛光連日陰雨山中將住一月矣僧曰此光亦難遇如將發光之時前一夜必有太風吹撼屋動則次日有光矣果一夜風發屋動次日天開

霽晴明僧曰此當以日影驗之日照屋影到某處卽有光矣果至其時日射崖下之光石卽有霧如綿平鋪二三十里僧家謂之銀色世界信乎銀色世界也俄而空中兩道白毫挺出霧中卽有一光如蠕蠕紅綠相間圓如月五七丈寬地之精英于此可驗此則一山之精英也若日月則九州萬國之精英矣苾芻指爲佛光世人安得不惑哉朱子說峨眉山看佛光以五更看五更看者非佛光也僧家謂之聖燈滿天飛蓋腐集之類

翟唐先生曰錄

理學辨疑

上

○或問宋儒以月本無光受日之光以爲光程子邵子朱子張子皆如是說而今獨以爲非受日光何也曰此正未達造化大頭腦而有此新巧之說也蓋天地既有此陰陽就有往來有生死有盛衰有寒暑有長短有常變此必然之理數也况月乃陰精既屬陰則月之中有昏黑之狀者此定理也有盈有虧者亦定理也孔子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日自爲日月白爲月豈有月受日光之理哉至若望日酉時日月固相對矣至於半夜日在地之中月在天之中有許

大山河天地相隔月豈能受日之光乎譬如置一鏡於棹上置一鏡於棹下乃以棹上之光受棹下之光雖三尺之童亦不信也朱子乃以地在地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照四傍上受於月蓋朱子篤信之過信沈存中之言爾旣然地不甚大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光從四傍上可以受於月宜乎月之光夜夜滿矣何以十七十八月卽缺哉賢人篤信之過亦至於此且月本有圓缺聖人已先說矣如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此聖人之言也

翟唐先生曰錄

理學辨疑

上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聖人之言也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此聖人之言也哉生明旣生魄旁死魄此聖人之言也聖人明說生說死說盈說缺乃不信經而信沈存中之言何哉朱子又以經星緯星亦受日光如說以星亦受日光則當每月三十初一初二月缺將盡之時星亦當缺其光而不見矣何以星常常如此明也看來朱子說日食並月受日光皆信歷家之言未曾把造化大規模頭腦理會

○星本無度歷家自晝夜算之耳蓋天地北高南低所謂北極南極者極至也南北到了各極處不知北邊高幾萬丈矣星者地之精也浮於地者也北極星浮在北邊丑艮上極高處地之高再無高於此者矣南極星浮在南邊未坤上極低處地之低再無低於此者矣其浮于上去地之度數南北也彼此相同但因地勢高低不同所以歷家謂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出入者地勢不同故也諸星左旋到了南北兩頭極處恰似在車軸兩頭旋其實他

聖唐先生

理學辨疑

古

譬人君

○齊南西北每七星共二十八宿非二十八宿大於衆星也亦非在正東正西正南正北也止因日之所行紀其經行之處耳蓋天本無度作歷者無以紀其數以一年乃三百六十五日有餘故以日周天之度亦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然天體渺茫冲漠何處記認於是以前當度之星記之譬如孟春日在某星幾度仲

春在某星幾度不論度之廣狹三十度者有之二度三度者有之禮記月令所載及詩定之方中是也譬如荊州去北京某日至荊門某日至當陽某日至襄陽之意日周天有此二十八個當度星所以推定二十八宿之名其實此星與衆星同也

○北方七宿如一牛而少一脚有龜蛇盤結之象今人以真武修仙龜蛇二將可笑也

○星本無名歷家因難記認改其名以便記認如耀魄寶之類是也

聖唐先生

理學辨疑

圭

○古之聖賢如天無月之盈虧縱聰明也定不得春夏秋冬十二月也置不得閏

○月詳說前直圖

日食

日食者數當食也有當食而不食者邵子曰算法之誤此言得之矣或者當夜食歷家差其時如宋寧宗六年太史言夜食不見是也蓋日食常在於朔月食常在於望間有差者不過差一日耳不離朔望者定數也圓必有虧者定理也朱子言朔而日月之合東

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日爲之食亢當也言日月相對太親切遂遂奪其光又云正如一人執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看來通說錯了日月在天際之兩毬疾馳如飛相交而過彼此安能掩乎況日一日一周天其迅速一刻千里月豈能掩乎歷家見得日食皆在朔月食皆在望因生此議論也此皆不將造化陰陽大頭腦理會故吾儒亦信之殊不知天地有此陰陽不齊就生起許多不齊事來故有吉必有凶有

聖唐先生

理學辨疑

去

盈必有虧有消必有長有長必有短有好必有醜有常必有變此必然之理必然之數也今以天言之蒼然者天之常也然或時而白或時而紅而黑或時空中偶生雷霆偶生風雨非變乎方者地之體也然或高而萬丈或卑而萬丈亦有盈有虧非其生成之變乎鎮靜者地之常也或時而震或時而裂非其偶然之變乎故明者日之常也或時亦如血或時昏暈或時有黑氣如飛鵲如飛燕或時有黑子如棗如李或時貫白虹或時夾兩珥此皆載之簡冊昭昭可考者

非明者之變乎故周禮祇禋掌十燭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浸謂日旁有陰氣相侵也二曰象謂陰氣附日凝結成象燕雀之類是也三曰鑕謂黑氣刺日也四曰監謂氣抱日也五曰闇謂方晝而晦也六曰嘗謂日嘗嘗然無光也七曰彌白虹彌天也八曰叙謂雲有片段次序如山在日旁也九曰躋謂蠓升氣於日也十曰想雜氣成形想也故圓者日之常也或時有缺焉或缺十分之五或缺十分之盡則圓而缺者雖變也亦常也若以爲月所掩且如桓公三年

聖唐先生

理學辨疑

七

秋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既者盡也又如襄公二年四年安王一十年高后二年平帝元始元年普通三年日皆食之盡赧王十四年日食晝晦夫月掩日安能至此甚乎此皆已前載之史冊不可勝紀矣至若本朝正德某年日食盡白日偶黑滿天星斗此先輩所親見者也月在何處安能掩日至此乎且古人不言日缺而言日食者其缺處如有物齒之狀此食字之義也故解蝕字云如蟲食草木之葉也每每救日見其缺處參差不齊月掩日安得有是象乎蓋月之

圓有時而虧正猶日之白有時而雜氣如周禮之所謂十輝也何必穿鑿以黃道論哉又說亦有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避也謂王者修德行政則陽足以勝陰雖當食而月常避日亦不食此說尤不通也蓋日月無心情之物也若月知避日是有心情矣且如五帝三王已上不可得而知矣至若漢文帝宋仁宗豈不脩德哉然亦日食如常何哉嘗考宋中興志云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月光不照謂之闇虛月望行黃道則值闇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本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六

朝朱熹願主是說由是言之日之食與否當觀月之行黃道表裏月之食與否當觀所值闇虛表裏大約於黃道驗之也此中與志之說也又沈氏筆談亦論東西南北觀中興志謂本朝朱熹願主是說則自漢唐以來言日食者紛紛皆未定也朱子見得歷家通是如此說遂信之解詩經十月之交之註爾又中興志云日之食又有當食而不食者出於歷法之外者也如唐開元盛際及本朝中興以來紹興十二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皆當虧

而不虧及考唐史開元三年七月七年五月九年九月十二年閏十二月共日食十二次開元盛際何嘗不日食乎又考宋紹興五年正月七年二月十三年十二月十五年六月十七年十月等共食十三次止有三次入雲不見羣臣稱賀者奸邪蒙蔽也當是時也正秦檜弄柄之時王倫詔諭之日屈膝稱臣於醜虜復殺良將以悅其心君何君也臣何臣也何嘗修德哉而以爲中興以來紹興某年某年不食恐亦諛君之言也則中興志不足信矣朱子修德不食之說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五

蓋主歷家此說也蓋日者衆陽之宗君象也天道變於上人事應於下人君於日食必當側身脩德以回天變非脩德則不食也嘉祐六年日食入雲不見時議稱賀獨司馬光上言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遍華夷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禍在內也二年三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言似未協天之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

也四方見京師不見禍寢寐也天意以爲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也人主猶宜側身戒懼乃相率稱賀不上下蒙誣哉若司馬光者可謂委曲善導其君以回天變者矣禮曰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以蕩天下之陽事此皆垂訓之言欲人君反身修德也蓋言反身修德以回天變則可若曰修德則日不食非矣何也日猶水也日猶旱也堯之時浩浩襄陵湯之時焦金流石堯與湯豈不修德哉故堯惟反身修德曰洚水警予湯惟反身修德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三

以六事自責自古聖人惟反身修德而已且如孔子之聖豈不及文王文王之時鳳鳴岐山孔子之時鳳鳥不至豈孔子修德不如文王哉所遭之氣運不同耳如曰人君修德即日不食是孔子修德即鳳鳥至也

○夏仲康五年日食書云乃季秋日朔辰弗集於房弗集者不安也言日辰不安於房宿也即言日食也亦非日月掩蝕也蔡仲默以集與輯通爲日月不和誣矣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三

○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月而食于何不臧朔日辛卯在幽王六年常考幽王三年幽王見褒姒而悅之是年三川震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必定幽王四年五年六年之間有月食矣但古人月食不載之史也十月之交交者方交十月也即朔日也辛卯者紀其日所值之干支也微者食之甚也與式微之微同彼者猶前也彼月而微者言前已月食之甚矣此日而微者言今又日食之甚矣日月告凶月則維其常矣日則大變有何善哉不特天變地亦有變又云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指三年三川震也至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而宗周宗廟宮室盡爲邱墟遂有黍離之詩焉則作此詩者乃當時賢人君子見得日月告凶雷電不寧失天道也山川崩沸岸谷變遷失地道也內有褒姒之邪豔外有皇父之貪毒以至羣口訾省四國暴亂三農汙萊失人道也三才絕矣國欲

不亡得乎作詩者逆知周之必亡乃作此詩朱子解
註依歷家之說不惟解之錯且失詩人憂時所刺之
意矣

○彼月二句依蘇氏註亦通某所辨者止辨其非日
月掩蝕也

或問堯時十日竝出果有否曰此其必有者也蓋堯
時六陽已極陽精之發極盛故也觀天地六陰已極
之時即昏黑可知矣斷史者以儒者莫先於窮理無
十日並出之理殊不知此造化之妙也俗儒安得知
聖賢先生曰錄理學辨疑

堯

之哉且天地陰陽有此不齊之氣即有此不齊之事
如日明于晝乃其常也亦有夜出者焉如漢武帝建
元二年是也天無二日乃其常也亦有二日並出者
焉如永聖元年乾符六年是也月亦然或時兩月並
出或時三月竝出或時西南方兩月重出或時朔月
猶見東方或時生齒其間惟變不可勝紀又極而言
之天雨水常也或時雨血或時雨沙或時雨土或時
雨草或時雨金或時雨肉或時雨水銀故草木殊質
櫻桃有時而生茄陰陽異位男子或時而變女如履

武吞卵鳥覆羊腓皆無理之事聖人載之于經豈聖
人亦信惟哉賈誼曰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
炭兮萬物爲銅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斯言得之矣
○天下理外事極多且如孔子古今至聖虛臺中牛
出白兔來此事都不可曉所以說賈誼天地爲爐數
句說得好燒窯有窯變即千變萬化之意也

聖賢先生曰錄理學辨疑

聖

雷霆雨露霜雪

或問程子云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怒氣相擊搏遂震死霹靂者天地之怒氣也此言是否曰非也但看伏羲畫卦取陽一畫到陰一邊來謂之震震爲雷乃長男也取陰一畫到陽一邊來謂之巽巽爲風乃長女也所以說雷風相搏因陽氣極了要出來陰纏綿包裹住他不得出來所以一出有聲爆竹放銃是也安得爲怒氣哉又觀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言陽始潛開地中及其

動則出地奮震通暢和豫之至矣即以薦上帝而配祖考也使非和之事安能配享哉所以知其非怒氣也

雷

張子說陽在外者不得入周旋不舍而爲風也說得不是益風者橐籥往來之氣也但看手握扇往來生風又看扇鐵風扇一往一來生風可知矣

○雷擊人物者偶遇也雷從地中出出之時不論人不論物但所出之處即擊矣說人之作惡值天怒氣就不是了如雷擊孔子文廟柱擊人家樹此皆所親見者柱與樹有何罪哉真西山說雷雖威初非爲殺

物設也斯言得之矣

○雷之有形者氣盛生之也然有形而無質響過就散了但看地中生菌占得天地不大氣一夜生起次早去採菌脚中已有蛆矣况雷鼓天地許大之氣豈不成形哉所以將動雷之前一日必熱之極

○雷純一團陽所以有火有電光古人說雷出則萬物出雷入則萬物入斯言得之矣

右前數條皆因宋儒說之可疑者辨之如說之

既明者不重載于此錄

理學粹編

五

重刻來瞿店先生日錄

心學晦明解

心學之一明一晦天實囿之也心學長明于天下則世多聖人麒麟鳳凰不能出走獸飛鳥之類矣即今書者吾儒所治之業也天下無不讀書之聖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此古今聖人之常大舜遜言且察况書乎且不言心學姑以世間書之一明一晦言之三代以下書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其餘散在列國者亦少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

瞿店先生日錄

心學晦明解

一

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當此之時世上無紙或書于木或書于帛傳播極難故家無異書人無異教賢人君子偶得一字有益於身心者即寶如金玉所以三代多道德之士及有紙後人以寫錄爲難故人以藏書爲貴至唐時蜀中有人雕板印紙五代之時馮道即奏請官鑄板刊行書即傳於天下多矣至有書肆人以書貿易書愈多矣然天不令其完全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乃削八索九邱墳典

斷自唐虞以下斯道之散布于六經者如日中天天生李斯焚之萬世之下皆罪李斯然天生焚書之人不獨一李斯也漢自除挾書之後易自淄川田生書自濟南伏生詩自申培轅固韓嬰禮自高堂生春秋自董仲舒至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未央宮有麒麟天祿閣詔劉向校經傳會向卒哀帝復命向子歆卒父業於是總括羣書而奏其七略其一曰六藝略者即六經也及春陵舉兵漸臺刺首承明宣室皆火矣是焚書者王莽也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

瞿店先生日錄

心學晦明解

二

道即位之後篤好文雅海內鴻儒攬帙而來者甚衆充牣石室蘭臺明帝幸學園橋門而觀聽者億萬可謂盛矣然迺西域之書于中國至今高明之士往往宗其空寂而文以六經之言譬之一派清江乃流一濁源于其中此則不火之火是焚六經之心傳者明帝也章帝考詳異同於白虎觀靈帝詔諸儒正定六經藏之禁中者皆謂之中秘書亦猶前漢之中書也及董卓移都兵民動勦凡石室蘭臺之所蓄聚者搜其縑帛剝其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則製爲膝褰俄

爾之間冰消瓦解是焚書者董卓也魏晉相繼前秘書監鄭默后秘書監荀勗總括羣書分爲四部合一萬九千有餘及京華覆蕩石渠并燬而書皆亡矣是焚書者劉曜石勒也永嘉之後中朝之書漸流江左武帝入關收其圖籍五經子史鑒鐸復剝赤軸青紙鮮馱璘璠前秘監勗靈運後秘書丞王儉及梁秘書監任昉並處士阮孝緒爲七錄共三萬餘卷梁武雖崇信誌公而亦頗悅詩書侯景爲亂文德之書猶存蕭繹遣將破平侯景將書盡載江陵周師入楚灰於

瞿唐先生曰錄

小學明解

三

一炬是焚書者侯景也後魏初都燕代南略中原周覺割據關右高洋號令山東蓬絮剪屠了無寧日不暇謀及文字矣至子開皇分遣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煬帝卽位猶好讀書納于東都脩文殿者三萬七千卷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每室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僊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宮人踐機則飛僊收幔而上戶扉皆開帝出復閉如故收書之盛無愈於此矣及辛江都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盡焚於廣陵至武德平隋

將書送至京師砥柱覆舟又歸治深是焚書者水火也太宗好文卽位之初卽封孔子弟子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爲秘書監購天下書元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序正本副本籤軸皆異色以別之俄而鼓動漁陽馬嵬蹕蹕覆餗形渥片紙不存是焚書者安祿山也靈武還都方瘳瘡痍至文宗始完前書又經黃巢之亂至宋溫代昭宣則其書蕩然無遺矣又非特祿山焚之也宋承五季亂離之後書籍至少乾德初圖書實於三館詔史館凡吏民有

瞿唐先生曰錄

小學明解

內

以書來獻者常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至學士院試堪任職者具以名聞太宗以三館之陋又別新輪奐目爲崇文館自建隆至祥符目錄三萬有餘熙寧中成都進士郭友直獻書宣和中張頤李東王闢張宿等獻書皆貯史館謂之崇文總目宋之書至宣和盛矣及爾狐升御榻舉族北轅中原之主且踴踈於五國城況其書乎是焚書者金虜也南渡以後乃降詔曰國家用武開基石文致治藏書之盛視古爲多艱難以來網羅散失今監司郡守各諭

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至於嘉定著書立言之士
益衆往往多充秘府雖紹定辛卯偶災紅衣之尼然
煨燼之餘十猶得五及勝國以來皆散失是猶之乎
焚書也至于民間之書如宋宣憲李邯鄲亳州之祁
饒州之吳荊州之田南都之戚歷陽之沈廬山之李
九江之陳鄱陽之吳皆收書之至多者然或散于國
家之板蕩或廢于子孫之零替于今安在哉蓋天忌
尤物聖人之經不使人見其全經聖人之傳不使人
見其全傳縱醫家之靈方卜術之奇數藏之秘府者

瞿唐先生自錄

心學晦明解

五

亦不肯久留于人間書可知矣夫書與天地本無忌
礙且有興有廢而況于生人乎觀天不以全書與人
則知天不以全聰明與人矣故心學不常明聖人不
常生皆天有以囿之孔子之聰明千古一人而已信
乎子貢以爲天縱也孔子之後門弟之多者莫如鄭
康成長相隨千餘人名其鄉爲鄭公鄉榜其門爲通
德門一時天下之相信以爲孔子復生矣自宋有程
朱而鄭公之業遂廢可見天惜聰明不肯盡歸于一
人也程朱在宋爲名儒今日之設科皆依其註疏然

大學首章頭腦功夫未免有差王陽明以大學未曾
錯簡又可見天惜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也王陽明
之說是矣然又以格物之物認爲事字教人先于良
知而明德二字亦依朱子又不免少差又可見天惜
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也故天下有治有亂心學有
晦有明皆天以聰明囿之人力不得而與也某本愚
劣少壯之時妄意聖賢山林中近三十年所註有易
經集註大學古本入聖功夫字義理學辨疑諸篇與
程朱陽明頗有異同以世莫我知欲請高秀才寫藏

瞿唐先生自錄

心學晦明解

六

書塚三字藏之石室不料海內又有知之者昨友人
致書以天下義理程朱說盡王陽明不必議之將程
朱之註取其科第而復議之非儒者之用心也此言
益爲某而發非爲陽明也殊不知理者天下之公理
人人皆能言之不反覆辨論豈得爲儒且議者議其
理也非議其人品也若論程朱陽明之人品俱可載
豪傑泰山北斗皆某之師範也豈敢議之陽明在今
日之儒乃聰明之極者但立論傷于太快略欠商量
陽明亦未嘗議朱子之人品也亦議其理而已使前

人言之而後人再不敢言之則墳典者乃伏羲神農
黃帝顓頊高辛之書孔子不敢刪矣春秋乃列國侯
王之史孔子不必脩矣傳註有左邱明鄭康成王輔
嗣孔安國諸公程朱不可出一言矣言之者不得已
也爲世道計也伊尹之非予覺之而誰孔子之文不
在茲孟子之舍我其誰皆不得已也世莫我知不得
不自任也蓋天囿世人之聰明入聖之功夫少謬不
真則其用功之先後不免以緩爲急以急爲緩古人
有言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
龍唐先生曰錄心學晦明解 七
之實名儒言之門徒千人從而和之後生晚進差毫
釐而謬千里有駸入于異端而自不覺者所以不得
已而辨論也且如墨子乃戰國之大儒爲宋大夫著
書七十一篇有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諸篇
當時之人比肩孔子故古文有仲尼墨翟之賢之句
唐之韓昌黎猶予之韓子曰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
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孔
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儒墨墨
子乃大儒何嘗不敬其父哉而孟子乃闢之何也蓋

考莊之徒棄仁義陋堯舜排周孔如黑之與白冰之
與炭明白顯易知天下後世必不見信獨墨子似是
而非觀其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稱周曰嚴父
配天宗祀文王其立論兼愛一篇孟子恐傳之後世
其流必至於無父非墨子真無父也故辨論者不得
已也昔程子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
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丁介甫必有
益於我此言說得好某亦此意也覽其稿者見此辨
諒其不得已之心焉若所見之是否則望正今後之
龍唐先生曰錄心學晦明解 八
君子

重刻來瞿唐先生曰錄

